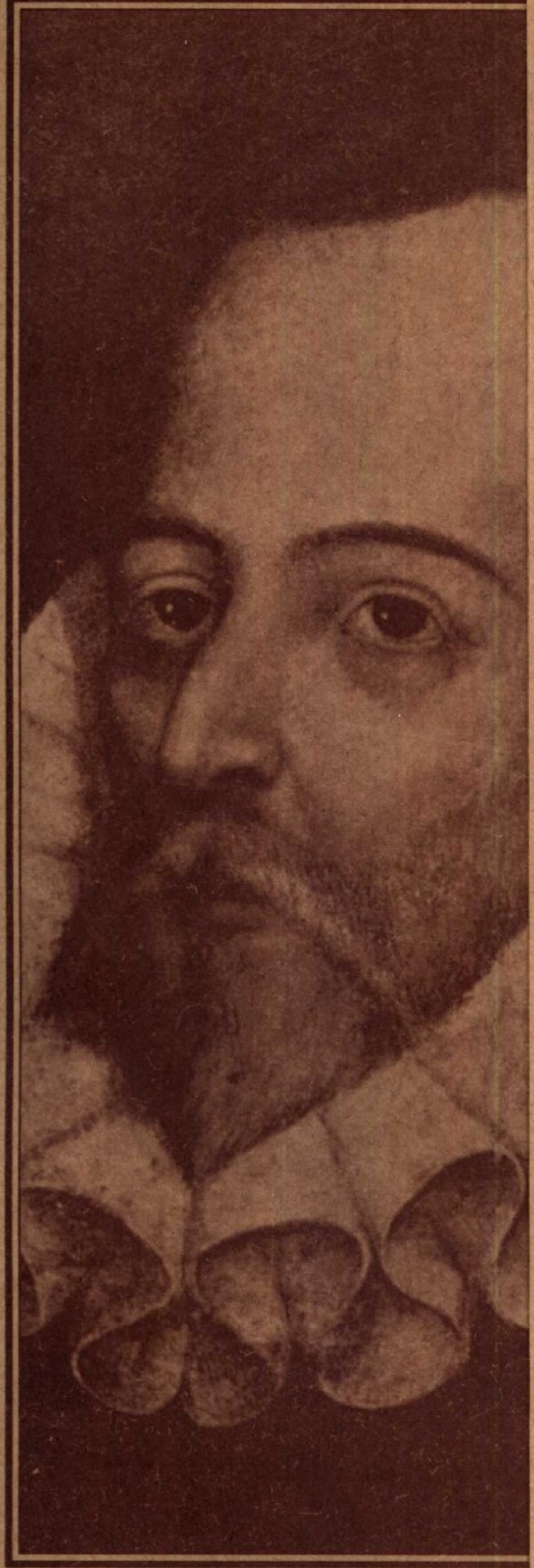

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

塞万提斯精选集

山东文艺出版社

陈众议　编选

塞万提斯精选集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塞万提斯精选集/（西班牙）塞万提斯（Miguelde Cervantes Saavedra）著；陈众议编选．—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0.11
（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柳鸣九主编）
ISBN 7-5329-1780-0

Ⅰ.塞… Ⅱ.①塞… ②陈… Ⅲ.文学-作品集-西班牙-中世纪 Ⅳ.I 551.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4842 号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8.25 印张 6 插页 647 千字
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定价 35.30 元

出 版 说 明

外国文学的译介进行到一定阶段，精选集的出版便成为迫切的社会需要。精选集是社会文化积累的最佳而又最简便有效的一种形式。为了同时满足阅读欣赏、文化教育以至学术研究等广泛的社会需要，为了便于广大读者全面收集与珍藏外国文学名家名著，本社隆重推出“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

每卷以一位著名作家为对象，务求展示该作家的文学精华，成为该作家的一个全貌缩影。

书系以“名家、名著、名译、名编选”为目标，分批出版。

对译者、编选者以及有关出版社的合作与支持，我们表示深切的谢意。

编选者序

现代小说之父

我总是夜以继日地劳作，
自以为具有诗人的才学……
——《帕尔纳索斯之旅》

陈众议

总是夜以继日地劳作、自以为具有诗人才学的塞万提斯命途多舛，穷困潦倒，留下了颇多的遗憾与叹惋。他在作品中经常发出生不逢时的感喟："灾难多于诗文，失意起于垂成。"高山流水，知音难觅；形单影只，苦心谁恤。凡夫俗子的鄙夷自不待言，就连十七世纪西班牙文坛至尊洛佩·德·维加也对他作出了极其尖酸刻薄的评价："没有比塞万提斯更糟的诗人，没有比《堂吉诃德》更蠢的作品。"是的，由于种种原因，塞万提斯的才学并不为同时代人所承认。然而，时过境迁，十八世纪的德、英、法、意作家在塞万提斯身上看到了"未来"文学的光华。于是，塞万提斯首先在德、英、法等国受到重视，从歌德到海涅，从拜伦到雨果，德、英、法作家无不定塞翁于一尊。

塞万提斯的名字从此在全世界广为流传，并且长盛不衰。

一

塞万提斯全名为米格尔·德·塞万提斯·萨阿维德拉，于1547年10月9日出生在马德里附近的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镇。他出生时，家族已经破落。他徒有一个贵族姓氏和一腔报国热忱，中学刚毕业就做了“助理医生”，随四处出诊的父亲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弱冠之年充当阿克夸维瓦红衣大主教的侍从，前往意大利。受阿克夸维瓦的影响，塞万提斯阅读了大量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作品。一年以后，他应征入伍，不久即真枪实弹地参加了抗击土耳其军队的勒班托海战。多数文史学家称塞万提斯在那场战争中机智勇敢，表现不俗，直至身负重伤，失去左臂。战争结束后，他奉命随军驻防那不勒斯，两年后获准回国。不料，回国途中遭海盗袭击，被掳至阿尔及尔。由于家道中落，父亲无力支付赎金，塞万提斯历尽磨难，顽强地活了下来。五年后，西班牙政府和教会派人到阿尔及尔引救俘虏，带回了正在服苦役的塞万提斯。

劫后余生的塞万提斯多次上书求职未果，只好重操旧业，写些诗文赞美达官贵人，换取些许财物，聊补无米之炊。

1587年，不知是哪位显贵发了善心，施舍给他一个军需的职位。此后，塞万提斯回到军队，替“无敌舰队”效命。然而，他非但很快丢了饭碗，而且一不小心锒铛入狱，成了阶下囚，罪名是非法征收谷物。获释后又是上书又是托人，亲友的亲友的亲友、关系的关系的关系，全使上了，好不容易混了个税吏做，便处处小心谨慎，未敢有半点疏虞。他每次征得税款必如数存入银行，生怕不慎丢失，岂料阴差阳错，偏偏银行出了问题并最终破产倒闭。塞万提斯因无法赔偿税款而再次身陷

囹圄。出狱后，他四顾茫茫，壮胆上书国王，要求去美洲殖民地服务。在焦急不安地等待了无数个日日夜夜之后，他终于心灰意懒，全心投入文学创作。晚年蜗居在瓦利阿多里德的一个公寓里，楼下是下等酒吧，楼上是末流妓院。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他含辛茹苦，完成了《堂吉诃德》第一部的写作，被传为美谈。《堂吉诃德》在西班牙一问世即引起巨大轰动，但时人并不理解作者的苦心孤诣，当它是不登大雅之堂的“畅销书”，只可博人一笑。

此后，塞万提斯仍屡遭厄运打击。先因门前有人遇刺而涉嫌入狱，后因女儿陪嫁掀起波澜而出庭受审。与此同时，法院继续责令其偿还“遗失”税款；妻子病故；有人抢先发表《堂吉诃德》续篇……

塞万提斯贫病交加，四面楚歌，但却仍以顽强的毅力，完成了《堂吉诃德》第二部和另一部长篇小说的写作。

有关研究家认为，塞万提斯时期，骑士小说已经衰落。西班牙乃至整个欧洲正经历着社会制度的深刻变化，文艺复兴运动蓬蓬勃勃。文坛上各种古典格律诗盛极一时。戏剧，尤其是喜剧也处在上升阶段。做一个诗人或者戏剧家，乃是所有读书人的梦想。

塞万提斯的处女作便是一些悼念伊莎贝尔·德·瓦卢瓦王后的谣曲和十四行诗，发表于 1569 年的《马德里记事》。《马德里记事》由他的老师胡安·洛佩斯·德·奥约斯编选，还辑录了塞万提斯的一首献词。

自此往后，塞万提斯孜孜矻矻，创作了大量题赠、应酬之作和关乎人情世态的即兴诗篇。可惜岁月流逝，他的这些诗作大多散失。当然，十八世纪之后，又陆续有人将一些佚名诗作

归于塞万提斯名下，则未必全都可信。

好在塞万提斯另有一卷长诗《帕尔纳索斯之旅》留传了下来。这卷长诗对同时代诸多诗人竭尽赞美或者贬抑之词，属于“黄金时代”的流行品类，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作者的好恶。

在从事诗歌写作的同时，塞万提斯创作了不少戏剧，保存下来的有九部喜剧、八种幕间短剧和一部悲剧。喜剧包括《阿尔及尔的交易》、《西班牙美男子》、《争美记》、《阿尔及尔的囚徒》、《改邪归正》、《苏丹王后》、《爱情迷宫》、《错相思》和《鬼点子佩德罗》，其中《阿尔及尔的交易》成文最早，写作者在阿尔及尔的亲身遭遇。其他喜剧可粗分为三类，一类仍以作者在阿尔及尔的经历为题材，另一类反映下层人的生活，再有一类则是根据宗教故事改编而成的。

幕间短剧有《婚事法官》、《流氓鳏夫》、《达甘索地区选村长》、《殷勤的守护神》、《比斯开人》、《奇迹戏》、《萨拉曼卡的山洞》和《吃醋的老汉》，它们全都写乡村市井生活，大都诙谐机警，有的不乏夸张传奇色彩。

悲剧《被围困的努曼西亚》也是塞万提斯的早期作品，写努曼西亚居民拼死抵抗罗马侵略者的故事，颇受歌德、雪莱、叔本华等人的赞赏。

也许是因为他作为诗人和戏剧家的才华并未得到时人的承认，也许是因为他命中注定要成为“现代小说之父”，塞万提斯毅然决然地改变方向，创作了牧歌体小说《伽拉苔亚》、短篇小说集《训诫小说集》以及长篇小说《堂吉诃德》和《贝雪莱斯和西吉斯蒙达历险记》。

然而，塞万提斯的小说同样不被时人所看重。

二

一如《堂吉诃德》首先在英、法、德等国受到重视，传统塞学的“定音之锤”也是由十七、十八、十九世纪英、法、德等国的读者而非本土的西班牙人敲响的。数百年来，西班牙人对于这一“耻辱”一直耿耿于怀。然而，就像当初不可一世的帝国盛极而衰使“无敌舰队”全军覆没、“黄金时代”转瞬即逝，遂产生了《堂吉诃德》等墙内之树花香墙外的奇特的文化现象，元气大伤、一蹶不振却又不甘纡尊降贵而从此一直闭关自守的西班牙，又不可避免地使困扰一代又一代西班牙文人的“雪耻”梦想终成泡影。直至十九世纪末，由于殖民地丧失殆尽、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专制统治难以为继，老牌帝国威风一扫无余的西班牙才不得不略开门户，以迎接将临的、未卜的二十世纪；而门户开放的结果之一，便是使塞学得以在本土拓展的近半个世纪（因内战而告终）的思想解放和文化繁荣。如果说罗德里格斯·马林、梅嫩德斯·佩拉约和梅嫩德斯·皮达尔等跨世纪学者于上世纪末借助语文学等近现代语言学方法极大地丰富了塞学，为塞学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那么，到了本世纪，随着更多原始资料、最早版本或手稿的“出土”，西班牙学者向世人展示了一线崭新的地平线，西班牙从此成为当之无愧的塞学中心。于是，天时、地利、人和，西班牙学者质疑问难，对一系列传统见解“施以非礼”。

海涅于 1837 年撰写的德文版《〈堂吉诃德〉序言》① 无疑是诗人独具慧眼的有力见证，同时也是塞学史上一块高耸着的

① 见杨绛译《精印〈堂吉诃德〉引言》，《文学研究集刊》卷二。

里程碑。它不愧为十九世纪塞学的经典之作，许多观点在今天仍经得起推敲。然而，受时代、社会、个性等主客观原因的局限，海涅关于塞万提斯的学说也不是十全十美、无懈可击的。譬如，他断言塞万提斯是“罗马教会的忠诚儿子”① 就有失之偏颇之嫌。

自 1925 年（《塞万提斯思想》）到 1957 年（《塞万提斯再探》）以至更晚，西班牙塞学专家阿美利科·卡斯特罗连篇累牍、不厌其烦地阐说塞万提斯的“伪善”。他认为塞翁并非虔诚的天主教徒，而是一个“善于伪装”的、“地地道道的人文主义作家”。阿美利科先生的立论基础是有关文（版）本的比较研究。

在《塞万提斯》一书中，阿美利科对先师罗德里格斯·马林于 1901 年校勘的训诫小说中的《嫉妒的厄斯特雷马都拉人》的两个不同文本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比较，发现并断定二者有本质的区别。该篇创作于 1606 年前后，1613 年收入《训诫小说集》时作了修改。作品写一个爱吃醋的厄斯特雷马都拉人，年事已高却娶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年轻姑娘为妻。为安全起见，他送给她一座形似监狱的住宅做新房，并买下众多女奴早晚看护。婚后，他与她如影随形，终日不离。她是个聪明伶俐的姑娘，当然明白丈夫的意图，于是也便足不出户，检点度日。即便如此，丈夫还是放心不下，他命令下人赶走了家中除他本人以外硕果仅存的一位“男性”：她的宠物，一只雄性小动物。然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有一天，一个唐璜式的浪

① 海涅称塞万提斯是“天主教作家”、“罗马教会的忠诚儿子”。德文版《〈堂吉诃德〉序言》，1837 年，第 51 至 59 页。转引自《塞万提斯思想》，巴塞罗那，1980 年版。

荡公子乔装打扮混进了住宅并买通侍女欺骗了主人……

1606年手稿（年轻的夫人叫伊萨贝拉）	1613年版本（夫人改称莱昂诺拉）
……伊萨贝拉流着泪，半推半就，进了浪荡公子罗阿依萨的房间……	（女管家将太太骗到了浪荡公子的房间）
嫉妒的丈夫德加里萨莱斯睡得死沉……	（基本同左）
伊萨贝拉不再落泪。她在情人罗阿依萨的怀里睡得比抹了麻醉药的丈夫还要香三分呢……	莱昂诺拉……充分显示了自己的本领，使这个狡猾的骗子无法战胜她。最后，他仍没有达到目的，但已疲倦极了，她终于战胜了他。最后他们俩都沉沉地睡着了。
天明时，德加里萨莱斯发现了一对相依相偎的情人……	……也许是天意吧，德加里萨莱斯虽然被涂上了那种油膏后沉沉入睡，却突然醒过来了。
他看到伊萨贝拉依偎在罗阿依萨怀里酣睡不醒……	（基本同左）

小说的结局大致相同：嫉妒的丈夫悲愤成疾，一病不起。但临终良心发现，后悔当初太嫉妒、太自私，以致险些毁了别人的青春。他把遗产全都留给伊萨贝拉（莱昂诺拉）并立下遗嘱，想成全这对年轻的情人。但是，他死后，那遗孀成天以泪洗面，并最终到城里最僻静的修道院当了修女。罗阿依萨在绝望中与人发生争执，死于非命（罗亚沙去了美洲）。

二者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在手稿中，通奸是既成事实且基本上是两厢情愿的；而 1613 年的版本却对此作了更改。阿美利科认为当时正值反（路德）改革运动高潮，宗教法庭气势汹汹。当时，西班牙大兴文字狱且与罗马教会关系密切，追随路德、埃拉斯谟的改革派受到打击，许多著名诗人作家如胡安·德梅纳、路易斯·德·莱昂、弗朗西斯科·克维多等，都曾遭到非难甚至身陷囹圄。更有甚者，西班牙当局于 1612 年颁布了十分严厉的《禁书条例》和《禁书总目》，对大量作品上纲上线。所以，阿美利科认为，塞万提斯对自己的作品作这样的修改完全是为了“掩人耳目”，不得已而为之。而这恰恰舍去了文艺复兴运动以来普遍崇尚的性爱描写，掩盖了塞万提斯的真面目。阿美利科还一再例举《堂吉诃德》以及其他作品的有关或类似情况。他甚至称塞万提斯的“伪善”还在于字面上是一个塞万提斯，字里行间是另一个塞万提斯。论据之一是他嘲讽了堂吉诃德的这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而且用心良苦巧妙无比地“借堂吉诃德以亵渎上帝”：

> “……让阿马迪斯的所作所为一起涌进我的头脑，告诉我从哪儿开始仿效他吧！可我知道他也就是不断祈祷，恳求上帝怜悯。我这儿没有念珠，怎么办呢？”

他很快想出了办法：他看到耷拉着的衬衫下摆，便顺手扯下一条，一连打了十一个结子，其中一个比别的都大。那段时间，他就靠这串代用念珠，千遍万遍地背诵《万福玛利亚》①。

这段描写在1606年再版时被删去了大半，变成了：

> “我知道他干的事多半是念经和祈祷。我也要祈求上帝的保佑。”他于是用栓皮槠子做了一串念珠。

同样，在阿美利科看来，描写市民生活的《训诫小说集》蕴藏着更多“出格的表演”，因为它产生在《堂吉诃德》之前。此外，对于通奸等教会视为有罪的行为，塞万提斯更是态度暧昧。不消说，对所有因性爱而“犯罪”的“羔羊”，塞万提斯从来都手下留情，从宽发落。

阿美利科的上述观点激起了塞学界半个世纪的骚动。最初的反响是令他绝望的一片嘘声。且不说海涅的同胞——如斯皮特尔教授（《论塞万提斯小说》，1931年版）——有多么愤慨，连远在新大陆的阿特金森教授等也大喝倒彩（代表作为《塞万提斯及其〈训诫小说〉》，哈佛1948年版）。过后是比较冷静的商榷和日益深广的探讨。

孰是孰非，姑且不论。但这番旷日持久的争鸣无疑为塞学拓宽了视野。

塞学从此百川交汇，变成了浩瀚的海洋。

---

① 董燕生译《堂吉诃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精装本。

那么，塞万提斯究竟是不是官方作家？

毋庸讳言，塞万提斯一直被视为“官方作家”和“教权意志的代言人”。这些看法主要依据的是十九世纪欧洲某些经典作家和西班牙学者梅嫩德斯·佩拉约有关观点所从出的塞万提斯同西班牙当局及罗马教会的关系。

1905 年，梅嫩德斯·佩拉约引经据典，大作文章，从论证塞万提斯与西班牙当局及宗教法庭的“特殊关系”入手，得出结论，认为塞翁不仅是位“官方作家”，而且所接受、所宣达的也主要是“官方意识”。① 为此，梅嫩德斯·佩拉约钩沉索隐，发现了“特兰托教务会议”② 之后急剧出现的大量反骑士道作品，其中就有：P. 梅希亚的《帝国史》（1545），L. 梅希亚的《闲散论》（1546），A. 德·富恩特斯的《自然哲学》（1547），G. 格拉西安的《道德论》（1548），F. 德·奥维多的《致巴利亚多里德法庭》（1549），M. 卡诺的《神学》（1563），A. 蒙塔诺的《修辞学》（1569），L. 德·格拉内达的《信仰》（1582），M. 德·查依德的《玛格达莱娜》（1588），等等。数目之众、声势之大，均属空前。此后又有措辞更加激烈的《家书》（F. 德·巴尔德斯，1603 年）和《圣赫洛尼莫教团史》（J. 德·西贯萨，1605 年）等反骑士道、反新教的力作涌现。而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恰恰是在这个时候，经书检机关审查批准的第一部反骑士小说（《堂吉诃德》第一部于 1604 年 9 月 26 日在巴利亚多里德获准出版）。难怪塞万提斯被贴上了“官

① 梅嫩德斯·佩拉约《美学思想史》，1905 年版；《塞万提斯文化》，1905 年版。

② 于 1545 年在意大利特兰托召开，由罗马教皇亲自主持。会议通过了一系列旨在制裁新教徒及新教传播者的方针措施。西班牙作为主要天主教国家参加会议。

方作家”的标签。

然而，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一发而不可收的骑士小说还照样悄悄地出，悄悄地流传，而且其数量决不逊色于反骑士作品。问题是，一种是官方的、公开的、名正言顺的，而另一种则逐步成了隐蔽的、地下的、回光返照的——传播渠道发生故障自不待言，作者、出版商还要冒很大的风险。显然，统治阶级对骑士文学的态度旨在正本清源、扫除异端邪说；何况西班牙早已光复，骑士文学、骑士文化也已过时。对这样一种背时的、甚至贻害无穷的文化现象进行抨击，许又未必就是执行官方或教权意志使然的。

这个问题于是一直困扰着塞学界。

阿美利科为了自圆其说，逐一考证、比较了《训诫小说集》中的篇什。与此同时，他的对手不断地从半道杀将出来，严词声讨他的“伪善”说。E. 莫雷诺·巴埃兹、毛里斯·莫洛等人联起手来，在《塞学荟萃》（伦敦，1973）中对阿美利科求全责备。巴埃兹指责阿美利科不该以几则短篇小说为依据，“全盘否定塞万提斯”顺应时代潮流的创作思想。他认为：一，塞万提斯曾经以上帝及国王陛下的名义远征勒班托，英勇杀敌，身负重伤，以致失去左臂；而后虽不幸被俘，但却依然忠贞不渝，视死如归；二，战后，他多次上书，向国王表忠；三，他的作品体现了他贬抑时弊、报效上帝和国王陛下的坚定信念：《堂吉诃德》执行了“特兰托教务会议”精神；《训诫小说集》，顾名思义，也是以教会和官方意识为取向的。

诸如此类，必然要牵涉到另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作者、作品、读者三者的关系。

不同时代的读者对同一作者、作品会有不同的理解和阐释。这是明摆着的事实，也是接受美学赖以生发的必然前提和

主要理由。近四个世纪以来，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对于塞万提斯及其《堂吉诃德》的接受，也恰恰说明了这一点。然而，塞翁既可“伪装自己”以“掩人耳目”，那么他在《〈堂吉诃德〉序言》里开宗明义，要“把骑士小说那些呼神唤鬼的谎言扫除干净”的宗旨也便不能令人信服。尤其是在今天，当作品的客观效果（含义）远远超出作者的“创作意图”早已成为一种共识①、一种阅读定势的时候，反思阿美利科的挑战，塞翁的“宗旨”恐怕就更加令人怀疑了。

那么，塞万提斯写《堂吉诃德》究竟所为何来？

现在看来，当然不只是要把骑士小说扫除干净那么简单。

米尔塔·阿吉雷教授于1971年发表的《塞万提斯小说》认为，反对骑士道和骑士文学只是塞万提斯的一个幌子，他真正矛头所向的是这一文化现象得以苟延残喘的西班牙现实。

凡此种种，归根结底，是塞万提斯的宗教观、政治观同他的创作思想、创作实践矛盾与否的问题。而且，问题是一直客观存在着的。早在1914年和1920年，奥尔特加·伊·加塞特和梅嫩德斯·皮达尔便分别在《关于〈堂吉诃德〉的思考》和《塞万提斯创作拾零》等著述中已经含混地提到了塞万提斯的矛盾。

阿美利科不甘率由旧章，大张旗鼓地对传统塞学提出挑战，精神可嘉且不乏令人叹服的见解。但是，他过分强调塞万提斯的反宗教、反朝廷色彩，又明显矫枉过正；而且他采用的

① 梅嫩德斯·佩拉约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智者写的比想的更深广”（《小说的起源》，1905）；海涅也认为“智者的笔比智者本人伟大得多”（转引自《塞万提斯与德国浪漫主义》，1965年西班牙文版）；而笔者却以为读者之和远远高于任何一个作家。

战术也常捉襟见肘，有失偏颇。

首先，他提出“伪善”说的主要依据是《嫉妒的厄斯特雷马都拉人》和《堂吉诃德》不同版本的区别，却全然没有意识到，换一个角度看，这些区别又未尝不是正常的、甚至是别具匠心的技术性删改。譬如，《嫉妒的厄斯特雷马都拉人》1613年版本虽然删去了“通奸”这一情节，但却使小说的性爱描写达到了更高的层次——也可以说是更高的美学价值。因为人物“强奸未遂”后又被流放到美洲大陆，恰恰步了德加里萨莱斯的后尘，仿佛命定的一般（因为嫉妒的老丈夫年轻时也曾到过美洲，而且少小出门老大还，因此当他娶回莱昂诺拉时，已是个不称职的丈夫）。这或可暗示、象征一种特殊的文化和心理定势。

其次，从塞万提斯的宗教观、政治观和他的创作思想、创作实践的关系看，阿美利科的“伪善”说亦非无懈可击。

虽然，爱情乃至性爱描写在塞万提斯的作品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和相当重要的位置，可以说是他崇尚人文主义、投身文艺复兴运动的最好见证：且不说《训诫小说集》大多是以市民生活为题材的“言情小说”，即便是他的不少剧作和牧歌体小说《伽拉苔亚》、长篇小说《贝雪莱斯和西吉斯蒙达历险记》，也都是以男欢女爱为主线的。《堂吉诃德》虽然不是一部爱情小说，但一些人物的爱情与婚变（往往以现实主义的形态出现）反讽了主人公那荒唐的“骑士之爱”。必须强调，在塞万提斯那里，爱和性并不神秘。恰恰相反，它是自然的。更须强调的是，所有涉及通奸或强奸未遂的人物，都没有在塞万提斯的笔下受到“应有”的制裁。

与此同时，塞万提斯在不少作品中抨击、影射了西班牙军界和僧侣阶层的腐败和奢侈。

他的作品分明是文艺复兴转折时期柏拉图让位于亚里士多德、理想让位于理性、幻想让位于真实的体现和写照，而且涌动着从荷马到薄伽丘的古典艺术思想的潜流，许多方面都迥异于同时代的各种反骑士文字。

但是，塞万提斯又明明反复强调他对罗马教会和西班牙帝国的忠诚并且用鲜血证明了这一点。何况，他的作品又大都是在文字狱猖獗的时代经过官方的严格审查后获准出版的。

因此，矛盾是明摆着的。然而，这些矛盾正好说明塞万提斯是一个凡人。

塞万提斯的矛盾不仅体现在他的众多作品前言同作品本身（即意图与本文）之间、宗旨与效果之间，也表现于版本与版本、手稿与成品甚至作品与教权意志之间（不然，西班牙当局就用不着禁止《堂吉诃德》进入其美洲殖民地了）。纵然这些矛盾是“无意识”的，他所描写的市民生活的琐俗不也与他用十四行诗赞美的上帝和国王的光辉很不相称？

总之，我们面前的塞万提斯只有这一个，又岂止这一个。当然，综观塞万提斯的作品，人文主义是占主导地位的。他的作品不但不能与他的“前言”和他一再表白的政治观、宗教观划等号，而且还不能同他的“其他”划等号。不久前，西班牙著名塞学专家费尔南多·阿拉巴尔在他“呕心沥血，耗时十载”完成的《有个奴隶叫塞万提斯》（1996）中宣布：一，塞万提斯并非基督徒，而是犹太人；二，他的一只胳膊并不是在西班牙对土耳其的勒班托海战中丢失的，而是因为“同性恋”罪永远地留在了宗教裁判所的行刑室里。凡此种种，在西班牙和整个塞学界引起了轰动。孰真孰假，有待进一步探讨考证，但这似乎要符合《堂吉诃德》的作者的本来面目。

然而，一些塞学家不问青红皂白，先是对阿拉巴尔嗤之以

鼻，仿佛“同性恋”的塞万提斯就不再是塞万提斯。好在多数人早已闻多不怪，也好在作者身份的改变并不影响作品的光辉，因为任何文艺作品一旦成为作品，也便不再受制于作者本人。蒙娜丽莎不仅属于达·芬奇，《堂吉诃德》也不仅属于塞万提斯。

不论怎样，《堂吉诃德》的成功印证了伟人之笔高于伟人的说法。

显然，十九世纪以来，塞万提斯一直被公认为是现实主义作家。既然是现实主义作家，他就必然要反映时代社会的本质特征。而塞万提斯时代的本质特征恰恰是没落的封建主义（自然包括骑士文化）同新兴的资本主义（及其赖以滋生、发展的市民文化）的矛盾。这对矛盾以矛盾的形式在矛盾的作家笔下反映出来。既然是现实主义作家，也必然崇尚真实，有倾向性。而塞万提斯正是这样一位崇尚真实、有倾向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作品常常流露出他对真实的虔诚，无论他的政治观、宗教观何如。

再次，塞万提斯在描写市民生活的同时，集中表现了新的、超宗教的市民道德意识。这种新的道德观体现了新兴资产阶级的人生观、世界观。在《训诫小说集》的序言里，塞万提斯声称：“假如我的作品使人产生什么不道德的欲念，就请剁掉我这只写书的手”。至于什么是不道德的欲念，他却没有解说。然而，他的作品对道德作出的界定却是明确的：符合自然（真实）即为道德，否则便是不道德。这一界定蕴涵于作者对人物的态度，譬如，在《嫉妒的厄斯特雷马都拉人》中，德加里萨莱斯已是个不能尽丈夫义务的老头儿，而伊萨贝拉（莱昂诺拉）却是个风华正茂的年轻姑娘，他们的结合（金钱起了决定性作用）违反了自然规律。因此，德加里萨莱斯受到了实际

的惩罚；相反，通奸或强奸未遂的青年受到了实际的宽恕。同样，在《堂吉诃德》第三十三、三十四和三十五章中，因自然的爱情遭到非自然因素的破坏，好奇的（骨子里是嫉妒的）丈夫罪有应得，失去了爱人和朋友。

可见，塞万提斯所遵循的规律是自然规律，所奉行的道德标准是新兴资产阶级的道德标准，不管他多么矛盾，也不管他是不是犹太人。

他的胜利当首先是现实主义的胜利。

三

早在本世纪初，塞万提斯就已经带着他的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来到了中国。于是，他的戏言得到了实现，只不过他晚来了一步，因而欢迎他的不再是中国皇帝，而是亿万中国读者。自 1922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林纾翻译的二卷本《魔侠传》到四五十年代接二连三出版的傅东华、伍实、刘云、常枫等不同译本，那一高一矮、一瘦一胖的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的形象便深深地印在了中国读者的心里，融入了中国百姓的思想。

十年动乱过后，杨绛先生得风气之先，首次从西班牙语原文（并参照英、法译本）翻译了《堂吉诃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年版），序言精当，译文出神入化，为我国新时期的文化借鉴和积累作出了贡献。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随着我国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文化空前繁荣，注重风格、追求更好的名著重译蔚然成风，势不可挡。它们大都扬长避短，各有千秋。除《堂吉诃德》（据不完全统计，仅九十年代涌现的新译本便达五种）之外，《训诫小

说集》也已有三个译本。把这些不同的译文连同原著编在一起，加以比较研究，该是翻译界的一件盛事。可惜它不是本系列选本的宗旨。

为了较好地反映塞万提斯的风貌，本选本不但选收了《堂吉诃德》和《训诫小说集》的部分篇什，还兼收了塞万提斯的一个剧作和一些诗歌。然而，塞作卷帙浩繁，本选集无法反映其全貌，甚至连《堂吉诃德》（董燕生译，凡八十三万字，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 年版）这样的代表作都不能尽数选入。这肯定是一大遗憾。好在我们早已走出文化沙漠，读者可以轻而易举地买到一本全译甚至《塞万提斯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版）。

编选者简介

陈众议，浙江绍兴市人，1957 年 10 月生。文学博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魔幻现实主义大师加西亚·马尔克斯》(1988)、《南美的辉煌》(1993)、《拉美当代小说流派》(1995)、《20 世纪墨西哥文学史》(即出)和有关西班牙、拉美文学的评论多篇。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副研究员。

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
编 委 会

主　　编　柳鸣九

副 主 编　钱海骅　张立升　国祯明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守仁　吕同六　朱　虹　沈石岩

张　黎　张立升　国祯明　罗新璋

金志平　柳鸣九　钱海骅　高　莽

高中甫　高慧勤　陶　洁

主编助理　张晓强

目　　录

编选者序　现代小说之父 …… 陈众议　（1）

诗　　歌

赞桑塔·克鲁斯侯爵 …… 董燕生译　（3）
嫉妒…… 董燕生译　（5）
冷酷…… 董燕生译　（8）
埃利西奥…… 董燕生译　（11）
献给无敌舰队的两首赞歌…… 董燕生译　（15）
帕尔纳索斯之旅（节选）…… 董燕生译　（27）

戏　　剧

阿尔及尔的囚徒…… 夏长兵　赵　英译　（71）

短 篇 小 说

嫉妒的厄斯特雷马都拉人 …… 陈凯先　屠孟超译（193）
尊贵的洗碗女工 …… 陈凯先　屠孟超译（232）
两个少女 …… 陈凯先　屠孟超译（296）

科尔纳莉娅小姐 …… 陈凯先　屠孟超译（337）
骗婚记 …… 陈凯先　屠孟超译（379）

长篇小说

堂吉诃德（节选） …… 董燕生译（397）

附录　塞万提斯生平及创作年表 …… 陈众议编（877）

诗　　歌

赞桑塔·克鲁斯侯爵

(十四行诗)

董燕生译

为了赞颂侯爵你的业绩，
不需要辞藻极尽其华丽。
博学的手握起锋利的笔，
白描事实已让世界惊异。

顶天立地的是这项壮举，
托起你的英名四方驰驱。
犹如希腊和意大利诗圣①，
绿色橄榄叶在鬓边攒聚。

这真是天造地设的巧合：
你是舞动长剑战功赫赫，
他便挥起笔管如实诉说。

刺破诋毁所布下的迷雾，

---

① 指荷马和但丁。

你的声威便从笔端流布，
岁月和死亡都无力拦阻。

嫉　妒

（谣　曲）

董燕生译

太阳落山的地方，
两块怪石直立两旁，
夹着深坑的口子，
说是魔洞更恰当。
阴森幽暗不见底，
忽湿忽干冒潮气。
笼罩着午夜的漆黑，
可怕得叫人胆战魂飞。
洞口透出的阴风，
能使热血结冰。
不时喷发火苗，
僵尸也会燃烧。
深处怪声不断，
像是哗啦响的铁链。
一阵阵长叹凄厉，
夹杂着伤心的哭泣。
沿着瘆人的石壁，

穿过裂纹和缝隙，
无数蛇蝎爬行，
还有喷毒汁的长虫。
就在这吓人的洞口，
横着一块黄色的石头，
上面是死尸的白骨，
摆出字句历历在目。
赶上洞里喷出火光，
就能辨认个清爽：
“这里的住户
名叫猜疑和嫉妒。”
有个牧人唱着山歌，
从这鬼魅地方走过：
洞口、火苗、阴风，
哭嚎、石块、毒虫。
死尸听到歌声便说：
“牧人，我的话没错，
无须你发誓赌咒，
也不必睁眼看什么。
活活的见证就在这里，
告诉你我心中的秘密。
我的胸膛是个黑洞，
没有希望也没有光明。
冷酷早把它榨干，
只有伤心的泪珠涟涟；
阴风、火苗和啜泣，
全身灼热可寒气钻心底。

肝胆欲裂的哭喊，
是我无止息的长叹；
毒蛇在我心中常驻，
吞噬着我的五脏六腑。
黄色石头上的字句，
写出了我难移的禀赋；
连死后仅存的骷髅，
也赛过顽固的石头。
只有这矮小狭窄的洞穴，
肯把嫉妒当房客收留。
都怪我深爱的西莱娜，
冷漠无情把我害煞。”
嘴里刚刚吐出这个名字，
他便倒地成了死尸。
凡是被嫉妒缠绕住心绪，
只能等待这样的结局。

冷　　酷

（谣　　曲）

董燕生译

你是个冷酷的无情姑娘，
我也早就习以为常。
我这样混着日子，
像毒蛇伴着毒牙两双。
我本想在你的爱河里沉没，
再不就跳进你燃起的烈火；
既不怕你把我灼伤，
也不怕你冷若冰霜。
狂风暴雨是我的艳阳天，
葬身鱼腹算是进了港湾。
我学着蠢笨的飞蛾，
明知送命也要扑火。
我吞下你的白眼，
像鸵鸟把铁块当饭。
我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过错，
招惹你如此冷淡我。
当然如若这是你的心愿，

那就只管把我厌烦。
你的作为深深刺痛我的心，
我胸间对你没有丝毫怨恨。
已经过去整整两个夏天
（我觉得始终是冬季的严寒），
花草树木几度繁茂，
我一直像根枯萎的枝条；
大地数番充满生机和希望，
我却苦苦等待前景渺茫；
枝头一再挂满甜蜜的果实，
我只能不断在哀叹中度日。
我一心只把你思念，
风向标似的随你旋转。
忍受冰霜风雪雹霰袭击，
不指望有更好的天气。
为了抵御你吹来的风暴，
我自有护身的皮袄：
逆来顺受是它的大襟，
饮恨吞声是它的里衬。
春来秋去已经两年半，
我度过的都是阴霾的天；
我看到的只有月沉日落，
不停上涨的是我的饥渴。
世间万物都在变换更替，
惟有你在原地寸步不移：
听我的诉说漠不关心，
对我的乞求充耳不闻。

不过我还真怕你改弦更张：
谁知道你玩出什么花样；
你的禀性那样古怪，
还不丢下冷漠，把醋罐大摔！
与其闹出这样的结果，
还不如大家依然故我：
我宁可整日长吁短叹，
也不愿落个丢人现眼。
我不指望你会给我施恩，
我其实早就死了那份心。
我已经心如死灰，
不等待什么抚慰。
当然我时有美好的梦境；
正因为如此人们才会做梦。
不过生怕把你惹恼，
惊醒后心儿还猛跳。
瞧吧，你是多么刻薄，
只有睡梦中我才能少受折磨。
我用笑脸迎接你的怒容，
为了讨得你的欢心日夜不宁。
总之，你看到我初衷不移：
希望你能称心如意。
尽管你对我百般刁难，
我却永远遂你所愿。

埃利西奥

（谣　曲）

董燕生译

埃利西奥，可怜的牧童，
哪里去寻伽拉苔亚的踪影！
那是他心中甜美的宝物，
为她献出了自己的心灵。
他膜拜她无瑕的容颜，
他崇仰她响亮的芳名。
活着为她，死了也为她，
誓做奴仆把她侍奉。
他心中拄着一根赶羊棍，
是用坚韧的耐心做成。
为了经受命运的打击，
他必须有个可靠的支撑。
肩上挂着的皮囊里，
装满了猜忌和惊恐；
他被拒于千里之外，
扛着的包袱当然沉重。
从不离身的投石器，

可把郁闷抛出心胸。
悲戚把他无情地攫住，
铁石心肠也被凿出窟窿。
他躲进拐杖的阴影，
沉浸在一片黑暗之中。
相思的漫漫长夜，
紧裹着忧伤的心灵。
他来到浩淼汪洋之滨，
那是他无边的悲痛。
他在啜泣中颤栗，
泪珠儿潸潸不停。
他守护的并非羊群，
却是满腔的悲愤。
梦魇充塞脑海，
一刻也不得安神；
一缕缕的苦涩回忆，
汇成一团广袤的混沌。
黯然失神的双眼，
欲把乐土搜寻：
那是他全部神思之所在，
那里住着他的意中人。
伴着隆隆雷鸣，
天边火光阵阵；
幽怨弥漫大气，
他发出这样的呻吟：
“命运莫要性急，
我会死去让你称心。

谁若被拒之千里，
必定是死期临近；
谁若是自寻毁灭，
便无坟茔供他安身；
免去烛光丧服和葬礼，
没有亲友为他送殡。
我满腔烈焰当灯火，
矢志不移是铜铸的碑文；
无望的追求可做丧服，
自有哀歌为我安魂。
我只求作成一事，
以追念冤死的阴魂：
既然我与欢愉无缘，
只有伤心泪珠滚滚，
就让它们在此常驻，
变成喷泉永存；
需用大理石砌就，
晶莹水流不停喷。
汹涌直射的水柱，
将抵达凌霄的山峰；
因为它的本源
来自高洁的心胸。
这泉水自有奇效：
化解冷漠，
祛除无情，
无处不显神功。
人人都将看到，

这灵丹妙药的功能。
苦恋而逝的埃利西奥，
永葆对伽拉苔亚的至诚。”

献给无敌舰队的两首赞歌[①]

董燕生译

第 一 首

据进攻英国的天主教舰队的战报而作

严厉的荣誉女神扇动灵巧的翅膀，
去冲破北方寒雾的浓密屏障，
迈开轻快的脚步迅速清扫排除，
不幸传闻播撒的一片混乱和迷惘。
用你的光辉驱散漫漫长夜，
莫让西班牙的声威离开你去他方。
这次妊娠本已到达期限，
出生的产儿应该顺利来到人间；
向我们宣告伟大征战的欢乐结局，
众人焦急等待卸下沉重的负担。
不论海上的拼搏还是陆地的厮杀，
只须你双眼闪光口出吉言，

---

① 指1588年腓力二世派遣的舰队，在与英国海军交战期间，遇风暴几乎全舰队覆没。

宣告他人的沉沦，
却把西班牙儿女的勇武盛赞，
让天庭惊讶，使凡尘震撼。

说出确凿的真情吧，确凿而无疑：
你们是否为得胜竭尽了全力？
不朽的天父是否作出裁决？
纯洁殷红的鲜血，
是否浸透了基督徒的剑柄和双臂？
总之，指挥舰队的主将，
是否深深沉入幽暗的海底？
是否又有无数灵肉殒灭？
即便一片汪洋无际，
也无法容纳如许残骸和旌旗！
交战双方都是顽强不屈的民族；
而西方的头号海盗，
是否已把额头低垂？
战败者的可耻桎梏，
是否套在他桀骜高昂的脖颈周围？

明说吧，你最终将道出真情：
一具具躯体升向空中，
喷火的兵器威力无穷；
大片的海水改变了颜色，
骁勇的胸膛鲜血喷涌，
敌方的土地也被浸红；
这里一艘战船逃遁，

那里另一艘死拼，
到处都是死神的阴影。
似乎气数和命运在嬉戏，
喜怒无常，偏颇不公。
百种磨难，万般摧折，
只见西班牙人肢解尸裂，
上天入地坠落火中，
宣告自身在对垒中丧命。
向我们详细描述那股人流，
耗尽精力拼死搏斗。
敌对一方业已描述：
成堆的躯体漂浮在浪头；
还有人慌忙急切地泅渡，
张望何处是生还的港口。
你只须信手巧妙描述：
斜桁断裂，索具零落漂走，
龙骨残缺，甲板解体腐朽。
两支匹敌的舰队同样焦躁残酷，
若论骁勇却高下优劣悬殊。
让震天的哀号迸出：
那是奄奄一息者
背负火苗向冰水中猛扑，
却在烈焰里找到死亡的归宿。

然后你会接着宣称：
基督徒之旅战无不胜，
浩大整齐的队伍继续前行；

凯旋的旌旗交织，
在空中迎风猎猎飘动。
战士个个目光镇静刚毅，
伴随他们的自有
金属号角发出的震耳响声；
还有战鼓的隆隆轰鸣，
把勇气注入胆怯的心胸，
更替改换懦弱的天性。
你发出灿烂的熠熠光彩吧！
如同明亮的群星，
在阳光下的兵器上跳动；
观赏这支队伍令人欣喜欢腾！

讲到这里你须急忙转身，
面对眼前的两位杰出将军，
向他们的耳际传送你的声音。
你应给他们历数各自的荣耀，
要他们因光彩的祖辈自豪；
他们本是骁勇将帅的根苗。
你须向那位指挥舰队的长官，
指出一名骑士立于城垣；
他武器简陋却英勇善战；
摩尔群氓把一个孩童捆绑，
犹如众饿狼围困一只羔羊；
亚伯拉罕① 第二把短刀紧握在手，

① 《圣经》人物，犹太人的始祖。上帝为了考验他，命他杀死自己的儿子。

他便义无返顾地偿清
一次血腥骇人的牺牲，
在天国永存，在凡界留名。

你还须向另一个解说：
他脉管里奔流着奥地利鲜血；
这抵得过千万桩赫赫伟业。
辽阔海洋包容的一切战功，
苍茫大地负载的所有殊荣，
都曾由他的先辈完成。
你与这二位沟通了信息，
便走进我们的队伍里；
四面张望，目光所及，
成千的熙德、玛斯和罗尔丹，
人人英武，个个勇敢，
对他们你只须讲明一点：
孩子们，西班牙是你们的母亲！
他们会立刻群情振奋，
去成就最艰难的功勋。

自从母亲把你们交给大海的风浪，
她就像孤孀哭泣亲人音信渺茫，
切切哀告，柔弱、愤懑而忧伤。
双眼低垂，满含凄惨的泪水，
遮盖躯体的只是一件粗布长帔，
因为她对衣着修饰毫无兴味。
她只期盼战胜不义，

柔和的桎梏套在英国人脖颈周围。
罗马教会的灵验钥匙，
本是用来打开笃信上帝的心扉，
且用它打开一扇窝藏谬误的门户。
你们是仁义之师，力大无比，
即使已经死去，
也能从敌人手中夺回胜利，
更何况卑劣的路德教徒不堪一击。

你可以向他们奉送
基督君王的真影；
他们将感受大卫的福音和心胸。
一只羔羊双膝跪地，
瞩望收藏神谕的约柜
有人守护，鞠躬尽瘁。
三步五步，十二卫士伫立两旁，
十二赤脚天使忠诚刚强，
得天独厚，禀赋超常：
只需在地上轻轻一呼，
天国便向他们敞开门户。
有这样的君王和羔羊为伴，
更兼十二使徒的斡旋；
告诉他们一定稳操胜券，
西班牙必将凯歌震天。

赞歌呀，或许你行动迟缓，
不过我笃信苍天：

你最终会带来欢快的消息，
改换我的歌声和预言。

第二首

进攻英国的舰队受挫

勇猛战将的伟大母亲，
天主卫士会集的中心，
上帝之爱在此处提纯；
在这块土地上仰望苍穹，
可见飞升的灵魂在天国永生，
因为他们捍卫了信仰的纯正。
哦，我们的母亲西班牙！
见到孩儿们返回你的膝下，
千万不必惶恐惊讶！
他们的不幸虽把大海充塞，
却并非为敌方所败；
对惊涛骇浪谁也无奈！
海天变色，狂风骤起，
敌人趁机昂首稍得喘息，
尽管他们把怨尤撒遍天地；
他们可以暂且疯狂嚣张，
却逃脱不了最终的灭亡。
张开你的双臂把他们拥抱，
他们惊慌迷惘却非溃逃。
谁人有力违拗天意？

也休想一把抓牢
秃顶机遇女神的发梢，
向她乞求好运本属徒劳。
何况胜败兵家常事，
吉凶变幻永无休止，
命运之索亦非钢铁钻石。
再勇猛的战士也会疲惫，
风雨中要向你的怀抱依偎。
不必嗔怪他们队形散乱，
依我看他们此次回归，
正如公牛为了腾越而后退，
再次扑向没有心肝的魔鬼。
苍天难免偶尔迟疑，
终会惩处凶恶的魑魅。

你的雄狮尾巴遭到践踏，
它挥动鬃毛转身应答，
理所当然它要报仇雪恨，
而且不仅为了自家。
自身受辱暂可容忍，
怎能听任玷污上帝的光华！
它勇猛超群力大无比，
头脑冷静而清晰，
正义的怒火充塞胸臆。
基督徒即便心硬如石，
被激怒了也必回击。
回教徒犹如好斗的公鸡，

定睛注视，心怀顾忌：
不知雄狮扑向何方，
也难料始末凶吉。
但愿雄狮体热头昏，
以保证他们身家安稳。

振作吧，腓力我们的君王；
你名为二世却举世无双。
你是坚定不渝信仰的柱石，
必能转败为胜改变时势，
尽管气数一意孤行，
欲使你柔弱犹疑不定；
其实你早该振奋精神：
在遥远的美洲土地，
你的海港屡遭入侵；
门前也有战舰被焚；
海外圣殿难免亵渎；
领海也任残暴海盗玷污，
他们击退了你的舰队，
还肆意劫掠烧杀，
铁蹄把你的子民践踏。
早已个个忍无可忍，
拼死一搏何须惧怕！
君王啊，你尽管索取，
你的臣民绝不吝惜，
他们会毅然拱手奉献一切，
只求战胜邪恶的英吉利；

正义的枷锁把它的脖颈紧系，
只因它作为险恶心怀不义。
无论是人们膜拜的虚妄黄金，
还是他们珍爱的子弟亲人，
他们都像堂迭哥那样在所不惜；
决心把血肉之躯投入敌人炮火，
去熔铸举世罕见的业绩。
君不见科尔多瓦家族，
接连十四代把长子献出；
面对摩尔矛尖义无返顾，
战功赫赫，英名传世，
普天之下谁人不知！
不朽者都是这样赴死。

你是上帝的卫队长，
须永远双臂高扬，
激励儿女们胜利挺进不投降。
一旦你疲惫地垂下胳膊，
狂徒们就会伸出魔掌；
坏人作恶绝不彷徨。
只要你坚韧顽强，
结局必将圆满辉煌。
你肩负着正义的重担：
不止一片国土待你征战，
待你降伏的疆域无边。
你首先要稳固自己的领地，
才能声威如初举世盛赞。

你威慑坏人理所当然，
而且时时把好人救援。
高扬双臂吧，基督徒的摩西！
一举击溃路德异端。

你们是正义之旅出师有名，
丢弃了温柔乡的逸致闲情，
投进大海的波涛万顷。
我似乎看到你们就在眼前，
穿行于狂风恶浪之间，
出生入死经历着磨难。
你们越过了漩涡和暗礁，
尽管结局并不十分美妙，
却依然坚定刚毅毫不动摇。
寡不敌众，从未退缩，
似乎钻石高山也必穿过；
挥舞着西班牙人强壮的胳膊，
显示出果敢力量和勇气，
即便是陷入绝境饥寒交迫。
因为纯金须在熔炉里锻造，
剔除杂质，方能熠熠闪耀；
大树必将冲破阻隔挺向云霄。
高明的击剑手恰逢蹩脚货，
凶猛扑向前怒火不可遏，
瞬间见分晓何须费周折！
海边有巨石坚固不可摧，
狂涛拍岸想把它击碎，

尽管恶狠狠岩石不理会。
圣贤早有至理名言：
何须担忧以恶攻善!
负债愈多更须加倍偿还，
迟早会因此坐卧不安；
作恶者必将恶果吞咽。
那海盗虽能暂且获胜，
兴高采烈地庆祝战功；
狂风急浪有时赏罚不明，
终会满足正义者的初衷。
日积月累的债款，
总有一天要本息还清。

西班牙，君王和各位名将：
各司其职不得松懈迷惘；
苍天自会辅佐正义的理想。
世间万事本来开头难，
坚持不懈必将时来运转，
盼到欢庆胜利的一天!

帕尔纳索斯之旅（节选）[①]

董燕生译

前　言

高明的读者，如果碰巧你也是诗人，而这部游记正好落入你那作孽的双手；如果书中提到你，把你划归优秀诗人行列，千万要感谢阿波罗施恩；如果书中没提到你，也照样得感谢。愿上帝保佑你。

堂阿古斯蒂尼·德·卡萨纳特·罗哈斯

铭　文[②]

农神弃子避不祥
神女驷马驭海洋
日神架桥诗文通
舟载绝唱风帆扬
海神奏乐狂涛平
何惧深渊涌恶浪
欲驱水怪三叉戟

---

① 此诗共八章，此书节选其二章。
② 整篇铭文的原文是拉丁文。

指抚琴弦曼声唱
入洋漂浮米格尔
诗海文山觅华章
但求圣殿神明佑
顺利抵达夙愿偿

第 一 章

有位意大利师傅好古怪，
他出生在佩鲁贾那一带，
希腊的才智罗马的胸怀。

有一天突然间心萌奇想：
要去帕尔纳索斯游一趟，
远离开都市的嘈杂喧嚷。

独自徒步出门慢慢行走，
到一处购得老骡子一头，
周身棕红色步履慢悠悠；

丑模样吓得人胆战心惊，
驮东西它只会避重拈轻，
空有大骨架力薄不禁风；

目光虽短浅尾巴却很长，
两胁干瘪瘪肋骨排成行，
硬皮做盾牌似乎最恰当；

还有一长处脑瓜挺完整：
解人意通世情十分精明，
一年四季都能让人称心。

诗人大好汉跨上新坐骑，
帕尔纳索斯便是目的地，
金发阿波罗款待颇周密。

诗人茕茕归身无半分银，
侃侃叙旅程从此名声振，
穿北极越南极传遍红尘。

我一向很勤奋夙兴夜寐，
自以为有几分诗人气味，
怎奈苍天无情并无厚馈。

实指望终能够投递灵魂，
腾空起越关山飘摇入云，
抵达诗山顶峰立命安身。

在高处我只须放眼观看，
便见一泓清水灵感之泉，
跳跃前去双唇吸吮甘甜。

一旦喝足了浓郁的琼浆，
从此获得大诗人的名望，

至少作出的诗举世夸奖。

可是此刻无数不便拦路，
一时间心踌躇难以举步，
幻想破宏愿灭徘徊踯躅。

只觉得双肩上巨石落下：
命运本不济实应早作罢，
自知痴心虚妄空耗年华。

此去路途遥远时日久长，
怕只怕险阻多前途渺茫，
热切渴求受挫空余沮丧。

怎知道一刹那雄心振奋，
虚荣的迷雾笼罩我全身，
顿觉面前坦途一帆风顺。

且听我是如何自勉自励：
“一旦登上那艰险的山脊，
当有荣耀桂冠头上紧系。

无须钦慕传世清词丽句，
更何论前辈大师的妙语；
看我行云流水珠玑如缕。”

世间烦恼均因一念之差，

痴心妄想催我毅然进发，
双脚落地却把神志抛洒。

我于是跨上命运的丰臀，
坐稳了鞍鞯去远方追寻，
长途跋涉不再更改决心。

切莫以为我的坐骑古怪，
惊诧者应听我解说明白：
这骏足流行于境内域外。

天地间谁能够声言拒绝，
双腿夹紧这巨兽的两胁，
如我凡俗辈又怎能有别？

它原本身轻捷健步如飞，
雄鹰箭镞也难与之媲美，
却也落脚稳重谨小慎微。

更何况承载着小小诗人，
即便是驽马也不难胜任：
他又未曾携带箱笼在身。

纵然有某诗人承袭遗产，
他也会转瞬间千金尽散，
莫指望守家业刻意聚敛。

我这里借机道出了衷肠，
望诗人之父阿波罗相帮：
把勇气注入他们的胸膛。

不求你施法术迷惑引诱，
教他们混日子鼠窃狗偷，
在不义之财的汪洋覆舟。

他们有的苦求有的调侃，
却从来不想把钱袋装满，
环球漫游本是唯一心愿。

或者描述战神疆场拼搏，
或者绘出美丽鲜花朵朵，
情爱女神递送缱绻秋波。

为战祸啜泣为爱情欢唱，
如梦如痴消磨大好时光，
虚掷年华更比赌徒荒唐。

诗人的肉体不同于常人：
柔嫩细腻温和能屈能伸，
喜爱在他人的家里厮混。

精明的诗人都行止怪诞，
随心所欲从不思索盘算，
点子虽多昧于处世周旋。

经常沉湎于自己的迷梦，
一味赞叹着自己的举动，
怎有心求荣华做个富翁！

粗鄙无知的村夫们将说：
好一个识文断字的蠢货！
我就是他们之中的一个。

只有白发满头可比天鹅，
嗓音嘶哑活似老鸹一个，
地老天荒难把痴念打破。

气运之轮旋转忽高忽低，
却从未把我向高处送去：
每当我升起便戛然止息。

可我终究固守崇高理想，
期盼或迟或早如愿以偿，
缓缓迈步何惧路途漫长。

旅程给养唯有精白面包，
褡裢里再塞进几块干酪，
轻装上路对我甚为重要。

“再见了，我清寒的柴门，
告别京城和普拉多林阴，

泉喷琼浆玉液何等香醇。

告别了娓娓道来的攀谈，
它曾慰藉过忧愁的心田，
追求功名方不觉其艰难。

告别了浮华欢快的场所，
那里朱庇特的霹雳雷火
曾活活把两个巨人烧灼。

告别了人人称赞的剧院，
尽管是满台的谵语胡言，
愚妄观众报以掌声不断。

告别了圣腓力林阴大道，
即便异教鬼子满街滋扰，
我只能在他乡阅读战报。

告别吃不饱的破落绅士，
我可不愿在他门前饿死，
及早弃国而去好自为之。”

一路走一路想到了海港，
以迦太基① 命名好不响亮，
既避风又隐蔽谁不赞扬！

① 指西班牙南部地中海沿岸的卡塔赫纳，由迦太基一词派生。

面对它光彩杰出的声名，
环海的众港口它最出众，
阳光下的船队把它崇奉。

我举目望去见汪洋一片，
记忆里升腾起往事一段：
堂胡安的英雄业绩再现。

那本是战士的无比荣耀：
我虽卑微却也胸怀自豪，
告捷声中包含我的功劳。

奥斯曼的舰队气急败坏，
威风的帝国失去了光彩，
受重创遭羞辱处境无奈。

这段回忆给我增添力量，
我满怀信心向海上张望，
待舟楫载我去实现理想。

蔚蓝的水面上银波闪闪，
驶来一艘帆桨并用的船，
它显然是打算入港靠岸。

海神的脊梁宽广而辽阔，
无数漂亮船只从上驶过，

这艘不同凡响异彩闪烁。

此等船舶凡界海域罕见，
狂怒天后摧毁神界战舰，
也无一艘堪与这只比肩。

伊阿宋寻金羊毛的快艇，
也不及它崭新漂亮威风，
富丽堂皇令人目眩心惊。

我只见它缓缓入港靠岸，
黎明女神正在东方露面，
丽色光彩照人金发四散。

突然听到一声震耳轰响，
威武船舶鸣炮宣布入港，
惊动人群来自四面八方。

响亮悦耳的号角声四起，
海岸上充满了欢声笑语，
熙熙攘攘的人群多欣喜。

时光不停步清晨已来临，
太阳到中天万物易辨认，
仔细看画舫奇妙美绝伦。

抛下铁锚便在港口停泊，

一只小艇即向海面降落，
伴随着人们的笑语欢歌。

船上的众水手别出心裁：
取出丝绒毯把船尾遮盖；
丝线织就又有金线增彩。

他们划小艇紧靠到岸边，
立即有位要人准备下船；
四名绅士把他扛上了肩。

看他的衣着和威严神情，
墨丘利模样我认得分明：
专跑腿为众神报信通风。

他英俊飘逸又风流倜傥，
两脚上插着带翅双蛇杖：
象征他敏捷谨慎不鲁莽。

我相信遇到了吉祥之神，
天国的主宰委他以重任，
派遣他来人间传递口信。

他的带翅双脚刚刚落地，
海滩泥沙当即神采熠熠：
留下的是一行仙界足迹。

我此时头脑里思绪万千，
连忙走上前跪倒在地面，
拥抱那装饰华丽的足尖。

那传话的神祇命我起立，
并吟出铿锵整齐的诗句，
向我提出了下面的问题：

“塞万提斯你是诗坛之魁！
寒酸的衣着简陋的装备，
岂与你庄严的征程般配？”

我这里忙上前开口应答：
“穷文人登旅途怎能奢华？
轻装上路直向诗山进发。”

“你有超群的人品和诗才，
本该名利相伴富贵自在！”
他接着便是一长串感慨：

“你曾经不愧为一名战士，
多年前在战场英勇赴死，
炮火中失去了胳膊一只。

我知你经历了那次海战，
左臂受伤从此不能动弹，
只剩右臂你却荣耀增添。

我清楚你还有超群才情，
奇思异想充满你的心胸，
阿波罗没白白给你恩宠。

你的作品骑着洛西南特，
走遍了世界上每个角落，
有人忌妒极尽诋毁谣诼。

继续向前你这神来之笔，
用神机妙算助一臂之力，
阿波罗急切地盼望着你。

有那么两万多痴呆之辈，
想当诗人他们根本不配，
却乌七八糟赴诗山聚会。

大道小径挤得密密麻麻，
这帮蠢货正向诗山进发；
圣地怎能容忍他们践踏！

赶快全身披挂你的诗句，
准备立即上路莫再犹豫，
成就大业命你随我前去。

跟随我保证你一路平安，
也不必为给养操劳心烦，

你只须吩咐便吃喝俱全。

这话真假你可亲自印证，
何不随我上船看个分明，
见到的东西准叫你吃惊。”

我心想他这是信口开河，
船漂亮去看看未尝不可；
怎知道还确实令人惊愕。

从龙骨到主帆好不稀奇！
造船的材料全都是诗句，
而散文很难在其间混迹。

两侧船舷的箭弩发射口，
竟由诠释诗排列和拼凑；
讲述着凶狠悍婆的婚媾。

划桨手则是一曲曲民谣，
无法无天而又必不可少：
放到哪儿他们都能合调。

船尾材料更是杂糅古怪：
规整的十四行诗凑一块，
精雕细刻做工出人意外。

两段三行诗则美妙绝伦，

把左右船舷的内侧垫衬，
挥臂划起长桨甚是称心。

再看看甲板中部的通道，
长长挽歌催人泪下心焦，
欲歌不能发出阵阵哀号。

突然间有想法浮上心头：
无怪乎凡遇人事不顺手，
都说他真倒霉逆水行舟。

还有那朝天矗桅杆一根，
原是长歌一首寓意艰深，
涂沥青掩大义更难辨认。

上面捆绑着挂帆的斜桁，
却是由散板的诗句作成，
这一点我看得很是分明。

帆桁环原本爱唧唧喳喳，
只因为圆圈诗绕就了它，
才变得如此的饶舌多话。

索具都好像是七句短歌，
七拼八凑成的连篇胡说，
抓挠得人心头痒痒难过。

船头通道铺着坚固木板，
任凭严肃的诗篇沉甸甸，
统统搜罗起来垒在上面。

忽听得头顶上哗哗乱响，
原来是小彩旗迎风飘荡：
宽韵诗句正在自由徜徉。

见习水手列队来回奔忙，
似乎是串节诗连成一行，
他们这样干活甚是欢畅。

总之不论诗句轻快庄严，
都能在船上某处把身安，
里里外外任其修饰装点。

总之墨丘利都看在眼里：
我的目光闪着柔情蜜意；
确是一艘可倾慕的舟楫。

他坐在我身旁开口说话，
娓娓道来犹如流水哗哗，
字字都清晰我一一记下：

“天底下的事物林林总总，
千奇百怪谁也难以数清，
其中一件你应特别看重。

我指的就是这一艘帆船，
世上众人无不把它称赞，
近邻远邦甚感心惊胆战。

构成它的并非神妙器械，
它是阿波罗才智的作业；
大神心想事成达此境界。

绝无仅有专门为我建造，
从清亮塔霍① 到金色河槽，
满载天下诗人不辞辛劳。

暗访的探子送来了消息：
已听到东方的蛮邦鸣镝；
马耳他大统领拿定主意。

他小心翼翼召集起部属；
个个把白十字刻在胸脯，
顿时间勇气增义无返顾。

阿波罗这时候身处窘境，
便依例照办唤诗人精英，
立即前去诗山助战接应。

① 即塔霍河。

我自然为他的愁苦担忧，
深知自己该如何帮一手，
登轻舟快如飞怎敢滞留！

倏忽驶过了意大利海岸，
又见法国土地飞越眼前，
西班牙才是我最后一站。

到此处我心里充满欢欣，
达目的已结束旅途困顿，
定能实现我肩负的重任。

你虽然鬓发白慵困乏力，
想必会当帮手助我一臂，
实现我的愿望全要靠你。

准备出发不得一刻迟缓，
帮我确定阿波罗的名单，
你说我记咱俩抓紧时间。”

他掏出纸一张写满姓名，
都是大诗人我一眼看清，
囊括了西班牙南北西东。

安达卢西亚的高手名家，
还有的来自卡斯蒂利亚，
诗坛交椅是他们的天下。

墨丘利命令我一一道出，
雅士高人姓氏不得有误，
因为我深知他们的才赋。

我回说我只能尽力而为，
择其要者历数决不隐讳；
他可向阿波罗称颂赞美。
在一旁他倾听我的应对。

第　二　章

默默注视着我的老嘴巴，
那传话的神祇一言不发；
轮到他静静听别人说话。

哪知道我突然打个嚏喷，
又连忙画十字驱散厄运：
面对墨丘利须十分谨慎。

看一眼名单上头号名字，
原来是我友奥乔亚硕士，
真正的基督徒又会写诗。

我对这位君子赞不绝口，
他的文辞清丽手笔卓越，
一开口敌人便倒入墓穴。

只可惜他经常不务正业，
好咬文嚼字流连语法学，
阿波罗不宠幸未成诗杰。

他的诗作本可天下流传，
尽管命运之轮变幻多端，
也能指望登上荣誉之巅。

这位是喜剧界一盏明灯，
学衔是硕士波约是姓名；
云雾遮不住璀璨的才情。

可是他沉湎于文笔怪诞，
费尽心机奇思妙想不断，
置身隆隆战鼓非他所愿。

这一位你把他排在第三，
贝尔加拉也登上了名单；
想必你打算带他去诗山。

须知道他堪称一支梭镖，
也可充当箭矢火枪大炮，
轰击愚昧无知他最可靠。

戈迪内斯是另一位诗人，
风华正茂似五月小阳春，

崭露头角写出喜剧一本。

还有一位手笔也很高超，
精美诗作令人醉心倾倒；
他为柔情蜜意忽哭忽笑。

他一人抵得过千百猛将，
不管多罕见的亘古较量，
选择召唤他去甚为恰当。

我指的是堂弗朗西斯科，
文武双全美名广为传播，
阿波罗愿与他平起平坐。

大伙都称他卡拉塔尤人，
指出这一点我还能说甚？
忌妒他的人也钦佩至深。

下面这一位堪称为诗圣，
米格尔·熙德是他的姓名；
缪斯众女神也被他震惊。

还有另一位他诗才高超，
可以与大熊座争夺光耀；
因此自始至终备受称道。

他的音韵悦耳人人喜爱，

机敏而庄严铿锵有气派；
阳光普照下唯他是奇才。

他的笔下涌出艺术真谛，
如行云流水能振聋发聩，
走遍天下谁人堪与相比！

提及贡戈拉我难免踌躇：
即便世间溢美之辞无数，
我孤陋笨拙恐将他玷辱。

而你是仙界的神圣心灵，
如愿以偿受人褒奖品评，
矢志不移本该得此回应。

埃雷拉的追求天公地道，
靠神赐禀赋你不辞辛劳，
自然该赢得上天的回报。

你灿烂的光辉绚丽夺目，
才能如此自信坚定迈步，
你的灵魂必在神界常驻。

你犹如藤萝沿高墙攀缘，
你获得永生何须再挂念，
幽暗尘世芸芸众生卑贱。

还有你豪雷吉志向高尚，
挥动如椽之笔恣肆汪洋；
我只能向苍穹把你仰望。

即便罗马诗杰需你代言，
此刻不妨把他丢在一边：
阿波罗正等待你的支援。

千百个诗人也把你期待，
都是些不自量力的残骸，
自诩沃土却是荒漠一块。

还有费利克斯·阿里亚斯，
众缪斯视你为天之骄子，
她们正恳求你前去尽职。

要你挺身驱散鄙俗之辈，
免得灵泉诗源遭殃罹罪，
使清冽的流水充满污秽。

甜蜜琼浆一旦受到污染，
诗人吟唱就会打嗝出汗；
你能听任这种事情出现？

你满腹珠玑才思如泉涌，
你灵感无穷开口便成诵，
你怎能容忍瑕疵和阴影？

我求墨丘利去掉下一个：
小伙太糊涂只会瞎搅和，
写的讽刺诗尖酸又刻薄。

这一位你应当好好看重，
巴瓦迪略乃是他的美称；
五体投地我对他很崇敬。

下面这一位请恕我直言：
最好涂去不能叫他上船；
神界信使回说一定照办。

这小伙穿一身哥特服装，
一心仿效宙斯侍童模样；
我看你甩下他最为恰当。

另一位可不能照此办理：
小小卡夫雷拉大有名气，
的确无所不知经天纬地。

无人不知他是史学泰斗，
言之颇有理谁人不颔首！
古有塔西佗他紧随其后。

后面这一位潇洒又英俊，
可惜未逢时沉浮由命运，

气数似前定始终遭困顿。

昔日的财富被岁月销蚀，
如今更富足牢牢手中持；
你应抓住他此人很合适。

嵯岩高耸起矗立海岸边，
霎时狂风吼大海恶浪翻，
挺胸迎拍击巍巍自岿然。

雪松贵刚直怎怕北风狂：
立足大地上棵棵气轩昂，
摧折轰然倾也不折腰降。

一生求真理决不离宗旨，
人人奉楷模高山且仰止：
他的名字便是拉米雷斯。

随后的这位可是蒙罗伊？
按我的看法也很了不起：
才情超凡俗彬彬懂礼仪。

无畏的勇士睿智的学者，
都会把他看成最高楷模，
他高风亮节我深信不惑。

这位君子生得仪表堂堂，

面对着古罗马潇洒帝王，
也能平起平坐旗鼓相当。

在这里我是指帕雷德斯，
众缪斯独钟爱不惜恩赐：
幼小的年纪成熟的才思。

看得出你正在想方设法，
要带走这一位叫门多萨，
送给阿波罗决意不丢下。

众缪斯也喜欢下面一人：
笔下能生花为人又谨慎，
若论才智高堪称是上品。

莫拉莱斯便是他的大名，
他诗风高雅载誉满京城，
时常提携我使我好运增。

这一位时不时胡乱评说，
他是大作家埃斯皮内尔，
抚琴和写诗他当数第一。

这一位润笔厚要价甚高，
超越圣山顶飞腾入云霄，
赌咒又发誓呼喊且嚎叫。

这位大诗人不是小白脸，
巴尔加斯的确身手不凡，
我必须指出他不同一般。

对这位的赞扬不会过分，
他文笔优雅且才智超人，
献给缪斯的花果无穷尽。

巴尔马塞达无人不知晓，
他宽厚和蔼庄重旨趣高；
伟大的阿波罗如获至宝。

塔霍河和曼萨纳雷斯河，
都因恩西索而洋洋自得；
有这样的儿子能不快活！

这一位可真是万里挑一，
我是说贝莱斯勇猛无比；
有了他就可以去火顺气。

对这位大诗人不吝盛赞，
诗作无数堪称奇才罕见，
描绘的老家奴妙语不断。

这位是西班牙的堂胡安，
应得神界称颂而非人间：
他的诗作犹如仙乐一般。

卢戈人得到了缪斯宠幸，
他叫西尔韦拉举世闻名；
难怪你急于要带他同行。

下面的这一位也是英华：
大诗人埃雷拉谁人不夸；
才气贯九霄美名扬天下。

这一位曾挖掘遗忘深渊，
美丽的冥后又重返人间，
西班牙杜罗河光彩再现。

你将会看到他投入激战，
这在当今世上并非罕见，
只因我们赶上不幸阶段。

他必展示那勃勃的英气，
这对博士来说无甚希奇：
他是法里亚斯庄重严厉。

对先知我一向顶礼膜拜，
格拉纳达太阳神不例外，
我这偏远臣民他也关怀。

还有罗德里格斯、特哈达，
诗句铿锵响亮流水哗哗，

文笔富丽高尚耸入云霞。

这一位汗毛孔喷发诗句，
四海为家到处自在欢愉，
窥他人灵感把宝物撷取。

梅迪尼利亚首次编民谣，
咏叹那幽暗坟墓的曲调；
两行柏树伴他低声吟啸。

贝穆德斯他尚年纪轻轻，
神圣桂冠落向他的头顶，
急于奖掖他睿智和清醒。

这一位诗人为举世纪念，
曾在厄里费勒密林咏叹，
显示敏捷才思诗艺精湛。

名单上另一行这位打头，
紧接着这两位与他相侔；
卑贱如我怎敢喋喋不休！

塞胡多、桑切斯亲密无间，
是无双的一对蜚声诗坛；
有神圣缪斯的垂青照看。

他们用整齐划一的韵脚，

展现罕见的学问和堂奥；
论及庄严题材诗情灵巧。

这一位绅士也很了不起，
专向优秀诗人垂首致意，
也向往圣山的光彩熠熠。

他叫席尔瓦我无须多说；
如若多说更是令人惊愕：
少年老成如今中年已过！

再下面我看到是戈麦斯，
阿波罗定会把胜券恩赐，
即便敌手成群顽劣阴鸷。

这一位是才子风华正茂，
必会扬美名令众人折腰，
一代代传布如日月长照。

巴尔德斯这位杰出人物，
必受到太阳神特殊关注：
标上他你无须犹豫踌躇。

举止高雅倜傥满腹经纶，
文笔委婉细腻才情超人；
太阳神见到他必定欢欣。

菲格罗亚博士是下一位，
曾经把爱情的专一赞美；
他的散文婉约诗如流水。

这下面有四位接踵而至，
金色字母大书各自姓氏；
专论重大事件高远题旨。

这四个名字将永世流传，
千秋万代永为人们怀念：
四位的作品庄重而威严。

阿波罗居住的巍巍神殿，
也难免有一日轰然塌陷；
这四位会给他重新修建。

造物主赠我们四个完人，
馨德齐备个个一片冰心，
高耸入云他们傲世出尘。

萨利纳斯伯爵有口皆碑，
你的高洁行止人人钦佩，
宽厚仁爱堪与神灵媲美。

你是埃斯基拉切的王爷，
声望日增永远不会停歇，
旧日的自我被远远弃绝。

你将做阿波罗的挡箭牌，
得心应手为他消难免灾；
猥琐的对手们肯定惊怪。

萨尔达尼亚伯爵脚步轻，
攀登上平都斯诗山峰顶，
你驾着灵感的翅膀飞腾。

你是火炬一把永不熄灭，
率领渴慕者赴诗山拜谒，
普照众人而不眩目酷烈。

来自比利亚梅迪亚纳镇，
超过所有希腊罗马名人，
头戴幸运桂冠你最相称。

无数大路小径通往诗山；
你将迈开大步一一踏遍，
保证众朝圣者旅途平安。

他们四人犹如高墙矗立，
守护诗山免遭生番侵袭；
彼等一伙愚妄残暴之极。

救危难须依靠他们四人，
溢美词怎可能一一道尽；

辅佐阿波罗他们必胜任!

杰出侯爵如能前去相帮,
阿尔卡尼塞斯是他故乡;
世上便有整整五只凤凰。

他们每人都是坚强支柱,
托举日神殿堂永远稳固,
还将箍上一圈月神光束。

这一位致力于威严行当,
阿波罗器重他给以奖赏:
橄榄枝棕榈叶添彩增光。

在诗坛他本是一朵奇葩,
法学界他同样君临天下:
若问姓名他就叫拉奎瓦。

这一位比荷马毫不逊色:
他就是大作家叫埃雷拉,
文坛一魁首德高为楷模。

这位叫德贝拉紧随其后,
挥笔成鸿篇舞剑善搏斗;
威震九重天称颂不绝口。

这位并非是虔诚基督徒,

身心均超常众人都悦服，
笔耕不懈怠文章传千古。

这时名单从我手中脱落，
那神祇对着我开口便说：
“你所言足够把差事交割，

叫他们琢磨好迈步开拔，
我这里等他们一齐出发；
想必是个个能征战讨伐。”

我担心克维多不能前来；
听这话他开口说得明白：
“没有他我决不迈步走开。

只有他是阿波罗的后嗣，
他才是缪斯的真正儿子；
我发誓没有他决不离此。

唯有他把拙劣诗人鞭挞；
即便诗山遭到他们践踏，
他拳打脚踢一个留不下。”

“大人，”我说，“且慢！
他步履迟钝能走一百年！”
“这件事我知道该怎么办：

大诗人想必是精通骑术，
一骗腿可跨上白云黑雾，
胜骏马转瞬到好不舒服！”

我问：“设若万一不行，
阿波罗可送来神车仙乘？
还是名驼骐骥急若流星？”

“你问东问西太放肆饶舌，
赶快闭上嘴听我对你说。”
“遵命，大人，你的主意多！”

我一边回着话一边看他，
只见他突然间为难尴尬；
海面上也同时风急浪大。

我自己面如土死人一般，
我那时一定在心惊胆战：
怯生生等待着天降大难。

我看到一转瞬昼夜相混，
深渊沙石起大海浊浪滚，
咆哮腾空跃寒风吹得紧。

天地万物顷刻动荡不安：
田野江河空气还有火焰；
我看到云隙里电光闪闪。

这里正是一片沸沸扬扬，
云端里落下来诗人一帮，
压得帆船几乎沉入汪洋。

多亏千百水妖前来相助，
鞭打这从天而降的队伍，
逼他们上斜桁蹦跳号哭。

有个大概是癞婆胡安娜，
脖子伸老长肚子又很大；
这种丑八怪早都上了画。

她走了过来开口对我讲：
“千钧一发小船险些遭殃，
幸好有我们跑来帮了忙。

不是唬你我们带来顺风；
它擅离职守干别的事情：
听桑丘·潘沙大谈山海经。”

这时狂风暴雨突然止息：
海面又平静天空更明丽，
徐徐和风驱散狂风凄厉。

我抬起头来向高处张望，
阴冷的乌云逃窜甚仓皇，

天空又重新蔚蓝而明亮。

罕见的奇迹难得的新闻!
虽说亲眼见也不敢置信;
说它是妖术怕不算过分!

我确实看见我确实发现:
天上的云彩一分为两半,
眨眼那工夫开始掉雨点。

天下怪事多件件靠得住,
人人都知晓处处广传布,
正值下雨时便有奇迹出:

雨点滴滴落转瞬生变化,
尘埃飞扬处冒出癞蛤蟆,
蹦跳有快慢一齐往前爬。

天地良心! 这回更蹊跷:
雨滴离云层直往地上掉,
转眼变成人接连翻身跳。

我简直不相信这两只眼,
紧盯着看了一遍又一遍,
清清楚楚没有眼屎粘连。

待我仔仔细细一一辨认,

原来都是名单上的诗人，
蜂拥而至谁能抵挡这群！

有些以老实规矩而出名，
有些惹是生非让人头疼，
除了少数大都衣冠不整。

在他们之中我认出一位：
加拉尔萨不是等闲之辈，
阿波罗的宠儿人人敬佩。

不一会这些人挤满帆船，
幸亏它容量大全部容纳；
坐位多我只能连声夸赞。

从一片云里落下了维加，
他擅长诗文是一位大家；
谁能和他比个高低上下！

看看这种场面甚是新鲜：
大小诗人紧紧挤成一团，
争先吟唱着各自的诗篇。

你饥肠辘辘他口干舌燥；
这情景引得我大声喊叫：
“老天哪写诗匠多如牛毛！”

墨丘利也觉得有些过剩，
跑过来想办法灵机一动，
轻轻一跳钻进船舱之中。

他从那里拿出筛子一个，
不知道是新制还是存货；
用它把诗人依次都筛过。

对袍剑诗人他也不宽宥，
仔细筛了他们两千出头，
得到的是黑糊糊的一抔。

佼佼的圣贤都纷纷落下，
筛子上面全是大块矿渣，
他们的诗沙砾一样硌牙。

他们苦苦哀求吁请开恩，
个个言之有据措辞诚恳，
可还是接连在海底沉沦。

有个瞎子他也落水遇难，
恶浪没顶嘴里絮叨不断，
对准了阿波罗诅咒抱怨。

有个裁缝两只脚板无力，
为了开路只能挥动双臂，
也骂阿波罗这猪猡可气。

还有另一个一路气鼓鼓，
当鞋匠手艺高屈指可数，
也同样是满嘴忿詈喷出。

还有个剪绒工浑身大汗，
心焦急只盼望抵达诗山，
为出名哪管他小命完蛋。

这伙人在海里拼命凫水，
眼盯着木帆船紧紧跟随，
愁眉苦脸都觉自己倒霉。

有一个替大伙发泄怨气：
“太阳神派来这背时仆役，
对我们是这般无情无义！”

他还说：“我可胆大包天，
新书源源出笔调也新鲜，
定要前去玷污圣地尊严。”

墨丘利忙活计默然无声，
六个舱位备好干干净净，
祈求天助再对船员下令。

这时候号角又重新吹响，
墨丘利露笑容喜气洋洋；

众海豚宣告了此行吉祥，
木桨齐划水扬帆便起航。

戏　　剧

阿尔及尔的囚徒

夏长兵　赵　英译

剧 中 人 物

海盗头领科拉里
叛徒约瑟夫
海盗甲、乙、丙、丁……
老汉
小胡安和小弗朗西斯科
教堂司事
女教徒科思坦莎
基督徒军官
火枪手
看守巴希
囚徒堂费尔南多、堂洛佩、比万科和胡利奥
异教徒
摩尔人卡拉沃哈
阿尔及尔王阿桑·巴哈
法官
摩尔姑娘萨阿拉
科拉里之妻阿丽玛
三个小摩尔人
安布罗西奥（女扮男装的卡塔丽娜）
卡塔丽娜太太

犹太人
基督徒奥索里奥
牧师吉列尔莫
其他基督徒、摩尔人、囚徒、奴隶和叛徒若干人

第 一 幕

〔海盗头领科拉里、叛徒和若干海盗上场。〕

约瑟夫 就是这条路，就是这儿，
你们悄悄地跟着我，
翻过前面的那座小山坡。

科拉里 约瑟夫，别搞错了，
否则，当心你的小命。

约瑟夫 放心吧，错不了，
教他们作好战斗准备。

科拉里 约瑟夫，我们在哪儿下手？
你搞清楚了没有？

约瑟夫 就从这个山坡进去，
这儿易守难攻，从不设防。
我生长在这里，
对一切了如指掌，
知道应该从哪儿进去。

科拉里 瞭望塔上的士兵
肯定还在梦乡里。
我们的梯子可以大显身手了。

约瑟夫 黎明之前，
是进攻的最佳时刻。

科拉里　一切由你负责，
　　引路、进攻，直至胜利。
约瑟夫　但愿一切顺利。
　　只要你们听我的安排，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瞧着吧，用不着祈求神明。

〔众人下场，幕后喊声四起，火光冲天。一位赤膊老汉走上城墙。〕

老　汉　老天爷！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是摩尔人闯了进来？
　　这下糟了，我们全都得完！
　　乡亲们，出事啦，操家伙啊！
　　瞭望哨睡得正香，
　　敌人乘着夜色，
　　从小路闯进了
　　基督徒的梦乡。
　　可怜我年迈体弱无拳无勇
　　怎么背得动两个孩子？
　　火光熊熊，
　　杀声震天，
　　怎么没人召集大家拿起武器，
　　抵抗贼寇侵犯？
　　钟啊，怎么还不敲响，
　　将沉睡的人们唤醒？
　　亲爱的孩子们，我来救你们！

〔老汉下，教堂司事上。司事身穿褪色教士服，边走边往手上缠毛巾。〕

司　事　土耳其人来了！
我的钟楼啊，
在这个时候
你胜圣器室百倍。
我要把钟敲响，
呼唤乡亲们拿起武器。

〔敲钟。〕

司　事　我的心在颤抖，
难道我已经失去勇气？
为什么海边一片漆黑，
没有一个火把？
为什么瞭望塔上毫无动静？
难道我们大难临头
却孤立无援？
可叹我只是个文弱司事，
手无缚鸡之力，
怎么挥剑退敌？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钟敲得更响。

〔继续敲钟，然后下场。科拉里等人上场。〕

约瑟夫　他们肯定要逃往山林，
躲避我们的攻击。
这是他们的必经之路，
你就埋伏在这里。
待他们的援兵到来，
我们已悄然撤离。

科拉里　货物是否已经装船？

海盗甲　不管东西好赖，反正已经装满。

〔老汉出现在城墙边，一手抱着一个赤膊的男孩，另一手牵着另一个孩子。〕

老　汉　我的孩子，我们到哪里去？
　　我心乱似麻，不知如何是好。
　　与其眼看着你们被贼寇捉去，
　　不如我亲手把你们送进天堂。

科拉里　你给我闭嘴。
　　我手中的利剑不想让你们就这么死去。
　　它让我幸运地捉住了你们，
　　你们就得给我好好地活着。

小弗朗西斯科　爸爸，干吗不让我睡觉？
　　我们要去哪里？我冷得发抖。
　　抱抱我，就像抱我的哥哥。
　　为什么不让我们睡觉？

老　汉　我是棵不中用的老树，
　　狂风吹折了美丽的嫩叶。
　　我走投无路，
　　我死到临头。

科拉里　约瑟夫，把他们统统带上船去。
　　快点儿，我们必须马上离开。
　　天快亮了，
　　黎明的号声已经吹响。

老　汉　是福不是祸，
　　是祸躲不过。

〔老汉下，司事上。〕

司　事　倒霉的人儿，
　　早知如此，你不如藏匿钟楼。

现在倒好，东跑西窜，
弄巧成拙。

科拉里　狗东西，快上船！

司　事　是叫我吗？
我这才明白，我娘是条母狗。

科拉里　你把他押上船去，
叫旗舰起锚，
沿着海岸航行，
我们在安全海区会合。

〔海盗甲押着教堂司事下。〕

约瑟夫　科拉里，你在说什么？

海盗乙　是我。

约瑟夫　科拉里呢？
我好像听到了号角声。

科拉里　一定是你胆小如鼠，
所以才草木皆兵。

约瑟夫　赶快收兵吧，天已拂晓。
瞧你的战船都已满载而归。
他们的救兵就要到来，
为何还不登船起程？

科拉里　好吧，上船！

〔众人下。海盗们扛着战利品匆匆登船。远处传来号角声。〕

海盗甲　东西不多，但看上去还算不错。

海盗乙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物件，管它呢。

海盗丙　这次挺顺利。

海盗丁　安拉保佑我们归途平安。

〔一海盗拽着科思坦莎上场。科思坦莎裸露着上身。〕

科思坦莎　我的心就要蹦出胸膛，
　　我四肢无力胸闷气促，
　　求求你，我实在跑不动了。

海　盗　狗东西，快走，
　　前面就是船队。

科思坦莎　再见了，我的老天，我的故乡！

〔科思坦莎下，基督徒甲爬上城墙。〕

基督徒甲　朋友们，快去海边，
　　土耳其人要跑啦！
　　快追呀，快，
　　别让他们跑了！

〔一火枪手上场。〕

火枪手　别害怕，我们向大家保证，
　　这是第二座特洛伊城。

基督徒乙　无情的命运啊，
　　请赐给我翅膀，赐给我火焰！

基督徒丙　我们晚来了一步，
　　摩尔人都已逃之夭夭。

〔基督徒军官上场。〕

军　官　我的脚走惯了山道，
　　在沙滩上步履蹒跚。
　　快去叫骑兵！

基督徒甲　骑兵刚刚赶到，
　　贼船早已起锚。
　　步兵也姗姗来迟，
　　结果却丢了两条性命。

盖因天色昏暗，
火枪手难免误伤友军。

基督徒乙　现在如何是好？

军　官　叫大家撤回树林，
埋伏起来以观动静。
我看摩尔人还有什么花招。

基督徒甲　他们正往阿尔及尔方向潜逃，
因为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

军　官　是谁如此大胆，
竟敢犯我领地？

基督徒乙　肯定是摩尔人胆大包天。
这次又有叛徒替他们引路，
所以就格外肆意妄为。

军　官　准是有人叛变；
不然，谁敢来犯？
我弟弟在哪儿？

基督徒甲　他四处逃窜，
没了踪影。

军　官　他正在筹办婚事，
但愿别有意外发生。

〔堂费尔南多上场。〕

堂费尔南多　灯火闪烁，
城墙耀银。
城墙啊，你曾经是我希望的护卫，
请告诉我，我的科思坦莎现在何处？
房屋在燃烧，
鲜血在流淌。

我的爱，你在哪里？
太阳啊，请你把光芒放射；
朝霞啊，请你打开玫瑰色的大门；
苍天啊，请再给我一次机会，
让你的罪人看一眼你不愿赐予的宝贝。
她被海盗掳上了船。

军　官　快，他需要帮助，
否则就要发疯。

基督徒甲　对，得救救他才是。

〔二人下场。〕

堂费尔南多　你这个胆小鬼！
难道你对这惨状视而不见？
我的宝贝被掳走了，
我要去救她回来。
我要爬上高高的山峰，
向摩尔人发出信号。
我要用金银换回我的宝贝，
她比世上的一切财物都更宝贵。

〔军官上，堂费尔南多下。〕

军　官　我弟弟刚刚离开这里，
痛苦使他绝望不已。
他全然不顾自己的体面身份，
啊，这是多么棘手的事情！

基督徒甲　队长，我看到他到那边去了。

〔军官下，堂费尔南多上。他奋力爬上海边的山坡。〕

堂费尔南多　脚啊，请忍着点儿，
千万不要停下，

爬上这陡峭的山顶，
我心急如焚，
哪怕荆棘刺伤我的肉体，
也不能稍稍停留。
爬上山顶就能看到
逃遁的敌船，
在它吃人的腹舱里
载着我亲爱的宝贝。
我张开翅膀
飞上山岗，
向正在远去的船只
发出友善的赎救信号。
然而，一切都徒劳无益。
我竭尽全力，
拼命呼喊，
不怕将嗓子撕破。
毫无反应。
啊，我甜蜜的科思坦莎，
我美丽而忠实的未婚妻！
你千万不要听信
虚情假意的哀求，
更不要向摩尔人的淫威
低下高贵的头。
等着吧，我来将你解救。
哦，可恶的海盗，
为什么对我的请求毫不动心？
我用生命向你们保证，

我愿倾其所有，
换回我的爱情。
我保证你们满载而归，
不受到任何伤害。
回来啊，可恨的海盗！
我的财富堆积如山，
等待着你们的到来，
只要你们还我太阳。
你们这帮傻瓜，
比起我的所有，
你们掳掠的东西分文不值。
哦，海风，你为何掀起巨浪，
似乌云挡住了我的视线？
我的太阳在远去，
淹没在海的尽头。
哦，我愿献上我的一切
让整个阿拉伯堆满黄金。
苏尔城的全部珍宝，
梯洛城的全部胭脂，
任你们取，由你们拿，
只要你们把我的爱归还。
我愿以整个世界，
包括世上的所有财富，
换回我的太阳。
别以为我在发疯，
如果你们不信，
就请将我带走，

因为你们已经带走了我的灵魂。

〔堂费尔南多从悬崖纵身跳下。〕

〔看守巴希和一名囚徒上场。囚徒的手里拿着纸笔。〕

看　守　基督徒，干活去！
一个也不许留在屋里，
不管你有没有病。
快点儿，不许磨蹭，
我的棍棒毫不留情。
全给我出来干活，
管你是教皇还是绅士。
讨厌的东西，
莫非要我嚷两次不成？

〔囚徒们一个接一个地上场。〕

囚徒们　我们来了，有什么吩咐？

看　守　你去砍柴，
你去捕鱼，
三十个人去建炮楼，
六十个人去筑城墙，
二十个人去修锅炉，
十个人去科拉里家。
好好干活，不得偷懒。

奴　隶　大人，法官要的四十个人，
理应给他派去。

看　守　这不用你说。
再给你加四个，
继续为法官烧砖。

奴　隶　再给四千也不多。

剩下的有何安排?

看　守　让他们休息一天,
明天有他们好看。

奴　隶　要是他们付了钞票?

看　守　有钱能使鬼推磨。

奴　隶　小的心中有数,
定教他们变得乖巧。

看　守　那就全归你了,
你可全部带走。

奴　隶　谢谢大人。

〔众人下,堂洛佩和比万科戴着脚镣上。〕

堂洛佩　今天运气真好,
躲开了苦力辛劳。

比万科　只要不去干活,
我就心里发慌。
关在这种地方,
就像下了地狱。
不如面对田野,
心里少些惆怅。

堂洛佩　你真是有福不享。
干活多么痛苦,
不像自由活动。
外面闹闹哄哄,
才真教人惆怅。
我要的就是清静,
哪怕饥肠辘辘。
反正干活也是饿肚,

最终一样的走向虚无。

〔看守举着棍子追打一名囚徒上场。〕

看　守　你们这些混蛋，
向来好吃懒做，
看你们如何抵挡
我这棍棒的威力。

囚　徒　老爷，我真的有病。

看　守　我看你是欠揍，
棍棒能治你病。

囚　徒　我连日高烧不退，
脑袋疼得厉害，
四肢酸软无力。

〔看守继续追打，二人下场。〕

看　守　我看你能逃到天上！

囚　徒　我情愿快些归天。

看　守　狗东西，你逃不出我的手心。

堂洛佩　老爷，他可是个好人，
请老爷手下留情。

比万科　他真的是重病在身，
多么倒霉不幸。
你瞧他面黄肌瘦，
那人居然不信，
还要大打出手，
岂不是太没情理？
除非他死在这里，
他们才肯相信：
“这人果然有病。”

可恨的恶棍，
毫无怜悯之心。
请你看看仔细，
他是真的有病，
你们为何不信？
难道你们只信死人？
我们早晚都会命丧黄泉，
结束你们强加的灾难。

堂洛佩 比万科，你看那里，
好像有人。
有一块白布，
在竹竿上飘荡。

〔台后伸出一根竹竿来，上面扎着一块白布和一个小包。〕

比万科 你说得对，
让我过去看看，
弄清是何怪物。
那竹竿正朝这里伸来。

堂洛佩 快去看看。

比万科 堂洛佩，我运气不好，
还是你去试试。
有人对我说过，
你总是福星高照。

堂洛佩 是否那边有人，
或许是个诱饵，
在此捕捉燕子。

比万科 咱们不如过去看看，
那竹竿正在降落。

上帝啊，这真是一件怪事。

堂洛佩　可能全是宝贝。

比万科　要果真全是宝贝，
不如快些打开。

堂洛佩　原来是十一枚金币，
其中一枚特别大些。
仿佛教士手中念珠，
一大十小真是这数。

比万科　这个比喻真是恰当。

堂洛佩　竹竿又升了上去。
难道这是上帝的旨意，
或者天使下凡？
上帝可怜我们成了囚徒，
赐给我们这珍贵的东西。

比万科　堂洛佩，你说什么？
咱们何不过去看看，
也好弄清是何人恩赐。
竹竿啊，今天你不是竹竿，
而是天上的魔棒。

堂洛佩　在这狭小的百叶窗后
又如何会有人的踪影？

比万科　肯定是有人操纵，
否则哪来的竹竿？

堂洛佩　然而我却不知那人是谁。
也许是个叛教者，
借此作些忏悔。
也许是个女教徒，

向我们表示的她的哀怜。
无论对方是谁，
我们都应表示感激。
希望他知道我们的诚意
还有真诚的鞠躬。
我还要用摩尔人的方式
向他行个大礼，
万一他真是个
乐善好施的摩尔好人。

〔异教徒上场。〕

堂洛佩　别出声，异教徒来了。

比万科　这混蛋来得不是时候，
我骂他祖宗八代。

堂洛佩　小声点，别让他听见。

比万科　听见了他又怎样，
反正我没指名道姓。

异教徒　请你们在这纸上签名。
只要你们签上大名，
我就能高高兴兴地
回到西班牙领地。
海上风平浪静，
肯定一帆风顺。
我要回到西班牙领地，
向她坦白承认
因为年少无知犯下的罪行。
我决不像约瑟夫那样
充当敌人的帮凶，

出卖自己的故土。

〔他拿出一张纸来，请他们签名。〕

这里所写的都是实情。

我对基督徒从来彬彬有礼，
决不像摩尔人恶贯满盈。
我没有打骂你们，
而且还救过不少好人。
我从小被人抓到这里，
当了可恨的土耳其人。
每次跟他们外出掳掠，
我总是躲在舱里。
我内心仍是个好基督徒，
如果你们给我机会，
我一定设法回归故里，
那是我一心向往的土地。

堂洛佩　只要你改过自新，
早晚能回到故里。
既然你有此决心，
我愿意为你签名。
如果你能够证明，
你是个诚实的人，
所说的句句是实，
上帝一定会帮你，
为你铺一条归途，
让你的美梦成真。

比万科　得看你有没有决心。

异教徒　我不仅下了决心，

而且还要用行动证明，
我并没有忘本。
我要策动一次起义。

堂洛佩　你真的有此想法？

异教徒　我和另外四人商量已定。

比万科　你务必小心从事，
传了出去会有问题。
在阿尔及尔这个地方，
没有秘密可以保存。

异教徒　你说的都是正理，
我们对此也已考虑周至。

堂洛佩　你是否知道，
那旁边住着何人？

异教徒　你说的是旁边？

比万科　正是。

异教徒　旁边住着一个摩尔富人，
他有钱有势，
为人也十分仗义。
他不但家产万贯，
而且很有福气。
老天赐给他一件宝贝，
那就是他的掌上明珠。
她的美丽举世无双，
多少有钱有势的公子，
想做她的夫婿，
其中还有一位国君。

堂洛佩　那富翁怎么说？

异教徒　他当然满口答应，
因为那是一位国君。
那国王送来了许多黄金，
聘礼多得吓人。
这里什么都已颠倒，
嫁妆全由男方供应。

比万科　那女子又是什么意见？

异教徒　她也没有拒绝。

堂洛佩　他家除了父女二人，
是否还有别人？

异教徒　曾有个女奴叫胡安娜，
也有人叫她伦特丽娅。

堂洛佩　她如今人在何处？

异教徒　几年前她就已经故世，
富翁的女儿是她一手养大。
她是个了不起的管家，
具有基督徒的全部品德。
女囚徒中数她能干，
全城的女人加在一起
也抵不上她的德行。
她的不幸去世，
使多少人痛哭流涕。
她像阳光一般照耀过我们，
终于被上帝召回了天庭。

堂洛佩　原来如此。
好吧，你拿笔来，
我愿为你签字。

异教徒　愿圣父圣灵和圣子保佑你们。

〔异教徒下场。〕

比万科　有这些金币，
我们又可以摆摆阔气。
一共多少枚？

堂洛佩　我已经对你说过，
一共十一枚整。
我心里不是滋味，
因为我们再也见不到它们的主人。

比万科　我看她就是上帝，
肉眼凡胎难以觉察。
上帝借她的金币，
赐福给我们二人。

〔竹竿再度出现，上面挂着一个更大的包裹。〕

竹竿又来了，
尽管我们受之有愧。

堂洛佩　你过去看看，
这回是什么东西。

比万科　即使垂钓者是穆罕默德，
那也是功德非浅。
可是这竹竿好像施了魔法，
我一靠近，它就高高悬起。
我不知是何道理。
是怕我一人独吞？
既然把我如此看扁，
不如向我坦白明言，
叫我远远地离开。

朋友，还是你来领取
这天赐的好运。
来吧，让我们瞧瞧，
这回是什么宝贝。
过来呀，不要偷懒，
对上天的恩赐不可怠慢。

〔竹竿向堂洛佩移去，他解下包裹。〕

堂洛佩　我看这个包裹，
竟比那个还沉。

比万科　财宝多多益善。

堂洛佩　还有一张便条。

比万科　那就请你念念。
包里还有什么？
我高兴得忘乎所以。
难道你不想看个究竟？

〔堂洛佩看完那便条，然后抖开包裹。〕

堂洛佩　我的上帝，
怎么又是金币？
共有一百多枚，
两面都印着花纹。

比万科　为什么你放下便条，
急于清点金币？

堂洛佩　这真是奇迹中的奇迹。

比万科　便条上都说些什么？

堂洛佩　我只稍稍看了一眼，
便知其内容非同寻常。

比万科　好像又有人来。

堂洛佩　果然有人过来，
赶快关起门来。
待我细细读来，
方知其中奥妙。

比万科　先得谢谢老天。

堂洛佩　我已谢过老天。

比万科　看来我们又有麻烦。

〔看守巴希和一个名叫卡拉沃哈的摩尔人押着一个被刚刚割去耳朵的基督徒上场。〕

卡拉沃哈　你这笨狗，我警告过你，
无论你上天入地，
都逃不出我们的手心。

基督徒　自由的呼唤
压倒一切威胁。

卡拉沃哈　你这个傻瓜，
我对你说过多次，
陆地上机关重重，
除非你跳进海里。

基督徒　我会逃遁到底，
只要有一口气。

卡拉沃哈　你已逃跑三次，
害我付了三十金币，
打发捉你的下人。

基督徒　只要你一不留神，
我还会四处逃遁，
即使你剁了我的双手，
即使你挖了我的眼睛。

不能逃跑我宁愿去死，
自由的愿望何等强烈。
我要乘风而去，
化作轻风，化作云烟，
从陆上，从海洋，
去获取自由。
为了神圣的自由，
我不怕赴汤蹈火，
丢了性命也毫不足惜。
你大发雷霆也无济于事，
你的把戏我早已领略一二：
每次被抓就割掉我一个器官。
这又有什么可怕？
就像大树被折了枝叶，
我照样挺拔矗立。
只要一有机会，
我还会逃跑，决不迟疑；
除非你砍了我的双脚，
犹如树木失去树根。

看　守　卡拉沃哈，这家伙是不是西班牙人？

卡拉沃哈　瞧他这一身傲气，
难道你看不出来？

看　守　指安拉起誓，
这家伙还会逃遁，
除非他一命归西。
狗东西，快走，
你那臭耳朵只配喂狗。

卡拉沃哈　你说的句句是真。

〔基督徒下场。〕

看　守　我听见有人开炮。

卡拉沃哈　我怎么什么也没有听到?

〔一奴隶上场。〕

奴　隶　老爷，科拉里回来了。
听说他这次旗开得胜，
真的是满载而归。
欢迎的人群兴高采烈，
连国王也亲临海边，
想看看他得到了什么宝贝。

看　守　咱们也理应前去迎接。

卡拉沃哈　你去吧，我是跛足，
多有不便。

看　守　我搀着你。

〔众人下，堂洛佩和比万科上。〕

比万科　你能否再念一遍?
这便条听似简单，
却蕴涵机智大义。

堂洛佩　我们得小心从事，
免得被人发现。
便条就是这些，
道理简单透彻，
但你我都是头一回听见。
伟大的主啊，
这也是你的奇迹!

比万科　再念一遍吧。

〔堂洛佩念。〕

堂洛佩　家父是个富翁，几年前买了个女奴。她是基督教徒，用奶水将我喂养长大并把基督的光辉带进我的心灵。我学会了祈祷，学会了西班牙文。

她的名字叫莱拉·马莲，用你们的话说是圣玛利亚。她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对我倾注了全部爱意。她预言会有基督徒把我带走，带到她的国土。我透过百叶窗看到了你们，并从中挑选了你这个好人。我不但十分美丽，而且非常富有。只要你们愿意，我有的是钱供你们赎身。只要你答应把我带到基督徒的土地并娶我为妻。假如你并不愿意，那也毫无关系，因为莱拉·马莲的预言一定会得到验证。请你把你的答复写在纸上，系在竿上。

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来自哪里，家中有无妻室。千万保守秘密。不要相信摩尔人和异教徒。

愿安拉保佑你。

萨阿拉

你觉得怎样？

比万科　我的老天爷哟，
世上居然还有这么圣洁的心灵。

堂洛佩　上帝在萨阿拉的身上
显示了世上的一切善意。

比万科　也许她正看着我们。
你赶紧转过身去，
多做些感谢的姿势。
你干吗愣着不动？

堂洛佩　我在想我的心事。

比万科　有什么好想的?
　　答应她的请求!

〔异教徒上场。〕

堂洛佩　他回来了。

异教徒　我要衷心地感谢
　　你们所做的一切。
　　你们的恩德,
　　我永志不忘。

〔堂洛佩在他的文件上签字。〕

堂洛佩　朋友,字已签好,
　　希望它对你有所帮助。

比万科　听说科拉里回来了?

异教徒　是的,他的船队
　　已经在梅塔夫海角登陆。

堂洛佩　你还有什么事吗?

异教徒　我现在就去找那叛徒,
　　让他知道我的厉害。

比万科　你去找约瑟夫吗?

异教徒　我找的正是这条恶狗。

堂洛佩　我劝你暂且忍耐,
　　不必跟他计较。

比万科　让上帝来惩罚他吧!

异教徒　我实在已忍无可忍。
　　这条恶狗一天不除,
　　遭殃的亲人就一天不得安宁。
　　他是我们最大的敌人。

愿上帝保佑我。
也许你们再也见不到我，
愿上帝早日赐给你们自由。

比万科　你要三思而行，
千万不可莽撞。

异教徒　这是上帝的旨意。

〔异教徒下场。〕

比万科　这人火气太盛，
也许真要拼命。

堂洛佩　火气总会冷却，
穆罕默德的雷霆也会平息。
咱们还是写张纸条，
答应姑娘的请求。
也许她是我们的救星。

比万科　我看这话在理。

堂洛佩　好吧。

比万科　说干就干。

〔二人下，阿尔及尔王巴哈携法官、卡拉沃哈、异教徒、看守巴希和其他一些摩尔人上。号声响起。〕

巴　哈　科拉里，欢迎你！
大家是多么高兴。
巴希，你说呢？

看　守　是的，陛下，
他的机智勇敢令人鼓舞，
他的满载而归令人兴奋。
欢迎他，也欢迎我们的朋友。

巴　哈　你指的是约瑟夫？

看　守　是的，是约瑟夫，
　　他已经是摩尔人的兄弟，
　　您勇敢的士兵。
〔科拉里和约瑟夫上场。〕

科拉里　强大的阿桑，我的国王陛下，
　　请允许您的仆人吻您的脚吧。

巴　哈　亲爱的科拉里，
　　我不会接受你的吻脚礼。
　　你是我最宠爱的功臣，
　　请快快起来。

约瑟夫　尊敬的陛下，
　　请您接受我的吻脚礼吧。

巴　哈　你们都吻我的手吧。

法　官　欢迎你们，也来吻我的手吧。

科拉里　谢谢您，我的法官大人。

法　官　让我们再一次欢呼，
　　欢呼西班牙的慷慨。

约瑟夫　这一次我们洗劫了我的故乡，
　　尽管它不算最富，
　　但财宝和俘虏也够充裕。

异教徒　你比狡猾的尼禄还胜三分，
　　可以轻而易举地将西西里岛荡平。

巴　哈　把俘虏带过来见我。
　　我要看看谁最亮丽。

科拉里　非常愿意为您效劳。
〔科拉里下场。〕

巴　哈　一共多少俘虏？

约瑟夫　一百二十个。
巴　哈　有没有水军?
　　有没有军官?
约瑟夫　一定会有，包您满意。
法　官　有没有小孩?
约瑟夫　小孩只有两个，
　　他们漂亮健康，
　　谁见了都会喜爱。
法　官　西班牙有漂亮孩子吗?
约瑟夫　他们的确非常漂亮，
　　因为他们是我侄子。
法　官　你为他们做了件大好事。
异教徒　真是个人面兽心的家伙，
　　居然做得出这等好事。

〔科拉里带俘虏上。老汉一手抱着孩子，另一只手牵着另一个孩子。教堂司事、堂费尔南多和另两名俘虏走在他们身后。〕

科拉里　这两个孩子是老汉的儿子。
约瑟夫　他们和我是一个模样。
巴　哈　孩子的母亲呢?
科拉里　他们没有母亲。
法　官　其中一个长得可以。
巴　哈　他们都还太小。
科拉里　小一点好，
　　其性可造。
　　只要陛下愿意，
　　我又能培养出两个

穆罕默德的信徒，
忠实地为陛下效劳。

老　汉　哦，他们在说什么？

法　官　叫两个孩子过来。

老　汉　老爷，请不要把我们分开。
我一直恐惧不安，
预感悲剧就要发生。

科拉里　这是个不怕死的老头，
曾经独自跳进海里，
幸亏我及时抛下铁钩，
鱼一样将他钩起。

巴　哈　是什么使老汉如此勇敢？

科拉里　是这两个幼小的孩子。
老头知道他们在我手里，
便奋不顾身地下海追寻。

巴　哈　这个年轻人是谁？

约瑟夫　他可能是个教士。

法　官　他怎么这副扮相？

科拉里　真不该把他带到这里。

堂费尔南多　科思坦莎！

巴　哈　此人为什么叫喊？

堂费尔南多　科思坦莎，
你在哪里？

巴　哈　噢，他在找人。
他叫什么名字？

科拉里　他叫什么我说不清。

俘　虏　你说我吗？

我是个木匠。

异教徒　你这个冒失的基督徒，
怕死不能使你脱离苦海，
无论你是木匠，
还是别的什么。
只要你还活着，
就不能屈服于这些魔头。

科拉里　您要看所有俘虏吗？

巴　哈　随便叫一个看看。

〔教堂司事上。〕

这是个牧师？

司　事　我不是牧师，
而是个可怜的司事。

法　官　你叫什么名字？

司　事　我叫特里斯坦。

巴　哈　你的家在哪里？

司　事　我的家在莫约里多，
地图上难以找到，
那是老卡斯蒂利亚
一个偏僻的地方。
这些混蛋想干什么？
愿上帝保佑我神志清醒。

巴　哈　你在教堂里做什么？

司　事　敲敲打打，
像神圣的乐师。

异教徒　这个可怜虫好像已经发疯，
要么他本来就是个小丑。

巴　哈　既然你是个乐师，
　　一定懂得不少乐器。
司　事　那是自然，
　　我每天都要敲敲打打，
　　让奇妙的声音响彻天涯。
法　官　你是个敲钟的吧？
司　事　没错。
巴　哈　会敲钟也好。
　　以后你就为我敲钟奏乐。
　　你还会什么？
司　事　我只会这些，
　　因为我身残体弱。
法　官　让他去喂牲口。
司　事　那可不成，
　　因为我既怕冷又怕热。
　　恐怕难以胜任。
巴　哈　我看这人像个小丑。
司　事　你说我吗？不对。
　　我是个可怜的乡巴佬，
　　除了替人看门，
　　再没别的本事。
法　官　像你这样的人，
　　只配做个教士。

〔一摩尔人上场。〕

摩尔人　近卫军请陛下回宫。
巴　哈　好吧，我们走，
　　科拉里，再见！

科拉里　我的事业是多么辉煌顺利!

〔众人下，异教徒留住约瑟夫。〕

异教徒　我得到了基督徒的宽恕，
又要让财富为我铺平道路。

约瑟夫　我正要找你。

异教徒　让他们把俘虏带走，
我这里有话要说。

约瑟夫　我们长话短说，
因为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异教徒　跟你这样的人，
我本来无话可说，
因为你丧尽天良，
进不了任何天国。
无论基督教
还是伊斯兰教，
都不会饶恕
你的大逆不道。
你的残忍
已经违反一切自然规律。
假如不是这样，
当你重新踏上西班牙海岸，
就应意识到自己的罪行。
可是你没有这种意识，
你像暴君法拉里斯
或者迪奥尼西奥，
更像无情的卡迪里纳。
你不惜出卖你的亲人，

甚至还有幼小的侄子。
你出卖了自己的祖国，
难道你不怕受到惩罚？

约瑟夫 你这个背信弃义的家伙，
怎么满嘴胡言乱语，
莫非你成了基督教徒？

异教徒 你说得很对。
让我的双手证明这一点。
来吧，你这个叛徒，
人们将永远把你记住。

〔异教徒的匕首刺进了约瑟夫的胸膛。〕

约瑟夫 啊，我命休矣。
救命啊！穆罕默德，
你要为我报仇。

异教徒 让你的祈求
带你进地狱吧。

〔法官上场。〕

法　官 出了什么事？

异教徒 天哪，他怎么回来了？

约瑟夫 法官大人，
他是凶手，
他是基督徒……

异教徒 他说得对，
我是基督徒。

法　官 笨狗，你为什么要杀他？

异教徒 因为他滥杀无辜，
早已是十恶不赦。

法　官　你真的是基督徒?

异教徒　我就是基督徒，
而且非常坚定。
我已用行动证明，
我将永远和上帝在一起。
上帝啊，也许我马上
就去见你，
请你饶恕我这个有罪之人。
我背叛过你，
现在我要向你忏悔，
请原谅我这个罪人。
这个叛徒他冒犯了你，
也应由你对他严惩。

法　官　真是闻所未闻。
我要对你处以极刑。
把他绑起来!

异教徒　只要让我与上帝同在，
我愿将生命奉献。
这根柱子在我看来
只不过是一张竖床。
来吧，让我的灵魂
去到该去的地方。
啊，这木柱怎么这么坚硬，
看来上帝真的已经动心，
要把我带到他的天庭。

〔异教徒手持十字架。〕

主啊，千万不要改变主意，

让我的请求得以实现。
来吧，把我送上天庭，
用我的牺牲去拯救受苦之人。

法　官　对他施行桩刑，
他是罪有应得。

异教徒　让木桩给我解脱，
让我的灵魂升腾。

摩尔人　狗东西，去死吧！

异教徒　基督徒们，我去了，
我誓死不做摩尔人，
我是真正的基督徒。
请原谅我过去的蒙昧
和所犯的一切罪行。
愿你们尽早逃脱牢笼，
回到主的土地，
把我的一切告诉我的母亲，
和所有西班牙人。

法　官　割下他的舌头！
结果他的狗命！
再给他一棒，
看看还有没有气。

摩尔人　好像还有口气。

法　官　暂且留他一命，
送往我家治病。
我要设法改造他的神经，
也好给诗人留个见证：
看看西班牙人

怎么对我敬钦。

〔众人下场。〕

第 二 幕

〔科拉里的妻子阿丽玛携科思坦莎上场。〕

阿丽玛　基督教姑娘，
　　你觉得怎样？

科思坦莎　太太，我感觉很好。
　　能和您在一起，
　　也是我的造化。

阿丽玛　这事真靠造化，
　　算你福分不浅。
　　世上最大的灾难
　　莫过于自由的丧失。
　　我虽然不是奴隶，
　　但却明白这个道理。

科思坦莎　太太说得在理。

阿丽玛　别看我是妇人，
　　活得还算真诚。
　　只是拴在丈夫腰里，
　　心里也不是滋味。

科思坦莎　您是个有心的夫人，
　　迟早会感动丈夫的心。

阿丽玛　你结没结婚？

科思坦莎　只要老天愿意，
　　也许我已结婚。
　　可惜阴差阳错，
　　老天没有答应。

阿丽玛　你既有教养
　　也很机灵，
　　早晚会得到爱情。

〔科拉里押着堂费尔南多上场。〕

科拉里　她长得委实漂亮。
　　只怕她的冷酷
　　和美丽一样夸张。
　　如何才能得到她的芳心，
　　让顽石给出爱的光明？
　　我已把一切告诉了你，
　　为的是你让略施诡计
　　替我博得她的欢心。

堂费尔南多　我的老爷，
　　只要我心愿意，
　　我能包你满意。
　　请把那女奴带到这里，
　　让我看看她的秉性，
　　就能知道她是否对你动心。

科拉里　这就是我的心病，
　　另一位是我的夫人。

堂费尔南多　她的确是个可爱的美人。

阿丽玛　看你又来做甚。

科拉里　吐出心中郁闷。

阿丽玛　难道财宝被国王独吞?

科拉里　这算什么不幸?

阿丽玛　难道还有更糟的事情?

科拉里　他让我再次出征,
你说我能不执行?
好在我得了这个奴隶,
看他相当聪明伶俐。

堂费尔南多　难道我已神智不清?
难道我已昏迷不醒?
眼前的事情让我不敢相信
我这双凡人的眼睛。
她让我跳崖投海,
她使我魂牵梦萦。

科拉里　你在跟谁说话,
为什么这般模样?
还不快去见过夫人!

堂费尔南多　此人虽然坏事做尽,
这回算是有功之举。
太太,请允许我吻您的脚,
拜倒在您面前的
是一个可怜的奴隶。

阿丽玛　今天是我的奴隶,
明天是我的主人。
告诉我,你们是否相识?

堂费尔南多　当然互不相识。

科思坦莎　他为什么不敢与我相认?
难道苦难使他失去了记性?

假如他真的已经失去记性，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也许他有难言之隐，
也许他不敢马上相认。
　　我要随机应变，
　　在旁静观他的用心。

科拉里　你们也相互认识一下。

堂费尔南多　姑娘叫什么名字？

科思坦莎　叫我科思坦莎。

堂费尔南多　姑娘是否结婚？

科思坦莎　我曾有望结婚。

堂费尔南多　那就不要失去信心。

科思坦莎　我之所以苟活至今，
　　就因为还有信心。

堂费尔南多　姑娘的父亲姓甚名谁？

科思坦莎　他就是迪埃戈·德·拉·巴斯蒂达。

堂费尔南多　假如我没有弄错，
　　你早已有了婚配。
　　你的夫君叫堂费尔南多，
　　还有安德拉达姓氏一个。

科思坦莎　先生说得不错，
　　可惜老天不从。
　　多亏那个叛徒
　　还有我家主人，
　　让我脱离过去，
　　来到这方土地。

堂费尔南多　太太，请您善待这位姑娘，

因为她是个高贵的女人。

阿丽玛 只要她好好听话，
我保证不亏待于她。

〔萨阿拉上场。〕

萨阿拉 他们杀人啦。

阿丽玛 萨阿拉小姐，原来是你。
出什么事了？

萨阿拉 我讨厌那个地方，
它让我看见残忍
和许多可怕的事情。

阿丽玛 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萨阿拉 有人杀死了那个叛徒，
可法官将他判了桩刑。
他死了，
死得那么坦然，
仿佛死亡是件惬意的事情。
要是死亡真的那么惬意，
我也会去尝试尝试。

科拉里 他不是摩尔人吧？

萨阿拉 他说他是个西班牙人，
血管里尽是基督教精神。
面对死亡他毫不畏惧，
临终还忏悔了自己的罪行。
我看到许多人流下了眼泪，
为这个勇敢的人哭泣。
虽说我是个摩尔女子，
但不能不对他产生敬意。

科拉里　难道这一切都是你亲眼所见?

萨阿拉　我是个好奇的女人。

科拉里　我请你暂时留在这里。

萨阿拉　我也正有此意,
　　想要和阿丽玛说说这事。

科拉里　我劝你莫谈国事。

萨阿拉　这要看我们愿不愿意。

科拉里　愿安拉保佑你们。

萨阿拉　愿安拉也保佑你。

阿丽玛　小伙子,我请你留在这里。

科拉里　那你就留下来吧。

堂费尔南多　我正好听她们说些什么。

〔科拉里下。〕

科思坦莎　难道是否极泰来?

萨阿拉　我看你特别高兴。

科思坦莎　因为我得到了失去的宝贝。

萨阿拉　看来你是个幸运之人。

科思坦莎　因为有了失去,
　　才更加珍惜得到。

萨阿拉　这些都是新来的基督徒?

阿丽玛　看看他们的双手就知道啦,
　　都是又白又嫩又干净。

堂费尔南多　如果我在这里碍事,
　　就请叫我出去。

阿丽玛　你不必害怕介意,
　　摩尔人对囚徒没有顾忌,
　　就连我丈夫也不会产生醋意。

好好留着你的谨慎，
来日带回你的故里。

堂费尔南多　谢谢夫人。

阿丽玛　这里的摩尔女人，
历来忠贞无比。
不论她丈夫是国王还是贫民，
也都是坚贞不移。
何况你是我的奴隶，
当然更是授受不忌。

堂费尔南多　谢谢夫人这番说明。

萨阿拉　刻骨铭心的苦痛
把一切淫欲驱逐，
还有惶惶的惊恐和牢笼
将我们紧紧束缚。
想入非非又有何用？
谁敢越雷池半步？
请告诉我，基督徒，
你的同胞信义何如？

堂费尔南多　哪儿都有背信弃义的小人。

萨阿拉　多数人是否一诺千金？

堂费尔南多　多数人一诺千金，
老天可以作证。

萨阿拉　对敌人也是如此？

堂费尔南多　对谁都是如此。
绅士决不食言，
一言重于高山。
衡量一个好人，

就看能否守信。

阿丽玛　你干吗了解这些?

萨阿拉　我在物色绅士,
目的暂时保密。

阿丽玛　你我向来要好,
说来听听何妨?

萨阿拉　随便问问而已,
请你切莫介意。
我想对你女奴提问,
不知你是否同意。

阿丽玛　你真是好奇透顶。

萨阿拉　问题是知识的母亲。

阿丽玛　既然你有秘密,
我和男仆回避。

科思坦莎　为何惺惺作态?
为何把我们拆散?
难道主人对他有意?
难道她们是在演戏?
莫非是命中注定?
真是倒霉透顶。

萨阿拉　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科思坦莎　我叫科思坦莎。

萨阿拉　沦为他人奴隶,
不知是什么心情?

科思坦莎　如果是要说实情,
当然是万分伤心。

阿丽玛　大胆地伸出你的手来,

让我看看你的身份。
你的双手如此细嫩，
说明你曾远离贫困。
如果你想回到你的土地，
这是一次极好的机会。

堂费尔南多 尊敬的夫人，
这种玩笑能要我命。
我的一切属于主人，
您这种骗人的把戏
只能让我笑破肚皮。
再说手脚是否白嫩，
也不能说明富贫。
好吃懒做的刁民，
双手一定细嫩。

萨阿拉 你在看什么？

科思坦莎 我在看一出好戏。

阿丽玛 你不必闪烁躲避，
我知道你的心计。

科思坦莎 真是个骗人的妖精，
她的目光是多么诱人。
看来我的厄运已经注定。

萨阿拉 姑娘，你为什么心神不定？

科思坦莎 我已经失去光明，
还会有什么心神？

萨阿拉 请你告诉我，姑娘，
你有没有心爱之人。

科思坦莎 心爱之人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萨阿拉　这怎么可能?

难道你爱上了我们的人?

科思坦莎　他朝三暮四,

是个叛徒。

堂费尔南多　尊敬的夫人,

还有什么吩咐?

萨阿拉　我见过无数女基督徒,

但没有一个与你相像。

我们的姑娘爱嫁西班牙绅士,

可你怎么会爱上我们的男子,

且明知他们朝三暮四?

科思坦莎　姑娘没有明白我的意思。

我绝没有爱上摩尔男子。

阿丽玛　你不必谨小慎微,

也无须躲躲闪闪。

堂费尔南多　尊敬的夫人,

无论我什么出身,

都是您的奴隶。

能时常陪伴着您,

就是我的福分。

科思坦莎　啊,我生不如死!

萨阿拉　看来你是位多情的姑娘,

爱得至真至深。

告诉我,你的爱人

他如今又在哪里?

看你这般嫉火烧身,

不是摩尔又是何人?
可我怎么也不能相信,
哪个摩尔能使你这么伤心。
这事情又怪又奇。

科思坦莎 让我伤心的是摩尔女人。

萨阿拉 怎么可能是摩尔女人?
那不是荒唐透顶?

科思坦莎 爱情就是荒唐透顶。

萨阿拉 这话倒有点道理。

阿丽玛 究竟什么话题,
使你们谈得如此起劲?

萨阿拉 这姑娘好生聪明。

阿丽玛 这位绅士也不蠢笨。

科思坦莎 他原来也是
口是心非、虚情假意之辈。

阿丽玛 萨阿拉,我们走吧,
时间已经不早,
你打听到的事情也已不少。

堂费尔南多 感谢上帝,我们终于有了机会。

科思坦莎 我的上帝,我们又要失之交臂。

〔众人下。老汉和教堂司事上。老汉身穿囚衣;司事手提水桶,服装不变。〕

司 事 我们只能忍耐,
把希望交给上帝。
没有别的出路。

老 汉 你倒是随遇而安,
戒斋日也能吃肉开斋。

司　事　你这是吹毛求疵。
在这儿都是身不由己，
吃不吃也不关我事。

老　汉　我看你真的没了自己。

司　事　你还是管管自己，
这儿没有说教的余地。

老　汉　难道你忘了那些摩尔孩子？
他们的故事多么在理。

司　事　他们的民族英雄玛卡比，
不也是死无葬身之地？

老　汉　看来你还记得。

司　事　下次再碰到你，
请把臭嘴闭紧。
你要发号施令，
我就不想见你。

老　汉　跌倒就应爬起，
不能责怪上帝。

司　事　我说不想见你，
并非责怪上帝。
我是虔诚的教徒，
对主坚信不疑。

老　汉　我看你这人三心二意，
若有摩尔女人伸脚给你，
你才是必亲无疑。

司　事　这有什么稀奇？
遇到你，你会放弃？

老　汉　无论谁想拣这种便宜，

到头来都是自讨苦吃。
告诉我，
你的主人叫什么名字？

司　事　我的主人他叫玛米，
莫拉托也是其名，
在国王身边当个卫兵，
是个诚实的土耳其人。
别人管他叫“大把势”，
班长是他的职位，
少尉是他的军衔。
为国王他出生入死，
像一条忠实的猎狗。
他既不乱叫，
也不乱咬。
我成了他的奴隶，
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这里的卫兵特别神气，
他的奴隶也沾光三分。

老　者　这使我想起我的孩子，
不知他们有没有这般福气。
现如今他们一定备受煎熬，
我想起来就心似刀绞。
万能的上帝啊，
保佑我的两个苦命的孩子！
千万不要让穆罕默德的手
伸进他们纯洁的心灵。
与其眼看着他们掉进泥沼，

不如让他们早进天堂。

〔几个摩尔孩子上，他们边走边说。〕

孩子甲　狡猾的基督徒，
谁也救不了你。
骑士堂胡安救不了你，
你们的上帝救不了你。
你们只能老老实实地
死在这里。

司　事　婊子养的东西，
龟孙子的孙子。

孩子乙　没有人来救你，
叫你死在这里。

司　事　你这狗娘养的，
叫你屁股长疮，
嘴巴里面流黄脓。
穆罕默德的小崽子。

孩子丙　叫你死在这里。

老　汉　你别扯上穆罕默德！
当心不得好死。

司　事　你别管！
我得教训教训这些畜生。

孩子丙　堂胡安救不了你，
叫你死在这里。

老　汉　说得对，
堂胡安来不了啦。
他要是真的来了，
你们也就说不了浑话了。

孩子甲　谁也救不了你，
　　叫你死在这里。

司　事　狗崽子，你们听我说，
　　来呀，怎么不敢过来？
　　我告诉你们，
　　天上正在打仗，
　　堂胡安脱不了身，
　　等他完了差事，
　　就来收拾你们这些
　　狗娘养的崽子。

老　汉　他们走了。
　　亏你想得出来。

〔犹太人上场。〕

　　那不是犹太人吗？

司　事　没错，他准是个犹太人。
　　你看他猥琐的面孔，
　　还有那穷鬼的头发。
　　所有土耳其人
　　发型都很考究，
　　不是梳成髻子，
　　就是纹丝不乱。
　　再说法国男人，
　　头发梳在脑后。
　　只有我们西班牙人，
　　专爱模仿别人，
　　恨不能祈求上帝，
　　让头发盖住全身。

哪像这个鬼头，
蓬发遮住额头？
哎，犹太人！

犹太人　基督徒，什么事？

司　事　乖乖地把这桶水
送到我主人家里。

犹太人　今天是神圣周末，
我们都不会干活。
即使你将我处死，
我也是这样答复。
如果你要我提水，
就只好等到明天。

司　事　我说的是今天，犹太狗，
明天不需要了。

犹太人　我说过了，今天我不干活，
哪怕你把我杀了。

司　事　我揍你！

犹太人　可怜可怜我吧，基督徒，
我对上帝起誓，
如果不是周末，
提水百桶我也愿意。

老　汉　既可怜又可气的家伙，
女里女气不像个男人。
今天我管一回闲事，
你就饶了这个熊人。

司　事　今天给你一个面子，
饶这犹太人一次。

下次让我碰到这个鸟人，
看我怎么要他的小命。

犹太人 老爷，我吻您的手脚。
愿上帝保佑您这个大好人。

〔犹太人谢过老汉后下场。〕

老　汉 你们这些不可饶恕的罪人，
耶稣的诅咒不会消失。

司　事 聊天忘了时间，
天色已经很晚。
虽说主人宽厚，
我也不该误事。

〔教堂司事提着水桶走了。老汉的两个孩子上场，他们身穿土耳其人的服装。随他们上场的有女扮男装的卡塔丽娜以及科思坦莎、堂费尔南多和胡利奥等人。他们一个个衣着体面，有的甚至手持吉他或三弦琴。〕

老　汉 那两个不是我的孩子吗？
他们怎么这副打扮，
简直过节一般？
啊，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可是他们为何如此穿着？
这是什么衣服？
这些衣服是多么精致昂贵。
我的孩子，你们可是基督的羔羊，
怎么这副扮相？

小胡安 爸爸，我们穿着摩尔人的衣服，
你看了切莫伤心难过。
这也是无可奈何，

您听我细细诉说。
您比谁都了解我们，
我们的信仰坚定无比。
我们永远和上帝同在，
无论什么也改变不了我们的虔诚。
这只不过是一件外衣。

小弗朗西斯科　爸爸，您过得可好？
我愿为您效劳。

老　汉　傻孩子，你能做什么？

小胡安　您可别小瞧了他，
他的机灵让人惊讶。

胡利奥　朋友，请让个路。
如果你们愿意，
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

小胡安　谢谢您的美意。

小弗朗西斯科　爸爸，他们抢走了我的十字架，
请您把这个十字架穿进这串念珠。

老　汉　我的心肝宝贝，
我很高兴替你缀上。

小胡安　亲爱的爸爸，
我们走了，
否则就会迟到。

安布罗西奥（女扮男装的卡塔丽娜）
朋友们，咱们去哪里？

胡利奥　去阿西莫拉托的花园，
尽管离这儿挺远。

堂费尔南多　那咱们就快些走吧！

胡利奥　咱们到那里
可以尽情地跳舞、弹唱。
忘掉平日的一切忧愁，
那是件多么快乐的事情。
大海也有潮落的时候，
法官开恩让我们快乐一阵。
但愿从此往后，
每个周末都这么尽兴。

堂费尔南多　你怎么知道，
我的嗓子很好？

胡利奥　也许是哪个囚徒说的，
我已经记不清了。
法官也对我说过：
“去告诉科拉里，
他的那个基督徒，
据说不但高大魁梧，
还有很好的嗓子。
你可以叫他们同去。”

小胡安　爸爸，不要违抗禁令，
偷偷跑来看望我们。
万一你被主人发现，
吃苦的可是我们。

小弗朗西斯科　爸爸，我永远是你的弗朗西斯科，
永远不会成为哈桑或者阿里。
我生来就是基督徒，
死了仍是基督徒。

小胡安　您瞧他伶牙俐齿，

既会说话又能办事。

堂费尔南多　就在这儿算了，
何必再往前走？

胡利奥　这儿也行，
那就唱起来吧。

安布罗西奥　你说什么？
我没有听清。

胡利奥　唱起来吧，
你的歌声像夜莺啼鸣。

堂费尔南多　他好像有点耳背。

胡利奥　他的确有点耳背。

安布罗西奥　既然只有我们，
那就放声歌唱。
唱得悲悲切切，
唱出心中苦闷。
胡利奥的歌谣，
我们早已记牢。

〔众人唱。〕

众　人　可恶的阿尔及尔城垣，
屹立在地中海海岸，
海面上风平浪静，
有人悄悄来到这里。
那是四个可怜的囚徒，
拖着疲劳的身体
在这里休养生息，
用饥渴的目光，
望着远方的土地。

海浪一进一退，
涛声响个不停，
懂得囚徒的心灵，
为他们充当和声：
“温柔的西班牙，
你是多么和蔼可亲！”
我们是那么悲惨！
祈求上苍垂怜保佑，
让我们丢掉枷锁，
让灵魂得到解脱。
为什么老天还不发怒？
让天空乌云密布，
用电闪雷鸣洒下熊熊烈火；
让大地疯狂地震动，
敞开巨大的裂缝
将一切妖魔鬼怪吞没！
“温柔的西班牙，
你是多么和蔼可亲！”

小弗朗西斯科　爸爸，您听，
他们唱得多好。
他们一定会唱
母亲常唱的那支歌。

老　汉　哪支歌？

小弗朗西斯科　“我有个心上人，
我不说他的名。
他的眼睛明又亮，
他的目光真多情。”

老　汉　这支歌委婉动人，
适合目前的心情。
可怜我们这些断肠之人，
苦苦地眺望着祖国母亲，
却始终见不到她的身影。

胡利奥　小弗朗西斯科唱得真好。
安布罗西奥，轮到你了。
大海为你作和，
倾听你的歌声。

安布罗西奥　你以为我快乐，
其实我很痛苦。
别看我有说有笑，
别看我不说烦恼，
只从表面判断，
准是非常错误。
其实我很痛苦。
现在我要倾诉，
心中诸多苦楚，
因为强忍在胸，
痛苦益发痛苦。
其实我很痛苦。

〔法官和科拉里上场。〕

小胡安　别唱了，法官来了。
爸爸，您快走，
别让他们看见。

堂费尔南多　科拉里来了。

老　汉　亲爱的孩子们，再见了。

法　官　狗东西，你怎么也在这里？
　　我不是警告过你，
　　不许你看这些孩子？
小弗朗西斯科　为什么不让他看看我们？
　　难道他不是我们的父亲？
小胡安　小弗朗西斯科，别出声，
　　你的话只能让他更加气愤。
小弗朗西斯科　不让我们见父亲是什么道理？
　　爸爸，我要跟您在一起，
　　不管他们是不是愿意。
科拉里　瞧那孩子这么机灵，
　　我看你要白费心计。
〔老汉下。〕
法　官　狗东西，不要让我再看到你。
　　你去问问他们说了些什么。
犹太人　无非是父子情深。
法　官　狗东西，你说什么？
犹太人　我什么也没有说。
科拉里　他没说什么。
小弗朗西斯科　你瞧那个女子，
　　怎么变成了男人？
小胡安　弟弟，切莫吱声。
科拉里　真是有趣。
法　官　你等着瞧吧，
　　他早晚会变成我们的人。
　　我还要将他收为养子。
小弗朗西斯科　我才不做你的儿子呢，

哪怕你给我成堆的金子。

法　官　这孩子有点志气。

科拉里　我看他很有天资。

法　官　你俩快快跟我回去。

科拉里　我想和我的奴隶谈谈。

法　官　愿安拉保佑你。

科拉里　安拉和你同在。

你知道我的心事。

〔众人下，科拉里和堂费尔南多留在原地。〕

堂费尔南多　我已经向她表明，

回到家里有话要说。

我愿为您效力，

尽管此事并不容易。

我需要一些时间，

以便摸清她的底细。

科拉里　你若将她说服，

我将给你奖励。

堂费尔南多　这我坚信不疑。

科拉里　除了给你金钱，

还要还你自由。

堂费尔南多　谢谢您的美意，

我定当忠心效命。

〔二人下，堂洛佩和比万科上。〕

堂洛佩　我看事情有些离奇，

你我如今自由得出奇。

比万科　这有什么稀奇？

上帝从来怜悯，

派来使者救人。

堂洛佩 她又写来条子，
说明她的隐情。
就在某个周末，
她将邀我会面，
让咱一睹芳颜。
阿西莫拉托的花园，
是她父亲的领地，
定会给我们带来运气。

比万科 她已经给了我们
一千多枚金币。

堂洛佩 攒够两千金币，
你我就可赎身。

比万科 不但可以赎身，
还有美女相许。
能得她的青睐，
真是幸福无比。
有人来了，
好像是她。

〔萨阿拉和阿丽玛上场。她们戴着面纱。科思坦莎和卡塔丽娜紧随其后，两人也是摩尔姑娘的打扮。〕

堂洛佩 后面两个是囚徒，
前面两个看不清。

阿丽玛 我了解你，
你这么对他说……

科思坦莎 我懂得您的意思，
定能把事情办成。

我要让他倾心于您，
爱您至死不移。
请给我一些时间，
让我拉拉关系。

阿丽玛　我会衷心谢你，
决不让你灰心。

萨阿拉　阿丽玛，快走啊！

科思坦莎　谢谢您的好心。

萨阿拉　科思坦莎，
你去看看这两个人，
或许你们彼此相识。

科思坦莎　我并不认识他们。

比万科　如果就是这位，
那是多么安慰。
她的举止高雅，
而且外表美丽。

萨阿拉　看他们长相不俗。
谁去和他们说说？

阿丽玛　我倒有些好奇，
不如让我试试。

萨阿拉　科思坦莎，
你也过去听听，
看他们怎么谈吐。

卡塔丽娜　您这是为了什么？

萨阿拉　我想买个贵族。

科思坦莎　左边是个绅士，
另一个也不算太俗。

萨阿拉　待我过去细看。

阿丽玛　我的心上人，
　　他不在这里。

萨阿拉　这两个我都满意。

比万科　我有些激动得喘气。

堂洛佩　你必须保持镇定。

比万科　她的美貌令人吃惊。

萨阿拉　安拉保佑！
　　谁在扎我？
　　是只黄蜂，
　　真是好凶。
　　太可怕了！
　　快把它打死。
　　我是多么可怜，
　　遇到这只小虫。

科思坦莎　我什么也没有看见。

萨阿拉　它已逃之夭夭，
　　疼痛却留在了我的心里。

科思坦莎　黄蜂我没有看见，
　　可能是别的虫子。

萨阿拉　也许是西班牙虫子，
　　咬到人的心里。

堂洛佩　你瞧她多么聪明，
　　简直是闻所未闻。

阿丽玛　萨阿拉，你怎么摘了面纱？

萨阿拉　我在寻找虫子。

阿丽玛　可恶的虫子，

搅了你我兴致。

比万科　你看到了什么?

堂洛佩　我看到了希望,
我看到了幸福,
我看到了一切。

比万科　乌云遮住了太阳,
面纱又挡住了她的美丽。

萨阿拉　科思坦莎，你去问问,
他们是不是西班牙人?

科思坦莎　我很愿意效劳。

堂洛佩　太阳啊，请你拨开乌云,
让光辉普照大地,
让万物欣欣向荣,
让世间充满欢乐。

萨阿拉　科思坦莎，快去问问。

阿丽玛　你怎么样了?

萨阿拉　我好多了。

科思坦莎　先生们，你们是不是西班牙人?

堂洛佩　尊敬的小姐,
我们的确是西班牙人。
西班牙没有咬人的虫子,
也没有道貌岸然的骗子。
那里有明媚的阳光,
还有那真诚的君子。
在那里谁也不必害怕,
谁也不会上当。

萨阿拉　你问他有没有结婚,

爱人是不是美丽?

科思坦莎 你有没有妻室?

堂洛佩 我并没有结婚,
却已有个摩尔姑娘让我动心。

科思坦莎 这是怎么回事?

堂洛佩 她虽是摩尔人出身,
但却有颗基督徒心。
她心地善良美丽无比,
我愿终身成为她的奴隶。

科思坦莎 你说的话使我糊涂。

萨阿拉 但愿他心口如一。

阿丽玛 你问他是谁的奴隶。

堂洛佩 我是她的奴隶,
她在我的心里。

萨阿拉 你已表明心迹,
我已听得清楚。

堂洛佩 但愿我很快就能
回到西班牙的土地,
向心爱的人证明我的忠诚。

萨阿拉 感谢安拉,感谢竹竿。

阿丽玛 走吧。

〔四人下。〕

比万科 再见。

堂洛佩 美丽的太阳为何又要消失?
啊,我的心将重新回到黑暗。
你是多么的慷慨,
用光芒将我救赎。

啊，你用你的美丽
锁住了我的心灵。
自从接受你的光辉沐浴，
我的心就失去了自己，
欲望像火焰一样燃烧。
你不是穆罕默德的信徒，
而是基督的使者。
我要把你带到光明的土地，
让你在晴朗的天空永放光明。
为了这一美好的目的，
粉身碎骨我也在所不惜。

比万科　你怎么啦？走吧。
往这儿！

〔二人下，教堂司事上。他拿着一块布丁，身后跟着那个犹太人。〕

司　事　快拿回去吧。

犹太人　我不能。

司　事　这可是块顶好的布丁，
卖给你是看得起你。

犹太人　这样的买卖我不能接受。

司　事　那你说怎么办？

犹太人　价钱不太合理。

司　事　我说合理就是合理。
少废话，拿钱来。

犹太人　没那么多钱。

司　事　拿来吧，统统给我。

犹太人　你搜吧，上帝不许我给你掏钱。

司　事　你这个吝啬鬼，
　　愿魔鬼早些把你带走。
　　瞧，只有十五个硬币。
　　这回便宜了你。
犹太人　我不想和你讨价还价，
　　你说便宜就算便宜。
司　事　布丁，布丁，我来问你，
　　你值多少？
　〔布丁答。〕
　　“我值五分。”
　　你在瞎说！
犹太人　你吓死我了。
司　事　那你就自己说吧，
　　到底值几钱？
　　算了算了，
　　还你十个。
犹太人　还我的？
司　事　不，算我倒霉。
犹太人　你的上帝知道吗？
司　事　什么知道不知道？
　　又不是偷。
犹太人　老天爷，您别再让我碰上这小偷。
　〔犹太人下，堂费尔南多和科思坦莎上。〕
司　事　便宜你了，
　　治你这样的小子，
　　就像修指甲那么容易。
　　上帝会理解我的。

〔教堂司事下。〕

堂费尔南多　你听我说，
当时我拼命爬上山崖，
只见船队正在离去，
我大声呼喊，
可是他们没人理睬，
只当是没有听见。
惟有浪花拍打着海岸，
好像是对我怜悯，
为我哭泣。
涛声在海湾回荡，
我竭尽全力，
挥动双臂，
拼命呼喊，
激起阵阵绝望的回声。
然而我的爱无所不能，
无论何时都能点破迷津。
虽然我痛不欲生，
虽然我焦急万分，
但关键时刻没有犹疑：
我奋不顾身跳进海里，
只想让灵魂伴你一程。
仿佛火炭投进熔炉，
我的爱情更加绚丽。
我不怕大海将我吞食，
只求心灵与你相会，
那是无比光荣的奖赏，

和进入天堂没有区分。
我抛下武器，跳进海里，
像火炭投入熔炉。
我奋力向前游去，
以为你就在我的面前，
追赶你就是追赶光明。
我拼命挥动双臂，
不断向前游去，
哪怕浑身酸软、疲惫不堪。
前面是幸福，
后面是死亡；
幸福愈来愈遥远，
死亡愈来愈接近。
我在一片死海里苦苦挣扎。
突然有船出现在我的面前，
一个土耳其人向我抛来铁钩，
将我这个垂死的猎物，
拖到他们的船上。
这就是我的冒险。
科拉里已经对他的人说，
他的太太看上了我，
而他自己正在设法追求
你这个美丽的女基督徒。
你说这事是不是荒唐！

科思坦莎　如果你能拒绝
阿丽玛的追求，
我也能让科拉里

枉费心计。
我要让他对我敬而远之，
尽管眼下我非常需要
他给我这样的机会，
来减轻我们的相思之苦。
我们必须将计就计，
与他们斡旋斗智。
科拉里求你探我底细，
阿丽玛也请我引线穿针。

堂费尔南多　这件事太伤脑筋。
咱们必须好好合计，
想一个两全其美的主意。
只要我们齐心合力，
就不难粉碎他们的诡计。

〔科拉里和阿丽玛上场。〕

堂费尔南多　我的爱，你是我的天空，
我要把你拥抱。

〔二人拥抱，恰好被科拉里夫妇撞见。〕

只要你在我的怀里，
这地上的灾难
算得了什么？

科拉里　狗东西，你敢拥抱我的女奴？
难道你不想活了？

阿丽玛　你这条母狗，
竟敢做出这种事来？

科拉里　狗东西！

阿丽玛　母狗！

科拉里　狗东西!

阿丽玛　这事都得怪她!

科拉里　我看都得怪他。
　　狗东西，算我看走了眼。
　　我要挖你的心，掏你的肝。

阿丽玛　你这条母狗，
　　居然出卖你的主人。
　　我一定不能轻饶了你。

堂费尔南多　两位尊贵的主人，
　　你们误解了我们的意图。
　　我之所以拥抱科思坦莎，
　　是因为要向她传递消息。

科拉里　你说什么?

堂费尔南多　我说的都是实情。

科思坦莎　他在以您的名义，
　　跟我演一出戏，
　　可惜被您打断。

堂费尔南多　正是这么回事!

阿丽玛　朋友，你说的真是实情?

科思坦莎　既然没有演好，
　　只好改日再练。

科拉里　你说的可是真话?

堂费尔南多　信不信完全由您。

科拉里　我当然相信，
　　还要好好赏你。

阿丽玛　我这个男人，
　　生来是个醋瓶。

既然你们是在演戏，
他就不会真的动气。

科拉里　阿丽玛，
你真是个谨慎的妻子，
对待奴隶更是如此。
他们与其说是在演戏，
不如说是异乡碰见故人
难免格外欣喜，
拥抱一下也是合情合理。

阿丽玛　还有别人的痴情。

科拉里　这句话不太顺耳。

科思坦莎　他俩互相猜疑。

科拉里　难道阿丽玛已经知道实情？

阿丽玛　难道他使科拉里产生妒意？

科思坦莎　我看她想入非非。

堂费尔南多　请你不要担心，
他们不会怀疑。

科思坦莎　太太，请您放心，
我看这回有戏。

科拉里　她这人最好蒙骗。

科思坦莎　他迟早会吃亏倒霉。

科拉里　你好好地干。

阿丽玛　你悄悄地做。

科拉里　你总算消了火气。

阿丽玛　回家吧，把钥匙给我。

〔阿丽玛带着科思坦莎下。〕

科拉里　我们到集市去逛逛。

堂费尔南多　爱情啊，我对你
真心实意、不离不弃，
可你却处处与我为难。
我不知该祝福你呢，
还是诅咒你。

〔二人下。小胡安和小弗朗西斯科上，二人在玩陀螺。〕

小弗朗西斯科　你使我不得安宁，
你总是一本正经。
这是多漂亮的陀螺！
这是上帝赐给你的。

小胡安　别玩陀螺了，
我们的命运和它差不了多少。

小弗朗西斯科　你别害怕，
看我早晚把皮鞭扯断。
我决不做摩尔人，
即使他们给我山一样的金银。
我永远做我的基督徒。

小胡安　我怕的就是你会变卦。

小弗朗西斯科　虽然我还年幼，
但这点自信还有。

小胡安　这样就好。

小弗朗西斯科　请你务必相信，
我有神圣的力量，
对付他们的暴行。
仿佛有人在我耳边，
对我悄悄诉说，
让我坚信基督，

至死不可怯懦。
我喜欢听他说话，
立志做个殉道的小胡斯托。

小胡安　那我就放心了。
我会奖赏你的坚强。
快别玩陀螺了，
让我们一起复习经文，
向上帝祈祷。

小弗朗西斯科　我会念“万福玛利亚”。

小胡安　会念《天主经》吗？

小弗朗西斯科　也会的。

小胡安　教义会背吗？

小弗朗西斯科　跟着别人也会背。

小胡安　《圣母颂》会不会唱？

小弗朗西斯科　会的，会的。
再让我玩一会儿吧，
反正我不会变成摩尔人。

小胡安　真是个孩子！

小弗朗西斯科　你才是孩子呢。

小胡安　如果你不是孩子，
就得像大人一样
跟我谈正经事，
还有心思去玩陀螺？

小弗朗西斯科　难道我必须哭丧着脸，
才算长大成人？
论年纪我比不过你，
心灵也小你几分，

但它装下了上帝的福音。
无论是陀螺还是皮鞭
或者阿尔及尔的涛声，
都不能动摇我的信心。
这神圣的信心，
只有上帝完全相信。
别看我充满稚气，
但我也有很多勇气。
一旦形势逼人，
我会把你交给上帝，
自己将挺胸走向牺牲，
为我俩的信仰拼命。
圣灵常驻我心，
是我的指路明灯。
但愿你能保护自己，
遇事加倍小心。

小胡安　上帝赐给你伶牙俐齿，
但愿你永远心口一致。

小弗朗西斯科　只要你信念坚定，
就没有什么令你惊心。

小胡安　当心，法官来了。
我们要装得格外天真。

小弗朗西斯科　上帝与我们同在。
我们的力量无尽。

〔法官和卡拉沃哈上场。〕

法　官　孩子们，你们在干什么？

小胡安　老爷，弟弟在玩陀螺。

卡拉沃哈　孩子就是孩子。

法　官　那你在干什么呢?

小胡安　我在祈祷。

法　官　为谁祈祷?

小胡安　为我自己。

法　官　为什么?

小胡安　因为有罪。

法　官　怎么祈祷? 说来听听。

小弗朗西斯科　念“万福玛利亚”。

〔小弗朗西斯科边玩边说。〕

法　官　拜朗，你给我停下。

小弗朗西斯科　总算给我起了个好名字。

卡拉沃哈　真是个孩子。

法　官　这孩子甚是淘气。
拜朗，你不要任性，
当心我会揍你。

小弗朗西斯科　万福玛利亚。

法　官　你说什么?

小弗朗西斯科　必定万福。

卡拉沃哈　准是这孩子教的。

小胡安　不是我，是他生来就会。

小弗朗西斯科　还有歌颂圣父的经文。

小胡安　因为我们想念父亲。

小弗朗西斯科　让我们一起呼唤父亲。

法　官　谁教你的?

小弗朗西斯科　母亲生前所教，
教我相信上帝。

法　官　我指安拉起誓，
　　早晚要你小命。
小弗朗西斯科　你何必大发雷霆？
　　还没有听我唱《圣母颂》呢。
　　我知道所有的经文，
　　还会唱所有的圣歌。
　　你的那些蹩脚的把戏，
　　根本不在我的眼里。
卡拉沃哈　只要你竖起一个手指，
　　说声“伊拉，伊拉拉”，
　　法官就饶恕了你。
小弗朗西斯科　我们的词典里没有这些鬼话。
小胡安　还有：我们不想说这些鬼话。
法　官　这太过分了。
　　快把这个带走，
　　把另一个处死。
小弗朗西斯科　去你的陀螺！
　〔小弗朗西斯科扔掉陀螺，脱下衣服。〕
　　这件丑陋的衣服，
　　穿在身上晦气，
　　不如赤膊上阵，
　　至少落得干净。
　　哥哥，拿出勇气，
　　从容不迫就义，
　　我会永远跟你，
　　无论你走到哪里。
　　待到进了天庭，

共享主的福音。
凶残的暴徒们，
用你们的双手
拿起锋利的武器，
刺进我们的心肺，
让我们最后喊一声……

小胡安　喊一声什么？

小弗朗西斯科　万福玛利亚！

卡拉沃哈　给他们一些甜头，
糖果比棍棒有用。

法　官　种种迹象表明，
我的计划失灵。
这些孩子难缠，
勇敢而又机灵，
让人难以置信。

小弗朗西斯科　哥哥，你怕不怕？

小胡安　弟弟，我不怕。

第 三 幕

〔看守巴希和一个摩尔人上场。〕

看　守　谁能给十块钱，
　　你就放他进去；
　　否则休想。

摩尔人　这是他们的复活节，
　　我们已经挣了不少的钱。

看　守　这些西班牙人，
　　逮个机会就闹。

摩尔人　他们来得真快，
　　简直都像恶魔，
　　说是来做弥撒，
　　什么干不出来？

〔堂洛佩、比万科、堂费尔南多、教堂司事、老汉等人上。堂费尔南多拿着司事的短裤。〕

堂费尔南多　这是你的短裤。
　　科思坦莎亲手给你加了补丁。

司　事　这是最好的道具，
　　我马上把它穿上。

看　守　基督徒，到哪里去？

老　汉　去那儿做弥撒。

摩尔人　留下门票钱。
老　汉　这儿也要给钱?
看　守　看来这个老头不懂规矩。
摩尔人　每人十块。
老　汉　天哪，我没有钱。
摩尔人　那你就滚远点，
　　爱死哪儿，死哪儿去。
堂洛佩　我来替他付钱。
摩尔人　这还差不多。
司　事　老爷，让我进去吧。
　　给你这块手帕，
　　我刚从犹太人那儿弄来的，
　　您看够不够数。
看　守　再给四块。
司　事　好吧。
摩尔人　我以国王的名义打赌，
　　我们已经挣了两千多块。
　　现在咱们进去看看，
　　弥撒到底是怎么个做法。
　　也许他们会跳舞唱戏。
看　守　你到那边看看就知。
摩尔人　听说今天是基督复活。

〔看守和摩尔人下。所有基督徒上，其中有奥索里奥和穿着短裤的教堂司事。〕

奥索里奥　今天是庆祝基督复活，
　　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信徒。
　　三教九流聚集一堂，

这种场面我没见过。
咱们的音乐快响起来，
把这儿变成诺亚的方舟。

比万科　仔细想想真是稀奇，
摩尔人居然让我们举行宗教典礼。

奥索里奥　以前都是秘密进行，
每次慌张而又狼狈。
有一回他们冲了进来，
把牧师抓了起来，
又打又罚残酷惨烈，
直到他两眼再也不能睁开。
过去的事已经过去，
但愿永远不再回来。
既然他们容许聚会，
咱们就好好搞它一回。

堂洛佩　有乐师吗？

奥索里奥　不但有，而且还很熟练。

比万科　他们来了。

奥索里奥　演戏的人也已到来。

堂费尔南多　他们都是法官的奴隶。

奥索里奥　咱们一边等人，
一边吹打起来。
今天演鲁埃达的戏，
剧本由蒂莫内达翻印。
我这里没有更短的剧本，
这一个定能使诸位过瘾。
这是个牧歌体戏剧，

写得真是委婉动人。

比万科　有羊皮袄吗？

奥索里奥　就用这件破袄，
我这就把它穿上。

比万科　谁来伴唱？

奥索里奥　这位教堂司事，
甚是能歌善舞。

比万科　有没有献词？

奥索里奥　不要献词。

〔奥索里奥和教堂司事下场。〕

比万科　哦，你瞧我们这帮囚徒，
多像沿街乞讨的流浪汉，
饥肠辘辘，衣不蔽体，
哪像是来参加典礼？

堂洛佩　心诚则灵。

〔科拉里上场。〕

科拉里　大家不要紧张，
我来看你们演出。

堂费尔南多　老爷，我希望您喜欢我们的戏。

堂洛佩　您请坐，我站着。

科拉里　你坐下。

堂洛佩　请大家安静，
我们这就开始。

比万科　今天真让我高兴。

堂费尔南多　今天是个好日子，
谁也不许哭鼻子。

〔乐师奏乐。演出开始。〕

比万科　这音乐太不像话。

〔司事出场，他瞥了一眼科拉里。〕

司　事　这是什么地方？
　　我看到了什么？
　　这个神圣的节日，
　　它使我心慌意乱，
　　想起了安魂曲来。
　　为什么燃起火把？
　　它用讽刺和游戏
　　将自己变成灰烬。
　　我诅咒这枝利箭。
　　太阳从山冈升起，
　　光辉照耀着我们，
　　驾驭我们的生活，
　　给我们带来温暖。
　　你金一样的面孔，
　　透着玫瑰的艳红，
　　决不能被虫蛀蚀。
　　穆罕默德的利箭
　　将我的心肝撕裂。

科拉里　这是出喜剧吗？
　　他是个小丑吗？

司　事　如果你的双手，
　　不能把我拯救，
　　就会变成悲剧。
　　美丽的姑娘啊，
　　既聪明又仁慈，

从东方到西方，
到处把你传颂。
〔司事又瞥了一眼科拉里。〕
穆罕默德与你同在，
幸福伴你年年岁岁。

科拉里　这家伙在胡编吧？

堂费尔南多　喂，演你的戏。

司　事　魔鬼使我丢魂，
我怕要演不成。
〔扮演牧人的牧师出场。〕

牧　师　我带着满心的欢喜，
只怕口袋不能装起，
我要找一块补丁，
当作口袋缝起。

司　事　他让我火冒三丈。

牧　师　你是这种心情，
我们怎么演戏？

司　事　是谁点燃了
我心中的火焰？

堂洛佩　我的朋友，
你该把戏演好，
否则就太无理。

司　事　好吧，我们继续演戏。

牧　师　那我就从头开始。

堂洛佩　对，从头开始。

牧　师　我带着满心的欢喜，
只怕口袋不能装起，

我要找一块补丁，
当作口袋缝起。
如果我的心上人
昨天曾经笑眯眯
向我的情敌暗送秋波，
怎能不使他受宠若惊？
怎能不使他辗转反侧？
羊儿们，快快奔向
青青的草场，
不要害怕
狂风和黑夜。
放心地奔跑，
美美地吃草，
不要担心
凶残的饿狼
将你们追赶扑咬。
只有羊毛工
他会向你们走来，
你们切莫磨蹭逃跑。
你们的付出
给我带来欢乐，
雪白的羊毛，
多于我的预料。
剪刀不会将你们碰伤。
我看到有人独自站立，
神情是那么悲伤。
他蓬头垢面，

胡子拉碴。

司　事　除了我，还能有谁？
生活得如此倒霉，
还要为穆罕默德的爱
献出自己的生命。

科拉里　把这个疯子赶出去！

司　事　我祈求你圣洁的嘴，
散发柠檬花香的嘴，
给人一些安慰。

科拉里　把他赶出去！

堂费尔南多　老爷，这不行，
他是个小丑。

司　事　风神啊，为什么藏匿？
这里是这般酷热。

牧　师　戏演过了头，
你赶快走吧，
不要影响大家。

司　事　我这就走。
再见了，我的阿尔及尔天堂！

牧　师　我唱到哪里了？

比万科　我也说不清楚。

堂洛佩　唱到“有人独自站立”。

堂费尔南多　短裤发挥了作用。

牧　师　要不要从头来过？

堂费尔南多　不必啦，继续演吧。

〔有个摩尔人探出头来。〕

摩尔人　基督徒们，快把门关上。

牧　师　那条狗来得不是时候。

摩尔人　快开门，有人受伤了。
　　快关好门。

科拉里　怎么回事？

摩尔人　指安拉起誓，
　　死了两个基督徒，
　　他们都是国王的奴仆。
　　好像对所有的基督徒，
　　都要处以极刑。
　　真是惨得吓人。

〔两个受伤的基督徒上场。〕

堂费尔南多　是谁把你打成这样？

基督徒甲　是一个军官。

堂费尔南多　为什么？

基督徒甲　无缘无故。

比万科　看来伤得不轻。

基督徒甲　我命休矣。

基督徒乙　我也伤得很重，
　　而且伤在心中。

科拉里　这是怎么回事？

摩尔人　来了一个庞大的舰队。

堂费尔南多　有这种事？
　　科拉里老爷，您要走吗？

〔科拉里下场。〕

摩尔人　西班牙来的官兵，
　　见到囚徒就杀，
　　不管是犹太人

还是基督教徒。

牧　师　大家不要听他瞎说，
哪儿来的西班牙舰队？

摩尔人　我说的话句句是实，
海面上来了无数船只，
挂的都是西班牙国旗，
矛头直指阿尔及尔。

牧　师　难道真是出现奇迹，
西班牙舰队从天而降？

〔看守上场。〕

看　守　我恨得咬牙切齿。

奥索里奥　老爷，究竟是怎么回事？

看　守　简直是闻所未闻，
残酷的屠杀遍及全城。
今天一早就有显示，
阳光折射出无数影子。
一支舰队飞速而来，
高高的旗帜在风中飘扬。
舰队来到阿尔及尔港湾。
所有的人都看得清楚，
难道还会是什么虚幻。
有人听见军官在发号施令；
有人看见水兵在划桨摇旗；
有人甚至看见了你们的先知，
他的画像和旗帜一样高高挂起。
舰队一概都是黑色船体，
还能放出隆隆的炮声。

为了躲避他们的炮弹，
有人立即扑倒在地。
所有的人都已胆战心惊。
也许是阳光折射的幻影，
使人们产生了这种心情。
我们怕你们的骑士，
那个挡住奥斯曼大军的堂胡安
这次亲率大军来临，
要踏平阿尔及尔的领地，
为他的人民报仇雪恨，
让他的英名丝毫不损。
国王的那些醉醺醺的官兵，
为了避免你们的接应，
减少自己的牺牲，
就杀起了你们的人，
遭殃的可能还有他人。
如果阳光不能
将海上的幻影消失，
让醉醺醺的官兵清醒，
我就很难保证你们的安全。
据说已有二十多人受伤，
三十多人丧了小命。
现在太阳已经抹去海上的幻影，
你们又可以安心地演戏。

奥索里奥　面对血淋淋的场景，
我们怎么还能安心？

基督徒乙　我要说的另一件事，

更加让人心惊胆战。
你们知道法官大名，
收了孩子还很年轻。
孩子名叫弗朗西斯科，
法官对他软硬兼施，
现在又要对他施以阉礼，
让他从此成为废人。
可是他的阴谋没有得逞，
因为孩子深明大义，
心中充满了神圣的教义。
法官因此恼羞成怒，
就要对他施以柱刑。
他要让他变成另一个基督，
从头到脚洒满鲜血。
我怕他现在就已丧命，
这样的酷刑谁能经受得起？

老　汉　我的孩子，
我的宝贝，
你这么年轻，
就献出了生命！
我的双脚啊，
求你快快跑吧，
让我到受难的地方，
看看现在的彼拉多们
和你身上的主的光明！

〔老汉下场。〕

基督徒乙　难道这是孩子的父亲？

堂费尔南多　这位其貌不扬的人，
正是那孩子的父亲，
他是位好基督徒，
和我来自同镇。
咱们就演到这里，
难道我们的喜剧
总要变成悲剧？

〔众人下。萨阿拉、阿丽玛和科思坦莎上。〕

阿丽玛　你父亲让你早点回家，
好好打扮一番。

萨阿拉　老天爷会诅咒
他的所图。

阿丽玛　和一位国王结婚，
那是你的福分，
你怎么还不高兴？
谁都知道
穆莱国王他很英俊，
难道你早已对别人动心？

萨阿拉　世上没人让我动心，
因为我不知道动心是什么东西。

阿丽玛　你马上就会明白，
动心是什么东西。
他会教你许多爱情。

萨阿拉　我真是晦气。

阿丽玛　多矫情的小姐！

萨阿拉　不是矫情，而是生气。
我已下定决心，

等待上天赐我男人，
决不跟什么国王结婚。

阿丽玛　你生来就是王后的命。

萨阿拉　我视荣华富贵如烟云，
要的是心中的王国。

阿丽玛　我以我的生命发誓，
你肯定是情有所钟。
把你的宝贝亮出来吧，
我想看看他的风采。

萨阿拉　你进屋等着吧，
我想跟科思坦莎聊天。

阿丽玛　我料你一定会答应这门婚事。

〔阿丽玛下。〕

科思坦莎　小姐，您为什么生气？

萨阿拉　我现在不能告诉你这么多事。

科思坦莎　难道你不喜欢这门亲事？

萨阿拉　你别跟人说，
我是基督徒。

科思坦莎　圣母玛利亚保佑我！

萨阿拉　正是这位圣母，
把我救出苦海。

科思坦莎　是谁把她传请给你？

萨阿拉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你瞧，我也是基督徒，
怎么会答应这门亲事？
告诉我，你是否认识
一个赎身的西班牙人？

他是士兵也是个绅士。

科思坦莎 他叫什么名字?

萨阿拉 这里太不安全,
我怕别人听见。

科思坦莎
那咱们就进屋说去。

萨阿拉 好吧。

〔二人下,国王、法官和看守上。〕

法 官 这真是件怪事。

国 王 是件怪事,
简直闻所未闻。

法 官 只有在战斗的时候,
才会出现这样的误会:
海市蜃楼和无数的军队,
他们张牙舞爪奔突而来,
仿佛天兵天将在空中操练,
刀光剑影中落下盔甲片片。

国 王 基督徒们管它叫奇迹,
说这样的事经常出现。
不过若非我亲眼所见,
阳光在云中映出军队
我无论如何不能相信。

看 守 这样的幻景
使陛下使去了三十个囚徒。

国 王 这倒无关要紧。
即便都杀光了,
我也不会伤心。

法　官　这么吃了一惊，
　　倒也让人消气。
国　王　刚才你在做什么？
法　官　惩罚一个小基督徒。
国　王　为什么？
法　官　那小家伙甚是嘴硬，
　　死活不愿做摩尔人。
国　王　是不是那天见到的两个西班牙小孩？
法　官　正是他们。
国　王　此事不能着急。
　　既是西班牙人，
　　怎么威逼利诱
　　都难让他变心。
〔一摩尔人押一基督徒上场。〕
国　王　你押他来做什么？
摩尔人　我是在海边的一艘小船上捉到他的。
国　王　那小船现在何处？
摩尔人　其实不是小船
　　而是一艘竹筏，
　　用竹竿和芦苇扎成。
　　他站在筏上张开双手，
　　想用衣服充当风帆。
国　王　你想干什么？
基督徒　我想趁夜色逃跑。
国　王　那为什么到现在还在这里？
基督徒　这竹筏毫无用处，
　　我是想听天由命，

随风飘离。
只要我不淹死，
也许就能回到
基督徒们的领地。

国　王　看来你是个西班牙人。

基督徒　我不否认。

国　王　否认也救不了你。

〔教堂司事抱着道具——一个布娃娃上，犹太人紧随其后。〕

这是怎么回事？

犹太人　他抢了我的布娃娃。

法　官　你为什么要抢他的娃娃？

司　事　因为我不想让它学坏。

犹太人　这个西班牙人。
尽欺负犹太人。

国　王　你是西班牙人？

司　事　陛下难道忘了？

国　王　谁是你主人？

司　事　您的卫兵莫拉托。

国　王　原来是他。

法　官　那家伙不怎么样。

〔另一个摩尔人押着一个遍体鳞伤的基督徒上。〕

国　王　这人是谁？

摩尔人　逃跑的囚徒。
这是第二十一次了。

国　王　如果我们不走，
会见到所有的西班牙人。

法　官　真怪!

国　王　教士，把娃娃还给犹太人。
　　至于这个西班牙人嘛，
　　我看放了算了，
　　至少他很勇敢。
　　你呢，你是西班牙人吗?

基督徒　是的。

国　王　下次再敢逃跑，
　　我就决不轻饶。

司　事　老爷，为了抢他的娃娃，
　　我已经转悠了一天。
　　他得付我工钱。

法　官　好吧，让他付你四十块钱。

司　事　犹太人，你听到了吧?

犹太人　我没有带钱。

司　事　那就回家拿去。

法　官　哼，西班牙人!

〔众人下，老汉上。〕

老　汉　我怎么办?
　　闯进去吗?
　　豁出去了!

〔幕布启开，可以看到小弗朗西斯科被绑在柱子上受酷刑。〕

小弗朗西斯科　把我松开，
　　让我呼吸!

老　汉　孩子，不要喊，
　　就这样去吧，

跟基督一样。

小弗朗西斯科 爸爸，您来了，
看到您，我真高兴。
死神就要催我启程。

老　汉 把你的灵魂附在我体内，
让我们的灵魂连在一起。

小弗朗西斯科 再见了，爸爸！

老　汉 你这就会去见上帝，
他将让我们在天庭见面。
你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你的心已经停止跳动。
圣洁的灵魂，你安心去吧！
去见赐福给你的上帝，
请他以他的仁慈和光荣
保佑我们。
他们会把你的躯体
埋葬在肮脏的地方，
然而，我会用我的泪水，
将你洗净。

〔幕落。前台出现婚礼队伍：阿丽玛戴着面纱，代替萨阿拉坐在花轿里。她身后是吉他手、火把手和欢乐的人群。奥索里奥走在人群中。最后是堂洛佩和比万科。〕

堂洛佩 这位新娘是谁？

奥索里奥 是大财主阿西莫拉托的女儿萨阿拉。

堂洛佩 这怎么可能？

奥索里奥 怎么不可能？

堂洛佩 我看新娘不像是她。

奥索里奥　不是她，还能是谁？
　　她是这里最美的姑娘。
堂洛佩　那人戴着面纱，
　　你怎能断定是她？
奥索里奥　穆莱是她的新郎，
　　他是菲斯的国王，
　　名声显赫有权有势，
　　知识渊博品貌出众。
　　他不但会讲摩尔语，
　　还会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
　　甚至还有西班牙语。
　　他睡的是牙床，
　　坐的是高椅，
　　言行举止和基督徒无异，
　　勇敢智慧是个豪爽的武士。
堂洛佩　朋友，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比万科　这件事情有蹊跷，
　　难道她真是萨阿拉？
　　咱们还指望这位女摩西
　　带领我们出“埃及”：
　　越过蓝色的“沙漠”，
　　回到可爱的祖国。
奥索里奥　犹太人把钱花在节日上；
　　摩尔人把钱花在婚礼上；
　　基督徒成天讲排场，
〔萨阿拉从窗户探出头来。〕
　　钱花光了闹纠纷。

萨阿拉　基督徒!

奥索里奥　先生们，再见!
　　我要看看这场面。

堂洛佩　我赞美你的兴致。

萨阿拉　你是基督徒吗?

比万科　好像谁在叫我们。

萨阿拉　一位配与你们交谈的人。

堂洛佩　天哪，我好像熟悉这声音。

比万科　没错。

萨阿拉　请告诉我，为什么这么热闹?

堂洛佩　穆莱国王要娶亲，
　　新娘是这家小姐萨阿拉。

萨阿拉　你胡说。

堂洛佩　她就坐在轿子里，
　　还有鼓乐喧闹声。

萨阿拉　谢谢你的好心肠。

堂洛佩　我看你像萨阿拉。

萨阿拉　我就是你说的萨阿拉。
　　请问先生你是谁?

堂洛佩　我是一个小傻瓜。

萨阿拉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堂洛佩　我是你的真奴隶，
　　心中虔诚敬仰你。
　　人们叫我堂洛佩。

萨阿拉　原来你就是堂洛佩。

〔她离开窗户去开门。〕

比万科　她就是无处不在

无所不能的萨阿拉。

堂洛佩　她说她是萨阿拉，
顿时让我起敬意。
她的出现太神奇，
疑是圣母又显灵。

比万科　婚礼正热热闹闹地举行，
而她却出现在这里。
除了她真的能显圣，
还会有什么可能？

〔萨阿拉上场。〕

她出来了。
咱们必须把这宝贝，
从穆罕默德手里抢来。

堂洛佩　倾国倾城的姑娘，
你使人顷刻销魂。
见到你，我病痛全无；
见到你，我不会沉沦；
有了你，就有了自由，
所有厄运都变成了快乐。
你是一座华美的宫殿，
可以接纳我的真诚，
并使我得到安宁。
你是光辉耀眼的太阳，
照亮了我的心房，
指引我回归故乡。
我拜倒在你的脚下，
比真正的奴隶还要听话。

为了你，我无所畏惧；
有了你，我充满希望。
请伸出你天人般的双脚
和高贵无瑕的手，
我要把它们亲吻。

萨阿拉　基督徒啊基督徒，
请别对摩尔姑娘耍花腔。
难道你看不出来，
我将随你而去？
为了基督，我愿以身相许，
何须你花言巧语。
请把你的柔情留在心里，
因为这里处处潜藏危机。
既不要一味地沉湎于爱情，
也不必为我丧失机警。
你要早作准备，
告诉我何时返回。
把我带到你的故乡，
消除我的等待和伤悲。

堂洛佩　明天我就动身，
起程返回故里。
八天以后就来接你，
决不丧失良机。
分别使我伤悲，
必将度日如年。
亲爱的小姐，
你会看到我的心愿和誓言

将在你父亲的花园实现。
你必须相信我的真诚，
作为绅士和基督徒
我决不食言，
上天也不会允许
有人将你欺骗。

萨阿拉　请以圣母的名义发誓，
那才让我放心。

堂洛佩　我以圣母、圣子的名义发誓，
永远把你放在心里，
为了你和我的前程，
去做我该做的事。

萨阿拉　既然你已发了重誓，
我的心不再担忧。

比万科　你和穆莱的婚事怎么办？

萨阿拉　这桩荒唐的婚事
马上就会泡汤。
他想让我做他的新娘，
吩咐我马上梳妆打扮，
可是我不停地哭泣，
他只好快快离开。
全城的人都以为我
已经和他结合。

比万科　事情的确如此。

堂洛佩　真是上帝保佑，
处处产生奇迹。
请伸出你的脚来，

我要和你吻别。

萨阿拉 还是你伸出脚来，
因为基督徒的脚
更加圣洁。
你放心地走吧，
我将用我的祝福
和虔诚的泪水
保佑你平安返回。
海面多宁静，
风儿轻轻吹，
愿你一帆风顺，
我会在此等待。
你不能再耽搁了，
明天我们在花园告别。

比万科 我敢对你保证，
此事一定有门。

堂洛佩 我必须马上起程。

萨阿拉 你这就要起程？

堂洛佩 我归心似箭。

萨阿拉 我等你平安归来，
幸福就在眼前。

〔萨阿拉下。〕

堂洛佩 我没有心思
看到婚礼的结果。
假如归途顺利，
我们必定成功。

比万科 我保证你会万事如意。

〔二人下。舞台灯下辉煌，阿丽玛头戴面纱，装扮成新娘在不停地跳舞。堂洛佩和比万科在一旁观看。舞蹈毕，两个摩尔人上场。〕

摩尔人甲　婚礼进行下一个仪式，
　　请新娘回娘家告别。
　　穆莱陛下安排了一切。

摩尔人乙　婚礼会不会取消？

摩尔人甲　当然不会取消。
　　国王要回去接管摩洛哥，
　　暂时让新娘回家等待。
　　这是极妥当的安排，
　　也算是两全其美。
　　国王将为她建造宫殿，
　　然后再将她隆重地娶回。

摩尔人乙　如果他早有这种安排，
　　为何要今天举行舞会？
　　人们会产生误会，
　　以为婚约已经销毁。

摩尔人甲　事实胜于雄辩，
　　他们就是这么安排。

摩尔人乙　谁送新娘回家？
　　怎么不再吹打？

摩尔人甲　婚礼暂告段落，
　　鼓乐大可不必。

摩尔人乙　看来还得你我送她回家。

比万科　万能的上帝！

〔众人下，灯火灭。台上只留下堂洛佩和比万科二人。〕

比万科　上帝真了不起。
　　你可以放心地起程。
堂洛佩　这表明万事顺利，
　　我这就登船起程。
　　请你在七天以后，
　　到海边点燃明灯，
　　我一定准时返回。
　　你必须严守秘密，
　　把老汉接到这里，
　　他是烈士的父亲，
　　我们将带他同行。
比万科　愿上帝伴随着你，
　　胜利将属于我们。

〔二人下，奥索里奥和教堂司事上。〕

奥索里奥　这真是闻所未闻：
　　犹太人为你赎身。
司　事　他们出钱为我赎身，
　　说是保全他们的生命。
　　只要我离开此地，
　　他们的安全就有保证。

〔另一名基督徒上场。〕

基督徒　基督徒们，
　　使者已到君士坦丁。
奥索里奥　这是多好的消息。
　　请问使者尊姓大名。
司　事　准是上帝的使者。
　　使者他姓甚名谁？

基督徒　他叫奥里瓦尔，
　　是位谨慎的修士。
司　事　来得正是时候。
奥索里奥　这个名字如雷贯耳，
　　他口碑极好，品德高尚，
　　已经来过几次。
司　事　感谢犹太人为我赎身，
　　这就省了我去行大礼。
　　既然我已是自由之身，
　　正好随使者回归故里。
　　西班牙的钟楼，
　　正在把我期待。
　　我要把你们抚摩，
　　让它们响得更彻。
　　让寡妇们祭魂的面包
　　堆满我的房舍。
奥索里奥　我要替主人向法官求情，
　　让萨阿拉小姐和阿丽玛
　　在花园里度过夏季。
基督徒　如果上帝给我机会，
　　我也会过去凑个热闹。
奥索里奥　我们一定欢迎。
基督徒　再见，朋友们！
　　〔基督徒下。〕
司　事　既然我获得了自由，
　　也会随时过去看你。
奥索里奥　那就请带上你的吉他。

司　事　我一定牢记在心。

〔二人下，阿丽玛、萨阿拉和科思坦莎上。萨阿拉不慎掉了念珠，阿丽玛替她捡起。〕

阿丽玛　这是什么物件？
　　上面还有十字架。

科思坦莎　这是我的念珠。

阿丽玛　这可不是什么好东西。

萨阿拉　让我看看，十字架是什么样子。

阿丽玛　十字架就是两根交叉的棍棍。

萨阿拉　这一定是什么标记。

阿丽玛　你倒真会装蒜。
　　这就是基督徒对我们的蔑视。

科思坦莎　太太，请还给我吧。

阿丽玛　你不要白费苦心，
　　这是萨阿拉的东西。

萨阿拉　请你不要生气，
　　这确是她的东西。
　　因我不知十字架是什么东西，
　　拿来看个究竟。

科思坦莎　她说的便是实情。
　　它对你们没有妨碍。

萨阿拉　想不到她这么机灵。

阿丽玛　但决不会带来吉祥。
　　一旦被人发现，
　　后果不堪设想。

〔比万科和堂费尔南多上场。〕

比万科　我把这秘密告诉了你，

因为我信你是个绅士。

堂费尔南多　这件事关系重大，
我保证你有报答。
前面就是萨阿拉，
还有太太阿丽玛。

比万科　咱们的计划顺利进行。

阿丽玛　那边来了我的奴隶，
他是我又爱又恨的一个人。

萨阿拉　你在嘟哝什么？

阿丽玛　我也要向你吐露真情。

科思坦莎　这下可要坏了事情。

阿丽玛　我想向奴隶讨个欢心。

科思坦莎　我怎么办？

萨阿拉　你很爱他吗？

阿丽玛　这教我如何启齿？
他明知我爱他爱得要命，
却一如既往地冷漠无情。

萨阿拉　他没有向你献过殷勤？

阿丽玛　科思坦莎说他有意，
可我总是看到
他冷酷的表情。
基督徒，请告诉我，
你是不是我的奴隶？

堂费尔南多　我当然是您的奴隶。

阿丽玛　那你为什么如此待我？
难道我的眼睛
还有科思坦莎的嘴，

没有对你说明
我的心多么依附于你?
你使我伤痛不已,
还要让我在大庭广众之中,
揭示我带血的伤痕。
我是多么伤心。
这就是我的爱情。
它像烈火
焚烧我的身体。
如果你不顾我的情意,
别怪我把爱人当作敌人。

堂费尔南多 尊敬的太太,
我要让您如愿以偿。
但此事必须假以时日。
给我三天时间,
请您在阿西莫拉托的花园
把我耐心等候。
您将看到
一切都会有美好的了结。

阿丽玛 哦,我是多么高兴!

萨阿拉 我能替他保证,
他的话诚实可信。

科思坦莎 难道他要背信弃义?

阿丽玛 那我一定等你。

萨阿拉 基督徒,
你可知道现在的风向?

比万科 好像是北风。

北风给我们带来好运。

萨阿拉　听说你的朋友回西班牙了。

比万科　已经去了六天。

萨阿拉　难道你不想他?

比万科　他马上就能返回,
我对他坚信不疑。

萨阿拉　他果真这么守信?

比万科　如果顺利,
明天就能返回这里。

阿丽玛　科思坦莎,
你是怎么回事?
为何这么伤心?

科思坦荡　我的心狂跳不停,
仿佛就要崩裂。
我想马上回家,
如果你能同意。

萨阿拉　也许你身体不适。

科思坦莎　我有一种预感,
那是不祥之兆。
一旦预兆灵验,
我将难逃一劫。

堂费尔南多　科思坦莎,
那是你的幻觉。

科思坦莎　我会很快知道究竟。

萨阿拉　她是这么沉不住气。

科思坦莎　并非我胆怯沉不住气,
而是有人要背信弃义。

阿丽玛　我的费尔南多，
愿安拉保佑你。
请你牢牢记住，
我在花园等你。

科思坦莎　还不如说“我命令你”。

〔三位女士下。〕

比万科　咱们也快些走吧，
也许堂洛佩已经来临。

〔二人下，老汉抱着孩子的尸体上。〕

老　汉　我要请奥索里奥
帮我把孩子的尸体带走。
哦，天这么黑，
路这么远。
难道我已迷路？
难道我这把年纪，
遇事还如此慌张？
这神圣的躯体，
会给我力量。

〔老汉下，堂费尔南多和比万科上。〕

比万科　如果他们已经上岸，
船也会留在海边。
赶快发出信号，
以免计划流产。
朋友，快把火把点燃，
它将为我们消除灾难，
带来光明和幸福。

堂费尔南多　海面上一片寂静，

没有丝毫的反应。

比万科　不要失去信心，
请听那划桨的声音。

堂费尔南多　一定是他们。
我们过去迎接。

〔堂洛佩和船老板上场。〕

堂洛佩　是比万科吗？

比万科　正是鄙人。

堂洛佩　萨阿拉在花园里吗？

比万科　她正在那里等你。

堂洛佩　上帝保佑，
我们总算如愿以偿。

比万科　朋友，让我拥抱你吧！

堂洛佩　现在还不是时候，
赶紧去把她叫来。

比万科　你老兄福星高照，
萨阿拉片刻就到。

堂费尔南多　我陪你去吗？

比万科　没有必要。
你们在这里耐心等候。

堂洛佩　快去快回。

船老板　他们离得远吗？

比万科　就在附近。

〔比万科下。〕

船老板　切莫耽搁太久，
现在风向正好。

堂洛佩　大家不要出声，

好像有什么声音。

船老板 咱们不如回船，
看看是什么动静。

堂洛佩 只要咱不出声，
这里十分安全。

〔比万科带着萨阿拉、科思坦莎和老汉上场，后者抱着儿子的尸体。奥索里奥、教堂司事和其他基督徒也可依次出场。〕

比万科 他们真是胆小，
不等我们到达，
就已匆忙登船。

奥索里奥 我们交了天大的好运！

堂洛佩 我的月亮她在哪里？

萨阿拉 我的北斗他在哪里？

船老板 现在不是亲热的时候，
趁风向正顺赶紧返程。
愿这具圣洁的小尸体
给我带来运气。

司　事 虽然我已赎身，
但还是早走为妙。

船老板 还有别的人吗？

堂费尔南多 好像再没别人。
阿丽玛正在梦里。

比万科 能叫来的我都已叫到。

科思坦莎 咱们赶紧逃跑，
千万别把阿丽玛惊醒。
留下你的主人，

你心里是否不太忍心?

堂费尔南多　那是她自作多情,
愿意来到这里。

堂洛佩　萨阿拉，我们这就起程。

萨阿拉　从现在起,
我已不再是什么萨阿拉,
而是玛利亚。

堂洛佩　诸位观众请听,
故事并非杜撰,
而是实有其事。
上述甜蜜爱情,
出在阿尔及尔,
全是真人真事,
令人心旷神怡,
也有很多教益。
即便事过境迁,
尚可拿作借鉴。
故事到此为止,
结局与《阿尔及尔的交易》不同。

剧　终

短篇小说

嫉妒的厄斯特雷马都拉人

陈凯先　屠孟超译

不久前，在厄斯特雷马都拉的一个地方出了一位绅士，此人出身贵族家庭，生性浪荡，挥金如土，自己的青春年华和家中的万贯家财全都花在游山玩水上了。他不但遍游西班牙各地，还游览了意大利和佛兰德斯的许多地方。最后家财耗尽，父母双亡，他便迁到塞维利亚这座大城市居住。过不了多久，剩下的一点资财也消耗殆尽，成了个身无分文的人。此时朋友又纷纷离他而去。他没奈何，只好走塞维利亚城里许多破了产的人们经常走的这条道——去印度①。这是那些走投无路的西班牙人的藏身处和栖身地，是破产后逃债者的改过自新的地方，也是杀人犯的避难所和赌徒们的聚赌地。某些艺术专家们说，在那儿受骗的多，发财回来的少。

去那边大陆的一支船队出发的时间到了，这厄斯特雷马都拉人便和船队的指挥拉上了关系，带上行李卷和席子，在加的斯港上了船。对西班牙祝了福后，船队便起锚了。一路上顺风劲吹，船队在几个小时内便见不到陆地了，展示在他面前的是宽广无垠的水面——他已进入大洋了。

这时，我们的这位旅客陷入了沉思。他想起了当年东游西

① 实际上是去美洲，因为当时人们误将美洲认作印度。

荡时遭到的种种险遇，也想到自己未能很好地驾驭自己，致使大好时光白白流逝。最后，他暗自下了决心，一定要改弦更张，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要用另一种方法生活，要保存好上帝赐予他的钱财；在对待女性的问题上，也要采取小心谨慎的态度，决不能放纵自己。这时，原来平静地航行于海上的船队突然遇到一阵风浪，海浪打到了费力普·德加里萨莱斯（他就是这部小说要叙述的对象）的身上。风越吹越大，帆船被吹得激烈地颠簸起来，令船上的旅客都坐立不宁。这时，德加里萨莱斯也不得不停止他的沉思。幸好这次旅行一帆风顺，路上没有遇到任何麻烦，便到了卡尔塔赫纳港。这儿还有一件事需要交代一下，费力普当时去印度时的年龄大约是四十八岁光景。他在那儿一共待了二十年。仗着自己的精明和勤快，一共积聚了十五万比索的钱财，成了一个富翁。常言道，衣锦还乡，致富后回归自己的祖国是人之常情。他放弃了获取更大利益的机会，离开了秘鲁（他就在那儿挣得一大笔财富，离开那儿之前，将全部财产换成了金条和银锭），回到了西班牙。他先在圣鲁卡尔港下了船，然后，来到了塞维利亚。这时的他既上了年纪，又腰缠万贯。他无忧无虑地出门去找他的朋友，发现他们均已作古。他打算回归故里，虽说他已获悉，他的亲人也都去世了。如果说，当年他去印度时，一贫如洗，就是在航行于大海的惊涛骇浪中的船上还难以平静，还在思索着什么，那么，今天他的心情也并没有显得特别平静，尽管不平静的原因各有不同。过去心情难以平静，主要归因于贫困，今天平静不下来，却是由于太富。当年他过不惯贫困的生活，今天他又过不惯富豪的日子了。将金银从秘鲁带到西班牙费了他不少神，将它们保存好也得动不少脑筋。德加里萨莱斯常常拿出他带来的金条银锭观看，这倒不是出于贪婪（由于他当了几年兵，他

已变得慷慨大方），而是害怕这些金银成为诱饵，吸引着贪财者和窃贼前来偷盗。他已不像过去那样热衷于经销商品了，因为他已上了年纪，对他来说，家中的资财已够他用一辈子的了。他很想回到自己的故乡安度晚年，并为自己的故乡捐赠一部分钱财。但另一方面，他又考虑到这样的情况：家乡非常贫穷，乡亲们更穷。他若这样回到故乡，贫穷的乡亲们都会去找他（一般的说，穷乡亲都会去找他这个富老乡），尤其像他的村子里那样只有他一个人有钱，去找他解困的人会更多。他很想在自己百年之后能有人来继承自己的财富。于是，他测试了一下自己的健康，觉得自己身体还比较硬朗，还能成家生子。想到这儿，他忽然心头一惊，想成家生子的愿望像晨雾一样被风吹跑了，原因是他生性爱好争风吃醋，是世界上最嫉妒的人。即使像他这样是个老光棍，从没有结过婚，但只要头脑中一想起这方面的事，他便会大发醋劲。因此，他认为像他这样爱吃醋的人，倒还是不结婚为好。

他虽作出了这样的决定，但实际上却没有落实到行动上，因为他有一天在街上行走，抬头见到一家人家的窗口站着一个姑娘，年龄才十三四岁，长得眉清目秀，非常好看。这使得年迈的德加里萨莱斯失去了抵抗力，使他这个上了年纪的老头儿拜倒在年纪轻轻的莱昂诺拉（这就是这位美丽姑娘的名字）的脚下。见到她后，他立即自言自语地说：

“这姑娘长得真俊！表面看来，她的家境并不十分富裕，再说，她还只是个孩子，与她这样的姑娘结婚，我就用不着担心出什么意外了。婚后，我可以将她锁在家里，让她顺着我的意愿行事，使她成为能遂我心愿的人。我现在还不太老，我想我还有希望生儿育女，让他们来继承我的遗产。至于她家给不给她嫁妆，这无关紧要，因为苍天已给了我许多财富。再说有

钱人娶亲也不用着眼于钱财，只要人被看中就行。夫妻互爱，长命百岁，夫妻不和，会折阳寿。干吧，命运已定，这姑娘就是上帝赐与我的！”

这一番独白他不止说了一次，他说了上百次。几天后，他便找莱昂诺拉的父母交谈。从言谈中获知，他们家境虽然贫寒，但却是贵族出身。于是，他便打算向对方表明谈话的全部意图。他先对自己的为人、家财作了一番自我介绍，然后，便请求他们将他们的女儿许配他为妻。他们请他宽限一些时日，以便让他们能了解一下他说的话是不是符合实际情况，同时，他也可以在这段时间里，了解一下他们到底是不是真的出身贵族。他们就这样分手了。接着，双方便就对方的情况进行了了解，了解的结果都与对方说的完全相符。最后，莱昂诺拉便成了德加里萨莱斯的妻子。这位醋劲很大的老头儿这时激情满怀，出于大方，竟然给了妻子二十万杜卡多的彩礼。

这老头儿才当上了新郎，就突然上来醋劲了。他常无缘无故地紧张得发起抖来，并对妻子的一言一行时时处处严加防范。他第一个防范措施是不让任何一个裁缝来丈量他妻子的腰身，尽管她有许许多多的衣服要做。为此，他到处寻找身材大体与莱昂诺拉相仿的女子。结果，找到了一个贫苦人家的女孩，他就根据她的尺寸让裁缝给妻子做了一身衣服。他妻子一试，还相当合身。于是，他便根据此人的身材给妻子做衣服了。他给妻子做了很多漂亮的衣服。妻子的父母见了，欣喜万分，庆幸自己找到了这么好的女婿，不但使自己能安度晚年，女儿的终身也有靠了。见了这么多时髦的衣服，那女孩子也大为惊奇，因为她以往穿的是普普通通的裙子和塔夫绸上衣，从来没有穿过这么华贵的衣服。老头儿采取的第二个措施是单独给妻子买一幢房子。在买到房子以前，他还是让妻子住在她自

己父母的家里，不想将她立即迎娶过来。

他花了十二万杜卡多在城市的富人区买了一幢住宅，这住宅一边有一条小河，还有一座种了不少桔树的花园。他将房子内临街开的那扇大门（塞维利亚人称它为家门）的一边造了一个关骡子的马厩，在马厩的边上造了一间茅舍，那是给侍候母骡的那个仆人住的。那是个年老的黑人，已阉去了睾丸。另外，他还在屋顶平台的四周砌起了高墙，这样，谁上了这平台，也只能见到天空，却见不到周围的事物。此外，他在大门内，在天井的一边造了一个转箱。他给家里买了一套豪华的家具，用来布置房间。墙上挂上了壁毯，门上挂了漂亮的门帷。还有女客厅。这一切都表明他是个非常有钱的富豪。他还买来四个白人女奴，分别在她们的脸上用烙铁作了印记。还买来两个女黑奴。他还雇了一名管伙食的奴仆，由他从外面购买饭菜，带来家里，供大家食用。他规定此人不能住在主人的家里，除了买来饭菜，将饭菜送到大门内的那个转箱外，平时不得随意进主人家。这些事情办妥后，他又拿出一部分家产交了捐税。他的产业分散在各处，而且都在很好的地方。他又拿一部分钱财存在银行里，其余的钱留作零用。然后，他又给自己配了一把能打开房子里的各个房间的钥匙，将他采购来供全年消费的东西全都锁在房间里。这一切全都准备就绪后，他便去他的岳父母家里接他的妻子。岳父母仿佛见自己的女儿去坟墓一样，流下了不少眼泪。

雏鸡般幼嫩的莱昂诺拉还不明白结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她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与父母亲告别，给他们祝福，然后，在一大批女奴和女仆的簇拥下，由丈夫扶携着来到了自己的家里。一进门，德加里萨莱斯便对所有的仆役训了一番话，叫她们好生看管莱昂诺拉，在任何情况下决不允许外人进入房

间的第二道门，就连那个阉黑人也不例外。此外，他还特别关照那个表面上为人谨慎、严肃的女管家，叫她一定要看好莱昂诺拉。这女管家是以莱昂诺拉的乳娘的身份从女方家陪嫁过来的，让她来总管家里的各种家务杂事。女管家便让那几个女奴和两个年龄与莱昂诺拉相仿的女仆常和女主人在一起，让她解闷消遣。主人答应给女役们以厚赏，使她们不因被关在房子里而感到孤寂。另外，每逢星期天和节假日，她们还都可以去听弥撒，只是得天不亮便离家去教堂。

女奴们和女仆们都向主人保证，她们一定照他的吩咐行事，而且一定高高兴兴地自觉自愿地去做这些事。他的新娘此时也耸了耸肩膀，低下头来说，她一定听丈夫的话，惟他的意志是从。

作好了这一桩桩预防工作后，这个可笑的厄斯特雷马都拉人便成天龟缩在家里，享受着夫妇生活的乐趣。莱昂诺拉由于从未与其他男人有过交往，因而，对这方面的享受既说不上有多么舒适，也说不上有多么难过。她就是这样整天和她的管家、女仆和女奴们在一起消磨着日子。为了让日子过得好一些，她们总想办法做一些好东西吃，又是蜂蜜，又是白糖，使她们的食品又甜又好吃。做饭食的原料家里可说是应有尽有，主人也总是竭力设法在这方面满足她们的愿望，因为他认为，只要她们有吃有喝，每天有事情做，就不会有空闲的时间去胡思乱想，不会感到自己被关在房子里。莱昂诺拉从不以女主人自居，她与女奴们一起玩耍。由于她年幼单纯，常常做布娃娃和女孩子喜欢做的其他事情，这充分表明她还是一个十分幼稚的孩子。那个爱吃醋的丈夫见到这一切，感到非常满意。他认为自己选择了一条最好的生活道路，还认为任何狡诈之徒都无法破坏他宁静的生活。他挖空心思给他的妻子买来种种她喜欢

的东西，还敦促她向他提出要求。他说，她要求得到什么，他便给她买来什么。

上面已经讲到，去教堂听弥撒的那些日子里，他们总是天未亮便离了家。这时，女方的父母亲也来到教堂里。他们当着女婿的面跟女儿说话，女婿总是给他们很多的礼品。于是，他们虽因女儿成天被关在房子里而可怜她，但见到女婿给了他们这么多的馈赠，也就不好说什么了。

费力普每天起得很早。一起来他就等那个管伙食的仆人将食品送到家里来（在前一天晚上，他便将次日要购买的食品写在一份清单上，然后，将清单放在转箱里）。等他送来食品后，德加里萨莱斯就关好两道门，一道是大门，一道是中门，中间住着那个黑人。每次走出门去，他经常是步行，从事他的商务活动。因这方面的活动并不多，过不了多少时间，便回到家里，然后将自己也关在房子里。他时而给妻子送这送那，时而给女仆一点小恩小惠，由于他为人慷慨、性格活泼，女仆们都喜欢他。他就这样度过了一年的新婚岁月。他觉得这样的日子过得很好，便决心以同样的方式度过他的余生。

假如那个精明的捣蛋鬼不来破坏他那宁静的生活，他本来是可以如此平平安安地度过他的晚年的。

请那些自以为十分小心谨慎的人告诉我，费力普老汉为了保证安全，采取了这么多防范措施，难道还能有更严密的防范措施吗？他甚至不允许家里饲养任何雄性动物。为此，家里的老鼠可以为所欲为，因为没有公猫去逮它们；家里也听不到公狗的吠叫声。总之，家中的一切生物都是雌性的。老汉不但白天想方设法采取防范措施，夜里他也常常通宵不眠。他是家里

的哨兵，也是巡逻队员，是监视他钟爱之物的百眼巨人①。他从来不允许男人进入他家天井后面的那一扇门。平时和朋友聊天，总是站立在大街上，就连客厅和房间里作装饰用的那些图画中的人兽也是雌性的，那些花草也不例外。全家的一切言行都显得十分正经、小心谨慎。女仆们在漫漫冬夜围炉讲述的神话、传说里，绝对不能含有任何色情、淫乱方面的内容。老人头上的根根银丝在莱昂诺拉的眼里是一缕缕纯金般的头发，因为姑娘们的初恋往往在她们的心灵里刻下深深的印记，就像刻在蜡里一样。在她看来，将她幽禁在家里是一种稳重的做法。她认为，同时她也相信，所有的新婚女子都过着和她一样的日子。她从来也不想走出自己的家门，也不想干除她丈夫要她干的那些事情以外的事情。只有上教堂去听弥撒的那几天能上上街，但因为去得太早，压根儿也看不清什么，只是回家时还能看看街景。就连修道院也不会这样成天大门紧闭，修女也不会这样大门不出，更没有任何“金苹果”需要这么小心地保存起来。有了这一切，老汉就不用害怕会发生他疑虑中的那些事情，至少他可以认为，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过。

塞维利亚城里有一些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人，人们称这些人为花花公子。他们都是有钱人家的子弟。他们没有职业，却打扮得衣冠楚楚，十分潇洒。有关他们的衣着，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行为举止和他们的生活习惯，我原本有许多话要说，但为了尊重他们，这儿就不多说了。

在这些花花公子中间，有一个年轻单身的小伙子，人们叫他浪荡公子（人们称已婚青年为“杀手”，未婚者为“浪荡公子”）。一天，他来到那个如此小心谨慎的德加里萨莱斯的家门

① 西方寓言故事中的人物，有一百只眼睛，睡眠时只闭上其中的一半。

口，见这房子成天大门紧闭，便想了解一下住在里面的是什么人。他怀着巨大的好奇心，费了好大的劲去打听，终于达到了目的。他获悉这老汉的脾气，也知道他妻子长得很标致，还了解到他用什么方法将她关在家里。于是，他心里燃起了这样的愿望，他要通过暴力或运用计谋看看能不能攻破这个防守得很严密的堡垒。他便将他的想法告诉另外两个“浪荡公子”和一个“杀手”——他们都是他的朋友。他们都同意和他一起干。大凡干这样的事情，总有人会帮他出主意想办法的，但干这么一件大事，他们却一时想不出好办法来。他们在一起开了多次会，最后决定这么干：罗亚沙（这是那个浪荡公子的名字）离开他的朋友，先出城去待上几天。然后，穿一条干净的布裤和干净的衬衣，再在外面套上一套破破烂烂的衣服，这套衣服破烂得比任何穷人穿的衣衫还要褴褛。然后，再将他的大胡子剪短了一点，又用纱布包住一只眼睛，在一条腿上缠上了绷带，还拄一对拐杖，装成一个瘸子（他装得比真跛子还像）。他装成这个样子后，便每晚站在德加里萨莱斯家的门口念经。这家的门早已关得紧紧的，在大门和中门之间住着那个叫路易斯的黑人。罗亚沙到了他家门口后，便拿起那把油渍斑斑的有几根琴弦已断了的吉他弹了起来。由于他原本懂一点音乐，便边弹边唱起一首首欢快、轻松的歌曲。为了不让人听出他的声音，他用的是假嗓子。他疯疯癫癫地唱起了摩尔人的歌谣，显得活泼逗人，使路过那儿的人总要停下来听他唱歌。因此，每当他唱起歌来，周围便站满了年轻人。那个黑人路易斯也常常站在门里倾听他的歌声。他听得非常专心，还恨不得伸手打开大门，以便听得更加清楚一些。黑人一般都很喜欢音乐。罗亚沙唱够了，想让听他唱歌的人离开时，便停下来，收起吉他，拄上双拐走了。

就这样罗亚沙一共给那黑人唱了四五次歌（他只是给他唱的）。在罗亚沙看来，只有通过这黑人才能攻破这堡垒。这个想法的确产生了结果。一天夜里，和平时一样，他站在门口弹起了吉他。这时，他觉得那黑人已在门里专心地听他唱歌。于是，他走到门边，透过门缝，低声对黑人说：

“路易斯，能不能给点水喝？我干渴极了，没法唱下去了。”

“不行，”黑人说，“因为我没有这大门的钥匙，打不开门，就没法将水递给您。”

“那么，钥匙在谁的手里呢？”罗亚沙问。

“在主人那里，”黑人回答说，“他是世界上最爱吃醋的人。要是让他知道我现在跟人说话，我就没有命了。那么，您这个向我要水喝的人是什么人呢？”

“我是个可怜的缺一条腿的残废，”罗亚沙说，“我靠乞讨度日，同时，我也教人弹唱莫莱罗斯舞曲，他们也是穷人。我已经教会了三个黑人，他们都会唱会弹任何舞曲，能在任何酒吧弹唱，为此，他们给了我很高的报酬。”

“我要是也能受教于您，”路易斯说，“一定付给您高额酬金。可惜我不能这样做，因为我家主人早上出去便关上了大门，回来也是这样，总是将我锁在两扇门的中间。”

“路易斯，”罗亚沙已经知道这黑人的名字，“您若能设法让我走进门内，给您教几个晚上的课，那么，用不到半个月时间，便能让您学会弹吉他，您可以毫不感到难为情地在任何一条大街的拐角里弹奏。我要对您说，我非常愿意教您，尤其是当我听说您在这方面有才华时，我更愿意这样做。根据您的嗓音（您是男高音），我认为您一定能唱好歌。”

“我的嗓子的确不坏，”黑人说，“可这又有什么用呢？因

为我除了《金星之歌》和那首《绿色的草原》外，连一只歌也不会唱。那《金星之歌》现在非常流行，其中有这样两句歌词：

那只惶惑的手，
抓住了铁栏杆？”

“这几只歌都属民间小调，”罗亚沙说，“我都可以教会您。凡是有关摩尔人阿宾达拉埃斯及其夫人哈利法的歌曲我都会唱，有关颂扬伟大的苏菲① 托姆贝约的历史的歌曲和所有的萨拉班达舞曲我也会唱。我一唱起来，连那些葡萄牙人都会听得入神。这些歌我可以轻而易举地教会您。虽说您学得不快，但我想您用不着吃完三四莫约② 的盐，就能成为一名过得去的吉他手了。”

听了这一番话，黑人叹了一口气，说道：

“如果我没法让您进门来，这一切又有什么用呢？”

“我倒有个好办法，”罗亚沙说，“您得想办法将您主人的钥匙拿来，我再给您一块蜡，您将钥匙在蜡上印一下，蜡上即留有钥匙的印记。然后，您再将蜡交给我。我可以拿这块蜡请一个锁匠（他是我的朋友）替我做几把钥匙。这样，我便能在夜间进入房子里，教您唱歌。我要比教士国王胡安③ 教得还要好。我认为您这么好的嗓子若不会弹吉他，便得不到很好的利用，实在非常可惜。路易斯兄弟，我希望您明白，世界上最

① 波斯王朝统治者的称号。
② 容量单位，合 285 公升。
③ 神话中的人物。

好的嗓音若没有乐器（或吉他，或钢琴，或风琴，或竖琴）进行伴奏，终将失去其价值。不过，在上面说的这些乐器中，最合适的还是吉他，因为这是所有乐器中最容易演奏，最经济实惠的一种。”

“您说的虽然有道理，”黑人说，“但却办不到，因为主人的钥匙我是永远也搞不到的。再说，他也从不松手。白天他总是抓在手里，夜里则放在枕头下睡觉。”

“您若真想成个音乐家，路易斯，”罗亚沙说，“您还可以另想办法嘛。您若不想做音乐家，我也就没有必要苦口婆心地劝说您了。”

“我怎么会不想呢?”路易斯说，“我非常想啊。要是能成为音乐家，什么事我都肯干。”

“这就对了，”浪荡公子说，“您将门下面的土扒去一点儿，我从那儿给您递进钳子和锤子，这样，您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拔下门锁上的钉子。我进了门后，您又将钉子照原来样子钉好，这样，就不会让人发现钉子已被拔下过。我进来后，就躲在您的草棚里，或者躲在您睡觉的地方。我的动作非常迅速，我不知您还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关于我们的饮食问题，您用不着担心，我会带来供我们俩食用的食物的，这些食物可以吃上八天，因为我有的是学生和朋友，他们会帮我忙的。”

“饮食的问题，”黑人说，“倒用不着发愁，因为主人每天给我一份食品，加上女奴给我她们吃剩的那些东西，就是再来两个人也够吃了。那就请您将您刚才说的锤子和钳子拿来吧，我在门轴下挖一个洞，让您将这些东西从洞里递进来，然后，我再用泥土将这洞给堵上。在拔钉子的时候，可能会发出点声音来。幸喜我主人睡觉的地方离大门很远，除非该我们倒大霉，否则，他若听到了，就是个奇迹了。”

“那我们就请求上帝保佑我们吧，”罗亚沙说，“我在两天后，将您所需物品准备就绪。请注意，千万不要吃容易生痰的食物，因为这些食物不但于健康无益，反而对嗓音有害。”

“别的东西倒不会损坏我的嗓音，”黑人说道，“就是酒不能喝。可我这个人就是成了哑巴也不能不喝酒。”

“我不是不让您喝酒，”罗亚沙说，“上帝都不会要您这么做的。喝吧，路易斯，喝吧，喝个痛快！适度喝酒是不会有任何害处的。”

“我每次喝酒都是有个数的，”黑人说，“我有一只陶罐，其容量正好相当于一个‘阿孙勃雷’①。女奴们背着我主人每天将酒倒满这只陶罐。另外，那个负责购买食品的人还悄悄地给我送来一酒囊酒，不多不少，正好合两个‘阿孙勃雷’。这样，我一天的酒就够喝了。”

“我认为，”罗亚沙说，“喝点酒润润喉也可以。嗓门太干了，连声音也哼不出来，更不用说唱歌了。”

“愿上帝保佑您，”黑人说，“不过，请注意，在您带来锤子和钳子之前，每天晚上您还得来这儿唱歌。我实在是太爱听您弹唱了。”

“我一定来，”罗亚沙说，“我还要给您唱新的歌呢。”

“这正是我所要求的，”路易斯说，“现在就请您给我唱一曲吧。这样，我就可以高高兴兴地进入梦乡了。至于报酬嘛，请您这位穷先生明白，我会比有钱人给得更多的。”

“这您就不用操心了，”罗亚沙说，“您可以根据我的教学情况付给我报酬。眼下请听一曲小调。往后我到房子里来后，您会听到更奇妙的歌曲的。”

---

① 容量单位，相当于2.016升。

“太好了。”黑人说。

他们这段长时间的对话结束后，罗亚沙便唱了一支高亢的民歌，黑人听了非常高兴。

罗亚沙一离开那扇大门，便不再拄拐杖，轻捷地来找他的那些“顾问”。向他们报告他那良好的开端，并猜想一定能得到他所希望的那样良好的结果。找到他们后，他便将他和黑人商妥的事讲述给他们听。翌日，他便弄来了铁锤和钳子，那柄大铁锤一锤就可以将铁钉像木钉似的砸个粉碎。那几个晚上，浪荡公子仍然去那儿给黑人唱歌，那黑人便在门轴下挖了一个让他的音乐老师能将铁锤和钳子从中递给他的洞，然后，他准备用土将洞给盖好。他将洞上的土盖得和原来一样，这样，要不是有人有意去看，决不会发现这儿有一个洞。次日晚，罗亚沙便将工具给了他，他不用费多大的劲，便将铁钉子拔出，门打开了。他在门内迎接他的奥尔费奥[①] 和老师。见到他拄着双拐，瘸着一条腿，衣衫破烂不堪，心里更钦佩了。

罗亚沙这次没有用纱布将自己的一只眼睛给蒙起来，因为他认为没有这个必要。他一进来，便紧紧地拥抱他这个学生，吻他的脸，然后，将一大瓶酒放在他的手里，还给了他一个罐头和几包甜食。

罗亚沙摔开双拐，跳起舞来，他的腿也不瘸了。黑人见了，觉得惊奇万分。罗亚沙对他说：

“路易斯兄弟，您要明白，我这条腿并没有毛病，我这是假装的。我假装跛子行乞。凭这个办法，再加上我会唱歌，我的日子过得非常美好。在这个世界上，那些不会使用心计和权术的人就会饿死。关于这一点，在我们今后交往的过程中，您

① 古代西方最有名的乐师。

会领会到的。”

“是这样的，”黑人说，“现在我们把钉子照原来样子钉好，免得让人看见这儿发生的变化。”

“好的。”罗亚沙说。

他从自己的提包里取出钉子，他们将门锁照原样钉好，使它看起来和原来的样子一样。黑人见了，欣喜万分。接着，罗亚沙便来到黑人住的房间里，舒舒服服地坐了下来。这时，路易斯点燃了一支蜡烛，罗亚沙便立即拿起吉他，轻轻地却又非常悦耳地弹奏起来。那黑人一下子就听得入了迷。他弹奏了一会儿，便从提包里取出甜食，给他的学生吃。黑人吃着甜食，喝着酒，将那一大瓶酒喝去一大半，弄得烂醉似泥。之后，罗亚沙便叫路易斯开始学弹吉他。由于他此时已头脑昏昏，连吉他的弦也摸不准了，罗亚沙便利用这个机会让黑人相信，他已至少学会了两首歌曲，那黑人也居然相信了。总之，整个夜晚他都在拨弄这把破吉他。

他们一直折腾到天快亮才睡了一会儿。早晨六时许，德加里萨莱斯便先打开那道中门，又打开临街的大门，等着那个采购食品的佣人到来。不久，此人来了，递交了采购的食品后，他又走了。接着，主人叫黑人来领取他的一份食品，并叫他去给母骡喂饲料。黑人领了自己这一份饭食后，德加里萨莱斯老人便又关上两扇门走了。他根本没有注意到在临街的那扇门上发生过什么事。见此情景，那老师和学生都高兴得很。

主人一走出家门，黑人便一把夺过吉他来，使劲地弹奏起来，让那些女仆全都听到了，她们便纷纷过来问他说：

“这是怎么一回事，路易斯？你什么时候弄到这吉他的？是谁给你的？”

“还会是谁呢？”路易斯说，“他是世界上最好的音乐家，

他将在六天的时间里教会我唱六千多只歌。”

“这音乐家在哪儿?”女管家说。

“就在这附近,”黑人回答说,“要不是我怕主人知道,我就让他也教会您唱歌。我相信,您见到他会觉得很高兴的。”

“他会在什么地方呢?我们怎么见不到他呢?”女管家说,“这个家除了主人外,可是什么男人也进不来的呀。”

“好吧,”黑人说,“我不多说了,你们以后可以亲眼见见我了解到的情况,见见这个音乐家。就是他在我刚才说的这个短时间里把我给教会的。”

“我确实认为,”女管家说,“他要不是魔鬼,我就不相信有谁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教会您唱歌。”

“你们就等着吧,”黑人说,“你们总有一天会听到他唱歌,见到他这个人的。”

“这怕不行吧,”一个女仆说,“我们没有一个窗户是对着大街的。我们怎么看,又怎么听呢?”

“只要不怕死,”黑人说,“什么问题都有办法解决。另外,你们还得做到守口如瓶。”

“路易斯兄弟,您要让我们不说话吗?”一个女奴问,“您就是要我们当哑巴都行。朋友,我实在太爱听人唱歌了。自从将我们关在这座房子里后,我们连鸟叫声都听不到了。”

罗亚沙异常兴奋地倾听着他们之间的谈话。他认为,他们说的每句话都对实现他的愿望有利,这次算是他交了好运了,居然事事顺遂了他的心愿。这时,黑人答应那些女仆,他会去叫她们来听悦耳的歌声的。女仆们便告辞走了。黑人因怕主人回来发现他与她们在交谈,也就让她们这样走了。他自己回到了房间里,想复习一下功课,却又不敢在大白天弹吉他,因为他怕让主人听见。过了不久,主人就回来了。他和平时一样,

关好大门，自己就待在家里不出去了。

那天一个女黑人来给路易斯送饭时，他对她说，当天夜里等主人睡着后，她们这些女仆都下楼来聆听他答应让她们听的那悦耳的歌声，还说她们一定要来。事情是这样的：黑人在讲这话之前，就恳切地请求他的音乐老师，那天夜里在他房间给他弹唱几只歌，这是为了实现他给女奴们许下的让她们听最优美的歌声的诺言。他向老师肯定地说，这对她们来说，是最好的礼物。老师开始时没有立即答应，他故意让他请求一番。后来说，既然他这个好学生请求他这样做，他一定照办，不过，他只是为了满足他的请求，别无其他目的。黑人拥抱了他，还在他脸蛋上亲吻了一下，表现出因对方满足了他的要求而感到的兴奋和愉快。那天他好好地请罗亚沙吃了一顿，饭食好得像在他自己的家里一样，也许还更好一点儿呢，因为在他自己家里，他有时还得挨饿。

夜幕已经拉开。到了半夜（也许还差一点儿），中门里面就响起了说话声。路易斯明白，女仆们来了。他便上楼去叫他老师。他俩一起拿着吉他（这次吉他的弦都搞好了）下楼来了。路易斯便隔着门问她们是些什么人，共有多少人。她们回答说，除了太太外，她们都想听。太太这时已和她丈夫睡着了。罗亚沙听了，心里虽有点不高兴，但他为了取悦于他的学生，还是开始干他打算干的事。他轻轻地弹奏着吉他，乐曲优美动人，令黑人敬佩不已，让这一群女奴听得都入了迷。

当女奴们听他弹奏起《此事使我伤心》，接着又听他演奏了令人陶醉的萨拉班达舞曲（这是西班牙当时最流行的乐曲）后，我将如何来描述她们愉快的心情呢？可以这么说，当时不管年迈的老婆子还是年轻的少女，都婆娑起舞，但大家都不敢发出声音来，还派人去监视主人，一俟他醒来，立即前来通

报。罗亚沙接下去又唱了一曲题为《塞基达》的小调，满足了这些女听众的愿望。这时，她们便一再问黑人，这位神奇的音乐家到底是什么人。黑人回答说，他只是个可怜的乞丐，但他是塞维利亚所有穷人中最潇洒最有风度的人。她们请黑人设法让她们见他一面，同时，请他在半个月之内不要离开这个家，她们还要好好地赏赐他，让他得到他需要的东西。她们还问他，他是怎么走进这个家里来的。对此，黑人未作任何回答，但对她们提出的其他问题，他作了如下答复：为了能让她们见他一面，他准备在房门上开一个小洞，看完便用蜡给堵死；至于将他留在家里的问题，他说一定尽力而为。

这时，罗亚沙也在房间里对她们说了几句话，意思是他愿为她们效劳。他心里明白，她们的所作所为均在他这个穷乞丐的预料之中。她们还请求他在次日夜里再来，届时她们还将设法让她们的女主人也来听听，虽说她们的主人睡眠时容易惊醒。这倒不是由于他年事已高，而是由于他太爱猜疑了。对此，罗亚沙回答说，她们若想听他唱歌，却又用不着怕惊动她们的主人，他可以给她们一些药粉。她们将药粉放进酒里，让主人喝了后，就会沉沉入睡，时间会比平时睡得长。

“上帝，这太好了！”一个女仆说，“如果这是真的话，那我们太走运了。这些药粉不光是能让人入睡，还能救人的命呢。它能救我们的命，尤其能救我家太太莱昂诺拉的命，因为主人成天看着她，一刻钟也不离开她，真把她缠苦了。我的主啊，快把这些药拿来吧，上帝会保佑您，让您应有尽有的！快拿来，别拖时间了！先生，请将药粉拿来，我自告奋勇将药粉搀和在酒里，然后，给主人斟酒。要是这老头儿能睡上三天三夜，那我们就可以痛痛快快地玩上三天三夜了。”

“那我一定将药粉拿来，”罗亚沙说，“这种药粉不伤身体，

只让人睡得昏昏沉沉。”

女仆们都请他将药粉早点拿来。于是，他们商定第二天夜里在中门上钻一个孔，将太太请来，让她见见这位音乐家，听听他唱的歌。接着，罗亚沙就打算告辞走了。这时，天将大亮，但黑人还想复习罗亚沙教给他的功课。罗亚沙曾告诉他，在他所有的学生中数他的听觉最好。这可怜的黑人不知道（他永远也不会知道），其实他连基本的指法都不会。

罗亚沙的朋友夜里来到老汉家门口，他们想看看他们的这个朋友是否想对他们说些什么，或者需要他们帮他干些什么。他们给罗亚沙发出一个事先约定好的信号，罗亚沙便知道他们就在门外，于是，他通过门轴边的那个洞告诉他们，他的事情进行得相当顺利，同时，他请求他们帮他搞点能使人睡觉的药，让德加里萨莱斯服用，他还说自己曾听人说起过，有一种药粉能使人入睡。朋友们对他说，他们有个朋友，是医生，他能给他们搞到最有效的催眠药。他们还鼓舞他将他这件事干到底，还答应于次日晚再来看他。说完，他们便告辞了。

夜晚又来临了。那些女奴们便又来听他演奏吉他。这时，那个天真单纯的莱昂诺拉也跟她们来了。这个女主人人虽来了，心里却很害怕，生怕她丈夫醒过来。其实她即使不害怕这一点，也不想来的。她是听了那些女仆，尤其是那个女管家说了许多有关这位音乐家的事情才来的。她们说这音乐是多么的柔和悦耳，那贫困的音乐家又是怎么有风度。其实女管家也没有见过他的面，却将他捧上了天，说他的才能在奥尔费奥和押沙龙① 之上。她被她们说服了，做了一件她过去从来不想也不敢做的事情。她们做的第一件事是在门上钻了一个洞，通过

① 《圣经》中的人物，大卫的儿子。

这个洞看那位音乐家。今天罗亚沙已不穿破衣烂衫了。他穿了一条宽大的海员式的米黄色的塔夫绸裤子，上身穿一件镶有金丝的紧身上衣，头戴米黄色的缎帽。原来他这些衣服都是放在自己的褡裢里随身带来的，他早已考虑到到一定的时候他得更换衣衫。他很年轻，模样儿长得很俊。女人们由于长时间里看惯了她们年迈的主人，这会儿见到了这个年轻人，真像是见到了天使一般。她们一个接着一个地对着洞口看他的模样，每个人都尽可能仔细地端详他。那黑人手里拿着一根蜡烛，从上到下地照着罗亚沙的身躯。待她们每个人（包括几个女黑奴）都端详了他一番后，罗亚沙便拿起吉他，唱起歌来，那晚他唱得特别卖力。唱完后，惊得她们都目瞪口呆，半晌说不出话来。无论是那老女仆还是年轻的女奴都一致请求路易斯想办法让他的音乐老师到中门的里面来，这样，她们便能在近处看他，听他唱歌。让他进来后，还可以让他躲起来嘛。这样，她们就用不着像现在这样担惊受怕了。但女主人反对这样做，她提出许多理由，她说用不着让他进来，因为他一进来，她心里会觉得不好受，会使她的名节处于受损的危险中。相反，他若在门外，她就能心安理得地看他，听他演唱。

“什么名节?”女管家说，“国王有什么名节！好吧，您就跟您那个玛土撒拉① 成天关在房间里吧，让我们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吧。这位先生为人这么老实，对我们也不会有什么无礼之举的，还不是我们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

“女士们，”罗亚沙听到她们的谈话后说，“我来这儿别无他求，完全是真心诚意地为诸位女士效劳的，因为我非常同情你们，对你们成天被关在房子里苦熬光阴，感到惋惜。像我这

① 《圣经》中的人物，挪亚的祖父，相传活到969岁。

样家庭（我父亲为人非常忠厚老实）出身的人，这么本分的人，决不会干出任何越轨的事来的。你们中的任何人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你们叫我到东，我不会到西；叫我打狗，我不会骂鸡。我就像法兰西国王的那条狗一样，国王叫它跳它就跳，让它叫它就叫。”

“那么，我们有什么办法，”天真无知的莱昂诺拉说，“能让这位老师进来呢?”

“有办法，”罗亚沙说，“你们只要想办法将这门的钥匙印在一块蜡上，明晚我就可以带来一把能开这门的钥匙。”

“只要弄到那把通用的钥匙，”一个女仆说，“所有的门就可以打开了。”

“这就更好了。”罗亚沙说。

“就这么办吧，”莱昂诺拉说，“不过，这位先生一定得起誓，首先，他进来后，不能干别的事，只能唱歌、弹吉他；其次，他不能乱跑，得关在房内，老老实实地待在我们让他待的这个地方。”

“我起誓。”罗亚沙说。

“这样起誓不管用，”莱昂诺拉说，“您得以您母亲的生命的名义起誓，要面对着十字架，要吻它，还得让我们都看见。”

“我以我父亲的生命的名义起誓，”罗亚沙说，“我对着这十字架，我以我不干净的嘴吻这十字架。”

他用两根手指交叉成十字架状，吻了它三次。之后，另一个女仆说：

“先生，可不能忘了将药粉带来，这是必不可少的东西。”

那晚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众人对结果都非常满意。罗亚沙干这件事的运气越来越好了。此时已是午夜二时，他的朋友来到门外的街上，按照预先约定好的信号，吹起了巴黎圆号。

罗亚沙便将情况对他们进行了通报，并请他们将那药粉或其他的能使德加里萨莱斯酣然入睡的药物带来给他。还对他们说起配一把通用钥匙的事。朋友们对他说，那药粉（或者是药膏）明天晚上给他带来。他们说这药膏很有效，只要涂一点在手腕上或太阳穴上，便能使人沉沉入睡，能连续睡两天两夜不醒，除非在涂上这药膏的地方，拿醋来洗，才能使人醒来。他们还让他将印有钥匙的那块蜡交给他们，有了这块蜡，做钥匙非常容易。

说完后，他们便告辞走了。罗亚沙和他的这个黑人学生发现离天亮还有一会儿，便小睡了片刻。天一亮，罗亚沙便焦急地等待着翌日夜晚的到来，看他的朋友能不能配来钥匙。你越着急，时间过得越慢。总之，时间总是不急不慢地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朝前流逝着。

夜晚又来临了。家里的那些女佣人，不管是年岁大的还是年轻的，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都在那个时候来到了中间那房门的门边，因为她们都焦急地想在中门内女眷住的地方见到这位音乐家先生。但这次莱昂诺拉没有来。罗亚沙问她为什么没有来，回答说，她与她丈夫睡在一起，他锁上了卧室的门，然后，又将钥匙放在他的枕头下。女仆们说，她们女主人曾对她们说过，她打算在老头儿睡着的时候偷来钥匙，印在蜡里（因为她已准备好了一块软软的蜡），再从猫洞里将这块蜡递交给她们。罗亚沙听了，对老汉办事的精细感到惊奇。这时，他听到有人在门外吹巴黎圆号。他便来到了洞边，见他的朋友们来了，他们将一瓶能使人沉沉入睡的药膏交给了他。罗亚沙接到药膏瓶后，叫他们稍等一会儿，他要将钥匙的样品交给他们。说完，他回过头来，对最希望他进入女眷内室的那个女管家说，请她将那药膏带给她的女主人莱昂诺拉，还要告诉她这药

的性能，并请她设法偷偷地不知不觉地涂在她丈夫的身上，这样，她就会见到奇妙的效果。女管家便带着这瓶药膏来到那猫洞边，发现莱昂诺拉已等候在猫洞的里边了，她的身子躺在地上，脸贴着那猫洞。女管家这时也像她那样躺在门外的地上，嘴对着女主人的耳边，非常轻声地对她说，药膏已经取到，并告诉她使用的方法。女主人拿到药膏后，对她说，她这次实在没有办法将她丈夫的钥匙偷出来，因为他这次没有像平时那样将它放在自己的枕头下，这次他将它放在两张床垫的中间，就压在他身子的下面。不过，她说请转告那位老师，要是那药膏真的这么管用，那她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取出钥匙，想取多少次就取多少次，也用不着压在蜡里了。女主人请女管家把这话转告音乐家，然后，再回来看看这药效，因为她打算立即给她丈夫涂上。女管家便下楼去传话给音乐老师罗亚沙，他就打发等在那儿取钥匙样品的朋友们走了。

莱昂诺拉全身战抖着，轻手轻脚地甚至连大气也不敢喘一口地来到爱吃醋的丈夫身边，在他的手腕上涂上那药膏。然后，又在鼻孔边涂了一些，这时，他的身躯抖动了一下，她吓了个半死，就像在偷窃时被人抓住那样害怕。最后，她将药膏涂在他身躯所有应该涂的部位上，就像在给他临终时涂圣油一般。没有过多久，这种具有麻醉作用的油膏便显示出它的药效来了，因为这老头儿突然打起雷鸣般的呼噜来，声音响得在大街上也能听见。这鼾声在他妻子的耳中听起来比那黑人的老师唱的歌还更有节奏感。对此她还有些不太放心，于是，她便轻轻地摇晃他，然后，又摇得重一点，再重一点，看看他会不会被摇醒。后来，她胆子越来越大了，居然将他从这边推到那边，即使这样，他还是没有醒来。见到这一情景后，她才来到猫洞边，还是像刚才那样轻声地叫了一声正在那儿等候的女管

家的名字，对她说：

“向我祝贺吧，大姐，德加里萨莱斯睡得像死人一样了。”

“那您还不快将钥匙取来，太太，”女管家说，“那音乐家都快等了一个多小时了。”

“请等一下，大姐，我这就去取。”莱昂诺拉说。

她回到床边，将手伸进两个床垫的中间，取出钥匙，那老头丝毫也没有察觉。钥匙在手，她便高兴得跳了起来，立即打开了门，女管家便进了门，女主人兴高采烈地迎接了她。莱昂诺拉便命管家去给音乐家开门，并带他到走廊。她自己怕发生什么意外，不敢出房门。不过，她对管家说，首先要音乐家重新起誓，他绝对不能做她们叫他做的事情以外的事。他若不打算确认自己的誓言，或不打算重新起誓，那决不能让他进来。

“遵命，”女管家说，“要是他不起誓，或者说不重新起誓，不在十字架上吻七次，决不让他进门。”

“别对他规定次数，”莱昂诺拉说，“只要他吻十字架就可以了，吻多少次随他的便。不过，一定要以他父亲的生命的名义起誓，以所有的他喜欢的东西的名义起誓，有了这一点，我们就放心了。这样，我们就可以天天听他唱歌、演奏吉他了。快走吧，别磨蹭了，否则，一个夜晚就这么聊过去了。”

女管家便撩起衣裙，以并不太轻捷的动作来到众人面前。家里的女仆们均在那儿等候她了。等她拿出钥匙给大家看时，大伙儿高兴得将她高高举起，并连声呼叫：

“万岁！万岁！”

当女管家告诉大家，用不着复制钥匙了，因为那老头儿涂了那药膏后，睡得很死，她们要取多少次钥匙便能取多少次时，众人更高兴了。

“喂，朋友，”一个女仆说，“那就快把门打开，让那先生

进来吧，他已在外面等候许久了。让我们听听音乐，好好地乐一乐吧，用不着再让他干这干那了。”

“这不行，”女管家说，“我们还得像那天夜里那样让他起誓。”

“他这人真好，”一个女奴说，“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起誓的。”

这时，女管家打开门，让门只开一条缝，然后叫罗亚沙来。他这时已在门洞里将她们刚才的话全都听到了。他走到门边，想一步跨进门内，但女管家的一只手在他胸口一推，说：

“我的先生，您应该明白，在我们家里的这两道门内的女人，除了女主人外，可都是未嫁女子。我本人看起来虽像四十岁了，其实，我连三十周岁还差两个半月呢。也许我这个人显老，这都是由于太辛苦的缘故。正因为这样，我们决不能因听了三两次歌就失去了自己的贞操，因为这儿所有的女人，连这个叫基奥玛尔的黑奴在内，都是黄花闺女啊。为此，我的先生，在您进入这个庄严的王国之前，您必须十分严肃地起誓，除了我们命令您干的那些事情外，您什么别的事都不能干。您如果认为这样做太苛求，那么，您下一步冒的险就会更大。如果您真的怀着良好的愿望来这儿，起一起誓也不会使您有多为难。舍得花钱的人，让他多花点钱，也不会觉得心痛的。”

“玛丽娅隆索小姐说的话太对了，”一个女仆说，“她是个很稳重的人。先生您如果不想起誓，您就不必进来了。”

这时，那个头脑有点不太灵的女黑奴基奥玛尔说：

“我认为起誓也没有什么用处。你再起誓，一进来，誓言全都丢在脑后了。”

罗亚沙听到那女管家玛丽娅隆索刚才说的这一大段话后，反觉得非常心定。他非常平静却又严肃地说：

“姐妹们、小姐们、朋友们，我来这儿的目的就是要尽一切努力让你们高兴、愉快，因此，你们要我起誓，这只是小事一桩。不过，我希望你们能相信我的话，因为像我这样的人，其实起不起誓，都无关紧要。你们应该明白，不能以衣帽取人。身穿破衣烂袄的人中，也不乏好人。不过，为了让你们能确信我的良愿，我决定以基督教徒和男子汉的名义起誓。现在我宣誓，我以所有的圣徒的名义，我以亚历山大大帝历史书的开卷中所有人物的名义，我以巨人费埃拉夫拉之死的名义起誓，我决不违背自己的誓言，也不违反这些小姐的命令，除非发生意外的情况。”

罗亚沙宣誓后，刚才专心听他宣誓的那些女仆中的一人这时大声地说：

“这确实是能使天地感动的誓言。我若再要您起誓，就不对头了。像您刚才这样起誓，连卡普拉山您都能上去。”

说完，她便抓住他的裤腿，将他拉进门内。接着，她们便将他团团围住。其中一个女仆便立即去禀报她的女主人。后者这时正在监视着沉沉入睡的丈夫。当她听到来报信的女仆说，那音乐家已上了楼，她既高兴，却又有些手足无措了。她问，他有没有起过誓。回答说，起过了，而且以她闻所未闻的最新的方式起的誓。

“起了誓就好，”莱昂诺拉说，“这样，我们就能将他控制住了。看来，我让他起誓这一步棋走得非常妙。”

这时，众人都来了，音乐家走在大伙儿的中间，那黑人和女黑奴基奥玛尔拿着灯照他们。罗亚沙见到莱昂诺拉，便扑倒在地，吻她的双脚。她没有说话，只是做了一个手势，让他站起来。在场的其他女人也像哑巴一样不敢开口说话，生怕会将主人吵醒。罗亚沙见到这一情景，便对她们说，她们完全可以

大声地说话，因为涂在主人身上的这种药膏能使他睡得像个死人一样。

“这点我相信。”莱昂诺拉说，“要不是这样，像他这样平时睡眠不深的人，早就醒过来二十次了。我给他涂上这药后，他睡得像猪一样。”

“情况确实如此，”女管家说，“我们就到边上的那间房间里去吧。到那儿我们可以听先生唱歌，可以好好地乐一乐。”

“我们走吧，”莱昂诺拉说，“不过，请基奥玛尔留在这儿看着。万一德加里萨莱斯醒来了，就立即告诉我们。”

对此，基奥玛尔回答说：

“我是黑人，只好留下。你们这些白人都走吧，愿上帝原谅你们。”

女黑奴留下，其他人就到那个房间里去了。那是个大客厅，她们让那先生坐在中间，其余的人在他四周坐了下来。玛丽娅隆索端起一支蜡烛，从上到下端详了一番这个音乐家。其中有一个女奴说：

“他的头发又鬈曲又漂亮！”

另一个女仆说：

“啊，他的牙齿真洁白！比玉还要白，比珍珠还要光洁！”

另一个女人说：

“他的眼睛长得又大又圆！我以我母亲的名义说，他的眼珠是绿色的，活像两颗绿宝石。”

接着，她们中一个赞赏他的嘴长得好看，另一个赞扬他的两只脚长得美，总之，她们对他身上的每一个部位都进行了仔细的分析、评品。只有莱昂诺拉没有吭声，她瞧着他，觉得他比她丈夫要好看得多。这时，女管家从黑人手中拿过吉他，将他放在罗亚沙的手中，请他演奏，并请他唱一只当时流行于塞

维利亚的小曲：

妈妈，我的妈妈，
保护我吧。

罗亚沙同意满足她们的愿望。她们便都站起身，开始跳起舞来。女管家会唱这些小曲。尽管她们的嗓音不佳，还是高兴地唱了起来：

妈妈，我的妈妈，
保护我吧……
我若不能自制
你也别管我。

听人们在议论，
由于家道贫困。
产生了贪心；
越受到压制，
爱情便更真挚，
正因为如此，
最好别将我
关锁在家里。

这些都在书里，
写得一清二楚。
倘使我难以自制，
我将冲破羁绊，
宁死我也要

掌握自己的命运。

我是像蝴蝶一般
情意绵绵的女人。
即使有众人阻挡，
我也要随他而去。
爱情的力量有多大，
它能使漂亮的女人，
变成一头神兽；
能从她洁白的胸脯，
喷吐出火焰。

我若不能自制，
你也别管我。

女孩子们在管家的带领下，正在兴高采烈地唱着歌、跳着舞的时候，在那儿监视主人的那个基奥玛尔这时慌慌张张地跑了过来，她一只脚还受了伤，手像得了癫痫病一样抖着，用又嘶哑又轻微的嗓音说：

“主人醒来了，太太！主人醒来了，太太！他已起床，并朝这儿来了。”

听到基奥玛尔带来的这个意想不到的消息，那些正在跳舞的女人立即惊得六神无主、目瞪口呆。谁要是见到过正在田野里无忧无虑地啄食别人种植的稻谷的一群鸽子，突然听到了一声震耳欲聋的猎枪声而立即四散飞开的情景，便能想象出当时她们慌乱的状况。这时，她们每个人一边想着怎样为自己进行辩护，大家在一起时又怎样进行辩护，一边分别找地方躲了起

来。有人躲在上面的阁楼里，有人躲在房子里的角落里。大家全都走了，只剩下那个音乐家还留在那儿。他放下吉他，停止唱歌，慌乱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莱昂诺拉急得搓着美丽的双手。女管家玛丽娅隆索则在打自己的耳光，尽管打得很轻。总之，当时呈现出一片混乱。不过，那女管家到底比较狡黠，比较冷静，她一面让罗亚沙到她的一间房间里去，一面让太太跟自己一起留在客厅里，等主人来这儿后，她们总能找到个理由进行解释的。等罗亚沙躲藏好后，女管家便聚精会神地倾听着她主人来的脚步声，结果，她一点声音都没有听到。这时，她胆子又大了一点。于是，她便慢慢地一步一步地来到了她主人睡觉的房间里，听到他还是像刚才那样在打着呼噜，便肯定他还睡着。她撩起裙子，飞跑着来到她女主人的身边，高兴地对她说，主人这时还睡着。女主人听了，也非常高兴。女管家想不失时机地把这个消息告诉那个音乐家，她想，他听了一定也会非常高兴的。她便对莱昂诺拉说，请她在客厅里等着，由她去叫那个音乐家。她走了，来到了他在的那个房间，见到他这时还是非常慌乱，等待着那个涂着药膏的老头儿来处置他。他在破口大骂这药是假药，还抱怨他的朋友不可信。最后，他也埋怨自己太冒失，在将这种药用在德加里萨莱斯身上之前，应在别人身上先试验一下。这时，那女管家来了，对他肯定地说，那老头儿还在睡着呢，而且睡得很沉。他听了，才平静下来。除告诉他这个消息外，玛丽娅隆索还对他说了不少亲热的话。从这些话里，他猜想她对他已怀有不良企图，于是，他便将计就计，打算以她为诱饵，来钓她家女主人这条大鱼。

就在女管家和音乐家他们俩在交谈的同时，躲藏在家里各个角落里的女仆们，有的从这儿有的从那儿，一个个地回来打

听主人是不是真的醒过来了。她们发现家里像坟墓一样寂静后，便又回到了原来的那间客厅里。这时，女主人还在那儿，她告诉她们，主人还在梦中。她们便向她打听音乐家和管家的情况，女主人便告诉她们他俩在什么地方，于是，她们又像刚才来时那样静悄悄地来到两扇门的中间，偷听他们俩的谈话，在这些人中间有那个女黑奴基奥玛尔。不过，那个阉黑人却不在场，因为他当时一听说主人醒来了，便抱起他的吉他，躲到他那间草屋里去了。他用自己床上的那条破毛毯蒙住脑袋，吓得大汗淋漓。即使这样，他还不时地拨动一下吉他的琴弦。他实在太喜爱音乐了！

女仆们在窃听那管家老婆子对音乐家说的绵绵情话。她们每个人都给她起了一个绰号，有的叫她老巫婆，有的叫她长了胡子的老太婆，反正在“老婆子”的前面总得给加一个形容词，因出于对她的尊重，我这儿就不一一列举这些形容词了。最令人发笑的还是那个女黑奴基奥玛尔给她起的绰号，她因为是葡萄牙人，人又有些傻里傻气，她给管家取绰号时，令众人忍俊不禁。管家与音乐家谈话的结果是这样的：他愿意服从她的意愿，但她必须首先自觉自愿地替他和她的女主人牵线搭桥。也就是说管家要先做好音乐家要她做的事情，作为交换，他可以满足她的欲望。这时的她早已被他弄得骨酥肉软，连魂都给他勾去了，因而，他让她干什么，她就会干什么，就是办不到的事，她也会尽力去办的。管家离开音乐家后，就去找女主人谈话。她见到门口站着许多女仆，就对她们说，请她们各自回到自己房间里去，到另一天夜里再来听音乐，因为这天夜里由于刚才闹腾了一阵，兴致早给破坏了，女仆们心里明白，管家是想单独和女主人谈谈，刚才说的只是托辞，但她们也不能不听从她的吩咐，因为她是给大伙儿下的命令。女仆们走散

后，管家便来到莱昂诺拉所在的客厅里，劝说她去和罗亚沙相会。她对女主人说了一大套条理清楚的言词，看样子她是早有准备的：她说他多么的有风度，多么的英气勃勃，还提到他其他的许多迷人之处。她还绘声绘色地说，得到这么年少的情人的拥抱该富有多大的情趣，这比她那个老头儿不知要有趣多少倍。她还向她保证，这事不会泄漏出去，他们能长久地欢乐下去。诸如此类的话说了一大串，这些话仿佛是魔鬼将它们放在她舌尖上似的，说得那么流畅，那么动人，那么富有修辞色彩，不要说莱昂诺拉那颗幼嫩的、单纯的、缺乏阅历的心早给她说动了，就是一块坚硬的顽石也会被打动的。

这些女管家仿佛生来就是要毁掉那些良家妇女似的。她们原是被主人挑来管理家务，替女主人收拾客厅的，结果，却往往干出与其职业背道而驰的事情来。女管家的话将莱昂诺拉的心完全给打动了，她终于投降了。她受了骗，毁了自己，也将德加里萨莱斯小心翼翼地筑起来的道道防线全都给摧毁了。这德加里萨莱斯此时还像死人一样睡着呢。玛丽娅隆索拉起她女主人的手，眼里噙着泪，几乎是强拉着将她弄到罗亚沙所在的那个房间里。然后，脸上带着魔鬼般的假笑，给他们祝了福，出来时随手带上了房门，将他们俩关在房内。女管家便回客厅去睡觉去了，说得更确切一点，她是在等待着被报答的那个欢乐的时刻的到来。由于前几夜一直没有好好地睡觉，最后，终于睡着了。

这时，如果我们不知道德加里萨莱斯还在梦中的话，我们最好去问一问他，他的小心谨慎，他的种种猜疑，他的件件预防措施，他的信念，他建造起来的高高的围墙，这一切的一切又到哪儿去了？又有什么用呢？为了不让任何与男性（或雄性）有关的人或动物进入房子里，他砌起厚厚的外墙，封死了

所有的窗户，使这个家成为“高级监狱”。他给莱昂诺拉以丰厚的嫁妆，不断地给她厚赏；给他的女仆和女奴优厚的待遇，给她们吃好饭，穿好衣。但这一切又有何用呢？当然，我们也没有必要去问他这些事了，因为他到此时为止，还睡得不省人事。假定他能听到我们对他提出的问题，也能回答问题，那么，他也只能耸耸肩膀，皱皱眉头，说：

“这一切被彻底摧毁的原因是那个游手好闲、沾满恶习的年轻人太狡诈了，是那个虚伪的女管家太恶毒了，也由于那女孩子在被乞求、被说服的情况下，太缺乏警惕性了，但愿上帝能帮助我们摆脱这些恶人。对这样的人的进攻，最谨慎的盾牌也难以抵御，最小心的宝剑也砍不倒他们！”

尽管如此，莱昂诺拉的本领也不小。就在她与罗亚沙在一起的这段时间里，她充分显示了自己的本领，使这个狡猾的骗子无法战胜她。最后，他仍没有达到目的，但已疲倦极了，她终于战胜了他。最后他们俩都沉沉地睡着了。

这时，也许是天意吧，德加里萨莱斯虽然被涂上那种油膏后沉沉入睡，却突然醒过来了。和平时一样，这时他习惯地伸手摸一摸一边的床，发现他的爱妻已不在床上。他这一惊非同小可，立即从床上跳了下来，其动作轻捷得与他的年龄完全不相称。他在卧室里没有见到他妻子，又见房门大开，藏在两条床垫中的钥匙也不见了，便立即急得像疯了一般。但他竭力克制自己，来到走廊上，踮着足尖，免得让人听见他的脚步声。他来到管家在的那间客厅，见她一人在那儿，却不见莱昂诺拉。他又来到管家的卧室，轻轻地打开房门，见到了他永远也不想见到的情景！这时，他真巴不得让自己瞎了眼睛，免得见到这一幕。原来他见到莱昂诺拉睡在罗亚沙的怀里，她睡得那么深沉，仿佛那种药膏涂在了她的身上，而没有涂在他这个爱

吃醋的老头儿的身上。见到了这么令他痛苦的场面，德加里萨莱斯难过得说不出话来，双臂下垂，像要昏厥过去的样子，痴痴地待在那里，活像一座大理石的雕像。他这时真难过得快没有气了。这时他要是手里有武器，他一定会因自己受到的侮辱而报仇雪耻。于是，他就想回到他自己的房间里，打算拿来一柄短剑，准备拿他这两个仇人的血来洗刷他的屈辱。他不但要杀死这两个仇敌，还打算杀死全家的仆役。

他就怀着这样合情合理的、坚定的决心，与来时一样静悄悄地回到他的房间。这时，他心里难过到了极点，于是，便身不由己地晕倒在床上了。

这时，天已亮了，但这对奸夫淫妇仍然睡在床上。玛丽娅隆索醒来了，她本想去享受轮到她的那一份快乐，但眼看时间已来不及了，只好等到来日的夜间了，见到天已大亮，莱昂诺拉慌了，她埋怨自己太粗心，也诅咒那女管家办事不稳重。她们俩这时慌慌张张地来到她丈夫所在的地方，边走边默默地向苍天祈求，希望能见到她丈夫这时还在打着呼噜。见到他不声不响地躺在床上，她俩都还以为药膏还在起作用呢，因为他还在睡觉。于是，她们俩便高兴得相互拥抱起来。

莱昂诺拉走到丈夫的身边，抓住他的一条胳膊，将他从一边翻到另一边，看看是不是不用醋去洗他的身躯（人们说需要这样，才能让他醒来），就能醒过来。结果，她一摇晃，德加里萨莱斯就苏醒过来了。他一醒过来，便深深地非常可怜地叹了一口气，说：

“我太不幸了！这不幸的事到何时才有尽头！”

莱昂诺拉一时弄不清她丈夫说这话的含意。不过，她见到他醒来了，还说了话，便对这药膏的效果感到十分钦佩。她来到他的身边，将自己的脸贴着他的脸，并紧紧地拥抱着他，说

道：

“您怎么了，我的先生，我刚才好像听到您在抱怨着什么。”

不幸的老人听到他的女仇敌那甜甜的嗓音，便张大着眼睛，痴呆呆地瞧着她。他就这样连眨也不眨一下地瞧了她足足有一刻钟，然后才说：

“太太，请您快以我的名义派人将您的父母亲请来，因为我觉得我心脏很累、很难过，我怕自己已不久于人世。我想在临死前见他们一面。”

毫无疑问，莱昂诺拉已完全相信丈夫的话。她想，一定是这药的药力太大了，造成这样的情况，而不是他说的心脏不好。于是，她回答说，她一定照他说的去办。她便命阉黑人去叫她的父母，同时，搂抱着丈夫，以过去从未有过的温柔抚摸着他，问他有什么不舒服，言语十分亲切动人，仿佛他是她世界上最爱的人。但对他来说，她的每一句话、每一个爱抚犹如一枝枝利箭，穿透了他的心。

这时，管家已对家里的仆役们和罗亚沙说，她主人已得了病，不过，这病可能很快就会好的。阉黑人出门去叫太太的父母亲来家时，主人忘了叫他关临街的那扇大门了。他们对派人去叫太太的父母亲这件事觉得很奇怪，因为父母自从将女儿许配给主人后，从来没有上这儿来过。总之，众人都没有吭声，都弄不清摸不透主人为什么会身体不适。这时，主人一声紧似一声地痛苦地叹着气。他每叹一口气，仿佛是揪了一下他的心。见到他这种情况，莱昂诺拉哭了，而主人这时却在发笑（这是丧失了理智的人的笑），笑她眼泪的虚伪。

莱昂诺拉的父母亲来了。他们见到临街的大门和中门都开着，家里像死一样寂静，便觉得十分奇怪，心里不免暗暗地吃

惊。他们来到女婿的房间，发现他就像刚才说的那样死死地盯视着他的妻子，同时，又紧紧地抓住她。夫妻俩都在不断地淌着眼泪，她哭得连他丈夫在不在流泪也看不见了，而他却认为她淌的眼泪是假的。

莱昂诺拉的父母亲进入房内后，德加里萨莱斯说：

“请你们俩位先坐下，其余的人请出去，只留下玛丽娅隆索小姐。”

人们照他说的做了，房间里只留下五人。德加里萨莱斯不等别人开口，先擦干眼泪，用平静的语音说：

“岳父母，我的先生和太太，我明白，我不该叫你们俩亲自到这儿来，听我给你们讲一件事情。我想你们一定还记得(这点你们绝对不会忘记)，就在一年一个月零五天九小时前，我怀着多么真诚的爱和多么热忱的心娶了令嫒作为我的合法妻子。你们也明白，我赠与她多少钱财，还给她置办嫁妆。她置办的嫁妆足足可供三位富家女子出嫁用！你们同样一定也会记得，我给她做了多少衣服，给她买了多少首饰供她打扮。可以这么说，她想要什么，我就给她买什么。先生，太太，正如你们看到的那样，我已经不年轻，我怕自己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总是设法保存好我选中的（也是你们赠赐给我的）这个宝贝，我要尽可能小心地保护好她。于是，我在家的四周造了高墙，封死了临街的每个房间的窗户，加固了门锁，还像修道院一样造了一个转箱。另外，我永远不让男人进入房间里，连人影儿也不让，我还命令女仆和女奴好生侍候太太。无论是那些女仆，还是她本人，若有求于我，我总是有求必应。我将她完全当自己亲人看待，对她推心置腹，还将财产交给她保管。我干这一切的目的是能让自己过几年不用担惊受怕的安生日子，也希望她不给我制造麻烦，不要让我产生猜疑和恐惧。然而，

神灵如要处罚那些不顺从自己意愿的人，我们凡人是无法予以预防的。我自己就是用来杀害自己的毒药的制造者。我看你们脸上都露出惊奇的神色，都想了解问题的实质，我得结束我这次谈话的冗长的开场白，将千言万语都难以说清的情况用三言两语加以说明。先生，太太，我刚才说的和做的，归结起来就是这样：今日清晨，我见到她这个投生到世界上来的目的就是让我得不到安宁的人（说到这里时，他指了指他妻子），躺在一个轻佻的男青年的怀里。他现在就被关锁在这个可恶的女管家的卧室里。”

德加里萨莱斯这番话还没有说完，莱昂诺拉便用双手捂住心口，昏倒在她丈夫的膝下。玛丽娅隆索吓得面如土色，莱昂诺拉的父母亲则觉得喉咙口给什么哽住一般，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德加里萨莱斯继续说：

“我为自己这次遭到的侮辱打算采取的报复方法不同于一般。我认为，我自己办事本来就爱走极端，我的复仇方法也打算这样。我首先认为，在这次犯罪活动中，我自己责任很大，因为我本应该考虑到，一个年仅十五岁的少女是难以和一个年届八十岁的老翁结成伴侣的。我就像一条作茧自缚的蚕一样，造起了这座房子，让自己死在里面。对你这个受了他人欺骗的女孩子，我丝毫也不责怪你。”

说完，他便弯下身躯，吻着已晕厥过去的莱昂诺拉的脸。

“我不怪你，因为你年幼无知，狡诈的老婆子的甜言蜜语和迷恋着你的小伙子的绵绵情话很容易将你给征服的。不过，为了让人们了解我是怎样爱你的，让大家知道我对你爱的分量，我打算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将它表现出来，这虽不能给世人留下宽容的范例，却也能证明我的为人是多么的忠厚老实，为此，我打算请来一位公证人，我要重写遗嘱。在遗嘱中

规定，给莱昂诺拉双份嫁妆，同时，在我去世后（我想这是不久之后的事），请她和那个小伙子结婚。对这个年轻人，我这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并没有动他一根毫毛。这样，人们便能见到，在我活着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做过有悖于她的兴趣爱好的事，在我死后，我也要这样做。我希望她和她非常喜爱的男人在一起，能感到幸福。家中的其余财产我想用于慈善事业。至于你们，我的先生和太太，我一定要让你们能体体面面地安度晚年。公证人得等一会儿才能来。这会儿我心里太激动，心里闷得慌。事情若办得太急，我会很快去世的。”

说完后，他突然又昏厥过去，身子正好倒在已晕倒的莱昂诺拉的一边，他们俩的脸碰在一起了。莱昂诺拉的双亲注视着自己亲爱的女儿和心爱的女婿，既觉得惊奇，又感到伤心。这时，那个坏管家生怕莱昂诺拉的父母亲这时会责备她，便悄悄地溜出房间，来找罗亚沙，把刚才听到的情况全告诉了他，并劝他立即离开这个家，以后事情的进展情况她会让黑人去告诉他的，反正以后大门也不会这么紧闭了。罗亚沙听到这个消息，觉得非常震惊，他依从了管家的主意，又穿上了破衣烂衫，去找他的朋友们，准备将这个在情场上从未听说过的稀罕的情况告诉他们。

莱昂诺拉的父亲便派人去叫公证人，不久，他就来了。这时，女儿和女婿已双双苏醒了过来。德加里萨莱斯让公证人照他刚才说的话写下了遗嘱。他没有提到莱昂诺拉的错误，相反，却请她在他死后与那个小伙子结婚。莱昂诺拉听了，便扑倒在她丈夫的脚下，心剧烈地跳动着，说道：

“愿您长命百岁，我的先生，您长命了，也是我的幸福。您也许不一定会相信我对您说的情况，但您应该明白，其实我只是在意念上犯了错误，却没有在行动上侮辱了您。”

于是，她先说了几句请求原谅的话，然后便开始详述事情的经过，但说着说着，她便又昏了过去。这可怜的老人抱着昏厥过去的妻子，她的父母亲也抱着她，众人都悲伤地哭了起来，连在那儿写遗嘱的公证人也陪他们流了泪。在遗嘱中规定，家中的女仆全都辞退，女奴和阉黑人获得自由。对那个虚伪的女管家玛丽娅隆索则命她退还付给她的工钱。处理完了这些事后，老人心里终究还是很难过的，因此，到了第七天，他便被埋入坟墓中了。

莱昂诺拉成了遗孀，虽很富有，但成天以泪洗面。罗亚沙这时一直等待着他早已知道的莱昂诺拉的丈夫在遗嘱中规定的事情变为现实。结果却获知，一个星期后，莱昂诺拉到城里一个最僻静的修道院当了修女。罗亚沙非常生气，感到受了羞辱，不久也上西印度洋群岛去了。

莱昂诺拉的父母亲也很伤心，幸喜他们的女婿在遗嘱中给他们留下了不少资产，使他们略有所慰。女仆们也感到欣慰，女奴和黑奴得到了自由。那个坏管家则由于她头脑中满是肮脏的念头，变得既绝望，又贫困。

我很想将这个故事讲完，因为这是一个实例，是一面镜子，表明人们不能盲目相信锁和围墙，还有转箱，如果有人真想进房子里来的话。尤其对那些年轻幼稚的男男女女来说，应尽可能少地听信像女管家这样一些人的花言巧语。

我只有一件事不明白，那就是莱昂诺拉当时为什么不为自己进行辩解，为什么不让她那嫉妒的丈夫知道，其实她还是清白的，她并没有失身；另外，我也不明白她丈夫为什么这么快就去世了，使她没有时间来为自己辩解。

尊贵的洗碗女工

陈凯先　屠孟超译

许多年前，在名城布尔戈斯住着两位富有的名绅，其中一人叫堂迭哥·德·卡里亚索，另一人叫堂胡安·德·阿文达涅。堂迭哥有一个与他同名的儿子，堂胡安也有一个儿子，名叫堂托马斯·德·阿文达涅。

对这两个年轻的即将成为这个故事的主角的绅士，为了节省笔墨，我们就分别只称他们的姓氏：卡里亚索和阿文达涅。

卡里亚索在他十三岁（或者再稍大一点）的那一年想过一过流浪汉的生活。他这样做并非由于父母亲虐待他，而是由于他自己一时心血来潮，喜欢过这样的日子，就像他自己家里的那些年轻仆人们说的那样，他非常喜欢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虽说那种日子过得很贫穷，很不舒服，但他并不眷恋自己家里的那种应有尽有的富有的生活。他虽长途跋涉，靠两条脚步行，但并不感到劳累。他既不怕冷，也不怕热。对他来说，无论是冷热寒暑，一年四季的气候都像春天一样，非常舒服。对他来说，睡在稻草堆里就像睡在家里床垫上一样愉快。他以同样欣喜的心情睡在客栈的草料堆里，仿佛躺在两条荷兰产的被单的中间。最后，他对流浪汉的生活也很熟悉，他已成了这方

面的专家，可以在大学的系里和大名鼎鼎的阿尔法拉恰[①] 共争教席了。

三年后，他回到了家里。这时，他已在马德里学会了玩“抓子儿”，在托莱多的奔地亚斯学会了“抢分”[②]，还在塞维利亚教堂前的广场上学会了玩纸牌。由于卡里亚索过惯了贫穷、拮据的日子，他平时有点钱便十分慷慨，出手大方，与他的朋友们也相处得十分友好。他不太上酒店，有时虽也饮一点葡萄酒，但酒量不大，从未喝得酩酊大醉，从未变成人们说的醉鬼。总之，在卡里亚索身上，人们见到一个品行优良、没有恶习、颇有教养的流浪汉，只是有时办事不太稳健。他已通过了流浪汉的各个级别的考验，已成为撒哈拉金枪鱼渔场周围地区那些流浪汉的教师。撒哈拉是流浪汉聚集的地方。

那儿的流浪汉可真多！那些长得又肥又胖、油光满面、全身脏污不堪的帮厨伙计，那些装成穷人、装成残废者的人，还有索科多维尔和马德里广场上的守财奴，装成盲人乞丐的塞维利亚的搬运工，以及那些为非作歹的暴徒，这些人都可以归结到“流浪汉”这一范畴内。要成为流浪汉，必须放下架子，在捕获金枪鱼的“学校”里学上两年。在这个“学校”里，各人的情况截然不同：有人忙，有人闲；有人脏，有人洁；有人红光满面、大腹便便，有人饿得像个瘪三；有人丰衣足食，有人食物匮乏；人人沾满恶习，天天有人赌博。斗殴时有发生，死神时刻降临，粗言恶语满天飞。人们时而翩翩起舞，犹如新婚喜庆，时而赋诗作歌。这儿有人唱，那儿有人骂，这儿有人斗，那儿有人赌。到处是偷鸡摸狗，遍地是男盗女娼。许多有

① 指著名流浪汉体小说《古斯曼·德·阿尔法拉恰》中的主角阿尔法拉恰。

② 一种由2人、4人、6人或8人玩的牌戏。

钱人去那儿，或派人去那儿，寻找他们的儿子。找到他们后，要让他们回家，他们就觉得像让他们赴刑场一样难过。

在我上面描述的这种愉快的自由自在的生活中，也有某些苦涩的成分，那就是人们难以睡个安稳觉，生怕随时会被当局从撒哈拉遣送到贝尔贝利亚去。为此，到了夜里，他们就龟缩在渔船上。船上设有瞭望哨和岗哨，凭着这一双双张大着的眼睛，他们才敢于闭上自己的眼睛。因为他们害怕发生这样的情况：无论在岗哨上的人还是在瞭望哨上的人，是流浪汉还是工头，他们今天晚上还在西班牙，明天早晨就可能连同渔船和渔网在坦坦港① 了。

不过，我们的卡里亚索却并不因此就不上那儿去了。他接连三个夏天去那儿，最后一个夏天他走了运。在玩纸牌时，他赢了近七百个雷阿尔，他便想用这笔钱为自己添几件衣服，然后，回到布尔戈斯，回到为他流了这么多眼泪的母亲的身边。他辞别了许许多多的朋友，答应在翌年夏天如不生病或死去，便再来看望他们。他给朋友们留下了良好的祝愿，也给那些干巴巴的沙滩留下了自己全部心愿。在他的眼中，这些沙滩比埃利塞奥斯的农村还要美。由于他已习惯于步行，他便穿了一双草鞋，从撒哈拉步行到巴利亚多利德，嘴里唱着《妈妈，三只鸭》这只歌曲②。到巴利亚多利德十五天后，他的皮肤就改变了颜色，他已不是姆拉托③ 了，而是佛兰德斯人了。他的服装也变了，他换去了流浪汉的破衣烂衫，穿上了洁净的绅士服。他到巴利亚多利德，还剩下五百个雷阿尔，他为了上面说

① 摩洛哥一城市。

② 西班牙民歌，曲调欢快。

③ 黑白混血种人。这儿的意思是因主人公受日照太多，皮肤很黑。

的这一切花去了其中的四百个雷阿尔，还剩下一百个雷阿尔，准备雇一匹母骡和一名侍从。这样，他便能体体面面、欢欢喜喜地出现在父母亲面前。

父母亲见他回来，欣喜万分。他家的亲友都来向他们祝贺，祝贺他家儿子堂迭哥·德·卡里亚索先生回来。值得说明的是，堂迭哥在外面流浪时，将自己的姓氏由卡里亚索改为乌尔地亚莱斯。凡是不知他原来姓氏的人都叫他这个名字。

在前来看望这个才回到家里来的人中间，有堂胡安·德·阿文达涅和他的儿子托马斯。卡里亚索和托马斯年龄不相上下，又是邻居，因此，他俩的交情颇深。卡里亚索向自己的父母亲和所有来宾叙述了自己外出三年期间的种种遭遇（其实这都是他自己编造的），却只字未提他去过金枪鱼渔场的事，因为他曾经答应过他在那儿的朋友，他还要去。回家后，父亲叫他去打猎，他提不起劲儿来；城里的人们高高兴兴、诚诚恳恳地请他去吃饭，他也不感兴趣。不管什么活动，进行了几次他便很快地厌倦了。他每参加一次大的活动，便会首先想到他在金枪鱼渔场参加的活动。

他的朋友阿文达涅见他老是愁眉苦脸，沉思默想，仗着他们间的友谊，便问他原因，还说他有义务帮助对方，如果需要和可能，他甚至可以献出自己的鲜血。为了不辜负他们之间的友谊，卡里亚索不打算向对方隐瞒自己的情况，他便把自己流浪汉生涯桩桩件件全告诉了他的朋友。同时，他还说他心里不高兴的原因是想回到那儿去。他将这一切讲得如此有声有色，以致阿文达涅听了，不但不责备他，反而对他赞扬了一番。经过这一番谈话，卡里亚索打动了阿文达涅的心，使他也下了决心，和卡里亚索一起去金枪鱼渔场待上一个夏天，过一过他刚才给自己描绘的这种非常有趣的生活。听到这一点，卡里亚索

非常兴奋，因为他终于找到了一个知音。他们决定竭力积储一点钱财，还想到了一个搞到钱的办法：两个月后，阿文达涅要上萨拉曼卡读书，因为他在那儿已学了三年希腊文和拉丁文。他父亲想让他继续学下去，并说他愿读什么系科就读什么系科。至于钱，他需要多少，父亲就会寄去多少。

卡里亚索也想学阿文达涅的做法。他对父亲说，他想和阿文达涅一起去萨拉曼卡求学。父亲听了，非常高兴，便去和阿文达涅说，希望他和卡里亚索一起去萨拉曼卡，经济上全由他来负担。出发的时间到了，双方家长给了他们需要的学习费用，还派一个家庭教师去管教他们。此人为人忠厚、老实、稳重。双方父母亲还叮嘱自己的孩子该注意些什么，应该怎样学习、生活，以便在品德和学业上均有所得益。他们认为，每个学生，尤其是出身名门的学生都应该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学业上有长进，在品德方面有提高。在父母亲面前，孩子们表现得非常恭顺、谦逊。孩子们的两个母亲均流了眼泪。接受了众人的祝福后，阿文达涅和卡里亚索便骑着母骡出发了，除了那个家庭教师外，还带着两个侍从。那家庭教师此时已留起了胡子，这样，似乎显得威严一些。

快到巴利亚多利德城时，他们对家庭教师说，他们想在城里待上两天，看看市容，因为他们从未到过该城，更没有看过市容。家庭教师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对他们说，像他们这些急于要赶去上学的学生，在途中连一个小时也不能耽搁，更何况要停留两天时间呢。在这个问题上，他是说一不二的。到了这个节骨眼上，这位家庭教师（也可以叫他总管或别的什么名称）便显示出他的能耐来了。

早已将自己的钱包装满了（因为他们在离家前偷偷地在自己家里拿了四百枚埃斯库多金币）的这两个年轻人这时对总管

说，家庭教师只要允许他们去看看阿尔加莱斯泉水就行了。这泉水喷出的水通过巨大的管道，流到了全城的每个角落。

家庭教师虽说心里不愿意，但也只好同意他们这样做了。他原本打算省下那晚的住宿费，将这笔钱花在巴尔特阿斯蒂亚斯的。从巴尔特阿斯蒂亚斯到萨拉曼卡有十八西班牙里路程，约合九十公里，他打算花两天时间走完。换言之，两天时间内他们得走完从巴利亚多利德到萨拉曼卡的二十二西班牙里路程。由于这两个年轻人的想法和他的打算不同，他也就只好放弃自己的打算，顺从他们的意思了。

两个年轻人只带一名侍从，骑着两匹漂亮的骡子，看阿尔加莱斯泉水去了。阿尔加莱斯泉是一处古泉，水流量很大，颇负盛名。其水流量连曼恰的科尔巴泉和比萨拉泉都难以与之匹敌。

他们一行来到了阿尔加莱斯泉。这时，那侍从见阿文达涅从挂在坐骑一边的布包内取出一样东西，他以为是要取水喝，其实他拿出的是一封封好口的信。阿文达涅对侍从说，请他立即回到城里，将这封信交给管家；交完信后，就上坎帕门去等候他们俩。侍从说了一声“是”，便拿起信，回到城里。阿文达涅他们俩便回转来，当天夜里就在莫哈多斯过的夜。两天后，他们到了马德里，又过了四天，他们便在广场上将母骡卖掉了。有人愿意出六个埃斯库多，甚至还有人愿付给他们六个埃斯库多金币，因为他们认为这两头骡子值这个价钱。接着，他们准备改换衣衫，上身披一件有两个兜的披风，下穿一条农夫穿的套裤，脚上穿的是粗线袜子。当天上午，就有人买走了他们身上原来穿的衣衫。到了晚上，他们便改换了衣衫，这么一来，就连他们的亲生母亲也认不出他们来了。他们俩穿上这一身根据阿文达涅的意愿穿的简朴的衣服后，便上路去托莱

多。他们身上没有带宝剑，因为他们的宝剑也被那个买衣服的人买走了，虽说他并不需要。

我们暂且不谈这两个高高兴兴地去托莱多的年轻人。我们来说说那个家庭教师的情况。他拆开侍从给他的那封信，信是这样写的：

> 佩德罗·阿隆索先生，有劳您了，请别着急。现在就请您回布尔戈斯去，告诉我们的双亲，他们的儿子经过深思熟虑，认为作为一个绅士，从戎更适合于习文，去佛兰德斯的布鲁塞尔比去西班牙的萨拉曼卡更加适宜。我们身带四百枚金币，还打算出售母骡。我们此行出于高尚的目的，旅途遥远，为此，我们虽有悖父母之命，定能得到他们的谅解。我们这样做，并非由于害怕读书，虽说也不会有人这样认为。何时回家，自有天定。愿上帝保佑阁下，作为您的学生，我们也祝您万事如意。此信由阿尔加莱斯泉发出。发信后，我们即登鞍去佛兰德斯了。
>
> 卡里亚索和阿文达涅

读了这封短信后，佩德罗·阿隆索惊得半晌说不出话来。他很快地过去看了看他的手提箱，发现箱内的东西全拿走了。他这才相信信里说的情况是真的。他迅即骑上留下给他的那头骡子，一路兼程，回到布尔戈斯给他的主人报告情况去了。他是想快一点到布尔戈斯，能使主人想办法将他们的孩子们给追回来。不过，这部小说的作者没有再费笔墨来叙述这方面的情况，因为他说到佩德罗·阿隆索骑骡子走了以后，便回过头来讲阿文达涅和卡里亚索的情况了。他们俩来到依耶斯卡的时

候，见到这个小镇的城门口有两个专门出租骡子的年轻人相遇了。看来他们俩都是安达露西亚人，他们下身穿肥大的棉布裤子，上身穿一件麻布紧身上衣，外面穿一件水牛皮茄克，各人身带一柄短剑和一柄没有佩带的宝剑。看情况，他们之中的一人是从塞维利亚来的，另一人则是上那儿去的。

那个准备去塞维利亚的人对另一个人说：

“要不是我这两个顾客早已远远地走到前面去了，我可能还会在这儿待一会儿的，因为我有许许多多事情要问你呢。你过去跟我讲的有关那个公爵在未准许阿隆索·吉纳斯和里维拉这两个人上诉的情况下，就将他们俩绞死了的故事，我非常感兴趣。”

“啊，我这个人真糊涂！”那个从塞维利亚来的人说，“我没有把事情说清楚。事情是这样的：那公爵要了一个花招，说这两个人属自己管辖，因为他们是他自己手下的两个士兵。他说他们犯了走私罪，法庭也无法去掉他们这个罪名了。你要知道，朋友，布涅罗斯特罗的这位公爵可是个混世魔王。他手段毒辣，曾夸下海口，在塞维利亚十西班牙里方圆不会有任何‘盗匪’。人们像怕火一样害怕他。不过，听说他不久要让位给他的助手了，因为他成天得与法庭里的那些法官先生吵吵嚷嚷，实在也受不了。”

“但愿这些法官先生能长命百岁！”去塞维利亚的那个人说，“他们可是穷人的父母官，是苦命人的保护人。有多少穷人仅仅是由于触怒了某一位专横的法官和市长，或者由于法官不明事实真相、草率断案而葬身黄土。偏听则暗，兼听则明。一个人断案往往会不公正，许多人在一起断案便不会这样。”

“你现在倒成了个传教士了，”那个从塞维利亚来的人说。“看来你还有许多话要说，一时半刻也说不完，我现在也没法

在这儿听你说了。今天晚上你就不要到你平时住的那个客栈投宿了，你就到塞维亚诺旅店去住吧，那儿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洗碗女工，德哈达客栈的那个叫玛尔尼娅的姑娘和她相比，就小巫见大巫了。关于她的名声，我只要告诉你这样的情况就够了：连法官的儿子都在追求她呢。在我前面走的两个顾客中的一个发誓说，他回来时，一定要上安达露西亚去，在托莱多待上两个月，就住在那个客店里，好将她看个够。我曾掐了她一下，作为对我的报偿，她狠狠地打了我一记耳光。这个姑娘硬得像大理石，苦涩得像荨麻，还像索亚戈的村妇那样不好接近。可她长着一张天使般的脸蛋。她一边的脸颊像太阳，另一边像月亮；一边的面颊似玫瑰，另一边似康乃馨，整个脸蛋却又像百合花和茉莉花。我不想往下说了，你还是自己去看吧。你看了后，就会发现，我对她的描述尚不及她美色的万一。你知道，我有两头浅灰色的母骡，我愿以此作为彩礼，娶她为妻。我知道，他们是不会将她给我的，她是一个宝贝，是要给大祭司或留给某个伯爵的。我再说一遍，你一定要上那儿去看看。再见，我走了。”

说完，这两个出租骡子的年轻人就告别走了。听了他们的这一番交谈，阿文达涅和卡里亚索这朋友俩不禁被惊呆了，尤其是前者，听了那出租骡子的年轻小伙子有关那位标致的洗碗女工的谈话后，产生了强烈的要一睹她的风采的欲望。

卡里亚索虽也有这样的愿望，但他还是想先去金枪鱼渔场，而不是去看这个像埃及的金字塔（或者像世界七大奇观中的任何一个，或者像整个七大奇观）一般的奇妙的美女。

他们一路上议论着那两个出租骡子的年轻人说的事，有时还摹仿他们说话时的腔调和手势。他们就这样说说笑笑来到了托莱多。由于卡里亚索已经来过这座城市一次，便由他做向

导，他们走过“基督之血”旅店，便找到了那家塞维亚诺旅店。但由于他们衣衫褴褛，不敢去住这家比较豪华的旅店。

这时天色已晚，尽管卡里亚索不识时务地硬要叫阿文达涅到别的地方去找一家小客栈过夜，后者却一直待在塞维亚诺客店的门口，心想他或许能在这儿见到那位美貌绝伦的洗碗女工。

天已经完全黑了，但那洗碗女工仍没有出来。卡里亚索已等得不耐烦了，但阿文达涅却还是平心静气地等候着。后来，他耍了个花招，谎称要打听一下去塞维利亚的几个布尔戈斯籍绅士，便进入旅店的大门，来到旅店的天井里。他一到那儿，便从天井边的一间房间里出来一个姑娘，年龄大约在十五岁上下，一副农家女的打扮，手拿一副烛台，上面燃着一支蜡烛。

阿文达涅没有将目光投到这女孩子的衣着上，他只是注视着她的面庞，他只觉得她的面孔与绘画上的天使的面庞没有两样，他不禁被她的美貌惊呆了，连话也说不出来，更不能去向她打听什么了。

那姑娘见到此人木然站立在自己的面前，便问他道：

“您找谁，兄弟？您是哪家客栈的伙计吗？”

“我不是哪家客栈的伙计，我是您的仆人。”

那姑娘听到他这样回答，便说道：

“别这么说，兄弟，我们也是侍候人的，还要什么仆人？”

接着，她便叫店主出来，对店主说道：

“先生，您来问问这小伙子究竟想找谁。”

店主出来了，问来人找谁。他说找几位去塞维利亚的布尔戈斯籍绅士，其中的一人是他的老爷。继而，阿文达涅又灵机一动，编造出谎言，声称这位老爷派他到阿尔卡拉-德埃纳莱斯去做一笔重要的生意。做完这笔买卖，就让他来托莱多，老

爷就在塞维亚诺旅店等候他。于是，他就在这儿下了马，心想他老爷至迟在明天上午或明天晚上就会来了。

阿文达涅说这番话时，神态自若，店主便信以为真，对他说：

“朋友，那您就在旅店里住下吧，您在这儿可以住到您主人来。”

“太感谢了，店主先生，”阿文达涅说，“那您就给我和同我一起来的一个朋友安排一个客房吧，我的朋友就在门外。我们身上带有钱款，房钱我们会如数付清的。”

“那好。”店主说。然后，他回过头来，对那姑娘说：

“康斯坦西卡，请你告诉阿尔桂约，让她将这两个小伙子领到那边角落里的一间客房里，给他们换一块干净的床单。”

“那好，先生。”这个叫康斯坦莎① 的姑娘答应道。

她给店主行了一个礼后，便走开了。她这一走，对阿文达涅来说，犹如行路人遇到日落西山，阴沉的黑夜已降临了一般。

他走出店门，向卡里亚索通报了他的所见所闻，还告诉他，住宿的问题已谈妥了。卡里亚索虽认为他朋友这样做不值得，但当时没有说什么，再说，他也想进去看看，人们对康斯坦莎的美貌的极度吹捧是不是名实相符。

他们走进旅店。阿尔桂约是个四十五岁左右的中年妇女，是负责安排床位的。她把他们领到一间客房里。这间客房既不是给绅士住的，也不是给侍从住的，而是给介于上述两者之间的那些人住的。

阿文达涅他俩说要吃晚饭。阿尔桂约对他们说，这旅店不

① 上面说的“康斯坦西卡”是“康斯坦莎”的昵称。

供应饭菜。不过，旅客若在外面买了食物，旅店可代为加工烹煮。同时，她还对他们说，旅店附近有的是饭馆酒肆，他们可以去那儿，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他们俩便听从阿尔桂约的劝告，进了一家酒馆。卡里亚索将侍者送来的饭食全吃完了，可是，阿文达涅吃得不多，像有什么心事。这使卡里亚索十分惊奇。

为了弄清他朋友此时在想些什么，在回旅店的路上，卡里亚索便故意这样对他说：

“明天我们得起个大早了。这样，我们就可以趁早晨天凉，赶到奥尔加斯。”

“我不想这么做，”阿文达涅说，“我想在离开这座城市前，一定要看看这儿的名胜古迹，了解这儿的风土人情，还要看看这儿的土特产，如这儿的礼拜堂，胡安内罗的工艺品，圣奥古斯丁的瞭望台，国王的御花园和河滩。”

“这没有什么，”卡里亚索说，“这些地方用不了两天就可以跑遍了。”

“说真的，我还想细细地看看呢。反正也不急，我们又不是上罗马谋职去的。”

“好啊，”卡里亚索说，“我知道您的心思了。朋友，我可以打赌，您是不想往前走了，您是想留在托莱多了。”

“您说对了，”阿文达涅说，“要让我离开这里，不再看到那姑娘的脸蛋儿，就像不行善事想进入天堂那样困难。”

“了不起的决定，”卡里亚索说，“这个决定与您那高贵的身份完全相符！您这个堂托马斯·德·阿文达涅，著名的绅士堂胡安·德·阿文达涅的贵公子，此时居然如醉似痴般的爱上了塞维亚诺旅店内的一名洗碗女工了！”

“您的情况我认为也差不多，”阿文达涅说，“您这个堂迭

哥·德·卡里亚索，与他同名同姓的阿尔坎塔拉的著名绅士的贵公子，虽然血液里流着高贵的血，但他也爱上了。爱上了谁？是日内瓦女王？不，绝对不，他居然爱上了撒哈拉金枪鱼渔场。在我看来，这渔场可不会那么美吧。”

“朋友，我们别唇枪舌剑了，”卡里亚索说，“我刺了您一刀，您扎了我一枪，我们和解吧。现在先回去睡觉，明天再说吧。”

“听我说，卡里亚索，您还没有见到过康斯坦莎吧，等您见到她后，您爱怎么骂我、责备我，都随您的便。”

“我已经知道我们俩此行的结局了。”卡里亚索说。

“是什么样的结局？”阿文达涅说。

“我上我的金枪鱼渔场，您就留在这儿和您的洗碗女工在一起。”卡里亚索说。

“我可没有这么好的福气。”阿文达涅说。

“我也不会这么傻，”卡里亚索说，“我可不会为了顺从您的低级趣味而放弃了我高雅的情趣。”

他俩就这样边谈边走，回到了旅店。进了房间后，又继续谈着，一直谈到半夜。然后，两人睡了一会儿，他们自己认为只睡了一个多小时。这时，突然街上响起了笛子声。

他们从床上坐起，仔细地听着。卡里亚索说：

“我可以打赌，天已经亮了。这附近有个卡门圣母修道院，那儿一定有庆典，才会吹笛子。”

“不会吧，”阿文达涅说，“我们才睡了一会儿，天不会亮吧。”

这时，他们听到有人敲他们的房门。他们便问谁在敲门，外面的人说：

“小伙子们，你们如果想听好听的音乐，就请起来，到那

边房子的铁栅栏边去看。”

他们便立即起了床，打开门一看，却未见门外有任何人，也不知刚才对他们说话的人是谁。这时，他们听到竖琴的声音，便相信外面真的有人在演奏乐器。于是，他们便穿着内衣，来到那间房子里，那儿已有三四个旅客站立在铁栅栏边上了。他们也找了个地方站着。在离他们还远的地方，在竖琴和比韦拉琴伴奏下，他们听到有人以美妙的歌喉演唱了下面的一首十四行诗。阿文达涅至今还记得它：

天赐你生就美貌绝伦，
大自然显得无比娇美，
它使你更加楚楚动人。

不管你在谈笑还是歌吟，
都显得如此尔雅温文，
你就是生起气来，
也是那么娇美，
如此感人心灵。

为了让你无与伦比的美貌，
还有你那高雅的情操，
让更多的人知晓，
你应走出店堂，
投身豪门，头戴桂冠，
让人们都拜倒在你脚跟。

用不着别人告诉他们，他们已明白，这歌是唱给康斯坦莎

听的，因为这十四行诗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阿文达涅听到这歌曲后，心里像被猫抓一样十分难受。他像是在吃醋，却又不知道在吃谁的醋，也不知因谁而吃醋。他真恨不得让自己听不到这乐曲，巴不得自己生下来就是个聋子，或者以后的大半辈子成为聋子。

他正在这样想的时候，突然听到站在铁栅栏边上的一个旅客说道：

“这个法官的儿子也够天真的了，居然在这儿唱歌给一个洗碗女工听！不过，说句实在话，我这辈子也见到过许多美貌女子，这姑娘是其中最俊的一个。即使如此，也不能因此而在众目睽睽之下向她求爱呀。”

这时，站立在铁栅栏边上的另一个人说：

“我的确也听说过这个消息，而且还相当确实；这姑娘压根儿就没有理睬他。我可以打赌，这个时候她可能在老板娘的那张床后面的床上呼呼大睡呢。她根本不会去听音乐，也不会去理会这歌声的。”

“是这样的，”另一个人说，“因为她是最本分的姑娘。说来也怪，这旅店每天迎来送往，每天有这么多人来来去去，她又得在每个客房里忙这忙那，却就是没有听说过她有任何细小的越规行为。”

听到这儿，阿文达涅才松了一口气，他这才有心思继续听下去。他听到在各种乐器的伴奏下，有好几个歌手在唱歌。这些歌都是唱给康斯坦莎听的。而她呢，正如刚才那位旅客说的那样，这时还在无忧无虑地睡大觉呢。

天大亮了，歌手们拿着自己的乐器互相告别后走了。阿文达涅和卡里亚索回到了自己的客房。小睡片刻，天已不早，他们就起了床。这时，他们俩都想见一见康斯坦莎，其中的一个

是出于好奇心，另一个则出于爱情。

对他俩的这个愿望康斯坦莎予以满足了，因为她已从店主的房间里走了出来。她长得实在太俊俏了，以致让阿文达涅他们俩见了，不但不认为前面的那个出租母骡的小伙子对她的那一番溢美之辞是言过其实，反而认为是夸奖得还不够呢。她此时上身穿一件绿呢紧身镶边小袄，小袄很短，但衬衣相当长，衬衣领子是黑缎子制成的，扣在白色大理石一般洁白的脖子上。她的喉部也异常洁白，上面系一根圣弗朗西斯科饰带。在她右边的腰带上，挂着一大串钥匙。她没有穿拖鞋，而穿一双打过鞋掌的粉红色的鞋子。她穿的那双袜子，正面看不是红色的，但从侧面看，也呈粉红色。她的头发扎成一条辫子，上面系一条白色丝带，辫子长得从背部一直垂到腰部。头发的颜色呈浅栗色，说得确切一点，呈淡黄色，犹如根根金丝，显得洁净、明亮，梳理得十分得体。耳垂下悬挂着两颗明珠般的玻璃球。她既没有带头巾，也没有带发网。

她走出主人的房间，在胸口上画了画十字，还显得异常虔诚地对着悬挂在院子一边的墙上的圣母像深深地行了一个礼。然后，她抬起头来，对目不转睛地盯视着她的那两个人看了一眼，旋即迅速回转身子，又走进原来的房间，大声地呼唤着阿尔桂约的名字，叫她从床上起来。

现在我们还得说一说卡里亚索对康斯坦莎的看法，他是不是认为她长得很好看，因为阿文达涅的看法，在他首次见到她时我们早已交代过了。

关于卡里亚索对康斯坦莎面貌的看法，其实毋庸赘言，他和他的同学一样，认为她确实美丽无比，只是他并没有迷恋上她，他甚至想当天就离开这旅店，立即到他钟情的金枪鱼渔场去。

听到康斯坦莎的呼唤后，阿尔桂约便来到过道上。过道上有两个女仆，据说她们都是加利西亚人。塞维亚诺旅店有这么多女仆的原因是，它是托莱多一家最好的、旅客最多的旅店。这时，住在店里的旅客雇来的几个养骡子的仆人向店主要喂牲口的大麦。店主给他们送去了大麦，口中却大骂那些女仆，说都是因为她们爱吵嘴，将一个男仆给气走了。店主认为此人管账管得很好，能精打细算，从来不会给自己浪费一分钱物。

阿文达涅听了，说道：

“店主先生，请别埋怨了，请您把账本交给我吧，我在这里反正还得待上几天。在这几天里，该用多少草料，该用多少粮食喂牲口，我会给您算得一清二楚的。这样，您就不会怀念那个男仆了。”

“我真太感谢您了，年轻人，”店主回答说，“外面的事情太多，我实在没有时间照顾草料方面的事情。请您下楼来吧，我把账本交给您。不过，您得当心点，这些喂养骡子的仆人都坏得很，他们将大麦当草料一样，随意浪费掉。”

阿文达涅便来到院子里，接过账本，仔细地看了一遍后，便开始有条不紊地分发起饲料来。那店主在一旁见了，欣喜万分，说道：

“祈求上帝，让您家主人别来这儿，好让您留在敝店里。您若留在这里，您的日子过得就和过去不一样了。上次从这儿走的这个男仆，八个月前来这儿时衣衫褴褛，面黄肌瘦，但走时却肥得像只水獭，还带走两套漂亮的衣衫。孩子，您应该明白，在这儿干活，除了工薪外，还有很多油水呢。”

“我若留下来，”阿文达涅说，“倒不在乎钱赚得多不多。听人说，这个城市是西班牙最美丽的城市，只要能留在这个城市里，叫我干什么我都会觉得高兴的。”

“这座城市至少是西班牙最美好最富足的城市中的一座，”店主说，“不过，敝店眼下还有美中不足之处，那就是我们还得找个人到河里去驮水，因为那个驮水的仆人也离开了这儿。当初他牵着一匹有名的毛驴，将店里的水缸全都灌得满满的，还弄得旅店里到处都是水。那些出租骡子的年轻人将旅客带到这儿的原因之一是这儿有充足的饮水，用不着将他们的牲口牵到河里去饮水，在旅店里就可以让他们的坐骑吃饱喝足了。”

他们的这一番谈话都让卡里亚索给听到了。他眼看阿文达涅已打算留在这儿了，还在旅店里找到了一份活儿干，他原本不打算在这儿过夜的，但一想到若能顺从阿文达涅的意愿，他一定会觉得非常愉快的，于是便对店主说：

“将那头毛驴牵来吧，店主先生，我会让这头毛驴好好地给您驮水的，就像我的伙伴会给您管好账目一样。”

“对，”阿文达涅说，“我的伙伴罗贝·阿斯图利亚诺可是个驮水的能手，我可以为他作担保。”

那个一直站立在过道上听他们说话的阿尔桂约，这时又听到阿文达涅说，他能为他的伙伴作担保，便说：

“请告诉我，绅士，那么，又有谁能给您自己进行担保呢？说实在的，我以为，您需要的不是去给人进行担保，您是需要有人来给您进行担保。”

“住口，阿尔桂约，”店主说，“不该你管的事你别管。他俩我都很信任。往后你们这几个娘儿们再也别跟小伙子们拌嘴了，否则，他们会全都给你们气走的。”

“怎么？”另一个女仆说，“这两个小伙子就这么留下来了？我以我的信仰起誓，我若在路上见到他们，就对他们狠狠地踢一脚。”

“别出言不逊了，您这位加利西亚小姐，”店主说，“快干

活儿去。小伙子们的事儿用不着你来操心，他们不好好干，我会拿棍子去揍他们的。”

“是该好好地揍他们!”加利西亚女仆说，“他们可让老板给惯坏了！说实在的，老板对我从来没有像对旅店内外的男仆那样随和，老板对我的意见可大呢。其实那些男仆都是油头滑脑之徒，他们爱来就来，爱走就走，我们根本没有惹过他们。这些人可好呢，他们在你不知不觉的时候给你捅个漏子，弄得店主手忙脚乱的。”

“您话说得太多了吧，我的加利西亚大姐，”店主说，“现在请您闭上嘴，干您该干的事情去。”

这时，卡里亚索已备好毛驴，一跃骑上了驴背，朝河边走去。见到他作出了如此洒脱的决定，阿文达涅感到十分欣慰。

说到这里，我们得交代一下：阿文达涅已变成旅店的伙计，改名为托马斯·佩德罗；卡里亚索则成为旅店的驮水工，改名为罗贝·阿斯图利亚诺，他们这次改名换姓堪与那个大鼻子诗人① 的改名换姓相媲美。

这两个年轻人留在旅店里这件事终于得到了阿尔桂约的谅解。她给阿斯图利亚诺委派了活儿，还将他当自己的亲人看待，不时地对他问寒问暖。她这个性情暴躁、脾气古怪的女人，这时变得十分体贴十分温柔了。那个平时爱矫揉造作的加利西亚女仆，这时对阿文达涅也产生了同样的感情。她与阿尔桂约平时比较接近，夜里又同舍共眠，关系非常密切。这时，她俩便互相倾吐自己的衷肠，说她们已经爱上了这两个小伙子，还表示从那时起要将这两个情郎争取到手。然而，她们首先发现一个问题，由于她们常和旅店外的小伙子有交往，她们

① 指拉丁诗人普勃里奥·奥维蒂奥·纳桑（前 43—17 年）。

得请求这两个年轻人别由此产生任何嫉妒。“兄弟们，请别吵吵嚷嚷的，”她们仿佛已见到他们就在自己的身边，而且已成了自己的情郎，于是便说，“请别这样，还请你们闭上自己的眼睛，别理他们，他们爱干什么，就让他们干什么吧。这些人的所作所为，你们应该做到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不管怎样，到头来得到好处的还是你们。”

阿尔桂约和那个加利西亚女工就如此这般自言自语着。

在这当儿，我们的罗贝·阿斯图利亚诺正从河边驮水回旅店。来到卡门坡，头脑里一门心思在想着他的金枪鱼渔场，还想着他目前突然改变的处境。也许由于他走了神，也许是命该如此，在他下坡的这个时候，正好与满驮着水的另一个上坡的驮水工的毛驴“狭路相逢”。由于他是往坡下走，他那膘肥肉壮的毛驴步子迈得又轻松又快捷，而那头上坡的瘦驴却早已累得气喘吁吁。结果，被他的毛驴轻轻一撞，就被撞翻在地，装水的几只大瓦罐全打碎了，水洒了一地。那个老驮水工见此情景，不禁怒火中烧，便向这位新驮水工猛扑过来。后者此时还骑在驴背上，没有等他从驴上下来，棍棒便雨点般从他头上落了下来，一连挨了十几下，一直打得他晕头转向。

他终于从驴背上跳了下来，怀着一腔怒火，向他的敌人进行了还击。他用双手卡住对方的脖子，一脚将他绊倒在地，将他的脑袋狠狠地朝石头上撞，一直撞得他的脑袋两处开了花，血流满地，他以为他被撞死了。

其他的几个驮水工一见自己的伙伴被打成这个模样，便一起向罗贝扑来，使劲扭住他的双手，大声地说：

“这个驮水工打死人了，我们要为死者报仇，伸张正义！”

说完，拳头、棍棒便劈头盖脸地向他打来。还有几个驮水工朝那个倒在地上的人走去，发现他的脑袋已被砸破，只有出

的气，没有进的气了。于是，他们便大声地呼喊起来。呼叫声由此及彼，一直传到了坡上，传到了卡门广场上那个警官的耳中。警官便立即带着两名捕快飞也似的赶到了斗殴的现场。他发现那个被打得脑袋开了花的人已被人扶起，让他横卧在他自己的那头毛驴和罗贝的那头毛驴的驴背上。罗贝被二十来个人围得连身子也转不开了。他的肋骨疼得厉害，因为他刚才挨了这一帮替别人报仇的人的拳棒，肋骨都快被打断了。人们害怕给打死的不是那个伤者，而是他本人。

警官来到现场后，便分开众人，将阿斯图利亚诺交给两名捕快看管，他自己牵着阿斯图利亚诺的那头毛驴，又让那个受伤的人坐在他自己的毛驴上，将他们俩一起送进监狱。一路上围观的人很多，几乎弄得他们寸步难行。

听到外面鼎沸的人声，托马斯·佩德罗和店主便走出旅店，想看看人们在叫嚷些什么。他们发现罗贝被两名捕快挟持着，满脸满嘴都是鲜血。店主一眼就见到了他的毛驴，被后来赶到那儿的那名捕快牵着。于是，他便问为什么要逮捕罗贝他们俩。人们将实情告诉了他。他听了，便为自己即将失去这头毛驴深感惋惜。他想，即使不会失去它，他也得付出比毛驴本身的价值还要大的代价。

托马斯·佩德罗则一直紧随着他的同伴。由于围观的人太多，那两名捕快和法警又紧紧地看守着罗贝，他一直没有机会和他说上一句话。最后，他眼睁睁地看着他的同伴被押进狱中，带上脚镣，关在一间牢房里。那伤者被送进一家诊所，内科医生对他作了检查，发现他的伤势很重。外科医生也说他非常危险。

警官将那两头毛驴牵到自己家里，那两名捕快则从罗贝那儿分别索取了五六个雷阿尔。

阿文达涅忧心忡忡、茫无所措地回到了旅店，发现那个他已看成是自己主人的店主心里也很难过。他向店主述说了自己同伴已入狱的情况，并说那个受伤的人有生命危险，还告诉他那头毛驴已落入警官的手中。接着，他又告诉店主一个不好的消息，说在回家的路上遇见了自己主人的一位挚友，这位挚友对他说，他的主人因为走得急，想少走两西班牙里路程，便从马德里坐船到了阿塞格，那天夜里他就在奥尔加斯过夜了。他的主人带给他十二枚金币，叫他立即去塞维利亚，主人在那儿等他。

“我当然不能这样做，”托马斯接着说，“眼下我的朋友和伙伴还在狱中，处境非常危险，我绝对不能离他而去。我的主人一定会谅解我的，因为他待人和气、诚恳，我若做了对不起他的事，他总会原谅我的。眼下我可不能作出对不起我伙伴的事来，店主先生，我请您拿这笔钱给我朋友的这场官司疏通疏通。这些钱用完后，我会写信给我的主人，将这儿的情况禀报给他，他会再给我寄钱来的，一直到让我们脱离危险为止。”

店主听了，高兴得瞪大了眼睛，因为他发现他已有办法部分地补偿他失去毛驴遭到的损失了。他一面接过金币，一面宽慰托马斯说，他在托莱多有不少熟人，这些熟人和司法机关都有关系，尤其他认识一个修女小姐，她是法官的亲戚。这法官的权可大得很呢。他先认识这修女的修道院中的一个洗衣妇，她有一个女儿，和一个修士的妹妹非常要好。这位修士又是上面说的这个修女的忏悔牧师的朋友。那个洗衣妇同时又在旅店里洗衣服。

“我可以让这洗衣女人去请她女儿和这位修士的妹妹谈谈，后者又去找她兄长谈谈，他又去找那位忏悔牧师说说，那牧师又去跟那个修女谈谈，让修女给那个法官塞点儿钱（这只是举

手之劳而已），让他好好地照应一下罗贝的这个案子。这样一来，您就等待佳音吧。不过，只有在那个受伤的驮水工没有死的情况下才能这样做。另外，还得想办法把法院的其他人的嘴堵上，否则，他们会像拉牛的母牛那样哞哞乱叫的。”

听了店主的这番话，知道他愿意替自己帮忙（尽管这个忙得拐这么几道弯），托马斯心里非常高兴。虽说他早就听人说，店主为人狡黠，但他还是感谢他的好意。将钱款交给店主后，托马斯还答应他，以后还会给他钱的，因为就像他刚才说的那样，他相信他主人会帮助他的。

阿尔桂约听说她的新情人身陷囹圄，便立即带着食物前去探牢，但遭到了狱方的拒绝，只好怏怏而回，但她并不因此而放弃再次去探视的打算。

长话短说。十五天后，那伤者已脱离危险。又过了二十天，外科医生宣称他已完全康复。在此期间，托马斯又编了一套谎言，说他已从塞维利亚收到了五十枚埃斯库多金币（其实，这些金币都是他从自己钱袋里取出来的），他将这些金币连同他自己伪造的他主人写给他的信件全都交给了店主。后者对信件的真伪并不在意，没有在这方面多加询问，便接过钱币。由于都是金币，他显得特别高兴。

他花了六枚金币，将那个前来纠缠的伤者给打发走了。他又花了十枚金币，将那头毛驴给赎了回来。他还花钱对罗贝的案子进行了疏通，让法庭对他从轻发落。

阿斯图利亚诺出狱后，不想再回到他伙伴所在的那个旅店里去了。他的理由是，他在狱中的这段时间里，阿尔桂约常去看他，并对他流露出自己的情意，这使他非常反感，非常生气，他宁可被绞死，也不会和这样的女人结婚。既然他仍决心继续过流浪汉的日子，便打算自己买一头毛驴，在托莱多卖

水。有这个职业作掩护，当局便不会将他作为流浪汉关进监狱，他就可以用毛驴驮着水，在全城到处叫卖。这样，他就可以尽情地领略这个城市的风光，还可以结交三教九流人士。

“我看您倒可以在这儿见到许许多多的美人儿呢。这座城市以拥有西班牙最美丽端庄的女人而名闻全国。这些姑娘又俊俏，又稳重。您若不信，就请您看一看康斯坦莎吧，光她一个人的美貌，就抵得上全城的美女，甚至抵得上全球的美女。”

“别急，托马斯先生，”罗贝说，“我们还是不要急于赞扬这个洗碗女工小姐吧，否则，我就是不把您看成疯子，也会把您看成是个厚脸皮的人。”

“您叫康斯坦莎为洗碗女工，罗贝兄弟？”托马斯说，“愿上帝宽恕您，让您自己认识自己的错误吧。”

“怎么？难道她不是洗碗女工吗？”阿斯图利亚诺反问道。

“我直到今天还没有见到她洗过第一只盆子呢。”

“您没有见到她洗过第一只盆子，”罗贝说，“这不要紧，您只要见到她洗第二只，甚至洗第一百只盆子就行了。”

“我的意思是说，兄弟，”托马斯说，“她并不洗碗，也不干别的事情。她只负责替旅店保管数额巨大的钱财。”

“那全城的人们为什么叫她‘尊贵的洗碗女工’呢？毫无疑问，她一定是只洗银盆、不洗瓷盆的女工，因此，人们才给她冠以‘尊贵的’这个形容词。这件事情我们暂且不说吧。托马斯，现在请您告诉我，您的事情到底有没有希望？”

“没有希望了，”托马斯说，“因为您在狱中的这些日子里，我连一句话也没法跟她说。旅客们也对她说了许多话，但她一句也不作答，只是低着脑袋、紧闭着嘴。她这个姑娘实在太老实，太腼腆了。不说她长得有多俊，就凭她这么老实、正派，也会使你觉得可爱的。那法官的儿子可是个胆大妄为的年轻

人，他都快想死她了，老是对她唱歌、奏乐（他几乎很少有几个夜晚不这么干的），而且是赤裸裸地干，在歌词中指名道姓地称赞她，吹捧她，可她根本不予答理。从夜里到次日早晨，她一直待在老板娘的房间里，从不出门。想到这些，我心里稍为平静了一些。这仿佛是一块盾牌，它挡住了向我心口射来的嫉妒的毒箭。”

“既然这件事压根儿就没有希望，您又如何能得到这位由波尔西娅①、米纳尔娃② 和佩涅洛佩③ 化成的，使您如此似醉似痴的洗碗姑娘的青睐呢？”

“您对我爱怎么挖苦就怎么挖苦吧，罗贝朋友。我知道，我确实是爱上了大自然产生的那张最俊俏的脸蛋了，我也确确实实看中了这个现今世界上无与伦比的诚实的姑娘了。不过，她叫康斯坦莎，她可不叫什么波尔西娅，也不叫米纳尔娃或佩涅洛佩。不错，她是在一个客店里干活，这我并不否认。可命运既然以其隐蔽的力量迫使我向她低头，抉择又以其明确的语言迫使我对她进行崇拜，我又能做些什么呢，朋友！”托马斯继续说道，“我真不知怎样才能对您说清楚，爱情——您说的这个洗碗女工不屑一顾之物——是如何在我的眼中抬高了她的身份，使她变得无比高大，以致使我虽见到了他，却难以见到她的整个面目，虽认识了她，却难以认识她的全貌，哪怕我有意去设想她原是个地位卑微的姑娘，但这种想法也难以久久地停留在我的脑海里，因为当我一想到她这么俊美，这么端庄，这么诚实，这么稳重，那种想法便立即烟消云散了。上面说到

① 古罗马户籍官卡东之女，其夫死去后自尽。

② 古罗马女神。

③ 荷马史诗《奥德修记》中奥德修斯之妻。

的这种种品行使我看到，在她那朴实外衣下，隐藏着价值连城的瑰宝。不管怎么说，反正我爱她。这并不是我以往有过的那种庸俗的爱情，这是纯洁的情意，是通过自己的诚意去换取她的诚意，争取她也能喜爱我的纯正的爱情。”

这时，阿斯图利亚诺大声地叹了一口气，说道：

“好一个柏拉图式的爱情！好一个尊贵的洗碗女工！我们的这个时代实在是一个非常幸福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美人儿真诚无邪地爱着您，人人都坦诚相待，个个显得愉快、潇洒，就是地位卑微的人也不会去抱财神爷的粗腿。啊，我可怜的金枪鱼啊，我这个如此喜爱你们的人已整整一年没有去看望你们了。不过，明年我一定加以补偿，免得我如此向往的金枪鱼渔场的总管们对我抱怨。”

托马斯说：

“阿斯图利亚诺，我认为您是在对我进行毫不掩饰的讽刺、揶揄。现在您还是趁早上您的金枪鱼渔场去吧，我就留在这儿追求这个姑娘。您下次回家时，就上这儿来找我。您若想带走属于您的那份钱财，我马上就给您。您就安安稳稳地走吧，让我们俩各自走命运让我们走的道路吧。”

“我想您比我原来认为的还要明智，”罗贝说，“您这会儿可不会认为我是在嘲弄您了吧？我知道您说的是正经话。既是正经的，我就只好依您的意思行事了。只是我有一个请求（作为我打算对您效劳的报答）：阿尔桂约想与我相好，您千万不要答应她。我宁可与您断交，也不想与她相好。朋友，这个女人说起话来，像个法庭的律师。在一西班牙里之外，你就会闻到她身上散发出来的酒味，上排的牙齿全都是假的。在我看来，她的头发也是假的。为了弥补她的这些缺陷，打从她向我吐露她的那个丑恶想法后，她便常常拿铅白粉涂脸，把那张脸

涂得像上了一层石膏。”

“您说的这些都是真的，”托马斯说，“那个加利西亚女仆也庸俗得让我受不了。我看您今天晚上就在旅店里过一夜，明天我就给您买一头毛驴，然后，您就找个落脚点，这样，您就可以不再见到阿尔桂约了。我可不行，我还得常常与那个加利西亚女仆见面。当然，我也得接受康斯坦莎投来的难以补偿的闪电般的一瞥。”

两个朋友这样说定后，便一起来到旅店。阿尔桂约见他们来了，十分亲热地迎接阿斯图利亚诺。当晚，在旅店的门口举行了舞会。许多出租母骡的年轻人都参加了舞会。附近几家旅店的人也来跳舞了。阿斯图利亚诺演奏着吉他，在舞会上翩翩起舞的除了两位加利西亚女仆和阿尔桂约外，还有另一家旅店的三名女仆。参加舞会的还有不少戴着面罩的男子，他们与其说是来跳舞的，倒不如说是来看康斯坦莎的。然而，康斯坦莎既没有出来跳舞，也没有出来看看，这使众多的想见她一面的人大失所望。罗贝的吉他弹得很好，人们说他把吉他弹得都快会说话了。姑娘们请他唱一首民歌，尤其是阿尔桂约，非要他唱不可。他说，如果她们能像喜剧里那样随着他的歌声跳起舞来，而且要有正确的舞步，就像他要求她们做到的那样，那么，他就唱；否则，他就不唱。

在出租母骡的年轻人中有几个人舞跳得不错，女工中间也有同等数量的人能够跳舞。于是，罗贝便咳了两声，清了清嗓子，同时，脑子里在思考着该唱些什么。由于他生性聪颖，反应极快，未经细细思索，便即兴唱了起来：

俊俏的阿尔桂约出了场，
她已不是年轻的姑娘。

她先向人们深施一礼，
继而又向后倒退两行。
小伙子名叫巴拉巴斯，
安达露西亚是他故乡，
出租母骡是他的本行，
他一把拉过阿尔桂约，
和着节拍，翩翩起舞。
旅店里有两个女仆
说起她们的老家，
都在加利西亚。
出来跳舞的这姑娘，
长着一张胖胖的脸蛋。
脱去围裙，
身穿节日盛装，
恩卡拉弗拉·托莱脱
就是她的大名。
四人在一起同时起舞，
摇晃着脑袋，
摆动着双腿，
跳起了康脱拉巴斯舞。

参加舞会的男男女女都一字不差地跟着阿斯图利亚诺唱了起来。但当人们唱到了“跳起了康脱拉巴斯舞”时，那个叫巴拉巴斯的正在跳舞的出租母骡的小伙子说道：

“乐师兄弟，请注意一下您编的唱词。请不要说别人身穿破衣。这儿可没有衣衫褴褛的人，每个人都是衣冠楚楚的。”

店主听到这个出租母骡的年轻人说出这一番无知的言论，

便对他说：

“小兄弟，康脱拉巴斯是外国舞名，他说的是这个舞，不是说有人衣衫褴褛。”①

“如果真的如此，”小伙子说，“那他就不要把情况弄得这么复杂嘛。他只要说大伙儿都熟悉的萨拉班达舞、恰科纳舞和佛里亚斯舞不就得了嘛。算了，他爱怎么唱，就怎么唱吧，反正大伙儿都会跟他唱的。”

阿斯图利亚诺一句也没有反驳，继续唱道：

进来吧，
所有的少男少女，
这恰科纳舞舞厅，
犹如海洋一般宽阔，
请大家把响板敲响，
请人们下来，
用双手扫去
肮脏的泥沙和灰尘，
人人都扫得十分干净，
用不着我去修整。
请你们手画十字，
给魔鬼送去
无花果两只。
应该啐一口那个娼妇，
她使我们无所事事。

① 西班牙语里，Contrapàs（康脱拉巴斯舞）与 Con trapos（衣衫褴褛）谐音。

请永远不要离开，
这恰科纳舞舞厅。
曲调已经变更，
神圣的阿尔桂约，
变得更加娇美，
你是我新的灵感，
你愿助我一臂。
恰科纳舞舞会，
能增加生活的情爱。

在这儿活动一下肢体，
对身体大有裨益；
在这儿晃动一下四肢，
能消除人们的惰性。
跳舞的人笑逐颜开，
弹奏的人喜气洋洋，
观舞的人兴高采烈，
听音乐的人纵声大笑。
脚下倾泻着水银，
人们倾注着恋情。
母骡也举杯庆贺，
令它们的主人非常高兴。
轻捷明快的舞姿，
使老人恢复青春，
使那些美男倩女，
更增添了一份友情。
恰科纳舞舞会，

能增加生活的情爱。

那一位高贵的夫人，
曾多次跃跃欲试，
想跳欢快的萨拉班达舞，
还有贝萨梅舞和贝拉莫拉舞。
歌声通过教堂的门缝，
进入了每间禅房，
使那些虔诚的教徒，
心里难以平静，
那些爱跳舞的人，
遭到了教会的痛恨，
因为在教士们的眼中，
这是一种淫乱的行为。
这恰科纳舞舞会，
能增加生活的情爱。

那个混血种女人，
在美洲发了横财，
尽管有了某些名声，
却大肆亵渎了神灵，
比阿罗瓦还要起劲。
是她，引起了洗碗女工的嫉妒，
是她，引起了男仆们的痴情，
虽说那跳桑巴洛舞的人
长得异常英俊，
却难以般配她

这一朵出水芙蓉。

这恰科纳舞舞会，
能增加生活的情爱。

就在罗贝唱歌的同时，那些参加舞会的出租母骡的年轻人和女仆们尽情地跳着舞。他们的人数已达十二个。就在罗贝唱着歌（他在歌中越来越多地谈到在歌词中被点到名的那些姑娘的事情）在这些跳舞的每个人的面前走过时，戴着面罩站在一边看跳舞的许多人中间有一人说（他没有摘下面罩）：

“别唱了，你这个醉鬼！别唱了，你已烂醉如泥！快闭嘴吧，你这个脓包，你这个蹩脚诗人，你这个假乐师！”

接着，另一些人也接二连三地对他破口大骂，对他大做鬼脸，罗贝无奈，只好停止演唱。就是这样，那些出租母骡的人还不肯饶过他。要不是店主出来打圆场，对他们好言相劝，他们一定会吵个不休的。即使这样，那些小伙子还在摇晃着拳头。这时，亏得来了几个衙门里的人，才算没有闹出事来。

舞会才散场，在人们的耳中传来一阵歌声。唱歌的人坐在塞维亚诺旅店对面的一块石头上。他唱得如此娓娓动听，音律又如此和谐，使人们不得不将他唱的歌从头听到尾。在这些听唱歌的人中，有一人听得特别仔细，他就是托马斯·佩德罗。他不但在专心地听歌曲，而且在仔细地听歌词，领会它的含意。这歌对他来说，犹如一道将他革除教籍的逐教令，震撼着他的心灵。这歌手唱的这首谣曲的内容是这样的：

你在何地？
你为什么不露脸，

你这个下了凡的天仙，
绝代的美姣娘？
你已上了九重天，
来到了情深义重的地方，
你携带了人间的全部美德，
第一个进入天堂，
来到了神圣的地方。
纯洁而透明的圣水，
让爱情之火冷却，
尔后又增热，
使之变得更为纯净。
你来到美丽的新苍穹，
在那里，两星合拢，
不用借助日光，
照亮了天空，
也照亮了大地。
你给人们带来了欢愉，
驱除了父亲的悲哀，
因其子胎死母腹。
你虽出身低微，
却比傲慢之辈，
显得更为高贵。
你如一张无形的细网，
将在战场建立赫赫战功
却又难免堕入情网的武士，
紧紧地圈在其中。
你如第四重天，

如第二个太阳，
在第一个烈日下山之际，
大地陷入黑暗之时，
你又放射出一片亮光。
你是庄严的使者，
言谈极富理智，
你就是不言不语，
也具有极大的说服力。
你从第二重天那儿，
取得了绝色美貌，
从第一重天这儿，
获得了明月般的光亮。
康斯坦莎，
你就是太阳，
你就是明月，
只是由于家境贫寒，
才处于不应有的境地。
你必将时来运转，
改变你不济的命运。
前程该由你自己定，
你应该改变自己
孤芳自赏的本性。
切莫落落寡欢，
应该随和合群。
小姐，你若能如此，
无论是高傲的贵族之女，
还是美丽的贫妇村姑，

都将对你羡慕不已。
我怀着对你一片诚意，
我的爱情忠贞不渝，
你若不愿离开家门，
我将前来迎娶你。

最后的几行歌词一唱完，便有两块半块砖头朝歌手飞来。幸好它们都落在歌手的脚边，若击中了他的脑袋，它恐怕就要分成两半了。

这可怜虫大吃一惊，立即朝山坡上狂奔而去，速度快得连狼犬也撵不上他。

歌手们和蝙蝠、猫头鹰一样，常常会遇到上面说到的那种厄运。所有听到那个遭砖头砸的歌手的歌声的人都认为他唱得很好，尤其是托马斯·佩德罗，他认为歌手的嗓音很好，谣曲也编得不错。不过，他希望使歌手唱这么多歌的姑娘不是康斯坦莎，而是另外一个。然而，他还没有听到过一首这样的歌曲。

那个绰号叫巴拉巴斯的出租母骡的小伙子的看法则与托马斯·佩德罗大相径庭，他当时也在专心地倾听那歌手唱的歌。然而，他见到那歌手逃走后，便说：

“你就这么跑了，蠢才！你这个蹩脚诗人，让跳蚤吃掉你的眼睛吧！是哪个魔鬼让你对这个洗碗女工唱什么天呀地的，还叫她什么火星、月亮的？滚你的蛋吧，也让那些认为你唱得好的人滚蛋吧！对这个洗碗女工唱的歌应该僵硬得像芦笋，轻飘得像羽毛，苍白得像牛奶，却又像新教士那样刻板，像一头出租的母骡那样矫揉造作、桀骜不驯，同时，又硬得像一团灰泥。只有这样，她才能听得懂，才会感到高兴。可这歌手却称

她什么使者呀，什么网呀，又说什么高雅卑贱的，这压根儿不是在和洗碗女工说话，倒像是在给孩子说大道理。世界上确实有些诗人写的诗连魔鬼也看不懂。这个歌手唱的这首歌曲至少我是听不懂。如果连我巴拉巴斯也听不懂，那康斯坦莎还能听懂吗！她做得对。此时她还躺在床上呢。就连阿比西尼亚国王对她唱歌她也不会予以理会的。这个歌手不是法官儿子雇来的那些歌手。他们的人数不少，他们唱歌有时还能听得懂，可这个歌手，妈的，唱得真叫人心烦！”

听了巴拉巴斯这番话，人们都感到他骂得好，骂得对，骂得心里痛快。

之后，人们就各自回房休息去了。人们刚刚睡下，罗贝就听到有人在急急地敲他们的房门。他们问是谁在敲门，对方轻声地回答说：

“我们是阿尔桂约和那个加利西亚女仆，快给我们开开门，我们都快给冻死了。”

“可现在还是大伏天呢。”

“别开玩笑了，罗贝，”加利西亚女仆说，“快起来给我们开门吧，我们俩都成了大公爵夫人了。”

“成了大公爵夫人还在这个时候来这儿？”罗贝说，“我不信。恰恰相反，我认为你们是巫婆，是两个女流氓，快滚开，否则，我就要……我起誓，你们若不走，我就起来拿我的腰刀捅你们的屁股，让你们变成虞美人花！”

她们发现对方情绪非常激动，说出来的话太出她们所料，便害怕再纠缠下去会触怒阿斯图利亚诺，这样会使她们的打算全部落空的。于是，她们只好伤心地自认倒霉地回到自己的床上。在离开房门前，阿尔桂约将嘴巴对着门上的锁孔说道：

“驴嘴品尝不出蜂蜜的甜味来！”

说完，她仿佛已说了一句名言，也好像替自己报了仇、雪了耻一般的却又有些伤心地回到她自己的床上，就如刚才已经说的那样。

罗贝听到她们已经走了，便对此时还醒着的托马斯·佩德罗说：

“喂，托马斯，您如果让我和两个巨人格斗，或者同半打（或一打）狮子决一雌雄，我会比喝一杯葡萄酒还容易地战而胜之。可现在您要我和这个阿尔桂约真刀真枪地干……我可不允许自己堕入她的情网。您瞧这两个‘丹麦女郎’今晚想干什么啊。天快亮了，天亮就好了。”

“朋友，我早对您说过，”托马斯说，“您爱怎么干，就怎么干。您既可以去朝您的‘圣’，也可以买一只毛驴当您的驮水工，就像您决定干的那样。”

“我决定去卖水，”罗贝说，“现在离天明还有一点儿时间，我们再睡一会儿吧。我的脑袋发胀，实在不想和您说下去了。”

他们睡了一会儿，天就亮了，他俩便起了床。托马斯去给喂牲口的人分发大麦去了，罗贝则到牲口市场上（市场离旅店不远）买了一头很好的毛驴。

午休的时候，托马斯突然心血来潮，利用人们在睡午觉的这一宁静的时刻，写了几首情诗。这些诗就写在记账本上，他打算以后在别的纸上加以誊清，然后，再将写上诗的几页账本撕去。然而，他还没有来得及这样做，便离开了旅店，将账本放在大麦仓库一张书桌的抽屉里。店主来到大麦仓库，拿起账本，打算看看账目，结果，发现了托马斯写的情诗。他读了后，感到又惊奇，又纳闷。他拿了这几首诗去找他的妻子。她还没有来得及看这几首诗，店主便又叫来了康斯坦莎。他用非常诚恳的但同时也带有某种威胁性的语气问她，那个叫托马

斯·佩德罗的管大麦的伙计是不是对她说了一些奉承话，有没有说过一些出格的言论，有没有对她表示过好感。康斯坦莎起誓说，他不仅没有对她说过出格的言论，甚至连一句话也没有对她说过呢，就连眼神也没有对她表露过。店主和老板娘都相信她说的话，因为平时有什么话问她，她说的总是真话。

康斯坦莎走后，店主对他妻子说：

“我不知道应该怎样来看待这件事。不过，太太，你应该明白，托马斯在大麦账本上写了这几首小诗，我总觉得他好像爱上了康斯坦莎了。”

“让我来看看这几首诗吧，”店主妻子说，“我能看出点名堂来。”

“你一定能看出点名堂来，”丈夫说，“因为你是诗人，你能领会诗中的含意。”

“我可不是诗人，”妻子说，“不过，你知道，我理解力很强，我还能用拉丁文背诵经文呢。”

“你背诵经文还是用西班牙文好。我已对你说过，你伯父是个神父，用拉丁文念起经文来错误百出，听起来毫无意义。”

“这是你侄女对我射出的一支利箭。她见我每天手拿拉丁经文进行背诵，便嫉妒得很。”

“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店主说，你仔细听着，我来念念这几首小诗：

谁能赢得幸福的爱情？
　　是沉默寡言的人。
怎样才能在爱的崎岖小道上攀登？
　　需要沉着和坚定。
如何才能获得爱的欢愉？

要执著，要顽强。
只有这样，
幸福才能光临。
我的心灵既执著又坚定，
尽管我未用言语阐明。

如何才能增进情意？
多帮助，多关切。
为什么爱情会遭到伤害？
辱骂和指责。
蔑视对方能使感情加深？
反会葬送爱情。
我的爱情会得到永生，
因为我从不辱骂，
更不轻视他人，
我是出于一片深情。

一个绝望的人在等待什么？
永久的死亡。
死去能不再感到绝望？
只能减轻一半。
那么，死亡是件好事？
倒不如活着受罪。
因为人们常常这样说，
暴风雨过去后，
接踵而来的
是风平浪静。

这完全符合真情。

我将袒露自己的情爱?
　　这要看有无机会。
如果永无时机,
　　我也要袒露心迹,
　　但死亡将同时降临。

康斯坦莎,
当你怀着纯洁的信念和愿望
了解了这一情况,
但愿你将眼泪
变成微笑。

“还有吗?”老板娘问道。

“没有了,”丈夫回答说,“你觉得这几首诗怎么样?”

“我以为,”她说,“先得查清楚这是不是托马斯写的诗。”

“这点不必有什么疑问了,”丈夫说,“因为大麦账单上的字迹和这几首诗的笔迹完全相同,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请注意,丈夫,”老板娘说,“在我看来,既然诗中提到了康斯坦莎,因而,可以认为这诗是写给她的,但我们不应该仿佛亲眼看到他写的那样一口咬定这诗是他写的。再说,除了我们家的这个康斯坦莎外,这世界上还有不少康斯坦莎呢。另外,即使这诗是写给她的,也没有任何诋毁她的意思,更没有对她提出任何非分的要求。我们还是观察观察吧,同时,再提醒一下这姑娘。他若真的爱上了她,一定还会继续写诗的,而且还会设法将诗交给她。”

“我们这就将他赶走，可以免去这些麻烦事儿，”丈夫说，“这样不更好吗？”

“这还不是你一句话吗，”老板娘说，“不过，根据你过去说的情况，这小伙子办事挺麻利的，为这么一件事将他辞退，也于心不忍啊。”

“那好，”丈夫说，“我们都留点神，就像你说的那样，时间会告诉我们该怎么办的。”

夫妇俩就这样决定了。之后，店主又将那账本放到了原来的那个地方。

托马斯一回来便赶紧找他的那个账本。找到后，他心里才平静下来。他找来一张白纸将那几首诗誊清后，便撕下了账本上那几页纸，并准备一有机会，就向康斯坦莎表述自己的心愿。由于她平时非常谨小慎微，非常稳重，根本不让他有机会和她交谈，连看上她一眼的机会也不多。还由于旅店里人多，耳目多，更难找到机会与她进行接触。为此，这个可怜的情郎急得不得了。

一天，康斯坦莎从房间里出来，头巾裹住了她的双颊。有人问她，为什么要将脸颊给遮起来，她说牙齿痛得厉害。这时，站在一边的托马斯突然灵机一动，心生一计。他说：

“康斯坦莎小姐，我给您一个咒语，准备写在纸上，您只要念上两遍，便可以立即消除牙痛。”

“那快给我吧，”康斯坦莎说，“我马上念，因为我认识字。”

“不过，有一个条件，”托马斯说，“您不能给任何人看。我非常尊敬您，此事如让别人知道，大伙儿会瞧不起您的。”

“我保证不让别人看，托马斯，”康斯坦莎说，“请快把咒语交给我吧，我都快疼死了。”

“我还得先把它给写下来，”托马斯说，“写好后再交给您。”

这是托马斯在旅店里整整过了二十四天时间后与康斯坦莎进行的第一次交谈。

托马斯回到房间里，写好了“咒语”，放在一个不会让任何人看见却又能让康斯坦莎见到的地方。这时，她颇感兴趣地非常虔诚地走进了客房，房内只有她一人。她拿起那张纸片，摊开一看，上面写着：

“我心爱的小姐，我原本是布尔戈斯的一个绅士。待家父百年后，我将获得年收益六千杜卡多金币的遗产。仰慕小姐的大名——小姐的美貌早已传遍四方，为一睹芳容，我离开故乡，乔装打扮，身穿目前您见到的衣衫，受雇于我们的店主。小姐为人一向谨慎、诚实。若不相信我的真实身份，可以对我进行考验。一俟您相信我说的话都是实情，您会喜欢我的，我愿做您的丈夫。那时，我就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了。只是眼下我请求您不要将我对您的纯洁的情意告诉他人。此事如让店主知晓，必会将我逐出店门，迫使我离您而去，这将无异于将我判处死刑。请您让我像现在这样，能天天见到您，一直到您相信我的真实身份，到您认为，像我这样仅仅犯了一个崇拜您的‘错误’的人，是不应该受到不能再见您的面这样的严厉处分时为止。您可以背着许许多多盯着您的人，用您的目光来回答我向您提出的这个问题。我若见到您怒目而视，便会痛不欲生；若见到您眼露喜色，我便会得到新生了。”

托马斯估计康斯坦莎已进客房内看那张纸上写的信了，不禁紧张得心怦怦地直跳，他像个犯人一样在等候着判决：是死刑还是将获得新生。

康斯坦莎走出客房，她的模样是如此俊俏，这时虽用头巾

裹着脸，仍显得无比的美。如果说，一个人遇到了某种意外的喜事更能增添美色的话，那么，康斯坦莎这次读到了托马斯的这封她压根儿也想不到会写给她的信，吃了一惊，同时却显得更娇美动人了。她手上拿着已撕成碎片的那封信，对紧张得几乎连站也站不住的托马斯说：

“托马斯兄弟，您这个咒语不像是经文，倒像是巫术和谎言，因此，我既不信它，也不打算念它，我已将它给撕了，免得让别人见了，也像我这样轻信它。我请您再学点儿更有效的咒语吧，这个咒语不管用。”

说完，她便走到女主人的房间里去了。托马斯一时给惊呆了。不过，这时他总算得到一点儿安慰，因为康斯坦莎没有将他的秘密给泄漏出去，也就是说，看样子她是不会去报告店主的，因而，他至少还没有处于被逐出店门的危险中。他认为，万事开头难，要干一件大事，开始时遇到许多挫折，也是顺理成章的。

这时，阿斯图利亚诺正在牲口市场上买毛驴。那儿毛驴倒是不少，就是没有一头能看得上的。这时，一个吉卜赛男人态度十分殷勤地过来对他说，他有一头毛驴，奔跑起来十分轻捷。但他仍未看中，因为此驴腿脚虽利索，但身子骨却十分单薄，并不像罗贝想买的那种体大膘肥的驴子。

这时，又有一个小伙子来到他身边，对他说：

“漂亮的小伙子，您如果想买一头用来卖水的牲口，我在这儿附近的牧场上有一头毛驴，这是全城最好最大的驴子。我劝您别买吉卜赛人的驴子，他们的毛驴表面看又好又壮实，其实都是假的，全身都是病。您若想买一头对您合适的毛驴，请随我来，但请别声张。”

阿斯图利亚诺相信了他的话，对他说，请他带自己去看看

那头他如此称道的毛驴。于是，他俩便并肩来到了御果园边。在一口水塘边的背阴处，他见到了许多卖水的人在那儿休息，他们的毛驴在旁边的草地上吃草。那个卖毛驴的人便将那头毛驴指给他看。阿斯图利亚诺一见这毛驴，惊得眼都瞪大了。原来这头被卖主如此夸奖的毛驴的确长得十分强壮，比那儿所有的毛驴都跑得快，吃得多。

买卖双方达成了协议，由在场的几个卖水的人做中间人，阿斯图利亚诺同意给对方十六个杜卡多，作为购买毛驴的费用和其他的附加费用。他取出十六枚金币，付了款。在场的人都祝贺他买到了一头好驴，并祝贺他当上了卖水工。他们还使他确信，他确实买到了一头好毛驴，因为毛驴原来的那个主人用这头毛驴平平安安地（既未受伤，更没有跌死）卖了一年的水，不但养活了自己和这头毛驴，还替自己买了两套衣服，最后还获得了十几枚金币的卖驴钱。他打算拿这笔钱回到自己的故乡成亲，因为他已与自己的一家远房亲戚的女儿订了婚。

当时在场的除了替出售毛驴做中间人的那几个人外，还有四个卖水的人在玩牌赌钱。他们都席地而坐，脱下自己的斗篷作牌桌。阿斯图利亚诺便站在那儿看他们玩牌。看他们的样子，不像是卖水的，倒像是些老赌徒，因为他们每个人的面前都放着一堆钱币，有铜钱、也有银币，每人足足有一百多个雷阿尔。其中一人如拿到好牌，便将这一百多个雷阿尔全都押上了。如没有人敢与他比牌，他就将“牌桌”上的钱全都席卷而去。最后，其中的二人输个精光，站起身来走了。那个刚才卖了毛驴的人见了，便说，若换个方式玩牌，他就参加，因为他不喜欢用这种方式玩牌。

阿斯图利亚诺原是制糖作坊老板的儿子，见到这个场面，也不想做个旁观者，便说他也参加。于是，他俩便坐了下来。

没有玩多久，他身上仅有的六枚金币全都输光了。他发现自己已身无分文，但还想赌。他问能不能拿他的这条毛驴做赌注，赌徒们同意他这样做，他便押上四分之一头毛驴。他的手气实在太糟了，一连输了四次，就把整头毛驴给输掉了。赢了他的就是那个卖毛驴给他的人。那人站起身来，就要去牵毛驴。这时，阿斯图利亚诺便说，他刚才只输了毛驴的四个四分之一，还剩下驴子的一条尾巴，这驴尾巴可得给他留下。

他这个要求引起了在场人们的哄堂大笑。在场的有个律师，他说阿斯图利亚诺的这个要求没有道理，因为人们不管是卖羊羔还是卖别的什么牲口，总是连尾巴一起出售的，谁也不会割下尾巴留给自己的。

罗贝反驳说，贝尔贝利亚屠宰场的羊羔一般就有五个四分之一，这第五个四分之一就是尾巴。每当这种羊羔被切割出售时，其尾巴的价值与羊的胴体的任何四分之一部分的价值相仿。至于人们平时卖活羊时没有将尾巴割下，那是人们有意相让，但他那只毛驴可不是卖掉的，是输掉的，而他从来没有想把尾巴也给输掉。因此，他希望对方取走从毛驴的脑袋起，沿着脊梁骨直到臀部这整个属于他的那一部分后，将尾巴留给他。

“如果照您这么说，将毛驴的尾巴给了您，”有人说，“那毛驴就不成毛驴了。”

“我就是要这样，”罗贝说，“快把尾巴交给我，否则，休想牵走我的毛驴，即使世界上所有卖水的人都来这儿，我也不怕。你们别以为人多势众可以欺侮我，我虽然只有孤身一人，但动起武来，我就会判若两人。我可以在转眼间将一柄利刃插进你的肚子里，你还不知是谁干的，刀是从哪儿插进来的，也不明白是怎么插进肚里的。另外，我还要告诉你，我可不能赊

欠，也不能分期付款，我要一次付清，要从这头毛驴上割下的尾巴。”

无论是那个赢了钱的人还是在场的人都认为，若动起武来，可是件要不得的事，因为从外表看：阿斯图利亚诺可是个武艺高强的人，他不会让他们占便宜的。阿斯图利亚诺这个人在金枪鱼渔场混惯了，平常就喜欢打打闹闹的，此时将帽子往地上一扔，从披风里抽出一柄短刀，摆出一副准备大干一场的架势，令所有在场的卖水工都望而生畏。最后，还是其中的一个卖水工出来打圆场。在他的调停下，双方同意再玩一次牌，将驴尾巴抵作四分之一只毛驴，谁得了四张同花牌，谁就赢了。这次罗贝赢了。又玩了一次，他又赢了，接连玩了三次，那卖驴人就把毛驴输还给罗贝了。他还想赌钱，罗贝不干了，但禁不住对方死死纠缠。罗贝无奈，只好又赌上了。这会儿他运气好得很，三下五除二将这个准备回去做新郎的人的钱连一个子儿也不剩地全都赢过来了，急得此人趴在地上，用脑袋撞着地面，痛哭不已。

罗贝原来是个生性豪爽慷慨大方的人。见到这种情景，他便觉得可怜，一手将那人从地上扶起，并把从他那儿赢来的十六枚金币的驴钱如数退还给他，还将自己身上带的那几枚金币散发给在场的人。见到他如此大方，大家都愣住了。他要是处在蒂莫兰① 的那个时代，他们一定会推举他当卖水工的国王了。

罗贝便在众多的卖水工的簇拥下，回到城里，对托马斯述说了事情的经过，托马斯也向他通报了他自己新近的情况。不久，无论是在饭庄酒楼，还是在地痞流氓聚集的地方，人们都

① 鞑靼国王。出身贫寒，因作战勇敢，被推举为王。

在谈论赌毛驴的这件事情。大伙儿都知道罗贝如何不让卖驴人将驴尾巴带走，都知道他如何勇武，如何慷慨大方。然而，这些地痞流氓生来就喜欢说人家的坏话。罗贝的勇武，他的慷慨大方，他的种种好的方面很快被人们弃诸脑后，只记得有关驴尾巴的事情了。因而，罗贝回城才两天，出去驮水时，便有许多人指着他说："他是个驴尾巴卖水工。"这件事情传到了孩子们的耳中，他们知道了事情的经过后，没有等他走进某一条街，便有许多孩子从四面八方对他大声地嚷道："阿斯图利亚诺，给我一根驴尾巴！给我一根驴尾巴，阿斯图利亚诺！"

听到这么多人在他周围狂呼滥叫，开始时，罗贝只保持沉默，认为只要他对他们置之不理，这些孩子就不会对他无礼了。谁知效果适得其反，他越是不吭声，这些小家伙叫得越凶。于是，他决定改变策略，开始对他们发起火来。他从毛驴上跳下来，拿着棍子在后面追打他们。谁知这样做也不行，反而是火上浇油——他赶走了一批孩子，立即在另外的地方出来两批、四批，甚至几十批、几百批。一句话，孩子们向他要尾巴要得更起劲了。

最后，他决定离开现在住着的这个旅店，住到另一个旅店去。这样做，他还可以躲开阿尔桂约的纠缠。他打算在那儿一直待到孩子们忘记了向他要驴尾巴时为止。

他在新搬进的这家旅店里一直整整待了六天。白天一直是足不出户，只有在晚上到托马斯那儿去看看，询问他目前的情况。托马斯告诉他，自从上次他将那封信让康斯坦莎看了后，他一直未能和她交谈片言只语。他认为，她比过去更加谨小慎微了。每当他想上去和她攀谈几句，她便来个先发制人，未等他走近她的身边，便说："托马斯，我现在哪儿也不疼，不需要听您的言语，也不需要您的咒语。别开口了，否则，我会去

宗教法庭控告您。”然而，她说这番话时，脸上并没有怒容，也没有任何不高兴的表示。罗贝也向托马斯叙述了自己急于搬家的原因：是那些孩子们成天向他要驴尾巴，逼得他这样做。托马斯便劝他不要离开旅店，至少是不应该骑着毛驴出门。万一要出门，也得走行人不多的街道，或者是偏僻一些的小路。如果这样还不行，那他就只好改变职业了。这是促使他们不再向他提出这种无礼要求的最后一步棋了。罗贝问他，那个加利西亚女仆是不是还来纠缠？托马斯说，没有，不过，她常常从旅店的餐室里偷点好吃的送给他，企图以此博得他的好感。和托马斯说完话，罗贝就回到了他自己的旅店里。他决心至少在未来的六天时间里，不骑毛驴出门去。

大约在夜里十一时许，旅店里出其不意地进来一些法院里的人。接着，法官也进来了。主人见了，大吃一惊，旅客们也十分慌乱，因为衙门里的人一来，就像出现了扫帚星一样，不是给人们带来恐惧，就是带来不幸。这次法警们突然出现，就是平时不干亏心事的人也会感到心惊肉跳的。那法官一进会客室，就叫来了店主。后者抖抖索索地来到法官的面前，心里不知他这次来想干什么。法官见他来了，便板着面孔，问道：

“您是店主吗？”

“是的，老爷，”店主回答说，“听候您的吩咐。”

法官叫在场的所有其他人离开会客室，让他单独与店主谈谈。在场的其他人出去后，法官便对店主说：

“店主，这旅店有多少勤杂人员？”

“老爷，”店主回答说，“敝店有两名加利西亚籍女仆，还有女主人。另外，还有一个专管分发大麦和草料的伙计。”

“就只有这么几个？”法官问道。

“是的，老爷。”

“那么，请您告诉我，店主，”法官说，“那个人们称之为‘尊贵的洗碗女工’的姑娘现在在哪里？人们说，她就在这儿干活，她长得非常好看。我还听说，我儿子堂佩里基托爱上了她，几乎每天夜里都来这儿唱歌。有这回事吗？”

“老爷，”店主回答说，“人们说的这个‘尊贵的洗碗女工’确实是在敝店。但她不是我雇的女仆，却又不能不说是我的女仆。”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您怎么说，这个洗碗女工不是您的女仆，却又说她不能不说是您的女仆？”

“是我没有把话说清楚，”店主说，“老爷您若允许我把话说明白，我将告诉您这个中的原因。这件事我从未对别人说过。”

“我先不想听您讲这‘个中的原因’，我想先见见这个洗碗女工，您叫她来这儿。”法官说。

店主将脑袋伸出门外，大声地说：

“你听到了吗，太太？快叫康斯坦莎到这儿来一下。”

老板娘听说法官叫康斯坦莎去，心里慌了，手也发起抖来，说道：

“啊，真倒霉，法官叫康斯坦莎去，想单独见她！事情真糟糕，这女孩子长得太漂亮了，把这些男人都给迷住了。”

康斯坦莎听了她的话，说道：

“太太，别担心，我这就去看看这法官想干些什么。若发生了什么事，您可以肯定，我不会给您丢脸的。”

说完，她没有等法官再次派人来叫，便手拿一柄点燃着蜡烛的银烛台，羞羞答答地来到法官所在的地方。

法官见她来了，便命店主关上客厅的门。关上门后，法官便站起身来，拿过康斯坦莎手上的烛台，将灯光先对着她的脸

照着，然后，又自上而下地照着。由于康斯坦莎心里有点害怕、羞惭，脸上泛起了红晕，这使她显得更加端庄、秀丽、妩媚动人，法官觉得她仿佛是下凡仙女一般。细细地端详了一番后，法官说：

“店主，这姑娘可是粒明珠啊，不能让她埋没在这个旅店里。我儿子堂佩里基托真有头脑，他做得对。我说，姑娘，您不但是‘尊贵的’，而且应该说‘非常尊贵的’。然而，这个形容词不应该冠于‘洗碗女工’之前，应该放在公爵夫人前面才对。”

“其实她并不是‘洗碗女工’，老爷，”店主说，“她在敝店里负责保管钱柜（多亏上帝保佑，也多亏旅客的光顾，敝店赚了一些钱财）的钥匙。”

“尽管这样，”法官说，“我还是认为，店主，让这姑娘待在这小小的客栈里是不合适的。她是您的亲戚吗?”

“她既不是我的亲戚，也不是我的女仆。老爷您若想了解她究竟是什么人，让她走后，我来告诉您。您听了后，不但会觉得高兴，还会觉得敬佩。”

“那好，我愿洗耳恭听，”法官说，“请康斯坦莎离开这儿。同时，我像她的生身父亲那样向她保证，像她这样美貌、诚实的姑娘，定能使见到她的任何男人自愿为她效劳的。”

康斯坦莎没有答言，只是小心翼翼地向法官深深地施了一礼，便退出客厅。见到女主人焦急地等候着她，急于想从她口中了解这法官想从她身上打什么主意。她便将刚才发生的情况述说了一遍，并说店主还留在客厅里，打算跟法官讲一桩什么事情，连她也不让听。老板娘这时又紧张起来，她一直在祈祷，直到法官走出旅店，丈夫来到了身边，她才停止。我们再回过头来说说这店主，他这时正在和法官说话，他说：

“老爷，据我算来，距今十五年零一个月又四天的一天，有一位身穿朝圣者苦行衣的夫人，坐着一顶驮轿[①]，跟随着四名骑着马的仆从和两名女管家，还有一名使女（她们均坐在马车里），来到敝店。另外，还有两匹骡子，驮着各种床上用品和食品。从其豪华的行装看，这个女朝圣者一定是位大户人家的夫人。尽管她的年龄已四十开外，但仍然是风姿绰约，光彩照人。她身染疾病，脸无血色。到这儿后，她已精疲力尽，便命人立即给自己安排房间就寝。当时她的仆人就住在这间客房里。她问我，城里有没有名医。我说，德拉富恩特大夫是个名医，她立即派人去请这位大夫。不久，大夫就来了。她单独地和大夫说了说自己病情。大夫听了后，便命人找了一个安静的没有任何声音的房间，给这位夫人安息，她就睡在这楼上靠边的那间房间里，我们尽可能给她创造医生要求的舒适的条件。四个仆人都不进夫人的卧室，只留下两个女管家和那个使女服侍夫人。我和妻子问这几个仆人，这位夫人到底是什么人，叫什么姓名，从哪儿来，到何处去，她是不是已结了婚，是遗孀，还是老姑娘。我还问他们，她为什么要穿这身朝圣者的苦行衣。经过我们反复询问，仆人才三言两语地告诉我们，说这位夫人是旧卡斯蒂利亚地区一户大户人家的太太，是个寡妇，家中没有子嗣。几个月前她得了病，得的是水肿病。她早就说要去朝拜瓜德罗普圣母的，因此，穿了这身苦行衣来到这儿。说起她的姓名，仆人说，夫人早有吩咐，他们只叫她朝圣者夫人。当时我们仅知道这些情况。这位朝圣者夫人在敝店住了三天后，两名女管家中的一个来叫我太太。我们去了，房门关得紧紧的。这位夫人当着女仆们的面，眼泪汪汪地对我们说了下

① 与我国的轿子相仿，只是抬轿的不是轿夫，是两匹马。

面一番话：

“‘先生、太太，苍天可以作证，我原来是无辜的。我自己也不知为什么会落到这个境地。我已有身孕，而且，孩子即将临盆，因为我只觉得肚痛一阵紧似一阵。跟我来此地的这些男仆没有一人知道我目前的窘境，对这几个女仆我既不可能也不想向她们隐瞒实情。为了逃避本地某些用心险恶的人，我离开了故乡，想去朝拜瓜德罗普圣母。也许是圣母的旨意，要我在贵店分娩，现在务请你们帮我这个忙，而且还要请你们严守秘密，因为我的名誉就操在你们的手里了。你们给我的大恩（我认为这是大恩），如果得不到我期望给予你们的优厚的报偿，至少也能得到我对你们的衷心的感谢。眼下我想先给你们这个袋子里的二百枚金币，权表谢意。’

“说完，她便从枕头下取出一个绿色的镶金针线包，将它放在我妻子的手中。她为人单纯，未经细细思考（因为她当时已愣住了）便接过那个包，既没有说一声谢谢，也没有说任何客气话。我记得我当时说，没有必要给我们什么报偿，我们可不是为图好处才行好事的人。她又接着说下去：

“‘朋友们，还得请你们尽快设法将孩子送到一个地方去，同时，还要对接受孩子的那户人家编个理由，说明情况。眼下先在城里找一户人家，过一些时候，再将孩子带到乡下去。至于以后该怎么办，就听我主上帝明示了。我想待我去瓜德罗普朝圣回来，我会知道该怎么办的，因为我还有充分的时间可以考虑，选择最合适的做法。我不需要也不想要接生婆，因为我已生过几胎。以往分娩，有这几个女仆帮忙就可以了。这样，也可以少让一个人知道这件事情。’

“这位可怜的女朝圣者说到这儿，便泪流满面。我妻子这时头脑已清醒一些了，便百般对她进行安慰。我当时就出门去

找一家能接受孩子的人家。大约在当天夜里十二时到一时许，正当全旅店的人沉沉入梦的时候，这位夫人分娩了，生了个女孩。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漂亮的孩子，这个孩子就是老爷您刚才见到的这个姑娘。母亲在分娩时没有喊一声痛，孩子临盆时也没有啼哭。总之，周围寂静得出奇，这有利于为这件事情保守机密。产妇在床上躺了六天，在这期间，医生天天来给她'看病'，这当然不是由于她当初已对医生说自己有了病。另外，医生开的药也只是做做样子，从不服用。这一切都只是为了瞒骗那几个男仆。

"这些情况都是在她康复后亲口对我说的，八天后，她便从床上起来，还是装扮成那个大肚子，只是这次是假的了。

"她去朝了圣，二十天后，她回来了，完全变了样，因为她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将那大肚子去掉了。她回来时，那女孩子已以我侄女的名义，寄养在离此地两西班牙里的乡下了。在行洗礼时，给她取名叫康斯坦莎（这是她母亲吩咐过的）。她母亲对我的安排很满意，临行时她赠我一根金链，这根金链至今我仍收藏着。她从这根金链上取下一小截，说将来有人来凭这一小截项链领孩子。另外，她还给我割下一截羊皮纸。在这张羊皮纸的正反两面都写了字，现在割下了一截，纸上写的话就被分成两部分，读起来就没有意义了，只有将两片羊皮纸合在一起，才能读出意思来。因此，这种羊皮纸常常用来传达隐情。我身藏那条金项链，一直等待着有人拿那一小截项链来认领这女孩子，因为那位夫人走时曾答应两年后派人来领孩子的。同时还嘱托我，不要娇惯这孩子，要从小就让她干活，就像个农村孩子一样。另外，她还说，万一她无法很快派人来要孩子，孩子长大懂事后，我也不能将她当年出生的情况告诉她。最后，这位夫人还请我原谅她，她未能告诉我她的姓名，

她的身份，她说这些情况以后有机会再告诉我。她又给了我四百枚金币，并眼噙热泪，对我妻子拥抱了一下就走了。她稳重的为人，她的勇气和她的美貌都让我们敬佩不已。康斯坦莎在乡下寄养了两年后，我便将她抱回家来，由我家自己抚养，平时我总是遵照她母亲的嘱咐，让她穿粗布衣服。迄今我已等候了十五年零一个月又四天了，等了这么长时间，还没有人来认领。我已失去了信心。如果今年仍没有人来认领她，我就认她为自己的女儿，让她继承我的遗产了。感谢上帝，我有六千枚金币的财产。

“法官老爷，我该说的都说了，现在就差一点没有对您说，——我不知有没有可能再跟您谈谈康斯坦莎仁慈的性格和优良的品德。首先，她对圣母一片虔诚，她每月进行一次忏悔，领受一次圣餐；她能读能写，还织一手好花边，是托莱多最优秀的织花边女工；她能歌善舞，宛若天使；她还非常诚实，在这方面谁也比不上她。至于她的相貌，您已亲眼见到过了。贵公子堂佩德罗① 还从来没有和她交谈过呢。虽说他常常在门外对她唱歌，她从来也没有仔细听过。许多公子、少爷，有的还属名门贵族，来到敝店后，都很想见她一面。有的在这儿住了许多时日。但我很清楚，这些人中没有一个人能单独或在其他人在场的情况下和她谈上只言片语的。老爷，这就是这个‘尊贵的洗碗女工’（其实她并不洗碗）的全部经历，我说的句句都是真话。”

店主说完后，法官过了好长时间，还没有说话，因为刚才店主说的这件事太使他吃惊了。后来，他开口了，他叫店主将那根项链和那半张羊皮纸拿来给他看。店主拿来后，他见到项

① 即堂佩里基托，这是堂佩德罗的昵称。

链的确只有大半截，那羊皮纸上写了几行字，但并不完整，只有将另外半张羊皮纸拿来拼上，才能读出其意思来，法官觉得这个办法非常稳妥可靠。从这位夫人将这么贵重的项链交给店主的情况看来，他认为这位朝圣的夫人一定十分富有。这时，他突然想到要让这位漂亮的姑娘离开旅店，给她找一个合适的修道院，让她住进去。不过，眼下他没有说出这个打算，他只是带走了那半张羊皮纸，同时，对店主说，万一有人来认领康斯坦莎，请店主暂时不要拿出项链给对方看，请他将这个消息先告诉法官，并告诉他来人的情况。说完这些，法官便告辞走了，心里觉得，这无与伦比美丽的“尊贵的洗碗女工”的经历太奇特了。

托马斯听说法官来了，后来，又听说他叫去了康斯坦莎，接着，店主又与法官谈了好一会儿话，这使他十分忐忑不安，头脑里开始胡思乱想，思绪万千，却不知怎么办才好。后来见到法官走了，康斯坦莎还留在旅店里，他终于松了一口气，情绪也开始稳定下来。他不敢去向店主打听法官这次来访的用意，店主除了自己的妻子外，也没有对任何人说起有关法官这次来访的情况，他妻子听了，也终于放下心来，感谢上帝，使他们摆脱了这场灾难。

翌日下午一时许，有两位年迈的颇有身份的绅士带着四个骑马的随从来到旅店，走在前面的那位绅士问一个伙计，这旅店是不是塞维亚诺旅店，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们就一起走了进去。那四个仆从先跳下马来，然后，又扶那两位老者下马。由此可见，这两位老者是这六人中的主人。和平时一样，康斯坦莎大大方方地出来接待客人。其中的一个老者一见到她，便对另一个老人说：

“堂胡安先生，我认为已经找到了我们要找的人。”

准备给这几匹新来的马匹送草料的托马斯立即认出了他父亲的两个仆从，接着又认出了自己的父亲和卡里亚索的父亲这两位令人尊敬的长者。他们的到来，他觉得异常惊奇，原先他总以为他们会去金枪鱼渔场寻找他和卡里亚索的，因为总会有人告诉他们，他俩就在那儿，然而，他眼下穿着这身衣服不敢过去相认。他只好横下一条心，以手掩面，很快地从他们面前走过。他去找康斯坦莎，这次他交了好运，见到她一个人待在那儿。他生怕对方不让自己把话说完，便急速地结结巴巴地说了下面一番话。

“康斯坦莎，在刚到这儿的两位老年绅士中，有一个是家父，就是人们叫他堂胡安·德·阿文达涅的那一位，你可以去问问他的仆人，这位老先生是不是有一个叫堂托马斯·德·阿文达涅的儿子，这就是我本人。由此，您可以弄清，我有关自己的真实身份的话完全是真的。现在我暂时要告辞走了，等他们走了后我再回来。”

康斯坦莎没有答话，托马斯也没有让她来得及答话，就回过头去，就像进来时那样，以手掩面出门去了。他去向卡里亚索报告他们父亲来这儿的消息去了。这时，有个旅客大声呼唤托马斯，向他要大麦喂牲口，由于他不在，便自己拿了些大麦给马吃。就在这同时，那两个老者中的一个将两个加利西亚女仆中的一人叫到一边，问她那位他们见到的俊俏姑娘叫什么名字，她是店主的女儿，还是他的亲戚，还是老板娘。

那加利西亚女仆回答说：

“这姑娘叫康斯坦莎，她既不是店主的亲戚，也不是老板娘，连我也弄不清她到底是他的什么人，我真恨不得她得瘟病死掉，我总觉得她压得我们两个女工连话也说得不多了。说真的，我们的面孔是长得不怎么好看，可这儿每次来客人，总要

问这漂亮的姑娘是谁？一见到她，都说：‘真漂亮，长得真够俊的’，‘我确信她长得不赖，也算是我有眼福’；但一见到我们，就说：‘瞧你这副模样，长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

“这么说，”绅士说，“一定有许多旅客对她大献殷勤喽。”

“可多着呢，”加利西亚女仆说，“这姑娘长得也太俊了。可她连看一眼也不让别人看似的，像只刺猬一样，成天缩着身子，躲在房间里念圣母经。总之，她每天不是干活，就是作祈祷。我女主人说，她从来不多嘴，老实极了。”

绅士听了加利西亚女仆的话，高兴极了。还没有来得及让人给他摘下马刺，他便叫来了店主，与他走到旁边的那间房子里，说道：

“店主先生，我来此地，想向您要一件我的‘珍宝’，这是若干年前寄存在您这儿的。为此，我带来了一千枚金币，还有这一截项链和这半张羊皮纸。”

说完，他便拿出了刚才说的这几样东西。

店主立即认出了这半张羊皮纸。他异常愉快地接过这一千枚金币，说道：

“先生，您要的这件‘珍宝’就在敝店，只是那另一半张羊皮纸和那大半截项链不在我身边，我想您一定希望我拿出来作证吧。那我得请求您耐心地等待一会儿，我一会儿就回来。”

店主立即去法官家，对法官说他家来了两个绅士，要领回康斯坦莎。

法官才用完饭。他很想了解这故事的结局，便立即带着那另外半张羊皮纸，骑马来到塞维亚诺旅店。他一见到这两个绅士，便张开双臂，拥抱了其中的一人，说道：

“我的天哪，你们来得正是时候，堂胡安·阿文达涅先生，我的表兄！”

那绅士也拥抱了他，说道：

“毫无疑问，我们是不虚此行了。表弟，见到您身体康健，非常愉快。表弟，快拥抱这位先生吧，他就是堂迭哥·德·卡里亚索先生，是一位名绅，也是我的挚友。”

“我认识堂迭哥先生，”法官说，“我愿为他效劳。”

说完，两人拥抱了一下，并说了许多客气话。然后，众人走进旅店的客厅。店主已独自一人在那里等候他们了。他已拿来了那大半截项链，说道：

“法官老爷已经知道你们此行的目的，堂迭哥·德·卡里亚索先生，请您取出另一小截项链，请法官先生取出那半截羊皮纸来，我们来看看是不是能对得上号。多少年来，我一直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如此说来，”堂迭哥说，“我们就没有必要向法官先生讲明我们此行的目的了。我们这次来的目的店主先生可能已对您说了吧。”

“跟我说了一点儿，不过，我还有许多情况不明白。羊皮纸就在这里。”

这时，堂迭哥取出了另一截羊皮纸，两半截羊皮纸合拢，珠联璧合，天衣无缝。上面写的文字的意思是：这就是真正的证据。继而，他们又将两截项链合在一起，结果表明确实是原来的两半截。

“证据已核对无误，”法官说，“现在就只剩下一个问题了：这美貌绝伦的姑娘的父母究竟是谁。”

“这孩子的父亲就是我，”堂迭哥说，“她的母亲已不在人世。她生前是个非常富有的女人，我只配给她当个仆人。当年她虽隐名埋姓，但她的名声很大，人们没有因她犯了这样的过错而责怪她。这件事的经过是这样的：这姑娘的母亲原本是一

位巨绅的遗孀。丈夫死后，她就隐居在乡下，和她的仆役们一起平平静静地过日子。她为人十分稳重、诚实。也活该是命运如此吧，有一天我去打猎，走到她隐居的那个村庄的村边，我就想进村去见见她。这时，正是午休时间，我来到了那座‘城堡’（她家的房子很大，堪称城堡），将坐骑交付仆人照看，自己便走上楼去，未遇见任何人，就进入她的卧室，发现她正在一张上了黑漆的卧榻上睡午觉。她的模样太美了。此时周围一片寂静，房间内又只有她一人，这激起了我大胆地占有她的欲望。我便未加任何思索地关上了房门，来到她身边，将她叫醒后，便对她说：‘尊敬的夫人，请别声张。您若呼叫，便会让人们获悉您的不贞。我这次进来没有任何人看见。也许是我走运，您的仆役竟然个个都已进入梦乡，您若呼叫，仆役们定会赶来。他们的到来不但会使我的性命不保，而且您的名声也会成问题，因为我若被他们杀死，也是死在您的怀抱里的。’她虽进行反抗、挣扎，但还是被我强行占有。此时她已精疲力尽，茫茫然不知所措，嘴里一句话也不想说，只是痴痴呆呆地躺在床上。我顺着进来时走过的路走出村庄，来到离该村两西班牙里远的我一个朋友的村里。那位夫人后来搬出那个地方，住到另一个地方去了。之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她的面，也没有打算去见她。两年后，我获悉她已去世。二十天前，她家的一位管家派人送来一封信，恳切地对我说，希望我去他那儿一趟，他有要事告诉我。我到他家后，意外地发现他已行将就木。这位不久于人世的管家便言简意赅地对我说，他家夫人临死前已将当年发生的那件事情对他说了。她说自从我占有她后，她便怀了孕。接着，她又对管家述说她如何去朝拜瓜德罗普圣母，后来，又如何在这家旅店生下一个叫康斯坦莎的女孩。他还将认领孩子的标记交给我，这标记就是你们见到的这

半张羊皮纸和小半截项链。另外，管家还给了我三千枚金币，这是夫人留给她女儿作嫁妆用的。最后管家还对我说，由于他生性贪婪，想占有那笔巨资，他在那夫人去世这么久一直没有将这些东西交给我，也未将夫人告诉他的秘密转告我。现在他即将去见上帝，受到了良心的责备，他终于把钱交给了我，还告诉我在什么地方，用什么办法能认领我女儿。我接过金币和标记后，回去将这个情况告诉了堂胡安·德·阿文达涅先生。不久，我们就到这儿来了。”

堂迭哥说到这里，忽听门外有人大声地说：

“请你们告诉托马斯·佩德罗，就是那个管大麦的伙计，他的朋友阿斯图利亚诺已被捕，请他快到狱中去看他。”

法官听了，便叫人去把犯人带来。人们跑去通知了那个法警，法警就将犯人带来了。

阿斯图利亚诺嘴里都是血，身上被打得遍体鳞伤，在法警的押解下走了进来。他一进房间，便认出了自己的父亲和阿文达涅的父亲。他愣住了，但他自己没有被认出来，因为他用一块用来擦血迹的手帕捂住了自己的脸。法官问，这小伙子犯了什么罪，为什么会打成这样。法警说，这年轻人叫阿斯图利亚诺，是个卖水的。孩子们在街上见到他，就大叫“给我一条尾巴，阿斯图利亚诺，给我一条尾巴!”接着，这法警又简述了孩子们为什么向他要尾巴的原因，还说那天阿斯图利亚诺走下阿尔堪塔拉桥后，孩子们在后面赶上了他，又向他要起尾巴来。他跳下毛驴，拿起棍子，去追打这些孩子。赶上了其中的一个，将他打了个半死。由于他拒捕，因而被打成这个样子。

法官便命他不要把脸掩住，但他不肯取下捂脸的手帕。法官走到他身边，取下了手帕。他父亲认出了他，立即变了脸色，对他说：“堂迭哥，我的孩子，你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的?

瞧你这身打扮，还在当流浪汉吗?”

卡里亚索跪倒在父亲的面前，后者眼含热泪，拥抱了他好长一段时间。堂胡安·德·阿文达涅知道堂迭哥和他儿子堂托马斯一起离家来这儿的，便跟他打听儿子的情况。对方回答说，这旅店那个管大麦和草料的伙计就是堂托马斯·德·阿文达涅。堂迭哥这么一说，在座的人均感到十分惊讶。法官便叫店主把那个管大麦的伙计叫来。

“我看他眼下不在旅店里，不过，我会设法找到他的。”店主说。

说完，他就去寻找他了。

堂迭哥便问卡里亚索，他们为什么要变成眼前的这副模样，是什么因素促使他当上了卖水工，促使堂托马斯当上了旅店的伙计。卡里亚索回答说，他不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回答这个问题，他愿意与他单独交谈时作出回答。其实，这时托马斯·佩德罗正躲藏在自己的卧室里。他在那里可以看到自己父亲和卡里亚索父亲的所作所为，自己却不会被发现。后来，他听说那法官来了，旅店里人声嘈杂，他慌乱了。有人去告诉店主，说托马斯就躲在自己卧室里。店主上楼去叫他，他就是不肯下来，要不是法官在楼下叫他，他还不会下来呢。法官对他说：

“快下来吧，表侄，怕什么呢，下面又没有老虎、狮子，把您给吃了。”

托马斯下来了。他低着脑袋，毕恭毕敬地跪在他父亲的面前，父亲非常高兴地拥抱了他。

这时，法官的马车驶来了，他准备用马车接客人回去，因为今天是大喜日子，骑马回去不合适。

法官派人叫来了康斯坦莎，将她介绍给她的生父说：

“堂迭哥先生，这就是您的宝贝女儿，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而您，漂亮的姑娘，快吻您父亲的手吧，您应该感谢上帝，使您由下等人变成了高贵的上等人。”

康斯坦莎这时摸不着头脑，她不知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她只是微微地颤抖着在她父亲面前跪下，握住他的双手，亲热地吻了起来，断珠般的眼泪不停地从她无比美丽的双目中流淌出来，落在她父亲的手上。

与此同时，法官邀请他表兄堂胡安到他家里去。开始时，堂胡安婉言谢绝了，但法官一再邀请，他便只好同意了。于是众人一起坐上了马车。法官请康斯坦莎也坐上马车，她感到有些依依不舍，抱住了女店主，她俩便嚎啕大哭起来。在场的人听到她们的哭声，都感到有些心酸。

女店主说：

“我的孩子，你难道就这么走了吗？我辛辛苦苦地养大了你，你就这样离开你娘走了吗？”

康斯坦莎也不停地痛哭着，也说了不少依依惜别的言语。于是，法官便请女店主也上马车，让她们母女俩能在一起多聚一会儿。女店主和众人一起上了马车，来到了法官的家里，受到了法官夫人（她是一位很有身份的夫人）的热烈欢迎。法官举办盛宴款待他们。饭毕，卡里亚索对他父亲讲述了托马斯如何为了赢得康斯坦莎的爱情而留在旅店里当了伙计的情况。还说，他实在是太爱她了，当初即使在他压根儿就不知道她是有钱人家的女儿，他还以为她是个洗碗女工的情况下也非常爱她。法官夫人便拿出自己那个与康斯坦莎同龄、身材也相似的女儿穿的衣服给康斯坦莎穿。当初她穿着粗布衣衫还这么光彩照人，这会儿穿上了这么漂亮的衣衫，真像是仙女下凡了。穿上了这身这么得体的服装，人们都认为，这姑娘生来就该穿世

界上最美丽的服装。

在这么多兴高采烈的人们中间，也有一人非常伤心，那就是法官的儿子堂佩德罗，因为他已感到，康斯坦莎不可能属于他的了。事实也是如此，因为法官和堂迭哥·德·卡里亚索和堂胡安·德·阿文达涅之间已达成默契：堂托马斯将与康斯坦莎结婚，她父亲将她母亲留给她的三千枚金币作为陪嫁；“卖水工”堂迭哥·德·卡里亚索将与法官的女儿结婚，法官的儿子堂佩德罗与堂胡安·德·阿文达涅的一个女儿结婚，姑娘的父亲想来个亲上加亲。

这样一来，人人都皆大欢喜，个个都心满意足，这几对男女联了姻和那“尊贵的洗碗女工”交了好运的消息很快地在全城传开，许多人都去观看衣着华丽的康斯坦莎，她俨然是一副富家小姐的模样。人们也见到了那个管大麦的伙计托马斯·佩德罗，此时已变成了公子少爷打扮的托马斯·德·阿文达涅了。人们还发现那个罗贝·阿斯图利亚诺改换了衣衫，不再当卖水工后，显得风度翩翩。但即使这样，他走到街上时，还有些人向他要驴尾巴。

他们在托莱多待了一个月。一个月后，堂迭哥·德·卡里亚索和他的妻子、他的父亲，还有康斯坦莎和他的丈夫堂托马斯以及想去见见他的未婚妻的法官的儿子一行数人回到了布尔戈斯。塞维亚诺旅店店主夫妇俩从康斯坦莎那儿得到一千枚金币和许多珠宝，以酬谢他们的养育之恩，因此，日子过得更富裕了。

“尊贵的洗碗女工”这个故事常常为金色的塔霍河边的诗人们提供了素材，他们通过自己的生花妙笔来歌颂康斯坦莎的无比美貌。她和她那个在旅店里当过伙计的丈夫至今还健在。卡里亚索有三个儿子。他们没有学父亲的样子去当流浪汉，也

不记得世界上还有什么金枪鱼渔场，他们全都在萨拉曼卡求学。他们的父亲直到今天一见到用来驮水的毛驴，就会回想起托莱多的那一头毛驴，心里突然会害怕起来，生怕有人还会对着他大声地说："给我驴尾巴，阿斯图利亚诺，给我驴尾巴！"

两个少女

陈凯先　屠孟超译

在离塞维利亚城五西班牙里的地方，有一个名叫卡斯提布兰科的村庄，村子里有不少客店。一天傍晚时分，一位行人骑着一匹外国种的骏马，来到了其中的一家客店的门口。他没有带亲随，还没有等人给他搬来脚踏，便轻轻一跃，从马鞍上跳了下来。店主为人细心，待人殷勤，他迅即迎了上去，但他行动慢了一点儿，因为这位旅客早已一屁股坐在大门边的一条石凳上了。他随即解开胸口的一排扣子，两手很快便往身躯的两边垂下，显然是要昏厥过去了。老板娘是个好心人，她立即来到旅客的身边，在他脸上泼了一点儿水，让他苏醒过来。他露出一副让人见到他这个模样有些不好意思的神态，立即扣好扣子，并请求店主给他安排一个可以安寝的房间，还说如有可能，最好给他一个单间。老板娘说整个客店只有一个单间，里面有两张床，他若占有一张，另一张如来旅客，还得占用。旅客回答说，他愿付两张床的租金，这样，不管来不来旅客，他便能一人住这单间了。说完，他便给了老板娘一枚金币，免得别人再来占用那张空床。一见这枚金币，老板娘立即心花怒放，一口答应旅客的要求，还说就是塞维利亚的教长那天夜里来宿店，也不让他住到那张床上。老板娘问旅客要不要用晚餐，回答说不用了，只是希望她能好好地照料他的那匹坐骑。

他向店主要来了房门钥匙，随身带了几只皮袋，便走进客房。一进房间，随即插上了房门，上了锁。他觉得这样还不够，又拿了两把椅子顶着房门。

旅客一进房间，店主和老板娘，还有那个喂马的伙计和当时正在客店里的两个村民便议论开了。他们众口一词地称赞这位旅客长得十分俊美，风度翩翩，一表非俗，还说这样的美男子他们从来也没有见到过。接着，他们猜他的年龄，认为他大约是十六七岁光景。继而又挖空心思地猜测他昏厥过去的原因。猜来猜去猜不中，只好怀着对这位旅客的风度的一片钦佩之情分开了。村民们各自回到自己的家里，店主去给牲口喂草料去了，老板娘则上厨房里张罗晚饭去了，因为她估计还会来旅客。不久，又进来一位旅客，年龄比前面一位稍大一点儿，模样与风度比他毫不逊色。

老板娘还未等这位旅客开口，便说：

“上帝保佑，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该是小店走运了，一夜之间怎么来了两位天使呢?”

“老板娘，你为什么说这样的话?”这位绅士模样的旅客问道。

“我没有说什么，”女店主说，“我只是想告诉您，您不必下马了，小店已客满了。原来有两个床位，已给住在那间客房的绅士占用了。他一定是爱清静，为了不让别人占用他房间里的另一张床，虽说他一人只需一张，却付了两张床的租金。像他长得这么体面的人本应让大伙儿瞧瞧，给他祝福才是，用不着这么躲藏起来嘛，这个中原因，我实在猜不透了。”

“他真的有这么漂亮吗，老板娘?”绅士问道。

“岂止是漂亮!”她说，“应该说是美貌绝伦。”

“我们就在这儿住下吧，”这时这位绅士说，“哪怕睡地铺，

我也要一睹这位如此受人称赞之人的风采!”

说完，他便将缰绳交给随自己而来的侍童，跳下马来，请店家给他准备晚餐。店家准备好了晚饭。

正在用饭的时候，进来一名村里的警官（在小村镇里一般都有这样的警官）。他一进来，便坐下来和正在进膳的那位绅士交谈起来。边谈边饮起酒来，一共饮了三大杯，还啃吃了一块那位绅士给他的石鸡胸脯肉和一条鸡腿。作为对这一切的报答，警官向绅士打听了朝廷的情况和佛兰德斯战争① 的情况以及土耳其人的情况，当然，他也没有忘记打听特兰西瓦尼亚② 人的情况。那位绅士只是在一心用餐，没有说什么话，原因是他无法回答警官给他提出的问题。这时，那位已经给牲口喂好草料的店主也走了进来，坐在桌边，一边品饮葡萄酒，一边与他们聊天。他饮的酒不比那个警官少，每喝一口酒，他总要摇晃一下脑袋，称赞一下这酒有多好。几杯酒下肚，他已有些飘飘然了。不过，他没有让自己完全失态，免得扫了酒兴。在谈话中他总忘不了对那位独自一人关在客房中的旅客称赞几句，还述说他来时如何昏厥过去，后来又将自己锁在房间里，连晚饭也没有吃一口。店主还说他带来了几只漂亮的旅行袋，又说他的坐骑怎么好，旅途穿的衣衫怎么奢华。所有这一切只有一点不协调：他这次出门没有带侍童。店主的这一番赞词更激起这位绅士要目睹一下那位旅客仪表的欲望。于是，他便请求店主给他行个方便，好让他能进那个房间，睡到另外一张床上。他给了店主一枚金币。这店主贪财，有了这枚金币，

① 十六世纪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侵占了佛兰德斯大公国，引起了长时间的战争。

② 罗马尼亚一行省。

他便改变了主意，答应绅士的要求。只是那房门给插上了，进不去；他又不敢叫醒那位已进入梦乡的旅客，因为这两张床的床钱他都付了。

正在两难之际，倒是这位警官给他解决了这个难题。他说：

“由我来叫门吧。我可以告诉他，我是执法机关的。我奉了村长先生之命，带了这位绅士前来住店，因客店已无空余床位，只好让他睡在这张空床上了。他听了这番话，一定会反驳说，这样做实在太捉弄人了，因为这张床他已付了租金，现在又从他手中夺回，太没有道理了。只管让他说去好了……这样一来，店主可以脱了干系，这位绅士也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大伙儿都认为警官的这个主意很不错，那位绅士为此给了警官四个雷阿尔。接着，他们便将此计付诸行动。先来的那位旅客果然很不高兴地给警官开了房门。那位后来的旅客则因自己打扰了对方，向他表示了歉意，接着，便睡到了那张空床上。可是，他并未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因为那个旅客既没有回答他向他提出的问题，甚至连脸也没有让他看清，因为他一打开门，便又躺回到床上，脸朝着墙壁。为了不回答对方向自己提出的问题，他假装睡着了。后来的那个旅客也只好躺下，心想等次日天明大家起床后，再实现自己的愿望。冬日长夜漫漫，正是人们睡觉的好时光。天气寒冷，旅途劳顿，原本会使人沉沉入睡，度过一个良好的夜晚。但那位先来的旅客似乎并没有进入梦乡。半夜时分一过，他便开始沉痛地叹起气来。每叹一口气，仿佛他的灵魂也出窍一次。虽说那个后来的旅客早已睡着，此时也被他的叹息声吵醒。听到他伴随叹息声的阵阵哭泣，后来的旅客不禁为之动情，开始专心地倾听他仿佛是在自言自语般地说的话。此时房间内漆黑一团，两张床相隔一段

距离，但这并不妨碍那个后来的旅客听到那个自怨自艾的旅客用轻微而细腻的声音说出下面的一段言词：

“哦，我真不幸！命运那种难以挽回的力量要将我带向何方？我走的什么道路？我现在已处于纷繁的迷宫中，还能找到什么出路吗？啊，我年幼无知，缺乏经验，不能很好地思考问题，像我这样盲目地长途跋涉究竟能达到什么目的？啊，名节遭到了玷污，父母之恩得不到报答，诚实的双亲和亲友的尊严遭到了践踏！啊，我这个人真是可耻可悲，竟然这样放纵自己，真该千百次地诅咒自己！啊，我竟然将那些虚情假意信以为真，使自己以实际行动相报！可是，我这个可怜虫，到底在怨恨谁呢？难道不是我自己受骗上当的吗？难道不是我用自己的双手拿起刀子，毁掉自己的名誉，使自己的名誉扫地，辜负了双亲的信任吗？马尔科·安东尼奥，你这个负心汉！在你那些甜言蜜语中怎么还会隐藏着你那苦得像胆汁一样的无礼和蔑视呢？你这个忘恩负义之徒，现在在什么地方呢？你这个捉摸不透的人，现在究竟在何方？快回答我，我现在在跟你说话呢；等等我，我在追赶你呢；扶我一把吧，我要跌到了，你快偿还欠我的东西吧，帮助帮助我吧，因为你有这个义务。”

说到这儿，他突然停止了。从他不断的“唉唉”叹息声中可以知道他此时一定是泪流满面。后来的这位旅客一直默默地聆听着他说的这一番话。从他的言论中，完全可以推断出在自怨自艾的这个人是个女子。这样一来，他更加渴望能了解她。他曾多次下决心要来到他认为是个女人的那个人的床上，要不是他此时听到那个旅客已起了床，打开了房门，呼唤店主给他备好马（因为他想离开那儿），他一定会这样做的。

店主听到有人呼唤他，过了好一会儿，才回答道，请他别这么急，因为此时才半夜过一点儿，天还黑得很，此时上路必

然十分危险。听了这话，那旅客又平静下来，关好房门，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又一下子躺倒在床上。

听他说话的这个旅客这时认为应该和他攀谈一下，并趁机向他表示他能给他提供帮助，这样，可以使他说出自己的身份，让他述说自己那段令人伤心的遭遇。于是，他就说：

“绅士先生，您刚才那一阵阵叹息声和说的那一番话若不使我对您的不幸遭遇产生同情心，那么，我就是个缺乏正常情感的人了，或者说，我就成了一个铁石心肠的人了。倘使我对您的这种同情心和我愿意冒自己生命的危险为您寻找补救的办法（如果您遭到的不幸还有补救办法的话）能得到某种感谢的话，那么，作为对我的一种报答，我只是请求您能向我毫无隐瞒地说明您为什么会这样伤心。”

“要不是他的行动使我失去了理智，”那个自怨自艾的人回答说：“我本来是会记起这房间内不只是我一个人，这样，我就不会信口开河，也就不会这么一个劲儿地长吁短叹了。不过，为了惩罚我在需要自己有理智的时候，丧失了理智，我愿意做您要求我做的事情，因为重新讲述我那段伤心的历史必然会使我肝肠寸断。然而，您若想要我做您要我做的事，必须以您刚才向我表示愿意帮助我的那种真诚之心向我作出保证（您在刚才的言谈中已作过不少保证）；您听到我即将对您说出的言语后，绝对不能离开您的床铺，更不能到我的床上来，也不能再询问我已跟您讲述到的那些事情之外的事情。倘若您干出与此相反的事情，我只要一听到您在床上起来，我便拿起放在床头上的这把宝剑，将它插入自己的胸膛。”

那个急于了解她的情况的旅客便回答说，他绝对不会超越对方给自己提出的要求，为此，他还发了不止一次的誓。

“这样我心里就有底了，”另一个旅客说，“我就会做迄今

从未做过的事。也就是说，我从来没有对人讲述过我的身世，现在就请您听我说吧。

“先生，您必须明白，我这个人进客店时穿的是男装（无疑，这点一定有人对您说起过了），实际上，我却是个不幸的姑娘；至少是在八天前，我是个姑娘，但后来由于自己缺乏理智，如醉若痴般误信了负心男子的一番虚假言辞，已经不是姑娘了。我名叫脱奥多西娅，我的故乡是在安达露西亚的一个重要的地方（它的名称我不想告诉您，因为对您来说，没有必要了解它，就像我没有必要对您说出来一样）。我的父母都是贵族出身，家境相当殷富。他们膝下有一对儿女。对儿子的所作所为，他们完全不用操心，他为他们争了光；女儿的行为却完全相反。他们送儿子去萨拉曼卡求学，让我留在家里，用贵族的道德标准教育我，要我为人小心谨慎，不要抛头露面。我总是对他们十分驯顺，竭力让自己的意愿与他们的愿望相符，在任何问题上不与他们唱反调，不给他们增加任何烦恼。这样的日子一直过到有一天，我那不好的命运给我带来了一个家境比我父母还要富有，其父母和他们一样是贵族的同一村的年轻人。我初次见到此人，感觉便非同一般，除了见到他获得的那种快意外，似有另一种感受，这不是别的原因引起，而是由于他那华丽的衣饰、优雅的气质，还有他的面庞和行为都非同凡庸，加上他那温文的谈吐和彬彬有礼的举止，此人实属村镇中的佼佼者。不过，我在这个时候称赞我的仇敌又有什么用呢？像我这样冗长地述说我的不幸的遭遇（说得更确切一些是我疯狂行为的开端）又有何益？总而言之，从那时起，他就对着与我的窗户毗邻的那个窗户一次又一次地瞧着我。我认为就从那儿通过他的眼神送来了他的情意。我的双眼也喜欢对着他看，用另一种形式给他送去了欢愉的心情。这一切均使我深信，无

论是从他的举止还是从他的脸部表情上看到的一切，都是真实无误的。他先是用眼神来传情达意，继而用语言表达了他的意愿，他的意愿唤起了我的激情，从而使我更加对他的情意深信无疑。接踵而来的便是许诺，誓言，眼泪和叹息。一句话，在我看来，凡是一个情人能够用来表示自己的深情炽爱的方式他全都用上了。对我这个不幸的女孩子（我这一辈子从未经历过这样的场面）来说，他的每一句话无异是一发发炮弹，摧毁了我的名节这座堡垒；他的每一滴眼泪，犹似一把把火，烧毁了我的诚实；他的每一次叹息，像是一阵狂风，煽起烈焰，终将我到那时为止尚未触动过的贞节完全焚毁。最后，他不顾自己双亲（他们已准备给他迎娶另一姑娘）的反对，答应成为我的丈夫。于是，我便一反过去的拘拘束束，瞒着我的父母，不知不觉地投到了他的怀中，为他所占有。我干的这件傻事的唯一见证人就是马尔科·安东尼奥（这就是使我寝食不安的这个人的名字）的一个侍从。马尔科·安东尼奥占有了我才两天，他便从村庄里消失，无论是他的父母亲还是别的什么人均不知他的下落。

“当时我的处境说有多糟就有多糟。我拼命拔自己的头发，仿佛是它使我犯了这个错误；我又打自己的耳光，因为正是由于自己脸蛋长得好看，才会使我发生这样的不幸。我也诅咒自己的命运，谴责自己轻率地作出了决定。我真不知流淌了多少眼泪，我都快成了个泪人儿了。从我那颗受到伤害的心里也发出阵阵叹息，我也默默地抱怨苍天。这时，我还沉思默想过，想替我的问题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女扮男装，离家出走，前来寻找这个骗人的艾纳亚斯①

① 特洛伊王子，特洛伊城被希腊人攻占后，迁居意大利。

第二，寻找这个不守信义的残忍的比雷诺，寻找辜负我良好愿望和一片痴心的负心汉。我当时还没有进一步思考我的行动方案，却遇到了一个机会，弄到了我兄长出门穿的一套衣衫和我父亲的一匹良驹。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我备好马，准备离家，打算到萨拉曼卡去，因为有人说，马尔科·安东尼奥可能上那儿去了。原因是他也是个大学生，是我刚才说到的这个兄长的同学。我随手在家里抓了几把金币，以备旅途上的开销。当时我最担心的是父母亲发现我穿走了衣衫和骑走了马匹，一定会来追赶我。此外，我还害怕我兄长，他现在在萨拉曼卡。他当然是认识我的。您现在已能理解我处境的危险了吧。纵然我兄长他能理解我的做法，但他的名誉却已受到了损害。即使是这样，我也已下了决心，哪怕失去了生命，我也要来寻找我丈夫这个没良心的人。我想他也没法否认他是我的丈夫，因为他在我手中的这些首饰便能加以证明。其中有一只钻石戒指，上面刻着‘马尔科·安东尼奥是脱奥多西娅的丈夫’这样的字样。我要是找到了他，便会明白，他到底在我身上发现了什么，促使他这么快地抛弃我。我还要他实现自己的诺言，否则，我就要他的命，我要向他表明，我过去这么容易地受了他的凌辱，今天也这么容易地为自己报了仇。我父母亲遗传给我的贵族血统使我产生了勇气，使我能找到办法解决我的问题，否则，我就要报仇雪耻。

“绅士先生，上面说的就是您想了解的有关我的真正的不幸的遭遇。正因为有了这样的遭遇，我刚才才会这样长吁短叹，自言自语，竟将您给吵醒了。现在我请求您，您若不能帮助我解决问题，那至少得给我出点主意，让我能摆脱目前危险的处境，减轻我害怕被发现的恐惧。帮我想点办法，好让我得到我如此希望得到的东西。”

听到热恋着的脱奥多西娅刚才说的她的遭遇，对方有好长时间没有开口。这么长时间不说话，她还以为他早已睡着了呢，压根儿也没有听到她刚才说的话。为了证实这一点，她问道：

“您睡着了吧，先生……睡一觉倒不坏。痴情人说了一番痴话，别人听了却无动于衷，不但不会引起同情，反倒起了催眠作用了。”

“我并没有睡着，”那位绅士说话了，“恰恰相反，我清醒得很呢。对您的不幸我深表遗憾。我不知能不能这样说，对您的不幸我就像您本人一样感到难过，感到痛心。正因为这样，您要求我给您出个主意，我不但要对您提出忠告，而且我还要尽一切力量来帮助您。在您刚才述说事情的经过中您表现出了罕见的对问题的理解能力，根据这一点，我认为当时您所以会受骗，恐怕还是由于您意志不坚，而不是马尔科·安东尼奥的甜言蜜语促成的。当然，您年轻，缺乏识别男人们制造的种种骗局的经验，因此，应该原谅您。请冷静一点，小姐，可能的话，请睡一觉，等明天天一亮，我们就进行磋商，看看能不能找出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脱奥多西娅对他表示了最深刻的谢意，同时，也试图合一合眼，以便让那位绅士也能睡一会儿。但他好像一会儿也安静不下来，他不但睡不着，相反，却开始在床上辗转反侧，长吁短叹起来。这使脱奥多西娅不得不询问他，他在想些什么，是不是也有感情上的问题在折磨他。如需要她的帮助，她一定会像他答应帮助她那样帮助他的。

对此，绅士作了如下回答：

“小姐，既然是您引起了我内心的不安，我想您也无法解决我的问题。要是能这样，我心里也就不难受了。”

这一番模棱两可的言词，脱奥多西娅真不明白有什么含意。不过，她猜想总是爱情方面的问题在折磨他，她甚至还想这是由她引起的。这确实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他们同在一个房间里，天又黑，房内别无他人，知道她是女人后，他会不会生出什么坏念头呢。想到这儿，她害怕了，立即穿好衣服，佩带好宝剑和短剑，坐在床上，等候白昼的到来。过了一会儿，天就发亮了，客店里的各个客房都被黎明的曙光照亮了。

那位绅士也和脱奥多西娅一样，天一亮就从床上起来，说：

“起来吧，脱奥多西娅小姐，今天我愿意陪着您，不让您离开我的身边，一直到马尔科·安东尼奥成为您合法的丈夫。否则，不是他死，就是我亡。这就是您的不幸使我承担的义务和责任。”

说完，他便打开了客房的窗户和大门。

此时脱奥多西娅也希望房间里亮一点，这样，她便能看清她跟他谈了一夜话的人的身形和面貌。然而，一见到他，一认清他的脸，她却又希望房间里永远也不要天明，希望那里永远处在黑夜中，因为那位绅士一回头（他已想看一看她）看她，她立即认出，他就是她如此害怕的兄长。此时，她不禁瞠目结舌，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脸上像白纸一样毫无血色。但是，她竭力镇定自己，克服恐惧心，伸手拔出短剑，拿住剑的一端，然后，跪在她兄长面前，用又惶惑又害怕的语音说：

“给，先生，我亲爱的兄长，请你拿这柄剑惩罚我的过失，以平息你的怒气。对我这样犯了这么大错误的人是不能讲仁慈的。我承认我犯了罪孽，我不想通过悔恨来求得你的宽恕，我只是请求你，你只惩办我的身躯，却不要触及我的名节。我既离开了父母外出，将名节处于危险之中，眼下我还是希望你在

惩罚我的同时，不要将这件事张扬开去。”

她兄长目不转睛地注视她。虽然她的胆大妄为使他生气，想惩罚她，但刚才她那一番言词恳切、满含柔情的言语又使他的心软了下来。于是，他便和颜悦色地将她从地上扶起，并尽可能地对她予以安慰。他还对她说，由于找不到合适的办法来惩办她的疯狂的行为，他这次就不处罚她了。他还说，在他看来，解决她的问题的门路还没有完全堵死，他愿意为她尽一切努力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他不主张她由于自己过分的轻率而遭到对方的欺侮后，现在就采用报复的办法。

听到她兄长的这一番言语，脱奥多西娅从一蹶不振的情绪中恢复了过来，脸色也红润起来，她原来早已丧失了的信心此时也得到了恢复。堂拉发埃尔（这是她兄长的名字）没有再和她详谈她的事情，他只是叫她由脱奥多西娅改名为脱奥多罗，然后，他俩一起上萨拉曼卡去转一下，他估计马尔科·安东尼奥不会在那里，因为他们是同学，安东尼奥如去那儿，一定会事先告诉他的。当然，也可能由于出现了与他妹妹的问题，安东尼奥不想告诉他有关自己的行程了，也可能不想见他的面了。

这时，客店老板进来了。他们便命老板给他们准备早餐，因为他们很快就要赶路。

就在那个管骡子的侍者在替骡子备鞍，另一侍者送来了早餐的时候，客店里又来了一位绅士，也是从外地来的。堂拉发埃尔认识此人。脱奥多罗也认识他，她怕给他认出来，不敢走出自己的客房。堂拉发埃尔和来人拥抱了一下，然后，问他老家有什么新的情况。来人回答说，他是从圣马利亚港来的，他在那儿有四艘船只，准备驶往那不勒斯，他见到莱昂纳多·阿多尔诺的儿子马尔科·安东尼奥·阿多尔诺在船上。听到这个消

息，堂拉发埃尔非常愉快，想不到这么容易便获得了如此重要的消息，这是一个征兆，表明这件事的结局是良好的。堂拉发埃尔只是请他的朋友将他的骡子换他的那匹良马，这马是他父亲的。同时，他还告诉他的朋友，他要上萨拉曼卡去，他不打算让这匹好马走这么长的路程。那朋友乐意地接受了交换，还答应负责将这匹良马交还给堂拉发埃尔的父亲。他们俩一起用了早餐（脱奥多罗是单独进的餐）。他朋友先告辞走了，他要上卡萨亚去，因为他在那儿有一笔很大的遗产要继承。堂拉发埃尔没有和朋友一起上路。他为了不让对方知道自己的行程，只说他打算当天就去塞维利亚。见朋友已走了，马匹也备好了，他便算清了账目，付了房钱，和店主说了声再见，兄妹俩便离开了客店，使客店里的人们发出了一片赞叹声。他们盛赞他们的美貌和非俗的仪表，说堂拉发埃尔是最英俊，最威武的男子。他妹妹的美貌和风度也是举世无双的。

走出店门，堂拉发埃尔便对他的妹妹讲了他刚才听到的有关马尔科·安东尼奥的消息，还说在他看来，他们此时应该赶快去巴塞罗那，因为一般说来，去意大利的船只或回西班牙的船只总要在那儿逗留上几天的，因此，他们可先到巴塞罗那。若安东尼奥的船只还未到，可在那儿等几天，这样，他们就一定能遇到他了。他妹妹说，她一切都听他的，他认为怎么做好，就怎么做。于是，堂拉发埃尔便对照料骡子的侍从说，请他跟自己一起上巴塞罗那去，工钱从优。这侍从是个生性活泼的人，他知道堂拉发埃尔为人慷慨大方，便回答说，就是上天涯海角，他也会跟随着他并为他效劳的。堂拉发埃尔问他妹妹，身上带了多少钱币。她回答说，她也没有数过，当时她只是一手伸进她父亲的写字台的抽屉里，一共抓了七八把。根据这一情况，堂拉发埃尔估计，她身上大约带有五百枚金币，再

加上他本人随身带的二百枚，还有一根金项链，路上的盘缠还是十分宽裕的。这样，他们便更有信心要在巴塞罗那找到马尔科·安东尼奥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快马加鞭，日夜兼程，一路上非常顺利，他们终于来到一个离开依瓜拉达两西班牙里的地方。依瓜拉达离巴塞罗那还有九西班牙里路程。

在路上他们打听到一个消息，说有一位准备出使罗马的绅士，这时正在巴塞罗那等船，因为去意大利的船还没有到。他们听到这个消息，十分高兴。他们便怀着这种愉快的心情走进了路边一座小森林。这时，他们见到从森林里跑出来一个男人，此人边跑边回头观看，脸露惊色。堂拉发埃尔站在他面前，说道：

“您为什么要逃跑，好人？发生什么事了，使你露出这么惊慌失措的样子？”

“您认为我不急急忙忙地跑行吗？”那男人说，“我这次从一帮在森林中拦路抢劫的盗匪手中逃出来，还真是个奇迹呢。”

“不好了！”侍候骡子的侍从说，“不好了！真是活见鬼了，怎么大白天也有拦路抢劫的贼呢？苍天啊，他们把我们看成是新来的人，好欺侮！”

“兄弟们，你们不必难过，”从森林中跑出来的那个人说，“盗匪们这会儿都走了，他们将三十名客商脱光衣服，只让穿一件内衣，都捆绑在这森林里的树上。他们只放走一人，让这个人在他们翻过那座山岭后替其他人松绑。”

“如果真的这样，”加尔维特（这是侍候骡子的那个仆人的名字）说，“那我们一定可以平安地过去了，因为匪盗们抢劫了一个地方后，在一般情况下，几天之内是不会回头的，这点我非常清楚。”

“是这样的。”从森林中跑出来的那个人说。

堂拉发埃尔听了这个情况后，便决定往前走。没有走多久，便见到那些被绑在树上的客商，总数超过四十人，那个没有被捆绑的人此时正在给他们一一解开绳索。眼前这一幕实属罕见：他们中间有的脱得一丝不挂，有的穿着匪徒的褴褛衣衫，有的因遭抢劫失声痛哭，有的见到别人穿着“奇装异服”哑然失笑。这一个正在细细地算着被抢走了多少钱物，那一个说他从罗马带来的几箱子衣料和别的无数货物均被拿走了。总之，这时听到的是被洗劫一空的那些可怜的行人发出的一片哭声和哀怨声。

兄妹俩见到这一切，心里也感到难过。他们感谢上苍，自己总算逃脱了这场浩劫。此时脱奥多罗见到一位少年被捆绑在一棵橡树上，产生了特殊的怜悯心。他年龄大约十六岁左右，身上只穿一件衬衣和一条棉布短裤，面孔长得十分秀美，谁见到了他均得为之动情。脱奥多罗下马亲自为他松绑。那少年说了许多对她表示感恩的话。她这时又叫加尔维特，也就是那个侍候骡子的仆人将她的披风借给他用，等会儿到城里，再给这位英俊少年买一件新的斗篷。加尔维特拿来了披风，脱奥多罗亲自披在他的肩上，同时问他是哪里人氏，从何处来，又准备上哪儿去。干这一切的时候，堂拉发埃尔也在场。这少年回答说，他是安达露西亚人，家在一个小村庄，他一说出这个村庄的名字，兄妹发现离开他们的村庄才二西班牙里。少年还说，他这次是从塞维利亚来的，本想上意大利去碰碰运气，能不能在军队里找个差使，就像许许多多西班牙人常常做的那样。这次运气不佳，竟然遇上了这伙盗贼，不但从他身上抢去了大量钱财，还抢走了他几套质地颇佳的衣服，这些衣服没有三百个埃斯库多是买不来的。尽管遭此劫难，他还想继续朝前走，因为他生来性格坚强，这一盆冷水是浇不灭他的满腔热火的。

听了少年的这一番激昂慷慨的言词，再加上听到他说，他家离脱奥多罗他们家很近，另外，又见他长得这么英俊，常言道，亲帮亲，邻帮邻，兄妹俩便决定尽力帮他的忙。他们让那少年骑上加尔维特侍候的那匹骡子，不停地朝前赶路，没有多久，便来到依瓜拉达。到了那儿，他们便获悉那些船早在一天前已到达巴塞罗那，如果气候不反常的话，两天后，这些船只便要启程驶往意大利。

听到这一消息，他们便在次日晨起了个大早。那天夜里他们几乎都没有怎么睡觉，原因是在吃晚饭的时候，脱奥多罗的两只眼睛老是盯着那少年的脸。她越看越觉得奇怪，她总觉得那少年的两只耳朵是穿过洞的，她怀疑这少年是个女孩子。她想在晚饭后，单独找她谈谈，亲自验证一下，以消除疑问。在晚饭期间，堂拉发埃尔问他是谁家的孩子，因为少年刚才说的那个地方的大户人家他都熟悉，如果他就是那儿的人的话。于是，这少年说，他是堂恩列盖·卡尔德纳斯的儿子，这是一位颇有名望的绅士。堂拉发埃尔说，他很熟悉这位堂恩列盖·卡尔德纳斯。不过，据他了解，这位先生可是没有子嗣的。不过，他说这不要紧，如果少年不愿说出自己父母的真名实姓来，他以后再也不会问他了。

“堂恩列盖的确没有子女，”少年说，“但他弟弟有，他叫堂桑乔。”

“这位也没有儿子，”堂拉发埃尔说，“他只有一个姑娘，据说是安达露西亚最漂亮的女孩子。不过，我也是只闻其名，虽说多次到过那儿，也没能见她一面。”

“先生刚才说的话都是与事实相符的，”少年说，“堂桑乔确实只有一个女儿，不过，她并没有如您说的那么好看。至于我刚才说我是堂恩列盖的儿子，是因为这儿有一个情况请两位

先生注意。其实我并不是他的儿子，我是堂桑乔的一个在他家效力多年的管家的儿子。我惹家父生了气，因为我拿了他不少钱。我想去意大利，就像刚才对两位说的那样，想到那儿从军，我知道，有许多出身低微的人都走上了这条道，后来都扬了名。”

少年的这一番话，脱奥多罗都全神贯注地听着，还十分注意他说话的方式。这使她更加确信自己的怀疑是正确的。吃完晚饭，收拾好桌布，堂拉发埃尔准备就寝了。这时，脱奥多罗来到她兄长身边，对他说出了她对那位少年的怀疑，并在他的允许下，她与那少年来到一扇临街的宽阔的窗户边的阳台上，两人面对面地站着。脱奥多罗便对那少年说：

“弗朗西斯科先生（少年刚才说他叫这个名字），我真想为您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这样，可使您不会拒绝我对您提出的任何要求。只是我认识您的时间实在太短，未能达到这一目的。我想以后还会有时间做到这一点的。眼下尽管您难以满足我这方面的要求，但这并不妨害我为您效劳出力。另外，我希望您明白，我和您一样，非常年轻，但我的阅历比我的年龄要丰富。正因为这样，我一直怀疑您并非男儿，就像您的服装表明的那样。您是女子，而且您出身名门，就像您的美色显示的那样。也许您身遭不幸，您女扮男装就表明了这一点，因为像您这样的人一般是不会女扮男装的。如果我的怀疑是真的，那就请您对我说出实情，我以绅士的名义向您发誓，我一定尽一切力量帮助您，为您效劳。您是个女子，这一点您是否认不了的，因为从您的耳垂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出。在这方面您大概是疏忽了，您没有用肉桂色的蜡将耳环孔给堵起来。这样做是很危险的，万一让某一个并不像我这样诚实的男子给看出来了，后果就不堪设想。我希望您不要犹豫了，爽爽快快地告诉我，

您是什么人，我一定会帮助您的，同时，我向您保证，我一定为您严守秘密。”

那少年聚精会神地听着脱奥多罗讲话。见她讲完后，在答话前，这少年拿起她的双手，将它们放在自己嘴边，使劲地吻着，在她的手中流满了他美丽的眼睛中流出的眼泪。这一奇特的感情的流露立即在脱奥多罗身上引起了共鸣，她也情不自禁地和对方一起流起泪来，因为与他人情感上的共鸣本是女子的秉性。接着，她费了好大的劲儿才从对方的嘴边抽回自己的双手。这时，她准备专心地听取对方的陈述。那少年不停地在叹着气，接着，又沉重地呻吟了一下才说：

“先生，我不想也不可能否认您对我的怀疑，您的怀疑是对的，我确实是女子，我是世界上所有女人中最不幸的女人。您刚才给我做的这么些好事和您对我提出的种种允诺迫使我要做到您让我做的一切事情。现在请您听着，我要告诉您我的情况，如果您听取他人的不幸不感到烦腻的话。”

“我自己也是一直身遭不幸啊，”脱奥多罗说，“您的不幸虽然还不能说就完全是我的不幸，但我确实是打算将您的不幸看成是我的不幸的。”

说完她又一次地拥抱了那少年，同时，又作了一些新的承诺。这时，那少年已经平静下来了，便开始说了下面一番话：

“关于我的故乡，我刚才说的是真话。关于我的父母，我没有说出真情，因为堂恩列盖不是我父亲，他是我的伯父，他的弟弟堂桑乔才是我的生父。我就是令兄刚才说的堂桑乔那个以美貌著称的女儿。其实在这方面人们都受了骗，因为我并无美色可言。我名叫莱奥卡地娅。我为什么要女扮男装，请听我说明原因。

“离我故乡两西班牙里的地方有一个村庄，这村子里的人

是安达露西亚最富裕最高贵的，其中有一名绅士，他的祖先是热那亚阿多尔诺家族人。此人有一个儿子，要是他不像我这样徒有虚名的话，那么，他是个最理想的绅士。这年轻人一方面由于他家离我家不远，另一方面由于他和家父一样，爱好狩猎，常来我家，一住就是五六天。在这期间每天白天和一部分夜晚他和家父在农村度过。这样一来，也许由于命运，也许由于爱情，也许由于我缺少警惕，我居然从思想高雅的境界跌落到了我目前所处的卑贱的境地，居然置姑娘家的稳重、小心于不顾，只注意到马尔科·安东尼奥那高雅的风度和稳健凝重的举止，只想到他家高贵的门第和他父亲拥有的巨额的财富。当时我竟认为，我若能嫁给他那样的丈夫，那我这一辈子终身便有靠了。有了这样的想法后，我便开始仔细地对他进行观察（在这过程中，我必然有疏漏之处），而他也发现我在看他。于是，这个负心汉便不费吹灰之力获取了我内心的秘密，得到了我心灵中最珍贵的东西。先生，我也弄不清这个时候为什么要将我们相爱的过程的每一个细节都原原本本地讲给您听，因为这些东西终究是无关紧要的。我想还是单刀直入地告诉您，他对我十分殷勤，常常对我说些甜言蜜语。在我看来，在这些动听的言词下面，隐含着他要做我的丈夫的坚定的基督徒的誓言。于是，我答应他可以做他愿对我做的任何事情。不过，他光是在口头上发出誓言我还感不够（因为口说无凭），于是，我让他将口头上说的话又写在纸上，还让他签了字，画了押。有了这书面的东西我才感到心里有了底。我得到他签了字的这张保证书后，便给他出主意，让他在某一个夜晚来我村子里，越过花园的围墙，进入我的卧室。这样，他就用不着担惊受怕，便能摘取已经只属于他的果实。我日夜盼望的这个夜晚终于来临……”

到这儿为止脱奥多罗一直全神贯注地聆听对方的叙述，莱奥卡地娅说的每一句话都在她的心灵引起震动，尤其当她听到了马尔科·安东尼奥的名字和见到莱奥卡地娅那非同一般的美色后，觉得这姑娘确实了不起，对方讲述自己身世时那沉着稳健的态度也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然而，当莱奥卡地娅说到“我日夜盼望的这个夜晚终于来临”时，她有点儿沉不住气了，于是，她情不自禁地打断对方的话，说道：

“啊，这么幸福的夜晚终于来到了！那么，他干了些什么呢？他高高兴兴地进来了？您也高兴吗？保证书上说的话都兑现了？他得到了您说的已属于他的东西后感到愉快吗？后来令尊知道这件事了吗？这件体体面面的事情最后的结局又是怎样的呢？”

“结局就像您现在见到我的情况这样。”莱奥卡地娅说，“因为他既没有从我这儿获得什么愉快，我也没有从他那儿得到欢乐，他压根儿就没有赴约。”

听到这儿，脱奥多西娅才松了一口气，原来由于醋意而绷紧了的神经此时才松了下来。但当她听到了莱奥卡地娅下面说的话，她不禁又紧张起来：

“那天夜里他不但没有赴约，而且，八天后，我获得确切的消息，说他早已外出，随身带着一个同村姑娘，是颇有名望的乡绅的女儿，名叫脱奥多西娅。这是个美貌绝伦的女孩子，文化素养也很高。由于她是名门之女，她出走的消息便不胫而走，很快就在本村传开。不久，也传入我的耳中。这仿佛是一支冷冰冰的利箭，穿透了我的胸膛；也好像是一团烈火，在心中燃烧，将我的名节顷刻化为灰烬。我已失去了对他的信念，也失去了耐心，我已丧失了自己的理智。啊，我真是可怜，真是不幸！随后我又想那脱奥多西娅一定是比太阳还美丽的姑

娘，也一定是个很有教养的女子，尤其是她的运气比我这个不幸的女孩子要好得多。之后，我又拿出他的保证书来看，看来说得倒还十分肯定，并非一纸空文，保证书里说的好像不会随意翻悔。然而，我即使将保证书中的言语看成是神圣的誓言，心里一想起马尔科·安东尼奥带着那个形迹可疑的姑娘，这些誓言便一文不值了。我打自己的耳光，拔自己的头发，诅咒自己的命运。当时最感到遗憾的是我还不能当着自己父母的面进行这样的自我折磨。于是，为了能尽情地发泄内心的怨气，甚至为了结束自己的生命（这完全有可能），我决定离家出走。一个人凡是想将头脑中的不健康的念头化为行动，总能找到机会加以实现的。我当时就大胆地偷取了我父亲的侍童的一套衣服，从我父亲那儿又偷了许多钱财。一天夜晚，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便离开家门，徒步走了好几西班牙里，来到了一个叫奥苏娜的地方。在那儿我雇了一辆马车，两天后，来到了塞维利亚。这时，我心里这块石头才落了地，心想不会再被家里人发现了，尽管他们这时一直在找我。在塞维亚利我又买了几套衣服，还买了一头母骡，便和几个上巴塞罗那来赶那趟去意大利的船的先生一起来到这儿。到了昨天便出现了你们刚才见到了的情景。那些盗贼不仅抢走了我随身带的一切，还拿走了我最珍贵的东西（它是我不至于垮下来的精神支持），那就是马尔科·安东尼奥的那份保证书。我原打算带着它去意大利，找到马尔科·安东尼奥，将这保证书给他看，以证明他言而无信，同时，也表明我那矢志不移的坚定性。这样，或许还会使他回心转意，实现他对我的承诺。但与此同时，我也想到，他既然会否认应该牢记在心的义务，也会轻而易举地否认写在纸上的承诺。显然，他身边有这个举世无双的脱奥多西娅与他作伴，他更不会瞧得上我这个可怜的莱奥卡地娅了。想到这儿，

我真想结束自己的生命，但又想使自己出现在他俩的面前，不让他们过安生日子，我不想让那个搅得我过不上安生日子的情敌不费吹灰之力便享受到了原本属于我的东西。我一定要找到她！一定要找到她！我要结果她的生命，如果我能做到的话。”

“那么，脱奥多西娅究竟有什么过错呢，”脱奥多罗说，“如果她也像您莱奥卡地娅小姐那样受了骗？您不是受骗了吗？”

“他不是将她随身带走了吗？”莱奥卡地娅说，“她怎么会受骗呢？他们俩在一起亲亲热热的，这怎么能谈得上欺骗呢？这完全是不可能的。他俩在一起可高兴呢。他们此时也许就在人们常说的遥远而酷热的利比亚沙漠地带，也可能就在荒漠的埃斯西蒂亚冻土地带。她这时毫无疑问在与他寻欢作乐。不管怎么说，我一旦发现她，一定要她单独为我遭到的痛苦付出代价。”

“您可能搞错了，”脱奥多西娅说。“我非常了解您刚才说的这个情敌，了解她的为人，也知道她向来拘谨，从来不会冒险离家出走，更不会顺着马尔科·安东尼奥的意愿跟他走。纵使她这样做了，她也不了解您的情况，不知道您与他有这样一段经历。她没有欺侮您，您也就谈不上对她进行报复了。”

“要说为人拘谨，”莱奥卡地娅说，“我想我这个人应该说够拘谨够老实的了。但即使像我这样的人，还做出了您刚才听到的这些事。更何况他又将她带走，对这点不应该有什么疑问。至于说到她并没有欺侮我的问题，我若冷静地思考一下，我承认她没有欺侮我。然而，我一想到她，便产生醋意，就觉得像万箭穿心一样，我就想将她这支利箭从心口拔出，并将它折成千百段。凡是对我们有害的事情，我们应该将它们推到一边。憎恨那些给我们造成危害的事，和妨碍我们取得好的结果

的事情，这也是顺理成章，合乎情理的。”

“根据您刚才说的这番话，”脱奥多西娅说，“再加上您目前又这么激动，我知道您难以冷静地思考问题，也很难听得进人们对您的忠告。我刚才已对您说过，我一定要帮助您。凡是对您有利而我又能做得到的事，我一定帮助您做。我也可以代表我兄长对您作同样的承诺，因为作为一名贵族，他只能这样做。我们的目的地是意大利。您若愿意和我们同行，我们将成为您很好的旅伴。我现在对您提出一个要求，请您允许我将您是女性这一点告诉我兄长，这样，可以使他正确地对待您。不过，我认为您目前不必改换衣着。如这个村镇上有合适的衣服，明天我给您买几套最好最合身的。至于您其他方面的问题，请耐心等待，时间是最好的老师。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定会给您最急切地希望解决的问题找到解决办法的。”

莱奥卡地娅对脱奥多西娅（她自己还想称自己为脱奥多罗）表示了感谢，感谢她对自己的种种承诺，还同意对方将自己的情况告诉脱奥多西娅的哥哥，同时，还请求她多多保护她，因为她若暴露女子的身份，将会遇到许许多多危险。

说完，她俩便分手去安寝了。脱奥多西娅回到她兄长住的客房，莱奥卡地娅则来到隔壁的那个房间。

这时，堂拉发埃尔还未就寝，他一直在等他的妹妹，想了解她与那个她认为是女子的人谈话的结果。他妹妹一进客房，没有等她就寝，就问她谈话的情况。于是，她便将莱奥卡地娅刚才对她说的情况，诸如她是谁家之女，她的恋爱过程和马尔科·安东尼奥的保证书以及她此行的目的，全都告诉了她兄长。

堂拉发埃尔听了，深为震惊。他说：

“如果她真是她自己说的那个姑娘，妹妹，那她就是她村子里最好的女孩子，也是整个安达露西亚地区最典雅的小姐之

一。她父亲和我们父亲是至交，她的美貌与我们今天看到的实际情况是名实相符的。在这件事情上有一点我们应该注意：我们不要让她抢先与马尔科·安东尼奥交谈，因为她说他给她写了保证书，这点使我感到关切，幸好她已遗失了。不过，请你暂时别操心这些事情，妹妹，还是先睡觉吧，这些问题以后总有办法解决的。”

脱奥多西娅如她兄长吩咐的那样做了。她躺在床上，但就是平静不下来，因为她这时得了严重的吃醋“病”了。想起莱奥卡地娅的绝世美貌，想起马尔科·安东尼奥的背信弃义，她心里怎能安静得下来！这时，她无数次地设想着他给莱奥卡地娅的那份保证书，保证书中的话像无数只猫一样在抓着她的心。她多次设想，莱奥卡地娅并没有失去这份保证书，她也多次设想，没有这份保证书，马尔科·安东尼奥也不会不实现自己的诺言，不会忘记自己对她应承担的义务。那天夜里的大部分时间她就是这样度过的，她根本没有合眼。其实堂拉发埃尔那晚也没有睡好，因为当他听到那姑娘就是莱奥卡地娅，心里便燃起爱的火焰，仿佛他早已就爱上她似的。她的美貌具有无比的吸引力，促使他总想见见她，认识她。当他找到某种能得到她，从她那儿能得到欢乐的途径时，心灵的激情就像干燥的火药遇上火星一般迅速燃烧起来。在他想象中的她并不是早些时候被捆绑在树上的那个样子，也不是那个衣衫褴褛的少年。他想象中的她身穿女装，住在她自己的家里，父母亲门第显赫，家财万贯。他这时并没有去仔细考虑使他认识她的那个原因。他只盼白昼早点来临，他便能去寻找马尔科·安东尼奥。他不但要使他成为自己的妹夫，还要阻止他成为莱奥卡地娅的丈夫。这时，爱情和妒忌已使他自然地和他妹妹站在一起。他认为，马尔科·安东尼奥如不放弃要得到莱奥卡地娅的希望，

他就会要他的命。上面说的这种希望会导致多种结果：或者他能如愿以偿；或者会诉诸暴力；或者能善始善终。这一切均需要时间和机会。想到这儿，他平静了一些。过了一会儿，天已亮了，他们便都起了床，堂拉发埃尔叫来了店主，问他村镇里有没有服装店，因为他想替被匪盗剥光衣服的那名侍童买一套衣服。店主说，他有一套相当不错的衣服，愿意出售。他拿来了衣服，莱奥卡地娅穿上相当合身。堂拉发埃尔便付了款。莱奥卡地娅穿上这套衣服，又佩上一把宝剑和一柄短剑，显得英姿勃勃，仪态非凡。见到她这个模样，堂拉发埃尔惊得瞠目结舌，脱奥多西娅则更妒忌了。这时，加尔维特已备好马鞍。上午八时，他们连当地有名的蒙塞拉特修道院也没有去参观一下（他们打算下次回来时去看看），便向巴塞罗那进发。

要想说清兄妹俩此时的思绪，并非易事。就对莱奥卡地娅的态度而言，哥哥和妹妹就截然不同。脱奥多西娅巴不得她死在路上，堂拉发埃尔则希望她能活得好好的。只有一点相同：兄妹俩都在爱着，也都在吃醋。脱奥多西娅出于对莱奥卡地娅的妒忌，竭力找她的毛病否定她，这样，可实现自己的愿望；堂拉发埃尔则在千方百计发现她的优点，将她看得完美无缺，使自己更加爱慕她。尽管这样，他们并没有在旅途上作任何耽搁。他们在太阳还未西沉时，来到了巴塞罗那。这个城市之美使他们赞叹不已。他们认为这是世界上美丽城市中的佼佼者，是西班牙的光荣和骄傲。他们也认为这个城市使远近的敌人感到恐惧。市民们喜爱这个城市，外国人在这儿得到保护、庇佑。这个城市也像一所学习礼仪的学校。总之，这座城市具有一座伟大的名城所应该具有的一切，是名城的范例。

一进城内，他们便听到一阵骚乱声，见到大批市民朝前面奔来，边跑边叫喊着什么。一问原因，他们才知道从几艘船上

来的旅客等船靠岸后发生了暴乱，与城里人发生了冲突。听到这一情况，堂拉发埃尔想去看个究竟，但加尔维特却叫他别去，因为这样冒冒失失地去那儿很危险。他说，他知道，每当有船到达这个城市后，常常会发生这种骚乱。随意卷进这种骚乱，不会有好结果。加尔维特的劝告未能阻止堂拉发埃尔去海边，于是，众人只好跟随着他。一到海边，他们便见到许多人已拔剑出鞘，在海滩上展开无情的厮杀。见到这一情景，他们连马也没有下，便来到近处。这时，他们连参加厮杀的那些人的脸面也看得一清二楚，因为此时太阳还未下山。从城里赶去那儿的人数很多，从几艘船上下来的人也不少，因为负责管理这几艘船只的是个巴伦西亚的绅士，名叫堂佩德罗·比克。他正在一艘指挥船船尾上吓唬那些想坐小船逃走的旅客，要他们去声援自己人。眼见他的威胁和大声吆喝均未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便让几只船的船首对着城市，开了一炮。这发炮弹没有装弹头，意思是说，城里人若再不后退，他便要射出带弹头的炮弹了。

堂拉发埃尔在聚精会神地注视着这场残酷的难解难分的激战的时候，他忽然见到在船上下来的那些人中间，在人数最多的地方有一个年龄在二十二岁上下的年轻人。此人英气勃勃，全身穿绿，连帽子也是绿色的。帽子上有一条辫带，看样子上面镶了钻石。这年轻人的武艺和他华贵的衣衫促使参加械斗的人都朝他看了一眼。脱奥多西娅和莱奥卡地娅的四只眼睛更不停地瞧着他，直到后来她们都异口同声地说：

“上帝保佑，除非我的眼睛看花了，否则，那穿绿衣的就是马尔科·安东尼奥！”

说完，她俩便轻捷地从骡背上跳下来，拔出宝剑和短剑，毫不畏惧地冲进混战中的人群，一人站立在马尔科·安东尼奥

的一边。原来那位刚才说的穿绿衣的小伙子正是他。

“别害怕，”莱奥卡地娅一到他身边便说，“马尔科·安东尼奥先生，在你的一边有一个愿拿自己的生命做盾牌保护你的人。”

“说得对，”脱奥多西娅也说，“有我在这儿呢。”

堂拉发埃尔见此情景，也跟她们过去，与她们并肩作战。

正在忙于左冲右突的马尔科·安东尼奥根本没有听清刚才这两个姑娘说的话。他这时正越杀越有劲，力气大得令人难以置信，但此时由于城里来的人越来越多，船上下来的人被迫只好退到水里进行抵抗。马尔科·安东尼奥也无可奈何地这样做了。在他身边的这两位英勇的当代的布拉达曼特和马莉菲莎，或者是依波莉塔和潘塔西莱娅，① 都也紧随着他退到水里。这时，从城里来了一位卡塔卢尼亚绅士，属赫赫有名的卡尔多纳家族。他骑一匹高头大马，站立在两派人中间。他让城里的人朝后退。城里的人一见是他，便照办了，因为他们对他怀有几分敬意。但还有几个城里人却在远处向退到水里的人扔石头。倒霉的是，其中一块石头正好击中马尔科·安东尼奥的太阳穴，将他打倒在水里。莱奥卡地娅一见到他即将倒下，便一把抱住了他。脱奥多西娅也抱住了他。

这时，堂拉发埃尔因躲着如雨点般朝他身上落下的石块，没有注意到这一情景。当他正要过去帮助他理想中的姑娘，帮助他妹妹和他妹夫的时候，那个卡塔卢尼亚绅士此时出现在他面前，对他说：

“别急，先生，关于这位受伤的先生的事，就请交给我来

---

① 以上四个人物或为历史上的女英雄，或为神话中的女性，这里均指莱奥卡地娅和脱奥多西娅她们俩。

办好了。这些无知的民众太无礼了，我一定让你们摆脱他们这种无耻的纠缠。”

“啊，先生，”堂拉发埃尔说，“请您让我过去吧，我最亲爱的兄弟的生命现在正处于危险中。”

那位绅士给他让了路。但是，等他赶到那儿时，已晚了一步，因为人们已将马尔科·安东尼奥抬到指挥船边的那艘小船上了。一直扶着他的莱奥卡地娅也上船去了。脱奥多西娅也想和他们一起上船，但或许由于太累了，或许由于见到马尔科·安东尼奥受了伤，心里太难过了，也或许由于见到自己的情敌跟他一起走了，此时她已没有力气走上小船。要是此时她的哥哥没有及时赶到她身边，她已昏厥过去，跌倒在水里了。堂拉发埃尔这时见马尔科·安东尼奥和莱奥卡地娅一起走了，心里和他妹妹一样难过。

那位卡塔卢尼亚绅士很喜欢堂拉发埃尔兄妹那翩翩的风度，便在岸上叫唤他们，请他们上他那儿去。他们出于礼貌，也害怕城里人会向他们发起袭击，只好接受这位绅士对他们的邀请。那绅士下了马，和他们走在一起。他拔出宝剑，走进混乱的人群，请他们朝后退。他们真的这样做了。这时，堂拉发埃尔朝四面看了一眼，他想看看加尔维特和母骡在不在旁边。没有瞧见他，因为他刚才等主人们跳下母骡后，便牵着它们上他经常住的那家客店里去了。那位绅士来到自己家里，这是全城的几家大户之一。他问堂拉发埃尔，他是坐哪一条船来的。回答说，他不是坐船来的。他一进城，便见到人们在斗殴。由于他们认识那位被石块击伤的绅士（这时他已在小船上，生命垂危），请求这位卡塔卢尼亚的绅士将那位伤者弄到岸上来。

“我一定很高兴地去做这件事，”那位绅士说，“我知道，那位将军一定会把人交给我的。他也是个头面人物，是我的亲

戚。”

于是，他立即来到大船上，发现外科医生正在给马尔科·安东尼奥治伤。伤势很重，伤在左边太阳穴，医生说，非常危险。绅士对将军说，请他将伤者交给他，由他带到岸上去治疗。他们小心翼翼地将伤者安置在小船上，莱奥卡地娅不肯离开他（因为她将他看成自己的希望），也随他一起上了船。船靠岸后，那绅士便派人到自己家里取来一副担架，将马尔科·安东尼奥抬走。与此同时，堂拉发埃尔派人去寻找加尔维特。他这时正在客店里，心里惦记着那几个主人，不知吉凶如何。听说他们均平安无事，便高高兴兴地来到堂拉发埃尔的身边。

这时，那位卡塔卢尼亚的绅士也带着马尔科·安东尼奥和莱奥卡地娅回来了。他亲热地将所有的人都安顿在自己的家里。之后，他便派人去请一位全城有名的外科大夫，请他对马尔科·安东尼奥进行治疗。外科大夫来了，但说要到次日才给予治疗，说军队里的外科大夫由于治过许多伤员，颇有经验，根据伤情，次日给予治疗为宜。医生只吩咐要将伤者安顿在一间能保暖的房间，让他安静地休息。这时，船上的那个外科大夫也来了，他向城里的那个大夫通报了伤者的伤情，还说在他看来，他的生命还处在危险中。城里的那位大夫了解了伤情后，更夸大了伤情，说确很危险。莱奥卡地娅和脱奥多西娅听了，像是听到死刑判决般难过。但她们表面上强忍住心里的悲伤，没有说些什么。

这时，莱奥卡地娅决定做一件为维护她的名节应该做的事情。她等两位外科医生走后，便进入马尔科·安东尼奥的房间。她当着那家主人、堂拉发埃尔、脱奥多西娅和其他人的面，来到伤者的床前，抓住他的一只手，对他说：

“马尔科·安东尼奥·阿多尔诺先生，现在还不可能跟您讲

很多话，因此，我只希望您能听我说几句话。这些话如对您身体的健康并不合适的话，对您心灵的健康必然是合适的，为了能说这几句话，我需要得到您的允许。请告诉我，您能不能听我说。打从我认识您的那个时候起，我就竭力设法不做使您不愉快的事。这次使您不高兴，虽然不好，但我认为这是最后一次了。”

听到这一番话后，马尔科·安东尼奥张开双眼，紧紧地盯视着莱奥卡地娅。从她的声音里他几乎辨认出她是谁了。这时，他用微弱的痛苦的声音说道：

“先生，请说吧，我的情况还没有糟到连听您说话也不能的地步。再说您的声音也并不难听，听它并不使我感到讨厌。”

这时，脱奥多西娅在全神贯注地听着他们之间的谈话，莱奥卡地娅说出的每一个词就像一枝利箭穿透了她的心，同时，也穿透了同样在聚精会神地倾听着他们谈话的堂拉发埃尔。

莱奥卡地娅继续说下去：

“马尔科·安东尼奥先生，如果石块击中您的脑门（说得确切一些，是击中了我的心）后并没有使您丧失记忆力，没有使您忘记了不久前您还说是您的光荣、您的苍天的那个人的形象的话，那么，您应该很好地回忆起莱奥卡地娅是谁，回忆起在您亲笔签字画押的那份保证书上说的话，您大概也不会忘怀她家父母亲的身份和她本人的诚实和纯洁，您也更不会因自己有了新欢而忘却了您自己应尽的义务。如果这一切您还没有弃诸脑后的话，那么，您应该很容易地认出，我就是莱奥卡地娅。我生怕新近发生的种种情况会从我手中夺去原属于我的东西，同时，我也获悉您已来到这个地方，于是，我便克服种种困难，跟着您的足迹前来寻找您。我的意愿是，哪怕您到了海角天涯，我也要将您找到。如果您能体会到真正爱情的力量，能

了解一个被欺骗的女人会暴怒到什么程度，我想您是不会对我刚才讲的话感到惊奇的，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我遇到了许多困难。今天能见到了您，这些困难也就不在话下了。目前您既已伤成了这个样子，倘若上帝让您离开人世，到达更美好的来生，那在您离开此生前，我觉得应该向您作出承诺（就像我现在向您承诺的这样）：在您去世后，我也要献出自己的生命（我认为这样做是幸福的）。我将在您离开后不久就紧跟着您走。为此，我首先祈求上帝（我向上帝提出自己的愿望），其次也请求您，最后也请求我自己（您对我比对世界上任何人都负有更大的义务）同意，使我自己成为您的合法妻子。”

房间里的人在莱奥卡地娅说话时，全都陷入令人感到奇怪的沉默。他们以同样的沉默等待着马尔科·安东尼奥的回答。他说：

“小姐，我认识您，这点我无法否认。您的声音和您的面容不允许我加以否认。我同样也无法否认，我确实有负于您，也无法否认您父母亲的身份以及您那无与伦比的诚实、谨慎和稳重，您女扮男装前来寻我，对此，我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不会加以低估。恰恰相反，今天我为此而尊敬您，将来还会更加尊敬您。不过，由于我命运不济，终于如您说的这样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另外，这眼前发生的种种事情，也有助于澄清事实。我想告诉您一个事实。您若眼下听到后会不高兴，我想今后对您还是有裨益的。美丽的莱奥卡地娅，我坦白地对您说，我是喜欢过您，您也喜欢我。正因为这样，我承认，当时我给您写的这份保证书，只是为了满足您的愿望，非出于我的本意，原因是在写这份保证书前的好多天，我已将自己的这颗爱心交给了我同村的另一个姑娘。您一定认识她，她叫脱奥多西娅，和我们一样，也是名门的后代。若是说，我给您的是一份

签了字的保证书，那么，我给她的是一颗真心。这颗真心已由事实得到了证明。这事实使我失去了和这个世界上另一个姑娘相好的自由。我和您当时的爱情只能说是一时性的，仅仅是您知道的那样开了花，却没有给您造成、也不可能给您造成其他方面的损害。我和脱奥多西娅的关系就不一样了。我已摘取了她给我的果实，是我愿意这样做的。我是怀着要做她丈夫（就像现在我就是她丈夫一样）的确实的信念才这样做的。我后来离开了她，也离开了您，使您受了蒙骗，使她感到受了侮辱，失去了贞操。我当时这样做，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也怪我年轻幼稚，压根儿也没有想到那样做造成的严重后果。当时我毫不迟疑地这样做了，因为我突然产生了这样的想法：我趁年轻去意大利待上几年，然后再回来看看你们俩中间上帝将安排谁成为我的妻子。也许上帝在惩罚我，让我处于目前您见到的境地，在您面前坦白自己过去犯的过失，并为此付出自己的代价。现在您已经明白了事情的真相，您可以干您自己认为合适的事情。要是有一天脱奥多西娅知道我已死去，她可以从您这儿和今天在场的人这儿了解到，我在临死之前已经实现了当时我给她许下的诺言。在我临死之前的这一短暂的时刻里，莱奥卡地娅小姐，我若还能为您效一点劳，请您坦率地告诉我，需要办什么事。除了认您为妻外（这点我办不到），其他方面的事，只要我能办到的，一定满足您的要求。”

在说这番话的时候，马尔科·安东尼奥的脑袋靠在胳膊肘上。讲完话后，胳膊垂了下来，显然他已昏厥了过去。

堂拉发埃尔赶快过去，紧紧地抱住他，说：

“快醒醒，我的先生，拥抱一下您的朋友和兄弟吧，因为您喜欢这样做的。您张开眼睛看一看堂拉发埃尔吧，看一看您的同学吧，他是您的意愿和您认他的妹妹为妻子的恩情的见证

人。”

马尔科·安东尼奥醒过来了，他立即认出了堂拉发埃尔，紧紧地拥抱他，并吻他的脸，说：

“兄弟，我的先生，我见到您真高兴，您的到来大大减轻了我的巨大的悲痛。常言道，乐极生悲，可是我不管会产生什么样的悲伤，见到您我是非常高兴的。”

“我现在还要使您更高兴，”堂拉发埃尔说，“我现在将您的宝贝——您的妻子介绍给您。”

他回过头来看脱奥多西娅，发现她站在人们的后面哭泣着。她听到刚才马尔科·安东尼奥说的话，见到刚才的一番情景，真是又高兴又难过。她哥哥抓住她的手。她顺着他，被他拉到马尔科·安东尼奥的面前。他认出了她，将她紧紧地拥抱着。他们俩流出了深情的眼泪。

见到这样的奇事，在场的人都觉得异常惊讶，但只是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谁也没有说什么，等待着事情的结局。然而，那已经知道了事实真相的不幸的莱奥卡地娅亲眼见到了马尔科·安东尼奥的所作所为，见到她原来以为是堂拉发埃尔的弟弟的那个人倒在她一向认为是自己丈夫的那个人的怀里，感到自己的希望已经破灭，愿望已经落空，便偷偷地离开众人(这时他们正目不转睛地看着这病人抱着那侍从打扮的年轻人)，走出房间，来到大街上。她这时的想法是离开这儿，到人们见不到她的地方去。在她走出房间不久，堂拉发埃尔便想起了她，发现她不在场，便丧魂落魄似的打听她的去处，谁也不知她此时上哪儿去了。于是，他便急急忙忙地走出房间找她。他先到加尔维特住的客店里去，因为他认为她会去要一头牲口当坐骑。在那儿扑了个空后，便发了疯一样在街上到处找她。他以为她也许会到船上去的，便来到码头上。这时，他听

到有人在大声呼唤那条属指挥船的小船的船主。他立即发现呼唤的人就是那美貌的莱奥卡地娅。她这时也发现了某些动静，听到背后有人赶来，便抽出宝剑，等待着此人来临。她认出他就是堂拉发埃尔，被他发现自己在那儿，心里很不高兴。但当时堂拉发埃尔只要做一个动作，她便能明白他的来意，更何况他作了不止一个动作，她完全明白，他对她并无恶意，他也是要她好，他或许也希望马尔科·安东尼奥和她要好呢。

这时，我真不知怎样才能表述堂拉发埃尔对莱奥卡地娅说的这番言词，如何向她袒露自己的衷肠，倾诉对她无限的思念与爱慕的。我真无法加以描述。然而，不说也不行，我只好将其中的一部分叙述如下：

“如果我这个人缺少良好的机遇的话，美丽的莱奥卡地娅，这时我更缺乏勇气，来向您揭示我内心的秘密。也许我这个深深地爱着的人的这颗爱心会永远地埋葬在自己的胸间。可我觉得这样做太不公平，不管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小姐，我希望您能明白，当时您是出于一时的迷恋，认为马尔科·安东尼奥各方面虽不比我强，但他却是您所钟情的人。其实，我的出身门第也和他一样好，他家的资产也不比我家多多少。说到我的人品，我当然不能自夸，但您的眼睛自然能看清。小姐，我说的这一切都是为了给您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尤其是在您目前处于如此不幸的境遇的情况下，更得这样做。您已明白，马尔科·安东尼奥已经不可能属于您了，因为上苍已将他给我妹妹了。将马尔科·安东尼奥从您手中夺走的上苍这时又想给您作一补偿，上苍将我给予您。我此生没有别的更大的愿望，我只希望做您的丈夫。请注意，您的事情（原本是好事）发展到现在并不顺利，您不要以为自己大胆离家出走，寻找马尔科·安东尼奥这件事一定会有好的结果。就在我决定与您喜结良缘

的时候，请您也作出决定，做我的白头到老的妻子，至于过去的往事，我将予以忘却，事实上，我将我了解到的一切早已弃诸脑后。我明白存在着一种使我不顾一切、肆无忌惮地向您表示爱慕之情的力量（您也曾有过这种力量，它使您处于目前的境地）。因此您没有必要为自己的过去感到遗憾，因为您本身没有任何错误。”

在堂拉发埃尔袒露自己的全部心声的过程中，莱奥卡地娅一直未发一言，她只是不时地叹几口发自她内心的闷气。这时，堂拉发埃尔壮起胆子，捏住她的一只手（她没有将手抽回），对它吻了无数次，又接着说：

“我心爱的小姐，您就痛痛快快地做我的夫人吧，就在这满天星斗的苍天之下，在倾听着我们言谈的平静的大海之滨，踩在我们脚下的潮湿的沙滩之上，您说一个‘行’字吧，这无疑既有利于您的名节，也会使我高兴的。我再对您说一遍，我是个如您了解的那样的正人君子，家境殷富，也非常喜爱您。我想这一切您都是喜欢的。眼下您显然穿着这一身与您的身份不相符的衣衫，远离家乡，远离亲人，难以得到您希望得到的东西。但您很快就能穿上您平时穿的体面的衣衫，还有一个您自己选上的好丈夫与您作伴，您就可以富富足足地、高高兴兴地、堂堂正正地回去，那些听到您的经历的人还会赞扬您呢。如果我说的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么，您还有什么可以犹豫的呢。我再次地对您说，请作出决定吧，将我从目前的可怜的境地中拉出来，来到能配做您丈夫的幸福的天地中。这样，您也可以体体面面、堂堂正正地过日子了。”

“唉，”直到这时那犹豫不定的莱奥卡地娅才开了口，“既然上苍已作了这样的安排，既然是苍天（而不是我自己，也不是任何他人）反对自己原来作出的安排，那就只好按上苍的意

思，也就是您的意思办吧，我的先生。苍天明白，这次答应您的要求，心里实在很感羞愧，这倒不是因为我不明白，顺从您我是有许多得益的，而是怕答应了您以后，您也许会用和现在的目光（您用现在的目光见到的东西不一定是真的）不同的目光来看待我。不过，不管怎样，做堂拉发埃尔·德比亚比森西奥的合法妻子，这个名声也是响当当的。光有了这个名称，我就能高高兴兴地过日子了。要是做了您妻子后，您觉得我的言行、习惯更能使您对我表示尊重，那我就要感谢上苍了，走过这么奇妙而曲折的道路后，遇到这么多坏事和好事后，最后成了您的妻子。堂拉发埃尔先生，请您伸出手来，表明您是我的。我的手在这儿，我也是您的。愿您刚才说的苍天、大海、沙滩还有仅被我的叹息声和您的请求声打破的寂静做我们的证婚人吧。”

说完，她伸出手去，扑到他的怀里，堂拉发埃尔也伸出手，将她搂住。他们单独地默默地在庆祝这次夜间的结合。尽管经过了不少悲伤的时刻，此时却流下了幸福的眼泪。

接着，他们便回到了那位绅士的家里，这时，家里的人们都由于找不到他们俩而很难过。马尔科·安东尼奥和脱奥多西娅也是这样。他们俩已当着一名神父的面举行了婚礼。原来脱奥多西娅怕这时会发生什么意外，便请求那位绅士派人请来了神父给他们举行了婚礼。堂拉发埃尔和莱奥卡地娅进来后，前者便向大家叙述了他与莱奥卡地娅已同意成亲的事，大家听了更为高兴。卡塔卢尼亚的贵族有一个特点，他们很愿意帮助外国人，愿意成为他们的朋友。因此，他们也像是自己亲人那样对这两对年轻人的结合感到高兴。

在场的那个神父请莱奥卡地娅换上女装。这时，那位绅士赶紧给这两个姑娘拿来他自己妻子穿的最好的衣服。他妻子也

是一位很有名气的夫人，出身于那个王国很有名望的古老的克拉诺耶盖家族。那绅士又请来了那个外科医生。医生发现病人说话太多，得不到休息，生怕病情加重，一进来便首先要求让病人保持安静，别让他说话。然而，这时上帝想在我们的眼前创造一个奇迹，大自然办不到的事，上帝办成了。让马尔科·安东尼奥休息一会儿后，在翌日医生给他看病时，发现他竟然已脱离了危险期。再过了十四天后，他便康复了，不让人担惊受怕地启程回去了。

在马尔科·安东尼奥卧病期间，他曾给上帝许愿，若能使他康复，他定去加里西亚的圣地亚哥城朝圣。随他去还愿的有堂拉发埃尔、莱奥卡地娅和脱奥多西娅，还有那个侍候母骡的侍从加尔维特。一般说来，干加尔维特这一行的人是不愿陪他们步行去的。但由于堂拉发埃尔为人仁慈、谦和、平易近人，他一直陪他们回到了故乡。眼见作为朝圣者，他们只能步行去圣地亚哥，于是，加尔维特便托人将几头母骡（其中也有堂拉发埃尔的那一头）送到萨拉曼卡。

启程的时日来临。堂拉发埃尔他们一行身穿披肩，随身带着旅途需要的物品和那位慷慨大方的绅士告别。这位对他们帮了这么多忙，给予他们如此盛情款待的绅士的大名叫堂桑乔·德科尔多纳，是一位血统高贵、品行高尚的名士。他们向他表示，他给他们的恩情已无法报答，他们只有永生永世地记着他的大恩大德，同时，还要让自己的后代也要记着他的恩泽。堂桑乔拥抱了他们每一个人，还对他们说，他对他们干了这些好事，以及对其他的他认识的或他认为是卡斯蒂利亚的贵族绅士的人们干的好事都出于他的本性。他们又拥抱了两次，然后，难分难舍地告别了。他们以两位新的女朝圣者可能做到的速度步行着。三天后，来到蒙塞拉特修道院。在那儿待了三天，做

了一个好的基督徒应该做的事情，然后，又开始上路。一路上非常顺利，终于到了圣地亚哥。他们怀着极其虔诚的心情还了愿，但还不肯脱去朝圣者的法衣，一直穿到了自己的家中。在回家的路上，他们感到十分轻松愉快。在到家之前，当莱奥卡地娅的故乡（上面已经讲到，它离脱奥多西娅的老家只有一西班牙里）已在眼前时，他们站立在一座小山坡上，见到两家的故乡近在咫尺。此时，他们禁不住流下了兴奋的眼泪，特别是那两位已成了婚的女孩子，见到了故乡，又使她们回忆起了往事。

他们发现，就在两个村庄中间的一大片橄榄树旁，在一个广阔的山谷地里，有一位英姿勃勃的贵族老爷，骑着一匹高头大马，左手持一个白色的皮盾，右手执一根又粗又长的长矛。他们再仔细地看了看，又在橄榄树中间发现另外两位绅士老爷，他们同样的打扮，同样的姿态，也拿着同样的武器。不久，便见到他们会合在一起，三人之间只相隔一段很小的距离。会合后，又见他们很快就分开了。那个到得最晚的绅士此时和首先见到的这位老爷拉开了一点距离，然后，两人都刺了刺马，发起了进攻，看样子像是一对有不共戴天之仇的死敌。他们刺杀有力，武艺精通，左躲右闪，技法高超。一眼看去，便是两名训练有素的高手。那第三个绅士此时正在观战，没有离开他所在的位置。这时，堂拉发埃尔不想在这么远的地方观看这一场罕见的厮杀，便迅速走下山坡，他的妹妹和他的妻子也随他走了下来。转眼间他们便来到了这两位老爷交战的地方。这时，他们俩均已受了轻伤，其中一人的帽子被打落在地，头盔也掉了下来。当此人回过头来，堂拉发埃尔认出他就是自己的父亲；马尔科·安东尼奥也认出另一人是他的父亲，此时莱奥卡地娅在仔细地瞧着那个尚未参加格斗的人，发现他

正是她的生身父亲。见到他们后，这四个人都惊得瞠目结舌，真不知是怎么一回事。这时，他们也顾不得去弄清事实的真相了，那妹夫和大舅子立即站在交战双方的中间，大声地说：

“别打了，老爷们，别打了！向你们俩提出请求的人就是你们的儿子！”

“我是马尔科·安东尼奥呀，我的父亲和老爷！”马尔科·安东尼奥说，“我想，你们两位两鬓如霜的老人此时在拼个你死我活的原因都是为的我吧。请父亲息怒，放下武器，或者是用武器去对付另外的敌人。从今以后，站在您前面的这一位老爷要成为您的亲家了。”

堂拉发埃尔几乎也和自己的父亲说了类似的话，听了这番话，两位绅士停止厮杀，仔细地瞧着跟他们说话的这两个人，继而又回过头，发现莱奥卡地娅的父亲堂恩列盖也已下了马，正在跟那个原来以为是朝圣者的人拥抱着，原来她就是莱奥卡地娅。她来到父亲身边，对他说，请他进行调停，叫他们不要再拼杀了，还三言两语地叙述了堂拉发埃尔如何成了她的丈夫，马尔科·安东尼奥如何成了脱奥多西娅的丈夫的经过。父亲听了，便下马拥抱她，就如刚才说的那样。接着，又放开她，赶到格斗的两个人那儿劝他们停止厮杀，虽说已没有这个必要了，因为这两个格斗者已认出了各自的儿子，这时也已下了马，正在互相拥抱着，流下了幸福的眼泪。他们都聚在一起了，各自看着自己的孩子，真不知说什么好。他们摸了摸自己孩子的身躯，因为他们这么突然见到自己孩子的来临，真怀疑自己还在梦里呢。他们终于相信这是事实，于是，又落下了眼泪，又是一阵拥抱。

这时，在这山谷附近又出现了大批手执兵器的人，他们有的步行，有的骑着马。他们是来保护本村的绅士老爷的。一到

了这儿，却发现他们在拥抱几个朝圣的人，眼中淌着眼泪，于是便都下了马。这时他们被眼前的场面弄糊涂了。堂恩列盖对他们简要地述说了刚才他女儿莱奥卡地娅对他讲的情况。于是，人们都去拥抱那些朝圣者，高兴得难以自制。堂拉发埃尔又对他们简要地讲了一下他的恋爱经过，讲到他已与莱奥卡地娅结了婚，他妹妹脱奥多西娅也和马尔科·安东尼奥成了亲。这些消息又使人们高兴了一阵。接着，前来救援的那些人让出了自己的马，让这几位朝圣者骑。同时，他们一致同意去马尔科·安东尼奥的家里，因为他父亲邀请他们到那儿去举行婚礼，他们就怀着这个主意各自回了家，其中有几个在场的人到新郎新娘亲友家里去报喜去了。

在回家的路上，堂拉发埃尔和马尔科·安东尼奥获悉了他们这次拼杀的原因。原来脱奥多西娅和莱奥卡地娅的父亲分别向马尔科·安东尼奥的父亲提出进行决斗的要求，理由是他明明知道他儿子的骗局，却不加以制止。前面说的两个父亲一起来到决斗的地方，发现对方只有一人，他们不想两个对付一个，想一对一进行厮杀，这样，才是君子的行为。这场厮杀要不是堂拉发埃尔他们及时赶到，必然会有伤亡，于是，他们对上帝表示了谢意。翌日，他们都来到了马尔科·安东尼奥的家里，他父亲便将他和脱奥多西娅以及堂拉发埃尔跟莱奥卡地娅的婚礼安排得富丽堂皇，十分豪华。婚后，两对夫妻双双生活得十分幸福，留下了满堂儿孙，他们的香火至今仍在安达露西亚两个最好的村庄里代代相传。这里没有提到这两个村庄的名字，主要是怕有些多嘴的人会在背后说村里人的坏话，说他们太轻浮，尤其是这两个当初女扮男装的女孩子。其实，我请求诸位不要这样轻易地责备她们。也许你们自己有一天也会被丘比特的箭射中。丘比特的箭确实有力量，这种力量可以说是难

以抵御的。

那个侍候母骡的仆从加尔维特跟着堂拉发埃尔命他送到萨拉曼卡的母骡来到该城，他得到了这两对夫妇优厚的赏赐。

当时的诗人利用这个机会作诗盛赞这两个既胆大又诚实的少女的美貌，并歌颂了这个奇妙故事的所有主人公。

科尔纳莉娅小姐

陈凯先　屠孟超译

堂安东尼奥·德依苏萨和堂胡安·德康波亚是年龄相仿的两个有名望的青年绅士，他们为人稳重，是一对挚友。他俩在萨拉曼卡求学。年轻人血气方刚，为了见见世面，闯闯天下，他俩决定停止学业，去佛兰德斯从军。在他们看来，像他们这些出身名门血统高贵的人应该去习武才是正道。

到了佛兰德斯，他们发现当地的战事已经停止，或者说，交战双方正在进行谈判，准备缔结和约。他们在安特卫普收到了各自父母的来信，信中表示，由于他们未征得父母的同意而擅自中辍学业，父母亲大为恼火。眼见自己的双亲在生气，他们在佛兰德斯又无所事事，于是便决定返回西班牙。不过，在回西班牙之前，他们决定去游览一下意大利的每一座名城。在遍游了意大利的主要城市后，他们在波洛尼亚① 停留下来。他们仰慕波洛尼亚大学和这座名牌大学的学术水平，决定在那里继续他们的学业。他们将自己的打算写信告诉各自的父母亲。父母亲非常高兴，给他们寄来了丰厚的学习费用，这使他们过上了阔绰的生活，俨然一副富家子弟的模样。

打从去学校的第一天起，他们便出了名，人们都将他们看

---

①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名城。

成名儒；漂亮潇洒，彬彬有礼，很有教养。堂安东尼奥年约二十四岁光景，堂胡安的年龄不超过二十六岁。他们年少英武，才气横溢，既懂音乐，也会赋诗，还会使枪舞剑。正因为这样，凡是与他们有交往的人均很喜欢他们。因此，他们便拥有众多的友人，其中有不少是在那个大学求学的西班牙留学生，也有本地的学生，还有许多外国留学生。他们对朋友们非常慷慨大方，非常谦逊，从未流露人们通常认为西班牙人具有的那种傲慢态度。由于他们年轻、活泼，自然也喜欢打听城里美人的消息。虽说城里有许许多多美貌女子（她们有的还是姑娘，有的已经结了婚），她们中有的也很有点名气，但总比不上科尔纳莉娅·贝尔蒂波利小姐。她出身于古老的、高贵的贝尔蒂波利家族。这个家族的人过去曾主宰过波洛尼亚这个城市。

科尔纳莉娅美貌绝伦。她由于父母早亡，受到她兄长罗伦索·贝尔蒂波利的监护。罗伦索是一个异常诚恳、勇武的绅士。父母去世后，给他们留下一笔巨大的遗产。虽有钱财，但他们孤独的童年过得不算顺利。科尔纳莉娅行为谨慎、举止端庄，他兄长又对她管教甚严，因此，她几乎从不抛头露面，她兄长也不允许她这样做。堂胡安和堂安东尼奥久闻她的大名，很想见她一面，哪怕就在教堂里，但他们虽作了种种努力，收效微乎其微；后来，发现已难以如愿，见她一面的愿望也渐渐减弱了。他们除了认真学习外，有时和几个诚实的女孩子玩玩，日子过得既愉快又体面。他俩晚间不常外出，有时偶尔出去，总是两人结伴同行，而且身带武器。

一天夜里，他们原本打算出门，但堂安东尼奥对堂胡安说，他先留在家里作一会儿祈祷，让堂胡安先走，他随后就去。

“我不必先走，”堂胡安说，“我等您吧，今天我们不走也

不要紧。”

“您不必等我了，”堂安东尼奥说，“您先出去透透空气。如果您去我们常去的那个地方，我随后就来找您。”

“您放心吧，”堂胡安说，“今夜我还是去平常去的那些地方。”堂胡安出门走了，堂安东尼奥还留在家里。

那晚天很黑，这时已是夜里十一时。堂胡安走过了两三条街，觉得一个人走路，没有人可以交谈，有些无聊，便决定往回走。在回家的路上，来到一条街，这条街上有几家人家的大门是用大理石砌成的，在其中的一扇门里，他听到有人对他说些什么，此人说话的口音带有咝咝的声音。这时天很黑，门廊里更黑，他听不清里面的人在说些什么。他停下脚步，仔细地听了一会儿。这时，他见到这扇门打开了一点儿。于是，他走到门边，听到门里有人轻声地说：

“您是法维奥吧?”

堂胡安这时糊里糊涂地回答说：“是的。”

“那就请您接住这个东西吧，”里面的人说，“请予以妥善处理，然后，请您来回话，可一定得来。”

堂胡安伸出手去，接住一包东西。他原本想一手接住，谁知一只手抓不住，非用两手捧住不可。他一捧住那包东西，里面的门就关上了。他只好捧着这包东西，站在街上，真不知怎么办才好。就在这时候，他听到婴儿的哭声，原来这包里包着个才生下来的婴儿。这孩子一哭，倒把堂胡安给弄糊涂了，他真不知这是怎么一回事，也不知该怎么办。他想回去叫门，将孩子交还给那家人家，但又觉得这样做不妥，说不定这孩子的安全会得不到保证。他若将孩子抱回家去，家里又无人会抚养他，他自己也不知城里有谁会收养他。不过，刚才那个人对他说过，叫他“妥善处理”，并叫他再去回话。想到这里，他决

定先将孩子抱回自己家里，将他交给替他们料理家务事的那个女管家去照看，然后，他自己再去那家看看这是怎么一回事。从当时的情况看来，将孩子交给他的那个人一定是将他当成是另一个人了，那个人这样做，显然是搞错了。他没有再想些什么，便抱着孩子回到家里。这时，堂安东尼奥已不在家里。他走进自己房间，叫来了管家，打开包裹，一看这孩子长得非常秀气。从包孩子的这块毛毯看来，这孩子的父母亲一定是非常富有的。女管家再解开孩子的裤子，发现这是个男孩。

“得找个人给孩子喂奶，”堂胡安说，“这件事得这么办：管家，请您取下这块裹孩子的质地优良的毛毯，换上一块质地差一点的毯子。然后，将这孩子抱到一个接生婆的家里，可不要说这孩子是我抱到家里来的。这些接生婆一般都有办法处理这方面的问题的。您得多带点钱去，得让接生婆感到满意才是。若问起谁是这孩子的父母，您就随便杜撰两个名字吧，免得让别人知道是我将这孩子抱回来的。”

管家答应照办。堂胡安于是便迅速地回到原来的那家人家那里，想听听那个人还会对他说些什么。他还未来到那户人家的门口，却已听见旁边一家人家里面发出一阵乒乒的击剑声，仿佛里面有许多人在械斗。他再细细一听，没听到有人说话，原来里面的人都在一声不吭地格斗，宝剑砍在石块上发出阵阵火星。他终于看清，有好几个人在与一个人拼杀。这时，他听到有人说了下面的话，这更使他确信他的看法是真实的：

“啊，你们这些背信弃义之徒，这么多人对付我一个人，可你们还是占不了什么便宜！”

听到这句话，又见到了眼前的这番情景，具有侠义心肠的堂胡安便三脚两步跃到刚才说话的那个人的身边，一手拔出宝剑，一手举着他随身带的盾牌。为了不让他们知道他是西班牙

人，他用意大利语说：

“请别害怕，我来帮您的忙，至死也不离开您的身边。用劲儿砍杀！这些背信弃义之辈，即使人多也没有什么用处！”

这时，对方有一人听了这话，回答说：

“你说得不对，这里没有背信弃义的人。我们这样做只是为了恢复已经失去的名誉，仅此而已。”

此人没有再说下去，因为他很快就负了伤。堂胡安估计，他们的对手一共有六人。与此同时，他的同伴在胸部也中了两剑，并被击倒在地。堂胡安以为他已被杀死，便以罕见的勇气，迅即向对手猛扑过去，一柄宝剑似蛟龙出水，银蛇飞舞，杀得他们纷纷朝后退去。然而，他虽勇猛非凡，终是寡不敌众。要不是这时街坊们闻声在窗口亮起灯笼火把，大声呼叫他们住手，他是会吃亏的。他的对手们见此情景，便离开那条街，逃之夭夭。

这时，那位跌倒在地的人站了起来，因为刚才的两剑只砍在他镶有金刚石的护心甲上。刚才殴斗时堂胡安的那顶帽子被击落。他在地上找了找，找到了另一顶，他不管是不是自己的帽子，便将它戴在头上。

那位倒地的人这时走到堂胡安的身边，对他说：

“绅士先生，不管您是谁，我坦率地说，亏了您我才有这条命。往后只要我还有一口气，一定要为您效劳。现在请恩公告诉我您的尊姓大名，以便日后可以报答。”

堂胡安回答说：

“我做这件事并不是为了图个报答，因为我不谋私利。不过，先生，您既然提出这样的要求，为了满足您的愿望，我只告诉您，我是个西班牙绅士，是这儿的留学生。本不想告诉您我的姓名，但往后万一您仍需要我帮什么忙，我还是对您说

吧，我叫堂胡安·德康波亚。”

“您的大恩我没齿不忘，”刚才倒下的那个人说，“但是，堂胡安·德康波亚先生，我不打算告诉您我的姓名和我的身份，因为我想让您先了解另一个人的姓名，我想让您了解这个人的情况。”

这时，堂胡安先生关切地询问他有没有负伤，因为他见到他刚才中了两剑。那个人回答说，由于他身上带了块十分有名的护心甲，没有受伤。尽管这样，当时他若不来相助，他的敌人定会要了他的命的。

这时，他们见到有一群人朝他们走来。堂胡安说：

“这些人若是那些回来的敌人，请作好准备，先生，我们好好地教训教训他们。”

“我认为这些人不是敌人，是我的朋友。”

情况果然如此。这次来的共计八人，他们围着刚才倒下的那个人，对他说了几句话。由于声音很轻，又是背着他说的，堂胡安没有听清楚。

那个被保护过的人这时回过头来，对堂胡安说：

“要不是这些朋友来，堂胡安先生，我一定不会让您走的，一直要请您待到我平安脱险为止。但现在我非常恳切地请求您，请您离开这儿，我还有事与他们交谈。”

他说完，便摸了摸自己的脑袋，发现自己的帽子掉了。于是，他回过头来对刚才来的那几个人说，请他们给他一顶帽子。因为他的帽子已掉了。这话还未说完，堂胡安便将刚才他在街上找到的那顶帽子给了他。这时，那个人又对堂胡安说：

“这顶帽子不是我的。就请堂胡安先生将它作为战利品拿走吧，并请妥为保存，因为这顶帽子很有名气。”

来人给了他另外一顶帽子。堂胡安为了满足那个人对他提

出的请求，便简要地说了几句客气话，连那个人是谁也没有弄清楚，就回家了。此时他也不想上刚才将婴儿交给他的那一家人家那儿去了，因为他认为由于发生了刚才的斗殴，整个地段的人都被吵醒了，此时去那儿多有不便。

就在他回家的路上，他遇见了他的同学堂安东尼奥·德依苏萨。他俩互相认出来后，堂安东尼奥便对他说：

“堂胡安，快跟我回头走吧，上那边去看看，在路上我要告诉您刚才发生的一桩奇事，这件事您也许从来没有听说过。”

“我也可以跟您讲一桩奇事，”堂胡安说，“不过，我们还是去您要去的地方，同时，请将您的故事讲给我听。”

堂安东尼奥在前面边带路，边说道：

“您要知道，您离家一小时后，我即前去寻找您。离这儿不到三十步路的地方，我看见有个黑黑的人影朝我走来。此人走得很急，走到我跟前时，我才知道是个身穿长袍的女人。她一面不停地啜泣着，一面问我：

“‘先生，您是外国人还是本地人?’

“‘我是外国人，我是西班牙人。’我回答说。

“‘感谢苍天，它不想我未作临终圣事便死去。’她说。

“‘您受伤了，小姐?’我问道，‘还是身患不治之症?’

“‘我身上患的病如不及时治疗，可能会要我的性命的。你们西班牙人向来慷慨大方，因此，我请求您，西班牙先生，帮我离开这个地方，尽快带我到您目前住的公寓里。到了那儿后，您若想了解我身上得的什么病，了解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将对您进行详述，即使会影响我的声誉，我也将在所不惜。’

“听到她这一番话后，我觉得急需满足她对我提出的要求。于是，我拉住她的一只手，穿过几条空无一人的街道，来到公寓里。侍仆桑蒂斯脱瓦给我开了门。我请他随即回到他自己的

房间里。然后，我又偷偷地将那个女人带到我的房间。她一进入房内，便倒在我的床上，昏死过去了。我来到她身边，揭去她随身带的面纱，发现她是个绝世美人。我估计她的年龄大约为十八岁，只会少不会多。见到这么漂亮的女人，我真惊呆了。我在她的脸上泼了一点儿冷水，她苏醒过来后，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她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先生，您认识我吗？’

“‘不认识，’我回答说，‘我可没有福分认识这么漂亮的女孩子。’

“‘生得漂亮反而倒了霉，’她说，‘上帝给了我这张脸蛋，反使我遭到极大的不幸。不过，先生，现在可不是赞扬我的美貌的时候，现在需要帮我解脱危难。您为人慷慨，请您将我关在这间房子里，不让任何人见到我。然后，您再到您刚才遇见我的那个地方去，看看有没有人在斗殴。若有人在格斗，请不要帮助任何一方，只是设法进行调解，因为格斗的任何一方若遭到危害，都会增加我的不幸。’

“我将她关在房间里后，便到这儿来调停这场斗殴了。”

“您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堂安东尼奥？”堂胡安问。

“您还不认为我已说得太多了吗，”堂安东尼奥说，“我已经说过，在我的房间里锁着一个绝代佳人。”

“毫无疑问，您说的情况确实非常离奇，”堂胡安说，“现在就请您听听我的这个故事……”

于是，他便向对方讲述了他遇到的一件件事情，说他抱来的这个婴儿现在已经在他那女管家的手中，还说他请女管家给孩子换一块裹身的毛毯，用一块质地差一点的换去那块好毛毯，还请她将孩子送到能抚养他的地方，或者至少能让孩子吃饱奶的地方。接着，他又告诉堂安东尼奥，他刚才讲到的那场

斗殴现在已经平息下来，他本人就参与了这场斗殴。他想，参加这场斗殴的人可能都不是等闲之辈。

两人听了对方的叙述，均感到十分惊奇。于是，他们迅即回到公寓，想看看那个被关锁在房间里的姑娘的情况。路上堂安东尼奥对堂胡安说，他曾经答应那个姑娘，除了他自己外，谁也不能见到她，也不能走进他的房间，除非她改变了主意。

“没有关系，”堂胡安说，“总有机会见到她的。刚才您说她长得这么好看，我倒真想见见她。”

他们回到了公寓。他们雇用的三个仆人中的一人拿着灯，给他们照明。借着灯光，堂安东尼奥抬头看了一眼堂胡安头上戴的这顶帽子，见它光彩夺目，里面镶了许多钻石。后者拿下帽子，发现帽子上有一条闪闪发亮的缎带。他们细细地瞧了瞧缎带上的这些钻石，认为这些钻石如果都是真的话，它们起码价值一万两千枚金币。由此可知，参加斗殴的这些人都是些名人，尤其是被堂胡安救助过的这个人。他还记得此人当时曾经对他说过，叫他保存好这顶帽子，因为它很有名气。于是，他们请仆人回避后，堂安东尼奥便打开房门，见到那姑娘此时坐在床上，一手捂着面颊，在淌眼泪。堂胡安非常想见见她，便站在门口，脑袋往门里伸，想尽可能多伸进去一点儿。这时，那姑娘见到了他帽子上的钻石发出的闪光，便抬起头来，说道：

“快进来吧，公爵先生，进来吧！今天您为什么会屈尊前来看我？”

听了她的话，堂安东尼奥说：

“小姐，这儿可没有来看望您的任何公爵啊。”

“怎么没有呢？”她说，“现在在门口的这一位就是费拉拉的公爵。他那顶富丽堂皇的帽子就表明是他来了。”

“小姐，您刚才见到的这顶帽子确实不是什么公爵戴的。您如果想看看他是什么人，请允许他进来吧。”

“那就请他进来，”她说，“尽管他要不是公爵，我就更加不幸了。”

堂胡安听了这几句话，知道她已允许他进去了，便一手提着那顶帽子，走进了房间。他站到她面前后，她便认出他并不是她刚才说的那顶帽子的主人。于是，她以惶惑不安的语调说：

“唉，我真不幸！先生，请告诉我，免得我产生更多的疑虑，您认识这顶帽子的主人吗？这主人现在在哪儿？或者请告诉我，这帽子怎么会来到您的手中的？他还活着吗？或者说，这就是他的死讯？……啊，这倒底是怎么一回事？我在这儿见到了你的帽子，而我又被关锁在这间房间里，却没有你在场。我现在已落到了这些西班牙人的手中，真不知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我吓都快吓死了，我真怕因此会丧失自己的名节！”

“请冷静一下，小姐，”堂胡安说，“这顶帽子的主人并没有死，您也没有落在会凌辱您的那些人的手中。我们一定会尽我们的一切力量帮助您，会置自己的生命于不顾地保护您。如果说，凡是西班牙人都很仁慈，那是不切合实际的，但我们是仁慈的西班牙人，是有名望的人。这样说，似乎有些自夸了，但请您放心，我们一定不会让您失去自己的尊严。”

“我相信这一点，”她回答说，“不过，还得请先生告诉我，这顶富丽堂皇的帽子怎么会落到您的手中的？它的主人又在什么地方？它的主人是阿方索·德埃斯特，是费拉拉的公爵。”

为了尽快消除她的疑虑，堂胡安便对她述说了他是如何遇到人们在进行斗殴的，他又如何去帮助一位绅士的。根据她刚才说的情况，这位绅士无疑就是费拉拉的公爵了。他还说自己

在格斗中丢了帽子，后来，找到了这一顶。那位绅士便对他说，请他保存好这顶帽子，因为这顶帽子是有名的。格斗结束后，那位绅士没有负伤，他本人也没有。这时，来了一批人，看样子是这位绅士的部下，也可能是他的友人。这个他认为是公爵的人后来请他离去，同时，又对他给自己提供的帮助表示极大的感谢。

“小姐，这帽子就这样落到了我的手中。如果说，它的主人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公爵，那么，一小时前他还是好端端的，平安无事。这是真情实况，请您放心好了，如果您真的这么关心公爵的安危的话。”

“为了让你们明白，先生们，我刚才说的话是有道理的，让你们明白我为什么要打听他的情况，请你们仔细地听我陈述我不幸的经历。”

就在这一段时间里，那位女管家却乐滋滋地在给婴儿喂蜂蜜吃，还把他那块华丽的毛毯换了一块普普通通的毛毯。这一切都弄停当后，她就打算将这孩子抱到一个接生婆的家里，就像刚才堂胡安让她做的那样。当她抱着孩子路过那位正在准备讲述自己身世的姑娘所在的那个房间时，这孩子突然哭了起来。那位小姐听到孩子的哭声，便站起身来，专心地听着。后来，听说这是初生婴儿的哭声，便说：

“先生们，这孩子是怎么一回事？好像是才生下来的。”

“这个孩子是今天夜里有一户人家交给我们的，女管家想去找个人给他喂奶。”堂胡安回答说。

“看在上帝的分上，请将孩子抱到这儿来，”小姐说，“既然苍天不让我给自己的孩子喂奶，我就给别人家的孩子喂吧。”

堂胡安便叫住女管家，从她手中接过孩子。然后，进门将孩子放在那位小姐的怀里，说道：

“小姐，这就是今天晚上人们送给我们的礼物。这也不是第一次了。几个月前，我们在门口还发现过好几个这样的孩子呢。”

她将孩子抱在怀里，仔细地看了看他。这孩子的小脸蛋裹在一块质地虽差却很干净的毛毯里。她禁不住淌下了眼泪。这时，她摘下自己的头巾，将它铺在自己的胸口，以便喂奶。她让孩子的嘴对着自己的乳房，将自己的脸紧贴着孩子的脸。她想用自己的奶汁喂饱孩子的肚子，用自己的泪水洗刷孩子的脸蛋。在孩子吃奶的这段时间里，她一直这样低着头。在这段时间里，在场的这四个人都没有说话，也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此时孩子正在吮吸着，但没有吃到奶，因为才分娩的产妇是没有乳汁的。她终于发现了这一点，便回过头来，对堂胡安说：

“我想给孩子做点好事也做不成了。显然，我在这方面毫无经验。先生，请给孩子喂点蜂蜜吧。别在这个时候将孩子弄到外面去，等到天亮再说吧。在将这孩子送走之前，请抱到这里来让我再看一眼，见到他，我也得到一点安慰。”

堂胡安将孩子交还给女管家，请她暂时别将孩子送出去，同时，请她再用孩子原先带来的那块华丽的毯子将孩子包裹起来，并叫她在没有事先禀告他们的情况下，不要将孩子抱走。

堂胡安又走进房内。当房内只有三个人时，美丽的科尔纳莉娅说：

“你们如想让我谈谈自己的身世，请给我点吃的，我都饿昏了，很想吃点东西。”

堂安东尼奥立即走到他的书桌前，取出许多罐头来。小姐吃了点罐头食品，喝了一玻璃杯冷水后，体力恢复了，心情也平静了一些。她说：

“先生们，请坐下来听我说话。”

他们坐下来后，她便将身躯斜靠在床上，拉了拉衣服的下摆，取下带在脸上的面纱，将它披在两肩上，露出满月一样的面孔（说得确切一些，露出像光芒四射的太阳一样美丽的面庞）。她的眼中流出珍珠般晶莹的泪珠。她拿出一块异常洁白的丝绸手绢给自己擦眼泪。她那双手的皮肤是如此的洁白，以致谁也说不清是手绢白，还是她的两只手白。接着，她叹了几口气，并竭力让自己平静下来后，说道：

“先生们，我这个人的名字你们一定是听到过的，因为这里方圆几十里的人都知道我长得很好看。我叫科尔纳莉娅·贝尔蒂波利，是罗伦索·贝尔蒂波利的妹妹。告诉你们这一点，也就等于告诉你们两方面的情况：一是我出身贵族，二是我面目俊秀。我自幼失去了双亲，受我兄长的监护，他从小教育我要为人稳重。他相信我为人正派、诚实，尽管他并未放松对我的管教。我自幼身处闺房，只与我的女仆为伴。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我的名声也越来越大，原因是我家的那些仆人和某些私下与我有交往的人们经常在外面宣扬我的美貌和我的为人。另外，我兄长还请了一位名画师为我画了一幅肖像画，目的是（正如他常说的那样）将来有朝一日上帝请我去另一个更好的世界时，给这个世界留下我的形象。

“如果仅仅发生了上面说的这些情况的话，如果费拉拉的公爵那天不以证婚人的身份参加我表姐的婚礼的话，我是不会堕落到目下的境地的。那天我兄长带我去参加了表姐的婚礼，这原本是正常的事情。到了那儿，我认识了一些人，人们也见到了我的面。我认为当时就有不少人为我的美貌所倾倒，因为我亲耳听到有不少人称赞我长得好看，当然，这都是一些恭维话而已。后来，我又见到了公爵。与他相见产生的结果今天你们都已看到了。打从那次在婚礼上相见后，我们便想尽各种办

法争取再见一面。这期间想了什么办法，借助什么手段，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总而言之，在婚礼上我们产生的那种愿望在两年后变成了现实。当时，我一改平时养成的谨小慎微的个性，将兄长的谆谆教诲和日常的行为准则均弃诸脑后。我们终于相会了。当然，这一切是在他保证做我的丈夫的情况下发生的。要是没有这个保证，我这个一向诚实、孤芳自赏的人是不会轻易就范的。我无数次地对公爵说，请他公开向我兄长求婚。我想我兄长是不会拒绝的，因为我们两家通婚，也是门第相当，我们贝尔蒂波利是贵族世家，与他们埃斯特贵族家庭完全是门当户对。但他一直没有这样做，还作了一大通解释。我当时已似醉若痴般的爱上了他，也就相信了他的解释，完全屈从于他的意志。公爵还通过优厚的馈赠，买通了我的一个女仆，使她不再忠于我的兄长了。

“过了一些日子后，我发现自己怀了孕。我趁着穿着平时的衣服还能掩盖事情真相的时候装起病来，露出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以便让我的兄长将我送到我表姐的家里去住一些时日，因为公爵是我表姐当年的证婚人。到了表姐家里，我就向公爵说明我危险的处境，说万一让我兄长发现我已怀了孕，就难保全自己的生命了。最后，我们取得一致意见：等我到了临产的时候，他会带几个朋友来见我，将我接到费拉拉城，然后，他宣布与我正式结婚。

“今天夜里就是他事先约定要来的时候。当时我正在等候他，我听说我兄长到来了，他带着好几个人，看样子都带着武器，因为我听到了兵器的撞击声。我心里一害怕，孩子就突然临盆了，生下一个非常漂亮的男孩。我那个知道我们全部实情并从中为我们俩撮合的女仆原本已作好了这方面的准备。她便将婴儿裹在一块毛毯（它不是刚才女管家包孩子的那一块）

里，走到临街的那扇门的门边。然后，将孩子交给了公爵的仆人（她当时是这么说的）。过了一会儿，我自己也穿好了衣服，离开了家，因为我当时认为公爵在门外等我，我不用出门，他便会将我接走，但没有见到公爵的面。想到我兄长已带了一批身带武器的人来了，我就吓得仿佛觉得他们的利剑已架在我的脖子上了。于是，我便什么也来不及思考了，只是像疯了一样跑出门来，跑到了您刚才见到我的这个地方。眼下我虽没有了丈夫，没有了孩子，心里还害怕发生更糟糕的事情，但因为有了你们这两位慷慨仗义的西班牙人相助，答应在各方面帮助我，我心里也就踏实了一些。这一切都应该感谢上帝，也应该感谢你们两位高贵的先生。”

说完后，她又一头倒在了床上。他俩生怕她又晕厥过去，立即过去看她。这次她倒没有晕过去，只是在一个劲儿地痛哭。

这时，堂胡安对她说：

“美丽的夫人，如果到现在为止我和我的同学堂安东尼奥只是对您作为一个女人表示了同情和怜悯，那么，从现在起我们就有义务要为您效劳了。请振作起精神来，别这样垂头丧气了。虽说您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但您越是振作精神，便越有可能挺下去。夫人，您应该有信心，我想这一桩桩奇奇怪怪的事，最后都会有好结果的，因为像您这样美貌的女子，苍天决不会让您落个不好的下场的，也不会让您这样有教养的人身遭厄运的。夫人，请躺下休息一会儿，恢复一下自己的体力。我们这儿有个女仆，您对她可以完全放心，就像对我们一样。她对您遭到的不幸会守口如瓶的。”

“我正需要这样的女仆，”她说，“先生，就请她进来吧。既然你们认为她这么好，我想她一定是个好人。现在就请你们

两位暂时离开这里，让你们的女仆和我单独待一会儿。”

“好的。”堂胡安说。

他俩便走出了房间。堂胡安对女管家说，请她抱着那个婴儿，还请她再裹上原来那块华丽的毯子，到那个房间里去。女管家答应了一声，并说这孩子早就裹上了原来那块毯子了。

女管家事先已想好该怎样回答那位夫人提出的有关这孩子的问题。她走进了房间。科尔纳莉娅夫人见到她后，便说：

“您来得正是时候，夫人，请将孩子交给我。还请将蜡烛拿到我这儿来。”

女管家照办了。科尔纳莉娅将孩子抱在自己的怀里，细细地看了一眼后，吃惊地对女管家说：

“请您告诉我，这孩子和您刚才抱来的孩子是同一个吗？”

“是的，夫人。”女管家回答说。

“那为什么上次抱来的孩子和这孩子包的毛毯会不同呢？”科尔纳莉娅问道。“我认为要么是同一个孩子包了两块不同的毛毯，要么是两个不同的婴儿。”

“两种情况都可能发生。”女管家回答说。

“这我倒是糊涂了！”科尔纳莉娅说，“怎么会是两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呢？这是怎么一回事，我的夫人？我现在真想马上了解这个中的原因。朋友，请您快点告诉我吧。我先请您告诉我，这块如此华丽的毛毯您是从哪儿得到的？如果我没有记错也没有看错的话，这毛毯本来是我的。我就是将自己的那个心肝宝贝裹上这块毛毯交给那个女仆的。是谁将这块毛毯从我孩子身上取走的？……啊，我真不幸！这块毯子又是谁拿到这儿来的呢？……唉，真倒霉！”

这时，堂胡安和堂安东尼奥在门外清清楚楚地听到了那位夫人的哀叹声，他们不忍心再让她这么叹息下去了，也不想再

让她因不了解这变换毛毯之事的原委而痛苦下去了，便双双进入房间。堂胡安对她说：

“这毛毯和这孩子都是您的，科尔纳莉娅夫人。”

接着，他便将往事一五一十全都告诉了她，说那个女仆将孩子交给了他。继而又说他如何将孩子抱了回来，并叫女管家换了一块毛毯……还说刚才听说她生了孩子，他们就知道，这孩子一定是她的，只是当时他们没有将实情告诉她，原因是怕她刚才情绪太激动，他们是想在她平静下来以后，再来享受这个喜讯。

这时，科尔纳莉娅流下了一长串喜悦的眼泪。接着，又给孩子一阵狂吻。最后，又向这两位恩公表示了无限的谢意，她称他们是保护她的人间天使。他们对女管家嘱咐了一番，叫她好生照看这位夫人，因为女管家是女人，这种事只有女人才能办好。说完，他们便走出房间，回到自己房间里睡觉去了，因为此时离天明还有一段时间，他们打算除非科尔纳莉娅有事叫唤他们，否则，他们就不随意走进她所在的这个房间里。天亮了。这时，女管家叫来一名乳娘，让她偷偷地给孩子喂奶。堂胡安他们便向女管家打听科尔纳莉娅的情况。女管家说，她在后半夜休息了一会儿。于是，他们俩便去学校上课。他们路过昨晚斗殴的那条街和科尔纳莉娅出来的那座房子时，想打听一下昨晚发生的事，想了解一下此事是不是已经传开。结果发现无论是关于斗殴的事还是科尔纳莉娅出走的事，均没有听到有人谈起。于是，他们听完课后，又回到了公寓里。这时，科尔纳莉娅正好让女管家来叫他们。他们便对女管家说，他们已决定无事不进她的房间，这样，可以更好地保持她的名节。但科尔纳莉娅流着眼泪请他们进去看看她，她认为这样做就是对她的尊重。还说这样做虽不能解决她的问题，但对她是一个安

慰。于是，他们就进去了。她笑容满面十分礼貌地迎接他们。她请求他们再出去打听一下，有没有关于她出走一事的消息。他们说，他们早已去打听过了，但没有听到这方面的任何传闻。

这时，他们雇用的三个男仆中的一个来到房门外，对他们说：

“门外有一位带着两个仆人的绅士求见，他自称名叫罗伦索·贝尔蒂波利。他是来找堂胡安·德康波亚先生的。”

听到这个消息，科尔纳莉娅便捏紧两只拳头，将它们放在嘴边，从拳头缝里传出她轻微的惊恐的声音。她说：

“先生们，他是我兄长！他就是我兄长！毫无疑问，他已获悉我在这里了，他是来杀我的！请救我一命，先生们，请你们保护我！”

“请您平静一点，夫人，”堂安东尼奥说，“您现在在我们家里，谁也不敢来欺侮您的。堂胡安先生，您出去看看，了解一下这位绅士到底想干什么。我在这里保护科尔纳莉娅，如果有这个必要的话。”

堂胡安便平静地下楼去了。堂安东尼奥则命人取来两支上了弹药的手枪，还叫仆人拿起宝剑，作战斗的准备。女管家见到这个样子，害怕得发起抖来。科尔纳莉娅生怕出现不良的后果，这时也非常害怕。只有堂安东尼奥和已下楼的堂胡安此时镇定自若，他们已作好了准备，该怎么干就怎么干。

在临街的大门口堂胡安见到了堂罗伦索，后者对前者说：

“我请求阁下（意大利人一般这样称呼对方）屈尊跟我到对面的那座教堂里去一下，我有一件事想跟阁下商议，这是件有关生命和名誉的事情。”

“我非常乐意从命，”堂胡安回答说，“我们这就上先生您

要我去的那个地方。”

说完，他们便肩并肩地来到教堂里，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在一条长凳上坐了下来。

罗伦索先开口，他说：

“西班牙先生，我叫罗伦索·贝尔蒂波利。我的家境如说不上是这儿的首富，也属本城的大户人家。这是事实，不是我自夸。我的父母早已过世，留下我的妹妹由我进行监护。她长得非常漂亮，这点用不着我多讲，阁下也看得非常清楚。论美貌，恐怕谁也比不上她。我为人正派、诚实，她年轻貌美，因此，我对她管教甚严。然而，由于我妹妹科尔纳莉娅（这是她的名字）生性轻浮，我的一切努力和所有的预防措施都化为乌有了。

“为了把话说得简洁一些，免得让您听厌了，我还是长话短说吧（因为细说起来这个故事可长着呢）。费拉拉的公爵阿方索·德埃斯特以他犀利的目光看透了她内心的隐秘，也击溃了我设置的道道防线，将我妹妹给征服了。昨天夜里他准备将我妹妹从一亲戚家带走。听说她昨夜才分娩。这时，我找到了公爵，并与他格斗起来，后来被一位天使搭救了，因为这位天使不允许拿他的鲜血来消除我内心的积怨。上面说的一部分情况都是我那位亲戚告诉我的。她还对我说，那公爵说要娶我妹妹为妻，以此欺骗了她。我压根儿就不相信他会这样做，因为这门婚事门第和财富都不相当。我认为他和所有的有权有势的人一样，只是想欺侮我妹妹这个胆小不懂世事的女孩子。他口头上说得十分动听，说要做她的丈夫，实际上是骗局，是别有企图。目前，我的情况是既失去了我的妹妹，又丧失了我的名誉。所有这些情况我都从来没有对人讲起过，我也不愿意对别人讲这样的事，除非是为了替这件不光彩的事找到一个解决的

办法。再说，对这种事情人们也喜欢胡乱猜测。他们往往不了解实情，便随意说这说那，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后来，我决定去费拉拉城，向公爵当面提出要求，他若是拒绝我的要求，我便提出与他决斗。当然，我不可能与他进行大规模的械斗，因为我雇不起这么多人参加械斗，我主张一个对一个进行决斗。为此，我想取得您的帮助，请您陪我前去那儿。我请您去的原因是，我知道您是西班牙人，是一位绅士。我没有请我的任何亲友这样做。因为他们一个个都劝我不要这样做。我想您是一个慷慨体面的人，请您务必帮我这个忙！跟我去走一趟。我身边若有一个西班牙人与我为伴，我就会觉得我好像得到千军万马的保护一般。我对您的要求实在太过分了，但贵国的人一向好仗义助人，我想您是不会拒绝的吧。”

“不会的，先生，”一直在听对方讲话的堂胡安说，“我答应您，先生，从现在起，我就做您的保护人和顾问。您的要求，或者说您要为自己的受辱报仇雪耻的事就包在我身上了。我这样做不光是因为我是西班牙人，而且也由于自己是个绅士，另外，还由于您也是个绅士，而且如您说的（我也清楚，人们都清楚）是本城有名望的绅士。您看我们什么时候出发为好？我的意思是早一点出发为上，因为铁要趁热打，仇要及时报，盛怒生勇气，产生复仇心。”

罗伦索站起身来，紧紧地拥抱着堂胡安说：

“堂胡安先生，对于您的侠胆义肠，我实在无以为报，我想，我若能赢得自己的荣誉，必以荣誉相报。另外，我还将给您我能给您的一切。关于行期，我想定在明天，这样，我们还可以作些必要的准备。”

“我认为这样很好，”堂胡安说，“现在请您允许我将这个情况告诉我的一个同学。关于他的为人，他对这件事一定会守

口如瓶这一点，您完全可以像对我一样予以信赖。”

“堂胡安先生，刚才您已经说过，有关我名誉的事都包在您身上了。既然这样，您就看着办吧，您想对谁说就对谁说，再说，您的同学肯定都是好人嘛。”

说到这儿，他们便拥抱了一下，告别走了。走前约定，次日晨罗伦索派人去叫堂胡安，然后骑马去费拉拉城。

堂胡安回到公寓，对堂安东尼奥和科尔纳莉娅叙述了他与罗伦索会面的经过和他们俩所作的约定。

“上帝啊！”科尔纳莉娅说，“您真是一副侠义心肠啊，您怎么会将这么危险的事这么快地承担下来呢？您知道我兄长会将您带到费拉拉城，还是会带到别的什么地方去呢？不过，您不管到什么地方去，我想您是会一帆风顺的。我因为是只惊弓之鸟，一点小事就感到害怕。然而，您要我不害怕已是不可能的了，因为我的生命和我别的一切都取决于公爵这次如何答复了。他如果拒绝呢，我兄长在暴怒之下会克制自己吗？另外如果干起来，您认为对方是软弱可欺的吗？您想，往后的这些日子我不是要提心吊胆了吗？我一定会心惊肉跳地等候着这件事的结果（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无论是公爵，还是我兄长，我都非常爱他们。万一他们中间有一人出了事，我能不肝肠寸断吗？”

“别想得这么多了，也不要这么害怕，科尔纳莉娅夫人。”堂胡安说，“希望您树立信心，相信上帝，也相信我的能耐和良好的愿望。您应该相信您的愿望是能实现的。费拉拉城之行势在必然，令兄的忙我也一定要帮。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明白公爵的打算，他甚至还不知道您已离家出走。关于他的态度，只有从他的口中才能了解到，而只有我才能从他那里打听到这方面的情况。请您明白，科尔纳莉娅夫人，令兄和公爵的

生命和安全，我会像珍惜自己的眼珠一样珍惜它们的。”

“堂胡安先生，”科尔纳莉娅说，“如果苍天赐予您解决我的问题的能力，那我当然是非常幸运的，不过，我还是十分担心，十分害怕，我希望您早去早归。”

堂安东尼奥也同意堂胡安的决定，还对他取得了罗伦索·贝尔蒂波利的信任这一点表示赞赏。同时他还说，他愿意陪他们俩同往，以防发生意外。

“这可不行，”堂胡安说，“您这样一走，科尔纳莉娅夫人就一个人待在这儿了，这样不太好。再说，罗伦索先生会认为我一个人不行，还得找个帮手。”

“您我俩人不是一回事吗，”堂安东尼奥回答说，“我一定得跟您去，哪怕装作互不相识或在远处观看也行。我想科尔纳莉娅夫人也愿意这样做的。这儿自然有人会陪伴她的，不会让她一个人待在这儿的。”

这时，科尔纳莉娅说：

“先生们，你们若能一同去，或者至少能做到互相帮助，我就放心不少。你们谁上哪儿去，都得承担风险，为此，我想让你们带几件纪念品去。”

说完，她从怀中取出一个价值连城的钻石十字架和一只其价值不亚于这个十字架的金羊。堂胡安他们俩看了看这两件珍品，认为其价值可能会超过那帽子上的那条镶有钻石的缎带。他们说什么也不想带走，说这是文物，他们不能随身带去。见他们不想拿走，她心里很难过，但也不好去勉强他们这样做。女管家对科尔纳莉娅很关心。她知道两个主人要走（因为他们告诉了她这个消息），但不知他们将去哪儿，也不知去干什么。主人们一走，她就负责照看这位夫人（她还不知这位夫人的姓名），让她应有尽有，什么也不缺少。

翌日天方亮，罗伦索便来到家门口，堂胡安便准备起程。他头上戴着有那条缎带的帽子，上面还插上黄黑两色的羽毛，并用一条黑带子盖住了那条缎带。堂胡安和堂安东尼奥便向科尔纳莉娅告别。她想这时她兄长一定在附近，便害怕得连话也说不出来。堂胡安首先走出门去，他和罗伦索一起走出城来。在一处比较偏僻的果园里，有两匹好马，还有两个精明的侍从在等候他们。他们上了马，两名侍从在前面领路。他们抄着人们平时不常走的小道朝费拉拉城走去。堂安东尼奥则骑着他自己的一匹良驹，换了一套衣衫，暗暗地在后面尾随着他们。后来，他觉得他们已经发现他了，尤其是罗伦索已觉察到他跟在后面，便决定走大道去费拉拉城。他想，到了那儿，他肯定能遇到他们的。

他们这几位离城去费拉拉后，科尔纳莉娅便将自己的经历毫无隐瞒地一五一十地对女管家说了，还说这孩子是她和费拉拉的公爵生的。就连那两位西班牙先生去费拉拉城的事也对她说了，她说他们是陪她兄长去找公爵进行决斗的。

听了这一番言词，那女管家像是魔鬼附身一般，显得十分惊慌失措。她对科尔纳莉娅说：

“啊，我亲爱的夫人，您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怎么现在还若无其事地待在这儿呢！看来您不是个没有心眼的人，就一定是个粗心大意的人。您怎么会让令兄去费拉拉城呢？这件事您一定得好好想一想。您要知道，您兄长将我的两位主人从这儿弄走后，他回来时一定会来要您的命的。对他来说，结果您的性命就容易得像在瓦罐里喝水一样。您想想，我们眼下的处境该有多危险，真是危若累卵啊。我可以这么说，我可不敢静候事态的发展，眼巴巴地看着这个家遭到威胁。罗伦索先生是意大利人，他居然会相信西班牙人，请他们帮忙为自己复仇！这

真叫人难以相信。”她露出了一副轻蔑的神态，继续说，“孩子，您若愿意听我的忠告，我一定给您想个好的办法。”

听了这女管家用如此认真的语气如此惊慌失措的神态说出来的这番话后，科尔纳莉娅惊得瞠目结舌，半晌说不出话来。她认为女管家说的话很有道理，此时或许堂胡安和堂安东尼奥已经死了，她兄长一进公爵的门，也被砍成肉泥了。于是，她对女管家说：

“朋友，那么，您有什么好办法能帮我逃脱这场劫难呢?”

“我要告诉您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女管家说。“夫人，我曾经在一个神父家做过事，是在一个离费拉拉城两英里的村庄里。此人非常好，他对我真是有求必应，因为他除了是我的主人外，还欠我的情。我们一起上那儿去吧，我会找一个人带我们走的。另外，给孩子喂奶的这个乳娘是个穷女人，哪怕到海角天涯她也会跟我们一起走的。这样一来，夫人，假定您以后被公爵找到了，您在一个年迈而诚实的神父家中被发现总比在两个年轻的西班牙人的家中要好一些。他们俩的情况，我了解得最清楚。夫人，眼下您才分过娩，他们自然会对您比较尊重。但要是您在这里继续待下去，待您满月身体复原后，谁知道他们会对您怎样呢？说句实在话，他们对我这样的人是瞧不起的，如果不是这样，我的名节和贞操可能早就完蛋了，因为所有发亮的东西并非都是金子。他们可能会这样说，那样想，但他们休想欺骗我，我这个人是不会受人骗的，因为什么事我都心里有底。我也是名门之后，是米亚城克里贝洛家族出身。后来，我的名声由于人们对我的污蔑而遭到了损害。这样，我就只好到这儿来当西班牙人的保姆（他们叫管家)。虽说对我的这两位主人我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因为他们只要不生气，平时待人不错。在这方面他们像比斯开人，正如他们自己说的

那样。但就他们对您的态度来看，他们又像加利西亚人。加利西亚是另一个地区，那儿的人办事比较拖拉，但比起比斯开人来比较稳重。”

女管家说了这一番话后，这可怜的科尔纳莉娅便准备照她的意思办了。于是，在不到四小时的时间里，女管家便在科尔纳莉娅的同意下，作好了出门的准备。她们瞒着那几个男佣人，上了一辆马车。女管家怀中抱着孩子，她们径自朝那个神父所在的村庄驶去。这次出门完全是听了女管家的话才这么干的，因此，旅途费用全由女管家负责。幸好两位西班牙先生已付给了她一年的工薪，她也用不着典当科尔纳莉娅送给她的那件首饰了。由于她们事先已听说堂胡安和科尔纳莉娅的哥哥这次去费拉拉城不准备走大道，走的是小路，她们就走上了大路，而且，走得很慢，免得与他们碰面。这马车夫完全顺从了她们的意愿，因为她们付了丰厚的车资。

她们俩正在放心大胆地坐着马车朝前驶去，以后会发生什么情况暂且按下不表。我们再来看看堂胡安·德康波亚和罗伦索·贝尔蒂波利他们俩的情况吧。

他们俩在半路上获悉那公爵此时不在费拉拉城，而是在波洛尼亚，于是便决定不抄小路，改走大道（或者说是官道，就像此地人说的那样）。因为他们想，公爵若从波洛尼亚回来，一定会走这条大路的。进入官道没有过多久，他们纵目朝前看去（想看看前面有没有人来），但见有几个骑马的人急急朝前奔来。这时，堂胡安便对罗伦索说，他应该在路旁躲避一下，万一公爵也在这些人中间，堂胡安便可以在这儿找他谈谈，免得到费拉拉城去，因为这儿离城也不太远。罗伦索同意他的意见，便依他的话办了。

罗伦索一离开大道，堂胡安便扯掉原来遮盖那条镶有钻石

的缎带的黑布条。这一行动本身就如他下面说的那样，是他发出的一个信号。就在这个时候，那批人赶到了。在这些人中有一名妇女，一身行路人打扮，骑一匹白马，她的面部带着面罩，这也许是为了不让人见到自己的真实面目，也许是为了挡风，防太阳晒。堂胡安勒马站立在路中间，等待着那一行人的到来。那些行人走到堂胡安的跟前，见到他堂堂的仪表，翩翩的风度，还有那匹高头大马以及他的豪华衣着，便都停下马来，朝他细细地观看起来。尤其是那费拉拉的公爵（他是这一行人中的一个），一见到对方帽子上的那条缎带，心里就明白此人就是堂胡安·德康波亚了，就是那次斗殴中将他搭救出来的人。

他弄清楚了这一点后，便不假思索地催马朝堂胡安走去，说道：

“我想我是不会记错的，绅士先生，您就是堂胡安·德康波亚吧，您的风度和您头上戴的这顶帽子就说明这一点。”

“您说得对，”堂胡安说，“我向来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先生，也请您告诉我您是什么人，免得我作出无礼的举动。”

“您不会作出无礼的举动来的，”公爵说，“因为对我而言，您从来没有作出过这样的举动。我说这话的原因是，堂胡安先生，我就是费拉拉的公爵，欠您的情我这辈子也还不完，因为四天前的那个夜晚您救了我的命。”

公爵的话还没有说完，堂胡安便异常轻捷地从马上跳下来，准备伏在地上吻公爵的双脚。但公爵的动作比他还快，他迅即离鞍，结果，他一下马，堂胡安便抱住了他。

罗伦索在远处见到他们这个样子，并没有想到他们是出于客气，还以为双方因生气而打起来了。于是，他催马奔驰过来，但跑到一半就停下来了，因为他看见堂胡安和公爵这时已

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了。原来他早已认出了公爵。后者在拥抱堂胡安的同时，见到了罗伦索，也一眼认出了他来，这使他吃了一惊。这时，公爵便问堂胡安，在那边的那个罗伦索·贝尔蒂波利是不是冲他而来的。

对此，堂胡安作了如下回答：

“我们离开这儿一点吧，我有要事告诉阁下。”

公爵照他说的做了。堂胡安便对他说：

“先生，您见到的现在在那儿的那个罗伦索·贝尔蒂波利对您有个小小的意见。他说大约四天前的一个夜晚，您将他的妹妹科尔纳莉娅小姐从他表姐家带走了，因为您过去欺骗了她，使她失去了名节。我现在想了解一下，您打算做哪些使他感到满意的事，以平息他的怒气。从那次斗殴的情况看，您就是这帽子上的这条缎带的主人。当时承蒙您的慷慨大度，将它赐赠与我。由于在我看来，只有我才能充当调停人的角色，为此，我主动提出愿意帮他这个忙。先生，现在我想请您告诉我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并告诉我，罗伦索说的是否符合实情。”

“啊，朋友!”公爵回答说，“这完全是真的，我就是想加以否认，也否认不了。不过，我并没有欺骗科尔纳莉娅，也没有将她带走，尽管我知道她已不在她亲戚家里了。我并没有欺骗她，因为我已将她看成是自己的妻子了。我没有带走她，是因为我不知她现在在什么地方。我没有公开举行婚礼，这是因为我想等我母亲（她已不久于人世）离世以后再举行婚礼，因为她老人家很想让我娶马杜亚的公爵的女儿莉维娅小姐为妻。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原因（这些原因或许比刚才说的这个原因还要重要一些）使我当时不能举行婚礼，这些原因目前说出来还不太合适。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就在您营救我的那个夜晚，我原本是打算将科尔纳莉娅接来费拉拉城的，因为她已行

将分娩。也许由于发生了斗殴，也许由于我粗心大意，那晚我到她表姐家后，我见到了那个负责给我们互通情况的女仆，她正从家里出来。她说科尔纳莉娅已离家出门，还说，那天夜里她生下了孩子，那是个世界上最漂亮的男孩，她已将这孩子交给我的仆人法维奥了。那女仆就是这一位，法维奥也在这儿。之后，既不见孩子，也不见科尔纳莉娅了。这两天我一直在波洛尼亚，等待着科尔纳莉娅的到来，并到处打听有关她的消息，却一无所获。”

“这么说来，先生，”堂胡安说，“要是科尔纳莉娅和那孩子找到了，您一定不会拒绝认她为妻，认他为子吧?”

“一定不会拒绝的，因为我不但是个正人君子，我更是个基督教教徒。再说，科尔纳莉娅是个连王后都配得上当的姑娘。只要找到她，不管我母亲是不是还在世上，我一定很好地爱她，并公开举行婚礼娶她。”

“您对我说的这番话，”堂胡安说，“能对您的妻舅罗伦索先生再说一遍吗?”

“我不但愿意，”公爵说，“而且，因为罗伦索先生有这样的愿望，而我却知道得这么晚而感到内疚呢。”

于是，堂胡安立即给罗伦索作了个手势，叫他即刻下马，上他们所在的地方来。罗伦索这样做了，但心里压根儿也不知道有这么好的消息在等候着他。

公爵走前一步，张开双臂迎接他，开口便叫他兄长。罗伦索因没有思想准备，对公爵这么亲热的称呼，对自己这么热情的欢迎反倒一时手足无措了。

正当罗伦索急得一时说不出话来的时候，堂胡安抢先一步说：

“罗伦索先生，公爵已将他与令妹科尔纳莉娅小姐私下约

定的事对我说了。他说，她就是他的合法妻子，而且，正像他刚才在这儿对我说的那样，有机会他要公开加以宣布。他又说，四天前的那个夜晚，他已上您表姐的家里去带令妹上费拉拉城，他打算等待机会举行由于非常合情合理的原因（他已对我说了）而延误了的婚礼。他还说到与您进行的那场械斗。械斗后，他去找科尔纳莉娅，结果遇见了她的女仆苏尔比西娅（就是站在那边的那个女子）。从她口中他获知在不到一小时前科尔纳莉娅分了娩，而她则将这个婴儿交给了公爵的一个男仆。这时，科尔纳莉娅以为公爵就在门外，便急急忙忙走出家门，因为她当时以为您罗伦索先生已了解了她的底细。其实苏尔比西娅当时并没有将那婴儿给了公爵的男仆，她给了另一个人了。眼下公爵还没有找到科尔纳莉娅，他自己已承认这一切都是他的不对，还说一旦找到科尔纳莉娅，他便将她作为自己正式妻子娶回家里。现在就看您罗伦索先生还有什么意见，若没有什么别的意见，就只要找到这又可爱又不幸的母子俩，便万事大吉了。”

听了这一切，罗伦索先生便伏倒在公爵的双脚前，后者赶紧将他扶起。罗伦索说：

“先生，我的兄弟，您真是个了不起的基督教徒。您给我和我妹妹都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对她而言，您屈尊娶她为妻，对我本人而言，则在贵府的仆役中多了一名奴仆①。”

说到这里，他禁不住眼中流出热泪，公爵也感动得流出了眼泪。公爵的眼泪中含着伤心的成分，因为他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妻子，罗伦索则感到兴奋，因为他有了这么好的一个妹夫。他们认为男子汉流泪是软弱的表示，于是，便各自擦干了眼

① 这是一种谦词，意即他愿为公爵效劳。

泪。堂胡安这时觉得非常高兴，他都几乎想把科尔纳莉娅和孩子就在他的家里这个喜讯告诉他们了。

正在这个当儿，堂胡安见到堂安东尼奥·德依苏萨来了，他骑着那匹良驹从稍远的那个地方过来了。走到近处，他便停下马来，见到了堂胡安和罗伦索的那两匹马和他们的两个侍从。他认出了堂胡安和罗伦索，但他不认识公爵。这时，他不知自己该干些什么，自己该不该到堂胡安的身边去。他先到公爵的几个仆人的身边，指了指公爵，问他们认不认识和另外两人在一起的那位绅士。那几个仆人回答他说，他就是费拉拉的公爵。听了这话，他更觉得糊涂了，更不知该怎么办才好。这时，还是堂胡安使他摆脱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他叫着他的名字，叫他过去。见到他们都站在地上，堂安东尼奥也下了马，走到了他们的身边。公爵彬彬有礼地迎接他，因为堂胡安对他说，堂安东尼奥是自己的同学。接着，堂胡安便将刚才的情况全都讲给堂安东尼奥听了。

堂安东尼奥听了非常喜悦，他对堂胡安说：

“堂胡安先生，那您为什么不将我们已发现了科尔纳莉娅和她的孩子的喜讯告诉他们，让他们喜上加喜呢?”

“堂安东尼奥先生，您要是刚才不来这儿，我就将这喜讯告诉他们了。现在就请您来告诉他们吧。”

公爵和罗伦索听他们在一边说，他们已发现了科尔纳莉娅，并打算给他们报什么喜讯，便问他们这是怎么一回事。

“事情是这样的，”堂安东尼奥说，“我想在这一出悲喜剧中扮演一个角色，这个角色将向你们报一个喜讯：科尔纳莉娅夫人和她的儿子就在我家。”

于是，他便原原本本地将事情的经过全都讲给他们听了。公爵和罗伦索先生听了，心里非常高兴。罗伦索拥抱了堂胡

安，公爵拥抱了堂安东尼奥，他认为这是一个特大的喜讯。他们这时叫那个曾将婴儿交给堂胡安的女仆过来，那女仆一见罗伦索，便吓得全身发抖。他们问她还认不认识将孩子抱走的那个男人；回答说，她不认识，她只是问他是不是法维奥，对方回答说是的。于是，她便相信他了，将孩子交给他了。

“情况确实是这样的，小姐，”堂胡安说。“后来您就关上了门，还叫我好生照料这孩子，然后，再到您那里去一趟。”

“一点也不错，先生。”那女仆哭着说。

公爵说：

“我们现在用不着流眼泪了，现在需要的是喜庆和欢乐。现在我不想去费拉拉了。我想回波洛尼亚去。因为我没有见到科尔纳莉娅之前，这所有的欢乐也只是空中楼阁而已。”

他们没有再说些什么，便一致同意回到波洛尼亚去。

堂安东尼奥走在他们的前面准备向科尔纳莉娅通报这一消息，免得她突然见到了公爵和她兄长而感到惊慌。回到家里，发现她已不在家，问那几个男仆，也不知她的去向，他不禁感到非常难过，非常惶惑不安。他发现那女管家也不在家，便认为一定是她出了什么鬼点子，让科尔纳莉娅出走了。男仆们告诉他，就在他和堂胡安离家的那一天，那女管家也不见了。向他们问起科尔纳莉娅的情况时，他们都说从未见到过她。面对这一意料不到的情况，堂安东尼奥真有些沉不住气了。他真怕公爵会说他们在撒谎，甚至会说他们是骗子，或许还会出现更糟的情况，这必然会损害他与堂胡安和科尔纳莉娅的声誉。他正在这样胡思乱想的时候，公爵、堂胡安和罗伦索抄着小路来到了。他们让自己的随行人员在城外等候，径直来到了堂胡安他们住的公寓里。他们见到堂安东尼奥坐在一把椅子上，一手托着腮帮，脸色难看得像死人一样。堂胡安问他什么地方不舒

服，还问他科尔纳莉娅在什么地方。

堂安东尼奥回答说：

“还有比这件事更叫人难过的吗？科尔纳莉娅不见了。当初我们让女管家与她为伴，就在我们离开这儿的那一天，女管家也不见了！”

听到这个消息，公爵都差一点要晕过去了，罗伦索也急得不得了。他们一时都不知该怎么办，都一声不吭地陷入了沉思。这时，一名男仆来到了堂安东尼奥的身边，并对着他的耳朵说：

“先生，堂胡安先生的那个叫桑蒂斯脱瓦的男仆，打从你们俩离开这儿后，在他的房间里关着一个很漂亮的女子。我认为她的名字叫科尔纳莉娅，我是这样听他称呼她的。”

堂安东尼奥听了更着急了。他这时倒不想让科尔纳莉娅出现了，因为他想那男仆藏起来的那个女人一定是科尔纳莉娅，他不想让他们在那儿发现她。因而，他不声不响地来到了那仆人的房间，发现房门紧闭着，那个男仆此时不在家。他走到门口，轻声地说：

“请开一开门，科尔纳莉娅夫人，快出来迎接您的兄长和您的公爵丈夫，他们来这儿找您了。”

房门里有人回答说：

“你们不是在戏弄我吧？说实在的，我也没有长得这么俊，也没有这么倒霉，我既无公爵，也无伯爵前来找我，这都是那些有钱人的事儿。”

根据这一番言语，堂安东尼奥明白，里面答话的那个女子不是科尔纳莉娅。这时，那个叫桑蒂斯脱瓦的仆人来了。他走近自己的房门，见到堂安东尼奥在场，便慌了。后者叫他拿钥匙来开门，看看里面有没有女人。这时，那仆人手拿钥匙，双

膝跪地，对堂安东尼奥说：

“在老爷们不在这儿的时候，我真无耻，竟然弄来了一个女人，在这儿和我共宿三天。我请求阁下，堂安东尼奥·德依苏萨先生（祝您交好运），如果我的主人堂胡安·德康波亚还不知此事的话，请别告诉他，我一会儿就让这女人离开此地。”

“这女人叫什么名字?”堂安东尼奥问。

“她叫科尔纳莉娅。”

刚才那个发现房间里有一个女人的仆人本来与桑蒂斯脱瓦的关系就不好，这时不知出于一时粗心，还是别有用心，他竟然下楼来到公爵、堂胡安和罗伦索所在的地方，对他们说：

“快将那个仆人给抓起来吧，他居然将科尔纳莉娅夫人藏在他的房间里了。可以肯定他是不喜欢老爷们这时候回来的，这样他还可以再寻欢作乐三四天呢。”

罗伦索听了这话后，便急忙问：

“你说些什么，小伙子？科尔纳莉娅在什么地方?”

“就在楼上。”仆人说。

公爵一听到这话，便像闪电一般走上楼去看科尔纳莉娅。他想她一定在那儿。他走进房间，见到堂安东尼奥已经在房间里，便问道：

“科尔纳莉娅呢？我的心肝宝贝在哪儿?”

“科尔纳莉娅在这儿。”一个女人回答说。她这时躺在床上，用被单裹着身躯，蒙着脸。公爵接下去说：

“天哪，这是怎么一回事！她居然和仆人睡在一起，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了!”

这时罗伦索也在场。他怒不可遏地一下子拉开被单，发现里面躲着一个年轻女子，模样儿长得倒不怎么难看。这时，她羞惭满面地用双手捂住自己的脸部，立即起身，拿起原来作枕

头用的衣服穿了起来（因为床上没有枕头）。他们一看她的这个模样，猜想她定然是个不正经的女人。

公爵便问她，是不是真的叫科尔纳莉娅，她回答说是的，还说她在城里有诚实可靠的亲戚，希望大家不要认为她是个不正经的女人。这时，公爵感到自己受到了巨大的侮辱，他都快认为自己受到了这两个西班牙人的嘲弄了。他为了不让自己心头的怒火发泄出来，便一声不吭地走下楼来，罗伦索也跟他一起下了楼，两人骑上马走了。他们这一走，使堂胡安和堂安东尼奥显得异常尴尬。他们无奈，只好想尽一切办法去寻找科尔纳莉娅，以满足公爵的正当要求。他们将胆大妄为的桑蒂斯脱瓦辞退了，还将那个女流氓科尔纳莉娅赶出家门。这时，他们突然想起刚才忘了告诉公爵一件事，那就是科尔纳莉娅曾经送给他们两件金饰品，一件是一枚镶有钻石的十字架，另一件是一只金羊。这可以表明，当初科尔纳莉娅确实在他们那儿待过，现在不在这儿，她一定是出走了。他们便出门去找公爵，想将此情况告诉他，到了罗伦索的家里，发现公爵不在，罗伦索这时在家里。他告诉他们俩，公爵已马不停蹄地赶回费拉拉城去了，走时命罗伦索寻找他妹妹。他俩便将那个情况告诉了罗伦索。罗伦索说，公爵走时对他们俩的所作所为还是很满意的，公爵和罗伦索都认为，科尔纳莉娅可能由于害怕，躲起来了。反正大地也不会将她、将孩子和女管家吞进肚里去的，总有一天会找到他们的。听了这话，他们心里宽慰了许多，便不打算大张旗鼓地进行寻找了，打算进行明察暗访，尤其是想通过科尔纳莉娅的表姐了解她的行踪。因为若将此事张扬开了，很可能会毁了科尔纳莉娅的名声，往后要消除这样做产生的不良影响和猜疑，将会费更多口舌。

其实公爵没有回费拉拉城。也该是他时来运转了，他来到

了那位神父所在的村庄里。这时，科尔纳莉娅和她的孩子，还有那个给她出主意的女管家早已来到了这个村庄。她们向神父述说了科尔纳莉娅的种种遭遇，请神父给她们出出主意，该怎么办。

神父原是公爵的挚友。公爵曾经多次从费拉拉城来到这个富有的学识渊博的宗教人士家中，有时是来狩猎的（因为公爵非常喜欢打猎），有时则是来讨教学问的，而神父对他总是有求必应，有问必答。这次见公爵来到自己家里，神父并不感到惊奇，因为刚才已说过，他来自己家里，已非第一次。不过这次见到公爵愁眉苦脸的样子，他便知道他心里一定很苦恼。科尔纳莉娅也听到费拉拉的公爵来到了此地，不禁惶惶然起来，因为她还不明白公爵此行的目的。她一面搓着双手，一面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仿佛灵魂出窍一般显得很不安宁。她很想去找神父谈谈，但此时神父正在款待公爵，没有机会与她交谈。

公爵对神父说：

“神父，我这次来这儿心情不佳，我不想回费拉拉城，却来您这儿作客。请您告诉我的随行人员，让他们回费拉拉城去，只留下法维奥一人。”

神父便照公爵的吩附做了，然后又吩咐家里的仆役好生服侍公爵。忙完了这些事后，科尔纳莉娅才找到了与神父交谈的机会。她握住了神父的手，对他说：

“啊，神父先生，公爵这次来这儿到底怀有什么目的？看在上帝的分上，先生，请帮我打听一下，尽可能弄清他此行的意图。至于用什么方式，希望您能见机行事，务必多加小心才是。”

对此，神父回答说：

“公爵此次来这儿心事重重，到现在还没有对我说明原因。

这件事是否这么办：过一会儿请您将孩子打扮得整整齐齐，让他戴上您身上的所有首饰，特别是公爵赠送给您的那一些，一定得让他戴上。然后，让我来见机行事。苍天保佑，我们今天一定会有好的结果。”

科尔纳莉娅拥抱了神父，还吻了吻他的手，然后出去打扮孩子去了。神父便出去陪公爵聊天。这时，已到吃晚饭的时候。在聊天的过程中，神父问公爵，能不能了解一下他心里不痛快的原因，因为看他的样子，心里有些惆怅。

“神父，”公爵说，“一个人心里不痛快，在脸上表露出来，这是顺理成章的事。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心里在想些什么，在眼睛里看得一清二楚。糟糕的是，我眼下无法将内心的痛苦告诉任何人。”

“既然这样，先生，”神父说，“那我们就不谈不愉快的事情。您若想看一样能使您高兴的东西，我就给您看，您看了一定会非常兴奋的。”

“只要能减轻一点我内心的痛苦，”公爵说，“就很不错了。神父，现在就请您将您说的那样东西给我看一看吧。这样东西一定是您许许多多稀奇古怪的东西中的一种，我一定会非常喜欢的。”

神父便站起身来，来到科尔纳莉娅所在的地方。她已将孩子打扮停当，让孩子戴上了那个钻石十字架和那只金羊，还有三件非常精致的首饰。这些首饰都是公爵赠送给科尔纳莉娅的。神父抱着孩子，来见公爵。他请公爵站起身来，走到光线亮一点的窗口，然后，将孩子交给公爵抱。公爵一看这孩子，认出了孩子身上的首饰，正是他过去赠送给科尔纳莉娅的那几件，他不禁愣住了。之后，他又细细地看了一下这孩子的脸，发现这孩子长得跟自己一模一样。于是，他异常惊奇地问神

父：这孩子是谁的，根据他的衣着打扮，颇像亲王的孩子。

“我也不知是谁家的孩子，”神父回答说，“我只知道几天前波洛尼亚有一位绅士将这孩子带到了这儿，请我代他照料抚养这孩子。他还说这孩子的父亲是一位名人，母亲非常美丽，跟这位绅士一起来的还有一个乳娘，是给孩子喂奶的。我也曾向她问起过这孩子的父母的情况，她也是一无所知。说实在的，如果这孩子的母亲有这位乳娘这么漂亮，那她该是全意大利最美丽的女人了。”

“我能不能见一见她?”公爵问。

“可以，当然可以，”神父回答说，“跟我来吧，公爵。假如孩子的这一身装束使您惊得目瞪口呆的话，那么，见到那个乳娘后，您一定会更加惊讶的。”

神父想从公爵手中接过孩子，但后者不但不愿交给他，反而更紧地抱着他，还对他吻了无数次。这时，神父领先走了，来到科尔纳莉娅这儿，叫她放心地出来见公爵。科尔纳莉娅照办了。由于心情紧张，脸上出现了红晕，反而使她更加好看了。公爵一见她，惊呆了。她便扑倒在他的脚下，想吻他的双脚。公爵赶紧将孩子交给神父，自己一声不吭地回过身子，快步走出房间。

见到这一情景，科尔纳莉娅对神父说：

“啊，神父先生！公爵让我给吓跑了！他一定非常讨厌我吧？在他看来，我一定非常的丑吧？他已忘了当年对我许下的承诺了！他连一句话也不对我讲！难道他这么讨厌他的孩子，竟将他摔在您的怀里了?”

神父对她说的这一番话没有作任何回答。他对公爵这次不告而别也觉得十分不解，他认为内中必有原因。于是，他走出门去，叫来了法维奥，对他说：

“法维奥朋友，请您快去波洛尼亚，立即告诉罗伦索·贝尔蒂波利和那两位西班牙绅士，请他们务必到这个村庄里来一下。朋友，您一定要把他们叫来，叫不来就别回来，我非常想见一见他们。”

法维奥是个脚力勤快的人，他很快地完成了神父交给他的使命。

公爵出去不一会儿便来到科尔纳莉娅这儿。她这时正在流泪。公爵一把将她搂在怀里，自己也流起泪来。他无数次地吻着她的嘴，两人虽然默默无言，心里却有说不出的高兴。这一对幸福的恋人和真正的夫妻这时就这样含情脉脉地沉默着。给孩子喂奶的乳娘（她叫克里维拉）这时在另一间房间，她透过门缝瞧着公爵和科尔纳莉娅他们俩，见到他们高兴得像疯了一般对着墙互相挤撞着。神父对抱在自己怀里的孩子吻了千百次。他腾出右手来，不停地为这两位拥抱着的先生、夫人祝福。神父家的那位女管家因忙着在厨房准备饭菜没有见到刚才这一激动人心的场面，这时进来请他们去就席。听了女管家的邀请，夫妇俩才不再拥抱。公爵从神父那儿接过孩子来，抱在自己的怀里。在整个豪华的晚宴期间他一直抱着这孩子。席间，科尔纳莉娅向他们述说了来神父家的经过。她说，她是听从两位西班牙先生的女管家的意见来这儿的。那两位西班牙先生以令人难以置信的诚实的态度保护了她，为她效劳。公爵也对她阐述了发生在他身上的种种事情。这时，那两位女管家也来了，公爵答应要好好地赏赐她们。人们都为这件事有这样好的结局而高兴。这时，大家只等着罗伦索、堂胡安和堂安东尼奥的到来，这样就更热闹了。上面说的这三个人过了三天才到这儿。由于法维奥去叫他们时，没有对他们讲发生在这儿的情况，他们来时，心里非常着急，都想尽快地了解有关科尔纳莉

娅的情况和公爵是不是已打听到有关她的下落。

公爵在一间客厅里迎候他们，脸上没有露出喜悦的表情，这使才来的这三个人心里很难过。公爵先请他们就座，然后，他自己也坐了下来。公爵对罗伦索说：

“您很清楚，罗伦索·贝尔蒂波利，我可从来没有欺骗过令妹，苍天可为此作证，我的良心也可以为此作证。同时，您也明白，我为找到她作了多大的努力，我又如何希望能找到她，以便如我对她承诺的那样与她成婚。她一直没有露面，我的话也不可能永远不变。我很年轻，缺乏处世的经验，因此常常会随心所欲地行事。当年使我答应做科尔纳莉娅的丈夫的那种爱情，这次又使我答应与这个村子里的一位农家姑娘成亲。由于我已爱上了她（虽说还没有达到使我作出失常的举动的地步），若不与她结婚，她便会感到自己受到了戏弄。

“你们知道，谁也无法和失踪了的女人结婚。因此，罗伦索先生，我希望您不要由于我这样做而感到屈辱，因为我无意羞辱您。其次，我希望您能允许我实现自己的第一次诺言，与在这个房间里的这位农家姑娘成亲。”

公爵说这番话的时候，罗伦索的脸一会儿红，一会儿白，同时，他好像屁股上长着刺一样老是在椅子上坐不住。显然，他内心已愤怒万分。堂胡安和堂安东尼奥的情况也是这样。他们已作好准备，决不让公爵的打算得逞，必要时，他们打算杀了他，

公爵看到他们脸上的这一副表情，便知他们心里在想些什么了。于是，他又说：

“请别这么激动，罗伦索先生。在回答我的问题之前，我希望你们能见一见我将娶为妻室的这个姑娘的美貌，这一定会使您同意我的请求，她是如此的美丽，以致我即使犯了最大的

错误，也会得到您的谅解。”

说完，他便来到科尔纳莉娅的房间。此时她已打扮得雍容华贵、富丽堂皇，将孩子身上的那些首饰全都戴在自己的身上。此外，还加戴了别的许多首饰。

公爵转过身躯，走出房门时，堂胡安已站起身来，双手扶着罗伦索的那把椅子上的扶手，对着他的耳朵说：

“看在上帝分上，罗伦索先生，我以基督教徒和绅士的名义向您宣告，我就是当了摩尔人也不会让公爵得逞的。我一定要实现对令妹许下的诺言，否则，就让公爵死在这儿，死在我的手下。若不是如此，也至少得让他给我们规定一个期限，让我们去寻找科尔纳莉娅小姐。只有了解到她已死去时，公爵才能另找女人结婚。”

“我同意您的看法。”罗伦索说。

“我的同学堂安东尼奥也是这个意见。”堂胡安说。

这时，在神父和公爵（他一手牵着科尔纳莉娅）的陪伴下，科尔纳莉娅走了进来，后面跟随着科尔纳莉娅的女仆苏尔比西娅，还有两名女侍，其中一人是孩子的乳娘，另一人是那两位西班牙绅士的管家。

罗伦索见到了自己的妹妹后，开始时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细细观看，认出真是她后，他便急急地扑倒在公爵的脚跟前。公爵急忙将他扶起。于是，他又扑到了他妹妹的怀里，妹妹也兴高采烈地拥抱了他。堂胡安和堂安东尼奥对公爵说，刚才他对他们开了一次最令人愉快的玩笑。

公爵从苏尔比西娅的手中接过孩子，将他交给罗伦索，说道：

“兄长，这就是您的外甥，是我的孩子。现在您看能不能允许我和这个农家姑娘结婚。她是我答应与之成亲的第一个姑

娘。”

现在我不想评述罗伦索是怎样回答公爵的，堂胡安又对公爵提出了什么问题，堂安东尼奥又有什么样的感想，神父又是怎么愉快，苏尔比西亚又是怎样的高兴，女管家又是怎样兴奋，还有法维奥又怎样感到惊奇的。若加以细述，这个故事就不知会拖得有多长了。总之，众人都非常欢悦。

接着，神父为他们主持了婚礼，堂胡安·德康波亚做了他们的证婚人。接着，众人又同意将举行婚礼这件事暂不往外宣扬，将这个秘密一直保到目前已病重的公爵的母亲死去为止。在这期间，科尔纳莉娅夫人暂回波洛尼亚与她兄长住在一起。

公爵的母亲去世了。科尔纳莉娅来到了费拉拉，人们见到她长得这么美，都很欢愉。办完丧事后，家里又为欢庆科尔纳莉娅的到来举行了庆祝活动。女管家和乳娘获得了厚赏，苏尔比西娅成了法维奥的妻子。堂安东尼奥和堂胡安因能为公爵效劳，心里非常高兴。公爵准备将自己的两位堂姐妹赐与他们为妻，还准备了非常丰厚的嫁妆。但他们却说，比斯开地区的绅士大多数是在本国完婚的，因此，他们并非出于轻视，而是为了尊重这个值得称道的习惯，为了顺从父母的意愿，他们没有接受公爵的赐婚。公爵同意他们的解释。于是，他便通过正常的途径，寻找合法的机会，给他们送去了许许多多的礼物。这些送到波洛尼亚的礼物，有的具有很高的价值，送得也很及时。虽说这两个西班牙人是向来做了好事不图报答的，这次也只好接受下来了，有些礼物是他们俩准备回西班牙的时候赠送他人的。在回西班牙前，他们去费拉拉城向公爵告别，并去看望了科尔纳莉娅。她这时已换了两个贴身的女仆，公爵比过去更爱她了。公爵夫人将那枚钻石十字架给了堂胡安，将那只金羊给了堂安东尼奥。他们俩盛情难却，也只好收下了。

他们回到了西班牙，回到了自己的故乡，与当地很有名望的、美丽而富有的姑娘结了婚。他们与公爵和公爵夫人一直保持着书信来往，和罗伦索·贝尔蒂波利也常通信。大家的日子都过得非常愉快。

骗 婚 记

陈凯先　屠孟超译

一个军官走出位于巴利阿多利德城坎坡门外的康复医院大门。从他将手中拿的这柄宝剑当拐杖使的情况看，从他那两条瘦弱的大腿和发黄的面庞看，显然他已在医院里发了许多汗。当时天气并不太热，但他一小时流的汗跟常人二十天出的汗一样多。他是个大病初愈的人，迈着碎步，还时时地打着趔趄。进入城门时，他见到一个朋友正向他迎面走来。他已有六个多月没有见到过这个朋友了。后者见到他后，像是见到什么恶魔一般一面在胸口画着十字，一面走到他身边，说道：

“这是怎么一回事，坎布萨诺少尉先生？您怎么会到这儿来的呢？我想您这个时候应该在佛兰德种地，怎么会在这儿拖着宝剑呢？瞧您的脸色多难看，您怎么瘦成这个样子呢？”

对此，坡布萨诺作了如下回答：

“关于我为什么会来到此地的问题，比拉尔塔硕士先生，您在这儿见到了我便是最好的回答。对于您提出的其他几个问题，我只要这样告诉您就可以了：我才出院，在医院里流了许许多多的汗，这都是那个女人造成的。是我选中她为妻，这样做实在太不应该。”

“这么说，您已结过婚了？”比拉尔塔问道。

“是的，先生。”坎布萨诺回答说。

“想必是你们相爱后才结的婚吧，”比拉尔塔说，“不过，有的婚姻也常常会使人感到后悔。”

“我很难告诉您，我这次结婚是否出于爱情，”少尉回答说，“尽管我可以肯定地对您说，这次结婚给我带来了很大的痛苦，因为婚后我无论在肉体上还是在心灵方面都付出了代价。从肉体上说，我可以说是受尽了折磨；从心灵上说，我这次受到的创伤已找不到什么办法来加以弥补了。可是，眼下站在街上不宜作长谈，请您原谅，我们还是改日找个舒舒服服的地方，我将跟您谈谈我这段时间发生的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对您来说一定十分新鲜，也许您一辈子都没有听说过，实在太奇妙了。”

“用不着等到改日了，”硕士说，“我希望您这就跟我到寒舍一叙，到那里我们再一起反省往事。家里还煮着一点杂烩，虽说数量有限，只供两人食用，但我那仆人还可以给您送来糕点。倘若处在康复期的您还不够吃，家里还有几块路特产的火腿，定会使我们垂涎欲滴。我这是诚心诚意地邀请您去。不但这次请您去，以后您喜欢什么时候去，就请您什么时候去。”

坎布萨诺对此表示感谢，并接受了邀请。他们先上圣约伦特教堂去听了弥撒。随后，比拉尔塔便带他到自己家里去，将答应给他吃的饭食让他吃了，还说请他以后再来。饭毕，便想请坎布萨诺谈谈他刚才如此强调过的往事。

坎布萨诺没有等对方提出请求，便开始叙述起来：

“比拉尔塔硕士先生，您一定还能记起我当年与佩德罗·德爱莱拉上尉（眼下他在佛兰德）有过交情这一点吧。”

“这我记得很清楚。”比拉尔塔回答说。

“一天，”坎布萨诺继续说，“我们在拉索拉纳一家客店（当时我们住在那儿）刚刚用完餐，就走进两个模样儿相当体

面的女士，还带来了两个使女。其中的一位女士站着与上尉搭上了话，他们就站在窗边谈了起来。另一位就在我边上的那把椅子上就了座，一坐下便将面罩一直拉到了下巴边。这样一来，我就只能见到她脸庞没有被面罩盖住的那一部分。虽然我彬彬有礼地对她说，.请她摘下面罩，仍然未能使她做到这一点。这更使我增强了想看清她真面目的欲望。这时，那位女士又伸出一只戴了好几只漂亮戒指的洁白的手。她这样做，也许为了燃起我更大的欲望，也许还有别的什么目的。

“当时我的模样十分英武，脖子上挂着一条粗大的金项链(当年您一定见到过)，头戴一顶插着羽毛带着饰带的帽子，身穿色彩斑斓的军装，那副雄赳赳、气昂昂的神态真有些不可一世的样子。当时我便以这副打扮向她提出请求，请她摘下面罩。对此，她作了如下的回答：‘请您别在这儿提出这样的要求。我这儿有家，请您派一名侍从跟我到我家里去。虽说我的为人非常真诚，但我还弄不清楚您的为人是不是像您的外表那样体面，那样稳健。为此，我希望您改日再来看望我。’

“为了感谢她的这份厚意，我吻了吻她的双手，还答应给她丰厚的馈赠。上尉与另一位女士谈完话后，她俩便走了，我的一名侍从跟随她们走了。这时上尉对我说，刚才那另一位女士和他说话的用意是要他替她带几封信给佛兰德的另一个上尉。她自己说这上尉是她的表兄，虽说他明白，这是她的情人。我急于想再吻一吻那一双白雪般的玉手，渴望一睹那女士的风采，便在翌日跟随我那侍从来到那女士的家里。不用通报，我就走了进去。

“这座房子装饰得十分精美。我见到一个三十岁光景的女人，她就是昨日我只见到她的一双手的那位女士。她的容貌虽非天姿国色，倒也楚楚动人，尤其她的语音和悦入耳，听她说

话，不禁令人怦然心动。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亲密交谈。我时而夸耀自己，时而对她发起进攻，对她作出种种许诺，作出种种我认为是非常必要的表示，以得到她的青睐。谁知她早已听惯了这样的承诺和表示。因此，从表面上看，她在专心地听我的言谈，实际上她并不相信。我们这次交谈，加上我接下去四天连续地登门造访，结果只是‘开了花’，却未能摘取我希望能采摘到的‘果实’。

“我每次登门造访，总觉得这房子里十分冷清，既未见到她的亲戚，也没有见到她的任何朋友。家中只有一名女仆侍候她，这个女仆看起来相当狡诈。最后一次访问时，我不得不快刀斩乱麻，迫使堂娜·埃斯特发尼娅·德卡塞多（这就是我太太的名字）在婚姻问题上表示态度。对此，她作了如下回答：

“‘坎布萨诺少尉先生，倘若我将自己说成是圣徒出卖给您，这未免太轻浮了。我原本是个有罪过的女人，过去如此，目前仍是如此。不过，我也并没有坏到让街坊们在私下议论我，让法庭来传讯我的程度。我没有从我父母那儿或亲友中继承任何产业，我只有这套家具，至多值两千五百埃斯库多罢了。这些器具若进行拍卖，早晚可以变成钱财。我就是拥有这么一点财产，凭这点寻找丈夫，以求终身有靠。我将自己终身托付给他的同时，我将会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殷勤态度来侍候他、关怀他。我烧得一手好菜，就连王宫里的名厨恐怕也烧不出我烹饪的美味佳肴。将来等我成了家庭主妇后，我一定要露一手。在家里，我是一个好管家；下厨房，我是一名好厨娘；待客迎宾，我又是一名好主妇。我确实能够很好地指挥家里的佣人，让他们都变得服服帖帖的。我善于理财，不会滥用一分一厘，相反，却能增聚财富。若照我的办法花钱，一个雷阿尔可以当好几个雷阿尔花。我身上穿的这套白色衣裤（这样的衣

服我有好多套，而且质地很好）并非从商店里购来的，也不是服装厂里生产的，这都是我和我的女仆们用自己的双手纺出线织出来的。若在家里能织布，我们也会织布。这番话我是到不得不说时才说出来的，这或许是在王婆卖瓜，但我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让人耻笑。最后，我还想说，我要找这样的丈夫：他应该保护我，指挥我，为我争光，我不需要那种对我献殷勤的花花公子，也不要只会对我谩骂的人。您若愿意接受我这个普普通通的女人的一颗真心，您这就可以支配我，用不着再去找什么媒人来说媒了，因为没有一个媒人能成全好事的。'

"当时我已有些六神无主，忘乎所以，头脑中只想到那件最使人感兴趣的事，具体地说，就是她拥有的那一份产业，在我看来，它已转换成金钱了。于是，我口中不停地说娓娓动听的言词，由于内心的喜悦，我似乎已丧失了理智。我说，我真是鸿运当头，吉星高照，天赐我这样的一位伴侣，这几乎是个奇迹。我自己的产业也不算太少，除了我颈上带的这只项链外，家里还有不少珠宝。若再卖掉我那几套漂亮的军服，总计也有两千多埃斯库多，若加上她拥有的两千五百埃斯库多，这笔钱足够让我们回到自己的故乡过一辈子安生日子。在那里我还有一点产业，若将果园里的水果及时出售，加上这一笔款项，我们就可以痛痛快快、平平安安地过日子了。

"总之，那次交谈后，我们的亲事就定下来了。继而，我们便商量怎样发布订婚启事。接着是三天节假日，因为复活节到了。到了第四天，在教堂里发布了我们结婚的通告后，我们便正式举行婚礼。参加婚礼的有我两个朋友，还有一个小伙子，她说是她的表弟。我对他说了一大套客气话，认他为自己的亲戚。这些好听的话对我的那位新娘我也都讲过，至于说这些话时怀有什么样阴险的目的，我就不想告诉您了。因为我眼

下对您说的这些事情，虽说都是真情实况，但终究还不是在进行忏悔。在进行忏悔时应该做到无话不说。

“我的仆人将我的那只箱子从客店搬到了我妻子的家里。我当着她的面将我身上带的那根精美的项链装进箱子里，还让她看了看三四条虽没有那根那样粗，做工却十分精细的项链，还让她看了三四只式样各异的宝石戒指。同时，我还让她看了看我那些漂亮的军服和羽饰。我给了她四百雷阿尔作家庭开支用。我就像一个贫寒的女婿在富有的岳父家中过日子那样，舒舒服服地度过了婚礼后的六天时间，脚下踩着豪华的地毯，睡的是荷兰产的床单，照明用的是银制的烛台，早餐我都是在床上用的，每天一直睡到十一时才起床，到十二时就吃午饭，下午两点在客厅里睡一个午觉，堂娜·埃斯特发尼娅和使女给我端茶端水。我那个男仆原本十分懒散，干起活来笨手笨脚，此时却变得勤快了。堂娜·埃斯特发尼娅如不在我的身边，人们一定能发现她在厨房里忙这忙那，一心一意为我安排可口的能引起我的食欲的饭菜。我的衬衣、衣服的领口和手帕都洒上香水，像阿兰胡斯产的鲜花那样芳香。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这六天时间很快过去了，在这六天期间，我由于受到了如此殷勤的款待，原来怀有的那个不良企图发生了变化，向好的方面转变。六天后的一个上午，我和堂娜·埃斯特发尼娅还没有从床上起来，便听到有人在使劲地敲临街的大门，女仆朝外一看，便大声地说：

“‘啊，是她回来了，你们看，她比那天来信说的日期提前回来了。’

“‘是谁来了?’我问她。

“‘还会是谁呢?’她反问道，‘是我家女主人堂娜·克雷门塔·布埃索呗。和她同来的有堂罗贝·梅莱德斯·德阿尔梅达莱

斯，还有两个男仆以及女主人随身带的女管家奥尔蒂戈莎。’

“‘姑娘，快去给他们开门！’堂娜·埃斯特发尼娅说，‘先生你呢，我亲爱的，请你届时别大惊小怪，一切由我来安排，请不要和我唱反调。’

“‘我怎么会当着生人的面和你过不去呢？不过，请你告诉我，他们是些什么人？我觉得他们一来，你就惊慌失措。’

“‘我这会儿没有时间来回答你的问题了，’堂娜·埃斯特发尼娅说，‘只是请你明白，这儿的一切全都是假的，这样做是另有所图的，这你以后会知道的。’

“虽说我还想同她争辩几句，却没有时间了，因为这时堂娜·克雷门塔·布埃索夫人已经走进门来，她身穿镶着许多金丝的绿缎子上衣，外面披一件同样镶满金丝的披风，帽子上插着一根根绿色的白色的和肉桂色的羽毛，手上戴一只十分名贵的钻石戒，脸上戴一个薄纱面罩，遮着她一半面庞。和她一起进来的是堂罗贝·梅莱德斯·德阿尔梅达莱斯，他的衣着也十分豪华，显出勃勃英姿。

女管家奥尔蒂戈莎首先开口说话，她说：

“‘上帝啊，这是怎么一回事啊，我家女主人堂娜·克雷门塔的床怎么有人睡了，而且还睡了一个男人！今天这个家里怎么见到奇迹了，我相信堂娜·埃斯特发尼娅太太这次利用我家女主人的友情，这阵子日子过得可红火啦！’

“‘我认为事情确实是这样，奥尔蒂戈莎，’堂娜·克雷门塔说。‘不过，这一切都怪我自己，是我错认了那些表面上是朋友，到了紧要关头便不是朋友的人做朋友了，这教训真不小！’

“对这一切堂娜·埃斯特发尼娅作了如下回答：

“‘我的堂娜·克雷门塔·布埃索夫人，请别见怪。请您明白，您在自己家中见到的这些情况，内中含有隐情，将来您一

旦了解它，我知道我就会得到您的谅解，您也不会再怨恨我了。’

“这当儿我已穿好了长裤和衬衣。堂娜·埃斯特发尼娅便拉住我的手，将我领到另一个房间，对我说，她的这个女友想戏弄一下这个跟她一起来的名叫堂罗贝的男子，她是想和他结婚，戏弄他的目的是想让他相信，这座房子和房子内的一切陈设均是她的，以此作为她的嫁妆。一旦成亲，木已成舟，即使骗局被发现也于事无碍，因为堂罗贝到那时已深深地爱上她了。

“‘一旦她成了亲，就会将属于我的房产全归还给我的。她这样做也是想找个诚实体面的丈夫，虽然是搞了一个骗局，恐怕也不能过于责怪她吧。’

“我当时回答堂娜·埃斯特发尼娅说，出借房子，也是出于十分深厚的友情。不过，她应三思而后行，因为这件事弄得不好，她会不得不通过打官司才能要回自己的房产的。于是，堂娜·埃斯特发尼娅便对我说出为什么要这样做的种种理由，正因为这样，她有义务帮她女友的忙，即使在更重要的事情上她也得这样做。虽然我很不高兴，也只好顺着堂娜·埃斯特发尼娅的意愿同意她这样做了。她向我保证，只需要八天时间，这场骗局就可以告终。在这八天时间里，我们得住在她另一个女友的家中。

“我俩穿好外衣，她便去另一房间告别了堂娜·克雷门塔·布埃索夫人和堂罗贝·梅莱德斯·德阿尔梅达莱斯先生。然后命我的仆人扛起我的那只箱子跟她走，我则没有对任何人进行告别便和他们一起走了。

“到了堂娜·埃斯特发尼娅一个女友家门口，她先让我们在门口等着，自己先进去和她女友说明情况。过了好一会儿，出

来一名女仆，说请我和我的仆人进去。那女仆将我们领到一间狭小的房间里，房间里有两张小床，紧靠在一起，仿佛成了张大床，原因是这房间实在太小了。两张床上铺的床单也是紧紧地连在一起，我们真的在这房间里住了六天，在这六天时间里，我们无时无刻都不在争吵。我总是责怪她太傻，就是她的亲娘，也不该将自己的房产让给她用。

“由于我一个劲儿地责怪着堂娜·埃斯特发尼娅，这事想不到让房子的女主人知道了。一天，乘堂娜·埃斯特发尼娅出门去看看她的‘买卖’进行得怎样了之机，女主人便来看我，说她想了解一下我为什么老是和堂娜·埃斯特发尼娅争吵，为什么要责怪她，说她那么傻，而不认为她那样做是完全出于友谊。于是我把事情的经过全都跟她说了。我说我是如何跟堂娜·埃斯特发尼娅结婚的，她又带来了什么样的嫁妆。当我说到她办事如何轻率，竟然将自己的家和家中的陈设全都借给堂娜·克雷门塔使用（虽说她是为了猎取像堂罗贝这样体面的丈夫）时，那女主人便开始在胸口画着十字。她一面迅速地画着，一面口中不停地说着：‘耶稣，耶稣，这个坏女人！’这倒使我坠入云里雾中了。

“末了，她对我说：

“‘少尉先生，我不知道我若将事情的原委告诉您，会不会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尽管我知道，我若保持沉默，也会感到内疚的。不过，不管是在上帝的眼中，还是在命运之神的眼里，说真话者生，说谎言者死。事实上，堂娜·克雷门塔·布埃索才是那座给您作嫁妆的房子和屋内产业的真正主人。堂娜·埃斯特发尼娅对您说的话完全是一派谎言：她既无房屋，也无产业，除了她身上穿的那套衣服外，她一无所有。她搞这个骗局的起因是这样的：堂娜·克雷门塔上普拉森西亚城看望她的

几个亲戚，顺便在那儿给瓜德罗普圣母举办九日祷。在这期间，她委托堂娜·埃斯特发尼娅照看她的家，因为她们确实是一对好朋友，不过，仔细想想，也不应该去责怪这位可怜的太太，因为她终究获得了少尉先生这样的人做了自己的丈夫。'

"说到这里，女主人便停止了谈话。我立即感到满腔怒火。当时要不是保佑我的那位天使在我的心里对我说，请我注意，自己是个基督教徒，人类最大的罪孽是发火，因为这是魔鬼的罪孽，那我定然会大发雷霆的。正因为考虑到自己是个基督教徒，心里就平静了一点，但我还是披上斗篷，拿起宝剑，走出房门，去寻找堂娜·埃斯特发尼娅，准备狠狠地教训她一下。然而，命运（我不知这对我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却让我在认为能找到堂娜·埃斯特发尼娅的任何地方都没有找到她。我来到圣约伦特教堂，对着圣母说了自己的心里话，然后就心情沉重地坐在一条凳子上，不禁沉沉入梦。要不是人们将我叫醒，我一时还不会醒来。之后，我又心事重重地来到了堂娜·克雷门塔的家里，发现她的神态十分安详，俨然就是这家的女主人。当时由于堂罗贝先生在场，我不敢对她说出任何真情。我又回到了那女主人的家里，女主人对我说，她已将我已知道堂娜·埃斯特发尼娅设下了骗局这件事告诉她本人了。堂娜·埃斯特发尼娅问她，我听到了这个情况后，神色如何。女主人回答说，我的神色很不好。她认为，我一定出门去找她算账了。女主人最后还对我说，堂娜·埃斯特发尼娅将我那只箱子里的东西全部席卷而去，只留下一套我出门时穿的衣服。

"事情就是这样，这也许是上帝的旨意。我立即去看我的那只箱子，发现它已被打开，就像一口棺材一样开着，等待着盛殓遗体。当时我要是对这样大的不幸缺乏承受能力，一时想不开，那这具遗体一定就是属于我的了。"

“您这次遭到的不幸确实不小，”比拉尔塔说，“堂娜·埃斯特发尼娅一下子就拿走了您这么多的项链和宝石戒指，实在太令人痛心了。”

“失去这些东西我倒并不心痛，”少尉说，“因为我可以这样说，她若是挂了羊头，在卖狗肉，那么，我是挂了猪头，在卖驴肉。”

“我不明白，您说这话有什么用意。”比拉尔塔说。

“我的意思是说，”少尉回答说，“我的这些项链、戒指还有其他的小玩意儿加在一起也至多值十到十二个埃斯库多。”

“这不可能吧，”硕士说，“因为光是少尉先生您脖子上挂的这条金项链恐怕就值二百埃斯库多。”

“可能是这样，”少尉说，“如果这条项链是名实相符的话。常言道，凡是发亮的东西并非都是金子，不管是项链，还是戒指，还是其他的首饰，人们只要会一点炼金术，便能蒙人耳目。不过，我这些玩意儿干得十分巧妙，只有用试金石和烈火才能使它们露出原形。”

“如此说来，”硕士说，“您和堂娜·埃斯特发尼娅太太是半斤对八两了。”

“完全是这样，”少尉说，“就是我们俩再合伙干一次也互不吃亏。不过，硕士先生，坏就坏在她倒可以将我那些破烂货一丢了事，我却不能这样受她的骗，不管怎么说，她也是我的女人。”

“您应该感谢上帝，坎布萨诺先生，”比拉尔塔说，“她不过是一件长了脚的物品，既然走了，您也没有必要去找她了。”

“是这样的，”少尉回答说，“不过，她这个人我就是不去找她，也会出现于我的头脑中，我无论去什么地方，都不会忘记这次羞辱。”

“我也不知怎样对您说才好，”比拉尔塔说，“这时，我倒想起了彼特拉克① 的两句诗，是这样说的：

Che chi prende diletto di far frode
Non si de’lamentar s’ altri l’inganna

“这两行诗译成西班牙语，就是‘惯于欺骗他人之徒，一旦遭骗，不必怨天尤人’。”

“我没有怨天尤人，”少尉说，“我只是自怨自艾。犯了过错的人，并不由于他认识了错误就不感到惩罚的痛苦了。我很清楚，我想骗人，结果自己遭了骗，是我自己拿刀砍伤了自己，但这并不能完全排除自己恨自己的那种情感。最后，为了使我这个故事（我的这一系列的遭遇完全称得上是一个故事）变得更为完整，我说我当时就知道，前面我说过的她那个曾参加我们婚礼的表弟将堂娜·埃斯特发尼娅带走了。此人早就是她的好朋友了。我为了不自寻烦恼，没有再去寻找她。后来，我换了一个客店，几天后，又改变了自己的发型，因为我的眉毛和睫毛都开始脱落，后来，头发也慢慢地掉了，年纪轻轻的倒成了一个秃头了。我是得了一种秃发症，或者叫做斑秃。这时，我倒真的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穷光蛋了。穷得不仅身无分文，连毛发也没有一根。这时，我真是贫病交加。贫困会使人失去自尊，会使一部分人走上绞刑架，另一些人则进了医院，还有一些人则更惨，他们得低三下四地走进自己敌人的家里，这是最惨的了。我的情况便是这样。我总不能将平时穿的几件衣服变卖掉用来治病吧。这时，正好康复医院开展发汗疗法，

① 14 世纪意大利诗人，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

我便住进医院，发了许许多多的汗。医生说，我会康复的，如果我能好好保重自己的话。我身上还有一把宝剑，以后的事就听上帝安排了。”

听到少尉这一番叙述，硕士感到十分新奇，便再次请他来吃饭。

“其实，我跟您说的这些还不算新奇，比拉尔塔先生，”少尉说，“下面我要对您讲一些令人难以想象的怪事，这些事情完全超越了大自然的常态了。听了这些，您就不想再听别的新鲜事了。也许是坏事变成了好事，我这回住上了院，才见到了我即将对您讲的这些事情。这事儿您可能不会相信，世界上也不会有人会相信的。”

少尉在讲述他的见闻之前的这一番开场白激起了比拉尔塔的欲望，于是，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请求少尉将他见到的奇事立即讲给自己听。

“您一定听到过有关夜里打着灯笼给正在行乞的卡巴恰兄弟照明的两只狗的故事吧。”少尉说。

“听说过。”比拉尔塔说。

“您一定也听到过或见到过有关这两只狗的其他情况吧，”少尉说。“比如说，有人从窗口投下施舍的东西，这两只狗便会打着灯笼去寻找落在地上的东西。有时，它们还会等在窗口下，因为它们知道，人们常常有从窗口投下施舍物的习惯。它们到了窗口下，显得像羊羔一样十分驯服，而在医院里的那些狗则凶得像猛狮，它们在那里看家护门。”

“这些我都听见过了，”比拉尔塔说，“狗都是这样的，这并没有什么新奇的地方。”

“我下面讲的这件事一定会使您感到新奇的，”少尉说，“同时，您也会毫无困难地相信它是真的，因为这是我亲耳听

到的，几乎也是亲眼看到那两只狗，一只名叫西皮恩，另一只叫贝冈扎。一天夜里，也就是我结束发汗疗法的倒数第二个夜晚，这两只狗躺在我床后的几条草垫上。半夜时分，天漆黑一团，我因在想着过去发生的事情和眼下那不幸的处境，一直未能合眼。这时，我听到谈话的声音。于是，我便侧耳细听，看看能不能听清是谁在谈话，在谈些什么。很快我便听清了，原来是西皮恩和贝冈扎这两只狗在交谈。”

坎布萨诺话还没有说完，硕士便站起身来，说道：

“坎布萨诺先生，请您自重点吧。刚才听到了有关您婚事的叙述，我都还有些半信半疑。眼下您又说听到两只狗在交谈，这不得不使我向您声明，您说的话一点儿也不可信。少尉先生，看在上帝分上，除了像我这样的好朋友外，请您不要对其他任何人这么胡言乱语了。”

“请您不要以为我是这样无知的人，”坎布萨诺说，“连两只狗在讲话是一种奇迹也不明白。动物是不会说话的，这点我很清楚。比如，鹞、鼬和鹦鹉，这些动物虽也能说话，但它们说的不是自己的话，而是从人们那儿学来的，因为这些动物有较好的发音器官，但这并不是说它们真能表情达意，真能回答问题，就像这两只狗那样。其实，我虽听到它们多次交谈，但我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总以为自己在梦中，其实我是完全清醒的，上帝赐予我的五官都是处于清醒状态的。我不但听到了，而且还记了下来，最后，一字不漏地将这两只狗的谈话写成文字。它们的谈话显得有条不紊，而这点一定会使您相信我说的话全是真的。它们在谈话中涉及到的那些事情并非日常琐事，而且内容各不相同。这些话原本应出自文人学士之口，现在却让两只狗给说出来了。反正我也不会杜撰，虽说我自己也不相信，但我还是得相信，我并没有在做梦，确实是两只狗在

对话。”

“这事太奇怪了，”硕士说，“要是我们回到了马利卡斯塔涅的那个时代，那么南瓜也会说话；或者回到了伊索的那时代，那么公鸡能和狐狸对话，这些动物能和那些动物交谈呢。”

“如果您认为那个时代又回来了，”少尉说，“或者您不相信我的所见所闻，不相信我敢发誓完全是千真万确的那些事情，那么，我说现在就是那个时代了，而我就是那些会讲话的动物之一，而且是最大的动物了。假定我弄错了，我的所见所闻只是南柯一梦，只是胡说八道，比拉尔塔先生，难道您也不想读一读根据这两只狗（或是别的什么动物）的谈话而写成的谈话录吗?”

“由于您一个劲儿地使我确信，”硕士说，“您是听到过两只狗的对话的，那我倒非常想听听这两只狗在谈些什么，因为这个对话已被少尉先生的这枝神笔纪录下来了。”

“这里还有一点要说明，”少尉说，“当时我是全神贯注地倾听着这两只狗的对话，然后，又将它牢记在心里。由于我吃了许多葡萄干和巴旦杏，记忆力很好，我全都记住了，次日便逐字逐句地将它追记下来。为了让这对话读来更富原意，我既未增一词，也未删一词，也没有在修辞方面加以润色。对话的时间不只一个夜晚，而是连续两个夜晚，尽管我记下的是一个夜晚的谈话。这是有关贝冈扎的一次谈话录。有关它的伙伴西皮恩的谈话我也打算将它写下来，那次谈话是在第二个夜晚进行的。这要在这次谈话录得到人们的确认，或者至少不为人们嗤之以鼻时才能进行。这个谈话录我随身带着，我用对话体写成。为了节省篇幅，我略去了‘西皮恩说’、‘贝冈扎回答说’这样的形式。”

说完，他从怀中取出一个记事本，放在硕士的手中。后者

微笑着，怀着像听了某种荒诞不经的故事那样的嘲笑的态度接过了本子。

“我就在这椅子上靠一靠，休息片刻，”少尉说，“您就读一读这些无稽之谈，或者说是梦呓之言吧，如果您愿意的话。我想除了消消闲，解解闷之外，恐怕也不会有别的什么好处。”

“那就请便吧，”比拉尔塔说，“我很快就将它读完。”

于是，少尉就斜靠在椅子上休息，硕士便打开记事本，一开头便见到这样的标题：

西皮恩和贝冈扎间的对话

长篇小说

堂吉诃德（节选）

董燕生译

第一部

第 一 章

著名绅士堂吉诃德·德·拉曼却的禀性和日常起居

不久以前，在拉曼却地区的某个村镇，地名我就不提了，住着一位绅士。这种人家通常都有一支竖在木架上的长矛，一面古盾牌，一匹干瘦的劣马和一只猎狗。他吃的大锅杂烩里常放的是牛肉，而不是羊肉①；晚餐几乎顿顿是葱头拌肉末，星期六炖点羊蹄羊骨②，星期五只吃扁豆③，星期日添上一道鸽肉，这样就花去了他收入的四分之三；剩下的钱刚够他节日里穿一件黑呢披风，一条丝绒裤和一双丝绒便鞋，平时也能有一身上好的粗呢衣裳。家里有个年过四十的女管家，一个未满二十的外甥女，还有一个上街下地的小伙子，既管备马也管除草。

这位绅士话说快五十岁了，骨架结实，身材精瘦，面貌清癯，习惯早起，爱好打猎。有人叫他吉哈达，有人叫他盖萨达。在这点上，记述他事迹的作者们看法不一致。根据可靠的

---

① 意即牛肉比羊肉便宜。

② 为庆祝 1212 年西班牙人对摩尔人的一次作战胜利，规定星期六不动荤，但动物杂碎和骨头不在此例。这个禁令一直维持到 18 世纪。

③ 星期五是耶稣受难日，为天主教斋日。

说法，好像是叫吉哈纳。就我们的故事而言，这倒无关紧要；只要讲的事一点不失实就行了。

首先必须说明的是，我们提到的这位绅士一有空（其实他一年到头几乎总闲着）就一头钻进骑士小说里，爱不释手，津津有味，简直完全忘了打猎和管理地产。他如痴似狂、寻根究底，竟然不惜变卖成片好地去买骑士小说看，能弄到手的都让他趸回家来了。这种书里，他最看重的莫过于著名的费利西亚诺·德·西尔瓦① 的作品，那晶莹剔透的文笔，那曲折委婉的妙语，都被他看作是字字珠玑。他尤其倾倒于取媚讨好的情书和哀怨凄切的绝交信，其中处处可以读到："你以无理的理由回报我的一番道理；我为你的美貌哀叹不已，实属理所当然。"再不就是："……崇高的天神神奇地以点点星辰增添你的神采，使你堪称称颂你威力无边的称号。"

可怜的绅士被这类言辞搅得神昏意乱，常常彻夜难眠，苦思冥想，一心要弄个究竟。其实，即使亚里士多德专门为此还魂再生，也未必能够理出头绪，说个明白。比如，他心里老在嘀咕，堂贝利亚尼斯② 怎么能那样被打伤又那样打伤别人？他想，就算请来最高明的先生治疗，也难免满脸浑身留下斑点和疤痕。不过，尽管如此，他还是很赞许作者在书末注明"未完待续"。他甚至多次想提起笔来，像书上许诺的那样，原原本本地把故事写完。要不是其他更要紧的念头缠绕他，说不定就真动手而且写成了。

他经常和本村的神甫（塞衮西亚大学毕业的博学之士）争

① 费利西亚诺·德·西尔瓦（1492？—1558？），西班牙作家。

② 堂贝利亚尼斯，骑士小说中的人物。

论不休，究竟谁是最杰出的骑士：帕尔梅林·德·英格兰① 还是阿马迪斯·德·高拉②？可是村上的理发师尼古拉斯师傅却说两人都比不上太阳骑士③，能和他匹敌的只有阿马迪斯·德·高拉的兄弟堂加拉奥尔，因为他善于随机应变，从不大惊小怪，也不像他哥哥那样动辄哭哭啼啼，要论勇敢，一点也不次于他。

简单点说，这位绅士把自己埋进书堆里，夜晚从太阳落下读到太阳升起，白天从曙色蒙蒙读到星光幽幽。他这样不停地熬夜，无休地苦读，最后终于脑汁枯竭，失去理智。满脑袋装的都是书里读到的荒诞故事，什么妖术呀、格斗呀、厮杀呀、比武呀、伤亡呀、打情骂俏呀、男欢女爱呀、痛苦欲绝呀等等异想天开的胡说。他对这一切深信不疑，居然以为他读到的那些痴人说梦般的胡编乱造都确有其事，除此以外，世界上不存在别的凿凿有据的历史。他说熙德·鲁依·迪亚斯④ 不失为优秀骑士，但是无法与热剑骑士⑤ 同日而语。此人佩剑一挥，就一下子把两个凶猛残暴高大无比的巨人劈成两半。他十分佩服贝尔纳多·德尔·卡尔皮奥⑥，因为是他在龙塞斯瓦列斯⑦ 杀

---

① 帕尔梅林·德·英格兰，骑士小说人物。

② 阿马迪斯·德·高拉，同名骑士小说中的人物。该书是以凯尔特族的传奇为蓝本，实际上是中世纪不列颠亚瑟王的传奇。

③ 太阳骑士，骑士小说人物。

④ 熙德·鲁依·迪亚斯（约 1043—1099），11 世纪西班牙著名军事统帅，民族英雄，西班牙史诗《熙德之歌》中的主人公。

⑤ 热剑骑士，指阿马迪斯·德·希腊，阿马迪斯·德·高拉之孙。

⑥ 贝尔纳多·德尔·卡尔皮奥，西班牙传说中的英雄。

⑦ 龙塞斯瓦列斯，西班牙北部比利牛斯山的一个山口。

死迷糊罗尔丹①，当时他仿效了赫丘利② 用双臂扼死大地之子安泰的办法。他还说了不少关于巨人摩尔刚特③ 的好话，因为巨人家族的成员通常都很傲慢无理、凶暴莽撞，唯有他和蔼可亲、彬彬有礼。不过在所有的骑士当中，我们的绅士最称道的还是雷纳尔多斯·德·蒙塔尔班④，尤其喜爱看他走出城堡，一路抢劫，还跑到海外，盗来穆罕默德金像⑤。据史书记载，那是全身用纯金铸成的。提到叛徒加拉隆，他真恨不得痛痛快快踢他几脚，为了这，他情愿赔上自己的管家婆，再搭上外甥女。

总之，他的头脑已经彻底发昏，终于冒出一个世上任何疯子都没有想到的荒唐念头：觉得为了报效国家、扬名四方，他应该也必须当上游侠骑士，披坚执锐、跨马闯荡天下，把他读到的游侠骑士的种种业绩都一一仿效一番，冒着艰难险阻去剪除强暴，日后事成功就，必将留名千古。这家伙想入非非，似乎自己已经凭借强壮的双臂登上特拉不松帝国的皇位。他越想越美，简直乐不可支，迫不及待地要把自己的打算付诸实行。他做的头一件事就是擦拭武器。那都是些祖上留下的遗物，长年累月堆在角落无人过问，早就布满了锈渍和霉斑。他一件一件洗刷干净，尽力修补，可是最后发现了一个很大的缺陷：少了保护头脸的全盔，只有小小的顶盔。不过他很快就想法巧妙

---

① 罗尔丹，也译作罗兰多或罗兰，法国史诗《罗兰之歌》中的主人公，也是许多骑士小说中的人物。

② 赫丘利，希腊神话中的大力士。

③ 摩尔刚特，传说中的巨人，罗尔丹使他皈依基督教，并收其为侍从。

④ 雷纳尔多斯·德·蒙塔尔班，法兰西十二骑士之一，罗尔丹的对手。

⑤ 穆罕默德金像，实际上伊斯兰教规禁止偶像崇拜，中世纪欧洲人出于无知而有此种臆想。

地补救了；用硬纸做成半拉全盔，往顶盔上一接，就俨然一副完整全盔的样子了。他为了试试坚固程度够不够抵挡刀砍，抽出佩剑给了两下，哪知头一下就毁了他一个星期做成的东西；这么容易就成了一堆碎片，着实令人丧气。为了防止这种危险，他重新制作的时候，特意在里面衬了几根铁条，看来相当结实，他便心满意足了，也不打算再做什么试验，权当一副漂亮的全盔，郑重摆放在一边。

然后他又去看自己的瘦马。这牲口的根根骨头历历在目，比一个雷阿尔① 能兑换的零钱还多，浑身的癞疤数目也超过了戈奈拉② 的驽马，整个是一堆“皮包骨头”③，可是在他看来无论是亚历山大大帝的骏马布塞法罗还是熙德的坐骑巴别卡都无法与之比拟。

他花了整整四天时间考虑给马取什么名字。他心想：马的主人是响当当的骑士，马本身又那么出色，要是没个叫得出的名字，可就太说不过去了。他苦思冥想，设法找个恰到好处的名字，既能表明它在为游侠骑士效力之前的名分，又能显示这之后的身价。理所当然，主人的地位变了，马也得换个名字，叫起来又光彩又响亮，才能配得上主人新获得的任命和新选择的职业。就这样，他搜索枯肠，想出不少名字；写下一个，涂掉；再写下一个，抹去；又是一个，还不行；最后决定就叫洛西南特④。他认为这个名字听起来又高雅又响亮，既能表明以前那匹瘦马的卑微身份，又道出了如今名位的变化：成了跃居

① 雷阿尔，西班牙古钱币。

② 戈奈拉，15 世纪意大利某贵族的弄臣。

③ 原文是拉丁文。

④ 洛西南特在西班牙语中意为“从前的瘦马”，也可以理解为“第一流的瘦马”。

世间一切瘦马之首的天字第一号。马有了称心如意的名字，他便立即想起自己也该起个雅号；为这个，他又斟酌了整整八天，终于挑选了堂吉诃德这个名字。这部纪实传记的诸多作者就是据此断定，主人公的原名应是吉哈达，而不是盖萨达，像不少人说的那样。这时候，我们的绅士又想起一件事：英武的阿马迪斯嫌阿马迪斯这个名字光秃秃的不够味，为了使故乡和国家闻名于世，他又加上了地名，说全了就是：阿马迪斯·德·高拉。于是，这位地地道道的骑士当然也要把家乡的地名添在自己的雅号上，这样就成了：堂吉诃德·德·拉曼却。他觉得这样一来才不仅清清楚楚指明了他的出身籍贯，而且家乡也随着他的名字荣耀大增。武器擦得一干二净，顶盔加上了面罩，瘦马有了名字，自己也正了名分，他开始考虑，只欠选中一位朝思暮想的名媛淑女了；因为缺乏缱绻情爱的游侠骑士就如同一棵不生枝叶不结果实的枯树，一架失去灵魂的躯壳。他对自己说："万一我罪有应得（其实倒是时来运转），半路上遇到一个巨人——这对游侠骑士来说是常有的事——第一个回合就把他打翻，要么拦腰劈成两半，总之是把他打败，逼他投降，我总得命令他去晋见我的心上人吧？他必须走上前去，双膝跪在我那位可爱的夫人脚下，用谦卑驯顺的语调说：'夫人，我是巨人卡拉库良布洛，马林德拉尼亚岛上的郡主。经过一场激烈厮杀，空前绝后的杰出骑士堂吉诃德·德·拉曼却打败了我。他命我来到夫人面前，听凭阁下随意处置。'"

我们这位大骑士一想到这里，真是欣喜若狂，更何况他果然选中了堪做他意中人的女士！原来，听说在附近不远的另一个村子里住着一位农家姑娘，模样十分不错，有那么一段时间里，把他搅得神魂颠倒。那姑娘想必对此一无所知，当然也就毫不理会了。她名叫阿勒东萨·罗伦索，被我们的骑士选中，

准备冠以自己心上人的称号；而且还得为她起个与自己的雅号相去不远的芳名，必须听起来有点公主贵妇的味道。最后定下的名字是杜尔西内亚·德尔·托博索，因为姑娘是托博索人。他觉得，跟他为自己和自己的物件起的雅号一样，这个名字听起来也是那么悦耳、新颖，而且意味深长。

第 二 章

想人非非的堂吉诃德第一次离家出游

一切准备停当，他觉得不必再拖延时间，应该马上去实现自己的想法；考虑到世人多么需要他去铲除强暴、惩处罪孽、匡正不义、制止恶行、讨还血债，他便一刻也不能耽搁。他没跟任何人提起过自己的打算，悄悄趁谁也没看见他的工夫，在七月一个炎热的清晨，天还没亮，独自全身披挂，戴上将就拼凑的头盔，挎起革制的盾牌，手持长矛，骑上洛西南特，走出院墙的豁口，来到原野上。一想到自己的计划这么顺利就开了头，他简直欣喜若狂。哪知刚刚上路，他的脑子里轰地冒出一个要命的念头，差点断送了已经起步的事业。原来他猛然想到自己还没有骑士封号。按照骑士道的规则，他是没有资格与任何骑士交锋的。即使他此时得到封号，也还是个骑士新手，只能披挂雪亮的盔甲①，盾牌上不许附带任何徽记，这要靠战功获取。想到这些，他的决心不免有些动摇。不过他毕竟是太迷狂了，很快便打消了一切顾虑，心想无论迎面碰上什么人，求他封自己个骑士就是了；在那些把他弄成这副模样的书上，他看到许多人都是这么干的，他自然可以仿效。至于盔甲不够雪

---

① 雪亮的盔甲，骑士新手的盔甲是崭新雪亮的，而堂吉诃德却以为按规则必须如此。

亮，只要抽空打磨擦洗一番，管保比银鼬皮还耀眼。这么一琢磨，他就放下心来继续赶路，其实不过是听任他的马信步而去。他认为只有这样，猎奇冒险才显得格外引人入胜。

我们这位新硎初试的冒险家一路走去，一路自言自语地说道："谁知道呢！说不定将来有一天，有关我种种壮举的如实记载会公布于世；那位执笔的学者提到我大清早这第一次出游的时候，准会这样写道：'面颊绯红的太阳神阿波罗刚刚把他美丽的金发铺满辽阔无际的大地，羽色斑斓的纤巧小鸟刚刚拨动过琴弦似的细舌用甜美宛转的歌喉迎来玫瑰色的黎明女神。她正离开与猜忌多疑的丈夫共享的柔软卧榻，透过拉曼却广袤原野上家家户户的门窗和阳台，在世人之中露面。此时此刻，著名骑士堂吉诃德·德·拉曼却，撇下使人懒散的鸭绒被褥，骑上赫赫骏马洛西南特，踏入闻名遐迩的蒙帖尔古老原野。'"千真万确，他正是在那儿步步前行，并且接着说下去：

"我的丰功伟绩理应镂镌在青铜上、雕刻在大理石上、描绘在画板上，为后世永远铭记！几时世人有幸闻知这一切，那该是多么美好的年月、多么美好的时代啊！哦，能有殊荣撰写这部旷古奇史的魔法大师① 啊，不论你是谁，我都得求你千万不要忘了我那善良的洛西南特，它将永远伴随我走遍此后的人生路途。"

接着，他转换了话题，仿佛真成了痴情恋人，说道：

"哦，杜尔西内亚公主，你俘虏并且主宰了我的心灵！你实在太狠心了，不仅从你身边驱开我，而且厉声呵斥，决绝地命我莫再重瞻芳容。女主公啊，你占有的这颗心，对你一往情深，正在为此受尽折磨，求你牢牢记住他吧！"

① 魔法大师，骑士小说中的主人公均有一个充当诤友和史官的魔法师。

他就这样满嘴吐出一连串荒唐言语，都是从书上学来的，还努力模仿着那种腔调，一路慢腾腾地走去。太阳很快升高了，火辣辣地晒着他，恐怕要把他的脑子化成油了，可谁知道他还有多少脑子。他走了快整整一天的路，什么值得一提的事也没发生，不免有些着急。他恨不得马上碰到什么人，两人较量一番，也好试试他那强壮臂膀的本事。

有些作者说他的第一次遭遇战发生在拉比塞关口，也有的说是风车之战。我对此做过调查，发现据拉曼却地方志记载，他当时走了整整一天路，傍晚时分，人马困乏，饥饿难忍。他举目四望，看看近处有没有什么古城堡或者牧人的草棚之类，好歹对付一夜，解决一下辘辘饥肠的需求。他突然发现离大路不远有一家客店，就像找到了指路明星一样径直走了过去：哪里是走向客店门洞，简直是奔向永生的殿堂！他紧赶慢赶，等到了那儿，天已经黑下来了。

凑巧门口站着两个年轻女人，就是常说的那种“当面议价”的角色。她们是跟着几个赶脚的前往塞维利亚的，这一伙人当晚也正好在客店投宿。在我们这位冒险家心里、眼里、脑里，他周围发生的一切都和他在书上读到的一模一样：一见到客店他立刻认定那是一座城堡，四周竖着尖塔，塔顶闪着熠熠银光，当然还有吊桥、壕沟以及其他七零八碎，凡是书上写了的一样不少。他慢慢走进客店（对他来说，就是城堡），在几步远的地方勒住缰绳叫洛西南特停下，等着城堡上出现一个侏儒，吹起号角宣告骑士抵达。他见半天没有动静，洛西南特又急着去马房，只好径直走到客店门前，这才看到两个年轻姑娘站在那儿，一点也不理会他。他立刻认定她们是两位漂亮的侍女，甚至是两位优雅的贵妇，正在一起聊天散心呢。

这时候，碰巧一个猪倌正在麦茬地里往回赶猪群（对不

起，只好直呼其名了)①，他轰着，还吹着牛角。这一下子，堂吉诃德真以为是侏儒奏乐宣布他的来临，顿时喜出望外，一步跨到门口的两位女士面前。那两位见来了个全身披挂的男人，又是长矛，又是盾牌，吓得连忙想躲进客店。堂吉诃德明白她们是因为害怕才走开，便掀开纸做的面罩，露出一张干瘪的沾满灰尘的脸，文文雅雅、慢条斯理地对她们说：

“二位女士不必惊慌，无须担忧任何非礼之举。我所遵循的骑士信条不允许对人侮慢，更何况是你们二位，一望便知是有身份的仕女。”

两个姑娘开始打量他，眼睛扫来扫去想看清被糟糕的面罩遮住的模样。她们干惯了那种行当，想不到有人叫她们“仕女”，便忍不住大笑起来，结果弄得堂吉诃德颇为光火，对她们说：

“美人之德在于娴静，再者，为区区小事大笑不已，甚是愚蠢。不过，我无意用此番言语令二位悲伤恼怒，我唯一的愿望是为二位效劳。”

两个女人根本听不懂他的话，再加上我们这位骑士的那副怪模样，逗得她们更是笑个没完，他当然也就越发气恼。正不知如何收场呢，客店主人露面了。他是个心宽体胖性情和顺的人，看到眼前这位一副怪模样，浑身七凑八拼的家伙，又是缰绳，又是长矛，又是盾牌，又是盔甲，他也难免跟两个姑娘一样，开心得前仰后合。不过他毕竟有点害怕那大套兵器，觉得还是谨慎行事为妙，便说：

“这位绅士先生想必是来住店的，只是鄙店没有床铺；除

① 西班牙旧时习俗，谈话中用到肮脏字眼要道歉，“猪”即是常见的此类字眼。

了这个，别的倒有的是。”

堂吉诃德既然把客店当成城堡，便以为店主是城堡卫士，见他如此恭顺，就说：

“城堡主人，就我而言，怎么都行，我是身披铠甲当华服，战场厮杀得安闲……”

店主想：那人叫他城堡主人，大概以为他是本地土生土长的老油子。其实，他是安达卢西亚人，来自桑卢卡尔海滨。要论油滑，他一点不比窃贼卡柯逊色；说到刁钻狡黠，他也跟顽童和调皮学生一样。这时他回答说：

“如此说来，您老的床铺总是硬邦邦的石头，天天晚上都彻夜不合眼。这好办，您老尽管放心下马吧，进了在下的寒舍，有的是办法让您整整一年睡不着觉，一个晚上就更不在话下了。”

说着，便前去抓住堂吉诃德的鞍镫。客人费了老大劲才从马上下来。他从那天一清早起还没吃过一口东西呢。

他要店主人好好照看他的马，因为天下再没有比它更出色的牲口了：须知，它通常是要吃面包的。店主人看了看那匹马，并不觉得像堂吉诃德说的那样好，只是把它牵进马房，又很快过来看客人需要什么。这时，两个姑娘已经跟堂吉诃德讲和，正帮他解甲卸盔。她们摘下了胸甲和背甲，可是怎么也没办法解开护颈和那个歪歪扭扭的面罩：上面绑着几根绿带子，死扣怎么也弄不开，她们想只有剪断了事。可是堂吉诃德说什么也不答应，于是他就整个晚上都戴着面罩。你简直想像不出那副模样有多么滑稽古怪。不过身上的披挂总算脱下来了。而他呢，始终认为帮他卸下戎装的两个饱经风尘的女子是城堡里的女主公或贵妇人之类，便风度翩翩地对她们说：

“堂吉诃德离故乡，
游侠冒险到此方。
从来名媛侍骑士，
礼仪未能更周详。
公主屈驾秣坐骑，
仕女侍奉在身旁。”①

“二位女士，我的马名叫洛西南特，堂吉诃德·德·拉曼却是本人的称呼。我本不欲披露姓名，以俟为二位效劳建功立业之后，自见分晓。无奈此阕《郎萨洛特》古谣所述，酷似目下情景，只因套用心切，不免先行通报。不过来日方长，二位女士尽可差遣，本人将言听计从，以健肱之力申耿耿效命之志。”

两个姑娘生来从没有听到过这番滔滔辞令，自然是无言以对，只是问他想不想吃东西。

“不拘何物，我均食之，”堂吉诃德回答说，“而且，看来我也真应该吃点东西了。”

那天偏偏是星期五，客店里只备有几份干鱼。那种鱼在卡斯蒂利亚叫做鳕鱼，在安达卢西亚叫大头鱼，有的地方干脆就叫它咸鱼，也有的地方叫小鳟鱼。大家问他能不能屈尊吃一份小鳟鱼，因为没有别的鱼供他享用。

“多来几条小鳟鱼，”堂吉诃德回答说，“也就顶得上一条大鳟鱼了。八个一雷阿尔的零钱顶得上一个八雷阿尔的整钱，都一样。更何况，小鳟鱼说不定更鲜嫩，不是吗？小牛肉比老牛肉好，羊羔肉比老羊肉好。行了，不管是什么，快点端上

① 堂吉诃德此处套用了一首古民谣，只是将主人公朗萨洛特换成了他自己。朗萨洛特是欧洲中世纪传说中的圆桌骑士之一。

来。我披着沉重的盔甲终日辛劳，全靠肚皮来支撑。”

为了凉爽起见，饭桌摆到了店门口，店主人端上一份既没泡透也没煮烂的干咸鱼，一块和堂吉诃德盔甲一样又黑又脏的面包。看他怎么吃东西，真要让人笑破肚皮。他揿着头盔，掀起面罩，自己没法把东西送进嘴里，必须得别人递过来、放进去，于是一个姑娘便担起这份差事。可是等到喂他喝酒的时候，简直一点办法也没有。多亏店主穿通了一根苇秆，一头插进他嘴里，然后从另一头把酒灌进去。他心甘情愿受这份罪，也不允许人家绞断头盔上的带子。正在这时候，客店里来了个阉猪的。那人一进门，就接连吹响了四五声芦笛。这么一声，堂吉诃德完全放心了：他确实来到一座著名的城堡，正在乐声中饮宴；干咸鱼也成了美味的鳟鱼；面包呢，当然是上等精白粉做的；窑姐儿变为贵夫人；店家也就是城堡主公了。于是，他感到这次决定出游做得很对。不过哀叹还有一件十分焦心的事，那就是：还没有人封他做骑士，而在得到骑士称号之前，他不能名正言顺地与人拼搏厮杀。

第 三 章

堂吉诃德受封骑士的有趣场面

他心事重重百般无奈，匆匆结束了那顿寒酸的客店晚餐，然后叫来店主。两人走进马房，紧闭门窗，他双膝跪在店主面前，说道：

“英勇的骑士，我决意永世跪在这里，不再起来，除非足下允诺我的乞求。如蒙惠赐，足下必将因此声望倍增，世人也将随之大获裨益。”

客店主人见客人跪在自己脚下，又说出这般言语，顿时手足无措，只是盯着他，不知如何举动、如何劝说；再三让他起来，那人就是不肯，最后只好答应他的请求。

“可敬的先生，足下宽厚，不出所料。”堂吉诃德说，“足下既然慷慨应允，且听我将所求道来：望足下明日封授我骑士称号，并容我今晚在贵城堡小教堂为盔甲行夜祷礼。我已说过，明天必是我的夙愿实现之日，自此以后，我便可名正言顺，走遍世界的四面八方，为扶弱济贫拼搏厮杀。这正是骑士道和众骑士的职责，我身为骑士，自然万分倾心于建树此等功业。”

前面已经说过，店老板也算个老油条了，早看出几分这位客人有点神神道道，听了这通宏论就完全知底了，心想不如顺着他这股疯劲儿，晚上找点乐子逗逗。于是店老板便说他的想

法和要求太合情合理了。他那么仪表堂堂，一看就知道是位非凡的骑士，很自然，应该有这种抱负。就说他本人吧，年轻的时候也干过这光彩的行当，走遍四面八方，闯荡了好一阵子，哪里没去过！马拉加的晒鱼场、港汊岛，塞维利亚的斜叉胡同，塞哥维亚的乱岗子广场，巴伦西亚的老橄榄巷，格拉纳达的小环街，桑卢卡尔的码头，科尔多瓦的马驹泉，托莱多的小酒店①，还有别的好多地方。所到之处，凭着他轻快的腿脚、灵巧的双手，欺辱寡妇、糟蹋姑娘、坑蒙小孩，终于成了进出全西班牙大小法院的赫赫名人，最后才在现如今这座城堡里落下脚来，靠自己的家产和别人的钱财过起安稳日子，专门接待投宿的各路游侠骑士，不分高下贵贱，因为他打心眼里喜欢这些人，而且十分愿意分享他们的钱袋，也算是他一番好心应得的酬谢。

店老板还说他城堡里的小教堂已经拆除准备重建，因此不能在里面守着盔甲行夜祷礼。不过他知道，实在需要的话，仪式在哪儿举行都可以。比方说，当天夜晚，就不妨把城堡院子用上。愿上帝保佑，第二天清早一准按规矩举行封授仪式，让客人成为世上独一无二的骑士。

店主又问堂吉诃德是不是带着钱，他回答说身上一个子儿也没有，因为他读过的游侠骑士故事里谁也不揣那玩意儿。店主连忙说这就是客人的不是了；故事里之所以没写，是因为作者们觉得这种事不言自明，谁不知道出门必得带点钱和几件干净衬衫呢！千万不要以为骑士们身上不带钱。实话说了吧，成堆的书上那些成群成伙的游侠骑士们，个个都把钱包塞得满满

① 托莱多的小酒店和上面提到的地名都是当时西班牙各个城市中非法谋生者聚集的地方。

的、捆得紧紧的，总得防备个不时之需呀。他们还必须捎上几件衬衫和一个装满油膏的小匣子，受伤的时候可以随时敷上。要知道，他们在荒郊野外拼杀，一旦挂了彩，可不是回回都能碰上为他们治伤的人。除非有个万能的魔法师形影不离地跟着他们，必要的时候从云端里招来个侍女、侏儒什么的，送来一瓶灵验的神水，只要吞下一滴，创口伤痕立刻就愈合了，好像什么罪都没遭过一样。可要是没这种好事呢，以往的骑士都知道最妥当的办法莫过于让自己的侍从准备点钱，还有治伤用的布条油膏之类必不可少的东西。万一有些骑士没有侍从（这简直太少见了），他们也会想到自己随身带上，装进薄薄的褡裢里，权当七零八碎放在鞍子后头，一点也不显眼。这也是万不得已，通常游侠骑士是不准带褡裢的。总之，反正他们很快就成为教父教子了，对教子用不着客套，索性直话直说，劝他往后可别出门不带钱，也别不带刚才说过的那些东西，说不定什么时候他就会知道能派上多大用场了。

堂吉诃德满口应承一定按店主的劝告一一照办，接着便连忙安排在客店边上的大院里行守盔甲的夜祷礼。他把盔甲、武器一件件拿来，堆在井旁的水槽里，然后一手持盾牌，一手握长矛，昂首挺胸地在水槽前面来回踱步。这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

老板把客人的疯癫举动告诉了客店里所有的人：如何要夜守盔甲喽，如何盼着受封骑士的大典喽。大伙想不到居然有这么古怪的疯子，都跑去站在远处瞧他，只见他一会儿慢条斯理地走来走去，一会儿拄着长矛，两眼紧盯盔甲，半天目不转睛。夜深了。可是明月当空，完全可以和那个辉耀它的天体媲美，因此那位骑士新手的一举一动大伙都看得一清二楚。哪知道一个住店的赶脚人突然想起来去饮他的那群骡子，不得不把

堂吉诃德放在水槽里的盔甲挪开。我们的骑士见他跑来干这个，马上大声喝道：

“喂，我说你，何处闯来的狂妄骑士，竟敢触动这副盔甲！须知主人在此，乃为赳赳持剑游侠中的绝顶威武者。奉劝你三思而行，切莫乱动。如再肆意妄为，必将以命相抵。”

听了这通恶言恶语，赶脚的本该当即猛醒，免得皮肉受苦，可他却毫不理会，拎起盔甲皮带一下子抛出老远。堂吉诃德见他这样，便抬眼望着天上，像是遥想起心上人杜尔西内亚，说道：

“我的主心骨啊，前来助我一臂吧。由你主宰的这颗心灵首次遭遇此等侮慢，第一回身处逆境，切莫弃我不顾，快快施惠保佑吧！”

他就这样一面口中念念有词，一面丢下盾牌，双手举起长矛，狠狠朝赶脚人头上刺去，那人当下头破血流，倒翻在地，如果接着再挨第二下，只怕无需找人救助了。干完这事，堂吉诃德径自收起武器，又跟先前一样不慌不忙踱起步来。

一会儿工夫，第一个赶脚的还昏迷不醒，又来了第二个。他哪里知道出了事，只是也想去饮自己的骡子，上来就动手挪开水槽里的盔甲。这次堂吉诃德一声不吭，也没再求谁保佑，放下盾牌，举起长矛，猛地一捅，第二个赶脚人的脑袋顿时四分五裂，可他堂吉诃德手里的武器居然完好如初。

店里的人闻声赶来，店老板也在其中。堂吉诃德见这阵势，马上抓起盾牌，手按剑柄说道：

“哦，美人之尤，给我这颗破碎的心以力量和勇气吧！此时此刻，由你主宰的骑士正面临挑战，请你投来威力无边的目光垂念照看。”

说完这话，他觉得自己勇气倍增，即使全世界的赶脚人一

齐扑过来，他也决不后退一步。其他赶脚人见自己的伙伴头破血流，老远就捡起石块，雨点一般扔向堂吉诃德，他尽力举起盾牌抵挡，丝毫不打算丢下盔甲、离开水槽。店老板大声呼叫“住手住手”，他已经说过这人是疯子；疯病一发，哪怕他见人就杀，也不能给他治罪。堂吉诃德在一边嚷嚷得更厉害，他骂赶脚的是一伙心怀叵测、背信弃义之徒，说城堡主人是卑鄙小人、骑士的败类，居然纵容别人如此对待游侠骑士，可叹他还没得到骑士称号，否则非得狠狠教训这种不义之举。“而你们，一群卑劣的贱种，何足挂齿。过来吧！冲锋吧！掷石吧！尽全力攻击我吧！你们如此愚蠢而狂妄，必将即刻自食其果。”

他这一通气壮词严的呵斥，还真把那伙攻打他的人给镇住了。再加上店老板的劝说，石块不再飞舞了。他见受伤的赶脚人已经被抬走，又像先前一样，安安静静守护在盔甲旁边。

店老板觉得这位客人闹得太过分了，决定尽快把那该死的骑士封号授给他，免得招惹出更大的麻烦。于是便走上前去道歉，说那帮下贱之辈实在太狂妄无理，竟然那样对待他，不过请相信，他本人事先确实一无所知。现在好了，他们的胡作非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老板又说，他已经讲过，城堡里没有小教堂，其实，就尚待举行的仪式而言，也没有多大必要。据他本人对骑士道典章制度的了解，封授仪式的关键手续就是剑拍脖颈和剑拍脊梁，这一切完全可以在野地里进行。依他看，守护盔甲的夜祷礼业已完成。按说两小时就足够了，客人守护了整整四个小时，真是诚心可嘉。

一席话说得堂吉诃德信以为真，满口答应他准备句句照办，只求尽快事成愿遂。一旦他成了正式骑士，再有人胆敢攻击他，整个城堡就甭想有一个侥幸活命的。当然，凡是主公特

别关照过的，他一定恭恭敬敬地手下留情。听了这话，店老板更是提心吊胆，连忙顺手捡起一本册子，上面记的全是赶脚的欠下的草料账。又叫小伙计找来一截蜡烛头，领着刚才那两个姑娘走到堂吉诃德面前，命他双膝跪下之后，便好似虔诚祈祷一般对着手中的册子念诵起来。念着念着，伸手在客人脖颈上狠狠打了一巴掌，接着，又用堂吉诃德自己的剑，在他的后脊梁上着实拍打了一下，嘴里始终嘟嘟哝哝的，像是在祈祷。然后又叫一个姑娘给客人系好佩剑。那女人小心麻利地照办了，生怕自己扑哧一声笑出来，因为看着眼前这套礼数，她早就憋不住了；不过她毕竟领教过这位骑士新手的威风，好歹把笑声噎了回去。系好了佩剑，这位机灵鬼姑娘便说：

“但愿上帝给您这位骑士好运气，多多打胜仗！”

堂吉诃德问她叫什么名字，往后好设法感谢这位照料过他的人。他打算一旦靠自己的勇力争得了什么荣誉，必定让姑娘分享一份。那女子恭恭敬敬地说她叫托洛萨，父亲是托莱多地界上的补鞋匠，住在桑却·别纳亚的小鞋铺里。又说不管她走到哪儿都愿像对待老爷一样侍候骑士先生。

堂吉诃德劝她务必赏光也使用尊号“堂”字，称自己堂娜托洛萨为好。姑娘当下答应了。另一位姑娘给他套上了马刺。他把对系佩剑的那位姑娘说的话又从头说了一遍：问她叫什么名字，回答说叫莫利内拉，父亲是安特盖拉一位本分的磨房主；然后也照样劝她加上尊号“堂”字，就叫堂娜莫利内拉；最后又是一番愿意效劳尽力的表示。

一套前所未闻的仪式就这样马不停蹄地匆忙结束了。堂吉诃德终于盼到了骑士封号，便急于出发去闯荡，立即鞴好洛西南特，翻身骑了上去，然后拥抱着店老板，一再感谢授封骑士的恩德。一番话说得希奇古怪，这里就无法如实转述了。

老板巴不得那人早点离开客店，便连忙答话，口才毫不逊色，只是简短多了。他甚至连店钱也没要，只想及早把客人打发走。

第 四 章

这位骑士离开客栈以后的遭遇

天将破晓时分，堂吉诃德离开了小客店，一路上乐滋滋，喜洋洋，兴冲冲，欢欣鼓舞得连马肚带都快撑断了。可是他突然想起店老板劝他上路必备的那些东西，特别是盘缠和衬衫，便当即决定回家一趟，把一切都凑齐全，再找个侍从。他打算雇佣街坊上的一个农民。这人家境贫寒、儿女成群，干骑士侍从这一行倒挺合适。他拿定主意，就掉转洛西南特朝自家村里走去。那马本来就十分恋栈，巴不得赶紧上路，自然蹄不沾地跑了起来。

他没走多远，就听见从右边一片树林深处传来一阵阵微弱的哭喊声，显然是有人在那里痛苦呻吟。这时他对自己说："这可真是上天照应，这么快就带来机会，叫我去尽职尽责，享受如愿以偿的喜悦。在那边哭喊的肯定是某个孤立无援的男子或者某个柔弱无助的女子，正等我前去救援帮助呢！"于是他勒紧缰绳，让洛西南特朝发出声音的方向走去。不几步远，就进入树林，看到一棵橡树上拴着一匹母马，另一棵上捆着一个男孩，大约十五岁光景，上半身脱得精光，正在不停地哭喊。原来，一个身材粗壮的农夫举着皮带连连抽打他，而且抽一下骂一句，只听他说："叫你饶舌多嘴！叫你有眼无珠！"男孩只是一个劲儿地央告：

“老爷啊，我下次不敢了。向上帝发誓，我下次不敢了。我保证从今往后小心看管羊群。”

见到眼前情景，堂吉诃德怒声喝道：“你这位骑士好生无礼，居然欺凌无还手之力的弱者，真是岂有此理！请君立即上马，举起长枪（那人还真有一杆长矛倚在拴马的橡树上），待我令君知晓：所行之事实属懦弱卑劣。”

农夫见眼前突然冒出个浑身披挂的角色，还对着他的脑袋挥舞长矛，当时就吓了个半死，连忙好言好语地说：

“骑士先生，我抽打的这个男孩是我的长工，我把在左近放牧的羊群交他看管。可这孩子太不经心，天天都给我弄丢一只。他不用心干活不说，还刁钻得要命，只得打他一顿，可他说我没事找茬，想赖掉该他的工钱。天地良心，他说的全是谎话。”

“你这个下贱胚，胆敢在我面前说孩子撒谎！”堂吉诃德说，“我凭咱们头顶明亮的太阳起誓，我会用这支长枪给你戳出个透心窟窿。莫再狡辩，快付工钱，否则，有主宰你我的上帝为证，我立即便将你清理解决。立刻松绑！”

农夫耷拉下脑袋，一声不吭地给长工松绑。堂吉诃德问那孩子主人欠他多少钱，答说每月七雷阿尔，一共九个月。堂吉诃德心里一算，一共是六十三雷阿尔，叫农夫马上解囊取钱，不然就等着送命。

那个村野之人吓得战战兢兢，忙说他知道自己命在旦夕，不过还得坚持刚才赌咒发誓说的话（其实他什么誓也没起过）：没有那么多钱，因为必须扣除送给长工的三双鞋钱，还有一次他生病放血的花销。

“就算是这样吧，”堂吉诃德说，“可他平白无故挨了你一顿鞭子，也足够抵消鞋钱和放血钱了。不是吗？他磨破了你给

他的那几双鞋上的皮，你也打破了他身上的皮；他生病的时候，理发匠给他放血；他好好的，你又给他放了血。好了，如此看来，他一点也不欠你了。”

“可是骑士先生，糟糕的是我这儿没钱。让安德列斯跟我回家去，我保准给他，一个子儿也不少。”

“跟他回家?”男孩子说话了，“接着挨打？我怎么那么倒霉！不行，老爷，想都甭想！他见只剩下我一个人了，还不把我当成圣巴多罗买① 活活剥下皮来!”

“不会，”堂吉诃德说，“我已经吩咐过了，他会照办的。现在我要他按受封骑士的规矩发个誓，就放他走。保证你准拿到工钱。”

“我的大老爷，瞧您尽说些什么呀!”男孩子说，“我这位主人根本不是什么骑士，从来也没受过什么封。他是阔佬胡安·阿勒杜多，家住金塔纳尔。”

“这也没什么，”堂吉诃德说，“阿勒杜多家族也可以出个把骑士嘛，何况还有个功成名就的说法呢!”

“一点不错，”安德列斯回答说，“可我这主人，有什么功又有什么名呢？他就知道欠我的工钱，叫我白干活白流汗!”

“你说的也对，安德列斯小兄弟。”农夫赶紧接茬，“你就劳驾跟我走一趟，我凭世上所有的骑士规矩发誓，按我刚才说的，一个子儿不少地把工钱给你，还都熏得香喷喷的。”

“熏香的事就免了，”堂吉诃德说，“我只要你把雷阿尔如数交给他就行了。听着，千万照你发的誓去办，不然的话，我也凭你的誓再发个誓：我一定找回来处置你。哪怕你像蝎虎子一样钻洞了，我也能把你抓到。你想必愿意问清吩咐这番话的

① 圣巴多罗买，耶稣十二门徒之一，被活活剥皮倒钉在十字架上。

人是谁，也好服服帖帖说到做到。告诉你吧，我是勇士堂吉诃德·德·拉曼却，专门出来铲暴除强的。好了，愿你与上帝同在，心里千万记住方才的允诺和誓言，否则，我必定按已经宣布的刑罚来惩罚你。”

他说完便用马刺戳了一下洛西南特，转眼工夫远离了主仆二人。农夫一直目送他走开，见他出了树林，无影无踪了，这才转向他的长工安德列斯，说道：

“快过来，我的孩子，我要还你的债了。那位铲暴除强的勇士刚才这么吩咐过了。”

“我看该这样，”安德列斯说，“太好了，老爷您得听那位大骑士的话。他那么勇敢，办事又公道，真该长命百岁。您还真得留点神，不然他准回来找您，他那些话可不是说着玩的。”

“我看也是，”农夫说，“可我实在太喜欢你了，这会儿想再多欠你点，好加倍还你呀！”

说着一把抓住男孩的胳膊又往橡树上捆，接着又是一顿乱抽，差点儿把他打死。

“现在你喊呀，安德列斯先生。”农夫边打边说，“快叫那个铲暴除强的人来呀！只怕你看不到他怎么除掉我。告诉你吧，咱们没个完；你不是怕我活剥你吗？实话说，我还真想这么干！”

不过他最后总算放了那孩子，让他去找自己的救星来执行宣判。

安德列斯垂头丧气地走开了，发誓非找到勇士堂吉诃德·德·拉曼却不可，然后把刚才的事一五一十告诉他，让主人加倍还债。说是这么说，可他走开的时候，还是免不了哭哭啼啼，而主人呢，却在那儿开怀大笑。

勇敢的堂吉诃德就这样铲除了一次强暴。他十分满意自己

的作为，没想到骑士生涯竟这么顺利而光荣地开了头，于是一路自鸣得意地朝自家村子走去，嘴里还低声念叨着：

“哦，美人之尤杜尔西内亚·德尔·托博索，你终于堪称当今天下众佳丽中的幸运者。你恰逢天时，可以随心驾驭、恣意驱遣尽人皆知、永世留名的勇敢骑士堂吉诃德·德·拉曼却。众所周知，他已于昨日获得骑士封号，今天便立即惩处了一桩蛮横之极、凶残绝顶的罪孽和暴行：他从恶敌手中夺去皮鞭，拯救了无辜惨遭蹂躏的弱小童子。”

这时候他正好来到一个十字路口，突然想起，每逢岔道，游侠骑士总得停下来思考一下何去何从。他自然必须仿效，也止步静候片刻。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便松开缰绳，听凭洛西南特任意走去。瘦马倒是初衷未改，毅然踏上回马房的路途。走了大约两米里亚① 之后，堂吉诃德发现迎面来了一大群人。后来他才知道那是一些去穆尔西亚购买丝绸的托莱多商人。他们一行六人，都打着阳伞，四个佣人骑马跟在后面，还有三个步行的骡夫。堂吉诃德老远看到他们，立刻以为又碰上新的奇遇了。他总是忘不了想方设法模仿书上读到的比武庆典之类的场面，觉得眼前的情景挺适合他正想扮演的一幕，于是便威风凛凛地在马鞍上挺直身子，握紧长矛，举起盾牌护住胸膛，停在大路中间，等着那些游侠骑士过来（他早就这样断定了）。见那伙人到了可以面对面说话的地方，堂吉诃德就提高嗓门儿，咄咄逼人地说：“全体停步！如想经此，必先认可一事：普天之下的美女无一胜过拉曼却的女皇、举世无双的杜尔西内亚·德尔·托博索。”

听到这阵吆喝，那群商人连忙住脚，想把说这番话的怪物

① 米里亚，罗马里，约合 1.375 公里。

看个究竟。冲着那副模样和一连串昏话，他们很快就明白了原来是位得了疯病的主儿，心想索性仔细听听要他们认可什么名堂。他们之中有个好打趣的机灵鬼说：

“绅士先生，我们不知道您说的这位大美人是谁，让我们见识见识吧。要是真像您夸的那么漂亮，不用强求，我们自然会心甘情愿地承认您言之有理。”

“你们果真有幸见识她，”堂吉诃德驳道，“事实昭然，何须认可？我要求你们的恰恰是：尽管未见其人，也必须深信、认可、称道、捍卫、保护她的美貌。否则，尔等妄自尊大之辈，必得与我交手厮杀。可循骑士之规一一前来，也可按尔曹恶习群起而攻。我已在此恭候，无暇久待，自知有天理助我。”

“骑士先生，”那商人答道，“我以在此诸王公的名义，尚有一事相求于阁下；认可此种未睹未闻之事，不仅我等内心不安，且有辱于阿尔卡利亚和埃斯特雷马都拉① 的诸后妃命妇。因此，还望阁下劳神与我等出示该美人画像一帧，即令微如麦粒，亦可缘缕索簇，我等疑虑将释然而解，阁下也可如愿以偿。其实，我等此刻已对美人姿色颇为神往，纵令她仅有一眼完好，而另一只眼不断流出朱砂硫磺，即便如此，我等也将极尽恭维之能事，以取悦阁下。”

“下贱东西!”堂吉诃德勃然大怒，答道，“她眼里流出的不是你说的那种玩意儿，而是晶莹的琥珀和芬芳的麝香。她既不瞎眼也不驼背，而是像瓜达拉马的山毛榉一般挺拔②！我的心上人本是绝世佳丽，尔等对其如此亵渎，必将自食其果!”

---

① 阿尔卡利亚和埃斯特雷马都拉，西班牙境内比较贫瘠荒蛮的地区。

② 西班牙语中，“独眼龙”一词也有“歪斜不正”的含义，故堂吉诃德以此相驳。

说罢便平端长矛，冲着那人奔去。当时他怒火中烧、气盛力猛，多亏洛西南特半路上绊倒在地，否则那不知轻重的商人可就要倒大霉。洛西南特跌倒了，主人在地上滚出老远。他想站起来，可是怎么也不行：长矛、盾牌、马镫、面罩，还有一身沉甸甸的古盔弄得他动弹不得。就在这挣扎着要起来又无论如何起不来的当儿，他嘴里还不停地嚷嚷着：

“站住，胆小鬼，贼骨头。好好听着，是马把我摔在地上的，不是我自己愿意躺在这里。”

他们之中有个赶骡子的，看来也不是好惹的角色，听到那倒霉蛋躺在地上骂个没完，顿时性起，打算冲着肋条骨回敬几下。他走过去，夺过长矛折成几段，开始用其中一截狠狠揍起堂吉诃德来，硬是隔着浑身盔甲差点把他捣得稀巴烂。骡夫的主人们在一旁大声嚷叫他别打了，快住手，可那小子正在火头上，非得撒光全部怒气才肯罢休。最后还要拣起长矛碎段，一一掰成更小的残片，乱七八糟全扔到脚下的倒霉蛋身上。尽管棍棒雨点似的落下来，可堂吉诃德的嘴始终没闲着，一个劲儿地诅天咒地，臭骂那伙他认定了的拦路强盗。

骡夫终于打累了，商人们这才重新赶路，一路上没完没了的议论棒打倒霉鬼的事。堂吉诃德一看就剩自己了，想再试试能不能爬起来。可是刚才完好无缺的时候都办不到的事，这会儿差点给打散了架子，就更甭提了。不过他一想到这种灾祸本是游侠骑士该当经历的，倒也十分欣然。糟糕的是浑身疼痛难忍，无论如何也站不起来了。

第 五 章

我们这位骑士的灾祸还没结束

他见自己确实动弹不得，心想还是照老办法，琢磨一下书上都有些什么高招。说着就疯疯癫癫记起来这么一段：巴多维诺如何在山里被卡尔洛托打伤，又如何遇见了曼图亚侯爵[①]。这故事，孩子们倒背如流，小伙子们百听不厌，老年人如数家珍，不过并不比穆罕默德的奇迹更令人置信。就是这个故事，在堂吉诃德看来，正和他眼前的处境对上了碴儿。于是他立即做出十分痛苦的样子，开始在地上打滚，还一面有气无力地念诵相传林中骑士[②] 受伤以后念诵过的话：

你在哪里，我的爱人？
可在为我的苦难心急如焚？
要么是你对此一无所知，
要么是虚情假意早变心。

他就这样一句句背着歌谣，一直背到这两句：

---

① 巴多维诺、卡尔洛托、曼图亚侯爵，都是欧洲古代民间传说和民谣中的人物。

② 林中骑士，即巴多维诺。

哦，高贵的曼图亚侯爵，
我的舅舅、骨肉亲人！

他正背这两句歌谣呢，凑巧同村的一个农民街坊打那儿经过，扛着一袋麦子去磨房，见有人躺在地上，就走过去问他是谁、哪儿不舒服、伤心地嘟囔些什么。堂吉诃德当下认定那就是他舅舅曼图亚侯爵，并不忙着答话，只管往下背歌谣，慢慢讲到他怎么遭遇不幸、皇帝的儿子怎么跟他老婆偷情，全都是歌谣里的事。

听了这一串胡话，那街坊着实发了一阵蒙，然后才上去掀开被棍子打烂了的面罩，拍掉那满头满脸的尘土，直到这时候，才认出那人是谁，便说：

“吉哈纳先生（在变成游侠骑士之前，那位不疯不傻的悠闲绅士大概就是这么称呼的），是谁把您弄成这副模样了？”

可是不管人家问什么，他还是一个劲儿地背歌谣。

见他这样，老街坊也只好先帮他卸下胸甲和背甲，看看伤势再说。结果既没有血迹也没有伤痕。然后，想方设法把他从地上扶起来，又费了不少力气搀他上了驴背，心想骑这种牲口到底安稳些；又把盔甲什么的连同长矛的碎片归拢在一起捆在洛西南特背上；最后一手抓起马缰绳，一手牵着驴扯手，一步步朝村里走去，还来回琢磨着堂吉诃德说的那些疯话。堂吉诃德心里也不安稳，被打得疼痛难忍的身子在驴背上东摇西晃，时不时喘着粗气，声音大得邪乎，吓得老街坊赶紧又问他到底哪里不舒服。

可他真像是中了邪，不管眼前看到什么，他都能想起对路的故事。这会儿他放下了巴多维诺，又拉出摩尔人阿宾达拉埃斯，想起此人如何被安特盖拉要塞司令罗德利格·德·纳尔瓦埃

斯捉住关进要塞里。所以听到街坊问他怎么了、哪里疼，他顺口说出一串答话，全是摩尔俘虏对要塞司令说的一套宏论。跟他读过的霍尔赫·德·蒙特马约尔① 在故事书《狄安娜》上写的一字不差。他背着这段故事简直跟真的一样，结果一通没头没脑的昏话，气得老街坊直咒自己白日见鬼，偏偏碰上这位邻居老爷疯病发作，这会儿只好紧赶慢赶回到村里，省得听堂吉诃德没完没了的絮叨，白白惹一肚子气。这时候又听那人说：

“堂罗德利格·德·纳尔瓦埃斯先生，您知道吗？我刚说的那位美人哈利法② 就是如今的佳丽杜尔西内亚·德尔·托博索。我要为她建树古往今来闻所未闻的赫赫骑士战绩，过去、现在、将来永远矢志不渝。”

听了这话，那农夫回答说：

“听我说，老爷阁下，我真不知作了什么孽！告诉您，我不是堂罗德利格·德·纳尔瓦埃斯，也不是曼图亚侯爵。我叫佩德罗·阿隆索，是您的邻居。您阁下也不是什么巴多维诺、什么阿宾达拉埃斯，您是正经八百的绅士吉哈纳老爷。”

“我清楚自己是谁，”堂吉诃德说，“我不仅可以是刚才说的那两个人，还可以抵得上法兰西十二骑士③，甚至世界九大豪杰④。单算他们一个个的功绩也罢，大伙的加在一起也罢，

---

① 霍尔赫·德·蒙特马约尔（1520？—1561），西班牙作家，《狄安娜》是他的主要作品，上面提到的两人都是其中的人物。

② 哈利法，上面提到的摩尔囚徒的情人。

③ 法兰西十二骑士，侍卫法兰克国王兼西方皇帝查理（也译作查理曼）的十二名勇士。

④ 世界九大豪杰，其中有三个《圣经》人物：约书亚、大卫、犹太·马加比；一个希腊传说人物：赫托耳（特洛伊将领之一），一个希腊历史人物：亚历山大，一个罗马历史人物尤里乌斯·恺撒；三个基督徒：亚瑟王、查理大帝、格多弗尔·德·布永（第一次十字军的将领）。

都别想跟我比个高低。”

两人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说来说去，不知不觉到了村口。这时候，天色慢慢黑下来，可是农夫想还是等夜色再浓一些，免得叫人看见我们这位绅士如此狼狈不堪，还骑着有碍身份的小毛驴。最后看时候差不多了，他才进村走到堂吉诃德家门口，只听见屋里乱糟糟一片人声。原来，堂吉诃德的好朋友，村里的神甫和理发师都在那儿，正听女管家在高声唠叨呢：

“佩德罗·佩雷斯先生（这是神甫的名字），您老说说看，我这位老爷倒了什么霉！整整三天见不着人影，马呀、盾牌呀、长矛呀、盔甲呀也都不见了。真是作孽啊！我琢磨着准是这么回事，就像人有生必有死。我看都怪那些该死的骑士小说，他弄来那么多，整天没完没了地看，就这么看昏了头。这会儿我想起来了，好几次听他自个儿在那儿嘟囔，说是要当个游侠骑士，跑到四处去闯荡。真该把这些书扔到地狱去见鬼！整个曼却地界哪还有像他那么精明的人啊，就这么给毁了！”

他外甥女也这么数落着，话更多一些：

“尼古拉斯师傅（这是理发师的名字），您也知道，我这位舅舅一看起那些坑人的倒霉小说，常常是两天两夜不停。看完了，顺手把书一扔，又顺手抓起剑柄，满屋子走来走去往墙上乱捅，一直到累得不行了，就说已经砍死了四个高塔一样的巨人；累得浑身出汗了，就说那是打仗受伤流的血；然后赶紧喝一大罐凉水，觉得浑身舒坦了，就说那凉水是仙浆，是他的朋友大魔法师爱死鸡粪[1] 博士给他弄来的。说起来也都怪我，早该告诉二位，我舅舅尽干些疯疯癫癫的事，早点想办法也不至于弄成现如今这副样子。他弄来那么多歪门邪道的书，早就

① 骑士小说中的魔法师，他名字的正确读音应为阿尔吉非。

该一把火烧掉，就像烧死异端分子那样。”

“我看也是，”神甫说，“说什么明天也得把那些书拉出来示众，然后判处火刑。往后就不再会有人读了它们之后，去干我朋友干的事了。”

这些话都让农夫和堂吉诃德听见了。农夫这才明白他邻居得的什么病，便开始大声说道：

“诸位阁下，请快开门，巴多维诺老爷和受重伤的曼图亚侯爵老爷来了，安特盖拉要塞司令、勇敢的罗德利格·德·纳尔瓦埃斯带着摩尔俘虏阿宾达拉埃斯来了。”

屋里的人闻声跑出门外，于是难免一番老友重逢、主仆致意、甥舅相见。堂吉诃德一直待在驴背上下不来，人们一个个上前去拥抱他。他说：

“都别乱动，都怪这匹马把我摔成重伤。快扶我上床，最好把女法师乌尔干达① 叫来给我医病治伤。”

“你们听听，真是晦气透了。”女管家接着就嚷嚷，“叫我一下子说准了老爷的毛病出在哪儿！谢天谢地，您快上楼去吧。没这个乌耳疙瘩，我们也能把您治好。真该死！我再说一遍：真该死！我要说一百遍：真该死！那些骑士小说，把老爷您害成这个样子！”

大伙连忙把他扶到床上，想看看伤势如何，结果连个小口儿也没有。他说是他的马洛西南特把他摔散了架子。那时候，他正跟十个巨人交手呢。你就是走遍大半个世界，也难见到那么又高又大，那么天不怕地不怕的家伙。

“瞧瞧！”神甫说，“这出戏里还有巨人呢！凭着十字架发誓，明天不等天黑，我非把那些书烧个一干二净。”

---

① 乌尔干达，骑士小说中的女法师，阿尔吉非的妻子。

他们问了堂吉诃德一大堆事儿，可是他一概不回答，只说他想吃东西，早点睡觉，这在当时确实比什么都要紧。一切都照办了。神甫详细盘问老街坊是怎么碰见堂吉诃德的。那人从头到尾说了一遍，碰见他的时候说了哪些昏话，回家路上又胡诌了些什么。听了之后，神甫硕士更觉得非抓紧把事情办完，第二天就叫上他的朋友理发师尼古拉斯，一起来到堂吉诃德家里。

第 六 章

神甫和理发师再访想人非非的绅士家，在书房开始妙趣横生的大清点

主人还在睡觉，他们向外甥女要过钥匙，去开收藏坑人书本的房间。姑娘满心情愿，马上交了出来。三人一起走进去，女管家也跟在后面。他们看到有一百多册大部头装帧精美的书籍，还有不少小薄本。女管家一见这些书，便急急忙忙离开房间，不一会儿端着一盆圣水和一把小扫帚回来，说：

“硕士老爷阁下，劳驾在这屋里洒上圣水。书里那些成群的魔法师说不定会跑出来个把捉弄咱们，不让咱们惩治他们。得趁早把他们赶出人世。”

女管家憨头憨脑的样子逗得神甫直乐。他叫理发师把书一本本递过来，他想先看看都写些什么，不一定所有的书都该判处火刑。

“不行！”外甥女说话了，“一本也不能放过，全都是些坑人的东西。还不如从窗户里往院子扔，堆得高高的，一把火烧掉拉倒；再不就弄到牲口栏里，在那儿点着，省得浓烟熏人。”

女管家也这么说。她们俩巴不得把那些其实没招谁惹谁的纸片早早除掉。可是神甫觉得不妥，至少先得看看书名嘛。尼古拉斯师傅递到他手里的头一套书就是《阿马迪斯·德·高拉》四卷本。神甫说：

“这可真是鬼使神差！据我所知，这本书恰恰是在西班牙出版的第一部骑士小说，从它开始，其他的就源源不绝地问世了。我看，既然它开创了这么糟糕的流派，自然不能宽恕，就判处火刑吧。”

“别忙，先生。”理发师说，“可我也听说，这是所有骑士小说里写得最好的一部。既然在同类里它是独一无二的，我看就放过吧。”

“也对，”神甫说，“就凭这个暂且饶它一命。咱们再看看旁边那本。”

“这本是，”理发师说，“《埃斯普兰迪安的英雄业绩》，阿马迪斯·德·高拉的嫡亲儿子。”

“说真的，”神甫马上接茬，“对这儿子可不能像对他父亲那么仁慈了。拿去，管家太太，打开那扇窗户，丢进后院。由它打头，咱们堆起一大摞，准备点火。”

女管家满心乐意地照办了，走运的埃斯普兰迪安就这样飞进后院，静静等着烈火焚身。

“下一本。”神甫说。

“紧接着的是，”理发师说，“《阿马迪斯·德·希腊》，还有旁边这些，我看都是阿马迪斯家族的。”

“得，都请到后院去。”神甫说，“该烧掉的不光是平提吉涅斯特拉王后、达里内尔牧童连同他的牧歌，还有作者那些莫名其妙的连篇鬼话。哪怕我的生身父亲装扮成游侠骑士到处逛荡，也该跟他们一起扔进火里。”

“我也这么想。”理发师说。

“我也是。”外甥女插嘴说。

“那就这么着，”女管家说，“来吧，全都给我到后院去！”

说着，手里就接过一大摞书。她连来回上下楼梯也免了，

干脆一股脑从窗户扔下去。

“那个大块头是谁?”神甫问。

“这位是,”理发师回答说,“《堂奥利万特·德·拉乌腊》。”

“这本书的作者还写过《百花园》。”神甫说,“说老实话,我真说不清这两本书中哪一本真话多点;说得更确切点,哪一本谎话少点。我只知道眼前这本肆无忌惮地胡说八道,该滚到后院去。”

“下面这本是《弗洛里斯马尔特·德·伊尔卡尼亚》。”理发师又说。

“弗洛里斯马尔特·德·伊卡尔尼亚先生也在那儿呀?”神甫说,“我怕他也得马上去后院。虽说他出身离奇、战功赫赫,可是就凭作者那佶屈聱牙的文笔,他也只能有这个下场。管家太太,把这本书扔到后院,还有那一本。”

“真痛快,我的老爷。”那女人一面答应着,一面兴高采烈地执行命令。

“这本是《骑士普拉提尔》。”理发师说。

“这是一部古书了,”神甫说,“可我看也没法饶过它,叫它快去跟那些个做伴吧。”

当然这也照办了。

又翻开一本书,两人一看题目是《十字骑士》。

“按说书名这么神圣,本来可以不计较里面说的那些荒唐事,不过常言道:‘十字架后藏魔鬼’,也烧了吧。”

理发师又拿起一本书说:

“这本是《骑士明镜》。”

“我认识这位阁下,”神甫说,“雷纳尔多斯·德·蒙塔尔班先生就在它那儿游荡呢;还带着他那帮哥儿们伙计,个个都赛

过大盗卡柯。还有十二骑士领着那位尽说实话的史官图尔平①。说心里话，我真想只判他们终身流放，因为他们总还和大名鼎鼎的马太奥·博亚尔多② 的创作沾边。这一位提供的素材又帮助虔诚的基督徒诗人卢多维柯·阿里奥斯托③ 构思了他的作品。这后一位要是也在这儿，可是不讲自己的家乡话，偏转外国腔，我就一点也不客气了。不过他如果讲家乡话，我就把他高高举到头顶上。”

“我倒是有本意大利语的，”理发师说，“可我看不懂。”

“就是看懂了也没什么好处，”神甫回答说，“那位上尉先生④ 真是自找挨骂，把这本书带到西班牙，还译成卡斯蒂利亚语，结果原来的韵味大为减色。译诗的人都犯这个毛病。不论你有多大本事，下多深功夫，总是弄不出人家土生土长的那股味道。所以我说呀，这本书，再找找还有没有别的讲法国事情的书，统统都扔进一口枯井里存放起来，等日后再仔细商量商量怎么处置它们。不过要剔除两本，一本叫《贝尔纳多·德尔·卡尔皮奥》，保准还在那儿躲着呢；另一本叫《龙塞斯瓦列斯》。这两本一到我手里，马上就得转到女管家手里，最后落进火堆里，一点也可怜不得。”

理发师在一边儿表示完全赞成，必须这样做才妥当。他深知神甫笃信基督，追求真理，世上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挡他说真

---

① 图尔平，查理曼大帝时代法国兰斯城的大主教；死后，有人以他的名义出版了一部有关查理曼大帝的历史书，充满了荒诞不经的杜撰和虚构。

② 马太奥·博亚尔多（1441—1494），意大利诗人，著有《热恋的奥尔兰多》（亦称《热恋的罗兰》）。

③ 卢多维柯·阿里奥斯托（1474—1553），意大利诗人，代表作《疯狂的罗兰》（或《疯狂的奥尔兰多》）是博亚尔多《热恋的罗兰》的续集。

④ 上尉指赫罗尼莫·乌列阿，曾将《疯狂的罗兰》译为西班牙语。

话。这会儿他又打开一本书，一看是《帕尔梅林·德·奥利瓦》，旁边一本是《帕尔梅林·德·英格兰》，神甫扫了一眼便说：

“这个奥利瓦应该撕个粉碎，烧得连灰儿也不剩。这个《帕尔梅林·德·英格兰》嘛，得收起来，当作绝无仅有的珍品保存。甚至该专门做个匣子，就像亚历山大大帝从波斯王大流士手里缴获的那件战利品一样。他夺到之后就用来存放诗人荷马的作品了。我说老伙计呀，这本书有两点值得称道：一来它本身就是一部好书，二来听说作者是一位贤明的葡萄牙君王。就说米拉瓜尔达城堡的那些历险故事吧，简直棒极了，编排得妙不可言；文辞优雅明快，不仅符合而且维护了谈吐机智得体者的身份。所以我说，不知道尼古拉斯师傅你老兄怎么想，就让这一本，还有《阿马迪斯·德·高拉》免去火刑吧。其余的嘛，也不必费心劳神，统统除掉拉倒！”

“不行，老兄。”理发师马上说，“我手上的这本可是名声不小的《堂贝利亚尼斯》。”

“这一本嘛，”神甫说，“第二、三、四部火气太大，需要一点清热的泻药；还得砍掉扬名战车那些段落和其他更荒唐的昏话。光凭这些，也足够判个异地流放了；然后视其改正情况，再决定从宽发落还是从严惩处。不过老兄，眼下你还是先拿回自己家去，可千万别叫别人读它。”

“就这么办。”理发师回答说。他已经懒得一本本地翻看那些骑士小说了，就叫管家太太拣那些大部头的，统统扔进后院去。

听这话的人不聋也不傻，早就憋足了劲等着烧书，简直比立刻弄一大块上等精细衣料还心切。只见她几乎一把抓起八本书往窗外抛去。由于每次拿得太多，有一本半道掉到理发师脚边，他忍不住想知道作者是谁，结果看到书名是：《著名骑士

提兰特·埃尔·布兰科的故事》。

“我的上帝!”神甫大喊一声。“原来提兰特·埃尔·布兰科在这儿!快递过来,老伙计。老实说,我觉得这本书简直是享之不尽的欢愉、取之不竭的乐趣。这里面有勇敢的骑士堂吉列耒松·德·蒙塔尔班和他弟弟托马斯·德·蒙塔尔班,还有骑士封塞卡,还讲到提兰特跟恶狗打架的事,‘令我消魂’姑娘如何灵巧应对,‘悠闲寡妇’如何假意奉承,皇后娘娘如何爱上她的侍从伊波利托。老兄,实话对你说吧,就文笔而言,这本是世上最棒的书。里面的骑士们照常吃饭、照常在床上睡觉,也在那儿死去,死前也照常立下遗嘱,等等,都是其他这类书里提都不提的事。当然,写这本书的人时不时也有意无意地胡编乱造,不过还不至于被发配到海船上,终身服苦役。你拿回家去好好看看,就知道我这话没错。”

“好吧,”理发师答道,“剩下这些小薄本该怎么办呢?”

“我看,”神甫说,“这些不像是骑士小说,大概是诗集。”说着便打开一本,书名是《狄安娜》,作者叫霍尔赫·德·蒙特马约尔。他以为剩下的可能都属于这类,就说:“这些书跟刚才那些不一样,不能烧掉。它们没有也不会像骑士小说那样害人,这些书对人的头脑倒是有益无害的。”

“算了,硕士先生!”外甥女这时说话了,“您最好都拿去烧了,跟刚才一样。别弄得我这位舅舅治好了骑士病,一读这些书,又得上个想当牧人的症候,整天在树林子里、草场子上游来逛去,又弹琴又唱诗的,那就更糟了!听说想当诗人这病,一得上就甭想治好,还容易传给别人。”

“这姑娘说得对,”神甫说,“还是趁早把咱们老朋友路上的这些坑坑洼洼填平才好。就从蒙特马约尔的《狄安娜》开始吧,我看就不必烧了,可是得删去什么魔法师费利西亚、什么

神水仙液、几乎所有的长言诗①，只保留散文部分，那它可以有幸成为这类作品中的佼佼者了。”

“下面这本，”理发师说，“是萨拉曼卡人的《狄安娜续集》，下面还有一本《狄安娜》，作者叫希尔·波罗。”

“这样吧，”神甫说，“萨拉曼卡人的这本就加入后院的一堆跟它们做伴去；希尔·波罗的这本权当是阿波罗② 本人的作品先收起来。接着来，老兄。咱们得快点，时候不早了。”

“这本书，”理发师又打开一本说，“是《爱情佳运十章》，作者叫安东尼奥·德·洛弗拉索，一位撒丁岛的诗人。”

“我敢以我的教士职位起誓，”神甫说，“自从阿波罗落地、缪斯③ 诞生、诗人出世，还是第一次编出这么离奇有趣的书。在世上出的同类作品里，这一部可以说独一无二、到了顶了。谁要是没读过这本书，这辈子就算没见识过有意思的东西。老兄，快把它递过来，撞着它真难得，简直比捞到一身佛罗伦萨教士袍还来劲。”

说着就心满意足地把那本书放在一边。理发师接着说：

“下面这几本是：《伊比利亚牧人》，《埃纳雷斯的精灵》，《虚妄的忌妒》。”

“无能为力啊，”神甫说，“只好交给非神职人员管家太太去处置了。别问我为什么，省得啰嗦个没完。”

“下面这本是《费利达的牧人》。”

“其实他不是牧人④，”神甫说，“而是一位机敏的朝臣。

① 长言诗，指每行音节超过八个的诗体。

② 阿波罗，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和诗神。

③ 缪斯，希腊神话中的文艺女神，共九位。

④ 指作者路易斯·加尔维斯·德·蒙塔尔渥（1546？—1619？），西班牙诗人。

这本书可是稀世珍宝，快收起来！”

“这本大书的标题是，”理发师说，“《诗中选粹》。”

“就是选得多了点，”神甫说，“否则会更精粹一些。里面固然不乏杰作，但也必须清理、芟除不少下等货色。收起来吧，这位作者是我的朋友①，他确实写过许多气势恢弘、格调高雅的作品。”

“这一本是，”理发师又说，“洛佩斯·马尔多纳多的《诗歌集》。”

“这本书的作者嘛，”神甫说，“也是我的好朋友。从他嘴里出来的诗句谁听了都喜欢。这位歌手的声音柔和动听，让人人心动。就是田园牧歌写得稍长了一些，不过精品不怕多。跟刚才挑出来的那些收在一起吧。咦，旁边那本书是什么？”

“是米盖尔·德·塞万提斯的《伽拉苔亚》。”理发师回答道。

“我和这位塞万提斯成为至交已经有好多年了。就我所知，与其说他有写诗的才气，不如说他有惹祸的晦气。这本书确实不落俗套：吊吊你的胃口，可又不把话说完。他答应要写续集，看来只好等着了。这次世人对他太苛刻了，或许在书上做点改动，会多少得到一些宽容。咱们等着瞧吧，眼下你先把这本书锁进自己家里。”

“老兄阁下，这正是我的意思。”理发师说，“下面连着来了三本：堂阿隆索·德·埃尔西利亚的《阿劳加纳》②，科尔多瓦法官胡安·鲁弗的《奥地利颂》，还有克利斯托瓦尔·德·维鲁埃斯的《蒙塞拉特圣山》。这位作者是巴伦西亚人。”

---

① 指佩德罗·德·帕的亚，16 世纪西班牙诗人。

② 《阿劳加纳》，描写征服智利的西班牙殖民者与阿劳卡印第安人之间战争的史诗。作者埃尔西利亚（1533—1594）是西班牙军人兼诗人。

“这三本书，”神甫说，“都是西班牙语英雄史诗里的杰作，可以和意大利最著名的同类作品媲美，称得上西班牙诗歌中的名贵珍品，好好收起来吧！”

神甫实在懒得再往下看了，决定把剩下的书一股脑全烧掉。可是这时候，理发师又打开了一本，题目是《安赫利卡的泪水》。

神甫听到书名忙说：“要是把这本书烧了，连我也会流出泪水的。这位作者① 不仅西班牙，在全世界也算个有名气的诗人了。他翻译的几篇奥维德神话故事也精彩得很。”

① 指路易斯·巴拉奥纳·德·索托（1548—1595），西班牙诗人。

第 七 章

我们的大骑士堂吉诃德·德·拉曼却第二次出游

正在这时候，堂吉诃德突然大声喊叫起来：

“快来，快来，勇敢的骑士们，该来显示你们强壮双臂的力量了！没见朝廷骑士在比武中占了上风吗？”

听到这通吵嚷，人们都跑去看个究竟，结果剩下的书没来得及清点。就这样不清不白扔进火堆里的有：《查理大帝之歌》、《西班牙之狮》，还包括堂路易斯·德·阿维拉记述的大皇帝业绩。这几本当时肯定都在剩下的一堆书里，要是神甫看见了，说不定就能逃脱如此酷刑。

大伙儿走进房间的时候，堂吉诃德已经起床，正在大喊大叫地发疯，挥着一把剑乱戳乱砍，精神十足得不像刚刚睡醒。大伙儿上去抱住他，硬是拽回到床上。等他稍微安静了一些，就对神甫说：

“说真的，图尔平大主教大人，我们十二骑士这回身价太跌，居然随随便便叫朝廷骑士在比武中占上风。头三天里，我们这班猛将还一直博得喝彩呢！”

“我说老兄阁下，”神甫说，“你先歇歇吧！但愿上帝保佑时来运转，今天输掉的，明天赢回来。眼下还是保养身子要紧。看来你倒是没大伤着什么，不过确实是累过头了。”

“伤是没伤着，”堂吉诃德说，“可是整个散了架子，一点不骗你。堂罗尔丹那个混蛋利用一根橡树棍子把我打散了架子，因为他嫉恨我居然敢单枪匹马跟他这位好汉对着干。等我能从床上起来的时候，非得找他算账不可。我才不怕他那些魔法呢！否则，我就不配叫雷纳尔多斯·德·蒙塔尔班这个名字。可眼下快给我拿饭食来，这会儿我最需要的就是这个。报仇的事，我自己知道该怎么办。”

大伙儿连忙照办，伺候他吃了点东西。他刚吃完，倒头又睡。别人见他疯成这样，也不知如何是好。

当天夜里，女管家一把火烧光了后院和屋里所有的书，连那些值得永世收藏的好书也同样化为灰烬。这固然要怪它们自己运气不好，但是也怪审查官渎职偷懒。结果就应了一句俗话：坏人作孽，好人受过。

为了治好老朋友的病，神甫和理发师接着又想起个主意，就是砌一道墙，把书房堵死，让堂吉诃德起床之后再也找不到。他们心想，除去根子，毛病自然会好的。家里人只管告诉他：来了一个魔法师，把所有的书连同书房都搬走了。

这件事很快就办完了。两天之后，堂吉诃德从床上起来，头一件事就是去找他的书，可是却发现原来存书的屋子不见了，害得他走来走去一通好找。他走到本来应该是屋门的地方，伸出双手摸了又摸，两眼上下左右看个没完，始终一言不发。这样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他才开口问女管家他的书房在哪头。管家太太早就知道该说什么，回答道：

“什么书房不书房的，您在找什么呀？这屋里没什么书房，也没有书，都让鬼叼走了。”

“来的不是鬼，”外甥女接茬了，“您走的那天晚上，一个魔法师驾着云彩、骑着蛇来咱家了。他从蛇背上下来，闯进书

房，也不知道在里面干了些什么，不一会儿出来飞到屋顶上，弄得满屋子烟气呛人，我们赶紧跑去看他到底干了些什么，结果书呀、书房呀全不见了。我和管家妈妈就记清了一件事：那个老坏蛋临走的时候，大声嚷嚷了一通，说什么他对那些书和书房的主人早就怀恨在心，所以跑进屋里去捣乱；大伙儿很快就会知道他干下的事了；还说他是大博士木尼牙通。”

“他大概说的是弗里斯通。”堂吉诃德说。

“我也弄不清楚，”管家太太说，“不是弗来私通就是弗梨通，反正他名字末尾是个‘通’。”

“没错。”堂吉诃德说，“他是个学问很大的魔法师，我的死对头，早就看我不顺眼。他能掐会算，知道他扶持的那个骑士早晚得跟我恶战一场，最后败在我手里。他呢，一点忙也帮不上，所以一直这样想方设法地给我找麻烦。我得叫他明白：上天注定的事，他挡不住也躲不了。”

“谁说不是呢！”他外甥女说，“可是谁也没非叫您去搀和这些吵嘴打架的事。安安稳稳在家待着不挺好吗？干吗非得跑到外头去拾麦穗做面包！您想想，不少人‘出门本想剪羊毛，浑身剃光往回跑’。”

“我的好外甥女啊，”堂吉诃德回答说，“你这可是把我看扁了！谁敢动我一根头发梢！没等他剃光我，我先把他们的胡子一根根揪完拔净。”

两个女人见他火气上来了，就没再接着跟他论理。就这样，他在家里安安静静待了十五天，好像一点也没有再出去瞎闯的打算。这些日子里，他絮絮叨叨对两位老朋友——神甫和理发师——讲了许多可笑的道理，证明他说的如何对，世界上如何迫切需要游侠骑士，如何应该立即恢复骑士制度。神甫有时候驳他两句，有时候点头不语，因为不玩点这种花样，是没

法跟他论理的。

堂吉诃德趁这工夫忙着去说服村里的一个农民。不知道穷人算不算体面人，反正他找的这位农民的确是体面人，就是脑袋瓜不怎么灵光。堂吉诃德没完没了地唠叨，又是央告又是许愿，弄得那憨呼呼的乡下人决定随他出门远游，当他的侍从。堂吉诃德还告诉那人，尽管放心大胆跟他去，说不定哪次一交上手，眨眼工夫赢来个把海岛，他的侍从岂不可以就任岛上的总督！听他这样封官许愿，桑丘·潘沙（农民的名字）决定丢下老婆孩子去给这位街坊当侍从。

堂吉诃德接着就开始着手凑钱：家里的东西，能卖的卖，能当的当，总之都贱价甩了出去，终于凑足了相当一笔款子。他新添了一块圆盾，是从一位朋友那儿借来的；又好歹修补了一下破烂的面罩；把准备上路的日期和时间告诉了桑丘，叫他及早置办上路要带的东西，特别嘱咐他弄一只褡裢来。桑丘说他一定拿来，而且他有一头挺不错的驴子，也想骑来；靠两只脚板走路，他可受不了。说到驴子的事，堂吉诃德稍微犯了点嘀咕，寻思着究竟有没有游侠骑士带着骑驴的侍从。半天没想起一个先例。最后决定先这么着，不过暗中打定主意，迟早要瞅准时机搞到一匹更体面的坐骑。比方这会儿迎面碰到一个轻狂的骑士，就不妨把他的马夺过来。他还按照客店主人的忠告，包了几件衬衫和其他当时能弄到的东西。一切准备停当，潘沙没跟妻子儿女告别，堂吉诃德也没跟管家太太和外甥女告别，两人就在一天夜晚，趁没人看见的工夫，悄悄离开了村子。一晚上，他们走出去很远。到天快亮的时候，他们就完全放心了：即使有人来追，无论如何也赶不上了。桑丘·潘沙像个大老爷子似的骑在驴背上，守着他的褡裢和酒囊，来回想着如何当上主人封给他的那个小岛总督。堂吉诃德不知不觉又走

上第一次出游的道路，来到蒙帖儿原野上，只是不像头一次那么遭罪，因为毕竟是清早，太阳斜射过来，不至于把人烤得筋疲力尽。

桑丘·潘沙突然对他的主人说：

“我说游侠骑士先生，您可别忘了许给我的岛子。哪怕它再大，我保管治理得好好的。”

堂吉诃德回答他说：

“桑丘·潘沙我的朋友，你想必知道，古时候的游侠骑士一攻下什么海岛、王国之类，总是按照老规矩封他们的侍从做总督。我自然不能违背这个论功行赏的老章法，而且，我还打算做得更像样一些。古代的骑士总是等到自己的侍从老了，吃不消白天受罪晚上遭殃的苦差事了，才把他们打发到不起眼的山沟沟里，封个伯爵什么的，最多也就是侯爵了。而如今，只要你我两人一直平安无事，说不定不出六天，我就能攻占一大片国土，还捎带着周围的附属小国，岂不可以方方便便封你做其中一个的国王了吗？你别以为这有什么了不起，其实游侠骑士的境遇和机遇从来都是那么亘古未见始料不及的。也许不费多大力气，我赠送给你的会远远超过我许诺给你的。”

“照这么说，”桑丘·潘沙接上话茬，“要是真像您说的神显灵似的叫我当上国王，那我老婆胡安娜·古帖列斯不就成了王后，我的儿女们也算是王子公主了？”

“那还用说吗？”堂吉诃德回答道。

“我看不一定，”桑丘·潘沙说，“我心里琢磨着，就算上帝他老人家把大小王国像雨点一样洒到地上，也没有一个对我那个胡安娜·古帖列斯合适的。告诉您吧，老爷，她可不是当王后的料。要是上帝可怜她，给她个伯爵夫人当当，倒还凑合。”

“那你就听上帝安排吧，桑丘。”堂吉诃德说，“他老人家

知道给她什么最合适。可你也别太小看自己，说什么，你的官位也不能在总督以下。”

“我不会那样的，老爷。”桑丘答道，“您这样一位了不起的主人交给我的差事当然都合我的意，也是我干得了的。”

第 八 章

惊天地绝古今的风车恶战，勇猛的堂吉诃德大显身手以及其他堪为世代传颂的事情

这时候，他们看到不远处有三四十架风车矗立在原野上。堂吉诃德一见马上对他的侍从说：

“真是上天照应，没想到咱们的好运这么快就来了。桑丘·潘沙我的朋友，你看那儿冒出来三十多个顶天立地的巨人。我想过去大战一场，把他们统统杀死，夺下战利品，就是咱们发的头一笔财。再说，咱们师出有名：把这些坏种从地面上扫除干净也是替天行道嘛！”

“什么巨人呀？”桑丘·潘沙问。

“你没看见那边那些？”主人答道，“就是甩着长长胳膊的那些，有些家伙的胳膊竟有两莱瓜① 长呢。”

“我说老爷，”桑丘说，“那边站着的那些不是什么巨人，那是风车。那些看着像长胳膊的东西是风车翅，风一吹它就转悠，能把石磨带动起来。”

“很清楚，”堂吉诃德说，“在闯荡世界这件事上你是个门外汉。那明明是巨人嘛。你要是害怕，就躲开点，上一边去祈祷。且看我以一当十，跟他们打一场恶战。”

---

① 莱瓜，西班牙长度单位，约合 5.5 公里。

说着这话，他一马刺戳得洛西南特跑了起来，根本不理会侍从桑丘·潘沙在一旁大喊大叫，一再提醒，他前去攻击的确确实实是风车，不是什么巨人。可是他只管往前冲去，一口咬定那些就是巨人，对侍从桑丘的喊声自然是充耳不闻，就是跑到近处，对眼前的东西也视而不见，只顾一路前行，一路高喊：

“别跑啊，你们这些胆小鬼、下流胚，难道没看见前来交战的只有单枪匹马一名骑士吗！”

刚巧这时候刮起一阵风，巨大的风车翼开始转动。堂吉诃德见了便说：

“哪怕你们挥动的胳膊比巨人布里亚柔斯① 还多，我也得叫你们乖乖认输。”

说完他便在心里把自己完全托付给心上人杜尔西内亚，求她务必在紧要关头暗中庇护，然后以盾护身、平端长枪、策马飞驰向前，朝离他最近的一架风车扑上去，一枪扎到旋翼上。正在风中猛转的旋翼把长矛折成几段，而且连人带马一起拽走；堂吉诃德最后跌下马背，鼻青脸肿地在地上翻滚。桑丘·潘沙骑着毛驴，紧赶慢赶地跑来帮忙。到跟前一看，主人已经不能动弹了：洛西南特把他摔得实在太狠了一些。

“我的上帝啊！”桑丘说，“我早就跟您说了，千万要看仔细：那是风车。其实，这事谁也不会弄错，除非他的脑袋像风车一样乱转悠。”

“甭说了，桑丘老兄。”堂吉诃德答道，“打仗嘛，可比不得别的事，更是吉凶难料。以我看，准是这么回事：准是那个劫走了我的书和书房的魔法师弗里斯通把巨人变成了风车，想

① 布里亚柔斯，希腊神话中的百足巨人。

抹去我马到成功的光彩。他实在太恨我了。可是到头来，他那些邪门歪道终归敌不过我高超的剑法。”

“上帝自会有安排的。”桑丘·潘沙说，一面扶主人站起来，骑上被摔得肩斜腰歪的洛西南特。主仆两人谈论着刚才的遭遇，踏上通向拉比塞关口的大道。据堂吉诃德说，那是个人来人往的地方，少不了会碰到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奇遇。只是长矛没了，弄得他心里挺别扭。他把心思告诉侍从，对他说：

“我记得在书上读到过，一个名叫迭哥·佩雷斯·德·瓦尔加斯的西班牙骑士，一次打仗的时候把剑弄折了，他就从一棵橡树下掰下一根粗粗的棍子，当天就用这玩意儿干了不少了不起的事，砸扁了不少摩尔人，从此得了个绰号‘抡棒的’。打那以后，他的子孙也和他一样都叫抡棒的瓦尔加斯。我给你说这些，是因为我想前面一见橡树、栎树什么的，我也掰下一根棍子，就跟我刚说的那根一样，又粗又结实。我想用它干下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到时候你就会知道自己有多好的运气，居然赶上亲眼见识那些说了也没人相信的壮举。”

“上帝会一手安排的，”桑丘说，“您老说的我全信。可这会儿您是不是把身子抻直点，别朝一边歪着呀！准是刚才摔坏了。”

“可不是嘛，”堂吉诃德回答说，“只是我一直没有喊疼，因为游侠骑士不能受点伤就哼哼唧唧，哪怕肠子掉出来也不兴那样。”

“规矩要是这样，我没什么好说的。”桑丘说，“不过不怕上帝见怪，我倒是情愿老爷您尽管哼唧两声，要是真有什么地方疼的话。要说我嘛，哪怕碰疼了一丁点儿，我也得哼哼唧唧。不知道不许哼唧的规矩是不是也管到游侠骑士的侍从头上。”

听着侍从的这些傻话，堂吉诃德忍不住笑了起来，接着便郑重宣告：桑丘可以随时随地随便哼唧，撒着欢儿地哼唧也行，憋憋屈屈地哼唧也行。反正他读过的书上还没有说骑士道不许侍从这样做。这时候，桑丘提醒说，是不是到了吃饭的时间。主人答道他这会儿不想吃什么，不过桑丘想吃的话，就请自便。桑丘听主人发了话，马上在驴背上舒舒服服坐稳当了，从褡裢里取出吃食，跟在主人身后，一路走一路悠然自得地吃起来，还时不时举起皮囊有滋有味地往嘴里灌酒。恐怕连马拉加最清闲自在的酒店老板见了也会眼红。他就这样一路上一口一口地咂摸着酒香，早把主人许给他的愿忘得一干二净，而且觉得出门闯荡其实挺舒服，就算碰到一些险事，也吃不了多大苦头。

那天晚上，他们是在大树底下过的夜。堂吉诃德从一棵树上掰下一根干枝，可以将就当枪柄使。他又取下断矛的铁头装上去。他整夜没有合眼，一直思念着心上人杜尔西内亚。他要一点不差地学书上那些骑士的样子：露宿荒野密林，一连几夜目不交睫，通宵达旦地眷恋自己的意中人。桑丘·潘沙可大不一样，他的肚皮填得满满的，而且填进去的并非是不管用的野菜汤之类，所以一觉睡下去直到大天亮。无论是照到脸上的阳光，还是成群小鸟迎接新一天到来的欢快啼叫，都没能打断他的酣梦。最后还是主人硬把他叫醒了。他一坐起来就伸手去摸酒囊，发现比昨夜瘪了许多，心里不免犯起愁来，因为沿着他们的路走下去，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重新灌满。堂吉诃德还是不肯吃东西。前面说过了，他决心靠甜蜜的思念来滋补。他们再一次踏上通往拉比塞关口的大路。大约下午三点左右，他们远远望见了要去的地方。堂吉诃德一见便说：

“桑丘·潘沙老兄，在这地方，咱们能搀和的事可就太多

了，只怕不知道从哪儿插手。不过你记住：即使见我遇到了天大的麻烦，也别拔剑相助。当然，你要是看清楚围攻我的是些下贱的无赖，这种时候，你可以上来帮忙。如果跟我交手的是骑士，你可千万不能帮我，因为这完全违背骑士道的规矩，除非有一天你也得到骑士的封号。”

“老爷，您的话很对。”桑丘马上答应，“我一定照您的意思办。再说呢，我这个人生来禀性和善，最讨厌搀和那些吵嘴打架的事。当然，要是有人想欺负我，那我可就顾不得什么规矩不规矩的了。我想天上和人间的规矩都得让人在受到欺负的时候还还手吧！”

“谁说不是呢！”堂吉诃德说，“可是千万不能为了帮我，跑去跟骑士打仗。在这件事上，你一定要捺着自己的火性。”

“我一定照办，”桑丘说，“我一定记住这条规矩，就像记住星期天决不干活一样。”

两人正说着话，路上来了两个圣贝尼托教团的教士。他们骑着两匹跟骆驼一样高大的骡子，带着防尘面罩，撑着阳伞。尾随而来的是一辆马车，由四五个骑马人护卫着。再后面是两个步行赶骡子的脚夫。后来才知道，坐在马车里的是一位比斯开贵夫人，她丈夫得到显要职位出任美洲，正在塞维利亚等待启程，她一路兼程去那里会合。两个教士并不是贵夫人的旅伴，只不过是同路而已。可是堂吉诃德老远看见他们，就对自己的侍从说：

“我没弄错的话，一次立下赫赫战功的难得机会又来了。那边冒出两个黑糊糊的东西，八成是，不，肯定是一对魔法师，他们劫持了一位公主，塞进那辆马车里。我必须不遗余力去惩处这种胡作非为。”

“这简直比风车那档子事还糟！”桑丘说，“老爷，您再好

好看看，那两个是圣贝尼托教团的教士，马车里坐的想必是赶路的客人。我再说一遍：您千万看个仔细，别让鬼迷了心窍！”

“桑丘，我早说过了。”堂吉诃德反驳道，“出门闯荡，你是一窍不通。我一点没说错，你等着瞧吧。”

说着就往前迈了几步，站在路当间，等着教士们过来。他觉得远近差不多可以听见说话了，就大声喊道：

“尔等妖魔鬼怪之辈，速将强行载入车中的诸公主殿下释放，否则，尔等可待即刻毙命，只因执意作恶，咎由自取。”

两个教士勒住缰绳叫骡子停下，莫名其妙地望着堂吉诃德那副模样、听着他那套言辞。最后他们回答说：

“绅士先生，我们既非妖魔，也非鬼怪，只是两名圣贝尼托教士。我们只顾赶路，何曾知道车里有什么强行载入的公主大人。”

“别跟我来这套甜言蜜语，我早就看透了你们这些诡计多端的坏蛋。”堂吉诃德说。然后，没等对方答话，戳了一下洛西南特，平端着长矛便向近处的教士扑去，真是气势汹汹、迅猛难挡。幸亏那教士连忙滚下骡背，否则堂吉诃德准会不管不顾地把他掀翻在地上，即便不当下送命，也会身负重伤。另一个教士见自己的同伴这般遭遇，连忙赶着骡子仓皇逃命，一阵风似的在原野上飞快奔跑。桑丘·潘沙见第一个教士跌倒在地上，便手脚麻利地跨下驴子，扑上去剥人家的衣服。这时候，教士的两个骡夫走上前来，问他为什么扒光人家。桑丘回答说，他主人堂吉诃德打了胜仗，这些战利品自然合情合理地归他所有。两个骡夫可没心思跟他逗乐，更不明白什么打仗呀战利品之类，他们见堂吉诃德已经离开那儿，跑去跟车里的人说话了，就一起扑到桑丘身上，把他打翻在地，一顿拳打脚踢，还几乎揪光了他的胡子，一直折腾得他昏倒在地上，连气儿也

不喘了。

那个滚到地上的教士心惊胆战，面无血色，趁机慌手忙脚地骑上骡子，两脚一夹，催促坐骑快跑，好去追赶他的伙伴。那人正在老远的地方等他，也想瞧瞧这场乱子怎么收尾，两人会合以后，不愿再看这场乱子怎么结束，急急忙忙走开了，一路不停地画着十字，好像身后有鬼追着似的。前面说了，堂吉诃德这会儿正跟车里的贵夫人搭话，对她说：

“容颜美丽的夫人，此刻阁下已可随意支配贵体，鄙人借此铁臂之力，已将大胆的劫持者打翻在地。阁下无须劳神询问救助者的姓氏名号，且听我自报家门：我名叫堂吉诃德·德·拉曼却，八方闯荡的游侠骑士，匍匐拜倒在举世无双的美人堂娜杜尔西内亚·德尔·托博索脚下。阁下如欲回报救助之恩，只须折回托博索，代鄙人谒见该女士，并详述此次救助阁下之壮举。”

堂吉诃德这一席话被护送马车的一名侍从听到了。他是比斯开人，见说不许马车前行，而是要绕道去托博索，便走近堂吉诃德，一把抓住他的长矛，开始论理，成串吐出不入耳的卡斯蒂利亚话和更难听的比斯开话。他说：

“滚开，骑士找死的，上帝照我的作证，你车不让的走，杀死你在这儿，小子！”

堂吉诃德听得很明白，但是他心平气和地回答道：

“看样子你不是个骑士，否则，照你这样口出狂言，真该好好教训一番，你这个下贱胚！”

比斯开人一听马上说：

“我不绅士①？我发誓上帝，基督徒你很撒谎。你长矛丢

① 西班牙语中，“绅士”和“骑士”为同一个词。

开，短剑拔出，你知道很快滋味老土头上动虎。比斯开人地上，绅士海里，绅士你见鬼，撒谎你，看你说不。”

“照阿格拉赫斯的话说：你等着瞧吧！①”堂吉诃德回答道。说着便把长矛扔到地上，拔出佩剑，托起圆盾，一直扑向比斯开人，打算当下结果他的性命。比斯开人见对手向他冲来，本想从不听使唤的骡背上跳下（他知道租赁的牲口都靠不住），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只好连忙抽出佩剑；多亏他正好就在马车旁边，顺手从里面拽出个软垫当盾牌使。两人当下就像一对死敌一样交上手了。其他人百般劝解，可是毫无用处。比斯开人叽里呱啦说不清楚，那意思是得让他打到底，要不，他非亲手宰掉女主人不可，那些碍他事的人也甭想活着。车里的太太见了这般情景，吓得不知如何是好，就叫车夫把车赶得离那儿远一点，然后在一边观看这场厮打。不一会儿比斯开人从盾牌上面一剑戳过去，狠狠刺中堂吉诃德的肩头。幸好有铠甲保护，否则腰以上就被劈成两半了。堂吉诃德挨了这重重的一剑，不禁大声喊叫起来：

“哦，我的主心骨、鲜艳的花朵杜尔西内亚，快快前来扶助你的骑士。他本着你的慈悲胸怀行事，以至身陷如此不幸。”

说时迟，那时快。他话音未落，便攥紧剑把、端正盾牌，一股猛劲向比斯开人冲去，决心一剑砍下见分晓。

比斯开人见他横下一条心的那股狠劲，知道来者不善，也拿定主意拼个死活，于是托起软垫护住前胸，等着对手扑过来。只是他的骡子不听使唤。那牲口一来不是凑这种热闹的料，二来早就累得够呛，所以死活一步也不肯挪动。

---

① 阿格拉赫斯，骑士小说中的人物。据说每次与对手较量之前，总要说一声：“你等着瞧吧！”

前面已经说过，堂吉诃德高举佩剑朝沉着应战的比斯开人扑去，打算把他一劈两半。比斯开人呢，也一手挥起短剑，一手托着软垫等他靠近。所有在场的人都提心吊胆地盯着两柄杀气腾腾的钢剑，不知道一旦狠狠砍下去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情。车里的贵夫人和她的使女们只顾在心里向全西班牙所有的神像和教堂千祈祷万许愿，求上帝帮侍从和她们自己早点摆脱这场临头的大祸。

但是糟糕的是，就在这场厮杀的紧要关头，故事作者突然打住，说什么堂吉诃德的赫赫战功只能讲到这里，下面的事再也没有文字记载了。这部作品的第二位作者，当然不相信如此引人入胜的传奇居然也逃脱不了为岁月湮没的常规，也不认为拉曼却的才子们会如此孤陋寡闻，居然没有在自己的文库和书房里收藏有关这位有名骑士的只言片语。于是他认准了这个理，千方百计去寻找这部怡神故事的结局。靠老天青睐，终于叫他找到了。这就是本书第二部要讲的了。①

① 塞万提斯原先把《堂吉诃德》的第一部分分为四卷。此处说的“第二部”也就是“第二卷”。可是后来他改变了主意，全书只简单分为第一、二部。

第 九 章

威武的比斯开人和英勇的曼却人
一场精彩搏斗如何结束

在本书的第一部分，我们只看到勇敢的比斯开人和著名的堂吉诃德高高举起出鞘的剑，同时准备狠狠砍下去。要是果真出手很准的话，两人都会一分为二，从上到下劈成两半，像石榴一样从中间裂开。可是这么引人入胜的故事讲到这个要命的节骨眼上却戛然而止，就像被拦腰截断了一样，而且作者也不指点一下，究竟在什么地方能找到下文，这使我非常不痛快。刚读了个开头，兴味正浓呢，突然叫你自己曲里拐弯地去找这个撩人故事的长长的下文，想想真令人丧气。

最让我觉得不可思议不成体统的是：对于这样一位杰出的骑士，居然没有一名学者负责撰写他那些绝无仅有的伟业，而其他所有的游侠骑士从没有遇到过这种缺憾。人们都说，他们出去闯荡的时候，每人都带一两名专职学者，不仅负责记录他们的所作所为，而且详尽描述他们那些最不起眼的心思和无聊念头，不管是多么暧昧隐秘。我们这位好骑士还不至于倒霉到如此田地：普拉提尔绰绰有余之处，他却一无所有。我说什么也不愿意相信，这样一部优雅的故事竟会缺胳膊少腿，残缺不全。看来只能怪销蚀一切、吞没一切的岁月在成心捣乱，把故事的下文湮灭或者蚕食了。

可是我又转念一想，既然堂吉诃德的藏书里有《虚枉的忌妒》和《埃纳雷斯的精灵和牧童》一类现代作品，那他本人的生平也应当是同时代的，即使没有文字记载，至少他的同乡或者临近地区的人们还能说出一些吧。一想到这里，我就更不能安稳了，急于想准确核实堂吉诃德这位西班牙名士、曼却骑士光辉典范的生平行状。在当今时代，在我们这多灾多难的年头，是他率先不辞辛苦地投身于游侠事业，致力于铲除强暴、扶助孤孀、保护贞女。说到贞女，还真有那么一些。她们肩负自己的节操，扬鞭骑骅骝，翻山越岭，穿峡过谷。要是不碰上个把无赖，或者手握大斧、头顶小帽的村夫，再不就是高大无比的巨人，对她们施行强暴，各个时代都会有不少贞女，一直活到八十岁也没有在屋檐底下睡过觉，而且都跟生养她们的母亲一样，清白无损地走进坟墓。所以我说，考虑到这种种缘故，我们威武的堂吉诃德理应世世代代不断受到赞颂，就连劳神费力找到这个有趣故事下文的鄙人也该得到适当的表彰。当然我也很清楚，如若没有天助、机遇和运气，世上也就失去了这份消遣和享乐。不信，你专心阅读两个小时就知道了。现在我仔细讲讲究竟是怎么找到的。

一天，我正走到托莱多的阿尔卡纳市场，见一个男孩走近一个丝绸商人，向他兜售一堆旧抄本和手稿。我这人呢，什么都爱读，连大街上的破纸片也不放过。出于这种难改的嗜好，我顺手从小男孩手里拿过一本抄本，一看写的是阿拉伯文。我虽然能辨认，可是看不懂，便四处张望，想就近找个懂西班牙语的摩尔人帮我解释一下。找这样的翻译其实不算太难，连懂更优雅、更古老语言的也能找到。反正我很方便就碰到了一个，对他讲明了我的要求，并且把抄本递到他手里。他从中间翻开，读了一会儿便发出笑声。我问他笑什么，他说笑的是书

页边上的一条批语。我让他讲给我听听。他一面笑着，一面说：

“我不是说了吗，这页书边上这么写着：‘故事里屡屡提到的这位杜尔西内亚·德尔·托博索，据说能腌一手好猪肉，整个曼却地区的女人都比不上。’”

听到杜尔西内亚·德尔·托博索的名字，我顿时给惊呆了。我立刻想到那抄本里写的是堂吉诃德的故事。这么一琢磨，我连忙催他从头念起。他按我的要求顺口把阿拉伯语翻译成西班牙语，结果是这么说的：“堂吉诃德·德·拉曼却的传记，由阿拉伯史学家西德·阿麦特·贝嫩赫里撰写。”这个书名一灌进两耳，就甭提我多么高兴了。可我十分老练地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然后从丝绸商人手里夺下这笔买卖，花了半个雷阿尔收购了小男孩所有的抄本和手稿。那小子终究不够精明，否则早就看出我着急弄到手的样子，他满可以拿拿糖，至少问我多要六个雷阿尔。我连忙领着摩尔人离开那儿，跑进大教堂的院廊里，求他把所有讲到堂吉诃德的抄本替我译成卡斯蒂利亚语，要一字不差，不增不删，而且表示他要多少稿酬我都肯付。结果他只要了两阿罗瓦① 的葡萄干和两法内加② 小麦，向我保证尽快忠实通顺地译出。可我呢，一来为了工作进展顺利一些，二来这么珍贵的文献我也不愿撒手，干脆把他带回家里，一个半月的时间就全部译完了。待一会儿我就转抄他的译文。

抄本第一册里有一幅惟妙惟肖的图画，正是堂吉诃德和比斯开人打仗的场面。两人摆出故事讲的那种姿势：两把剑高高举起，一人用圆盾护身，一人用软垫抵挡。比斯开人骑的骡子

① 阿罗瓦，重量单位，合11.5公斤。

② 法内加，容量单位，在不同地区分别为22.5或55.5升。

画得栩栩如生，一箭地之外就看得出是头租赁的牲口。比斯开人脚下写着一行字："堂桑丘·德·阿兹佩提亚"，显然是他的名字。在洛西南特脚下也有一行字："堂吉诃德"。洛西南特简直给画神了，又细又长，又瘦又瘪，脊梁骨清晰可见，整个一副痨病鬼模样。总之，明明白白显示出，洛西南特这个名字恰如其分，起得准极了。旁边就是牵着驴缰绳的桑丘·潘沙。驴子脚下也注明了几个字："桑丘·桑卡斯"。照他在画上的样子来看，确实是：上身短、肚子大、两腿细长，所以有叫他"潘沙"的，也有叫他"桑卡斯"① 的，故事里也交替用这两个名字称呼他。画里还有别的有意思的小地方，不过都是些无关紧要的细节，在叙述主要事实的时候完全可以略去不顾，故事的好坏主要在它的真实性。

我们这个故事究竟真实不真实，唯一让人不放心的就是它的作者是阿拉伯人。这个民族很善于说谎。不过既然他们那么恨咱们，故事的作者恐怕更多的是采取保留态度，而不是说得过分。我估计，凡是应该浓墨重彩大肆赞扬我们这位杰出骑士的时候，他多半是有意闭口不言。这种做法很不好，用心更恶劣。历史学家按说应该忠于事实，记述确切，绝对摆脱个人好恶。无论是利诱威逼，还是私情成见，都不该使他们偏离追求真理的道路。而只有历史堪称孕育真理的母体，它抗拒着时光的销蚀，保留下过去的痕迹，成为往昔的见证、当今的行动指南、未来的借鉴。我们这部故事，包含了怡神养性的史书的一切长处。如果有什么不足的地方，我看都是作者那个狗东西的过错，绝不能怪罪我们的主人公。闲话少说，按照译文，第二

① "潘沙"在西班牙语中是"大肚子"的意思，"桑卡斯"则是"细长腿"的意思。

部分是这样开头的：

两位勇猛而狂怒的斗士双双高举锋利的剑，似乎气势汹汹地指向蓝天大地和冥府，摆出一副决一死战的架势。正在火头上的比斯开人率先一剑劈下来。要不是出手的时候稍微偏了点，恐怕这一下子就把一场激烈搏斗结束了，我们的骑士也就甭再去闯荡了。可是命运好像要留下他去干大事，特意半路上推开对手的剑，让它落下来只蹭着堂吉诃德的左肩，砍下那半边的盔甲，顺路还削去一大块头盔和半拉耳朵。这些东西七零八落地掉在地上，弄得我们的骑士狼狈不堪。

万能的上帝啊，谁有本事描述吃了大亏的曼却好汉此时此刻心头升起的怒火呢？这么说吧，只见他踩紧马镫挺直身子、两手紧紧握剑、狠狠向比斯开人砍去，隔着软垫打中了他的脑袋。那么棒的防身家伙也没挡住大山压顶似的一击，那人的耳鼻口顿时冒出鲜血，险些儿从骡子上掉下来，幸好他连忙死死抱住了牲口的脖子。不过最后他的两脚还是滑出了镫环，胳膊也松开了。骡子也被猛劈下来的一剑吓惊了，没命地沿田野跑去，三蹶子两蹶子就把主人给摔倒在地上。

堂吉诃德只在一旁不动声色地瞧着，见那人落地了，便跳下马，两步三步地走到跟前，用剑头逼着那人的眼睛叫他投降，不然就割下他的脑袋。昏头昏脑的比斯开人一时说不上话来。堂吉诃德已经红了眼，那人险些儿遭了殃。幸亏一直战战兢兢在车里观看他俩打架的夫人们走了过来，苦苦哀求看在她们的面子上饶了那个侍从的性命。堂吉诃德听完后，神气十足、一本正经地答道：

“美貌的夫人们，我当然很情愿听从诸位的吩咐，不过得先说好一个条件，那就是，这位骑士必须答应去托博索村走一趟，替我拜见一下举世无双的堂娜杜尔西内亚，并且老老实实

听她发落。”

几个女人吓得心惊胆战，又求助无门，尽管一点不明白堂吉诃德说了些什么，也顾不上打听杜尔西内亚是何许人，只是连连答应她们的侍从一定按照他的吩咐去办。

“有诸位的这些话担保，我就不再难为他了。说实在的，这也太便宜了他。”

第 十 章

堂吉诃德和他的侍从桑丘·潘沙之间一场妙趣横生的交谈

桑丘·潘沙挨了教士的骡夫们一顿捶打，这时候已经爬起来了，正在一边静静观看主人堂吉诃德怎么打仗，心中不断祈求上帝保佑他得胜，赢个岛子什么的，好按事先说妥的封自己做总督。他看已经打完架了，主人正准备骑上洛西南特，赶紧抢上前去扶住马镫，没等主人跨上去，便双膝跪在他面前，抓住他的手说：

“我的老爷堂吉诃德先生，您这场拼搏赢来的岛子，千万劳驾赏给我管吧。它就是再大，我也有本事管起来；照别人管岛子的样子学，保准不比他们差。”

堂吉诃德听了，回答说：

“桑丘老兄，实话告诉你吧，今天这一仗——以后还会有的——不是为争什么海岛打的，只是三岔路口上的厮打。到头来，不是脑袋开瓢，就是丢一只耳朵。你别着急，早晚会赶上好事。别说叫你当总督，再大的官也行。”

桑丘千恩万谢，一遍遍地亲主人的手和铠甲的下摆，然后扶他骑上洛西南特，自己也跨上驴背，跟在主人后面上路了。堂吉诃德不再跟车上的女人们搭腔，也没跟她们告别，径自大摇大摆地骑着马走进附近的一片树林。桑丘骑着驴，在后面紧

赶慢赶，可是洛西南特走得太快，终于还是把他甩在后面了。他不得不大声喊叫，求主人等等他。堂吉诃德听到后，紧紧勒住缰绳叫洛西南特停下，一直等到疲于奔命的侍从赶上来。桑丘一到就说：

“老爷，依我看，咱们最好还是找个教堂躲起来。刚才跟您打架的人下场那么惨，用不了多久就会告到教友公堂① 去，然后派人来抓咱们。要是真把咱们关进班房，那可就苦得连尾巴尖也冒汗了。”

“别胡说！”堂吉诃德打住他，“这种事你是在哪儿见到还是读到的？游侠骑士即便杀人如麻也不会被捕受审的。”

“我不懂什么杀人秫秸，”桑丘说，“我可是自打出生也没跟别人玩过这东西。我只是说，谁要在野地里打架，教友公堂可就会找他的麻烦。您说的那事，我可不搀和。”

“老兄，用不着担心。”堂吉诃德说，“你就是落进迦勒底人② 手里，我也能救你出来；教友公堂还在话下！不过你实话告诉我，走遍天下，你见过像我这么勇敢的骑士吗？你看过的故事书上，有谁能像我那样冲劲儿猛、韧劲儿强、剑落人伤、枪到马翻？”

“老实说，”桑丘回答道，“我一本故事书也没看过，我根本不识字。不过我敢打赌，我这一辈子还没有侍候过像您这么大胆的主人。我只求上帝保佑您别胆大过分，惹得我刚说的那些人来找您算账。我还求您老人家赶快治伤吧。瞧那只耳朵流出那么多血。我在褡裢里带着布条和一点白油膏呢。”

---

① 教友公堂，西班牙于1476年建立的民间司法机构，负责荒僻地带的治安。

② 迦勒底人，古代巴比伦某个地区的居民，曾经征服过犹太人。

“其实本来完全用不着你那些东西，”堂吉诃德说，“可是我偏偏忘了做一瓶费也拉布拉斯① 的神水带来，点上一滴马上生效，比什么药都强。”

“这是什么瓶子什么神水呀？”桑丘·潘沙问。

“要说这种神水，”堂吉诃德说，“配方我都记在脑子里。有了它，受什么伤也送不了命。等什么时候我做好了送给你，那你就便当了：见我哪次打仗被人家拦腰砍成两截（这是常有的事），你赶紧轻轻端起掉在地上的半截，趁血没干的时候，仔仔细细跟马鞍上那半截对起来，千万留神要放得是地方、对准了。然后，给我喝两滴我说的那种神水。你就瞧着吧，我马上红光满面，像只新摘的苹果。”

“要是真有这东西，”潘沙说，“您打算给我的海岛总督我也不干了。我辛辛苦苦服侍您老人家一场，别的什么也不要，只求您把这种仙浆的配方给我，走到哪儿，一盎司也能卖出两雷阿尔。只要后半辈子能体体面面舒舒服服过去，我也就不想别的了。可就是不知道，做这玩意儿的开销大不大？”

“花不了三雷阿尔就可以做整整三阿孙勃雷②。”堂吉诃德回答说。

“哎呀，我的老天！”桑丘嚷嚷起来，“您还等什么呀？快动手教给我吧！”

“老兄，别急呀！”堂吉诃德说，“我还打算教给你更了不起的本事，赏你更多的好处呢。可是眼下咱们得想法治伤，我这耳朵疼得真邪乎。”

桑丘从褡裢里取出布条和油膏，正在这时候，堂吉诃德发

① 费也拉布拉斯，12 世纪末西欧民间传奇中的人物。

② 阿孙勃雷，容量单位，约合两公升。

现他的头盔破了，气得差点发疯。只见他手握剑柄，两眼望着天上说：

“我按四大福音书详载的规则，向世间万物的创造者发誓：遭受如此奇耻大辱，我一定要报仇雪恨，否则，我将模仿曼图亚侯爵的样子生活。他为了给死去的侄子巴多维诺报仇，曾经发誓：不在铺台布的桌子上吃饭，不和妻子亲热，还有其他事情，我记不得了，不能一一列举，就权当包括在誓言里了。”

桑丘在一边听到了，就对他说：

“堂吉诃德先生，我得提醒您：要是那位骑士按照您的吩咐去拜见我的女主人杜尔西内亚·德尔·托博索，他的罪就算赎完了。除非他再犯什么事，要不，不该再罚他。”

“你的话很对，说在点子上了。”堂吉诃德说，“好吧，我取消刚才发的誓，不去找他算账了。不过我还是要再一次郑重起誓：一定要照我刚才说的那样生活，直到有一天从别的骑士手里夺来一顶跟这顶差不多一样好的头盔。桑丘，你别以为这是我一时心血来潮，其实，早就有人给我做出了样子：曼布里诺① 的头盔就惹出了一模一样的事情，结果是萨克里潘特吃了大亏。”

“我的老爷呀，我劝您把发的誓都远远扔进地狱里去吧。”桑丘说，“干这种事不光伤身体，也太不合情理。不信吗？那请您告诉我：要是一连好几天都碰不上戴头盔的人，咱们怎么办？您也非按着发誓说的那样，自讨苦吃、自找罪受，天天在野地里过夜，穿着衣服睡觉，还有别的上千上百的折磨？您非得学那个发誓这样做的老疯子侯爵曼图亚？您好好想想，这些

① 曼布里诺，骑士小说中的摩尔国王，因神奇头盔的保护而刀枪不入。萨克里潘特亦为书中人物。

大路上来来往往的根本没有什么披盔戴甲的人，尽是些脚夫呀、赶大车的呀。他们呀，不光不戴什么头盔，只怕自打生下来也没听说过这玩意儿。”

“这你就错了，”堂吉诃德说，“你看嘛，咱们在这个三岔路口上待了不到两个钟头，就见了多少披甲戴盔的武士，简直比跑到阿尔布拉卡去抢大美人安赫丽卡① 的还多。”

“但愿有这种好事，”桑丘说，“上帝保佑咱们走运，早点把那个怎么也盼不来的海岛弄到手，我就是死了也甘心。”

“桑丘，我不是说了吗，你别为这个操心。没有海岛，还有丹麦王国和索布拉迪萨王国② 呢。这两处对你真是可体合身，太对路了。再说，又都在陆地上，更称你的心。不过这些事到时候再说吧。这会儿咱们先瞧瞧你的褡裢里有什么吃的东西没有，然后再去找个城堡过夜，还得配制我说的那种药水。上帝啊，这只耳朵实在疼得太厉害了。”

“我这儿只有一个葱头、一点奶酪，还有几块干面包。”桑丘说，“这可不是您这样勇敢的骑士吃的饭食。”

“你又不懂了，”堂吉诃德回答说，“告诉你吧，桑丘，游侠骑士一个月不吃饭，那才地道呢。就是吃点东西，也是碰上什么算什么。你要是像我似的读那么多书，就知道此话不假。我读的那些书里从来不提游侠骑士吃饭的事，只是偶尔讲到人家请他们赴大宴什么的。平常日子他们总是靠野菜山果之类充饥。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不吃不喝、没有常人的那些事情，因为他们终究跟咱们一样是大活人。不过有一点很清楚：他们

---

① 安赫丽卡，博亚尔多所著《热恋的罗尔丹》中的人物。阿尔布拉卡是书中的地名。

② 索布拉迪萨王国，骑士小说中虚构的地名。

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荒原草莽上游荡，也不能带上厨师，所以日常只能吃些粗劣的东西，就像你拿出来的那些。好了，桑丘我的老兄，我自己都不嫌弃的东西，你发什么愁？别出什么新花样，也别让游侠骑士太离谱了！”

“实在对不住您，”桑丘说，“我刚说了，我这人不识字，不懂得骑士这一行的规矩，也不受它管。从今往后，我记着往褡裢里装上各种各样的干果，为您这位骑士准备着。我呢，反正也不是骑士，就给自己捎上别的东西，像飞禽走兽那些经饱的吃食。”

“哎，桑丘，”堂吉诃德说，“我可不是说游侠骑士只能吃你说的那些干果子，别的什么也不能碰，我是说他们经常吃那些东西，还有野地里长的青草；他们知道上哪儿去找，我也知道。”

“太好了，”桑丘说，“能找到这些草可是大本事。我已经慢慢看出来，早晚有一天得用上这个本事。”

说着便掏出他带的那些吃食，两人亲亲热热一块分享。因为他们着急要去找过夜的地方，这顿干巴巴的微薄晚餐便匆匆结束了。两人跨上各自的坐骑连忙赶路，想在天黑之前走到有人烟的地方。可是太阳很快就下山了，他们的打算也就落了空。近处只有几间牧羊人的草棚，他们便决定在那儿过夜。如果说没找到有人烟的地方让桑丘大为恼火的话，他的主人却因为能够风餐露宿而兴高采烈。他觉得，每这样做一次，他这位骑士的功德就长进一分。

第十一章

堂吉诃德在牧羊人之中的见闻

几个牧羊人十分热心地留堂吉诃德过夜。桑丘刚刚想方设法安顿好洛西南特和他自己的驴子，就闻到架在火上的铁锅里，翻滚的羊肉块正散发着香味，便连忙凑了过去。他真想上去看看煮熟了没有，打算马上把锅里的东西送进自己的肚皮。可是他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牧羊人已经把锅从火上端下来，又在地上铺了几块羊皮，很快摆好了那顿乡野晚餐。他们实实诚诚地邀请两位客人跟他们分享自己的简便饭食。住在草棚里的六个村野之人，礼数周全地先请堂吉诃德在一只倒扣的木盆上就坐，他们六人才围成一圈坐在羊皮四周。堂吉诃德坐下来，桑丘站在一边给他斟酒。杯子自然是羊角做的。主人见侍从站在那里，便对他说：

“桑丘，我要让你明白骑士道的好处；只要干上这一行，不论是什么职位，转眼工夫就会受到世人的称道和尊重。我要你坐在我身边，跟这些好人们同席。虽说我是你的老爷，理所当然的主子，但是你我二人应该不分彼此，同用一个餐碟，同喝一杯酒。可以说，骑士道跟爱心一样，对万物一视同仁。”

“太谢谢您了！”桑丘说，“可我得告诉您，我倒情愿自己一个人站着吃，那比坐在皇上身边吃强多了。说句心里话吧，自个儿躲在旮旯里，不用拿腔作势、点头哈腰，就是光吃面包

和葱头，那味道也特别香。不像吃酒席，就算席面上摆着整只整只的火鸡，可是我得细嚼慢咽，一点点地抿酒，还要时不时擦擦嘴；又不能尽意儿地咳嗽、打喷嚏什么的；自个儿一人，自由自在，干什么不行！当然，现如今我当了老爷您的侍从，在游侠骑士这一行里跑腿帮忙，您自然是想让我体面体面。不过我求您还是给我点别的更便当更实惠的东西。眼下您的好意我领情了，可是这种体面从现在到世界末日我也不想要。”

“就算你说得对，可还是坐下的好。要知道，上帝抬举谦恭的人。”

说着便拽着他的胳膊，硬让他坐在自己身边。牧羊人一点听不懂游侠骑士和侍从之间的那套行话，只是一声不吭地吃饭，同时看着两位客人如何把拳头大的羊肉块塞进嘴里。吃完了羊肉，他们又在羊皮上倒了一大堆干瘪的橡树子，还有半块硬邦邦的干酪，简直像一块三合土。这时候，羊角杯转着圈地传来传去，一点也闲不住，一会儿满，一会儿空，就像水车上的戽斗一样。面前的两只酒囊转眼就空了一只。堂吉诃德吃饱了肚子，伸手抓起一把橡树子，仔细端详了一阵，便开口发了这么一通议论：

“那是多么美好的岁月、多么幸福的时代啊！难怪古人冠其以‘黄金’二字。倒不是因为我们这个黑铁时代如此钟爱的黄金，在那个幸运的时代可以毫不费力地获得，而是因为，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不知道‘你的’和‘我的’这两个字眼！在那些淳朴的岁月里，一切都是共有的。每日的食粮，人们只须伸伸手就得到了：粗壮的橡树随时都在以成熟的甜美果实慷慨地馈赠他们；晶莹的清泉和奔流的江河为他们提供了大量明澈甘冽的水源；勤劳灵巧的蜜蜂在石缝和树洞里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向任何一只伸出的手奉献着丰腴甜蜜的劳动果实，而不

收分文报酬；雄壮的软木树，无须人们操劳，自己殷勤地退下大片轻柔的树皮，给他们去遮盖住室，而架在简陋木桩上的房屋只是用来抵挡风雨的。那时候，天下太平无事，人们友善和睦。弯弯的犁杖还不敢冒昧地把沉重的犁铧插进我们大地母亲仁厚的肚腹。而她，不待别人催逼，便奉献出丰腴宽大胸怀里的一切，来赡足、养育并取悦于那些已经占有了她的儿女们。那时候，美丽纯真的牧羊女确实可以漫山遍野地走来走去，有的梳着发辫，有的披散着头发，身上的衣服只规规矩矩遮盖着古往今来羞耻心要求遮盖的部位。她们的服饰可不是今天常见的那些东西。那时候，既没有提尔① 的骨螺紫，也没有如今任人百般作践的绫罗绸缎，只不过是一些牛蒡草的绿叶和编织起来的常春藤。可她们这身装束照样非常艳丽华贵、十分入时，并不亚于当今我们那些仕女命妇们百无聊赖、刻意追求的奇装异服。那时她们谈情说爱的方式也同样简单朴实、直言尽意，丝毫用不着拐弯抹角、装腔作势。也没有人欺诈行骗、心怀叵测，却偏偏装出一副真诚坦率的样子。法律还没有脱离自己的正道，谁也不敢依靠恩宠和钱财公然玷污、干扰它，不像现在，受到那么多的践踏、干扰和侵犯。法官的头脑里没有一丁点儿任意判决的念头，其实那时候不需要谁判决什么，也不会有人受到判决。我刚才说了，那时贞洁的年轻姑娘可以独自随心所欲地到处走动，而不必担心受到轻薄淫荡之徒的作践，即便失身，那也是她们本人心甘情愿。可在当今我们这个可恶的时代，没有一个女子会感到安全，即使再造一个克里特迷宫②，把她们都关在里面藏起来也不行。该死的情欲会像瘟疫

① 提尔，地中海沿岸古代腓尼基港口，以盛产染料骨螺紫著称。

② 克里特迷宫，希腊神话中克里特国王建造的迷宫，用来禁闭牛头妖怪。

一样，死乞白赖地飘到空中、钻进缝隙，最终一切庇护措施都将宣告无用。正是因为世道变了，人心越来越坏，所以才建立骑士制度来保护贞女、援助寡妇、救济孤儿和一切无告之人。我就是干这一行的。牧羊人弟兄们，我感谢你们如此款待和照顾我和我的侍从。虽说人人善待游侠骑士本是天经地义的事，可是须知，你们并不知道这条规矩，却照样收留和款待了我们；我自然更有理由诚心诚意感谢你们的一片好意。”

我们的骑士根本没有必要来这么一通长篇大论。都怪饭后那些橡树子让他想起了黄金时代，才异想天开地冲着牧羊人说了这连篇的废话。只见那些人一言不发，痴呆呆、傻呵呵地听着。桑丘也悄悄的，只是吃他的橡树子，时不时去光顾一下挂在软木树阴凉处的第二只酒囊。晚饭早就结束了，堂吉诃德的话总算讲完，于是，一个牧羊人说：

“游侠骑士先生，您这就会看到，您的话一点不错：我们真巴不得好好招待您一番。这不，为了让您舒舒坦坦地歇会儿，我们叫来一个老乡给您唱唱小曲。他说话就到了。小伙子脑瓜特灵，又识文断字，正害相思病呢，还会摆弄三弦琴，弹得甭提有多好了。”

牧羊人话音未落，大伙儿就听到一阵琴声。不一会儿，弹琴的人露面了。原来是个二十一二岁的漂亮小伙儿。大家问他吃过饭了没有，他说吃过了。刚才介绍了他的牧羊人便对他说：

“那好吧，安东尼奥，就唱几段给大伙儿解解闷吧。也好让我们这位贵宾看看，深山老林里也有会吹拉弹唱的。我们已经跟他夸过你的好本事了。这会儿你就露一手，不然，还以为我们瞎说呢。好了，劳驾你赶快坐下，就唱那支你害相思的小曲吧。你那位当受俸教士的舅舅还编得真好，全村人都喜欢听。”

“好吧。”小伙子当下就答应了，没再等别人央告，往一截砍剩下来的橡树桩子上一坐，拨弄起三弦琴，接着便用美妙的歌喉唱了下面的小曲：

安东尼奥的歌

奥拉丽亚，我知道你爱我，
尽管你什么也没对我说；
甚至没用你那双眼睛，
默默道出你多么爱我。

我也知道你心里明白，
我一口咬定你非我不爱。
你既然看出我的相思，
再大的折磨也能忍耐。

的确有的时候，奥拉丽亚，
你好像在对我表明：
你的心是青铜铸成，
你雪白的胸比石头还硬。

透过你一次次的责难，
还有矜持的有意疏远，
我却隐隐看到希望女神，
飘动着衣裙的边缘。

我的心就像鱼儿扑向钓饵，

紧紧追随意中的人儿。
未得垂青也不沮丧，
受到眷顾也不张狂。

和颜悦色若是情意，
你的面容给我启迪。
我似乎已经看到，
朝思暮想的结局。

为博得他人欢心，
莫过于效力殷勤。
我至今所做的一切，
已增添了几多印痕。

如果你留心小事，
准会看透我的心思：
常常是到了星期一，
我还炫耀礼拜的服饰。

只因爱情和装束，
总是并肩走路，
我愿在你的眼里，
永远是翩翩风度。

为了你我不再跳舞取乐，
一心一意抚琴唱歌。
你一定无时不能听到，

直至金鸡第一声报晓。

我用尽了人间的辞藻，
来赞颂你的美貌。
我不过说了实情，
却惹得姑娘们气恼。

贝罗卡家的特莱莎，
受不了我赞美你的话。
“你以为爱上了天使？
其实拜倒在猢狲脚下！”

“她全靠浑身的珠宝，
再把假发往头上一套，
装扮成一个美人，
连爱神也能唬到。”

我说她胡扯，她大发脾气，
她表哥跑来跟我论理，
还向我挑战。你想必听说，
我干了什么，他干了什么。

我紧追不舍献殷勤，
全都出自一片爱心。
我的打算正当合理，
并不是想苟合私奔。

教堂备有柔韧的丝带，
拴紧夫妻永不分开。
把你的脖颈套进扣结，
我便立即跟随而来。

不然的话，诸位请听，
德高望重的圣人为我作证：
除非做僧侣去修道，
我发誓在山林度过终生。

牧羊人就这样唱完了他的歌。堂吉诃德求他再唱点什么，可是桑丘·潘沙不答应：他一心想睡觉，不愿意再听小曲了。他对主人说：

“您老人家最好找个地方安顿下来过夜吧。这些好人们得整天干活，不能一宿唱个没完。”

“我知道你是怎么回事，桑丘，”堂吉诃德回答说，“我早就看明白了：你那么三番五次地光顾酒囊，这会儿得靠睡觉来抵账，听小曲可不管用。”

“有上帝作证，大伙儿都喝得有滋有味的。”桑丘说。

“那倒也是，”堂吉诃德说，“好吧，你找个地方歇着吧。可是干我们这一行的总觉得守夜比睡觉好。别忙，等一等，你最好再给我治治这只耳朵，真叫我疼得受不了。”

桑丘照他说的办了。一个牧羊人看了看伤口，说不要紧，他给上点药，很快就会好的。他就近从地上揪起几片迷迭香叶子，塞进嘴里嚼了几下，再撒上一点盐，就给他敷在耳朵上，紧紧包扎起来。最后对他说用不着再上别的药了。结果真是这样。

第十二章

一个牧羊人讲给堂吉诃德等人听的故事

这时候，平日从村里给他们捎干粮的一个小伙子来了。他说：

“你们知道村里出的事吗，伙计们?”

“我们上哪儿知道去?”有人回答他说。

“告诉你们吧，”小伙子接着说，“今天早上，那个跑去放羊的学生格利索斯托莫死了。都说他是为了那个鬼丫头玛尔塞拉害相思病死的，就是阔佬吉列尔莫的女儿，那个打扮成牧羊女漫山遍野乱跑的姑娘。”

“你是说玛尔塞拉?”一个人问他。

“说的就是她，”那牧羊人答道，“有意思的是小伙子死的时候留下遗嘱，说要按摩尔人的规矩把他埋在野地里，紧靠着软木树泉眼的大石头脚下。大伙儿都那么传，说他告诉别人，他就是在那儿头一次看见那姑娘的。遗嘱里还有好多别的话，村上的神甫都说不能照办，尽听他那些歪门斜道还了得。可他的朋友昂布罗西奥（跟他一样，也是个打扮成牧羊人的学生）说什么也不依，说是非得按照格利索斯托莫留下的话句句照办不行。这不，全村一下子开了锅，说东道西不算，末了还得依着昂布罗西奥和他那些放羊的哥儿们，明天就要大办丧事，把死人埋到我刚才说的地方。我琢磨着，可有好瞧的了。反正我

是非得去看看，哪怕来不及回村也认了。”

“我们几个也去，”在场的牧羊人都说，“咱们抓抓阄，留下一个人替大伙儿放羊。”

“行啊，佩德罗，”有个牧羊人说，“我看就别费那个事了。我留下来替大伙儿放羊。可别以为我在充好人，不想去看热闹，都怪我前些日子脚上扎了个刺，没法走路。”

“那我们也得谢谢你。”佩德罗说。

堂吉诃德问佩德罗，死的人是谁，那个牧羊女又是谁。佩德罗回答说，死者是一位名门公子，家住那边山里的一个村子，去萨拉曼卡求学多年，学成回到家里，人人都说他读了满肚子书，学问大着呢。大伙儿说他最拿手的是看星星的本事，知道天上的太阳和月亮会出什么事，什么日吃、月吃的，一说一个准。

“那叫日食、月食，我的朋友，不是日吃、月吃。就是这两个亮光光的大家伙忽然黑了下来。”堂吉诃德说。

可是佩德罗根本不在意这些没劲的事，只顾接着讲他的新闻：

“他还能事先知道什么时候是丰年，什么时候是黄年。”

“你想必是说‘荒年’吧，朋友。”堂吉诃德又说。

“荒年也罢、黄年也罢，都差不离。反正他爹和他的亲戚朋友信他的话，一下子都发了起来。他们全听他的。比方他说：‘今年种大麦，别种小麦；这一年种豆子，别种大麦；来年橄榄油满地流，往后三年一滴也没有。’”

“他这学问叫占星学。”堂吉诃德告诉他。

“我不知道叫什么。”佩德罗说，“我只知道这些他全懂，还有别的本事。后来，他从萨拉曼卡回来没过几个月，突然有一天，他脱掉上学穿的长袍，披上老羊皮袄，拿起赶羊棍，打

扮成一个放羊的。捯饬成这副模样的还有他的老同学、好朋友昂布罗西奥。我忘了告诉您，死去的格利索斯托莫还是个编小曲的能手呢，什么我主生日晚上唱的放羊小调呀，什么耶稣圣体节演的圣经戏呀，村上的小伙子们演过几出，都说编得棒极啦。村上的人见两个学问人猛孤丁地装扮成放羊的，都很奇怪，不明白他们干吗要弄成那副怪样子。就在那时候，这位格利索斯托莫的父亲死了，他得了一大笔家产，又是浮财，又是田庄，成群的大小牲口，数不清的现金。这些东西一下子全都攥在小伙子手里了，按说他也配得上，他待人不错，心肠好，交的都是正经朋友，还有一副老天给的漂亮脸蛋。后来大伙儿才知道他干吗换了这身打扮，原来不是为了别的，专为漫山遍野去找那个放羊的玛尔塞拉，就是刚才我们那个伙计提到的那姑娘。可怜的死鬼格利索斯托莫偏偏爱上了她。说什么您也得知道这丫头是谁，现在我就告诉您。说不定，不，保准您今生今世也没听说过这种事情，哪怕您能活到莎痴的岁数。”

“你应当说‘撒拉’①。”堂吉诃德再一次纠正，他实在受不了牧羊人胡诌的那些字眼。

“莎痴就是个老不死的嘛，”佩德罗顶了一句，“我说老爷，您要是老跟在后面寒碜我说的话，只怕咱们一年也讲不完了。”

“对不起，朋友，”堂吉诃德说，“只是‘莎痴’和撒拉大不一样，我才提醒你。不过你也说得对，‘莎痴’是比撒拉活得岁数长。你接着讲故事吧，我再不打断你了。”

“那我就接着讲了，我的好老爷。”牧羊人说，“我们村有

① 撒拉（也译作撒莱），《圣经》人物，亚伯兰之妻，据说活了127岁。牧羊人发音不正确，说成了西班牙语中的“莎痴”一词。

个比格利索斯托莫的父亲还阔的人，名叫吉列尔莫。上帝不光给了他大笔大笔的钱财，还赏给他一个女儿。这孩子的母亲可是我们这地界人敬重的女人，想不到就在生她的时候死了。她那张脸儿啊，简直比太阳和月亮还鲜亮好看，人又特别勤快，惜老怜贫的。我琢磨着，她的魂灵儿一准在天堂上帝身边享福呢。这么好的女人一死，她丈夫吉列尔莫伤心得不行，没过多少时间也过世了，留下女儿玛尔塞拉，年纪轻轻的就有了万贯家产，寄养在她叔叔家。这人在我们村当神甫和受俸教士。

“小姑娘出落得真漂亮，让人不由得想起她那模样出众的母亲。不过看架势，女儿迟早要把妈妈比下去。这不，等姑娘长到十四五岁上，人人见了都说上帝真是好心，给她一副这么好的模样。不知有多少人一下子就爱上了她，弄得神魂颠倒的。她叔叔管教得很严，不让她出门。饶是这样，还是四处都知道有这么个漂亮闺女。不管是冲着她的人品，还是冲着她的家产，反正不光我们本村的，连方圆多少莱瓜的富贵人家的公子们都跑来找她叔叔，求爷爷告奶奶，死缠着非娶那闺女不可。她那叔叔，说实在的，也是个正经基督徒，当然乐意早点把她嫁出去。姑娘到岁数了嘛。不过他想最好事先看看姑娘本人是什么心思，倒不是打算从阔侄女的婚事里捞点好处油水什么的，故意拖着不办。村上的人，三三两两的，没少叨咕这事，都说神甫的好话。游侠先生，我告诉您吧，我们这种小地方，什么都说道，什么都唧咕。您信我的话没错，依我看，神甫这人实在是太好了，整个教区的人没法不说他好，小村小镇的，就更甭提了。”

“是这么回事，”堂吉诃德说，“你接着讲下去吧。这故事不错，你呢，佩德罗老兄，讲得也入情入理。”

“我只求合乎上帝的情理，这才是最要紧的。您往下听吧。

当叔叔的一个劲儿地给侄女出主意，挨个儿地摆小伙子们的好处，特别是那些明说要娶她的；叫她挑个中意的嫁过去。可那姑娘总是说她暂时还不想结婚，她觉得自己太年轻，哪有本事挑起理家的担子。这些话听起来也是个理，当叔叔的不好再难为她，心想等她再大点，自然会挑个称心如意的男人。他还说，说得也很在理：做长辈的不该逼着儿女们成婚。可是你猜怎么着，冷不丁地，有一天，这个一向羞答答的玛尔塞拉突然变成了牧羊女。她叔叔也好，村上的人也好，怎么劝也不听，说什么非得跟村里的牧羊女跑到野地里去放她自己的那群羊。她这么一露面，人人都看到了她的漂亮模样。我真难说清有多少富家子弟和绅士，还有趁钱的庄稼人，都学着格利索斯托莫的打扮，漫山遍野跟在她后面死缠。刚才说了，他们当中自然少不了如今已经死了的那位。都说他哪里只是看上了那姑娘，简直把她当成了天仙。千万别以为她满处乱跑，不受管教，也没人管教，就多少会干出不检点、不规矩的事。她连想都没想过。她反而更是看重自己的名声。那些缠着她献殷勤的人，没有一个敢夸下海口，他们确实也没法夸下海口，因为姑娘没有给他们哪怕一丁点儿指望。她虽说总跟那些放羊的在一起聊聊家常什么的，不躲也不避，和和气气、规规矩矩，可是只要她看出不管什么人有点打算，哪怕是正儿八经地想娶她，马上就把那人甩出老远，像扔一块石子似的。她这种脾性在我们这地界可是坑了不少人，简直就像她随身带来了一场瘟疫。要论漂亮可人，谁见了她都会打心眼儿里爱上，想方设法为她卖力气。可她总是冷冰冰地给你钉子碰，弄得那些人干着急，一点办法也没有，不知道说她什么好。有的干脆大叫大嚷，埋怨她心肠太硬，不知好歹，还有不少别的说法，都挺合乎她的禀性。先生，说不定哪一天您一到这儿，就能听到满山满沟，到

处飘着一片唉声叹气，这些唉声叹气的都是那些来找她碰了钉子的。离这儿不远有块地方，长着二十来棵又高又大的山毛榉，棵棵的光滑树皮上都刻着画着玛尔塞拉的名字；有的名字上还刻下一顶皇冠，就好像那害相思的人明明白白告诉大家：这是给玛尔塞拉戴的，在世上的所有美人当中，也只有她配得上。这儿一个放羊的唉声叹气，那儿一个放羊的哭哭啼啼，再远处还有唱情歌的、哼苦调的。有的整宿坐在橡树底下，再不就是大石头底下，泪汪汪的一夜不合眼，就这么失魂落魄地前思后想，一直到早晨的太阳照着他。也有没完没了长吁短叹的，不顾夏天中午的闷热天气，躺在滚烫的沙子上，冲着慈悲的老天连连诉苦。这个、那个，这些个、那些个，都叫玛尔塞拉随随便便给制服了。我们这些认识她的人正等着瞧呢，看她这股狂劲儿还有没有个头；也不知道哪个有福气的能拧过她这吓人的倔脾气，一辈子消受这个美人尖子。我说的都是实情，我们这个小伙子说大伙儿都觉得格利索斯托莫是为她死的也一点不假。所以，先生，我劝您，千万别错过明天的丧事，值得一看。格利索斯托莫有好多朋友。他挑的坟地离这儿不过半莱瓜的路程。”

“那就依你说的了，”堂吉诃德说，“听你讲这个有趣的故事真有味道，太谢谢你了。”

“嗨！”牧羊人也跟他客套起来，“说起为玛尔塞拉害相思病的那些人，我知道的还不够一半呢。说不定明天会在路上碰到个放羊的，能给咱们讲全了。这会儿，您最好到棚子底下去睡一觉。着了露水对您的伤口不好。除了这个，别的您倒不必担心：刚敷上的草药不会错的。”

桑丘·潘沙见牧羊人啰嗦个没完，早就想让他见鬼去了，这会儿也赶紧催主人进佩德罗的草棚去睡觉。

堂吉诃德依他的话做了，只是一晚上都学看玛尔塞拉那些情人的样子，心里思念着他的意中人杜尔西内亚。桑丘·潘沙呢，一倒在洛西南特和毛驴中间就睡着了，一点不像那些碰了钉子的相思鬼，倒像个挨了一顿拳打脚踢的倒霉蛋。

第十三章

牧羊女玛尔塞拉的故事结尾及其他

曙光刚刚露出东面的山峦，六个牧羊人当中的五个就起来了。他们立刻叫醒了堂吉诃德，问他是不是还打算去看无人不知的格利索斯托莫的葬礼，他们正准备陪他去呢。堂吉诃德盼的就是这个，于是赶紧起来，叫桑丘尽快备好驴马，桑丘很利索地照办了。大家紧接着就上了路。他们走了还不到四分之一莱瓜，在一个小路岔口见迎面来了六个牧羊人，都穿着黑羊皮袄，头上顶着松柏枝和夹竹桃枝编的小帽。每人手里都攥着一根粗粗的冬青木棒。跟他们一起来的还有两个骑马的显要人物，都是一身很讲究的上路打扮。三个脚夫步行跟在后面。两拨人走到一起了，互相客客气气打了招呼，一问各自去干什么，才知道大家都是奔办丧事的地方去的，于是便一起向前走去。

一个骑马人对他自己的旅伴说：

“维瓦尔多先生，我觉得，为看看这场无人不知的葬礼，咱们耽误点时间也挺值得。这个葬礼想必一定不同寻常；从牧羊人给咱们讲的故事来看，殉情的牧人和害人的牧女都够古怪的。”

“我也这么想，”维瓦尔多回答说，“依我看，别说耽搁一天，就是耽搁四天，我也得去瞧瞧。”

堂吉诃德问他们都听到了哪些玛尔塞拉和格利索斯托莫的事。其中一个骑马人告诉他，一大清早，他们遇到一群牧羊人，都穿一色的丧服，便问这是为什么。一个牧羊人说明了缘由，还讲述了一个名叫玛尔塞拉的牧羊女如何美貌而古怪，如何有许多人为追求她，弄得神魂颠倒，最后讲到那位格利索斯托莫是如何死的，而他们正准备去为他送葬。总之，他无非是把堂吉诃德从佩德罗那儿听来的故事重复了一遍。

这个话题谈完了，他们又说起了别的事。那个名叫维瓦尔多的问堂吉诃德干吗要全身披挂地跑到这个太太平平的地方来。堂吉诃德回答他说：

“干我这一行的，走到哪儿，只能是这身打扮。舒适懒散、养尊处优是专为柔弱的显贵们设下的，而辛劳奔波、舞枪弄剑这些事却只等着世人所说的游侠骑士来承担。在下不才，不过是其中一名小卒。”

听他这么一说，大伙儿明白了：他是个疯子。为了寻根问底，看看他得的到底是什么疯病，维瓦尔多又问他游侠骑士是什么意思。

“诸位先生，”堂吉诃德回答道，“你们难道没有读过英国通史和编年史吗？那里经常提到亚瑟王的丰功伟绩。在咱们卡斯蒂利亚民谣里总是把他称作阿尔图斯王。大不列颠王国到处都流行着他的古老传说，说是这位国王一直没死，而是中了魔法，变成一只乌鸦。迟早时来运转，他还会再来执政，重返王位、重操权杖。这就是自那时以来英国人从不杀死乌鸦的缘故。正是在这位明主治下，建立了举世闻名的圆桌骑士兵团；根据史书毫发不爽的记载，接着就发生了堂朗萨洛特·德尔·拉戈和西内布拉王后相爱的事；详知内情并为他们牵线搭桥的是那位可敬的女管家金搭尼奥娜。就这样，在咱们西班牙才产生

了那首尽人皆知、广为流传的民谣：

大不列颠是故乡，
朗萨洛特到此方。
从来名媛侍骑士，
礼仪未能更周详。

“歌中缠绵委婉地唱出了这段儿女情长、英雄气壮的故事。自那时起，骑士兵团便由此及彼传布到世界各地，流行于四面八方。其中，由于战功卓著而最为人称道的就是勇敢的阿马迪斯·德·高拉，还有从他往下直到第五代的子子孙孙；再就是强悍的费里克斯马尔特·德·伊尔卡尼亚；也得提到赞不胜赞的提兰特·埃尔·布兰科，还有英勇善战、攻无不克的堂贝利亚尼斯·德·希腊，时至今日，我们对他仿佛还目有所见、耳有所闻，并且能和他交谈似的。明白吗，诸位先生？这些人就是游侠骑士。我说的骑士兵团就是他们这些骑士的兵团。刚刚说过了：在下不才，不过也在其中供职。上面提到的各位骑士终身致力的事业也就是我终身致力的事业，所以我跑遍荒山野岭，四处闯荡，一心期待命运赐福，让我在最艰险的境遇中，为救助弱小无助者献出自己的力量乃至生命。”

听了他说的这一席话，几个同路人终于明白了堂吉诃德神智不健全，也看出他是什么疯病缠身。跟所有乍一摸到这个底细的人一样，他们自然也免不了大吃一惊。那个维瓦尔多是个机灵鬼，又很喜欢说笑逗乐，听说走到山前墓地的路程没多少了，心想干吗不趁机解解闷，撺掇着让堂吉诃德接着说他的疯话，于是他便说：

“我说呀，游侠骑士先生，您可是挑了一个天下少有的苦

行当。我看就是当苦修会的教士也比这强。”

“或许是苦了点，”我们这位堂吉诃德回答说，“可也是世上不可缺少的行当。对此我坚信不疑。实话说吧，执行长官命令的士兵，并不比发号施令的长官差到哪去。我是说，教士们是在好言好语、安安稳稳向上天祈求人间的福祉；而我们战士和骑士却凭借膂力、挥动利剑去实现并捍卫人间的福祉。我们不能待在家里，必须风餐露宿，忍受夏天酷烈的阳光和冬天刺骨的风雪。就是说，我们受上帝指派，像他的臂膀一样来到人间主持正义。打仗的事，还有所有跟打仗沾边的事，总离不开流汗、吃苦、受罪。很清楚，干这一行的无疑要吃更多的苦头，不如他们只是祈求上帝救援无助者，又平安又清净。我并不是想说游侠骑士比隐居的修道士更光彩，我的脑袋里从来没闪过这个念头。我只不过要说明，干这一行肯定辛苦得多，会遭到棍棒捶打，还要忍饥挨饿、穷途潦倒、破衣烂衫、虱虮满身。毫无疑问，以往的游侠骑士一生中肯定经历了无数磨难。当然，他们之中也有人凭借强壮的臂膀终于当上了皇帝，但是确实为此花费了不知多少血汗。而且他们之所以能攀上如此高位，还多亏魔法师和大博士们帮忙，不然他们也只能空有抱负，终难如愿。”

“我也是这个看法，”那个同路人说，“不过，游侠骑士那许许多多的名堂当中，有一桩我觉得尤其糟糕。那就是，每次他们在凶险的大战中冲锋陷阵，眼看就要丧命了，在这个节骨眼儿上，他们想到的往往不是向上帝求助。要知道，所有的基督徒遇到类似的险境都必须这么做。可他们只顾向自己的意中人求助，而且那么热切虔诚，简直把那些女士们当成了上帝。我总觉得这有点邪教异端的味道。”

“先生，”堂吉诃德说，“这可是最最起码的规矩。游侠骑

士不这么做，那就有失身份了。按照游侠骑士的规矩和惯例，每次面临一场重要的战事，他必须在眼前看到自己的意中人，然后含情脉脉地双眼盯着她，表明在这胜负未卜的关头，他正在用目光祈求夫人的支持和庇护。即便没人在旁边听着，他也必须念念有词地说几句，真心诚意地向她求助。这种先例历史上数不胜数，不能因此就认为他不向上帝求助。他在拼搏的时候，有的是机会和工夫做这件事。”

“说是这么说，”那同路人还不肯罢休，“我总有点琢磨不透。就是有时候我在书上看到，两个游侠骑士正说着话，三言两语地突然发起火来，于是各自掉转马头，在野地里跑出老远，接着又扭过身来，疯了一样飞快地互相迎面而来；还一路跑一路向各自的意中人求助。两人相遇以后，往往是其中一个被对手用长矛穿了个透心凉，从马背上摔下来；另一个也一样，连抓住马鬃的工夫也没有，照样一头倒在地上。我不明白，事情来得那么突然，那个被戳死的上哪找时间去求助上帝。他一路跑来祈求意中人的那些话，干吗不用在基督徒理所当然的本分上。再说呢，游侠骑士也不是人人都害相思病，那些没有意中人的该向谁去求助呢?”

“哪有这种事?”堂吉诃德说，“我是说，哪里见过没有意中人的游侠骑士？他们个个都得害相思，就像天上缀满星星一样理所当然、合情合理。我敢说，还没见过一本书上的游侠骑士没有意中人。没有意中人的游侠骑士不能算正宗，只能算杂牌；他绝不是从正门走进骑士道的城堡，而是像强盗小偷似的越墙而入的。”

“我看未必，”同路人说，“要是我没记错的话，好像书上说，威武的阿马迪斯·德·高拉的弟弟堂加拉奥尔就没有专门用来求助的意中人。可尽管如此，谁也不敢小看他，他不还是一

个英勇善战、鼎鼎大名的骑士吗?”

听了这话，我们这位堂吉诃德马上答道：

“先生，一只燕子飞来不能算夏天，何况据我所知，这位骑士的心里还是挺多情的。至于他见一个值得动心的就动心，那也是天性所至，身不由己。不过尽管如此，有据可查的是，他还是专门为自己选中了一位意中人，时常在内心深处向她求助，因为他自诩是一名性格深沉的骑士。”

“如此说来，凡是游侠骑士都非得有个情人不可。”同路人说，“阁下干了这一行，想必也是这样喽。或许阁下不像堂加拉奥尔那样自诩深沉，那我就要诚心诚意恳求一事：能否看在同路诸君和本人的面上，给大家讲讲您那位女士的姓名、籍贯、身份和芳容。我想她一定很乐意让世人知晓是您这样一位难得的骑士为她倾心和效劳。”

这时候，堂吉诃德长叹一声，说道：

“我不敢保证我那心爱的冤家是不是乐意让世人知道我正在为她效劳。您既然如此彬彬有礼地问我，我只能告诉您，她的名字叫杜尔西内亚，家住拉曼却的托博索村；她的身份嘛，至少也算得上一位公主了，不过对我来说，她就是至高无上的女王；她的美貌是人间少有的，诗人们想入非非赋予他们意中人的那些绰约姿色都一一展现在她身上；她的长发是金丝，她的天庭是宽阔的净土，眉毛是天上的霓虹，眼睛是太阳，脸颊犹如玫瑰，双唇好似珊瑚，牙齿是珍珠，白玉般的脖子，大理石一样的胸脯，象牙似的双手，白皙得像皎洁的雪；至于那些按照礼法遮盖起来、外人不得一睹的部位，只能规规矩矩地揣摩和赞颂，就无法诉诸比拟了。”

“我们还想知道她的血统、家世和门第。”维瓦尔多又提出了要求。

“她不属于古罗马的库尔西奥、盖尤斯和西庇阿等等家族，也不属于近世的科隆纳和乌尔西努斯家族，不是加泰罗尼亚的蒙卡达和列肯森家族，更不是巴伦西亚的列贝利亚和维利亚诺瓦家族，不是阿拉贡的帕拉佛塞科斯、努萨斯、罗卡贝尔提斯、科列利亚斯、卢纳、阿拉高乃斯、乌列阿斯、佛塞斯和古列阿斯家族，不是卡斯蒂利亚的塞尔达、曼利盖、门多萨和古斯曼家族，不是葡萄牙的阿棱卡斯特罗、帕利亚斯和麦内塞斯家族；不过她属于拉曼却的托博索家族。虽然算不上古老门第，但是却可以从此子孙兴旺，产生出世代相传的名门望族。请不要为此跟我争辩，否则我就用塞尔维诺① 的办法来对付。他曾在罗尔丹挂在墙上的兵器下面写道：

休想将其移走，
除非前来拼搏，
成为罗尔丹的对手。

“尽管我出身于拉雷多的卡却平家族②，”同路人回答道，“我也不敢和拉曼却的托博索家族相比。不过说老实话，这个姓氏我还一直没听说过。”

“居然没有听说过！”堂吉诃德说。

大家都静静地听两人谈话。连那些放羊的乡下人也看出，我们这位堂吉诃德实在疯得出格。只有桑丘·潘沙觉得主人说

① 塞尔维诺，苏格兰国王之子，《疯狂的罗兰》中的人物。

② 卡却平，墨西哥人对西班牙殖民者的谑称。此处泛指在新大陆发了财回到西班牙，而且自诩出身名门望族的暴发户。拉雷多，西班牙北部桑坦德省的渔港。

的句句是实话，因为两人从小就认识，自然知道他的底细。他唯一拿不准的就是跟那个漂亮的杜尔西内亚·德尔·托博索沾边的事。他虽然住在离托博索很近的地方，可是从来不知道有叫这个名字的，也没听说过有这么一位公主。

正说着话呢，就看见两座大山夹着的深沟里走来约莫二十多个牧人，清一色的黑羊皮袄，头上都顶着花冠。后来才看清，有些是杉树枝编的，有些是柏树枝编的。其中有六个人抬着一副担架，上面盖满了各式各样的花朵和树枝。一个牧羊人看到后便说：

“那些人抬着格利索斯托莫的尸体过来了。那边的山脚下就是他选好的坟地。”

大家听了连忙走过去，等到了跟前，那帮人已经把担架放在地上。其中四个人正挥动十字镐在一块坚硬的岩石旁边挖坟坑。两拨人客客气气地打了招呼。堂吉诃德他们一伙人便围上去看那副担架，只见鲜花掩盖着一具尸体，一身牧人装束，年纪约莫在三十岁左右。虽说已经死了，可看得出生前相貌英俊、体态匀称。躺在担架上的尸体周围，摆放着一些书和不少手稿，有散页的，也有成卷的。观看遗容遗物的也好，忙着挖坑的也好，所有在场的人都悄然无声，一片寂静。这时，一个抬来遗体的对他的伙伴说：

“昂布罗西奥，你看仔细了，这是不是格利索斯托莫选定的地方。你不是说要一字不差地按他的遗嘱办吗?”

“是这儿，”昂布罗西奥回答道，“就是在这儿，我那可怜的朋友一次又一次给我讲他那些不顺心的事。他说就是在这地方第一次遇见那个要人命的冤家，也是在这儿第一次诚心诚意向她表白了自己的爱心，玛尔塞拉最后一次冷冰冰地拒绝他还是在这儿。他在不幸的一生中演出的这场悲剧也就从此结束

了。为了纪念种种煎熬磨难，他也要在这里被深深埋葬，与世永诀。”

说着，他转向堂吉诃德和那几个跟他同路来的，接下去说：

“诸位先生们，你们怜悯的双眼注视着的这具躯体里，曾经寄寓过上天特别垂青赐恩的灵魂。这是格利索斯托莫的遗体。他生前聪颖过人、教养超群、温文尔雅、诚信绝伦，他待人慷慨豪爽，庄重但无矫饰，欢快而不轻浮。总之，他是独一无二的高洁之士，也是举世无双的苦命之人。他的一片爱心遭到鄙夷，他的满腔热情受到冷遇；他想祈求猛兽怜悯、央告岩石动心；他追着风儿奔跑，向着荒野呼唤；他尽心尽力，得到的却是忘恩负义，终于在风华正茂的时候沦为一具尸骸。那个牧羊女结果了他的性命，可他却设法让她在人们的记忆里得到永生：你们看到的那些手稿就是明证。只可惜他向我交代过了：他的遗体回归大地之日，就是这些纸片化为灰烬之时。”

“您如果真这么做，”维瓦尔多说，“可就比手稿的作者更残酷无情了。他留下的遗言本来有悖情理，遵命照办自然十分荒唐。曼图亚诗圣① 在遗嘱里命人把他的遗稿销毁，奥古斯都·恺撒② 认为不应遵嘱执行。如此看来，昂布罗西奥先生，您理应把贵友的遗体深埋在地下，却不该让他的手稿湮没无闻。他是悲伤之极说的绝情话，您不假思索地照办未免欠妥。您最好还是饶这些手稿一命，让玛尔塞拉的无情永驻人间，后来人从此世世代代引为教训，避免重蹈覆辙、坠入深渊。您这位朋友一往情深、百般无奈，他的经历，我本人和在场的诸位

① 曼图亚，意大利北部城市。拉丁诗人维吉尔生于此。

② 奥古斯都·恺撒（公元前 63—公元 14），古罗马第一代皇帝。

都已经听说了，我们也知道您对他的情谊和他的死因，还有他临终前留下的遗言。从他凄惨的遭遇中可以看出，玛尔塞拉是多么狠心，格利索斯托莫是多么痴情，您作为朋友是多么忠诚；也可以看出，人们一旦被迷狂的爱情蒙住双眼、身不由己地奔上歧途以后，会落个什么下场。昨天晚上我们听说格利索斯托莫死了，而且要在这里安葬；出于好奇心和同情心，我们一致决定绕道来这里亲眼看看，这个令人伤心落泪的传闻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真心诚意感到惋惜，无奈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法改变现状。看在我们这份情意上，好心的昂布罗西奥，我想我至少能以我本人的名义求求你，别把这些稿纸烧了，让我带走几张吧！”

没等牧羊人答话，他伸手就近抓起几张手稿。昂布罗西奥见了，说道：

“先生，我实在不愿失礼，就让您拿走那几张吧。不过想叫我别烧剩下的那些，可就是痴心妄想了。”

维瓦尔多急于要知道手稿上写的是什么，连忙翻开一页，看到的题目是：《绝望之歌》。

昂布罗西奥听到后，便说：

“这是那不幸的人留下的绝命诗。先生，您想知道他的苦难把他折磨到什么田地吗？那就请大声读一遍，让大家都听听。反正墓穴一时也挖不好，您有的是时间。”

“这正合我的意思。”维瓦尔多说。

所有在场的人也跟他一个心思，当下把他团团围住。那人立刻高声读出下面的诗句：

第十四章

死去的牧羊人的失意诗篇和其他意外事件

格利索斯托莫的歌

想不到你竟然如此狠心，
哪里顾忌人人知晓众口纷纭，
四处议论你如何冰霜逼人。
地狱的呼叫充溢苦涩的胸间，
我要发出阵阵悲切的哀叹，
扭曲那平日的歌喉婉转。
正是百般挣扎的心绪，
宣叙你的威风我的苦难，
这声音随着它可怕的振颤，
挟持了我破碎的腑脏心肝，
把我推入更大的痛苦熬煎。
你听啊，别当作风过耳边：
阵阵呼叫代替了歌声，
正从我苦涩的心底升腾。
郁结的哀怨要尽情喷涌，
顾不得你因此怒气填胸。
猛狮在怒吼，恶狼在狂嚎；

令人心悸的咝咝鸣叫，
是鳞片耸立的毒蛇在低啸。
呜呜啼哭的是可怕的鬼怪，
乌鸦鼓噪着预言难逃灾害，
轰隆的狂风搏击翻腾的大海。
公牛倒下仍不屈地怒吼，
惨惨哀泣吧，丧偶的斑鸠，
遭嫌的夜猫子也在啼哭不休。
哭嚎吼叫令人意乱神昏，
全都出自阴森恐怖的一群，
还唤来地狱中啾啾的冤魂。
种种声响汇成嘈杂一片，
撼心震耳顿时天昏地暗，
我正需要这新奇的方式，
尽情诉说那残酷的磨难。

喧嚣把我悲叹的回响淹没，
宽厚的塔霍漠然从金沙上流过，
贝提斯① 的橄榄林好似隔岸观火。
我只能向远方传播难忍的痛苦，
让心头的呼喊越高山入深谷；
话语攒动流出，舌头早已麻木。
我的声音忽而飘进幽黑的山洞，
忽而弥漫人迹罕至的荒僻海滩，
忽而潜入遮天蔽日的浓密丛林，

① 贝提斯，即横贯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地区的瓜达尔基维尔河。

忽而在利比亚草原回荡低吟，
哪管他遍地成群的毒蛇猛兽，
它四面八方把荒蛮之地寻求。
让这嘶哑的呼号带着我的创伤，
和你那举世无双的铁石心肠，
漫无目标地随处遨游吧，
正因我生来不幸，它才可传遍四方。

耐心期待却得到冷若冰霜，
有因和无端的猜疑最终导向死亡，
心中燃烧的妒火造成致命创伤。
日久不见魂不守舍命在旦夕，
时时担忧着你早把我忘记，
空盼好运降临能添几多勇气？
左思右想，总觉死命难逃，
我却活着，真是神威奇妙！
被拒之千里备受猜忌的煎熬。
辗转反侧我已经形同亡灵，
熊熊爱火未消融冷漠的冰凌，
只有默默忍受这无尽的酷刑。
翘首顾盼只见希望隐入黑暗，
我心灰气馁不再等它重现。
莫如丢弃这无益的侥幸念头，
且看折磨能到达什么样的极点。

难道期望和猜忌可以并行不悖？
或许两种情感本该结伴相随？

反正多心的根由确凿无疑。
若是嫉妒的无情魔影就在面前，
我应该紧闭双眼不视不见？
只消一瞥，灵魂的创伤何止千万！
一旦明知真情遭到轻蔑冷遇，
谁能不门窗洞开接纳怅惘心绪？
往日的猜疑变成铁样的证据。
哦，这是多么苦涩的骤然转折，
莫非当初纯真的话语都是信口胡扯？
我呼叫着在爱的王国肆虐的妒火：
请把烧红的铁块塞进我的双手，
受冷遇莫如让拧紧的绳索勒住咽喉。
怎知你仍然无情地将我战胜：
一想到你，刑罚的苦痛便化为乌有。

面对临终时刻我平静而安详，
无论生死并未奢望好运的奖赏，
只不过始终如一坚持我的幻想：
一往情深并不是什么罪孽，
向亘古不变的专横爱神缴械，
方是心灵最大的解脱和欢悦。
永生永世令我爱恨参半的冤家，
心灵透出秀美，容貌放射光华，
不把我放心上我也不怨她。
如此众多的人们受尽她的折磨，
爱神却让她在自己的领地心安理得。
想到这里，我只需一条坚实的绳索，

但求尽快结束这苦难的期限，
她的冷漠推我来到生命的终端，
我将把心灵和躯体抛向清风，
再不指望来日得到幸福的桂冠。
你无数次向我表明你的歪理，
逼迫我终于认清一个道理：
对这累赘的生命早该厌弃。
现在你已看到这颗破碎的心，
被揉搓得千疮百孔末日临近，
却依然欢快地走向你的冷峻。
万一我的亡故博得你一丝同情，
让阴霾笼罩你美丽明澈的眼睛，
我要说，算了，无此荣幸。
我要让事事违背你的心愿：
如今把心灵的残骸向你奉献，
盼望你用大笑来表示吊唁，
证明我的死期是你的庆典。
不过告诉你这些实在愚蠢，
因为我一旦到达生命终点，
你就会露出胜利的笑颜。

是时候了，都从地狱的深渊出来：
坦塔罗斯，你永生永世干渴难耐①，

① 坦塔罗斯，希腊神话中宙斯的儿子，因触怒众神，被打入冥界接受惩罚：站在齐颈的水里，每当口渴想喝水时，水就退去；头上悬着果树，想吃果子时，风就把果子吹开。

西西弗斯，背负着执拗的沉重石块①，
提堤俄斯带着啄食肝肠的秃鹰②，
还有随车轮不停旋转的伊克西翁③，
五十姐妹也把无尽的苦役暂停④。
把你们日夜承受的残酷折磨，
统统塞进我的胸中恣意肆虐；
再请你们微张喉管细语诉说，
唱一曲哀怨凄厉的葬礼之歌
（此种礼仪似乎也可用于失意者）。
裹尸布也不愿将这躯体遮掩，
就请地狱里守门的三头怪犬⑤，
伴随千千万万鬼魅妖魔，
为它献上一曲撕裂心肺的礼赞。
我看生前始终不渝一片痴情，
葬礼本该热热闹闹如此隆重。

绝望之歌，你我就要分手，
不要为离开不幸的人悲伤忧愁。

---

① 西西弗斯，希腊神话中的暴君，死后被打入地狱。他必须把一块巨石堆上山去。每当巨石快到山顶时，立即又沿山坡滚下。于是他须再次往上推，如此循环不已。

② 提堤俄斯，希腊神话中的巨人，因企图强奸阿波罗的母亲，被投入地狱，听任一只秃鹰啄食他的内脏。

③ 伊克西翁，希腊神话人物，曾在诸神宴席上勾引宙斯的妻子，因此被绑在地狱的车轮上，永远旋转。

④ 五十姐妹，指埃及王达那俄斯的五十个女儿，因受父命在新婚之夜杀死了各自的丈夫，被罚在地狱里服苦役：往一只布满孔洞的木桶里灌水。

⑤ 三头怪犬，希腊神话中负责看守地狱大门的怪物。

别忘记那个逼你出世的人儿，
我的亡故反而使她轻松自由：
你我在坟墓还要结伴行走。

听了格利索斯托莫之歌大家都觉得很好，可是读诗的人却说他认为跟传闻有些不符。他听说玛尔塞拉是个规矩善良的姑娘，怎么会招惹得格利索斯托莫又是吃醋又是猜疑，还抱怨什么日久不见之类，这简直是败坏玛尔塞拉的清白名声。昂布罗西奥最清楚他朋友心里的秘密，这时便说：

“先生，您听我一说，就会明白的。这个可怜人是在远远躲开玛尔塞拉以后写的这首诗歌。他是有意远远躲开的，心想躲开不见兴许慢慢就没事了，可是躲开人躲不开相思，反而弄得更加心烦意乱、疑神疑鬼，最后格利索斯托莫干脆当真地嫉妒猜疑起来了。其实，人人都知道玛尔塞拉的确是个好姑娘，就是心狠了点，还有些傲气、瞧不起人。除此之外，再尖酸刻薄的人不该也不能挑出她别的毛病。”

“确实如此。”维瓦尔多说。

他正想接着读另一张没烧掉的稿纸，却马上打住。原来在他们面前出现了一副十分瑰丽的图景：正在开凿的墓穴旁边的岩石上面站着牧羊女玛尔塞拉，简直美极了，比人们传闻中的还要漂亮。以前没见过她的人紧盯着看，惊讶得鸦雀无声。那些见惯了她的乡亲们，居然跟头一次见到她的人们一样，连大气也不敢出了。只有昂布罗西奥一见她，马上怒气冲冲地说：

“你这条满山乱窜的凶狠毒蛇！你的铁石心肠已经要了他的命，现在跑来，难道还要害得这可怜人浑身的伤痕重新鲜血淋漓不成？还是来这儿炫耀只有你这种凶狠的人才干得出的好

事？还是像残忍的尼禄① 一样，站在高处欣赏大火冲天的罗马城？再不就是想学那个践踏生父塔吉诺尸首的不孝之女② 趾高气扬地从这具不幸的躯体上踩过去？快说吧，你到底来干什么？你想得到什么？我知道格利索斯托莫生前在心里对你是百依百顺的。现在他死了，只好由我做主，让他所有的朋友都按你说的办。”

“昂布罗西奥呀，你说的都不对，我不是来干那些事的。”玛尔塞拉回答道，“我来这里，是想再一次亲自把话说明：把格利索斯托莫受的折磨和最后死去都怪罪在我身上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大伙儿都在这里，我求你们仔细听我说；其实不用花多少时间费多少口舌，明白人就会看出我的话对。按你们大伙儿的说法，上天给了我一副好模样，害得你们身不由己地爱上了我，而且就凭你们自己说爱我，我也非得爱你们不成。上帝让我生就个明白人，所以我知道，漂亮的东西总是可爱的。可是我弄不懂，为什么有人见你漂亮爱上了你，你就非得爱他不可。再说，喜欢漂亮东西的人自己可能很丑，当然难免招人讨厌，莫非他想蛮不讲理地说：‘我爱你漂亮，你就爱我丑吧。’就算两人都一样漂亮，各人的想法还可以不一样呢。长得漂亮的也不是个个都能叫人一见倾心，有的看着很赏心悦目，可是不一定弄得你神魂颠倒。要是遇到有姿色的就一见钟情，神魂颠倒，那岂不挑花了眼，整天三心二意、不知如何是好了？反正漂亮的尤物数不尽，想要得到的人也数不尽。我听说，真正

---

① 尼禄（37—68），罗马皇帝。据说他自己密谋纵火烧毁了罗马城，然后嫁祸于基督徒。

② 不孝之女，指传说中罗马国王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的女儿，为帮助丈夫篡位而杀死自己的父亲。文中的塔吉诺（也译作塔奎尼乌斯）是她的丈夫，不是父亲。

的爱情是专一的、自愿的、不能勉强的。既然是这样，而且我觉得也应该是这样，那你们为什么硬是要逼迫我呢？一口咬定你们爱我，我就非得爱你们不成？我还想请你们告诉我，万一上天没让我生得这么漂亮，而是很丑，难道我也可以理直气壮地抱怨你们不爱我吗？何况你们也该想想，这副好模样由不得我自个儿挑，生来如此，全靠老天的恩惠，没处要没处讨。毒蛇有一副毒牙，能咬死人，那也是生就如此，怨不得它自己。一样道理，我当然不该因为自己的好模样受人怪罪。正派女人的好模样可以比做远处的一堆火，比做一把锋利的剑，你不凑上去，它就不烧你不伤你。自尊自爱能让人的心灵美起来，不然，光有个好看的外表，也算不得漂亮。既然自尊自爱可以把内心和外表都衬托得更美，那么一个受人喜爱的漂亮姑娘干吗要丢掉这个好名声？她用不着去迁就别人的心思，说不定那人为了自己痛快正使劲想方设法糟践她的名声呢。我生来自由自在，也想活得自由自在，所以才跑到这空荡荡的野地来。我有这山上的树做伴，清清的溪水当镜子；我让树林和溪水看我的好模样，还把心里话告诉它们。我就是那堆远处的火，那把够不着的剑。那些看上我模样的人，听了我的话其实早该死心了。只是他们一心总想指望点什么，我可是没有给任何人留下话，不管是格利索斯托莫还是别的什么人。是他自己胡思乱想丧了命，怪不着我狠心。常有人责备我说，他完全是一片真情，所以我应该将心比心。可我要说，就在这会儿挖坟的地方，他向我吐露了自己本本分分的想法；我当时就告诉他，我想的是一个人安安静静活一辈子，和大地分享洁身自好、与世隔绝的恬美，最后把我这美丽的躯体也交给它。他听了不但不死心，反而没完没了地痴心妄想，一个劲儿地顶风驶船，最后在他自己一意孤行的港湾中沉没了，这有什么奇怪的呢？我当

然不能半推半就，那岂不是骗人？我更不能答应他，那就完全违背了我一生最大的志向和心愿。他本该死心，可偏要胡思乱想；他自己走上绝路，谁也没招惹他。现在你们说说吧，把他受的这些折磨都怪罪给我有没有道理？受骗的人可以埋怨；一直怀抱的希望破灭了，可以走上绝路；我搭理过的，可以觉得自己有指望；我应承过的，可以兴高采烈。可他不能说我狠心，是害人精。我没给他指望，没骗过他，也没搭理过他，更没应承过他。直到现在，上天还没说我命中非爱谁不可。谁要是看上我又逼我爱他，那可就对不住了。凡是纠缠我的人，听了这番话都该死心了，这对他们只有好处。说得再明白点：从今往后，再有人为我死去，那可不是被嫉妒折磨死的。我谁也不爱，所以谁也用不着嫉妒；完全死了心，就不怕什么冷若冰霜。既然说我残忍、是条毒蛇，那就把我当作害人的坏东西丢开吧；既然说我忘恩负义，那就别巴结我；说我古怪，就别跟我靠近；说我狠心，就躲开我。我残忍，我是条毒蛇，我忘恩负义，我狠心，我古怪，可我不招惹谁，不巴结谁，不靠近谁，不到处纠缠谁。格利索斯托莫是因为自己心气太盛、性情浮躁才送了命，干吗要怪我的洁身自好呢？我只想伴着树林，终身干净，可是干吗有人既要我在男人中间一尘不染，又要断送我的清白呢？我呢，你们都知道，自己什么也不缺，根本不想要别人的东西。我生性自由自在，不喜欢受人约束。我既不爱谁也不恨谁；没骗过这个，也没缠过那个；不耍弄你，也不挑逗他。跟左近村子里的牧羊女规规矩矩聊聊天，一边照看自己的羊群，就足够我消磨时间的了。我一点也不想离开这周围的群山。偶尔走得远一些，那是为了去看看天上的美景。我们的灵魂要踏着那上面的路走回最后的归宿。”

说完这话，没等别人回答，她就转过身，走进旁边的山林

深处。所有在场的人只顾赞叹她的容貌、称道她言之有理。只有几个人，看来是被那双明亮美丽的眼睛射出的利箭刺穿了，打算抬脚去追赶她，似乎没有听懂刚才那番决绝的言辞。堂吉诃德看到后，觉得时候到了，他这个骑士该马上出面救援身陷困境的淑女，便手握剑柄，一字一句高声说道：

“不管是谁，不论贵贱高低，只要胆敢去追赶美丽的玛尔塞拉，必将受到我义愤填膺的狂暴惩罚。她一番清清楚楚的道理足够说明，格利索斯托莫之死跟她无关，她一点过错也没有。她生来就没有想过迁就任何一个追求者的心愿。如此看来，不仅不该追赶和纠缠她，相反地，世上所有好人都理应尊崇和赞赏她，因为她已经表明，这世上只有她一人决心洁白无瑕地度过此生。”

也许是堂吉诃德的恫吓起了作用，也许是因为昂布罗西奥提出赶紧办完他朋友的后事，反正没有一个牧人迈步离开那地方。墓穴终于挖好了，焚烧了格利索斯托莫的手稿之后，他的尸体便被放了进去。在场的人不免个个泪流满面。最后，一块厚厚的石板平放上去把墓穴封住，只等竖立墓碑了。昂布罗西奥说，他打算叫人刻上这样一段墓志铭：

这里静卧着一位情种，
可怜的躯体早已僵硬。
陷入失恋他满怀绝望，
便来这山野独自牧羊。

他死于一双无情的手，
美人冷漠何处寻温柔？
爱神如此霸道而专断，

又把疆域继续推向前。

接着，大家在坟墓上撒下无数花朵和树枝，向死者的好友昂布罗西奥表示了哀悼之情，便纷纷与他告辞。维瓦尔多和他的旅伴也道了别。堂吉诃德也和好客的牧羊人以及两个同路人一一告别。这两人请他相伴一起去塞维利亚，因为那是一个很适合冒险者的地方，在每条大街、每个拐角都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别处无法相比。堂吉诃德十分感谢他们出的主意和他们成人之美的一片好心。不过他说暂时还不想也不能去塞维利亚。听说这一带山林里满是盗贼强人，他首先必须前去清剿。两个赶路人见他坚决要完成义举，自然不好勉强，再次话别之后，便离开他，径自上路了。他们一路上有说不完的话题：又是玛尔塞拉和格利索斯托莫的故事，又是堂吉诃德的疯病。

这时候，堂吉诃德已经决定去找牧羊女玛尔塞拉，准备尽全力为她效劳。不过据这部真实传记记载，结果他没能如愿。到此本书第二部分也就结束了。

第十五章

堂吉诃德跟一伙凶狠的杨瓜斯人[①]相遇碰到的倒霉事

据学者西德·阿麦特·贝嫩赫里记述，堂吉诃德辞别了款待过他的牧羊人和所有去看牧人格利索斯托莫葬礼的人们，就和他的侍从一起走进一片树林；他们看到牧羊女玛尔塞拉去那儿了。他们在里面走了两个多小时，东寻西找始终没看到那姑娘。最后他们来到一片绿莹莹的草地，旁边静静流淌着一条清澈的小溪，不由得叫人们想停下来在那儿歇歇晌，因为正好是越来越闷热的中午时分。堂吉诃德和桑丘从各自的坐骑上下来，放开毛驴和洛西南特，叫它们随心享用遍地都是的青草。他们俩也急忙扯开褡裢，掏尽里面所有的吃食，免去一切礼节客套，主仆二人安安稳稳一起用餐了。桑丘放心大胆地解开洛西南特的绊索，心想这匹马一向老老实实，从不拈花惹草，恐怕科尔多瓦[②] 牧场上的所有母马都来了，也挑不起它一丝邪念。

没想到命运这个促狭鬼这次偏偏没有打瞌睡：凑巧一群加

---

① 杨瓜斯，西班牙北部塞哥维亚省的市镇，男性居民多为脚夫。

② 科尔多瓦，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地区的重要城市。

利西亚[1] 小母马也在这块平川上吃草。主人是几个杨瓜斯镇的赶脚的。他们通常总是赶着马群找水草丰盛的去处歇晌，这次恰好看中了堂吉诃德待着的地方。于是事情就来了：洛西南特突然忍不住想去母马太太们那儿找点乐子，刚闻到气味，就一反平日的习惯和步态，不经主人许可，蹦蹦跳跳跑去向女士们披露自己的打算。可是人家似乎觉得青草比它更有意思，一顿蹄踹牙咬算是给它的见面礼。不一会儿工夫，它的肚带断了，鞍子掉了，只剩下赤条条的身子。不过最让它受不了的还在后头呢：脚夫们见它居然想对母马施行强暴，立刻抄起木棍跑来，一阵棒打，它便皮开肉绽地倒在地上。

堂吉诃德和桑丘已经看见洛西南特挨了棒打，连忙气喘吁吁地凑上去。堂吉诃德对桑丘说：

“依我看，桑丘老兄，这伙人不像是骑士，肯定是一帮粗野的下流东西。听我说，你完全可以帮我一把：他们在咱们眼皮底下这么欺负洛西南特，这个仇非报不可。”

“见鬼！报什么仇？”桑丘回答说，“他们总共有二十多人，咱们就两人，还说不定只有一个半呢。”

“我一个就顶一百个。”堂吉诃德驳了他一句，接着，懒得再废话，抄起佩剑朝杨瓜斯人扑过去。桑丘·潘沙见主人做出榜样，勇气大增，便紧紧跟随。堂吉诃德刚抡舞了几下，一刀砍中了其中一个，不光戳破了他身上的羊皮袄，还捎带着脊梁上的一大片皮肉。

杨瓜斯人见只不过两个人就叫他们吃了那么大的亏，马上抓起棍子，仗着人多把他俩团团围在当中，憋足了气儿，劈头盖脸地狠命打起来。结果头两下子就把桑丘打翻在地上。堂吉

① 加利西亚，西班牙西北部地区。

诃德也是一样下场，他的武艺和胆量都没使上。真是鬼使神差，他偏偏倒在洛西南特的脚边；可怜的马就一直没能站起来。很显然，棍棒一旦落入怒气冲冲的粗人手里，就凭他们那股蛮劲，什么也要被捣得稀巴烂了。杨瓜斯人一看自己干下的好事，当下拾掇起东西，赶着马队上路了，哪里还管两个自讨苦头的家伙头破血流、鼻青脸肿地躺在地上。桑丘·潘沙最先缓过劲儿来，一看主人就在身边，马上有气无力、可怜巴巴地说：

“堂吉诃德老爷！哎呀，堂吉诃德老爷！”

“你怎么了，桑丘老兄？”堂吉诃德也跟桑丘一样，尖声细气、哼哼唧唧地说。

“我是想说，”桑丘·潘沙回答道，“老爷您能不能给我两滴那种‘肥也不拉屎’① 的神水喝喝；不知道您是不是随身带着。也许那玩意不光能治皮肉上的口子，也能治伤筋动骨的毛病。”

“也是该我倒霉，”堂吉诃德回答说，“要是我真随身带着，咱们还等什么？不过，桑丘·潘沙，我凭游侠骑士的名义对你发誓：只要运气不找别扭，不出两天我就能把那东西弄到手，除非我这两只手不管用了。”

“那您看得多少天咱们的脚才能走路？”桑丘问他。

“这会儿我只能告诉你，”散了架的骑士堂吉诃德说，“我吃不准得多少天。总之，这都怪我。那些人不像我，没有受封骑士称号，我不该拿起佩剑跟他们动手。我想，正是因为我违背了骑士的规矩，战神才这么狠狠地惩罚我。所以，桑丘·潘沙，你应该好好记住我这会儿说的话，这跟咱们俩日后的安危

① 肥也不拉屎，此人名的正确发音是“费也拉布拉斯”。

大有关系。是这样：凡是见到今天这类下流东西招惹咱们，你别等我拿起剑对付他们（以后我再也不这么干了），应该是你拿起剑，痛痛快快教训他们。当然，要是有骑士上来帮忙护着他们，我就上去护着你，全力以赴地把他们打退。你该是亲眼看到上千次了，我这双结实的胳膊有多了不起。”

这位可爱的老兄自从打败了凶猛的比斯开人，简直忘乎所以了。可是桑丘·潘沙听了主人提醒他的话，很不以为然，便回答说：

“老爷，我这人生来老实、安静、不爱打架；我才不在乎受人欺负呢。我得想着养活妻子儿女。我当然不能给老爷您什么吩咐，不过我还是想把话挑明了：下等人也好，骑士也好，我根本不打算拿起剑跟他们动手。我主在上，从现在起，欺负过我的人和想欺负我的人，我都原谅；不管这些欺负过我、正在欺负我、等着欺负我的是上等人还是下等人，是阔佬还是穷光蛋，是绅士还是老百姓，不管他们家产多少、身份高低。”

主人听了，回答他说：

“我这会儿一点没力气自自在在跟你谈谈，这条肋骨疼得我真受不了。不然的话，潘沙，我会让你明白，你纯粹是在胡说。过来，你这个没出息的，听着：咱们运气不好，到现在一直顶风驶船。要是风向顺了，按咱们的愿望涨满船帆，平安无事地把你我送进我答应赏给你的不论哪个岛子的港口，然后，我把它当作战利品交给你治理，你该怎么办呢？看来你非得把事情弄砸了不可，因为你当不了骑士，也根本不想当。你一点没有勇气和愿望维护自己的权威、教训欺负你的人。你应该知道，在刚刚征服的疆土和领地上，当地人肯定不会心悦诚服的，不会站在新主子一边。你随时都得提防他们闹出新花样把事情搅乱，就像老话说的那样，他们总想碰碰运气。这时候，

就要看新上台的主子会不会操持了。他必须智勇双全，无论遇到什么局面，都能攻守自如。”

“就拿眼下这局面来说吧，”桑丘回答道，“我倒挺愿意像老爷您说的那样智勇双全呢。可是我敢发誓，我这个倒霉蛋这会儿想的是弄点药膏抹一抹，不是在这儿唠叨个没完。老爷您试试能不能站起来，然后咱们再去帮帮洛西南特。说实在的，它还真不配。咱们俩差点给碾成泥儿了，这全都怪它。我简直不敢相信洛西南特会是这样。我一直以为它跟我一样是个规规矩矩、安分守己的好人。还是老话说得对，日久见人心，世间事无常。谁想得到，前些日子老爷您刚把那个倒霉的游侠骑士狠狠地捅了一通刀子，怎么转眼工夫紧接着就是一阵大棒大雨飘泼似的落到咱们俩的脊梁骨上了呢？”

“桑丘，你还算好，”堂吉诃德接上话茬，“你的脊梁骨本来就是风里来、雨里去的。可我的呢，一向都是裹在细绒软布堆里娇养惯了，吃了这种苦头，自然是疼得更厉害一些。要不是我心里揣摩着，嗨，我怎么揣摩起来了！我早就知道了嘛：当兵打仗原本就逃不脱吃苦受罪；要不是想到这一点，我怕早就在这儿活活气死了。”

听了这话，当侍从的不得不问：

“老爷，照您说，这些苦头都让当骑士的包揽了，那请您告诉我：会不会接二连三地撞上啊？撞上以后有个完没有？因为我琢磨着，包揽两次以后，只怕第三次咱们俩就都报销了。除非上帝大慈大悲，帮咱们一把。”

“你听着，桑丘老兄，”堂吉诃德说，“一当上游侠骑士，就有成千上万的危险和磨难等着他。不过也恰恰只有游侠骑士能指望当上国王和皇帝，许许多多、各式各样骑士的经历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说到这些事情，没我不知道的。要不是我身上

疼得厉害，我真想给你讲上一两个人的事。他们都是凭自己臂膀的本事登上我刚才说的那些显赫地位的。可是他们在这前后都遇到过各式各样的灾祸和磨难。比方阿马迪斯·德·高拉就曾经落入他的死敌魔法师阿尔卡劳斯之手。有据可查的说法是：此人抓到他以后，把他绑在院子的木桩上，用他自己的马缰绳足足抽了二百多下。还有一个记事详实的匿名作者是这样讲到太阳骑士的被俘经过的：在某座城堡里，他掉进脚下的陷阱，落到底了，才发现自己手脚被捆躺在地下深渊里。在那儿人家给他灌了一通雪水搀沙做成的药水，差点把他折腾死。在这百般无奈的时候，幸亏他的一位大学者老朋友赶来救了他，不然那倒霉的骑士可真要遭殃了。我跟这些人相比就够侥幸的了。他们受的凌辱比咱们眼下这点事要厉害得多。桑丘，我得让你明白，叫人家用顺手抄起的家伙打伤，算不得什么丢人的事。决斗规则上写得清清楚楚：鞋楦子虽说是木头做的，可是鞋匠顺手抡起它给人一下，不能因此就说挨打的人吃了板子。我说这个是叫你别瞎想，以为一仗下来，咱俩差点给碾成肉泥，就丢了什么脸面。那些人用来捶打咱们的武器不过是几根木棍，我好像记得，他们谁手里也没有大刀、长剑和匕首。”

“我哪里有工夫看得这么仔细，”桑丘说，“我还没来得及拔出宝剑，那些人的松木棒子就劈头盖脸地落到我身上了。结果我眼也花了，腿也软了，一头栽倒就躺到现在，哪里顾得琢磨挨棒打算不算丢人！我只知道打得够疼的，只怕脊梁骨上和脑子里的伤疤永世也抹不去了。”

“这没关系，桑丘老兄，你听我说。”堂吉诃德劝他，“日子长了忘疮疤，死人身上怎会疼。”

“难道我就这么倒霉？”潘沙说，“非得熬到死才能忘记伤疤疼？要是咱们的棒伤能用一两剂药膏治好也就罢了。可是依

我看，整整一个医院的膏药只怕也治不好咱们的伤喽！”

“别说这些，桑丘，你该强打精神。”堂吉诃德劝他，“你瞧，我给你做出个样子。咱们先看看洛西南特怎么样了。我觉得这个倒霉蛋遭的罪也不小。”

“这不值得大惊小怪，”桑丘说，“谁叫它也是游侠骑士呢。不过我总觉得有点怪：咱们的肋条骨都快全折了，可是我的毛驴一点没折本。”

“这就是运气，遭殃的时候它总要开个口子，好让你脱身。”堂吉诃德说，“我是说，这头小牲口倒满可以替换洛西南特，把我从这儿驮到某个城堡去养伤。我也不觉得骑上它有损身份，因为我记得在哪本书上读过，西勒诺斯，就是抚养和教育喜气洋洋的欢乐之神① 的那个好心的老头，他走进百门之城② 的时候，就舒舒坦坦地骑在一头漂亮的毛驴背上。”

“他兴许像老爷您说的那样是一路骑驴的，”桑丘说，“可是一路骑驴是一回事，跟破麻袋一样搭在驴背上，又是另一回事。”

堂吉诃德听了，回答他说：

“在战场上受伤是荣耀，不是丢人。所以，桑丘老兄，别再跟我争了。听我说，赶紧挣扎着站起来，把我扶上驴背，你爱怎么搭就怎么搭。咱们得趁天黑之前离开这儿，别落得在这野地里遭劫。”

“我听老爷您说过，”潘沙突然想起，“游侠骑士都时兴整

① 西勒诺斯，罗马神话中酒神巴克斯的抚养者和伙伴。欢乐之神，即酒神巴克斯。

② 百门之城，本是埃及古城底比斯的别称，此处塞万提斯指的是古希腊的第比斯，即酒神狄俄尼索斯（罗马神话中称做巴克斯）的故乡。

年大半时间睡在荒山野地里，觉得那样才有滋味。”

“是这么回事，”堂吉诃德说，“可那是因为不得已，要么就是害了相思病。还真有那么一位骑士，在一块大石头上白天黑夜、风吹雨打地待了整整两年，可是他的意中人连知道也不知道。阿马迪斯就这么干过。他给自己起了个雅号‘阴郁的美男’，就在‘荒岩’上待下去了，不记得是八年呢还是八个月，我弄不清楚了。不知道他的意中人奥丽亚娜给他什么钉子碰了，反正他是上山苦修去了。咱们别再扯这些了。桑丘，趁小毛驴没像洛西南特那样倒什么霉，快把我扶上去吧。”

“真是活见鬼！”桑丘嘴里嘟囔着，不停地唉声叹气，一连串该死混蛋地骂那个把他弄到这步田地的家伙，最后总算站起来了，可是背驼腰弯像一张土耳其弓，半天伸不直。不过费了好大劲，终于还是给驴备好了鞍子。那牲口一整天无人管束，着实四处胡闹了一阵。接着，桑丘又帮着洛西南特站起来。可怜的马如果能开口叫苦，只怕桑丘和它主人都要望尘莫及了。末了，桑丘把堂吉诃德扶上驴，把洛西南特拴在驴后面，大致估摸了一下通往大路的方向，便牵起缰绳上路了。这回他可算是时来运转了，刚走了短短一莱瓜，就上了大路，而且看到一家客店。堂吉诃德不由桑丘分说，喜滋滋地认定那是一座城堡。主仆二人就一路争辩着直到客店门口。桑丘连个招呼也没打，带着他的一队人马，大摇大摆地闯了进去。

第十六章

奇思异想的绅士在他认定是城堡的客店里遇到的事情

客店老板见堂吉诃德横着趴在驴背上，就问桑丘他出了什么事。桑丘告诉他没什么大事，不过是从一块大石头上摔下来，肋条骨出了点毛病。店主的女人跟常见的老板娘不一样，很可怜受苦的人们，赶紧过来给堂吉诃德治伤，还叫她女儿，一个模样不错的年轻姑娘也来帮忙照顾客人。在店里帮工的是一个阿斯图里亚斯[①] 女子，长了一张宽脸盘，扁脑勺，塌鼻子，一只眼看不见，另一只也有毛病。不过说真的，身段倒挺顺溜，总算弥补了种种不足。你瞧她：从头到脚不到七拃，还有些驼背，害得她不得已老是看着地上。这位可爱的女子也来帮店家小姐的忙。两个在阁楼里胡乱给堂吉诃德支起一张床。这屋子以前显然是堆了多年干草的，里面还住着一个赶脚的，他的床靠里一些，离我们堂吉诃德不远，虽说上面铺的不过是牲口鞍具的披毯之类，那也比堂吉诃德的床强多了：四块不怎么平整的木板架在两个高矮不齐的长凳上；床垫薄得像布单，还到处疙里疙瘩，用手摸摸，硬得卵石似的，只能从几处破了

---

① 阿斯图里亚斯，西班牙北部大西洋沿岸的一个地区。在塞万提斯生活的时代，通常认为当地居民的后脑勺大多是扁平的。

的地方才看出是羊毛做的；上面铺了两层做盾牌用的牛皮，一条毛毯经纬分明，简直可以一根不落地数得清清楚楚。堂吉诃德就在这张糟糕的床上躺下了。老板娘和她女儿给他从头到脚敷满了膏药，玛丽托尔内斯（阿斯图里亚斯姑娘的名字）在一边给照亮。上药的时候，老板娘见堂吉诃德浑身上下青一块紫一块，就说那分明是打的，不会是摔的。

“不是打的，”桑丘说，“都怪那块大石头又是尖又是棱，碰一下就紫一块。”接着又说，“太太，劳驾您想法剩下几块软布，说不定还有人用得着，我的脊背也有点疼。”

“这么说，”老板娘问，“你也摔着了？”

“我不是摔着了，”桑丘·潘沙说，“我是见主人摔下来，吓得我浑身疼起来，就像是挨了一千根棍子的打。”

“有这种事情，”店家小姐在一边说，“比方我，老是梦见从高塔上掉下来，总也落不到地上。一睡醒，就觉得浑身散了架子，像真摔着了似的。”

“太太，您瞧是吧？”桑丘·潘沙赶紧接过话茬说，“可我还不是在梦里，我像这会儿一样瞪着两眼醒着。这不，我身上的青紫疙瘩，只比我老爷堂吉诃德少一点点。”

“这位先生叫什么来着？”阿斯图里亚斯姑娘问。

“堂吉诃德·德·拉曼却，”桑丘·潘沙告诉她，“是一位四处闯荡的骑士。古往今来的骑士里面，数他最棒、最有劲了。”

“什么是四处闯荡的骑士呀？”那丫头又问。

“你难道刚刚来到这个世上，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桑丘·潘沙说，“告诉你吧，我的小妹妹，四处闯荡的骑士是这么回事：两句话不对就挨一顿棒打，可转眼又成了皇帝；今天还是世上最可怜、最没人搭理的主儿，明天就弄到手两三个王国的宝座送给他的侍从。”

“那你给这么好的老爷当侍从，”老板娘说，“可看起来，好像也没混上个侯爷管块小地方什么的?”

“还没到时候，”桑丘告诉她，“我们出来闯荡还不到一个月，到现在没闯出什么名堂。有时候你要这个，偏碰上那个。老实说吧，打伤也好，摔伤也好，只要我老爷堂吉诃德能养好，我也不至于变成残废，就是给我全西班牙最了不起的爵位，我也不要了。”

堂吉诃德一直静静地听他们说话，这时候费了半天劲从床上坐起来，抓住老板娘的手对她说：

“美丽的夫人，请听我说，您应该觉得幸运，能在您的城堡里接待我本人。我当然不好夸赞我自己。常言说：自夸者自轻自贱。我的侍从会告诉您我是谁。现在我只想对您说，有劳大驾，我将永志不忘、终生感激。苍天在上，容我祷告：愿我不再听命受制于爱情的铁律和我此时齿间喃喃提及的冰雪美人那双漂亮眼睛，而让这位美丽姑娘的双眼全权支配我重获的自由。”

老板娘、她女儿还有老实巴交的玛丽托尔内斯莫名其妙地听着游侠骑士的这番宏论，一点也不明白他在说些什么，简直就像他讲的是希腊语。不过她们总算知道无非是一些表示愿意效劳之类的献殷勤的话。她们哪里听到过这种言辞，只是惊奇地盯着他，心想眼前这位可跟她们常见的男人大不一样。最后她们用车马店里的客套话感激了他的好意，就走开了。阿斯图里亚斯姑娘玛丽托尔内斯又去给桑丘治伤。他的伤势也不见得比主人轻。

当天晚上，那个赶脚的和这位姑娘说好了要在一块痛快痛快。姑娘答应了，单等客人们歇了、主人们睡了就去找他，由他随心所欲地摆布。都说这个老实巴交的丫头在这种事上从来

是说话算数的，哪怕是在荒山野岭打的交道，旁边一个证人也没有；以此表明自己是个一诺千金的大家闺秀。她并不觉得在客店里帮工有失身份，谁让自己倒霉、诸事不顺，落到这步田地了呢？

堂吉诃德的床又硬、又窄、又寒酸、又不牢靠，首当其冲放在马圈一样的房间当中，抬头可以看到满天星斗。往里紧靠着他是桑丘的床，上面只有一张草席和一条毛毯；毛毯哪里还有什么绒毛，简直像一块磨得光溜溜的粗麻布。这两张床里面就是脚夫的卧榻。前面说过了，铺的盖的都是两匹精壮骡子鞍具上的披毯之类。他一共有十二只骡子，个个都毛亮膘肥、滚瓜溜圆。这部传记的作者说，这个脚夫在阿雷瓦洛镇① 上也是算得上的富户了，并且在书里专门提了几笔，因为他深知其人根底，而且还有点沾亲带故。更何况西德·阿麦特·贝嫩赫里是个对什么都喜欢刨根问底、一丝不苟的历史作者。他的记述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不论多么琐碎无聊的事情他都不愿略去不录。不少一本正经的历史作者真该学学他的样子。这些人给我们讲述的史实总是那么三言两语、一笔带过。结果作品的主干部分还没等我们听到就掉进墨水瓶里。这都怪作者粗心大意，要么就是成心隐瞒，也可能出于孤陋寡闻。看来真该不厌其烦地称赞《塔布兰特·德·里卡蒙特》② 的作者和那位记述托米里亚斯伯爵③ 事迹的作者。瞧他们把一切都描述得多么详尽如实啊！

好了，接着刚才的说。脚夫去看过他那一群骡子，喂了两

① 阿雷瓦洛镇，马德里西北阿维拉省的一个村镇，居民多为脚夫。
② 塔布兰特·德·里卡蒙特，16、17 世纪一部法国小说及其主人公的名字。
③ 托米里亚斯伯爵，16、17 世纪一部法国小说中的人物。

遍料，就在鞍具披毯上躺下，专心等待玛丽托尔内斯准时到来。这会儿，桑丘已经敷好膏药躺下了。他想快点睡着，可是肋条骨疼得受不了。堂吉诃德也疼得够呛，始终像兔子一样大睁着两眼。整个客店一片安静，只有挂在门洞当间的一盏灯还亮着。四周一片难得的寂静，不由得又勾起我们这位骑士的缕缕思绪，揣摩着那些叙述他种种不幸的作者们该在书里写下些什么，于是各式各样希奇古怪的胡思乱想便顺理成章地钻进他的头脑。我们已经讲过多次，凡是他落脚的客店，在他眼里都是城堡。这会儿他又觉得自己走进了一座知名的城堡。店主女儿便是城堡主人的千金，被他的优雅风度折服，已经深深爱上了他，答应当晚背着父母上床陪他一段时间。他就这样一厢情愿地想入非非，最后干脆信以为真了，开始忧心忡忡地考虑自己的节操和忠贞正面临着危险的考验。他暗暗下定决心，永不背叛意中人杜尔西内亚·德尔·托博索，哪怕送上门来的是由侍女金塔尼奥娜陪伴着的西内布拉王后①。

他正在琢磨这些荒唐事，倒运的时刻就来了。阿斯图里亚斯姑娘穿着睡袍、光着两脚走了进来，她用绒线网套罩住头发，蹑手蹑脚地摸索着钻进三个男人睡觉的房间来找那个脚夫。她刚进门，堂吉诃德就听见了。他顾不得浑身的膏药和疼痛难忍的肋条骨，马上从床上坐起来，伸出两只胳膊去迎接那位美丽的小姐。阿斯图里亚斯女子大气不敢出，正小心翼翼地伸手向前想摸着她的情人，恰好撞上堂吉诃德的胳膊，当下一只手腕便被紧紧抓住，整个人就给拽了过去。那女子什么话也不敢说，被摁着坐在床上。堂吉诃德开始上下摸索起睡袍。那

① 西内布拉王后，苏格兰国王之女，著名的亚瑟王之妻。金塔尼奥娜是她的贴身侍女。

一身粗布让他觉得简直是上好的细绸软缎。那姑娘腕子上戴着一串玻璃珠子，他却像是隐约瞥见了珍贵的东方明珠。满脑袋粗硬的头发跟马鬃差不多，他却偏偏当成闪闪发亮的阿拉伯金丝，足以使太阳的光芒黯然失色。嘴里喷出的气儿分明是隔夜的拌凉菜味儿，可他闻到的是小嘴里飘出的阵阵幽香。总之，他脑子里把那个姑娘的容貌和举止描绘得跟他读过的书上的那位公主一模一样。公主相思难耐，跑去看望身负重伤的骑士，当时就是这副打扮。可怜的绅士完全昏了头，这位难得的好姑娘的身体、气味，还有别的东西都不足以使他清醒。除了那个脚夫，换个别人恐怕早就恶心得吐出来了。可是他满心以为搂在怀里的是个天仙美女，紧紧抓住不放，还柔情蜜意地低声说：

“高贵美丽的夫人，鄙人本愿鼎力效劳，以报惠赐瞻仰阁下秀色之殊荣。无奈专事残害忠良之劫数将我置于病榻，遍体鳞伤，僵卧难起。只恐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法使阁下尽兴。再者，另一无法逾越的屏障在于：本人已矢志于暗暗选中的唯一心上人、举世无双的杜尔西内亚·德尔·托博索。设无此事相阻，本骑士尚不致如此愚钝，白白放过随阁下惠顾而至的天赐良机。”

玛丽托尔内斯见自己被堂吉诃德紧紧抓住，急得浑身冒汗，一点听不懂也根本不想听他不断唠叨的那些辞令，只是一声不吭地设法挣脱。脚夫那小子心急火燎地一直合不上眼，相好的一进门他就觉出来了。他正仔细听着堂吉诃德的一番话，他没想到阿斯图里亚斯女子居然撇开他去找别人，顿时醋意大发，不由得慢慢靠近堂吉诃德的床边，悄悄等着，且看这通他怎么也听不明白的高论到底是冲着什么。这会儿见那姑娘挣扎着想脱身，可堂吉诃德死命抓住不放，觉得未免胡闹得太不像

话，他马上高高举起胳膊，狠狠一拳抡下去，打在情意绵绵的骑士那干瘪的腮帮子上，顿时让骑士满嘴鲜血直流。可还不觉得过瘾，又踩到肋条骨上，两脚小跑似的上下左右连踢带蹦。那张床本来就晃晃悠悠很不牢靠，怎么经得起脚夫的一通折腾，转眼便倒塌在地上。轰隆一声吵醒了店老板，他当下断定是玛丽托尔内斯在惹事，因为叫了她好几声都没人搭理。想到这里，连忙起身，点着油灯，朝有响动的地方走去。那丫头见主人来了，深知他脾气暴躁，吓得慌了手脚。旁边床上，桑丘睡得正香，她赶紧蹦了上去，缩成一团躲在那儿。

店主一进门就说：

“臭婊子，你在哪儿？准是又来这儿弄你那些名堂了。”

桑丘这时候也醒了，觉得一大堆东西压在身上，寻思别不是魇住了，就左右开弓抡起拳头，当然总有打中的时候。玛丽托尔内斯不知挨了多少下揍，疼得受不了，也顾不得脸面了，开始如数回敬桑丘，最后折腾得他不得不完全清醒过来。见自己受到如此对待，也不知道是谁干的，连忙用力挺起身子，紧紧抱住玛丽托尔内斯，两人扭做一团，一场妙不可言的厮打真是世间少有。

脚夫借着老板油灯的亮光，看清自己的心肝儿吃亏了，便丢下堂吉诃德凑上去帮她一把。店主也走过去，只是打算不同：他想着实教训那丫头一顿，因为这场热闹眼看都是她挑起的。结果，就像大伙儿常说的那样：老猫追耗子，耗子咬绳子，绳子缠棍子；脚夫扑向桑丘，桑丘拳打姑娘，姑娘还手捶他，店主教训姑娘，几个人忙得手脚不停，连个喘气儿的工夫也没有。最妙的是店主的油灯突然灭了，四下里黑咕隆咚，一伙人不分青红皂白、下狠心连捶带踹，不管拳脚碰上谁，都甭想落个囫囵个儿。

说来凑巧，托莱多老教友公堂① 巡逻队的头目当晚正好也在店里投宿。他不知道为什么那儿打得山响，当即抄起短杖和官印盒，摸黑走进房间，说道：

“你们都要听王法的，听教友公堂的！”

他头一个撞上刚挨了一顿拳打脚踢的堂吉诃德，这会儿正毫无知觉地仰面躺在倒塌的床上。他伸手摸到一把胡子，嘴里不停地说着：“公堂上去说理！”可是他发现手里抓着的人没有一点动静，心想大概是死了，屋里那几个兴许就是凶手。这么一琢磨，便提高声音说：

“把店门关严，谁也甭想出去。这儿杀人了！”

这声音把那伙人吓了一跳，刚一听到就个个马上撒手。店主溜回自己的房间，脚夫一头躺在那堆鞍具披毯上，姑娘也钻进她的草屋，只剩下倒霉的堂吉诃德和桑丘没法离开那地方。巡逻队长松开堂吉诃德的胡子，出去找灯，好搜捕罪犯，不料一盏也没找到。原来有心计的店主溜回房间的时候，把灯吹灭了。巡逻队长只好摸到火炉旁边，费了不少力气和时间，总算点起一盏油灯。

① 老教友公堂，指13世纪已经存在的同名机构，以示有别于15世纪组建的类似团体（见本书第464页注释①）。

第十七章

好样的堂吉诃德错不该把客店当作城堡，和他忠实的侍从桑丘·潘沙在那儿接着受尽种种磨难

这时候，堂吉诃德从突发的昏迷中苏醒过来，叫了几声他的侍从，那腔调跟他躺在木棍丛里哼唧的时候一模一样。他说：

“桑丘老兄，你睡着了吗？你睡着了吗，桑丘老兄？”

“我还能睡得着？真是倒霉！”桑丘回答说，憋了一肚子委屈和不痛快，“好像今天晚上所有的魔鬼都跑到这儿找我做伴来了。”

“可不是嘛，难怪你这么想。”堂吉诃德说，“除非我糊涂了，我看这座城堡准是中了魔法。你知道吗？……不过我这会儿告诉你的事情，你得发誓直到我死也不说出去。”

“行，我发誓。”桑丘说。

“我得说清楚了，”堂吉诃德解释道，“我最恨的就是败坏别人的名声。”

“我说了，我愿意发誓。”桑丘又重复了一遍，“我一直把嘴闭到您过世以后。但愿上帝明天就叫我说出去。”

“我就这么亏待了你，桑丘？”堂吉诃德问，“你干吗这么着急盼我死？”

“不是这个意思，”桑丘说，“我最恨把话憋在肚子里，怕早晚在那儿捂烂了。”

“不管怎么说吧，”堂吉诃德打住他，“我信得过你对我的情分和尊重。你猜怎么着？今天晚上我可是撞上了难得的稀罕事，弄得我真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告诉你一个大概吧：你知道吗，刚才城堡主人的女儿来找我了？恐怕走遍世上多少地方也难遇到这么优雅漂亮的女子。你想不出她那模样有多俊俏，心眼儿有多机灵，还有那些包着裹着的好处，我没摸没碰也就不提了，不能对不住我那心上人杜尔西内亚·德尔·托博索啊！我只能告诉你，老天嫉恨运气送到我手里的好事，要么就像我刚才说的，肯定是这座城堡中了魔法。你听啊，我一直没有看清她，也不知道她是怎么来的，反正我们在一起说了一大堆甜甜蜜蜜的情话。突然，一个山一样的巨人抡起长在他胳膊上的大手，一巴掌打在我的腮帮子上，顿时我就满脸鲜血。他接着拳打脚踢，弄得我比昨天还惨。你知道，当时洛西南特胡闹，招惹了那帮加利西亚人，也没把我作践到这步田地。所以我想，准是哪个摩尔人金屋藏娇，施展魔法把持了这位漂亮小姐，不能归我消受。”

“也不归我，”桑丘说，“因为整整四百多摩尔人狠狠地揍了我一顿。这么一来，昨天挨的棒打，简直跟吃花花绿绿的甜点心一样。老爷，您能不能告诉我，咱们都成了这副模样，怎么还说是难得的稀罕事呢？老爷您倒也罢了，总算摸了摸您说的那个谁也比不上的美人，可我得了什么好处？一辈子也没想到让人这么狠命地捶打！我真倒霉！我妈也是，干吗生下我？我又没当游侠骑士，永生永世也不想当，可每次都让我赶上最倒霉的事！”

“这么说，你也挨打了！”堂吉诃德问他。

“我这不是刚说过嘛。真是的！我又没那个身份。”

“别难过，老兄，”堂吉诃德劝他，“我这就来做那种灵极了的药水，保准一眨眼儿工夫就能把咱俩的伤治好。”

这时候，巡逻队长点亮了油灯，走回来想看看他以为死了的那个人。桑丘见他进来了，身上穿着内衣，头上裹着块布，手里举着油灯，一脸凶相，就问他主人：

“老爷，莫非这就是那个使魔法的摩尔人，觉得刚才少打了几拳，这会儿又来收拾咱们了？”

“不会是那个摩尔人，”堂吉诃德回答道，“施展魔法的家伙是不会让别人看见的。”

“不让别人看见，可是能让别人疼。”桑丘说，“不信，问问我的脊梁骨就知道了。”

“问问我的脊梁骨也一样，”堂吉诃德说，“不过，光凭这个还不能断定来的这人就是施展魔法的摩尔人。”

巡逻队长走到跟前，见两人正安安静静说话呢，不免一下子惊呆了。当然，堂吉诃德仍然仰面躺在那儿，被满身的伤口和膏药弄得动弹不得。巡逻队长走到他身边，对他说：

“嗨，我说，你怎么样啊，伙计？”

“我要是你，”堂吉诃德顶了他一句，“会把话说得客气点。你们这地方就兴这样跟游侠骑士讲话？混蛋！”

这么一副德行的家伙意然这样对待他，巡逻队长哪里受得了。他马上举起满荡荡的油灯往堂吉诃德脑袋上砸去，打得堂吉诃德头破血流。屋里当下一片漆黑，那人便出去了。桑丘·潘沙说：

“老爷，这家伙准是那个使魔法的摩尔人。他的宝贝都是留着给别人的，留给咱们的只有拳头和油灯。”

“是这么回事，”堂吉诃德回答说，“不过别去理睬这些施

展魔法的事，也犯不着为这个生气发火。既然是做神弄鬼、看不见摸不着，你再着急，也不知道找谁去算账。桑丘，你要是还行，就赶快起床，去把城堡侍卫长叫来，想法求他弄点油、酒、盐和迷迭香草，咱们好做那种起死回生的药水。我觉得这会儿实在太需要这东西了。刚才那个幽灵打得我到处是伤、鲜血直流。”

桑丘忍着浑身筋酸骨痛爬起来，摸黑去找店主人，结果偏偏撞上巡逻队长在外面偷听自己的对手打算干什么。桑丘对他说：

“老爷，不管您是谁，有劳大驾，千万请发善心给我们一把迷迭香草，一点油、盐和酒，这里等着急用，给世上数一数二的游侠骑士治伤。他受了重伤躺在那张床上。这都是客店里那个施魔法的摩尔人一手干的。”

巡逻队长一听这话，心想这人一定是脑袋里缺根弦。正好天已经亮了，他打开客店大门，喊来店主，告诉他那宝贝要什么东西。店主把一切都备齐了，桑丘拿着去交给主人。堂吉诃德正双手抱着脑袋喊疼。其实油灯并没把他怎么样，只是砸出了两个鼓鼓的大包。到处湿乎乎的，他以为在流血，其实不过是那通折腾挤兑出来的一身汗水。

他把那几味药材兑成混合物，一边搅弄，一边在火上煮了好一会儿，直到他觉得火候差不多了。接着他说要一只瓶子装药水，可是客店里没有，最后决定用一个洋铁皮做的醋罐油壶之类的东西代替。店主就白送了他一个。然后他冲着小罐念诵了八十遍《吾父天主》，还有同样次数的《万福玛利亚》、《圣母颂》和《信条经》，每念一个字，都画一次祝福的十字。桑丘、店主和巡逻队长都在场眼睁睁地瞅着他。这时候，脚夫正在心平气和地照看他的骡子。

一切就绪，堂吉诃德想亲自试试药效如何，他确信一定十分灵验。恰好小罐装满了，煮药的锅里还剩下一些，他就一口灌下去差不多一升，可是还没等他喝完，马上大口大口吐起来，弄得胃里什么也没剩下。他一边抽搐一边呕吐，浑身大汗淋漓，最后不得不叫人把他盖严实了，让他独自静躺一会儿。那几个人按他的话做了。他倒头一睡就是三个多小时。等他终于醒过来的时候，觉得浑身十分舒坦，伤口不再疼了，便以为已经完好如初，而且确信自己成功地炮制出了费也拉布拉斯神水。有了这剂灵丹妙药，从今往后，不管碰上多么危险的争斗、厮杀和拼搏，他都可以毫无顾忌地冲上前去。

桑丘·潘沙见主人奇迹般地好起来，锅里的药水还剩下不少，就恳求赏他一些。堂吉诃德答应了，他满心欢喜、满脸堆笑，两手端起锅子就往肚里倒，灌下去的药汤不比他主人少到哪去。大概是因为桑丘的肠胃不像他主人那么娇贵，他没有一下子吐出来，只是一个劲儿地恶心干呕，一身冷汗出得差不多要晕过去。他打心眼儿里相信自己的日子真是到头了。见自己受的这份折腾、遭的这份罪，他不停地臭骂那药汤和给他喝药汤的混蛋。堂吉诃德见他这样，就对他说：

“依我看，桑丘，毛病出在你没有受封当骑士。我想，这种药水给没当骑士的人喝下去是不管用的。”

“我和我们全家不知道是倒了什么霉！”桑丘驳了他一句，“老爷您明明知道是这么回事，干吗还要我尝那玩意儿？”

正说着，刚灌下去的汤水开始药性发作，可怜的侍从上下两头双管齐下、忙不迭地往外喷水。他一头倒在床上，弄得身下的草席和身上的粗麻毯都没法再用了。他冷汗热汗没完没了地冒出来，一次次昏死过去。不光他自己，在场的所有人都以为他没命了。就这样天昏地黑地足足折腾了两个钟头。最后总

算安稳下来，可他已经筋疲力尽、全身瘫软，连站也站不起来了，远远不能和他的主人相比。前面说了，堂吉诃德觉得自己通体舒泰、病痛全无，便想立即上路，再去闯荡。他认为，自己一天不离开这里，整个世界和世上所有弱小无援者就一天得不到他的帮助和保护。如今又随身带着灵丹妙药，当然更是勇气十足、信心百倍了。

他是如此迫不及待，亲自鞴好洛西南特，又给侍从的毛驴系紧驮鞍，还帮助桑丘穿戴整齐，扶他上了驴背。然后他骑上马，见客店一角有根木棍，便走过去顺手抓起，准备当长矛使用。客店里总共有二十多人，都站在一边望着他，在那儿观看的还有店主的女儿。堂吉诃德的两眼始终盯着那姑娘，还时不时长吁短叹一声，那简直是发自肺腑的哀怨。可是别人都以为那是因为肋条骨太疼的缘故，至少那些在夜里看见给他敷膏药的人们是这么想的。主仆二人跨在各自的坐骑上，已经走到客店大门了。堂吉诃德叫来店主，慢条斯理、一本正经地对他说：

“侍卫长先生，我在阁下的城堡里受到多方慷慨恩惠，铭感斯切，终身不忘。若有狂妄无礼之徒曾经玷辱阁下，我愿襄助雪耻，以图报答。阁下须知，本人的唯一职责即在于救助弱小、昭雪无辜、惩处恶行。务请阁下仔细回想，如能记起此等可委托之事，只管吩咐。我以受封之骑士称号起誓：必将全力图报，令阁下心满意足。”

店主也同样心平气和地回答他说：

“骑士先生，我不需要阁下给我报什么仇。就是有人惹了我，我也知道该怎么以牙还牙。我只求阁下把一晚上住店的花销给我算清：二位的晚饭和床位加上两头牲口的草料。”

“怎么，这是家客店？”堂吉诃德嚷嚷起来。

“对了，名气还不小呢。”店主答道。

“这么说，我一直蒙在鼓里。”堂吉诃德说，“我确实以为是座城堡，而且还挺不错。既然这会儿不是城堡而是客店了，我看也没有别的办法，算账的事只好请您多包涵了。我总不能违反游侠骑士的规矩；这我可就太清楚了：直到眼下也没见哪本书上改了章程。游侠骑士不管在哪儿住店，从来没付过房钱或者别的什么开销。他们有权利享受这种优待，无论到哪儿都应尊为上宾，以此来报偿他们忍受的千辛万苦：他们四处闯荡，不管昼夜冬夏，严寒酷暑，骑马步行，忍饥挨饿，尝遍天下的苦难和地上的折磨。”

“这跟我有什么相干！”店主驳道，“欠账付款，咱们少来这些骑士不骑士的废话，我就知道开店挣钱。”

“你这个开店的真是又蠢又赖，”堂吉诃德说完，两脚一夹洛西南特，扛起木棍走出了客店。谁也没法拦住他，他也不管侍从是不是跟在后面，一口气走出去老远。

店主见他没清账就走了，只好跑去找桑丘·潘沙讨债。得到的答复是：既然他主人没掏钱，他也不会掏的。他是游侠骑士的侍从，得按同样的规矩和道理，分文不付地住进旅馆和客店。店主听了大为光火，便威胁他说，要是不马上掏钱，他自有办法算账，到时可别后悔。桑丘回答说，他凭主人受封的骑士称号发誓，哪怕是要了他的命，他也锄子儿不掏。自古就有的游侠骑士的好章程不能毁在他手里；他可不愿意落下埋怨，让后世一代代骑士侍从怪罪他把这么理所当然的好处给弄丢了。

倒霉的桑丘真是不走运。在客店里落脚的人们中间偏偏有四个塞哥维亚的拉毛匠，三个在科尔多瓦马驹泉卖针线的小贩，还有两个塞维利亚大市场的住户。他们心眼不算坏，就是

喜欢打趣逗乐，玩个恶作剧，拿人开心。这会儿，他们好像都想到一处，来了劲头，结伙走到桑丘跟前，把他从驴背上拽下来。其中一个进屋去拿了一条客房床上的毯子，然后一起动手把桑丘放了上去。他们抬起头张望了一下，见屋顶低了一些，未免太碍手碍脚，就决定到院子里去，上面只顶着青天。他们把桑丘兜在毯子中间，开始往高处扔，就像狂欢节捉弄野狗那样拿他取乐。在毯子里蹦达的倒霉蛋大呼小叫，终于让他的主人听见了。堂吉诃德勒住马想听个仔细，以为又有什么拼搏厮杀的事等着他呢，最后才听清楚原来是他的侍从在喊叫。于是他便掉转马头，吭哧吭哧地跑回客店，可是发现大门紧闭，只好绕着房子兜了一圈，想找个地方进去。没等他走近院子（幸好围墙不算太高），就看到自己的侍从正在受人捉弄，眼见侍从轻巧灵敏地在半空中忽上忽下，要不是一阵火气冒上来，我想堂吉诃德准会开怀大笑的。他试着想从马背上爬到墙头，可是浑身酸疼，连下马的力气都没有，只好骑在马上对那些用毯子抛扔桑丘的家伙们破口大骂。这里就很难一一形诸笔墨了。可是那伙人照旧哈哈大笑地干他们的事。不论飞舞的桑丘怎么大喊大叫，一会儿恶声恶气，一会儿好言央告，他们根本不理会，一直闹到他们自己累了，才算作罢，这才牵来毛驴，搀扶桑丘骑上去，还给他披上大衣。好心的玛丽托尔内斯见他累成那样，觉得至少得给他弄口水喝喝，就从井里打来一罐清凉的水。桑丘接过罐子，刚端到嘴边就停下来，因为他主人在一边大声嚷嚷起来：

“我的好桑丘，千万别喝水；好孩子，别喝那玩意儿，那会要了你的命！你瞧，我带着灵丹妙药呢（他指了指装那种汤水的小罐），只要喝上两滴，你就会全好的。”

听了这话，桑丘斜瞪了他一眼，嚷嚷的声音更大：

“老爷您难道忘了我不是什么骑士？您是想叫我把昨晚剩下的肠肚子也都吐出来，还是怎么的？留着您那见鬼的药水吧，别管我的事。”

说完就端起罐子喝起来。吞进去一口才发现是凉水，说什么也不愿再喝了。他求玛丽托尔内斯弄点酒来。那姑娘很乐意地照办了，而且还是她自己掏的腰包。难怪大伙都说，她干的虽然是那么个行当，心底里还满有点基督徒的味道。桑丘喝完了酒，用脚板踢了踢毛驴，见两扇大门洞开着，便高高兴兴跑了出去。最叫他称心如意的是，居然一个子儿也没掏。当然，这次像往常一样，受委屈的还是他那倒霉的脊梁骨。

其实店主为了抵账，已经扣下了他的褡裢。不过桑丘慌里慌张走了，根本没发觉。店主见他出去了，想把大门紧紧顶住，可是那几个用毯子扔人的家伙说是没必要，就算堂吉诃德真是圆桌骑士的一员，他们也一点不把他放在眼里。

第十八章

桑丘·潘沙和他主人的一席议论以及其他值得一提的故事

半死不活的桑丘简直连毛驴也吆喝不动了，不过总算追上了主人。堂吉诃德见他这副模样，便对他说：

“我的好桑丘，我可算是看清楚了，不管那是城堡还是客店，反正肯定是中了魔法。就说那些狠心要弄你的家伙们吧，他们不是冥界的幽灵鬼怪，又能是什么呢？事实能证明我的想法：我明明隔着院墙见你在那儿受折磨，可怎么也爬不到墙头上，更甭说从洛西南特背上下来了，准是有人给我施展了魔法。我凭我的身份起誓：但凡我能爬上墙头，要么从马背上下来，我一定会为你报仇，叫那些流氓恶棍一辈子忘不了自己玩的鬼把戏。当然，这就难免违背骑士的章程。我给你说过好多次了：按规矩，骑士不能跟不是骑士的人动手，除非万分紧急，性命交关，迫不得已。”

“我要是行，会自己报仇的。我才不管什么封不封骑士呢。可是不行啊！我倒觉得，那些拿我取乐的家伙，不像老爷您说的那样，不是妖魔鬼怪，也不会使什么魔法。和咱俩一样，他们都是有骨头有肉的大活人。他们折腾我的时候，我还亲耳听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一个叫佩德罗·马丁内斯，另一个叫特诺里奥·艾尔南德斯；我还听到店主名叫左撇子胡安·帕

洛麦克。所以，老爷，跳不上墙头也好，下不了马背也好，都另有缘故，和魔法不相干。我也总算看清楚了，咱们四处闯荡、自讨苦吃，早一天、晚一天，非得招来没完没了的大苦头。到时候只怕连自己的脚长在哪儿也不知道喽。我这人见识短，可我觉得最好还是回村去才是正理儿。这会儿正赶上麦收，也该理理家业了。何必像老话说的那样：东跑西颠，自找麻烦。”

“桑丘啊，说起骑士这档子事，”堂吉诃德说，“你知道得还太少！你别说了，耐着点性子吧。迟早有一天你会亲眼看到干这一行有多光彩。你倒说说看，世上还有什么比打胜仗、降服敌人更让人高兴和欢喜的事呢？没有，我敢肯定。”

“也许是这样，”桑丘回答道，“反正我不清楚。我只知道，自打咱们当上游侠骑士；不对，我说的是老爷您，我说什么也沾不上这份光彩的边；打一开始，咱们就没打过一次胜仗，除了比斯开人那次。饶这么着，您还丢了半拉耳朵，少了半片头盔。从那儿往后，就一直是左一棍子、右一棍子，这儿一拳头、那儿一拳头。我还多了一桩在毛毯上蹦达的事，而且是会魔法的人干的，我都没处去找他们算账。我倒想知道，老爷您说的那种降服敌人的欢喜在哪里呢？”

“我也正为这个难过呢。桑丘，看来你也一样。”堂吉诃德说，“不过，从今往后，我要想法弄到手一把做工精巧的佩剑，一拿上它，什么魔法也不管用了。还说不定我会赶上阿马迪斯的好运气；那时候他自称‘热剑骑士’。世上还没有别的骑士得到过像他那样的一把好剑。不光有我刚才说的那种神通，而且快得跟剃刀一样，再结实的盾牌，哪怕受到魔法保护，也对付不了。”

“只是我的运气太好了，”桑丘说，“就算是这么回事，老

爷您弄到这么把神剑，可也只有受封骑士使得上、用得着，就像那神水似的。当侍从的呢，只好活该倒霉了。”

“这你用不着担心，桑丘，”堂吉诃德说，“老天会照看你的。”

堂吉诃德和他的侍从就这样一路走一路聊。突然，堂吉诃德看到大路那头一大团尘土飞扬，滚滚而来。见这情景，他马上转向桑丘，对他说：

“哦，桑丘，机遇来了。我总算看到了自己时来运转的日子。听我说，今天和往常一样，我要显示一下我这双胳膊的本领，我建立的伟业必将载入史册、千古留名。桑丘，你看见那团飞扬的尘土了吗？就是说有数不清的各色人等的一大群人马朝这边走来。”

“照这么说，应该是两大群。”桑丘回答道，“您瞧那边，也扬起了一大团灰尘。”

堂吉诃德回头一看，果然如此，顿时兴高采烈起来，心想准是两队人马来此交锋，要在这片一马平川上大战一场。他时时刻刻都在幻想着骑士小说上讲到的那些厮杀呀、魔法呀、奇迹呀、失误呀、相思呀、决斗呀；他想的、说的、做的全是按这一类模子套的。他见到的两团尘土是两大群绵羊掀起的。它们分别从大路的两头走来，一直被灰沙遮盖着，到了跟前才让人看清楚。可是堂吉诃德一再坚持说是两支军队，弄得桑丘最后只好信他，于是问道：

“那么老爷，咱们该干什么呢？”

“干什么？”堂吉诃德说，“当然是帮助和救援受欺凌的弱小者喽。你知道吗，桑丘，咱们面前的这支队伍是由阿里妨罚

龙皇帝率领和指挥的，他是特拉破瓦拿① 大岛子上的君主；咱们身后的那一支是他的敌人，噶拉芒塔斯② 的国王，名叫捋胳膊笨塔破铃，因为每次交战的时候，他总是捋起袖子露出右胳膊。”

“那这两位老爷干吗这么不对劲儿呀?”桑丘问道。

“他俩不对劲儿，”堂吉诃德回答说，“是因为这个阿里妨罚龙本是凶狠的异教徒，却爱上了笨塔破铃的女儿，一位美丽可爱的女士，笃信基督。她父亲不愿把她交给异教国王，除非这人事先丢掉假先知穆罕默德的信条，皈依基督。”

“我拿我这大把胡子担保，”桑丘说，“笨塔破铃没什么错呀！看来我得拼命帮他一把。”

“这回你完全可以尽力而为，桑丘。”堂吉诃德说，“跟这种人打仗，不用事先受封骑士。”

“这个我很明白，”桑丘应道，“可是咱们把这头驴子放到哪儿才能一干完仗就找到它呀？我想从来还没有跨着这种坐骑拼杀的规矩吧?”

“是这么回事，”堂吉诃德说，“你还不如干脆由它去吧，丢了也不要紧，只要咱们打赢了，不知会有多少战马弄到手。保不准连洛西南特都要被替换掉。你瞧那边，仔细听我说，我要叫你见识一下两支军队里的主要骑士。你要是想看得更清楚明白，咱们最好爬上那边的小岗子，两支队伍就都在眼底下了。”

两人掉过身，走上小山包，一眼便看到两大群绵羊。都怪

---

① 特拉破瓦拿，应为“塔普罗瓦纳”，是当时欧洲人对锡兰岛（今名斯里兰卡）的称呼。

② 噶拉芒塔斯，当时欧洲人对非洲腹地某些部族的称呼。

沙尘飞扬迷漫，遮蔽得他俩目光朦胧，否则堂吉诃德也不会错以为是军队。不管怎么说吧，反正所有无影无踪的东西都能让异想天开的堂吉诃德看得一清二楚。于是他提高嗓门，信口说来：

“你看见那个身披深黄色盔甲的骑士了吗？盾牌上有一只戴皇冠的狮子，拜倒在一位小姐的脚下。他是勇敢的劳尔卡勒克①，银桥国的君主。另一个，盔甲上装点着金花，盾牌上是衬着蓝底的三顶银冠，他就是可怕的米科科棱波，吉罗西亚的大公爵。他右边那个四肢长大的，是永不畏缩的布郎达瓦尔瓦兰·德·波里切，阿拉伯三大郡的主子。他的盔甲是蛇皮做的，用一块门板当盾牌。据说就是参孙② 推倒的那座神庙的门板。当时他为了报仇雪恨，跟自己的敌人同归于尽了。你转过脸去看那边。你瞧在队伍前面打头的那位，他是新比斯开的王子，战无不胜的提莫乃勒·德·卡尔卡霍纳。他披的那身盔甲分成黄、白、蓝、绿四格，盾牌上画着一只金猫，衬底的是一片棕红色，还写着一个‘喵’字，是他意中人姓名的第一个字，都说她是阿勒费尼肯·德尔·阿勒嘎尔贝公爵的女儿，举世无双的喵丽娜。你再看另一位，骑着一匹高头大马，紧紧夹着马背，他的盔甲雪白耀眼，盾牌也是白的，而且没有徽记。他是一名骑士新手，祖籍法国，名叫皮埃尔·帕平，乌特里克封地的男爵。那边一位，骑在布满花纹的轻巧斑马上，正在用钉掌的马靴踢坐骑的肚子，盾牌上画着一对对蓝色小钟。他是乃尔比亚封地的公爵，势力显赫的埃斯帕尔塔非拉尔多·德尔·包斯克。他盾牌上的徽记是一畦芦笋，还用卡斯蒂利亚语写了一句话：

---

① 劳尔卡勒克，骑士小说中的人物。

② 参孙，《圣经》故事里的大力士。

我的命运贴地而行。”

他就这样一个接一个地点着名，都是他自己想出来的这一方和那一方两支队伍里的骑士。他疯疯癫癫、想入非非，给每个人披盔戴甲，涂上颜色，标明徽记，顺口胡诌个绰号，然后又没完没了地说下去：

“咱们面前这支队伍是由许多不同民族凑起来组成的。他们中间有的常饮著名的桑索斯河甘甜的流水，有的是来往于马西里克原野的山民，有的致力于筛取阿拉伯福地的细腻金沙，有的常年受用清澈的特尔莫东特河两岸凉爽的胜地，有的四处开凿渠道吸吮金色帕克托洛河的宝藏，还有说话不算数的努米底亚人，善于弯弓射箭的波斯人，一边打仗一边逃跑的帕提亚人和米堤亚人，携带住室迁徙的阿拉伯人，白净而凶残的西徐亚人，嘴唇上穿孔的埃塞俄比亚人①，以及其他许多不计其数的各种民族，他们的面孔我都看得见认得出，就是名字想不起来了。另一边这支队伍里，有的人依靠流水明澈、灌溉橄榄林的贝提斯河滋润，有的用金色塔霍河丰腴的琼浆洗面护肤，有的受用着神圣的赫尼尔河健身养生的流水，有的在塔尔特西奥原野丰茂的草场上放牧，有的在乐土般的赫雷斯草原上愉快度日，还有富足的曼却人，顶着金色麦穗的冠冕；古哥特人的血亲苗裔，常年披坚执锐；有的在以流水平缓著称的匹苏埃尔加河里沐浴，有的在蜿蜒的瓜的亚纳河两岸无边的牧场上饲养牛羊，它以那段暗藏的流水而闻名于世；有的在森林密布的比利牛斯山上迎着寒风颤栗，有的在高耸的亚平宁山顶冒着皑皑白雪发抖。总之，这支队伍里囊括和包容了全欧洲的各个民

① 这一自然段的地理名称杂糅了传说、历史和杜撰。

族①。”

我的上帝！他一口气点出了那么多地区，罗列了那么多国家，还口若悬河地指明它们各自的特点，忘乎所以地沉浸在他从书上读到的连篇谎言。桑丘一声不吭，竖起耳朵听他高谈阔论，时不时转动脑袋想看看主人提到的那些骑士和巨人都在哪里，不料一个也没见到。他说：

“老爷，真是活见鬼，您说了这半天巨人呀、骑士呀，可是没见一个露面，反正我没看到。莫非又像昨晚那些魂灵儿似的，都是魔法在作怪？”

“你是怎么了？”堂吉诃德问他，“难道你没听见马嘶号鸣、战鼓隆隆吗？”

“我没听见别的，”桑丘说，“只听见公绵羊、母绵羊咩咩乱叫。”

他没说错：两大群羊越走越近了。

“桑丘，我看你是吓坏了，”堂吉诃德说，“所以才看不见听不清。要知道，人一害怕就头脑发昏，结果所有的东西都走了样。你要是真这么害怕，就快躲一边去，让我一个人在这儿。我看足够了，我帮哪一方，哪一方准赢。”

说着便用马刺夹了一下洛西南特，平端长矛，闪电一般冲下小山坡。桑丘大声冲他嚷嚷道：

“堂吉诃德老爷，您快回来。有上帝作证，那明明是公羊母羊，您去冲杀什么！快回来！哎呀，生我养我的亲爹也不知作了什么孽！您这是发的什么疯啊！您好好看看，哪里有什么巨人、骑士、金猫、盔甲呀？哪里有什么半拉和整块的盾牌呀、蓝色的小钟呀？鬼影也没有！您这是干什么呀？也不知我

① 上面提到的河流和地区名称均在西班牙境内，只有亚平宁山在意大利。

怎么得罪了上帝!”

堂吉诃德根本不理会这些，只是一路大声喊道：

“嗨，诸位骑士，凡是在英武的大皇帝捋胳膊笨塔破铃麾下效力的都跟我来。我要马到成功，狠狠教训你们的敌人特拉破瓦拿岛子上的阿里妨罚龙。”

话音未落，他已经扑进羊群，伸出长矛，威风凛凛地乱刺起来，真像是刺杀他的死敌一样。跟在羊群后面的牧人和牧主大声嚷嚷叫他住手，可是一点用处也没有，他们只好解下弹弓，只见拳头大的石块接连飞过堂吉诃德的耳边，频频向他致意。可他根本不在意那些石子，只顾东闯西冲，嘴里说道：

“狂妄无礼的阿里妨罚龙，你在哪里？快过来，这里只有我单枪匹马一名骑士。我要和你一对一地较量一番，结果你的性命，好为受你凌辱的勇士笨塔破铃·噶拉芒塔斯报仇。”

正说着，一块河里的卵石飞来，打中他上半身的一侧，顿时两条肋骨就深深塌陷下去。他当下疼得以为自己要死了，至少是受了重伤，便想起他的药水，马上掏出小罐，端到嘴边就往肚里倒。可是还没等他吞下自己定的足够剂量，一块杏子大小的卵石飞来，正好打中他手里的罐子，立刻砸了个粉碎，还捎带着嘴里的三四颗门牙和大牙，连手指头也跟着遭了殃。第一块石头打得很重，第二块也不轻，可怜的骑士当即就从马背上摔下来。牧羊人走到跟前一看，都认为他死了，就慌忙扛起死羊，轰着活羊，二话不说，匆匆逃走。

桑丘一直站在山坡上看着主人的疯狂举动，同时不断地揪着胡子诅天咒地，埋怨自己背时倒运，不知在什么钟点什么地方认识了这么个人。这会儿见主人倒在地上，牧羊人也都走了，才跑下山坡凑到跟前。他见主人的光景实在不妙，可是并没有失去知觉，便对主人说：

“堂吉诃德老爷，我不是一直嚷嚷着叫您‘回来，回来’，告诉您要去打的不是军队，只是两群绵羊吗？”

“专门跟我作对的贼骨头魔法师有本事把什么都变来变去。告诉你，桑丘，这些家伙想叫咱们看见什么就看见什么，一点不费力气。这个紧盯着我不放的恶棍，生怕我打了这场胜仗名声大振，就把对阵交战的两支军队变成了羊群。桑丘，你要是不信，看在我的面上不妨试试，就知道你错了，我说的不假。你骑上驴，悄悄跟上他们。你看吧，不等走出多远，就都会现出原形，不再是绵羊，而是货真价实的一帮人。跟我刚才告诉你的一模一样。对了，你先别走，我得求你帮点忙。你靠近点，看看我缺了几颗大牙和门牙。我总觉得满嘴一颗牙也没剩下。”

桑丘凑得那么近，简直把两只眼睛都探进嘴里去了。偏偏这时候堂吉诃德肚里的汤水药力发作，桑丘正往嘴里瞧呢，突然像枪弹出膛一样，里面的东西一下子全都喷了出来，好心的侍从弄了个满头满脸汤水。

“圣母玛利亚哟！”桑丘喊起来，“我这是怎么回事呀？这个作孽的人准是伤着要命处了，怎么嘴里吐出血来了？”

可是再仔细看看，才知道颜色、滋味和气味都不对，不是血，而是他刚见主人喝下去的那罐药汤。他当即恶心得胃里乱翻腾，哗的一口吐出，全浇在他老爷头上。两人这下子都合算了。桑丘赶紧跑到毛驴那儿，想从褡裢里掏出点什么擦擦干净，再找点给主人治病的东西。可是他发现连褡裢也不见了，差点没急得发疯，又暗自骂起来，决定丢下主人回老家去，这段时间的工钱不打算要了，答应封他的小岛总督也不指望了。这时候堂吉诃德自己站了起来，左手紧紧捂住嘴，怕满口的牙全掉光了，右手去抓马缰绳。洛西南特还真是被调教得忠心耿

耿，始终没有离开主人一步。他走到侍从身边。那人一只手支着腮帮扒在驴背上，一副苦苦思索的模样。堂吉诃德见他满脸愁容，就对他说：

“你知道吗，桑丘，不做超人事，难为人上人。别看咱们老是赶上电闪雷鸣，这说明很快就要雨过天晴了。咱们总会有赶上好事的时候，因为好事坏事都是有头的，既然坏事拖了这么长时间，好事也就不远了。所以我说，你别为我赶上的这些倒霉事难过，反正你也没沾上边。”

“怎么没有？”桑丘顶了一句，“难道昨天毯子里扔的是别人，不是我亲爹的儿子？难道褡裢和里面的财宝都不见了，也都是别人的，不是本人的？”

“怎么，桑丘，你的褡裢丢了？”堂吉诃德问。

“可不是嘛。”桑丘说。

“这么说，咱们今天没得吃了？”堂吉诃德提醒他。

“这倒不至于，”桑丘说，“反正野地里有的是您说自己认得出的那些草。碰上啥也没有的时候，像您一样背时的游侠骑士总好对付。”

“说是这么说，”堂吉诃德回答道，“我这会儿更情愿大口吞下一块面包，不拘好坏，再加上两个干沙丁鱼头。青草野菜之类这次就免了吧，哪怕是迪奥斯科里斯① 写进书里的，或者是拉古纳② 大夫绘成图片的。算了，别说这些了。我的好桑丘，快骑上你的毛驴，跟着我走吧。上帝养育着世上万物，眼看咱们四处奔波为他效劳，是绝不会亏待咱们的；因为连空

① 迪奥斯科里斯（约40—约90），希腊医生、药理学家。

② 拉古纳（1499？—1560），西班牙学者和医生，曾将迪奥斯科里斯的著作译成西班牙语。

中的飞蚊、地里的蛆虫、水下的蝌蚪他都从来没亏待过。他是那么慈悲为怀，让阳光同样普照好人和坏人，把雨水同样洒向仁者和恶棍。”

“老爷您啊，”桑丘说，“不该当游侠骑士，做个布道神甫倒更合适一些。”

“桑丘啊，游侠骑士什么都会，也应该什么都会。”堂吉诃德回答他说，“古时候有不少游侠骑士在大路上一站，就开始传经布道了，简直就像从巴黎大学毕业出来的一样。这会儿你总该明白了吧：枪尖磨不秃笔尖，笔尖也磨不秃枪尖。”

“好吧，老爷您说的哪能不对。”桑丘说，“这会儿咱们得快点离开这地方，想法找个夜里的落脚处。上帝保佑，可别再冒出什么毛毯呀、扔人的无赖呀、妖魔鬼怪呀、玩魔法的摩尔人呀！要是再出这种事，我可就破罐破摔，整个见鬼去了。”

“求上帝保佑吧，小伙子，”堂吉诃德说，“你来带路，愿上哪儿随你的便，这回我让你来挑过夜的地方。不过，你先伸过手来，用指头摸摸我这右边的上头缺了几颗门牙和大牙。我觉得挺疼的。”

桑丘把手指头塞进去捅咕了半天，然后问道：

“您这地方往常有几颗牙?”

“四颗，”堂吉诃德回答说，“除了智齿，别的都完整无损。”

“老爷您再想想，没说错吧?”桑丘问他。

“我说四颗，再不就是五颗。”堂吉诃德说，“反正无论大牙门牙，我这一辈子也没拔过一颗，也没磕掉过，也没得虫牙风湿什么的坏掉过。”

“告诉您吧，”桑丘说，“这边下头只有两颗半大牙。上头呢，别说半颗了，影儿都没有，光光的跟手心儿似的。”

“哎哟，我完了！”听了侍从告诉他的不幸消息，堂吉诃德喊了一声，“我倒更情愿丢掉一只胳膊，当然，不能是握剑的那只。桑丘，你听我说，嘴里没有大牙，就像磨房没有石碾一样。一颗牙齿比一块钻石还值得珍惜。没办法，干游侠骑士这个苦行当就免不了这些事。老兄，骑上驴带路吧，你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

桑丘照办了。他瞅准了方向便径直走去，一心想在大路边上找到个住处。他们走得很慢，因为堂吉诃德牙疼得心烦意乱，哪里顾得赶路。桑丘想给他说点什么，也好排遣解闷。他都说了哪些事，就是下一章要讲的了。

第十九章

桑丘和主人逗乐的妙语，他们跟一具死尸相遇以及其他重要事件

“老爷，这几天咱们总是碰上倒霉事，我看准是因为您忘了骑士的规矩，该当受罚。您根本就没做到当初发的誓，说是再也不铺上桌布吃饭，也不和王后一起取乐，还有一长串别的事情，除非有一天夺到那顶头盔。就是那个摩尔人的，叫什么蚂螂得理喽，我也记不清楚了。”

“桑丘，你说得对。”堂吉诃德说，“实话对你说吧，我确实忘得一干二净。不过你也有错，干吗不及时提醒我！正因为这个，你才出了毛毯那档子事。这件事我会想法补救的。骑士这一行，不论干了什么，都有认错赎罪的办法。”

“莫非我也发过什么誓吗？”桑丘顶了一句。

“你发不发誓关系不大，”堂吉诃德说，“反正我心里明白，弄不好你就是个涉嫌犯。不管是不是吧，想法补救一下总没错。”

“要真像您说的那样，”桑丘劝他，“您可得留点心，别再忘了自己起过的誓。说不定那些鬼怪一高兴，又要拿我开心了。他们见您那么死不回头，保不住连您也捎带上。”

两人东一句西一句地说着话，走到半路上天就黑了，一直也没找着夜里落脚的地方。尤其糟糕的是两人都饿得不行。褡

褡一丢，所有的干粮吃食也就都没影儿了。可这还不算晦气透顶，偏偏又一次碰上了意外；这档子事，不用添油加醋，就足够希奇古怪的了。这会儿天色已经很黑了，可他俩照旧一路走去。桑丘总以为，既然他们走的是一条大路，出不去一两莱瓜准会遇见个客店什么的。四周一片漆黑，他俩就这样走啊走啊，侍从饿得要死，主人也饥火难耐。突然他们发现一大片火光从大路的另一头飘飘而来，像一堆浮动的星星。桑丘一见就吓呆了，堂吉诃德心里也七上八下。他们一个揪住毛驴的缰绳，一个抓紧瘦马的辔头，大气不出地睁眼看着，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东西。他们见火光越来越近；越到跟前，就越是耀眼。桑丘见这情景，马上像吞了水银似的浑身抖个不停，堂吉诃德也毛发直竖，可他还是强打精神，说道：

“桑丘，看来这回又得冒险大战一场，我必须使出全部的勇气和本领。”

“又该我遭殃了！”桑丘嚷嚷起来，“我看这回准是又撞上鬼了，可是我哪儿还剩下挨棍子的肋条骨啊？”

“管他什么鬼不鬼的，”堂吉诃德说，“连你衣服上的线头我也不准他碰一下。上一次他们作践了你，是因为我没法跳过院墙。可这回是在野地里，我可以方方便便抡起佩剑。”

“要是他们像头回那样把您弄瘫了，”桑丘说，“在不在野地里又有什么用处？”

“甭管这些，”堂吉诃德劝他，“桑丘，我求你打起精神。你会亲眼看到我有多大本事。”

“但愿上帝帮忙，我会打起精神的。”桑丘说。

两人闪到大路一边，想再仔细看看那片移动的火光究竟是

什么。不一会儿工夫，就有一大帮身罩白衬衣的人[①] 走近了。桑丘·潘沙一见又吓得魂飞魄散，像打摆子似的上牙直磕下牙。等两人最后终于看清楚了，桑丘的上下牙齿更加厉害地磕碰起来。他们看到二十多个身罩白衬衣的人，个个骑在马上，手里举着明晃晃的火把，后面紧跟一副黑布包裹的担架，再后面是六个骑马人，黑色丧服一直垂到骡子的踝骨（从慢悠悠的步态看出，显然是骡子，不是马）。那些身罩白衬衣的人，一路走一路凄凄切切地嘴里低声念诵着什么。深更半夜，又在大野地里，猛然撞见这么怪模怪样的一群，怎么能不让桑丘吓得心惊胆颤！恐怕连他主人心里也得咯噔几下。不过堂吉诃德终究是堂吉诃德；尽管桑丘连壮胆的力气也没有了，他主人却正好相反。在这个节骨眼儿上，那些他在书上读到的拼搏厮杀，又活灵活现地从他的脑子里冒了出来。他把担架想像成轿子，认为里面肯定躺着一位身受重伤或者已经死去的骑士，就等着他担当起报仇雪恨的重任呢。于是他不想再费神细究，立即在马鞍上坐直了，平端长矛，神气十足地堵在大路中间，十拿九稳地等着那伙白衣人过来。见他们走近了，便提高嗓门说道：

“众骑士请止步！不论诸位是何许人士，立即向我通报各自姓名，来自何处，前往哪方，肩舆内装载何物。种种迹象表明，若非诸位加害于人，便是诸位受人之害，此刻必须一一对我讲明，本人自会严惩尔等恶行，抑或襄助雪耻。”

“我们有急事。”一名白衣人回答道，“客店离这儿很远，不能从命止步，一一通报恁多事情。”

说着便踢了骡子一脚，径直向前走去。一听答话，堂吉诃德大为光火，一把揪住骡子的笼头说：

① 当时士兵在夜间偷袭中须身罩白衬衣，以互相辨认。

“别动，好生无礼！按我的问话从实招来，否则我必与尔等大战一场。”

没想那头骡子胆子很小，见有人抓住笼头，当下就惊了，前蹄蹦起老高，把主人从后臀甩到地上。一个步行的小伙计，见白衣人倒在地上，破口大骂堂吉诃德。我们的骑士顿时性起，二话不说，端着长矛便向一个身穿丧服的猛扑过去。那人当即身负重伤倒翻在地。堂吉诃德接着转身去对付别人。只见他迅猛地冲锋刺杀，连洛西南特也变得神气十足、行动敏捷起来，似乎眨眼儿工夫生出了翅膀。那些白衣人本来就胆小怕事，又个个手无寸铁，哪敢轻易恋战，不大工夫便举着明晃晃的火把，满野地四处逃窜，简直就像喜庆的节日夜晚，在假面舞会上互相追逐打闹一样。那些身着丧服的人们，被长袍肥褂包裹纠缠得行动不便，所以堂吉诃德轻而易举地把他们挨个狠狠揍了一通，逼得他们垂头丧气、落荒而逃。他们个个满心以为，这回撞见的不是凡人，而是地狱钻出的魔将，专门来抢夺担架里的死尸。

桑丘在一旁看着，十分钦佩主人那股不要命的劲头，不免自言自语说道：“没错，我这位老爷真像他自己说的那样，胆子又大，劲头又足。”一开始被骡子甩在地上的那位，身旁的火把还没灭，堂吉诃德借着光亮看到了他，便走过去，把矛尖伸到他眼前，叫他服服帖帖投降，不然就结果了他。那人躺在地上回答道：

“我早就服帖了，连动都没法动：我折了一条腿。您这位先生要是信奉基督，就求您千万别杀我，不然您要犯渎神罪的，因为我是神学硕士，刚刚当上见习辅祭。”

“那么是什么鬼把你弄到这儿来了，”堂吉诃德问他，“不好好在教堂供职？”

“哎，先生，没别人，”摔在地下的那位回答说，“都怪我自己倒霉。”

“那还有更倒霉的事等着你呢，”堂吉诃德说，“就看你肯不肯一五一十回答我刚才的问话。”

“这个方便，您马上就会如愿的。”教士说，“而且我还要告诉您，刚才我说自己是硕士，其实不过是个学士。我叫阿隆索·洛佩斯，阿勒科本达斯人氏，从巴埃萨城来，同行的还有另外十一名教士，就是打着火把跑掉的那些。我们准备把担架里的尸体送到塞哥维亚城去。这位绅士死在巴埃萨，暂时在那儿掩埋了。我说了，我们要把遗骸送到塞哥维亚去埋葬，因为他出生在那里。”

“那么是谁杀死他的呢?”堂吉诃德问。

“是上帝让他得了一场瘟病死的。”学士说。

“这么一来，”堂吉诃德说，“我们的天主倒免了我一桩差事。要是有人杀了他，我自然是要为他报仇的喽。如今既然是老天要了他的命，咱也只能耸耸肩膀，没什么好说的。就算摊到我自己头上，也只能这样。教士阁下，我要告诉您，本人是拉曼却的骑士，名叫堂吉诃德，我的营生和职责就是走遍天下惩恶除害。”

“我不懂您是怎么除害的，”学士说，“反正我本来什么事也没有，您跑来把我害得好苦，弄断了我的一条腿，恐怕这辈子再也甭想挺直了。您跑来替我除害，结果是害得我一辈子唉声叹气。我真是撞上鬼了，碰见您这个满世界闯荡的人。”

“世上的事情嘛，总是千变万化的。”堂吉诃德解释说，“阿隆索·洛佩斯学士先生，你们实在不应该深更半夜跑到这里，还罩上一身白教士袍，打着明晃晃的火把，戴着孝一路祈祷。看起来活脱儿是冥界的鬼怪嘛。我当然必须履行自己的职

责，所以就向你们直扑过去。即使我明知你们就是地狱的撒旦魔王，我也照样会这样干的。我确实一直把你们当成了魔鬼。”

“也是命该如此啊!”学士说，“这会儿只好求求您了，游侠骑士先生（您差点叫我悠下地狱去），快把我从骡子底下拽出去，我的一条腿夹在脚镫和鞍子中间了。”

“您怎么不早点说啊!”堂吉诃德抱怨道，“怎么到这会儿才把您的难处告诉我呀?”

说着就大声喊起桑丘·潘沙，叫他过来。可是他的侍从并不着急过去。原来，那些大人先生们的一匹备用骡子满满驮的都是吃的东西，桑丘正忙着往下卸货呢。他把自己的大衣扎成口袋，拼命往里面塞东西，然后往自己的驴子背上一搭，这才朝着大声喊他的主人跑去。他帮忙把学士先生从骡子身下拖出，放到骡子身上，又捡起火把交给他。堂吉诃德叫他赶快去追伙伴们，并代他赔个不是，方才有所冒犯，实属无意。桑丘在一边说：

“说不定诸位先生们想知道，是哪位好汉把他们吓成这样了。有劳您告诉他们是大名鼎鼎的堂吉诃德·德·拉曼却，外号人称‘苦脸骑士’。”

学士离开以后，堂吉诃德问桑丘，为什么不早不晚，偏偏这个时候想起来叫他“苦脸骑士”。

“您听我说，”桑丘回答道，“那个倒霉蛋不是举着火把吗，我借着亮光着实把您好好瞧了一阵子。说实在的，您那副哭丧相我还从来没见过。八成是因为打仗太辛苦了，再不就是因为少了好些大牙门牙。”

“都不对，”堂吉诃德说，“是负责记载我的丰功伟绩的那位魔法师想出的主意。他觉得应该给我起个绰号，就像古时候的骑士们那样，有的叫‘热剑骑士’，有的叫‘独角兽骑士’，

这个叫‘艳福骑士’，那个叫‘凤凰骑士’，你叫‘飞狮骑士’，我叫‘死神骑士’……他们就是靠这些别名雅号威震天下的。所以我说，你突然想起叫我‘苦脸骑士’，就是因为那个魔法师把这个名字塞进了你的脑袋、推上了你的舌尖。好吧，从今往后我就用这个绰号了，而且为了郑重起见，我打算一有机会，就请人在盾牌上画一张满面愁容的苦脸。”

“没必要画这张脸，又费钱又耽误工夫，”桑丘说，“到时候老爷您只要露露本色，让别人看看您自个儿的脸，用不着什么盾牌上的画像，谁都会便便当当喊出‘苦脸骑士’的，尽管信我的话没错。老爷，说句逗乐的话，又渴又饿、缺齿少牙的，您那副模样本来就够苦的了；所以我说，根本用不着再画一幅什么苦脸像。”

桑丘一路打趣，逗得堂吉诃德大笑起来，心里拿定主意，说什么也要用上这个绰号，而且非得把相应的标记画到盾牌上不可。

“我忘了提醒老爷一件事：您动手对神物施暴，是要被逐出教门的：‘据此，凡受魔鬼教唆者’，还有什么来着?”

“我不懂你这句拉丁文，”堂吉诃德说，“不过我很清楚，我没动手，动的是这支长矛。再说，我当时并不知道是在攻击教士或是教会的别的神物。我一向笃信天主、忠于基督，对圣器神物从来毕恭毕敬。当时我确实以为他们是冥界的妖魔鬼怪。说起逐出教门，倒叫我想起熙德·鲁依·迪亚斯的事。那天，他当着教皇大人的面，砸碎了一个国王使者的椅子，因此被逐出了教门。按说呢，好汉罗德里格·德·维瓦尔① 那天的所作所为，挺符合勇敢体面的骑士身份。”

① 罗德里格·德·维瓦尔，即：熙德。

前面说过，学士先生听了这话，未置可否便径自走了。堂吉诃德突然想到要看看担架里的遗骸究竟是骨头还是别的什么。桑丘不答应，对他说：

“我说老爷，您总算平安无事地熬过了一场大乱子，以前还没见过这样的好事呢。可是别看这些人吓得四散了，说不定一会儿就明白过来：原来对付他们的只是一个人，到时候难免又羞又恼地跑回来找咱们算账，给咱们点颜色瞧瞧。不如趁毛驴还算停当，近处就是野山，咱俩又饿得半死，消消停停迈脚撤走，像老话说的那样：死人埋下地，活人填肚皮。”

说着就跨上驴背，回头叫主人后面跟上。堂吉诃德觉得桑丘说得有理，便一声不吭地紧随而去。他们在两座小山之间走了没多一会儿，就来到一片隐蔽而开阔的山谷，两人立即跳下坐骑。桑丘从驴背上卸下东西，便一头倒在绿莹莹的草地上。两人正在饥不择食的节骨眼儿上，便把早饭、午饭、晚饭、外加午后茶点并做一顿，大嚼起来。主仆两人往肚子里塞进了不止一筐熟肉。这还得感谢那些教士老爷们，他们很少亏待自己，让备用骡子驮了几大筐。不过他们还是遇到一桩不如意的事，桑丘认为比什么都糟：他们没有酒喝，连润润舌头的水都没有，两人渴得实在受不了。桑丘见地上长满了绿油油的小草，立刻说出一席话来。请接着看下一章。

第二十章

世上任何著名骑士都未经历、少见罕闻的怪事，让威武的堂吉诃德·德·拉曼却赶上了，但无甚无险

“我说老爷，地上这些水灵灵的小草分明告诉咱们，跟前准有泉眼河沟什么的。最好再往前走几步，肯定能找到有水的地方，到时候非得美美地喝一通。咱俩都渴得要命，这简直比挨饿还难受呢。”

堂吉诃德觉得这主意不错，牵起洛西南特就走。桑丘把吃剩的东西放回驴背，也抓起缰绳。主仆二人顺着草坡往上走，天黑得什么也看不见，只能摸索着迈步。还没走出一二百步，就听到一片轰隆巨响，像是水流从高大的岩石上坠落下来的声音。这片轰鸣叫他们喜出望外，立刻停下来想听听声音是从哪儿来的。偏偏这时候又听到一阵劈劈啪啪山响，往两人找水的热切心情上浇下一桶凉水。桑丘本来就胆小、经不起事，这下更甭提了。我说了，那是一阵阵有节奏的拍打，夹杂着铁片和铁链的嘎吱声，在狂鸣怒吼的水声衬托下，除了堂吉诃德，谁听了都会吓得心惊胆战。刚才说过，时过深夜，四周一片漆黑，他们恰好走到几棵大树底下，轻柔的晚风吹得树叶沙沙作响，听着够瘆人的。总之，一切都叫人毛骨悚然：身处荒山野岭，周围一片漆黑，水声隆隆，晚风簌簌；而且他们也看出：

阵阵拍打无意终止，飒飒夜风不想停歇，曙光晨曦姗姗来迟。最糟糕的是他们连自己在什么地方也弄不清楚。可是堂吉诃德始终怀着一颗无畏的心，这时，他跨上洛西南特，一手抓圆盾，一手持长矛，说道：

“桑丘老兄，你想必知道，老天把我生在这黑铁时代，是为了在世上恢复黄金时代，就是人们常说的光明时代。我这人是专门来承担艰难险阻、建树丰功伟绩的。我再说一遍，我要让圆桌骑士、法兰西十二骑士和世界九大豪杰的事业重放异彩；我要压倒什么普拉提尔呀、塔布兰特呀、奥利万特呀、提兰特呀、太阳骑士呀、贝利亚尼斯呀等等古代那一大帮赫赫有名的游侠骑士。我生逢其时，定要建立更伟大罕见的武功，让他们当中最光彩夺目者也相形见绌、黯然失色。我忠实本分的侍从啊，你大概已经看出，夜晚一片漆黑，周围静得吓人，树林低沉地呜咽；我们觅水来此，却听到它发出骇人的轰鸣，像是远远从月亮的高山上倾泻奔流而下；还有那不停的拍打声震撼刺穿了我们的耳朵；所有这些，无论是单个出现还是一起涌来，连战神本人也会吓得肝破胆裂、魂飞魄散，更何况没见识过此种场面和怪事的人们呢。可是，我给你描述的这一切，只能使我精神大振、勇气倍增，迫不及待地要去冒险厮杀，连心都恨不得从胸膛里蹦出来。好了，快帮我紧一紧洛西南特的肚带。这会儿我只好暂且把你托付给上帝了。在这儿等着我，三天之后不见我回来，你尽管回村去吧。不过承蒙施惠照看：往托博索跑一趟，无论如何告诉我的心上人举世无双的杜尔西内亚，由她主宰的骑士成就了一番事业，壮烈死去，可以被她毫无愧色地称为自己的情人。”

桑丘见主人说出这般言语，马上痛哭流涕，伤心极了。他说：“老爷，我不明白您干吗非要去干这件冒险厮杀的事。这

会儿深更半夜的，谁也看不见咱们，便便当当就可以绕道躲开麻烦，哪怕三天不喝水也认了。既然没人看见咱们，也就没人把咱们当成胆小鬼。再说，村上的神甫是老爷您的熟人了，我听他布道的时候说过：自找麻烦，迟早完蛋。我看最好别去干这种无法无天、冒犯上帝的事，万一陷进去，只怕得等老天开眼才能脱身。按说，老天对您够好的了：没像我似的，让人兜在毯子里乱扔；刚才又让您稳稳当当打败了运死人的那帮对手。要是我这番话还不能把您的硬心肠说动说软，那就务必请您替我着想一下：只要您一离开这儿，我非得吓得把魂灵儿交给鬼不可。我走出老家，撇下老婆孩子来侍奉老爷，本来以为是上算不吃亏的事。可是，俗话说，贪心撑破口袋，我就是让贪心把指望给划拉没了。您几次三番应了我一个该死的晦气岛子，害得我心急火燎地想赶紧弄到手，不承想，您不等把岛子交给我，倒先打算把我扔在这没有人烟的野地里。我说老爷，看在上帝的分上，千万别对我干这种缺德事。要是您非得建立什么功业，那就等到天亮再说吧。凭我放羊的时候学的那点本事，我敢说离天亮不到三个钟头了。您瞧，小北斗的口正好在我脑袋顶上，刚才半夜的时候还在左胳膊那边呢。”

“桑丘啊，你怎么看得见呢?”堂吉诃德问，“这边那边在哪儿？你说的口儿啊底儿啊在哪儿？深更半夜一片漆黑，天上一颗星星也没有!”

“这倒不假，”桑丘说，“可人一害怕就长出好多眼睛，连地底下的东西都看得见，甭说头顶的天上了。不管怎么说吧，反正从这会儿到天亮没多远了。”

“远也罢近也罢，”堂吉诃德一点不退让，“这会儿也好，往后也好，我都不能在世上留下话柄，叫人家说我一见含泪央告就心软，宁肯丢下骑士的本分。所以，桑丘，我求你什么也

别说了。上帝既然叫我心里认准去冒这次前所未有的大险，他会想法保我平安无事，也不会让你太伤心难过的。这会儿你还是帮我把洛西南特的肚带勒勒紧吧，然后待在这里。死也罢活也罢，我反正很快就会回来的。”

桑丘见主人拿定了主意，他哭也好、劝也好、求也好，都没多大用处，于是便决定耍点小花招，想法叫他尽量耽搁到第二天清早。他去勒紧马肚带的时候，顺手神不知鬼不觉地用缰绳拴住洛西南特的两只前脚。结果，等堂吉诃德要走了，却怎么也不行：他的马只能蹦蹦跳跳地前进。桑丘见自己的鬼点子成功了，就说：

“瞧见了吗，老爷？我流着眼泪祈祷，老天爷还真心软了，就弄得洛西南特动弹不得。您要是不认输，硬是踢它抽它，最后惹恼了神明，岂不像老话说的那样，双脚跺尖刺吗？”

堂吉诃德急得不行，怎么使劲用两腿夹马肚子，它也不走。他哪里想到有缰绳捆着呢，只好暂且静下心等天亮，或者等到洛西南特愿意迈步的时候。他肯定又往别的事上琢磨了，一点不怀疑是桑丘捣的鬼。他说：

“桑丘，既然洛西南特不能动弹，我也只好耐着性子等朝霞露出笑脸。可它迟迟不来，我只好摆出一张哭脸了。”

“干吗哭呢？”桑丘劝他，“从这会儿到天亮，我一直给您讲故事解闷儿。除非您想下马，按游侠骑士的规矩，躺在绿草地上睡一会儿，专等着明天一大早精神头十足地去见识那桩出格的怪事。”

“你说什么下马睡觉的！”堂吉诃德接过话茬就驳，“难道我是那种在危难中偷闲的骑士吗？要睡你去睡，反正你生来就是个瞌睡虫，爱干什么，随你的便。我是非干自己打算干的事不可。”

“老爷，您别发这么大火儿呀！”桑丘赶紧说，“我可不是有意惹您生气。”

说着走到主人身边，一手抓住前鞍架，一手抓住后鞍架，紧紧贴在主人的左大腿上，不敢离开一分一毫。响响停停的拍打声就把他吓成了这副模样。

堂吉诃德要他按开头答应下的讲个故事解闷儿。桑丘说他是要讲的，只是那一阵阵拍打声吓得他静不下心来。

“不过我还是壮起胆子讲个故事吧。要是我能都讲对了，不丢三落四，保准是个最棒的故事。老爷您仔细听着，我开讲了：好事人人摊上一份，坏事专找是非之人。从前啊，有一回……我说老爷，您知道吗，古人讲故事开头不能乱说，得用罗马奸傻官① 加图的一句古话：坏事专找是非人，用到咱们这儿简直太对路了。就是说老爷您最好安分点，别到处招惹是非；咱们还是绕道走别处，谁也没逼咱们非来这块吓得人一惊一乍的地方。”

“接着讲你的故事，桑丘，”堂吉诃德说，“咱们该往哪条路上走，我自有道理。”

“那我就讲下去了，”桑丘说，“在埃斯特雷马杜拉的一个村子里住着一个放山羊的羊倌，就是说，看管山羊的。我故事里这个放羊的，这个羊倌，名叫洛佩·鲁依斯，这个洛佩·鲁依斯看上了名叫托拉勒瓦的放羊姑娘，这个名叫托拉勒瓦的放羊姑娘是一个有钱的牧场主的女儿，这个有钱的牧场主……”

“桑丘，照你这个讲法，”堂吉诃德提醒他，“每句话都说两遍，恐怕两天也讲不完。你能不能像个明白人那样，讲得顺溜点。要不，还是不讲的好。”

---

① 奸傻官，应为“检察官”，被桑丘念讹了。

“我们那地方，”桑丘说，“所有的故事都是这个讲法，我不会别的讲法。老爷您也甭想叫我学什么新花样。”

“好了，随你的便吧。”堂吉诃德只好认了，“既然我活该要听你的，你就接着讲吧。”

“那我就接下去，我的好老爷，”桑丘说，“我刚才说了，羊倌看上了放羊姑娘托拉勒瓦。这丫头很壮实，性子又野，一副假小子样儿，还长了点胡子。这会儿我就像眼前看着她一样。”

“这么说，你认识她喽？”堂吉诃德问。

“我不认识她。”桑丘答道，“不过给我讲这故事的人说，所有的事都千真万确。我给别人讲的时候，完全可以赌咒发誓说都是自己亲眼见过的。这不，一天来两天去的，总不偷懒睡觉的小鬼儿把什么都一点点慢慢攒着：那羊倌开头本是喜欢牧羊姑娘的，最后对她又恨又恼。怎么回事呢？听长舌碎嘴的人们说，那姑娘不本分、不检点，让羊倌好生吃了一阵醋，打那往后就对她腻味透了，很是见不得。他想离开村子，跑到眼不见心不烦的地方去。可托拉勒瓦那丫头，见洛佩瞧不上她了，反倒真心爱上了小伙子，不像从前那样有一搭没一搭的。”

“这就是女人的天性，”堂吉诃德说，“谁爱她，她嫌谁，谁嫌她，她爱谁。往下讲，桑丘。”

“后来，”桑丘说，“羊倌真的按自己的想法做了。他赶着羊群，一路穿过埃斯特雷马杜拉大平川，朝着葡萄牙地界走去。托拉勒瓦那丫头知道了，就去追他。她光着脚，一步一步老远跟着，手里拄着拐杖，脖子上挂着褡裢。都说里面放的是一块小镜片、一把梳子，还有一小罐擦脸的油什么的。管他是什么呢，我也不想费神去弄个明白。我只说故事里是这么讲的：羊倌赶着羊群到了瓜迪亚纳河边。当时河水上涨，都快溢

出岸来了。他到河边一看，没有小船，也没有筏子，谁能把他和羊群摆渡到河对岸去呢？他着急得不行，眼看着托拉勒瓦那丫头就追上来了，回头又哭又闹的，真够烦人。他东张西望半天，总算看到一个钓鱼的身边有只木船，可是小得只能容下一个人和一只羊。尽管是这样，他还是跑去求那人，最后说妥把他和三百只山羊都渡过河去。钓鱼的上了船，捎过一只羊；然后回来，再捎过一只；再回来，再捎过一只。老爷，您可把账算清了：钓鱼的来回捎过去多少只羊，要是少算一只，故事可就完了，甭想接着讲一个字儿。我往下说了。噢，还有，对面渡口是一片滑不唧唧的烂泥，钓鱼人来回要耽搁好些时间。尽管这么着，他还是回来又捎走一只；然后又是一只，然后又是一只。”

“你就权当都摆渡过去了。”堂吉诃德说，“照你这样来来回回的，只怕一年也摆渡不完。”

“到这会儿摆渡过去多少只了？”桑丘问。

“鬼才知道呢！”堂吉诃德说。

“您瞧，我说了吧，叫您把账算清了。上帝啊，故事到头了，再也讲不下去了。”

“这是怎么说的？”堂吉诃德不明白，“听你这故事非得把摆渡过去多少只山羊记得一清二楚？弄错一只，你的故事就没法讲下去了？”

“可不是嘛，老爷，实在没办法。”桑丘回答说，“我问您摆渡过去多少只山羊，您告诉我不知道，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底下要讲什么我全忘了。老实说吧，还没讲出来的才是最要紧的，特别有意思。”

“这么说，”堂吉诃德问，“这故事就算完了？”

“全完了，跟我那老娘似的。”桑丘回答道。

“说句心里话，”堂吉诃德发议论了，“你讲的这个寓言也好、传说也好、故事也好，实在太新鲜了，只怕世上还没人能想得出。就说那个开头和结尾吧，我今生今世都没见识过，也甭想见识。其实我也没指望你那伶俐的脑瓜里能钻出别的什么。这也不奇怪，我看准是那没完没了的噼噼啪啪的声音吓得你昏了头。”

“也许是吧，”桑丘说，“反正我只知道我那故事就是这样，多会儿把过河的山羊算错了，故事也就完了。”

“谢天谢地，完了就完了吧，”堂吉诃德说，“还是让咱们看看洛西南特能不能动弹了。”

他于是又用两腿去夹，那马呢，又是蹦达几下，照样原地不动：它被捆得太紧了。正在这时候，也不知道是桑丘着了清早吹来的凉风呢，还是头天夜里吃了什么滑肠的东西，不过倒更像是在所难免的常规，总之，他忍不住要做一件谁也不能替他包揽的事情。可是他心里始终怕得要死，紧紧贴着主人，连黑指甲缝的空儿都不敢留出来，撂下那件急赤白脸的事吧，又不行。最后他想起一个两全其美的主意：右手松开原先抓得死死的后鞍架，便便当当地悄悄解开裤腰带的活扣；唯一用来束腰的东西一松，裤子就整个掉了下去，像一副镣铐似的套住双脚。然后他把衬衫尽量高高掀起，两块个头不小的后臀就完全暴露无遗了。做完这件事，他以为难关已过，不必再受那份百般无奈的憋屈罪了。不料，更大的难题还在后面：方便的时候怎么才能不劈啪乱响呢？他只好咬紧牙关、缩起双肩、使劲屏住呼吸。可是尽管他想尽了办法，末了还是在劫难逃，多多少少弄出点响动，和把他吓得心惊肉跳的拍打声相比，自然是大不一样。堂吉诃德听到了，便问：

“桑丘，这是什么声音？”

“我不知道，老爷，”桑丘说，“八成又是什么新花样儿吧。怪事也罢、坏事也罢，只要一开头，可就大发了。”

这回他想再试试运气怎么样，结果不错，没有上次那些动静了，他终于卸下了包袱，顿时轻松了许多。哪知道堂吉诃德的鼻子和耳朵一样好使，加上桑丘离他那么近，简直就像缝在他身上了；一股热气直溜溜升了上来，总得有一些钻进他的鼻子里。他连忙想法自卫，用两个指头捏住鼻孔，嚷声嚷气地说：

“我说桑丘，你大概是吓坏了。”

“可不是嘛，”桑丘承认了，“老爷您怎么到这会儿才看出来？”

“因为这会儿你身上有股味道，我想总不是香水吧？”堂吉诃德说。

“这就难说了，”桑丘辩解道，“可这不能怪我。谁叫您老人家深更半夜带我到这种叽里旮旯来呢！”

“老兄，快后退三四步，”堂吉诃德命令他，说话的时候，始终用手捏着鼻孔，“从今往后，你得注意点自己的身份，也别忘了我是你的什么人。都怪我老跟你随便聊天，把你惯得如此放肆起来。”

“我敢说，”桑丘并不服气，“老爷您一定以为我做了什么不合身份的事了。”

“听着，桑丘老兄，别越涂越黑了！”堂吉诃德打断了他的话。

主仆两人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过了一晚上。桑丘见天已经大亮，抽空儿偷偷给洛西南特松了绑，自己也赶紧系好裤子。洛西南特生来就不是什么烈性子，这会儿见自己能动弹了，不知怎么突然来了股劲儿，前蹄儿乱蹬，只是没能腾空而起。倒

不是小看它，它还真没这本事。堂吉诃德发现洛西南特动起来了，觉得兆头不错，准是到了前去冒险厮杀的时候。正好晨曦完全露了头，周围的东西看得一清二楚。堂吉诃德才发现自己是在几棵大树中间，那是几棵遮天蔽日的栗子树；他还觉察到，那阵阵拍打声一直没停，可就是弄不清是什么人搞的名堂。他毫不迟疑地用马刺戳了一下洛西南特，回过头跟桑丘告了别，像头天夜里说的一样，叫他在那儿等着，最多不超过三天。如果到日子不见他回来，那他准是按上帝的旨意，在这场冒险厮杀中走完了自己一生的路。还一再吩咐嘱托，一定要把口信亲自捎给他的心上人杜尔西内亚。至于辛苦一场应得的工钱，也不必多虑，因为他离村之前已经留下遗嘱，要按桑丘当差的时间，一天天算准付清。当然，如果上帝让他从危难中安然脱身，那他多次应下的岛子肯定十拿九稳地落到桑丘手里。桑丘一听自己的好主人又说起这番让人心酸的话，不免又是一通啼哭，而且决心一路紧紧跟随主人，直到他办完该办的事。

桑丘·潘沙的泪水和真诚的决心，让传记作者觉得他准是生在体面人家，至少得是正宗基督徒。侍从的一片深情也打动了主人的心，只是他不愿露出心慈面软的样子罢了。只见他强作镇静，朝水声和拍打声传来的方向走去。桑丘在后面步行跟着，像往常一样牵着毛驴的缰绳。一帆风顺也罢，磕磕绊绊也罢，这牲口可总是寸步不离地陪着他。他们在那片遮天蔽日的栗树林里走了好一阵，来到一小块草地上。紧贴边上矗立着几块高大的岩石，一道气势磅礴的瀑布从上面直泻而下。岩石脚下有几间破屋子，其实倒更像一片废墟。两人发觉，那一阵阵噼噼啪啪、始终不停的拍打声就是从破屋里传出来的。洛西南特被轰鸣的水声和震耳的拍打声吓惊了，堂吉诃德设法使它平静之后，一步步向那些房子走去，十分虔诚地把自己托付给心

上人，求她在这危险的处境和关头暗中庇护，当然，他顺便也向上帝祈祷，求他千万莫将自己丢弃。桑丘一直紧跟着他，伸长了脖子、瞪大了眼睛，想从洛西南特的腿缝里张望一下，究竟是什么东西把他吓得这么提心吊胆。他们又走了一百来步，绕过一个拐角，才终于一览无余看清了事情的真相；那可怕的声响吓得他们整夜魂不守舍，可是来源却毫无惊人之处。读者也许会失望见怪：原来是漂布机的六个大木槌交替拍打发出那震耳欲聋的响声。堂吉诃德一眼看清了原委，立刻目瞪口呆，从头顶凉到脚心。桑丘看了他一眼，见他脑袋垂到胸前，满面羞愧。堂吉诃德也看了桑丘一眼，见他闭嘴鼓腮，显然是叫强忍的大笑憋的；一不小心，就会冲口而出，笑破肚皮。他虽说心里懊丧，眼瞅桑丘那副模样，也忍不住笑起来。桑丘见主人开了头，顾忌全无，开怀大笑，最后不得不用双手捂住肚子，怕它真的爆裂开来。他笑笑停停，停停笑笑，来回折腾了四次，每次都是那样带劲。堂吉诃德早就心里十分窝火，这会儿又听见他怪腔怪调地学起舌来：

“‘桑丘老兄，你想必知道，老天把我生在这黑铁时代为了在世上恢复光明时代，也叫黄金时代。我这人是专门来承担艰难险阻、建树丰功伟绩的……’”他就这样，把头天晚上两人听到可怕的响声以后，堂吉诃德对他说的话，一句不落地学了一遍。

堂吉诃德见桑丘居然取笑自己，顿时恼羞成怒，举起长矛狠狠给了他两下。幸亏是打在脊背上，要是打在脑袋上，那份工钱也用不着付了，除非转给他的财产继承人。桑丘见自己的玩笑被当了真，生怕主人跟他没完没了，赶紧赔着小心说：

“老爷息怒，上帝作证，我只不过是开个玩笑。”

“你开玩笑，我可不开玩笑。”堂吉诃德回答说，“过来听

着，开心先生。要是眼前不是漂布机的木槌，而真是一场危险的厮杀，你以为怎么样？难道我没有足够的勇气冲上去拼命吗？我身为骑士有必要学会辨别哪些是漂布机的声响哪些不是吗？再说，兴许我生来也没见过这种东西（我还真的没见过）呢。不像你，一个下等人，生在、长在、活在这些东西之中，你当然见惯了。你要有本事，让这六个木槌变成六个巨人，叫他们一个接一个、要么六个一起，扑到我身上；到时候我如果没法把他们打得人仰马翻，你爱怎么取笑都行。”

“算了算了，我的老爷，”桑丘一再告饶，“我承认刚才一心想逗乐，玩笑开过了头。现在就算讲和了。往后不论遇到什么险事，但愿上帝都像今天这样让您平安无事地躲过去。不过我还想问您一件事：您说咱们吓成那样，讲给别人听是不是怪可笑的？反正我是吓坏了。至于老爷您呢，我知道您是不怕的，您也不知道什么叫心惊肉跳。”

“我也觉得咱们这事是有点可笑，”堂吉诃德说，“不过最好还是别讲给别人听，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那么明白，什么事一看就准。”

“依我说，老爷，”桑丘接过话茬，“您那长矛倒戳得挺准！本来是瞄着脑袋的，偏偏落在脊梁上！知道吗？亏了上帝保佑，让我留了心眼儿赶紧往旁边一闪。得了，碱水一泡，脏渍全掉。我常听人说：‘真心爱你，惹你掉泪。’还听说，那些大户人家的主子骂完了奴才，少不了赏给他一条裤子什么的。可我不知道一顿棒打完了，该赏什么呢？说不定游侠骑士抡了一阵棍子以后，总喜欢赏个海里的岛子呀、地上的王国呀。”

“只要时来运转，”堂吉诃德说，“你说的那些都会变成真事。刚才实在对不住你。不过你是个明白人，懂得火气一上来就由不得自己。从今往后，你要控制住自己，尽量少跟我聊

天。我还得告诉你一件事：我读过的骑士小说数也数不清，可没见过哪个侍从像你似的，跟主人说个没完。当然，你有错，我也有错。你错在不尊重我；我呢，也没想法叫你尊重。就说阿马迪斯·德·高拉的侍从甘大林吧，最后被封在大地岛当了伯爵。书上说，他跟主人讲话的时候，总是按土耳其人的礼数，手里拿着帽子，低着头，弯着腰。噶萨巴勒就更值得一提了。他是堂加拉奥尔的侍从，总是一声不吭。在那部长长的传记里，总共只有一次提到了他的名字，可见他是多么沉默寡言，真是难得！桑丘，我说这些是想让你明白，一定要分清主人和仆人、老爷和奴才、骑士和侍从。从今往后，咱们之间得有点分寸，不能随便逗着玩。不管怎么说吧，只要你惹恼了我，总是‘瓦罐碰不过石头’。我答应给你的赏赐和好处，早晚会到手的；即使到不了手，我说过多少次了：工钱总不会欠你。”

“老爷说的都在理，”桑丘说，“可是万一赏赐什么的没了指望，还得靠那点工钱，所以我想知道，从前游侠骑士的侍从挣多少钱？是按月算呢，还是像干泥瓦活的壮工那样，按天算？”

“我不认为，”堂吉诃德说，“那时候的侍从能指望什么工钱，怕只能等着赏赐。可我还是要给你说定一份工钱，而且已经写在遗嘱上，封好了放在家里。这是因为天晓得会出什么事；我也不清楚，如今这么糟糕的世道，干骑士这一行到底行不行。我可不愿意等去了另一个世界以后，为了这点小事灵魂不得安宁。总之，桑丘，你应该知道，在咱们这个世界上，没有比四处闯荡更危险的事了。”

“可不是嘛，”桑丘说，“漂布机的木槌一砸，您这位到处闯荡的大胆游侠就吓得六神无主了。不过您尽管放心，往后我再也不开口拿您的事逗乐了。您是我的主子，生就的老爷，我

只能恭恭敬敬。”

“这就对了，”堂吉诃德说，“这样，你的日子在地上就得以长久。除了孝敬父母，还应该像对待父母一样，孝敬主子。”①

① 堂吉诃德是在套用摩西十戒里的话。原文说：“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地上得以长久。”（《新旧约全书》，中国基督教协会印发，1989年，南京）

第二十一章

我们这位战无不胜的骑士奋力拼搏，夺得曼布里诺头盔以及其他事情

这时候下起小雨。桑丘的意思是两人进漂布机的房子里躲一躲。可是刚才一场虚惊弄得堂吉诃德对那地方腻味透了，说什么也不愿进去。他俩便向右一拐，离开了那里，很快找到了头天的路。往前走了没多远，堂吉诃德看到对面有人骑马过来，头上顶着一个亮闪闪的东西，像是金子做的。刚瞅了一眼，他马上转身对桑丘说：

“桑丘，我觉得谚语说的都是真话，因为它们是经验之谈，而经验正是一切学问之母。有一句谚语说得特别对：‘天无绝人之路。’你瞧，昨晚咱们运气不好，一路不顺，最后上了漂布机的当。可现在，一条宽宽的大路在眼前伸开，无疑是通向一场更美妙的奇遇。这回我要是不抬腿跨上去，最后就只能怪自己，再也找不到天黑看不清、没见过漂布机之类的借口了。我是说，如果我没弄错，对面有个人朝咱们走来，头上戴的正是曼布里诺头盔；你是知道的，我发誓要弄到这东西。”

“老爷，您得留神自己说些什么；更得留神自己做些什么，”桑丘提醒他，“别又像昨晚的漂布机，噼噼啪啪震得咱们昏头昏脑。”

“我看你是白日见鬼，”堂吉诃德说，“头盔跟漂布机有什

么相干?”

“我不知道,”桑丘回答说,“老实讲,我要能像往常那样多说几句话,准保搬出一堆道理来,叫老爷您明白自己又弄错了。”

“我怎么会弄错了?你简直是挖空心思跟我作对!”堂吉诃德急了,“告诉我,你看没看见朝咱们走来的那个骑士?骑着一匹浑身花点的白马,头上戴着一顶金盔。”

“我看见了,瞅见了,”桑丘说,“无非是个人,跟我一样骑一头灰驴,头上扣着一个明晃晃的玩意儿。”

“那就是曼布里诺头盔呀!”堂吉诃德说,“你躲一边去,让我一个人对付他。瞧着吧,我不费口舌不花时间就把这件事了结,盼望已久的头盔就成我的了。”

“好嘞,我这就躲开。”桑丘应声答道,“不过我再说一句:上帝保佑,这回该是香草鲜花了,别再冒出什么漂布机来。”

“您这位仁兄,我已经说过了,敬请莫再向我提起漂布机的事。”堂吉诃德说,“但愿……底下的我不说了,但愿漂布机砸烂你的灵魂!”

桑丘一句话也不敢说了,生怕主人顺口甩出的囫囵个儿诅咒变成真事。

那么,堂吉诃德看到的头盔呀、马呀、骑士呀,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这附近有两个村子,一个很小,没有药房和理发师①;离它不远的另一个村子却挺齐全。所以大村子的理发师也得去小村子干活。这一天,正好有个病人要放血,还有一位顾客该刮脸,理发师拿起铜盆就上路了。老天偏偏这时候下起

① 按当时惯例,理发师通常兼营药剂师和医生的职业。

雨来，他怕那顶看来挺新的帽子淋湿了，顺手把铜盆扣在头上。这件明光锃亮的铜器，在半莱瓜以外就能看得见。桑丘说的没错，他确实骑着一头灰驴。这几样一凑，就让堂吉诃德当成花点白马、骑士和金子头盔。他那颠三倒四的头脑，可以毫不费力地把他看到的一切都编进荒诞不经的骑士故事里。现在他见那个倒霉的骑士离得不远了，二话没说，任凭洛西南特尽力奔跑，矛尖向下直指对手，打算把他整个刺穿。到了那人面前，也不勒住狂奔的马，只是对他说：

“呔，你这贱种，快前来应战！否则，将理应归我之物老老实实交出来。”

理发师一路无忧无虑走着，哪里想到猛然一个怪物向他扑来。为了不让长矛戳着，他只好一骨碌从驴背上滚下来，没等双脚落地，就像野鹿一样在那片平川上飞跑起来，只怕连风也追不上他。铜盆早被甩在地上不管了，有了它，堂吉诃德也就心满意足了。他心想，这个异教徒还挺乖的，居然学了海獭的样：它生来就知道猎人是冲什么来的，一到走投无路，先用牙把身上的宝贝撕破咬碎。

他叫桑丘把头盔拣起来。桑丘双手一捧便说：

“哈哈，这盆儿还真不错，说什么也值一雷阿尔，就是八马拉维迪。”

说着交给了主人。堂吉诃德立刻往头上一戴，还四下里摸着找面罩。到了儿也没找着，于是他说：

“这顶举世闻名的头盔，起初肯定是按哪个异教徒的尺寸铸造的。那家伙的脑袋真够大呀！糟糕的是缺了半拉。”

明明是铜盆，偏说是头盔，桑丘一听又憋不住要笑了。可是他马上想到主人的火气，半道上赶紧打住。

“你笑什么，桑丘?”堂吉诃德问他。

“我一想就得笑，”桑丘回答说，“这盔盖的原主、那个异教徒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脑袋！这玩意儿简直跟理发师的铜脸盆一模一样。”

“桑丘，你猜我在琢磨什么？这顶有法力的头盔举世闻名，不知怎么稀里糊涂落在不懂行、不识货的人手里。那人不明白是干什么用的，只认得是纯金的，就化掉一半去卖钱，留下另一半，像你刚说的，大概是当理发师的铜盆使了。算了，不管这些。反正我识货，不怕它走样。回头哪个村子有铁匠，我得好好把它拾掇一下。到时候，只怕火神给战神锻造的那顶头盔也超不过它，连比都没法比。眼下嘛，我先凑合着戴吧，总比没有强；我想，说什么也可以用它抵挡一阵飞来的石子。”

“也许吧，”桑丘说，“就看人家用不用大弹弓了，像上次两家军队打仗的时候那样。那次不光敲掉了您满嘴的大牙，还砸碎了那个小罐，结果那害得我把下水都呕出来的宝贝药水全洒没了。”

“洒没了就洒没了，桑丘，你知道我一点也不可惜，”堂吉诃德说，“反正配方都在我脑子里。”

“也在我脑子里，”桑丘说，“可我宁肯眨眼工夫死掉，这辈子也不想配这种药，更不想再喝了。况且，我会想办法叫自己永远也用不上那玩意儿；我要把全身的本事都使出来，叫谁也伤不着我，我也不去伤别人。是不是还会让人家兜在毯子里乱扔，我说不准，因为这种倒霉事很难事先知道。要是真赶上了，那也没别的办法，只好闭上眼睛、缩起肩膀、紧紧憋住口气，任凭毯子和老天摆布呗！”

“桑丘，你不是个像样的基督徒，”堂吉诃德听完他的话以后说，“人家招惹了你一次，你老也忘不了。你要知道，宽宏大量的心胸是不计较无聊的小事的。你哪只脚伤了？哪条肋骨

断了？头上什么地方破了？害得你老也忘不了那场恶作剧。其实，仔细想想，不过是一场恶作剧，闹着玩而已。我就这么看，否则，我早就折回去替你报仇了，恐怕比希腊人为了被劫持的海伦还要折腾得更厉害一些。那个海伦要是生在如今，或者我的杜尔西内亚生在那时候，哪儿轮上她当有名的美人啊。”说到这儿，他不禁深深叹了口气，连九霄云外都能听见。这时候桑丘说：

“好吧，就算是闹着玩，反正没法当真去报仇。可是我自己心里明白，什么叫当真，什么叫闹着玩；我也很清楚，那天的事，我脑子里忘不了，脊梁骨也忘不了。算了，咱们别说这个。老爷您能不能告诉我，咱们怎么处置那匹挺像大灰驴的红花点白马。您打败的那个马耳提篓① 扔下它不管了，只顾自己脚底抹油、溜之大吉，看样子是不会回来找他的牲口了。我敢说，这头灰牲口还真不赖。”

“把人家打败了再去抢人家的东西，这种事我从来不干；”堂吉诃德说，“再说，夺过别人的马让他步行，这也不合骑士的规矩，除非打赢的人作战的时候失去坐骑，那他夺过手下败将的那匹马，就算正式作战中的正式战利品。所以，桑丘，不管你说那是马也好驴也好，反正别去碰它。主人见咱们走远了，会回来找它的。”

“上帝啊，我真恨不得把它牵走，”桑丘嘟囔道，“哪怕拿我这头次点的调换也行。骑士的规矩确实太严了！既然按规矩不准驴换驴，对调一下鞍子披毯什么的总是可以的吧？”

“这我就不太清楚了，”堂吉诃德回答说，“这个疑问我得想法弄明白。不过你如果急着要使，就先对换了再说。”

---

① 桑丘想说“曼布里诺”。

“可急着呢!”桑丘说，“哪怕是给我自己换一身穿戴也没这么心切。”

主人已经发了话，他麻利地给自己的驴子换了季儿，披红挂彩地打扮一番，确实比原先好看一些。做完这事，见上次从驮给养的骡背上缴获来的吃食还剩下不少，两人用了餐，喝了河里的水，不过始终没有回过脸去看上游的漂布机；那玩意儿吓得他们至今心里还憋着火。慢慢火消了，气儿也顺了，两人就骑上牲口，也不事先商量到哪儿去（这才是游侠骑士的派头：不择去处），而是任凭洛西南特随心所欲，主人乐得随遇而安，毛驴跟着也心甘情愿：它处处追随瘦马，真是一名亲密的伙伴。这样走了一程，又上了大路，他们仍然是信马由缰，毫无定向。走着走着，桑丘不由得又对主人说：

“老爷，您能准我说几句话吗？自从您严加管束、不准我开口以来，已经有三四桩事情烂在我肚里了。这会儿又有一桩爬上我的舌头尖，说什么我也不愿把它糟践了。”

“说吧，”堂吉诃德命令他，“尽量说得短一点。再好的话，说长了也不讨人喜欢。”

“那好老爷，我就说了。”桑丘赶紧接茬，“好几天了，我老在琢磨一件事。您老跑到这野地里的三岔路口来闯荡，捞到的好处实在太少。就算您闯过最大的难关、打了胜仗，没人看见、没人知道，岂不辜负了您那一番志向，而且怪可惜了的，把您那些丰功伟绩永生永世给埋没了。不知道您老人家有没有更好的主意，反正我觉得咱们最好去给哪个皇帝呀、大王子什么的当差，赶上他们要打仗，您不妨拿出浑身力气、全部本事和满脑子计谋，给他们露一手。那些老爷们见咱们干得不错，保准会论功行赏。再说，肯定有人把您的丰功伟绩写进书里，世代流传。我的事儿呢，就不好说了，怎么也超不出侍从的本

分。不过我敢说，要是骑士这一行也兴写侍从的功劳，我想总不该把我落下吧?”

“你说得不错，桑丘。”堂吉诃德回答道，“不过在这一天来到之前，还是先得四处闯荡，像考试一样饱经磨难。早晚有一天功成事就、遐迩闻名了，就可以登上某个伟大君王的朝廷。你瞧吧，骑士一走进京城的大门，就让满街的孩子们看见了。他们围着他、跟着他，还一个劲儿地嚷嚷：‘这是太阳骑士’，再不就是‘长蛇骑士’或者别的让他的武功传遍四方的雅号。他们还会说：‘这一位，经过一场激战打败了力大无比的巨人布罗卡布鲁诺；波斯的马迈鲁克大帝① 中了魔法长达九百年之久，也是他给解救出来的。’他的武功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地宣扬开了。听到大人小孩吵吵嚷嚷，这个王国的国王走到王宫的窗口，一眼看到这位骑士，就从盔甲和盾牌上的徽记辨认出他，不由得喊起来：‘嘿，快点！朝廷里所有的骑士都出来迎客！骑士的精英来了!’圣旨一下，大家纷纷出来。国王走到石阶中间，紧紧拥抱这位骑士，吻着他的脸祝他平安无恙，然后拉着手带他去王后大人的寝宫，我们的骑士在那里见到了公主殿下。走遍大半个天下，恐怕也难找到像她那样漂亮完美的女子。紧接着事情就发生了：公主两眼直盯着骑士，骑士两眼直盯着公主，两人都觉得对方来自仙界，不是凡人。一来二去，两人不知不觉被密密麻麻的爱情之网紧紧缠住，不能自拔。他们内心经受着巨大折磨，因为找不到机会交谈，无法相互倾诉衷肠。然后，骑士肯定又要被带到王宫的某个陈设华丽的房间去。别人帮他卸下盔甲，又送来一件华贵的红袍叫

① 马迈鲁克本来指的是充当中世纪埃及苏丹王御林军的奴隶兵，堂吉诃德把它当作波斯大帝的名字。

他穿上。方才浑身披挂，自然是气宇轩昂，现在换上便装，更是风流倜傥。当天晚上，他跟国王、王后和公主共进晚餐。席间，他的两眼始终离不开公主，但却没有引起同桌人的注意。公主跟他一样，干得也很巧妙；我刚才说了，她是个伶俐懂事的姑娘。一时饭毕，杯盘撤去。大厅的正门突然打开，闯进一个又小又丑的侏儒，后面跟着一位漂亮的侍女，两旁各有一名巨人护卫。侍女说远古时期某魔法师制造了一个大难题，谁能把它解决，就将被尊为世界上最杰出的骑士。国王命令在场的人一一试过，无一人能善始善终，唯有做客的骑士马到成功，名声更为之大振。公主因此十分欢喜，而且为自己倾心于如此出类拔萃的人物感到庆幸和满意。

“凑巧这位国王也好、王子也好——管他是什么呢！——当时正在跟一个势均力敌的对手频繁交战。做客的骑士在王宫里住了几天以后，求国王恩准他去战场上效劳，国王十分爽快，当即答应。骑士千恩万谢，毕恭毕敬亲吻了君主的手。那个夜晚，他去跟自己的心上人公主殿下告别，走到花园一角公主卧室窗口的铁栅栏下面（两人已多次在这里幽会过了）。公主的一个心腹侍女包揽一切，为他们传话递信。这时候，骑士声声叹息，公主阵阵晕厥，侍女往来端水；眼看天快亮了，她心急如焚，生怕被人发现，毁了小姐的名声。最后公主终于苏醒过来，把她白皙的双手伸给栅栏外面的骑士，任他千遍万遍地亲吻和串串泪珠的浸润。两人约定，不论吉凶祸福，要始终互通音信。公主命骑士事成即归，切莫迟延；骑士则山盟海誓，应允决不违约，然后又一次次亲吻那双玉手，这才柔肠寸断地离开，一副命在旦夕的模样。他从那儿回到自己的住所，一头倒在床上，可是离别的痛苦使他无法入睡。第二天起了个大早，去向王室一家告别，却只见到国王和王后。他们对他

说，公主殿下玉体不适，不能见客。骑士当然知道她是忍受不了离别之苦，一时不免又肠断心碎起来，几乎形于颜色。为他们牵线搭桥的侍女也在场，她把这一切看得一清二楚，都去告诉了小姐。公主听了，又一次泪流满面，而且说最使她苦恼的是不知道她这位骑士究竟是什么人，是不是王孙贵胄。侍女说她那位骑士如此优雅潇洒、英俊威武，肯定是帝王将相之后。伤感备至的公主听了后才稍觉心安。她要设法振作起来，免得父母发现她内心的苦恼。两天以后，她又露面了。骑士走上了战场，开始了厮杀，战胜了国王的敌人，夺得许多城池，打了不少胜仗，最后回到王宫，在老地方见到他的情人。两人商定，由骑士去要求国王犒赏他的卓著武功，把公主嫁他为妻。国王不答应，因为不了解他的身世。然后，抢也罢夺也罢，公主终于还是成了他的妻子，她父亲最后也十分心满意足：他打听到消息，原来这位骑士是另一个威武的国王之子，所辖国度说不清楚，因为我想地图上是没有的。国王去世，公主继位，这位骑士眨眼儿工夫当上了一国之君。接着就是赏赐侍从和所有提携他飞黄腾达的功臣元老。他做主叫侍从娶了公主的一名侍女，肯定就是那个为他们的爱情穿梭牵线的。她还是一个大公爵的千金呢。”

“我就要这个，足够了！”桑丘说，“我不等别的了。老爷，但愿所有这些，都能在您这位大名鼎鼎的‘苦脸骑士’身上一五一十地应验。”

“这你放心，桑丘。”堂吉诃德告诉他，“游侠骑士都像我刚说的那样，是一步一步地当上国王和皇帝的。现在就是要打听一下，哪个基督教国王或者异教国王正在打仗，而且有个漂亮女儿。不过咱们有的是时间琢磨这些事情。我刚跟你说了，进王宫之前，先得让自己名扬四海。我还缺一样东西，就算咱

们碰上一个国王在打仗，他又有漂亮女儿，我自己也名震寰宇。可我上哪儿去找那个王公门第呢？哪怕是皇帝的远房表亲也好啊！不管我多么战绩赫赫、功德圆满，国王不把这些事情弄清楚，说什么也不肯把女儿嫁给我。就因为欠缺这样东西，我用双臂赢来的功劳，只怕到头来都算白费。当然，我的确出身大户，远近闻名，有田庄和房产，还有资格领取五百苏埃勒多的罚金①。说不定将来给我立传的魔法师会把我的族系家谱查清，发现我居然是国王的第五或第六代嫡孙。桑丘，我告诉你吧，世上有两种门第。一些人身为王室贵胄之后，世代相传，生而有之。可是时间一长，慢慢衰败下来，最后到了顶就完了，像个底儿朝上的金字塔。还有些人出身低微，可是他们一级一级往上爬，终于成了显赫人物。这两种人的区别在于：前一种坐吃山空，后一种白手起家。我们祖上大概属于前一种。一旦查明我们当年也是名门大户来着，那个要当我岳父的国王也只好认了。他不认也没关系，反正公主爱上了我，哪怕我爸爸是个卖水的，她也会违背父命，把我尊为夫君主公的。实在不行，还可以抢婚，带她去浪迹天涯，时间长了，她父母的火气自然就消了。再说，他们迟早还有个死呢。”

“这让我想起一些坏心肠的人说的话，”桑丘说，“‘求人麻烦，抢来方便。’还有一句话更应景儿：‘求人高抬贵手，不如迈脚快走。’您听我说，这位国王老爷，您的岳父大人要是不乖乖把咱们的公主殿下交出来，那就得像您说的那样，只有抢来带走。不过这样做也有坏处：连您都得等着跟丈人讲和，才能安安稳稳登上宝座，侍从的那份赏赐不更得干瞪眼了吗？除

① 西班牙中世纪法律规定，凡侵犯贵族人身者，应按受害对象的身份高低交纳相应数量的罚金，而受害贵族则按其身份高低从中领取相应数额的赔偿费。

非那个早晚得嫁给他的牵线侍女随公主一块离家，跟着侍从去吃苦受罪，一直等到老天解救她们。当然，这还要看老爷是不是真把侍女交给他做正式老婆。”

“这当然不在话下。”堂吉诃德说。

“那就好了，”桑丘赶紧接上，“不过眼下也只能祷告上帝，听天由命；但愿咱们能赶上好运气。”

“上帝圣明，”堂吉诃德回答说，“会照顾我的愿望和你的要求的，桑丘。老天不负有心人嘛。”

“但愿上帝保佑！”桑丘说，“反正我是个正宗基督徒。当个伯爵，有这条足够了。”

“绰绰有余！”堂吉诃德说，“即使当不上伯爵也没什么了不起。我一做国王，什么爵位不能封给你？用不着你花钱去买、费力去挣。你一当上伯爵，可就是个人物喽。别人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就是气死了，见了你也得叫一声‘阁下’。”

“我的妈！有了这嚼号，瞧我的威风吧！”桑丘说。

“应该是爵号，不是嚼号。”主人纠正他。

“就算是吧。”桑丘·潘沙并不在乎，“我是说，我还是挺有些派头的。不是吹的，我还真在教友会当过一阵听差的。那身听差衣服我穿上合适极了，大伙都说，我那股架势就是当个教友会的总管也够格。想想看，什么时候把公爵的鼬皮袍子往肩上一披，再像个外国伯爵一样穿金戴银，那是什么劲头儿啊！我琢磨着，恐怕一百菜瓜以外，别人就能看见我了。”

“肯定派头十足，”堂吉诃德说，“可是你得经常刮刮胡子。瞧你那胡子，又浓又乱，还四处扎煞。你至少每两天得用剃刀好好刮刮，不然的话，几箭路之外，也能认出你是谁。”

“这有什么难的？”桑丘说，“只要花钱在家里雇个理发师就是了！必要的话，我让他老跟在我后面，就像大人物的马

弁。”

堂吉诃德不禁诧异地问：

“你怎么知道大人物身后头跟着他们的马弁呢?”

“您听我说呀。”桑丘回答他，“几年前，我在京城待过一个月。在那儿我看见一个小小的老爷，可别人都说他是大大的人物；他正在街上散步。不管他转悠到哪儿，总有个人骑马跟在他后面，简直就是他的尾巴。我就打听了，他干吗不和那个老爷一块走，总是跟在他后面呀？人家就告诉我他是马弁，大人物出门的时候都兴带上他们。自打那次我记住了，就再也没忘记。”

“我得承认你说得有理，”堂吉诃德说，“你尽管带上你的理发师吧。本来嘛，规矩不是一块冒出来的，也不是在一天里定出来的。你就算第一个出门带理发师的伯爵吧。再说，刮胡子的人比备马的人还显得更亲近一些。”

“理发师这档子事交给我吧。”桑丘说，“老爷您还是赶紧想法当上国王，好封我个伯爵啊!”

“这好说。”堂吉诃德回答他，说着抬眼一看……这就是下一章要讲的了。

第二十二章

一伙倒霉鬼如何硬是被送往他们不想去的地方，堂吉诃德又如何把他们都放了

曼却的阿拉伯作家西德·阿麦特·贝嫩赫里接着往下讲这个内容严肃、字句铿锵、描绘入微、委婉动人、奇想连篇的故事。上一章提到，鼎鼎大名的堂吉诃德·德·拉曼却和他的侍从桑丘·潘沙两人发了半天议论，这时候突然抬起眼睛，看到从大路的另一头一步步走来大约十几个人，像一串珠子似的，被套在脖子上的铁链一个接一个地拴在一起；手上还戴着镣铐。另外还有两人骑马、两人步行。骑马的扛着转轮火枪；步行的攥着投枪和短剑。桑丘·潘沙一见这伙人就说：

“这一长溜都是判了刑的苦役犯，国王逼他们去划海船。”

“什么逼他们?”堂吉诃德驳了他一句，“国王什么时候逼过别人?”

“我不是这个意思。”桑丘辩解道，“我是说，这帮人犯了罪，被判了刑，这会儿要去海船上为国王效劳，而且非去不可。”

“总而言之，”堂吉诃德一口咬定，“不管是为了什么事，反正这帮人是硬被别人看押着，心里肯定不乐意。”

“没错。”桑丘也同意了。

“既然是这样，”他主人马上说，“这会儿又该轮到我干自

己的本行了：剪除强暴，扶助弱小。”

“老爷您可想好了，”桑丘劝他，“国王的话就是金科玉律，他可不是欺负和逼迫这帮家伙。他们犯了法，罪有应得。”

正说着，那一长溜苦役犯就到了跟前。堂吉诃德客客气气地对看守们发了话，请他们务必劳神告诉他，他们押送的这些人都犯了哪条王法或者哪几条王法。一个骑马的看守回话说，这是一伙苦役犯，国王陛下给定了罪，叫他们去海船上服刑。他就说这些，别人也不必再问什么。

“说是这么说，”堂吉诃德并不甘心，“我还是想挨个儿听听，他们每个人都是为什么落到这步田地的。”

接着他又和颜悦色地讲出一大堆道理，设法打动看守们给他说明原委。末了，另一个骑马的看守对他说：

“这些无赖的判决书和证明我们倒是随身带着，每个人的都有。可是这会儿我们不能一张张掏出来，再一张张念给您听。您还是到跟前去问问他们自己吧，也许他们乐意说。嗨，他们一定乐意说。这些家伙就喜欢干了坏事再到处去吹嘘。”

见看守松了口（其实不松口也一样），堂吉诃德便大摇大摆地走到那一溜人跟前，逮住一个就问他到底犯了什么罪，弄得来受这份苦。那人回答说，他就因为爱心太切才落到这步田地。

“就为这个？”堂吉诃德非常吃惊，“要是凡有爱心的人都受罚到海船上去当苦工，我恐怕早就去了。”

“我说的不是您想的那种爱心，”苦役犯对他说，“我嘛，是爱上了满满一筐浆洗得干干净净的衣裳，把它紧紧搂在怀里不放。要不是法官硬给我夺走，直到这会儿我还不愿意松手呢！当场拿获，人赃俱在，用不着上刑逼供；审完了案子，给了我脊梁上一百皮鞭，外加整整三年的骨拉趴。就这么回事。”

“骨拉趴是什么?”堂吉诃德问。

“骨拉趴就是海上苦役啊!”苦役犯回答说。

小伙子大约二十三四岁，自称家住界石村。堂吉诃德又向另一个人提出同样的问题，那人却垂头丧气、一言不发。第一个人就替他回答说：

“老爷，这小子想当金丝雀，就是说：弹弹唱唱。”

“怎么，”堂吉诃德又不明白了，“想当音乐家唱唱歌儿也得去做苦工?”

“对喽，老爷。”苦役犯说，“受刑熊包相，开口啥都唱，没有比这个更糟糕的了!”

“我倒常听人说，”堂吉诃德又开始较真儿，“张口唱开怀，去病又免灾。”

“可这儿正好相反，”苦役犯说，“一回开口唱，终生泪汪汪。”

“我不懂。”堂吉诃德说。

这时候一个卫兵对他说：

“绅士先生，按这些二流子的黑话，开口唱就是受刑的时候招拱。这个犯人就是一受刑马上招供；他是盗马贼，其实什么牲口都偷。他这么一招，就被判了六年苦役，外加二百鞭子——他的脊梁早就认领了。他老是这么愁眉苦脸的，因为别的小偷，不管当初在监狱里，还是如今同路来了，都打他骂他、欺负他、糟践他。就因为他招供了，没勇气死不认账。他们都说，招也罢不招也罢，都是把嘴张一下。一个有本事的犯人应该靠自己的舌头来决定死活，而不是靠人证和物证。依我看，他们说的不见得是歪理。”

“我看也是。”堂吉诃德表示赞同，然后他又向第三个人提出同样的问题。那人立刻满不在乎地回答说：

“我就因为缺了十个金币，得去骨拉趴锒铛上五年。”

“我情愿拿出二十个金币赎你脱难。”堂吉诃德说。

“这倒叫我想起一个比方，”苦役犯说，“一个有钱人漂在大海上，快要饿死了，可是上哪儿去买他急需的东西？我是说，我要是能早点得到您打算给的这笔钱，就可以用它来润润法庭书记的笔尖，激激辩护律师的脑瓜，那我这会儿就会在托莱多的索克多维尔市场上溜达，而不是像狗一样拴着给牵到这条路上。不过上帝威力无边，耐心熬着就是了。”

堂吉诃德又去问第四个人。那是一个面貌庄重的男子，雪白的胡须一直垂到胸下。他听有人问他为什么来到这里，一句话没说先哭了起来。于是第五个犯人就当了他的舌头，说道：

“这个老实人被判了四年苦役。临来之前，还穿上过节的衣裳、骑上马，好好逛了一趟大街呢！”

“我明白。”桑丘·潘沙说，“听这话的意思，就是被拉出去游街！”

“对喽。”苦役犯点点头，“他被判刑是因为他当掮客，而且是人肉掮客。干脆说吧，这位绅士是因为拉皮条犯了事，还因为他多少有点作神弄鬼的神汉手段。”

“要不是因为这点外加的手段，”堂吉诃德说，“一个清清白白拉皮条的人不该去服苦役、划海船，倒是有资格当个指挥舰队的司令。老实说，拉皮条这一行不像人们想的那样，其实只有牢靠人才干得来。一个井井有条的国家少不了这种行当，而且要由身世清白的人来干；得像别的行业那样，设专人查询监督；还得像交易所雇佣经纪人那样，限定人数，精心挑选。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眼下的一大堆毛病。现在把持这行当的尽是些不谙人事的蠢货：不三不四的娘们呀，没见过世面的毛头小伙子、小流氓呀。这些人，到了紧要关头该拿大主意了，就连

自己的手在哪儿也说不清楚；送到嘴边的面包都结冰了，还不知往哪儿塞。我真想接着讲下去，好好说明一下，既然国家这么需要这个行当，就应该选派合适的人去干。不过，现在不是时候也不是地方。要是有人能想法改变这种局面，总有一天我会跟他说的。现在我只想说：仅仅因为拉了皮条，一个白发苍苍的正经人就该来受这份罪，实在叫我心里难过。不过，他又兼做神汉，这就不太好了。我很清楚，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怎么装神弄鬼，也不能让人动心更不能让人变心。要是有人以为行，那就太傻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意，草药也好魔法也好，都把它没办法。不少蠢娘们和骗人的坏蛋们搞的那些名堂，不过是毒药杂烩，灌下去能叫人发疯，他们却故弄玄虚，说什么药力能把冤家变成相好。其实呢，我刚说过，人心是强迫不得的。”

“没错。”可怜的老头说，“老爷，讲真话，说到神汉，我没什么不对的；说到拉皮条，确实干过。可我怎么也没想到这是件坏事。我一心盼望大家都能男欢女爱，日子过得平安和顺，不打架也不惹麻烦。可我一片好心一点没管用，最后还得上那有去无回的地方去，我这大把年纪了，小便又有毛病，疼得我一刻不得安宁。”

说到这儿，又像开头似的，呜呜哭起来。桑丘看着实在可怜，就从兜里掏出半雷阿尔施舍给他。

堂吉诃德接着又问另一个人犯了什么罪。这位答起话来，比起先头那位更是潇洒大方：

“我到这儿来，是因为我把我的两个表姊妹和两个不是我的表姊妹，耍弄得过了点梭；我接着耍弄这个、耍弄那个，末了表姊妹多得连鬼也数不清了。事儿一下全发了，我一没后台，二没钱财，还差点没叫把喉咙给勒断了。最后判了我六年

苦役，也只好认了。罪有应得呀。我还年轻，来日方长，总会有办法的。绅士先生，您要是有什么手段来解救我们这些可怜虫，将来上帝会在天国报答您的；我们在地上，也会惦记着时时祷告上帝保佑您这位仪表堂堂的先生，让您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答话的人一身学生打扮，一个看守说，此人话多鬼点子也多。

走在这溜人末尾的是个相貌不错的男子，三十来岁年纪，就是看人的时候有点对眼。他与众不同，枷锁比别人的都严实：长长的脚镣链子在身上绕了几道；脖子上套着两个铁圈，一个上拴着脚镣链子，另一个叫“护颏”，也叫“下巴托儿”，上面拴着两根铁链，直垂腰间，紧紧系在吊着大锁的手铐上。这样一来，他抬手摸不到嘴，低头碰不到手。堂吉诃德问，为什么这个人跟其他人不一样，要如此严加防范呢？看守告诉他：此人独个儿犯的罪比所有人加起来还多，而且他胆大包天、诡计多端。饶是看管得这么严，他们还是不放心，生怕稍有疏忽就叫他给溜了。

“他能犯多大的罪？”堂吉诃德问，“最终不也只判他去划海船吗！”

“一去就是十年！”看守告诉他，“等于世上没他这个人了。这样吧，您只要知道他是谁就足够了：这位好汉是人人皆知的西内斯·德·帕萨蒙特，外号人称西内斯哟·德·啪啦噼啦。”

“我说看守老爷，”苦役犯不乐意了，“咱们别这样好不好？犯不着给别人更名改姓嘛！我名叫西内斯，不是西内斯哟；祖上传下来就姓帕萨蒙特，也不是你老说的啪啦噼啦。咱们各人都盯着自己那摊子事，也就够忙的了。”

“甭用这口气说话，特大号的贼骨头先生，”看守的火气上

来了，“再不闭嘴就后悔莫及了。”

“好说。”苦役犯还是顶了一句，“上帝谁也不会亏待。迟早有人会知道我究竟是不是叫西内斯哟·德·啪啦噼啦。”

“大伙就是这么叫你的嘛，混蛋！”看守说。

“是这么叫的，”西内斯答道，“不过我会让他们改口的，不然我发誓把自己的胡子一根根揪光。您这位绅士先生要是想给我们点什么，就快拿出来，然后尽管走开，干吗这么刨根问底地打听别人的事，怪讨厌的！想知道我是谁？告诉您，我叫西内斯·德·帕萨蒙特，我已经亲手把自己的事都写下来了。”

“是这么回事，”看守说，“他确实给自己立了传，简直是独一份！他在牢里把那本书抵押了，得了二百雷阿尔。”

“哪怕是二百金币，我也要把它赎回来！”西内斯说。

“就这么好？”堂吉诃德问。

“那还用说！”西内斯回答道，“只怕有些书要卖不出去了，像自古以来写了一大堆的《托梅斯河上的小癞子》① 什么的。告诉您老说吧，书里讲的全是实话；又中听又逗乐的大实话，瞎话编得再好也比不上。”

“书名是什么？”堂吉诃德问。

“《西内斯·德·帕萨蒙特的一生》。”那人答道。

“写完了吗？”堂吉诃德又问。

“怎么能写完呢？”犯人说，“我的一生还没到头，只从出生写到这又一次判了苦役为止。”

“这么说，你以前就被判过了？”堂吉诃德接着追问。

“很荣幸能为上帝和国王效力，上次是整整四年，我已经知道硬面包和牛皮鞭是什么滋味了。”西内斯说，“这次又来

① 《托梅斯河上的小癞子》，16 世纪西班牙流浪汉小说的代表作。

了，我一点也不后悔，因为可以有时间把书写完。该讲的事情还多着呢，在西班牙服苦役有的是用不完的闲工夫。不过说实在的，我要写的也费不了多大事，反正都在我心里。”

“你还挺有本事。”堂吉诃德夸了他一句。

“也挺倒霉，”西内斯回答说，“倒霉事总是缠着机灵人。”

“缠着混小子！”看守插嘴说。

“看守老爷，”帕萨蒙特一点不客气，“我说了，咱们犯不着这样。上头把这根棍子交给您是为了押送我们去国王陛下指明的地方，不是叫您冲我们这些可怜虫耍威风的。不然的话，他娘……算了！别等着有一天把上次客店里的那点猫腻全抖搂出来！最好还是大伙儿安分点、客气点，都别提了；赶快上路要紧，耽搁的时间也不少了。”

看守见帕萨蒙特居然要挟他，举起棍子想打，可是堂吉诃德往中间一站，叫他别动手：一个手脚上绑的人动动舌头也不为过分。然后他转过脸对其他犯人说：

“诸位亲弟兄们，听了你们的话，我一切都明白了。虽说是事出有因，法网难逃，可你们谁也不愿意去服苦役，而是无可奈何、被迫上路的。你们有的是屈打成招，有的是没钱通融，有的是无人说项，总之最终都怪法官徇私枉法，错判了诸位，才落得如此下场。这一切都要我、劝我乃至逼我在诸位面前一露真容。上天令我降生于世，至死置身骑士行列，立志铲除强暴、扶助弱小。当然我也懂得，还是谨慎从事为妙，如能善了，决不蛮干。所以，我想求求卫兵看守先生们，有劳大驾打开枷锁让这些人自便，他们会找到更好的门路为国王效力的。上帝本来要人们自由地生活在天地之间，如今却偏偏逼其为奴，我总觉得太残忍了。”

然后他又接着说：

“诸位看守先生，再说，这些可怜人也没做什么对不起诸位的事。各人有过各人当，我主在上自会惩恶扬善。诸位跟他们无冤无仇，放着清白人不做，何苦去当害人的刽子手！我在这里苦苦好言相劝，诸位若能赏脸，自是感恩不尽。如果好说不行，我强壮的臂膀必将举起这支长矛和这把佩剑，迫使诸位从命。”

“天大的笑话！”一个看守说，“绕了半天，原来逗的是这个闷子！叫我们把国王定了罪的犯人给您放了！是上头有人吩咐我们这样做，还是您有资格命令我们这样做？老天照应，先生您还是乖乖走自己的路吧！对了，先把头上那个尿盆儿扣正了，别四处踅摸三只爪子的猫了。”

“你才是癞猫、耗子、混蛋！”堂吉诃德大骂起来，而且说着就动手，猛一下子扑了上去。那人还没来得及挡驾，就被长矛狠狠戳伤，摔倒在地上。而且恰恰是那个扛枪的：堂吉诃德算是碰对了。

事情突如其来，其他几个看守都被惊呆了，一时不知该干什么。不过他们很快就醒过味儿来，骑马的抽出佩剑，步行的举起投枪，蜂拥扑向堂吉诃德。只见他沉着应战，不慌不忙。不过他最后肯定是要吃大苦头的，幸亏犯人那里闹腾起来：见逃跑的机会到了，个个忙着砸碎把他们拴成一串的铁链子。这一下可就乱了套：看守们又想去收拾四散的犯人，又想去对付堂吉诃德，结果是手忙脚乱、一事无成。桑丘也没闲着，他帮西内斯·德·帕萨蒙特砸开了枷锁，让他第一个放开手脚参战。他便直奔躺在地上的看守，夺下佩剑和火枪，左瞄一个，右指一个，不过始终没有开枪。不一会儿，看守们全不见了：眼看帕萨蒙特举着火枪，其他松了绑的犯人又扔过来满天的石块，他们只好落荒而逃。桑丘见这阵势，一下子发起愁来，因为他

突然想到，逃跑的人肯定要去教友公堂告状，然后他们马上钟声齐鸣，集合起来追捕逃犯。他把这话告诉主人，提议两人赶紧离开，及早躲进不远处的山里去。

“你说的也对，”堂吉诃德答复他说，“不过我最明白现在该干什么。”

这时候犯人们正乱哄哄抢看守身上的东西，直到把他剥了个精光。堂吉诃德喊了几声，他们听到后，都跑过来把他团团围住，想知道他有什么吩咐。于是他对他们说：

“体面人都应该懂得报答恩德，忘恩负义是上帝最不能饶恕的一种过失。我的意思是，诸位已经清楚地亲眼看到，我为大家做了些什么。作为回报，我希望你们能帮我了却一桩心愿。请诸位扛起刚从脖子上摘下的铁链，立即上路前往托博索城去拜见杜尔西内亚·德尔·托博索女士，就说听命于她的苦脸骑士把自己的整个身心交付给她，然后再向她讲述今天这件举世闻名的武功，要完整详细，一直讲到你们如何如愿以偿、重获自由。做完这件事，你们就可以各奔东西、自谋前程了。”

西内斯·德·帕萨蒙特替大伙儿回答了他：

“我们的救命恩人老爷，您托付的事是万万办不到的。我们不能成群结伙地走在大路上，只能分头各走各的，而且恨不得钻到地底下，免得让教友公堂抓去。我敢说他们马上就要出来追我们了。老爷您正经应该打消这个主意，别去朝拜和供奉这位杜尔西内亚·德尔·托博索女士，改成念几遍《万福玛利亚》和《信条经》，那我们保准念来向您谢恩。这件事怎么都好办，夜里也好、白天也好，跑着也好、歇着也好，平时也

好、打仗也好，反正误不了。可是想让我们回到埃及的肉锅[①]旁边，就是说，扛起铁链上路去托博索，办不到！除非您有本事把这会儿的上午十点钟变成深更半夜！这简直是叫我们去找榆树讨梨吃。”

“我发誓，”堂吉诃德怒气冲冲地说，“就叫你一个人去，还得两腿夹着尾巴，肩上扛着铁链！你这个婊子养的绅士，堂西内斯哟·德·啪啦噼啦，管你叫什么鬼名字！”

帕萨蒙特早就看出堂吉诃德的脑子不怎么明白，否则哪能干出放走他们的荒唐事，况且他也不是好惹的，见居然如此对待他，便使了个眼色，一大帮人呼啦一下闪到一边，开始把石块雨点般的向堂吉诃德扔去。他连忙抓起盾牌，抵挡不及，而倒霉的洛西南特这会儿像铁浇铜铸似的，怎么踢它也不理睬。桑丘赶紧躲到他的毛驴身后，总算避开了纷纷向两人头顶落下的那片石子云雾。堂吉诃德却没有那么好的护身盾牌，不知有多少石子狠狠打到他身上，终于把他砸倒在地上。他刚倒下，那个学生就扑了上来，一把拽下他头上的铜盆，使劲在他脊背上摔打了三四下，又在地上摔打了三四下，差点给砸得粉碎。一伙人蜂拥而上，扒去了罩盔甲的布褂，还想脱下他的长袜，无奈护膝挡着，只好作罢。桑丘的大衣也被抢走，只给他留下内衣内裤。一伙人瓜分完所有的战利品之后，就四散而逃，各奔东西。他们最关心的是别让教友公堂逮住，哪里还想到扛起铁链去拜见杜尔西内亚·德尔·托博索女士！

---

① 埃及的肉锅，典出《圣经·出埃及记》。摩西率领以色列人逃出埃及，来到沙漠，“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新旧约全书》第68页，中国基督教协会印发，1989年，南京）

最后只剩下毛驴和洛西南特，桑丘和堂吉诃德。毛驴做低头沉思状，时不时晃晃耳朵，以为一直在耳边轰鸣的石块风暴还没有停息。洛西南特也被石头砸倒，躺在它主人身旁。桑丘几乎光着身子，战战兢兢生怕教友公堂找来。堂吉诃德心灰意懒，没想到得了他好处的人却对他下如此毒手。

第三十二章

堂吉诃德一行人在小客店里遇到的事

他们吃完了那顿美味佳肴，骑上各自的骡马，一路没什么大事可记，于次日到了叫桑丘·潘沙担惊受怕的小客店。他自然十分不情愿进去，但是终究没法躲开。老板娘、老板、他们的女儿和玛丽托尔内斯见堂吉诃德和桑丘来了，都欢天喜地出去迎接；堂吉诃德一本正经地点头答谢，并叫他们为他铺好一张像样的床，别跟上次似的。女主人听了答话说，只要比上次多付钱，她准备给他拾掇出一张王子的床。堂吉诃德说没问题，于是一张还说得过去的床铺好了，还在那间他挨棒打的阁楼里。堂吉诃德早就筋疲力尽、昏昏欲睡，所以便一头倒在上面。老板娘随手把房门关好，立刻朝理发师冲过去，抓住他的胡子说：

“咱们有话直说吧，别再拿我的尾巴当你的胡子用了。快把尾巴还给我，不然我男人那玩意儿整天撂在地上，真不像话！我是说我男人的梳子，从前总是挂在我那条漂亮尾巴上的。”

任凭那女人怎么拽，理发师就是不愿给她，最后硕士告诉他交出来拉倒，反正再也用不着那把戏了，已经不必瞒下去，干脆露出真相，对堂吉诃德说遭到苦役犯那帮匪徒抢劫，不得不躲进客店。要是他问起公主的侍从，大伙就说已经被派回国

去通告臣民们，公主带着国人的救星将随后赶到。理发师这才放心地把尾巴还给老板娘；他们为了解救堂吉诃德借走的其他东西也都物归原主了。

客店里的人见到漂亮的多洛苔亚和英俊的牧人卡尔德尼奥，个个都惊呆了。神甫吩咐尽客店所有安排大伙吃饭。店主指望多来钱，很麻利地准备好一顿还算可以的饭食。这工夫，堂吉诃德一直在睡觉，大家都觉得不必叫醒他，因为这会儿他更需要的是睡觉，而不是吃饭。他们一行人，当着店主、他女人、他女儿和玛丽托尔内斯的面，在饭桌上议论起堂吉诃德的古怪疯病以及他们如何找到他。老板娘给他们讲了堂吉诃德和脚夫的那场乱子，然后看了看眼前有没有桑丘，见他不在，又说了毛毯兜人的事。大伙听了都很开心。神甫说堂吉诃德是因为读了骑士小说才昏了头的，店主便接上话茬：

“我真不懂怎么会是这样。说老实话，依我看，世上就数这种书最好。我这儿就有两三本，还有一些手抄的，确实叫我提神过瘾。不光我这么觉得，好多人都一样。每年赶上麦收，我这儿总是热热闹闹地住一大帮麦客，常有个把识字的，顺手抄起一本这种书；我们三十来个人一起围住他，有滋有味地听他念，听得白头发都变少了。反正说心里话，我本人听到那些骑士们怎么狠捶猛打，就恨不得自己也比试两下。真想白天黑夜地听下去！”

“我真巴不得是这样！”老板娘说，“在这家里我简直没个安稳的时候，只有等着你听人念书。瞧你愣着神那副样子，连骂了也顾不上了。”

“没错。”玛丽托尔内斯说，“老实说，我也满喜欢听这些玩意，棒极了！特别是讲到那位小姐在柑子树底下搂着自己的骑士，她的嬷嬷在近处望风，眼馋得要死，可又担惊受怕。我

说呀，这简直比吃蜜糖还来劲。”

“你呢，这位小姐阁下，你觉得怎么样?”神甫问店主的儿女。

“先生，我说不清，”姑娘回答道，“打心眼里说，我也愿意听。尽管我不太懂，可是老实讲，我还真喜欢。不过，不像我父亲，我不喜欢打来打去。骑士们见不到自己的心上人，在那儿唉声叹气，那才叫我受用。有时候我真可怜他们，不觉就流出眼泪了。”

“这么说，小姐，”多洛苔亚问她，“假若他们为你伤心，你准会想法温存他们喽?”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姑娘回答说，“我只觉得那些女人实在太狠心了，怨不得她们的骑士叫她们狮子老虎什么的，还有好多好多更难听的名字。耶稣啊！我不明白她们都是些什么人，怎么那么不通人情、没有心肝。挺体面的男人，她们就是不相见，逼得人家死去活来，最后发疯。我不懂这装的是哪门子正经！要么她们真是些规矩女人，那就结婚好了，人家也不求别的。”

“行了，丫头，”老板娘说，“你倒挺懂得这些事的！一个闺女家懂得这么多又这么饶舌，实在不像话!”

“这位先生在问我嘛!”姑娘顶了一句，“我怎么能不答话呢?”

“好吧。”神甫说，“店主先生，请把那些书拿来，我想看看。”

“这没的说。”那人答道。

他走进房间，取出一只用链子锁着的旧箱子。打开以后，就见里面有三本大书，还有好些字迹工整的手稿。翻开第一本，题目是：《堂西隆希里奥·德·色雷斯》，另一本是《费里克

斯马尔特·德·伊尔卡尼亚》，再一本是《大将领贡萨罗·费尔南德斯·德·科尔多瓦① 的传记附迭哥·加尔西亚·德·帕莱德斯生平》。神甫看完头两本的题目，转过脸去对理发师说：

“咱们这儿就缺我这位朋友的女管家和外甥女了。”

“不缺。”理发师回答他，“我也会往后院扔，往炉膛丢。瞧吧，这儿的炉火还挺旺呢。”

“您这是想烧我的书？”店主问。

“不都烧，”神甫回答他，“就这两本：《堂西隆希里奥》和《费里克斯马尔特》。”

“怎么了？”店主问，“莫非我的书都是些邪书？再不就是搞教会粪劣的？您就为这个要烧？”

“老兄，你得说‘教会分裂’，”理发师告诉他，“不是粪劣。”

“是的。”店主应道，“不过您要是非烧不可，就挑这个大将领和这个迭哥·加尔西亚吧。我宁愿把儿子送给你们去烧，也不许烧另外两本。”

“我的老兄，”神甫对他说，“这另外两本纯粹是瞎编的，满篇的胡说八道。这大将领才是真人真事，说的是贡萨罗·费尔南德斯·德·科尔多瓦的功勋。冲着他的大功大德，世人才称他大将领，也只有他才配得上这么光彩的英名。这位迭哥·加尔西亚·德·帕莱德斯是个显赫的骑士，生在埃斯特雷马杜拉的特鲁希略城，一名勇猛无敌的战士，生来力大无比，在火头上能用一只手指头顶住水磨轮子。有一回他手持长剑站在桥头，硬是把一支千军万马的队伍挡住没能过去。他的战功多着呢！

---

① 贡萨罗·费尔南德斯·德·科尔多瓦（1453—1515），西班牙将领，在驱逐摩尔人的战争中武功卓著。

幸亏他是个谦谦君子，又是在写自己的传记，要是换个无拘无束的人去写，早就把赫克托尔、阿喀琉斯① 和罗尔丹的战绩掩盖下去了。”

“你们去哄我的老爹吧！”客店主人说，“这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顶住水磨轮子吗？上帝知道，我读过费里克斯马尔特·德·伊尔卡尼亚的事，您这会儿也该读读。他宝剑横着一扫，就把五个巨人拦腰斩断，就像对付孩子们用豌豆荚做的小人一样。有一次，跟他交手的是一支人多势众厉害极了的军队，一百六十多万士兵，从头到脚都有盔甲护着！他全当是一群羊，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还有，你们知道好汉堂西隆希里奥·德·色雷斯的本事吗？他可是个勇气十足的英雄，书上都写着呢。说是有一次他在一条河里乘船，突然从水里冲他蹿出来一条火蛇。他一见噌地蹦过去，就骑在鳞甲片片的蛇背上，两只手紧紧掐住那怪物的喉咙。蛇眼看要憋死了，只好沉到水底。那骑士一直不松手，也就跟着下去了。到了水底，原来是一片宫殿，还有漂亮的花园，真是美极了。那条蛇当下变成一个老人，给骑士说了一大堆稀奇古怪的事情，那才值得听一听呢！算了吧，先生，您要是听到这些，准会喜欢得发疯。您说的什么大将领呀、迭哥·加尔西亚呀算什么稀罕玩意！”

听到这儿，多洛苔亚悄悄对卡尔德尼奥说：

“咱们的店主差一点就写出堂吉诃德第二部了。”

“我看也是，”卡尔德尼奥说，“听他这口气，他还真相信这些书上说的确有其事，连赤脚修士② 也没法叫他变主意。”

“听我说，老兄。”神甫又搭上话，“世上根本就没有什么

① 赫克托尔，阿喀琉斯，希腊传说人物。

② 赤脚修士在塞万提斯时代很受尊崇。

费里克斯马尔特·德·伊尔卡尼亚，也没有堂西隆希里奥·德·色雷斯，更没有骑士小说上胡诌的那一大堆骑士。那都是无聊的头脑凭空捏造出来的。他们编出这些东西，就像你说的那样，纯粹是为了解闷。你的那些麦客就是靠看这种书解闷的。我可以向你发誓，世上从来没见过这类骑士，他们那些武功战绩、离奇遭遇也从来没发生过。”

“您把这根骨头扔给别的狗吧!”店主驳斥道，“您以为我不知道几加几是五，不知道自己的鞋哪儿夹脚？上帝啊，别喂我糊糊吃，我不是白痴。您算是白费心了，甭惦记着叫我相信这些有意思的书上说的都是胡诌瞎扯。它们可是得了枢密院老爷们恩准才印出来的。他们不是普通人，随便允许一股脑儿印出那么多谎话、厮杀、魔法，弄得人头昏眼花!”

“老兄，我已经说了，”神甫还在解释，“这都是给无聊的脑袋瓜解闷的。再井井有条的国家也得允许人们下棋、玩球、打弹子，因为有些人只惦记散心解闷，不想、不必也不能干活儿。准许印刷、出版这种书，也是同样道理。想必不会有那么愚蠢的家伙，把书上说的全当成真人真事。要是这会儿合适，各位也愿意听，我完全可以多说几句，谈谈骑士小说怎么才能写好，或许对某几位不失一种裨益和乐趣。不过还是让我等待合适的机会，跟在这方面能有所作为的人好好探讨。眼下嘛，店主先生，请你相信我刚说过的话；书你尽管拿走。里面的真话也罢谎言也罢，你自己会有判断的，愿你‘获益匪浅’。上帝保佑你别像你那位客人堂吉诃德似的栽他那种跟头。”

“不会的，”店主回答，“我还不至于发疯去当游侠骑士。我很清楚如今不时兴先前时兴过的东西。据说过去那些尽人皆知的骑士确实是满世界逛荡。”

他们正聊着，桑丘进来了，听了这些话，大吃一惊，顿时

犯起嘀咕。原来现如今不时兴游侠骑士那一套了，骑士小说不过是胡诌乱扯。于是心里打定主意，先看看他主人这趟出游到底会弄出个什么结果。要是不像他想的那么如意，就干脆丢下主人，回家跟老婆孩子还干原先的营生去。

店主正想把箱子和书拿走，可是神甫对他说：

“等一等，我想看看这些纸上写的是什么，字迹还蛮工整的。”

老板取了出来，交给神甫看，原来是七八张手稿，开头的大字标题写着：《死乞白赖想知道究竟的人》。

神甫瞅了三四行，说道：

“我觉得这故事的题目确实不错，真想看看全文。”

店主一听马上应声：

“那您老就念念吧。我可以告诉您，有些来这儿住店的客人看过了，都挺喜欢，一个劲儿想从我这儿讨走，我始终没答应。那个把这一箱子书和纸丢在这儿的人说不定还会再来，我打算物归原主。我再舍不得这些书，也得还给人家。我虽然不过是个开店的，可到底是个基督徒啊。”

“这话在理，老兄。”神甫说，“不过，要是我确实喜欢这故事，请允许我抄一份。”

“那没的说。”店主立即答应了。

他们两人说话的时候，卡尔德尼奥拿起那故事看起来。跟神甫一样他也很喜欢，就请神甫念给大伙儿听听。

“我当然很乐意，”神甫说，“就看诸位是想睡觉呢，还是想听故事。”

“就我而言，”多洛苔亚说，“这会儿听故事就是最好的休息。我还有点心神不定，想睡也睡不着。”

“既然是这样，”神甫说，“我也要知道个究竟，从头读它

一遍，说不定很有意思呢。”

尼古拉斯师傅和桑丘也都求他快念。见这光景，神甫知道大伙跟他一样都会喜欢的，就说：

“那好吧，都仔细听着，故事是这么开始的——”

第三十三章

这里讲到一个死乞白赖想知道究竟的人

意大利的托斯卡纳省有一个闻名于世的富庶都市佛罗伦萨，城里住着两位名门富家子弟安塞勒莫和罗塔里奥。两人交往密切。所有的熟人见他们友情甚笃，便以号代名，称他们为“那俩朋友”。两人风华正茂，同年出生，习性相近，都未婚配，从而更能以诚相待。只是安塞勒莫热中于花前月下式的消遣，而罗塔里奥则喜爱打猎。不过许多时候，安塞勒莫放弃自己的乐趣去陪伴罗塔里奥；罗塔里奥也一样会丢下自己的嗜好去陪伴安塞勒莫。两人就是如此志同道合，连最精确的钟表也无法运转得这么协调。

安塞勒莫神魂颠倒地爱上了本城一位漂亮的名门闺秀。她父母为人很好，本人也很贤淑。安塞勒莫无事不和朋友罗塔里奥商量，征得他的同意之后，便决定向女方父母求亲，而且立即着手办理。代他出面说合的就是罗塔里奥。他按朋友的心愿办成了此事，使他很快如愿以偿。卡米拉嫁了安塞勒莫这样的丈夫十分满意，总是不断地感谢上天和罗塔里奥，因为靠他帮忙自己才有今天。像所有的新婚夫妇一样，头几天自然充满欢乐。罗塔里奥也一如既往常去他朋友安塞勒莫家，尽一切努力为他增添荣耀、欢快、喜庆的气氛。婚礼庆典一过，前来拜访祝贺的客人慢慢少了，罗塔里奥也开始故作漫不经心，尽量少

去安塞勒莫家了。他认为（所有明事理的人都应这样想），朋友已经结婚，不该像过去单身的时候那样老去他家。虽说真正的好朋友之间不必也不该有什么顾忌，可是一旦有了妻室，名誉一事就得小心对待。亲兄弟都会有误会，更何况是朋友呢。

安塞勒莫觉出罗塔里奥不怎么登门了，对他大加抱怨，说是要早知道一结婚两人就没法跟从前似的来往了，他何必走这一步呢。想当初他单身的时候两人关系那么好，得到“那俩朋友”的美名；如今无缘无故，就为了谨小慎微，从此丢掉这个人所共知的美好称呼，那他可不答应。最后又说，要是他们两人之间也非得用“请求”两字，那就请求他一如既往像主人一样出入这个家；妻子肯定一切都顺从丈夫的喜好；她早就知道他们俩是莫逆之交，如今见他躲躲闪闪，内心十分不安。安塞勒莫还对罗塔里奥讲了许多别的道理，劝他照常来家。罗塔里奥回答得十分机巧谨慎，出言中肯。安塞勒莫对朋友的一番好意也无话可说。最后两人商定，每周两天再加上过节的日子，罗塔里奥来家吃饭。尽管两人这样说妥了，罗塔里奥还是决计见机行事，以朋友的名誉为重，这比他自己的身家性命更为要紧。他有一番话十分在理：靠上天赐福，一个娶了美貌女子为妻的人，一要小心自己带回家的都是些什么朋友，二要留意妻子跟什么样的女伴交往。丈夫无法总是禁止妻子去市场、教堂、公众庆典和节日祈祷，更何况世上很多事情并非在这些地方议定和成交，而是在可心的女伴或亲戚家商谈办理的。罗塔里奥还认为，成家的人必须有个把朋友，时时提醒他行为举止上的不当之处。做丈夫的往往囿于对妻子的热恋，对她的所作所为要么熟视无睹，要么怕惹出不快，就不告诫她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是体面的、什么是不光彩的。这种时候，有了朋友的忠告，一些事就很容易避免了。

可是罗塔里奥说的这种善解人意、忠实诚挚的朋友到哪儿去找呢？我实在说不清楚，恐怕只有罗塔里奥了。他一心为朋友的名誉着想，防患于未然，竭力缩短、减少、避免去他家相聚的时间。他一个出身名门、风流倜傥的富家公子，深明自己的身价，出入美貌妇人卡米拉家门的时候，应防备那些无聊的小人和一双双贼溜溜四处窥探的眼睛。尽管女子本身的贤惠端庄足以止住所有恶毒的舌头，但是他还是要尽量设法使自己和朋友的清名不遭非议。所以往往一到相约聚会的日子，他便有意安排别的事情，然后推辞说有急事无法脱身。有时候两人偶尔相会，也总是一个抱怨、另一个致歉，就这样打发光阴。某天，两人在城里一片草坪上散步，安塞勒莫对罗塔里奥说了下面的话：

“好朋友罗塔里奥，你知道吗？靠上帝恩惠，我才能出生在我父母这样的好人家？上帝还慷慨大度地赐予我天生的禀赋和人世的资财。我对这些恩宠正不知如何报答呢，他又赏给我你这样的朋友和卡米拉这样的妻子，更是两样我心爱的珍宝。很可能我对你们有不到之处，但我确实是尽己所能了。总之，通常人们认为可以心满意足过活的一切条件我都具有，可在天底下我的日子却过得最不痛快、最没有滋味。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一个异乎寻常的古怪疑团重重压在我的心头，弄得我心力交瘁。我自己也很吃惊，一直暗中呵斥责怪自己，竭力想悄悄把它掩埋在心底。可这隐秘硬是要冒出来，似乎逼我想方设法把它公诸世人。那么与其叫它成为街谈巷议，何必不由你存进心里替我保管。你是我的挚友，一旦知道了，肯定会竭尽全力设法帮我，叫我早日摆脱这个疑团对我的折磨。如今我被自己的疯癫念头搅得痛苦难耐，但是靠你的热忱帮助我肯定又会快乐异常的。”

罗塔里奥听着安塞勒莫的一番诉说，不免满腹疑窦，不明白他滔滔不绝地绕这么大弯子究竟想说什么。他绞尽脑汁想揣测到底是什么苦恼困扰着他的朋友，可是无论如何也摸不到底细。他想早点摆脱费心揣度的苦恼，就对安塞勒莫说，为了道出一点心底的隐秘，居然如此拐弯抹角，岂不有辱两人之间深厚的友谊；对朋友本应满怀信任，总是会得到宽慰的忠告，甚至解决问题的办法的。

“这话有理。”安塞勒莫回答道，“我当然信得过你，好朋友罗塔里奥，所以我这就告诉你是什么疑团在折磨我。我一直在琢磨，我妻子卡米拉到底是不是我想像得那样贤良和完美无缺。我眼下无法判断真假，除非对她考验一番，而考验的结果确实能表明她贤良的成色，就像烈火炼出真金那样。好朋友啊，我觉得，一个未经别人追求过的女人，未必像表面上看来的那样贤良。只有面对死死纠缠的情人，不为诺言、馈赠和泪水所动的女人才算得上真正的坚贞可靠。”

他接着说：

“有一个清白的妻子，算不上什么天赐的恩惠，不过是因为没人引诱她失足罢了。一个没有机会放荡的女人，行为谨慎规矩又有什么了不起？她知道自己有丈夫，一旦撞着她的不检点之处，肯定会要了她的命。所以说，出于畏惧或者由于缺少机会而不得不规规矩矩的女人，并不值得我敬重；倒是摆脱了纠缠和追求、戴着胜利桂冠的更令我佩服。这就是我的想法，我还可以说出好多好多道理证明我是言之有据的。总之，我希望有人引诱和追求我的妻子卡米拉，使她经受一番艰苦的磨难，在烈火中锻造并提高成色；而这个打她主意的人还必须跟她身份相称。如果她赢得了这场恶战（对此我深信不疑），我将感到无比的幸福。到那时我就可以说我是真正心满意足了。

我将宣告，智者所说的‘谁能得着’① 的坚贞女子，我有幸得着了。如果结局和我的预料相反，我也会庆幸自己的揣测得到证实，这次代价昂贵的试验必然造成的痛苦就不至于那么难以承受了。我先告诉你，无论你怎么劝说我放弃实施这个打算，都是没有用处的。我已经决计按自己的心愿去做这件事情。好朋友罗塔里奥，你就准备好充当我的工具吧。为了你能着手，我会给你提供一切方便的。凡是用来追求一个诚实、清白、端庄、澹泊的女人所需的一切，你都不会缺乏。

“我之所以把这件棘手的事交你去办，还有另一个考虑：万一卡米拉败在你手下，你出于尊重，一定会适可而止，绝不至于穷追不舍、必夺全胜。我虽然受到损伤，但结果毕竟是有心无实，而我的耻辱也会为你高尚的缄默所掩埋。我很清楚，对我如此重大的事件你是至死也不会张扬出去的。现在，如果你想叫我活得像个样子，就请务必投身到这场爱情的恶战中去，而且不能漫不经心、无精打采，必须遵循我的心愿、本着我们朋友之间的交情，拿出全部的劲头和热忱来。”

安塞勒莫说这些话的时候，罗塔里奥始终注意听着。除了上面提到的那几句插话，他一直到听完再也没开口。现在见对方不言语了，先是像盯着一个从未接触过的稀奇而可怕的怪物一样，仔细把他朋友端详了好一阵子，然后才说：

“我的好朋友安塞勒莫，我简直怀疑你给我说的这些话是在开玩笑！要是早知道你很当真，我本不该叫你讲下去。只要我不听，岂不就堵住你这通长篇大论了吗？现在我好像觉得，

---

① 谁能得着，原文见《圣经》第三十一章《论贤妇》：“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胜过珍珠。”（《新旧约全书》，中国基督教协会印发，1989 年，南京）

要么是你不认识我，要么是我不认识你。可是不对，我清清楚楚知道你是安塞勒莫，你也知道我是罗塔里奥。糟糕的是我感到你已经不是往常的安塞勒莫了。大概你认为我也不是原先的罗塔里奥了。你给我说的这些话不可能出自我那位朋友安塞勒莫之口；你提出的那些要求也不该向你熟知的那个罗塔里奥提出。有一位诗人说得好，对朋友无论考验还是求助，只能限于‘可登祭坛’① 的事。这就是说不该利用友谊来违忤上帝。一个异教徒尚且如此看待友谊，基督徒难道不该高出一筹吗？因为他懂得不应为尘世的情感丢弃对我主的情感。退一万步讲，即使迫不得已置对上天的敬畏于不顾，以便去照应朋友，那也不该是在无关紧要的轻微小事上，只能是为了维护朋友的名誉和生命。那么，安塞勒莫，现在你告诉我，这两者之中，你究竟遭到了哪方面的威胁？为什么需要我冒险为你效劳？你为什么求我干一件如此可憎的事情？实话说吧，你什么事也没有。依我看，你其实在苦苦哀求我毁掉你的名誉和生命，同时连我自己的也一起毁掉。很显然，我要是毁掉你的名誉，自然也就毁掉了你的生命；因为失掉名誉比死去还糟。你还要拿我当工具一手造成自己的这场灾难，最后我岂不也将名声扫地，从而使生命失去意义？好朋友安塞勒莫，你听着，先别忙着答茬，等我把话讲完。你说心里有疑团困扰，那我就来谈谈自己的看法。然后，你有的是时间驳斥我，我也有的是时间听你的。”

“这再好没有了，”安塞勒莫应道，“你尽管说吧。”

于是罗塔里奥接着说下去：

“依我看，安塞勒莫，现在你的头脑就跟通常的摩尔人一

① 可登祭坛，此语并非出自诗人之口，而是古代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的名言，曾被罗马作家普卢塔克引用过。

样。无论是引证《圣经》，还是思辨推断讲道理，抑或是借助天经地义的信条，都不足以叫他们明了他们那种邪教的谬误。对他们必须用例证说话，例子还得实实在在、简单明了、显而易见、举一反三、无庸置疑，甚至得求助无法驳倒的数学求证。比如说：‘相等之数减去相等之数，余数依然相等。’实际上有很多人光听你嘴说还不明白，那就得把手伸到他们眼前比划一番。即使这样，也很难使他们信服咱们圣教的真理。看来我得对你使用同样的手段和办法了。你冒出的那个念头实在离常情太远，连一点合理的影子都没有。眼下我只能用‘愚蠢’一词来称呼它，而且花力气给你指出这一点都是白费时间。我真想由你去胡闹，最后自食恶果。可是我对你的友情不允许我如此残忍。我不能眼看你走上自取毁灭的道路。

“安塞勒莫，在给你讲清道理之前，请你先告诉我，你是不是要我去追求一个规矩的女人？去征服一个清白的女人？去诱惑一个澹泊的女人？去讨好一个谨慎的女人？没错，你是这么说来着。既然你明白自己娶了一个规矩、清白、澹泊、谨慎的女人，你还想要什么？你认为她毫无疑问一定会战胜我的一切攻势，那么，在她现在已有的美名之上，你又能增添点什么呢？她本人又能和现在有什么不同呢？不是你不相信目前自己对她的评价，就是你不清楚自己到底要干什么。如果你不相信自己对她的评价，又何苦去考验她呢？按照对坏女人的办法随你去处置就是了。要是你确实认为她很贤良，干吗非去验证确凿的事实呢？这岂不是无事生非？最后不是还得跟以前一样敬重她吗？所以，结论很清楚，明明知道事情有害无益，还执意去做，不啻癫狂的莽撞行为。更何况并非什么别无选择、非做不可的事情，这简直分明是发疯了。

“人们投身艰苦的事业，有的旨在效力上帝，有的出于世

欲追求，有的则二者兼顾。圣徒们致力的就是为上帝效劳的事业，他们生为俗骨凡胎，却有天使一般的操守；热中世俗追求的人为了获取尘世福禄，不惮远涉重洋，忍受严寒酷暑，走遍异国他乡；兼顾上帝和世俗的是那些勇敢的战士，他们一见敌方的城池被炮火轰开弹丸大小的缺口，便恐惧全消，为信仰、为祖国、为君王捐躯的热忱使他们如虎添翼，甘冒燃眉的危险冲锋陷阵、视死如归。这些才是通常人们应该致力的事业。尽管致力于这些事业充满了艰难险阻，却最终会赢得名誉、光荣和利益。而刚才你说的自己想极力做成的事情，既不会使你赢得永恒的功名，也不会给你带来尘世的财富和声誉。就算结果如你所愿，你也不会比现在更顺心、更富足、更光彩。而要是事与愿违呢？那就很难设想你的尴尬处境了。光靠无人知晓你的不幸遭遇是不能自我安慰的。你自己心里很清楚，这种痛苦和折磨已经足够了。为了说明这个道理，我想引用著名诗人路易斯·谭西洛① 的一段诗，就是《圣佩德罗的泪水》第一部分的末了几句。是这么说的：

佩德罗注视着天色大亮，
痛苦与羞愧不断增长。
举目四周虽无一人窥探，
也不能饶恕可耻的不端。
即便过错不为外人知晓，
宽厚的胸怀仍如火燃烧。
深深懊悔自己不慎失足，
哪怕面前只有皇天后土。

① 路易斯·谭西洛，16 世纪意大利诗人。

“就是说，无人知晓丝毫不能减轻你的痛苦，你终究将要不停地哭泣，即使眼中不流泪，心内也要流血。你将哭得像我们的诗人① 讲述的那位糊涂的博士一样，只因他当真去试验魔杯的功效②，而谨慎的列伊纳勒多却明智地拒绝这样做。故事当然不过是诗人的虚构，却包含着深刻的寓意，值得人们领会、记取并引以为戒。我还要接着讲下去，好叫你看出自己将犯一个多么严重的错误。安塞勒莫，你说说看，如果上天和好运道使你合法地拥有一块精美的钻石，而且所有的宝石商对它的质地和成色都十分满意，众口一词地称道，就成色、质地和精美而言，它已经达到这类石头的极致；你自己对此也深信不疑，可是偏偏心血来潮，拿起这块钻石塞进铁砧和锤子之间，举起双臂奋力捶打，想试试它究竟是不是如人们所说的那样纯真坚硬。这难道合乎情理吗？再进一层，假设你果真这样做了，钻石最后经受住这场愚蠢的考验，又能在它原有的价值和光彩上增添点什么呢？可是它也完全可能被砸碎，那你岂不要落个两手空空吗？而且钻石的主人将被众人看作一个地道的大傻瓜。我的朋友安塞勒莫，你好好想想吧，卡米拉就是精美的钻石。你这样看，别人也这样看，没有道理叫她去冒被砸碎的危险。即使她最后确实坚不可摧，也不能再抬高她现有的身价。可万一她抵御不住失败了，你现在就不难想像她失身之后会是怎样。而你自己将理所当然地后悔莫及，因为是你毁了她

---

① 我们的诗人，指意大利诗人卢多维柯·阿里奥斯托。

② 魔杯的功效，指传说中可测妻子忠贞与否的魔杯，妻子不忠者用它饮酒时，酒到嘴边必定泼洒。塞万提斯引用的是阿里奥斯托诗作《疯狂的罗兰》中的故事，只是把其中提到魔杯的两个情节混淆了。

也毁了自己。要知道人世间没有比贞洁清白的女人更贵重的东西了，而女人的名誉又全靠世人的尊重来维系。你很清楚你妻子的贤良美名是人所共知的，那为什么还要怀疑这确凿的事实呢？朋友，告诉你吧，女人是件不完美的造物，不能成心设置障碍叫她跌撞摔跤，而是扫除障碍、廓清道路上的一切磕绊，使她不费力气、顺顺当当达到完美无缺的境界，也就是说，成为贤良贞洁的女人。据博物学家们说，银鼬是一种披一身雪白皮毛的小动物，猎人追捕的时候需略施小计：先把它们经常出没的道路用烂泥堵塞，然后再向那里驱赶它们。银鼬看到烂泥，立即止步不前。它宁愿被捕被囚，也不愿穿过那堆污秽，免得弄脏和损坏自己洁白的皮毛，因为它觉得这比自由和生命更为宝贵。清白贞洁的女人就是银鼬，她的贞操比雪还要洁白纯净。如果不想叫她失去贞操，必须好好看管保护，绝不能采取对待银鼬的办法，不得让情人用献媚讨好之类的污泥挡住她的去路。说不定（甚至可以肯定）她生来就不具备那么坚定的操守，自己无力克服和超越路上的障碍，必须要靠别人清除，引导她去追求与贤良的美德相伴而行的好名声。贤惠的女人又像一面光洁明亮的玻璃镜子，哈上一口气就变得昏暗模糊起来。对待女人要像圣徒遗物一样，只许瞻仰不许触摸。看管和爱护女人还得像看管和爱护开满鲜花的花园一样，主人绝不能允许外人进去乱踩乱摘，他们只能站在远处隔着铁栅栏消受园中的美色和芳香。

“这会儿我又想起几句诗，再念给你听听。是我从新近一出喜剧里听到的，我觉得挺适合咱们现在谈到的话题。一位明智的老者规劝另一位，叫他小心看管、守护、约束自己的女儿。他讲了许多道理，其中有这么几句：

女人全是玻璃做成，
别去试验是否坚硬。
或者破碎或者幸存，
什么事情都会发生。

更是容易摧折破碎，
贸然尝试岂非昏聩？
明知此物质地脆弱，
一旦开裂终难弥合。

我说此话言之有据，
还望众人仔细记取；
达那厄尚存人间，
天上仍降绵绵金雨①。

“安塞勒莫，说到这里还只是为你着想。下面求你听听我说说自己。如果话太长，就请你多包涵。你已经钻进了死胡同，要把你拽出来得费一番力气。你把我当成朋友，可你想毁坏我的名誉，完全违背了交友之理。这还不够，你甚至打算叫我毁坏你的名誉。说你想毁坏我的名誉，道理很清楚：一旦卡米拉见我按你的要求去纠缠她，毫无疑问会认为我是一个不知自尊自爱的人，居然干出这种既有失身份又辜负你我交情的事。至于说到你打算叫我毁坏你的名誉，道理也很显而易见。卡米拉见我纠缠她，肯定会想到我准是在她身上发现了什么轻

① 达那厄，希腊神话人物。因神预言她的儿子将杀害自己的外祖父，国王便把她幽禁在铜塔里。宙斯化做金雨和她幽会。

浮之处，才如此大胆地向她流露自己的邪念。她不仅会感到自己受到侮辱，还会因为同时玷污了你而内心不安。常有这样的情形：妻子与人通奸，丈夫一无所知。尽管妻子的这种不轨行为，并不是他有意造成的，也不能怪他疏忽和不检点，他也无法防止发生这种不幸，可是外人仍然把一些难听下流的名称加到他头上。人们很清楚，都怪他那位不贤的内助恣意放荡才使他如此倒运，他本人并没有过错，然而还是瞧不起他，谁也不会表示丝毫同情。

“我想给你细细讲一些道理，为什么坏女人的丈夫也不光彩，尽管他对一切都茫然无知，也没有任何过错，更没有处心积虑地引诱妻子学坏。你别嫌我啰嗦，这都是为了你好。据《圣经》记载，上帝在人间天堂造出我们最早的祖先亚当之后，先是让他睡觉，趁他还在梦中，取出他左侧的一条肋骨，又造出我们的第一个老祖母夏娃。亚当醒来一见她便说：‘她是我的肉里肉，骨中骨。’于是上帝说：‘男人要离开父母去找女人，两人将合为一个肉体。’神圣的婚姻大礼从此确定下来，男女双方被婚约紧紧维系，直到死后才能分开。这个天定的大礼具有神奇的功效，能使两个不同的人合并成一个肉体；如果婚姻美满，两颗心灵的意愿也毫无二致。既然妻子的肉体就是丈夫的肉体，一旦妻子玷污了自己的身子，那么正像刚才说过的，不管丈夫有没有过错，污点和缺陷照样要落在他身上。比如一个人脚疼，或者其他部位不适，全身都能感到，因为它们同属一个肉体；头部尽管清白无辜，照样得忍受脚踝的伤痛。所以，妻子一旦丢脸，丈夫也有一份，因为两人已经合为一体。世间的功德和丑行都是血肉之躯所为，坏女人的丑行正是这样，所以必然要牵连到丈夫，即使他毫无所知，照样难免蒙受耻辱。

“想想看，安塞勒莫，你执意扰乱妻子安静的生活将会冒多大的风险。想想看，你贤良的妻子本来心境平和，你却要故意骚扰，无事生非地去寻根究底，实在无聊透顶。我得提醒你，结果必是侥幸所获甚微，而损失巨大。我只能说到这个份上，再也找不出合适的言辞把话说得更清楚一些。要是我这番规劝还不足以打消你的荒唐念头，那你就另找帮自己出丑倒霉的工具吧。我可不打算干！当然也许我会因此失去你的友谊，这对我来说是难以想像的巨大损失。”

正派而慎重的罗塔里奥说完这话不再吭声。安塞勒莫也心事重重，半天无言以对。等了好一会儿才说：

“我的朋友罗塔里奥，你看到了，我是一直用心听着你一番话的。通过你的例证和比喻，可以看出你确实很有见识，对我的一片真心也无可挑剔。我明白也承认，要是再不听你劝告，一意孤行，那可真是避善趋恶。不过呢，你就权当我得了一种女人常得的怪病，一心一意想吃泥土、石灰、煤炭，还有别的更糟的东西，看着都觉得恶心，甭说吃了。所以，得想点办法把我治好。其实也没什么难的：你只要开个头，装模作样地试探着去纠缠卡米拉。我想她还不至于那么脆弱，头几个回合就脸面不顾、败下阵来。到此为止，我就心满意足了。你呢，也尽了朋友的本分，不仅使我重获生机，而且确信自己完全可以体体面面地过活。

“这件事你是非做不可了，原因很简单：我已经下决心进行这次试验，你总不能让我把自己的荒唐念头再告诉另外一个人吧？那你极力为我维护的名誉岂不就保不住了？至于你纠缠卡米拉的时候，她是否会误解你，这你倒不必担心，完全不必担心。不出多久，你就会看到她正像咱们瞩望得那样坚贞不移。那时立即把咱们这场把戏的真相告诉她，你的名声就又完

好如初了。你其实并不冒多大的险，可是你冒了这点险，却能给我带来满意的效果。所以，不管有多少不妥之处，你也别再推辞了。我已经说过，你只要开个头，我就宣布试验圆满结束。”

罗塔里奥见安塞勒莫决心已定，再也举不出例证来说服他，也讲不出道理来劝阻他放弃打算，但又怕他真的向别人透漏自己的馊主意。为了避免事情弄得更糟，便决定不如干脆依了他，照他的要求去做。不过暗中谋划着尽量稳妥从事，既不扰乱卡米拉宁静的心绪，又使安塞勒莫满意。于是便特别告诫说，千万不要把这个计划透露给任何人，就由他把事情承担起来，等他看到适当的时机，会马上着手进行。

安塞勒莫十分亲热地拥抱了他，感谢他答应帮忙，似乎自己获得了多大的恩惠。两人商定第二天立刻动手。安塞勒莫自会巧作安排，让他单独跟卡米拉说话；还说要给他点钱和首饰，以备慷慨馈赠之用。又出主意说最好来点歌谣小曲，写点奉承的诗句。要是罗塔里奥懒得动笔，就由他本人代劳。罗塔里奥都一一答应下来，可心里想的却和安塞勒莫的意图完全不同。两人商量好了，便一起回到安塞勒莫家，见卡米拉正焦急不安地等待自己的丈夫，不明白他为什么那天比往常晚回来。

安塞勒莫那天回到家里自然是称心如意，可罗塔里奥回家路上却始终忧心忡忡。他实在不知道怎么处置这件麻烦事。不过当天夜里他还是想出了一个办法，既能骗过安塞勒莫，又不至于伤害卡米拉。

第二天他又去朋友家吃饭，卡米拉殷勤地接待他。卡米拉知道他和自己丈夫之间的交情，所以总是这样热忱地迎接和款待他的。顿时饭毕，撤去杯盘。安塞勒莫叫罗塔里奥陪一会儿卡米拉，他自己要去办一件急事，一个半小时以后回来。卡米拉求他别走，罗塔里奥也说愿意跟他一块儿出去，可是安塞勒

莫一点听不进去，还死乞白赖叫罗塔里奥留下来等他，说有要紧事跟他商量。他又叫卡米拉陪着罗塔里奥等他回来。他顺嘴胡诌出一个借口走开，装得还挺像，谁也没发现破绽。

安塞勒莫走了以后，就剩卡米拉和罗塔里奥坐在桌旁，因为家里的佣人们都去吃饭了。罗塔里奥觉得自己已经按照朋友的意愿走进比武场，对手就在眼前，只凭她的美貌就能战胜整整一队全副武装的骑士。诸位说说看，罗塔里奥担心是不是有道理。这时候他只好两肘支在椅子扶手上，一手托腮，求卡米拉原谅他失礼，因为他想在安塞勒莫回来之前稍微休息一会儿。卡米拉告诉他最好去女眷会客室，比坐在椅子上舒服，再三请他去那儿午睡。罗塔里奥不肯，就坐在椅子上睡着了。安塞勒莫回来见卡米拉在自己房间，罗塔里奥在外边打瞌睡，便以为自己耽搁的时间太长，两人不仅聊过了，还能腾出点工夫小睡一会儿。他急着等罗塔里奥醒来，好一块出去问他成败如何。如他所愿，罗塔里奥很快醒了。两人刚走出家门，他就连忙打听结果。罗塔里奥回答说，他觉得第一次就单刀直入，怕不怎么合适，所以只是恭维了一番卡米拉如何漂亮，还说全城都众口一词地称道她的美貌和贤惠。他说这样开头不错，先讨得欢心，下一次对方就能听进他的话了。魔鬼就是用这种花招对付拄笏看山、洁身自好之士的。冥界的阴魂装扮成光明的天使，一副善良面孔出现在人们面前，只要诡计不被一眼看穿，他必将阴谋得逞，最后现出原形。

安塞勒莫听了十分满意，就说往后可以天天提供同样的机会，即使不出家门，他也会设法妥善安排，叫卡米拉发现不了他们的计策。

结果是好几天过去了，罗塔里奥没有跟卡米拉说过一句话，不过总是告诉安塞勒莫他们聊过了。可是对方没有一丝一

毫踏上邪路的表示，也没有给他的痴心妄想留下哪怕一丁点活口。她倒是常常口气严厉地告诫，要是他再不丢掉那满脑子邪念，她可要去找丈夫把事情捅开了。

“很好。”安塞勒莫说，“到此为止，卡米拉已经抵挡住了甜言蜜语。还需要看看她能不能抗住钱财诱惑。明天我给你两千埃斯库多金币，你拿去恭恭敬敬奉献给她。再给你两千购买珠宝首饰去引她上钩。女人们，特别是漂亮的女人，不管她们有多贞洁，都喜欢穿着打扮，花枝招展地四处走动。如果她能抵御住这类诱惑，我就心满意足了，再也不会麻烦你。”

罗塔里奥说既然已经开了头，他只好干到底了。不过他很清楚，最后是要把自己弄得心力交瘁的。第二天他拿到两千埃斯库多金币，同时心里也千头万绪地翻腾起来。他不知道该怎么接着编谎话，不过还是决定向朋友谎称，和甜言蜜语一样，许诺馈赠也没能使卡米拉动心。所以，干脆别再费事了，何必白白糟蹋时间。可是天意偏偏另有安排。一天，像往常一样，安塞勒莫又把罗塔里奥和卡米拉两人撇在房间，自己躲进一个小屋，透过钥匙孔偷看和窃听两人在干什么。他发现半个钟头过去了，罗塔里奥没跟卡米拉说一句话，而且看样子，即使再待一个世纪，他也不打算开口。安塞勒莫这才发现原来他朋友转述的所谓卡米拉的答复都是编出来骗他的。为了证实这一点，他走出小屋，把罗塔里奥叫到一边，问他有什么进展，卡米拉的态度怎样。罗塔里奥回答说他不想再搀和这档子事了，因为卡米拉严厉凶狠地斥责了他，他没有勇气再同她谈下去。

“好啊！”安塞勒莫说，“罗塔里奥，罗塔里奥呀，原来你就是这样应付许下的诺言和我对你的信任！我刚才透过这个钥匙孔什么都看见了，你一句话也没跟卡米拉说。我总算明白了，前几次你也根本没对她说什么，准是这么回事！你干吗欺

骗我？你干吗耍花招阻碍我设法达到自己的预定目标?”

安塞勒莫再没说别的，不过就这几句已经够罗塔里奥受的了。他惊慌失措、羞愧难当，觉得自己的谎话被当面戳穿，实在是大丢其丑，不得不向安塞勒莫保证，从今往后一定认真按他的要求办，再也不骗他了。不信他下次再偷看就明白了。其实大可不必再费这事。他已经想好了一个主意，准能叫他疑虑全消、心满意足。安塞勒莫信了他的话。为了让事情方便顺当、不慌不忙地进行，他准备外出八天，到城郊一个村子的朋友家去。还叫那个朋友再三邀请，好找一个出门的借口向卡米拉交代。

糊涂倒运的安塞勒莫啊，你这是在干什么？你在鼓捣些什么名堂？你想折腾出什么结果？瞧着吧，你这分明是在坑害自己，筹划自个儿丢丑，安排自个儿毁灭。你妻子卡米拉是个挺好的女人，由你安安静静地受用，谁也不会骚扰你的欢娱。她的全部心思都用在你家的四壁之内，你就是她在人间的天堂，她一切追求的归宿，她全部欢乐的极致，她所有心愿的标尺，她的所作所为只求符合你的好恶和上帝的准则。她本是一个蕴藏着美色、尊严、贞洁、娴静的宝矿，毫不吝惜地向你奉献她所有、你所需的一切财富，那你为什么执意要掘地三尺，寻找新的矿脉和隐蔽的宝藏呢？你这种冒险行为可能导致整个矿井的坍塌，因为支撑它的不过是脆弱的人性。想想吧，一心寻求不可能得到的东西，结果会连可能得到的也失去。有一位诗人说得好：

我向死亡祈求生命，
我要健康却身染疾病，
我在狱中寻找自由，

摸索四壁觅出口，
指望叛徒诚实忠厚。

无奈生来身世坎坷，
从不奢望上天恩泽。
冥冥之中早有定数：
只因刻意求虚无，
叫你吃尽现世苦。

安塞勒莫第二天去了郊外的村子，给卡米拉留下话说，他不在期间，罗塔里奥来家照看，每日陪她用餐，她必须像对待他本人一样尽心照顾。卡米拉是个规矩本分的女人，听了丈夫的吩咐内心很是不安，劝他仔细想想，他不在期间由外人占据他在餐桌上的席位是否妥当。要是他不放心妻子的治家能力，那就不妨试这一次；事实将证明，再繁难的家事她也承担得了。安塞勒莫一口咬定他就想这么安排，她只管俯首帖耳照办就是了。卡米拉最后不得不听命，尽管心里很不乐意。

安塞勒莫走了。第二天罗塔里奥如约来到，卡米拉殷勤大方地接待了他。她还从来没有单独跟罗塔里奥在一起过，因为身边总是有男女仆人出出进进，尤其是一个她十分喜欢的贴身侍女，名叫莱奥乃拉，不离她左右。两人是在卡米拉娘家一起长大的，卡米拉嫁给安塞勒莫的时候，便把她带了过来。

头三天里，即使有机会，罗塔里奥也一直没跟她说什么。按卡米拉吩咐，杯盘撤走以后，仆人们应该尽快把饭吃完；她还特别安排莱奥乃拉先吃饭，然后就过来陪她。可这丫头想的是自己寻欢作乐，正想利用饭后的时间和机会好好痛快一下，所以并非每次都按太太的意思行事，经常撇下他俩走开，简直

就像有人特意指使过一样。不过卡米拉毕竟是太规矩了，那副不苟言笑的面容，那种端庄安详的举止，足以紧紧钳住罗塔里奥的舌头。然而，卡米拉的诸多贤良品德虽能强迫罗塔里奥的舌头沉默，却没有给两人带来什么好处，反而恰恰贻害无穷。口舌无言，可是思绪翻滚，正有助于默默地逐一领略卡米拉超群的美貌和善良，即使一尊石像也要为之动心，更何况血肉之躯呢！一遇机会和空档，罗塔里奥一言不发，只是静静地看着她，发现她确实令人爱恋。这个念头逐渐压倒了他对安塞勒莫应有的尊重。多少次了，他真想远远离开城里，跑到安塞勒莫见不着他、他也见不着卡米拉的地方去，可是他已经被紧紧拴住，无力摆脱：他实在太喜欢看卡米拉了！他奋力拼搏，想尽量消除和摆脱依恋卡米拉的欲望；他暗中责备自己犯混，他骂自己不够朋友，不配当个基督徒；他思前想后，把自己和安塞勒莫相比，可是每次总是归结到一点，只怨安塞勒莫的荒唐嘱托，不怪他本人缺乏信义。如今他已经欲罢不能，可是在上帝和世人面前完全可以心安理得，不必为自己的过失担惊受怕。

就是说，卡米拉的美貌和贤德，加上她那位糊涂丈夫拱手送上的机遇，已经把罗塔里奥的信义打翻在地。他除了想满足自己的欲望，别的什么也不顾忌了。安塞勒莫离家已经三天。这期间他确实跟自己的欲念进行了不懈的搏斗，可最终还是慌手忙脚、柔情蜜意地向卡米拉求起爱来。卡米拉吓坏了，只好马上从椅子上站起来，跑回自己的房间，始终没说一句话。不过罗塔里奥并没有因为这冷漠的拒绝而心灰意懒，反而更加欲火如炽，下大力气纠缠起来。卡米拉没想到罗塔里奥竟然如此妄为，顿时慌了主意，只觉得不该再冒险给他提供单独交谈的机会了，并且决定当天夜里派一个仆人去给丈夫送信。信中的内容请看下章。

第三十四章

下面接着讲一个死乞白赖想知道究竟的人

常言道：千军不可一日无帅，城堡不可一日无主；若非刻不容缓之事，已婚的年轻女子更不可一日无夫。君不在，我甚感不适，已无力承受此等孤凄。君若不尽快返回，我将去娘家暂住。届时，君室即无人看管。君所托之人徒有其名，意不在君之所嘱，而在自身快活。君本为明晰之人，无须赘述，且此时亦不宜多言。

安塞勒莫见信，明白罗塔里奥已经开始行动，而卡米拉的反应果然不出他的所料。他得知后，自然欣喜异常，立即捎口信给卡米拉，叫她千万不要离家，他很快就会返回。卡米拉想不到安塞勒莫这样答复，因此更加茫然不知所措，既害怕留在自己家，又不敢去她父母处。留下来清白难保，回娘家有违夫命。最后还是采取了对她最不利的一着，就是留下来。她觉得不能突然回避罗塔里奥，免得佣人们多心。她后悔给丈夫写了那封信，这岂不是惹他猜疑自己有什么不检点之处被罗塔里奥抓住了，所以才敢如此轻薄。不过她深知自己无辜，打算依靠上帝和自身的正派默默抵御罗塔里奥的种种挑逗，不再对丈夫说什么，免得引起麻烦和纠纷。万一安塞勒莫问起为什么写那

封信，她甚至准备设法替罗塔里奥开脱一番。

这个主意固然出自好心，却未必恰当合适。一天，罗塔里奥又开口倾诉起来，而且步步紧逼。卡米拉觉得自己有些招架不住了。她想到为人妇的本分，百般克制，才勉强阻止住情意绵绵的同情泪水涌上眼眶：罗塔里奥的哀求和眼泪确确实实打动了她的心。罗塔里奥把这一切看得一清二楚，因此越发欲火中烧。他认为必须利用安塞勒莫外出的机会和条件，加紧攻坚，夺取堡垒。他首先冲向虚荣心这个缺口，竭力奉承对方的容貌。对付虚荣心，世上没有比谄媚的巧舌更强大的武器了；任何美妇人，即使身居高塔，戒备森严，也会顷刻溃败，缴械投降。罗塔里奥正是用这套武器巧妙地摧毁了坚硬的岩石。哪怕卡米拉是铜浇铁铸，最终也要败下阵来。罗塔里奥又是流泪，又是央告，又是讨好，又是奉承，装疯卖傻，死死纠缠，显得那么一往情深、真心诚意，终于冲破卡米拉的操守，夺取了求之不得意想不到的胜利。卡米拉投降了！卡米拉缴械了！可这又能怎么样呢？罗塔里奥不也从此信义扫地了吗？这件事清楚地向我们表明，战胜情欲的唯一途径就是躲避它。谁也不该贸然听任这个强大敌人的摆布，否则只有借助神力才能制服自身柔弱的天性。

只有莱奥乃拉看出太太的心病。这种负旧友、寻新欢的私情是瞒不过她的。罗塔里奥已经不打算把安塞勒莫的计策告诉卡米拉，讲明是她丈夫一手酿成了如今的结局，免得她把自己的真情当成假意，还以为他是逢场作戏、佯装求爱。

几天之后，安塞勒莫回到家里，一点也没发现缺了什么：恰恰是他视如珍宝却弃若敝屣的东西。他马上去罗塔里奥家登门拜访，两人紧紧拥抱之后，便问起那件对他生死攸关的事情。

“我的朋友安塞勒莫，”罗塔里奥回答说，“我只能告诉你，你娶的女人堪称世上一切贤惠女人的典范和顶峰。我对她所说的甜言蜜语她只当作耳旁风，我的山盟海誓她根本不理睬，礼物一件也没收下，偶尔挤出的几滴泪水也成了她的笑柄。总之，卡米拉不仅姿色超群，而且是清白贞洁、端庄娴静的活标本，一个正派女子令人爱慕和敬重的所有美德她都具备。朋友，把你的钱拿回去吧，我一直带在身上，没机会碰它们。卡米拉太坚贞了，是不会为小恩小惠这类下作把戏打动的。安塞勒莫，你该满意了，所谓考验就到此为止吧。人们常常由于猜忌自己的女人而身陷风狂浪大的苦海，你如今连脚都没沾湿就安然渡过了。千万别再无事生非，重堕深渊。上天特别垂青，赐你一艘精良坚固的航船，载你跋涉人生的汪洋，你就别再另觅水手去试航了。你应当看到自己已经抵达安全的港湾，放心大胆地抛锚停泊，安然度日，等待上帝传唤。人不分贵贱，谁也逃不脱这一天。”

安塞勒莫听了罗塔里奥的一席话十分欣喜，如同得到神谕一般，坚信不疑。不过他还是要求罗塔里奥别忙收场，不妨当作消遣再继续一段时间，看看到底会怎么样。当然，往后就不必那么煞费苦心地玩花招了。他叫罗塔里奥写几首恭维奉承的诗，诗中可以虚构一个名叫格洛丽的女人。他会告诉卡米拉，自己的朋友爱上了一个姑娘，就用这个代称在诗中赞美她，免得有损她的名誉。要是罗塔里奥不愿费这个心，他本人可以代劳。

“那倒不必，”罗塔里奥说，“诗神缪斯们还不至于那么讨厌我，她们每年总要来看望我几回。你就按刚才编的话，告诉卡米拉说我恋爱了。诗嘛，我自己来做。写出来的东西可能配不上赞颂的对象，我还是要尽力而为的。”

两人就这样商量定了。一个死活不知好歹，一个存心欺骗朋友。安塞勒莫回到家里，问起捎给他那封信的来由。卡米拉正为他没有提及此事而不安呢。这时候便回答说，她觉得罗塔里奥对她过于随便，跟丈夫往常在家时相比有点异样。不过她现在已经放心了，可能是自己多虑，因为最近罗塔里奥总是躲着她，不愿单独跟她在一起。安塞勒莫说她根本不必多那个心，据他所知，罗塔里奥爱上了本城的一位名门闺秀，经常假托格洛丽这个名字颂扬她。即使罗塔里奥没爱上谁，她也完全可以信任他朋友的纯真和他俩之间的交情。要不是罗塔里奥早给卡米拉打了招呼，说他有意假托爱上格洛丽来哄安塞勒莫，好借机对她说几句心里话，卡米拉准会被醋意折磨得天昏地暗，如今她已经知道底细，听到这话一点也不伤心难过。

一天，三人坐在桌旁。安塞勒莫叫罗塔里奥念几首写给他亲爱的格洛丽的情诗，反正卡米拉不认识那个女孩，他可以尽管放心大胆地念。

“认识也没关系，”罗塔里奥说，“我用不着遮遮掩掩。赞扬自己情人的容貌，同时抱怨她冷酷无情，并不是玷污她的名声。且不管这些吧！正好我昨天想到格洛丽那么寡情，就写了一首十四行诗，是这么说的：

十四行诗

夜晚是那样悄然无声，
世人都投入甜蜜的睡梦。
我却诉说着无尽的痛苦，
乞求苍天和格洛丽倾听。

朝阳正在缓缓地露面，
东方之门透出绯红的光焰。
我连连叹息，声声啜泣，
昨夜的哀怨有增无减。

太阳登上它灿烂的宝座，
万道光芒向大地直射。
我泪水潸潸，泣声哽塞。

夜幕重降我又重罹伤悲，
辗转反侧，肝肠欲摧，
上天不睬，她不应对。”

卡米拉听了十四行诗自然十分欢喜，而安塞勒莫更是欣赏，赞声不绝，还说那位女士实在心肠太狠，面对如此真诚的情义居然无动于衷。这时卡米拉问道：

“这么说情意绵绵的诗人讲的都是真话喽?”

“如果单以诗人身份讲话，未必句句属实；”罗塔里奥回答说，“但如果他真是情人，那就远远没有道出全部衷肠。”

“确实是这样，”安塞勒莫连忙接茬，竭力在卡米拉面前替罗塔里奥帮腔。其实他这套把戏毫无意义，因为卡米拉已经真的爱上了罗塔里奥，对他的一切都感兴趣，心里又明白他的心思和情诗都是冲自己来的，真正的格洛丽就是她本人。于是她问罗塔里奥是不是还记得别的十四行诗或者其他作品，不妨再读几首。

“当然记得，”罗塔里奥说，“只是我怕不会像刚才那首那么好，或者至少不比它更糟。你们看看这一首怎么样：

十四行诗

我已死期将临，尽管你不以为然。
我必死无疑，且听这最后的心愿：
哦，我要倒在冷酷美人的脚下，
为崇仰你而死，方能永世无憾。

我宁可被世人遗忘，置身荒漠，
丢弃生命、荣誉和你的恩泽。
可我将永远敞开我的胸襟，
你的玉容已在我心底深深铭刻。

这是我仔细珍藏在怀中的圣物，
将伴我踏上自择的悲惨归宿，
你的无情正加快着我的脚步。
可怜的人儿在夜幕中独自航行，
只见茫茫大海一路险象环生，
港湾在哪里？哪里有导航的明星？”

像对第一首一样，安塞勒莫也称赞了这第二首。他就这样一环一环地串成一条锁链，把耻辱在自己身上拴牢扣紧。罗塔里奥越是给他增添耻辱，他就越觉得自己光彩。同样的，卡米拉沿着这些环节每向堕落的深渊下滑一步，在她丈夫心目中就是向贤良美名的高峰上升了一层。

一天，家里只剩下卡米拉和她的使女。她说：

“莱奥乃拉小妹，想想我居然如此不知自重，真是又羞又

愧。我至少应该叫罗塔里奥多花些时间嘛！可我那么快就把整个心都给了他。只怕他这么轻而易举地把我弄到手，肯定会瞧不起我的。他哪里想到自己下了那么大力气，我怎么抵挡得住！”

“不必为这个担心，太太，”莱奥乃拉回答说，“这没什么要紧的。人们未必不看重很快弄到手的东西；这要看东西本身好不好，值不值得看重。俗话说：及时送礼，一份顶俩。”

“可是俗话也说：容易到手的不稀罕。”卡米拉回答道。

“这话搁不到你身上。”莱奥乃拉说，“我常听人讲，爱情这东西有时候在天上飞，有时候在地下走；遇上这个跑着追，遇上那个慢慢蹭；对有些人冰冷，对另一些人滚烫；弄得你浑身是伤，弄得他死去活来；有时候看准一个人刚想拔腿扑过去，可转眼工夫又作罢；有时候早上进攻堡垒，晚上就拿下来，谁也甭想挡住它。爱情趁老爷不在家的工夫把你们俩一起制伏了。其实他跟你一样，有什么值得你担惊受怕的？本来早该按你们的心思，趁安塞勒莫不在的时候，赶快把事办妥，结果你们偏偏磨蹭到他回家，只好半道停下。两人相好就得瞅准节骨眼儿，才能称心如意。这种事就靠会逮工夫，特别是刚开头的时候。这道理我可是太明白了，还不是听别人说的，我自己就是过来人。改天再仔细说给你听吧，太太，我也是个有血有肉的年轻女人。

“再说吧，我的太太卡米拉，你也不是那么随便把什么都交给了他。先是罗塔里奥用那种眼神看你，唉声叹气，再三央告，发誓赌咒，送这送那，你这才懂得了他的心，看出他的种种好处，明白他值得一爱。既然是这样，你大可不必思前想后地顾忌那么多。你就该认准，罗塔里奥很敬重你，就像你敬重他一样。这会儿爱情已经用绳子紧紧捆住了你，那人的身份和

人品又配得上，何必不痛痛快快地消受一番！常听人说，可意儿的相好有‘四心’：用心、专心、上心、细心。我还能给你说上一长串‘心’，外加几个‘有’，你听着。我一口气给你背下来。我想大概是这样的：将心比心、好心、热心、善心、贴心、恒心、诚心、忠心、实心，有风度、有名望、有壮志、有门第、有权势、有家产、有钱财；加上刚才说的‘四心’；对了，还得算上：匠心、真心。‘野心’放不进去，太不好听；‘可心’就不用说了。末了还有一个：‘经心’保护你的名誉。”

使女说了这么一大套，卡米拉不禁笑了起来，心想要论谈情说爱，她指不定比自己说的还在行。那女子也果然向卡米拉道出了实情，说她如何正在跟本城一个出身不错的小伙子来往。卡米拉听了很是不安，担心这么下去自己的名声可真是难保了，于是便追问他们是不是只在一起说说话而已。那女子满不在乎，顺口答道他们在一起不光是说话。尽人皆知，要是女主人不检点，女佣人自然也就毫无顾忌了。这些人见太太本人歪歪斜斜，哪里还怕她们知道自己瘸瘸拐拐。此时卡米拉已经完全无奈了，只能求莱奥乃拉别把自己的事告诉她那个情人，跟那人来往也得小心行事，千万别叫安塞勒莫和罗塔里奥发觉。莱奥乃拉尽管嘴上答应了，可是实际上干的恰恰应验了卡米拉对自己名声的担忧。寡廉鲜耻的莱奥乃拉见太太已经不像往常那么规矩了，干脆任凭她的情人在家里出出进进。她料定即使太太看到了，也不敢声张出去。女主人行为不端真是贻害无穷，这就是其一。她们变成使女的奴隶，不得不替她们遮掩那些下流勾当。卡米拉正是这样，她尽管一次又一次看到莱奥乃拉把相好引进自己的房间，却不仅不敢责骂她，反而想方设法替她藏掖，掩人耳目，生怕丈夫有所发觉。可是那人一次天亮前离开的时候偏偏让罗塔里奥撞见。他起初没看清楚，还以

为遇见鬼了，后来见那人总是遮头盖脸、躲躲闪闪的，这才知道自己把事情想得过于简单了，从而起了疑心。要不是卡米拉及时亲自出面收拾，当时大伙儿就都遭殃了。罗塔里奥见那人黑摸咕咚地走出安塞勒莫家门，哪里会想到他是去找莱奥乃拉的？他甚至于根本不记得世上还有这么个女人。他于是怀疑到卡米拉。既然他自己那么轻易便当地把她弄到手，为什么别的男人就不行呢？这就是轻浮女人轻浮举动的附加后果：连百般纠缠使她失身的男人也不相信她的贞操了，总觉得她肯定会同样随随便便委身于别人，因此只要看到一点蛛丝马迹，就立刻信以为真。这会儿的罗塔里奥一点高明见识的影子也没有了，把自己说过的那些至理名言忘得一干二净。他当即认准了死理，根本不打算好好想想，因为满腹妒火完全蒙住了他的眼睛，一门心思要报复没招他惹他的卡米拉。安塞勒莫还没起床，他便迫不及待地闯进去就说：

“你听着，安塞勒莫，好几天了，我一直克制自己，忍了又忍，不想把这话告诉你。现在看来不能也不该再瞒着你了。你知道吗，卡米拉已经缴械投降，完全听我摆布了？我迟迟没有对你讲明真相，是因为还弄不清楚，究竟是她一时心血来潮呢，还是在试探我按照你的要求向她求爱的举动是不是出自真心。我想，她要是果真像你我估计得那样安守妇道，早就该把我纠缠她的事告诉你了。可是见她迟迟不这么做，我只能认为她对我说的一些话是真的。她约我趁你下次出门跟她幽会，地点就在你收藏珠宝的小房间（他俩确实经常在那儿见面）。不过我劝你先别忙着收拾她，因为终究还只是一个有心无实的过失。说不定没等来真格的，卡米拉就心生懊悔，改变主意了。既然你一向，至少很多时候是听我劝的，这回就再听一次，按我说的办。咱们稳稳当当把事情弄清，然后该怎么着，就随你

了。你还照过去那样，假装要离家两三天，想法躲进你那个小房间，用那里的壁毯或者其他合适的东西把自己遮盖严实。到时候你我都能亲眼看到卡米拉究竟想干什么。但愿结果别那么糟！不过要真是那样，你就可以无声无息、巧妙谨慎地为自己报仇雪耻了。”

安塞勒莫完全惊呆了，只是瞪着两眼静悄悄地听罗塔里奥说下去。他根本没有想到会听见这么一席话，还满心以为卡米拉已经战胜了罗塔里奥故作的求爱攻势，正准备好好品味胜利的喜悦呢。他两眼一眨不眨地紧盯着地面，半天一声不吭，过了好一会儿才说：

“罗塔里奥，你把这事告诉我，做得够朋友。这次我就全听你的，你看着办好了，事情这么突然，你也知道不能露出一点风声。”

罗塔里奥向他做了保证，可是刚一分手就后悔自己不该说那番话，眼看着是办了一件大蠢事。卡米拉固然该受到惩罚，但是手段未免太狠毒、太不光彩了。他埋怨自己昏了头，糊里糊涂地轻率行事，可是一时又想不出像样的办法来收拾局面，最后决定还是先给卡米拉打个招呼。这种机会倒是不难找，当天就又单独跟她在一起了。卡米拉拣了个开口方便的工夫对他说：

“亲爱的罗塔里奥，你知道吗？我心里很难过，憋得胸口都要爆了。但愿老天显灵别这么折磨我。那个莱奥乃拉真是不要脸，每天都把她的相好领到家来，跟他鬼混到天亮，一点也不顾我的名声。万一有人看到那家伙黑摸咕咚地从我家出去，还不知胡思乱想些什么呢！可是最叫我为难的是既不能骂她也不能打她。咱俩的事她都知道，我怎么能张口说她呢？我怕事就要坏在这上头。”

听卡米拉这么一说，罗塔里奥起初还以为她在耍花招，谎称他在门口碰到的那个人是来找莱奥乃拉的，不是来找她的。后来见她哭得那么伤心，一再求他给想办法，这才明白她说的是真话。知道了实情，他更加惊慌失措、后悔莫及。不过他还是宽慰了卡米拉，叫她别难过，他自会设法杀一杀莱奥乃拉的气焰。然后又告诉她，自己如何醋意大发，对安塞勒莫说了一番话；又如何商定让安塞勒莫躲进小屋偷看，好弄清楚妻子如何不忠。他求卡米拉原谅自己冒失，赶快想办法收拾局面，把自己昏头昏脑惹的这场乱子平息下来。

卡米拉听了罗塔里奥的话，简直吓坏了，便怒气冲冲地骂起他来，好一通振振有辞的数落，斥责他心眼儿太坏，尽干蠢事惹乱子。不过，不论遇到好事坏事，女人的脑子毕竟比男人转得快，尽管叫她们静下心来思考问题不行。当时局面看来简直不可收拾，而卡米拉却转眼有了主意。她让罗塔里奥劝安塞勒莫第二天藏进原定的地方，她自会叫这次暗中偷听为他们俩铺平坦途，从此男欢女爱不再提心吊胆。她没有向罗塔里奥讲明全部计策，只是交代说，趁安塞勒莫躲起来的工夫，一听到莱奥乃拉召唤就赶紧过来；然后不论她卡米拉问什么，只管回答，就权当根本不知道安塞勒莫躲在一边偷听。罗塔里奥再三要求她说清楚到底打算怎么办，好让他心里有底，见机行事，密切配合。

“我说过了，”卡米拉回答他，“没什么好配合的，我问什么你答什么就是了。”

卡米拉不愿意事先透露想法，怕罗塔里奥不接受自己的妙主意，而去自说自话地想出一些不怎么妙的主意来。罗塔里奥只好就这么走了。第二天，安塞勒莫口称要去乡下朋友家，出去转了一圈，就进屋躲起来。一切都很顺利，因为卡米拉和莱

奥乃拉早就作好了精心安排。

安塞勒莫藏好之后，心里那种滋味可想而知。他要在那儿等着亲眼看看，卸下光彩的门面，捂在里头的都是些什么货色；说不定他马上就会失去他的至宝：他亲爱的卡米拉。

卡米拉和莱奥乃拉见安塞勒莫已经躲好，这才放心地走进小房间。卡米拉刚刚跨进脚去，就大声叹了一口气说：

“唉，莱奥乃拉我的小妹！我这会儿要干的事真不想叫你知道，你准会挡住我的。我问你要来了安塞勒莫的这把短剑，还不如干脆你拿起它刺进我这下贱的胸口吧！噢，你先别动手，我凭什么该代人受过？我得先弄清楚，罗塔里奥那双无耻的贼眼到底在我身上看到了什么，叫他那么胆大包天地向我吐露他的邪念？他这样做，一是辜负了朋友，二是侮辱了我。莱奥乃拉，你去那边窗口喊他一声。他肯定就在大街上，正打算把坏心变成真事呢。瞧着吧，我这颗忠心也自有狠心的打算。”

“我的太太呀，”伶俐的莱奥乃拉心里很明白，“你想用这把短剑干什么呢？你是想要自己的命，还是想要罗塔里奥的命？不管你要了谁的命，到头来都是毁了你自己的名誉家声。我看还是最好忍了这口气吧。这会儿千万别叫那个坏家伙进这个屋门，见只有咱们两个女人在家。想想吧，太太，你我是两个弱女子，可他是个男人，心里早就打定了主意，这回正心急火燎、不管不顾准备得手呢。只怕不等你遂心，他倒如了意，叫你落个比死还糟的下场。咱们老爷安塞勒莫也真是作孽，偏偏把这么个不要脸的家伙招进家里！我看太太你还真想杀了他！可你把他杀死以后，尸体怎么办？”

“怎么办？”卡米拉说，“丢在那儿让安塞勒莫去埋呗！按说他也该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家丑埋进土里。去叫那人，快点！他这么欺负我，非报这个仇不可！再磨蹭下去，可就太对

不住我丈夫了。”

这些话安塞勒莫都听见了。卡米拉说的每一个字都在他心里搅起千头万绪。最后他终于明白卡米拉横下心要杀罗塔里奥，就想跑出去说明真相，阻止她这样做，可是他克制住了，打算看看这真诚壮烈的决心到底是怎么回事，只要能及时赶出去阻止她就行了。这时候卡米拉猛地一下晕过去了，扑到一张床上一动不动。莱奥乃拉立即伤心地哭起来，说道：

“天哪，我怎么办呀！她可千万别死在我怀里呀！她可是世上最干净的一朵花儿，贤惠女人里的尖子，规矩媳妇的好样子！”

她就一个劲儿这么念叨着，谁听了都会觉得她是世上最忠诚、最伤心的使女，而她的女主人则是不堪纠缠的珀涅罗珀[①]转世再生。卡米拉很快就苏醒了，一醒过来便说：

“莱奥乃拉，你怎么还不去叫那个自称朋友的人？像他这样没良心的朋友，太阳还未曾照见过，黑夜也未曾窝藏过。快去，快走，快跑，别耽搁！再拖延，我这满腔的怒火会冷下来，弄得仇报不成，只好空喊空骂一阵。”

“我这就去叫他，太太。”莱奥乃拉说，“不过你先把这支短剑交出来，别趁我出去的工夫，你干点什么，弄得凡是爱你的人一辈子哭个没完。”

“你放心去吧，莱奥乃拉小妹，我不会那么干的。”卡米拉回答说，“虽说你觉得我为了挽回自己的名誉有些冒冒失失、

① 珀涅罗珀，希腊传说中奥德修斯的妻子，丈夫远征特洛伊期间，拒绝了无数求婚者的纠缠。

不管不顾，可我还不至于像那个卢克雷蒂亚①。人们都说她清白无辜的，干吗自杀；倒是该把那个坑害了她的家伙先宰了。我反正是要死的，可是我先得报仇，结果了那小子；我又没理睬他，是他心起邪念害得我如今哭哭啼啼。”

虽经再三恳求，莱奥乃拉就是不肯出去找罗塔里奥，不过最后还是去了。卡米拉一边等她回来，一边自言自语地说：

“上帝呀，我干吗不早点把罗塔里奥顶回去，其实我好多次就是这么干的。结果我迟迟不把话给他说明，弄得他还以为我是个不规矩的坏女人。早点顶回去当然有好处，只是便宜了那小子；他可以洗手不干，跟从前一样大摇大摆，好像从没生过坏心似的。可我这口气怎么出？我丈夫的名誉怎么说得清？这个没良心的家伙居然如此色胆包天，就叫他以命相抵吧！万一传出去点风声，别人也会知道卡米拉不光对她丈夫从一而终，而且还狠狠教训了想着糟蹋他名誉的坏蛋。不过我好像应该把这些想法都告诉安塞勒莫。算了，反正我在那封寄到村里的信上都写了，告诉他要出一些乱子。奇怪，他怎么不赶回来想办法呢？八成是他心太好、太轻信，想不出也料不到有多年老交情的朋友居然打歪主意糟蹋他的名誉。连我也是，过了好久都没往那上想。要不是他那些送不够的礼、许不完的愿、流不尽的泪让我明白过来，我一辈子也想不到那上去。得了，都这会儿了，说这么多废话干什么？反正我已经横下一条心了，难道还等着听谁的劝告不成？用不着！扯后腿的念头统统滚开，我非报仇不可！让那个骗子手进门，过来，靠近，倒下，完蛋！往后的事再说！我既然干干净净地归属了上天替我选定

① 卢克雷蒂亚，传说中的古罗马烈女，因被人奸污，要求父亲和丈夫为其复仇，随即自戕。

的夫君，也得干干净净地离开他。不过看来浸润我身体的不光是我自己贞洁的热血，还有世间伪善友人之最的肮脏血水。”

她一面说着，一面挥动出鞘的短剑在屋里走来走去，步履沉重，东倒西歪，手舞足蹈；一副发疯的模样，哪里像个柔弱的女子，简直是个狂怒的暴徒。安塞勒莫躲在小屋的壁毯后面把一切都看得一清二楚，惊奇得目瞪口呆。他觉得就凭眼下的所见所闻，再大的疑团也该消除了，用不着等罗塔里奥出面提供更多的证据，免得措手不及真的出了祸事。他正想出场露面，拥抱妻子说明真相，却突然停住脚步，因为他看见莱奥乃拉牵着罗塔里奥的手走进来。卡米拉一见他，马上用短剑在自己脚前的地上划了一条线，说道：

“罗塔里奥，仔细听我说：你休想越过地上的这条线。只要我见你抬脚，不等你踩上，我就会用手里这把短剑刺穿自己的胸口。你先别说话，听我接着讲下去。待会儿你爱说什么就说什么。第一，罗塔里奥，我要你告诉我，你是不是认识我丈夫安塞勒莫，你觉得他这人怎么样？第二，我想知道你究竟认不认识我。现在你回答吧。不是什么难题，不用着慌，也不用想来想去。”

罗塔里奥一点也不笨，从一开始卡米拉吩咐他设法让安塞勒莫藏起来，他就猜出她想干什么，所以这会儿很能及时而巧妙地配合她的意图，两人假戏真做，还颇像那么回事。他回答卡米拉说：

“我说美人卡米拉，我今天来这里是另有打算的，没想到你把我叫来问这些问题。你这样做如果是为了拖延答应下的好事，就尽管玩你的花招吧。不过你想必知道，朝思暮想的好事眼看快成的时候，心里最是焦躁着忙。不过我还是先回答你提出的问题吧，省得你埋怨。我可以告诉你，我认识你丈夫安塞

勒莫，我们俩从小小的年岁就互相了解。我们俩之间的交情你也知道，我就不多说了，那岂不是更加衬托出我和你相好有违交友之道？不过为了爱情，犯再大的过失也值得。你呢，我也很了解，跟他一样敬重你。你要是没有这么多的好处，我哪里至于如此妄为，不顾自己的身份，不顾对朋友的神圣职责！现在这一切都叫我践踏毁坏了，就因为无敌的爱情俘获了我。”

“你这个世上一切值得钟爱之物的死敌啊！”卡米拉说，“你既然承认这一点，怎么还有脸站到我面前？要知道，我是他心灵的镜子，他又是你心灵的镜子；你真应该在他面前好好审视一下自己，你是如何轻率地伤害了他。不过我想起来了，唉，我真倒霉！我现在明白是什么叫你那么不知自尊自爱的：可能我难免有些随便，还不能称为轻佻，因为不是有心而是无意的；女人在跟无须提防的熟人打交道的时候往往容易不知不觉地这样做。除了这个还能有别的吗？你这个没良心的倒说说看：我什么时候明里暗里答应过你的要求，叫你觉得自己的下作打算有了指望？哪一回不是你那些甜言蜜语还没出口，就让我冷冰冰、恶狠狠地斥责给噎了回去？你的那些海誓山盟我什么时候信过，你的那些金银珠宝我什么时候碰过？不过我回头又想了想，要是心里一丁点指望都没有，单相思也拖不了这么长时间；你这么死乞白赖地没完，大概也有我的不是：这么长时间了，八成是我的无意造成了你的有心。所以，明明是你的过错，我宁愿自己受罚。可是你瞧着吧，我对自己这么狠心，也不能轻饶了你。我的丈夫一向很有名望，如今他的名望受到玷污，而且是你处心积虑一手造成的；也跟我的疏忽大意有关：我本该避免跟你接触，省得唤起和助长你的邪念。事已如此，我当然要为他攘灾；所以叫你来看看我献出什么样的祭品。再说一遍，我总担心是自己有时太随便才引得你胡思乱想

起来。一想到这，我就坐立不安，更觉得应该亲手处治自己，因为找人代劳，岂不要把事情弄得沸沸扬扬？不过既然是别人把我推上了绝路，我在处治自己之前，先要报仇，吐尽心头的怨气，随身带走罪人去接受公正无私的天道之罚。”

话音未落，她便举起出鞘的短剑，以出人意料的敏捷和凶猛扑向罗塔里奥，眼看就要刺穿他的胸膛。罗塔里奥不免一怔，弄不清那股架势是真是假，只好用力巧妙抵挡卡米拉的刺杀。卡米拉把这场骗人的把戏演得惟妙惟肖，而且为了更加煞有介事，她甚至不惜舍出点自己的鲜血来增色。这时，她见自己没有刺中罗塔里奥，其实是假装没法刺中，便说：

“天意不遂！我虽然满腔义愤，终不能如愿以偿。不过我还有几分余地，想必它无力阻挠。”

她奋力挣扎，握短剑的手腕摆脱了罗塔里奥的掌心。她趁势把剑锋指向自己左腋下靠近肩膀的部位，特别留意不扎得太深，然后一头倒在地上，好像昏死过去了。莱奥乃拉和罗塔里奥目瞪口呆地注视着眼前的一幕，一时还辨不清真假。直到看见卡拉米浑身溅满自己的鲜血倒在地上，罗塔里奥才连忙惊慌失措、气喘吁吁地扑上去夺下短剑。他见伤口不大，这才放了心，又一次暗暗赞叹美人卡米拉的沉着、机巧和多谋。他知道现在轮到他出场了。好像卡米拉真的已经亡故，他守着遗体长时间地悲泣，不断地责怪自己，同时也诅咒酿成这场悲剧的祸首。他知道自己的朋友安塞勒莫就在跟前，有意说给他听，好叫他觉得，连死了的卡米拉也不如他罗塔里奥可怜。

莱奥乃拉把卡米拉抱起来放到床上，求罗塔里奥赶紧悄悄找人来抢救。还请他帮忙出主意，万一安塞勒莫在卡米拉痊愈之前回家，她该怎么交代女主人受伤的事。罗塔里奥回答说，随她们俩怎么说都行，他这会儿哪有心思出什么有用的主意，

只是吩咐莱奥乃拉快点想法止血，他自己反正是打算躲到谁也找不到他的地方去。说着，摆出一副痛苦欲绝的样子走出屋门。直到见四周无人了，才连连画起十字，庆幸卡米拉的好计策和莱奥乃拉的密切配合，心想这一下子安塞勒莫肯定确信自己的妻子简直不啻珀尔霞① 第二。他真想两人在一起好好庆贺一下这场真假难辨的绝妙演出。

莱奥乃拉按照吩咐很快给太太止住了血。其实也没流出多少，刚够假戏真做罢了。然后又用酒洗了洗伤口，尽量给包扎好了。她一边忙活一边嘟囔；即使她在这之前什么也没说，这会儿的自言自语也足够叫安塞勒莫坚信卡米拉是个头号贞洁女人。莱奥乃拉嘟嘟囔囔的时候，卡米拉也没闲着，一直骂自己是胆小鬼，没有勇气，错过了难得的良机，让那个她恨之入骨的家伙逃脱了性命。她还问使女，要不要把这件事告诉自己亲爱的丈夫。那丫头说不必了，那岂不是逼他去找罗塔里奥算账，弄不好反而吃亏；还说什么贤惠的女人不该挑拨自己的丈夫去打架，而是尽量设法息事宁人。卡米拉夸她的主意不错，自己打算照办。不过不管怎么说受伤的事瞒不过安塞勒莫的眼睛，总得找个说法搪塞一下。莱奥乃拉回答说，就算是闹着玩，她也说不出谎来。

“我的好妹妹呀！”卡米拉对她说，“我还不是吗，就是要了我的命，我也编不出谎也说不圆谎！要是咱们实在没辙，还不如干脆实话告诉他，免得说谎被他看穿。”

“别着急，太太。”莱奥乃拉说，“到明天还有时间，让我想想怎么对他说。再说你的伤口也不显眼，完全可以捂严了不

① 珀尔霞，古罗马政治家布鲁图的妻子，使用苦肉计从丈夫口中得知其刺杀恺撒的计划。

让他看见。咱们一片好心好意，老天总会帮忙的吧！别担心，我的太太，别老这么失魂落魄的，叫老爷看出你心里有事。剩下的事交给我；还有上帝呢，他老人家总是帮好人的忙。”

安塞勒莫一直全神贯注地聆听和观看着这场几乎断送他名誉的悲剧。剧中人的表演精彩绝伦，连他们自己都觉得弄假成真了。这时他只盼望天快点黑下来，他好溜出家门去找好朋友罗塔里奥，两人好好庆贺一番，因为他通过对妻子忠贞的考验，终于发现了一枝奇葩。两个女人特意为他提供了出门的机会和方便，他瞅准空子连忙离家去找罗塔里奥。见面之后，甭提他有多么高兴了。他紧紧拥抱自己的朋友，向他诉说满意的心情，还赞不绝口夸奖卡米拉。听着这些，罗塔里奥可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心里只想着是自己不仁不义，欺骗了朋友，害得他甘愿上当。安塞勒莫也看出罗塔里奥无精打采，还以为他在责怪自己导致卡米拉受伤；于是百般劝解，叫他别为卡米拉担心，看来伤势不重，主仆二人正商量怎么瞒他呢。所以完全用不着难过，从此只管跟他一起分享生活的乐趣。还说多亏他帮忙施计，他安塞勒莫终于攀上了难以企及的幸福顶峰。又说他可以继续写诗赞美卡米拉，让她的美名流芳千古，难道还有比这个更好的消遣？罗塔里奥很称赞他的想法，说自己一定尽力而为把这块丰碑树立起来。

就这样，安塞勒莫成了世上少有的欣然上当受骗的丈夫。他亲手把断送自己名誉的工具搬进家门，还以为是可以用来摘取荣耀光环的阶梯。在家里，卡米拉一直愁眉苦脸地对待他，可心里却十分快意。

骗局维持了一段时间。几个月以后，命运之神的车轮突然转弯，如此精心掩饰的丑事终于张扬开来。安塞勒莫死乞白赖地想知道究竟，结果是连自己的性命也搭上了。

第三十五章

堂吉诃德勇猛大战红葡萄酒皮囊和《死乞白赖想知道究竟的人》故事结尾

故事还有一点就读完了，桑丘·潘沙突然从堂吉诃德睡觉的阁楼慌里慌张跑出来，大声喊道：

“诸位先生，快去帮我老爷的忙！他这一仗打得难解难分，我还是头一次看见。我的上帝！欺负猕蛇猕蚣娜公主殿下的巨人挨了他狠狠的一剑，脑袋就像萝卜似的齐根儿掉下来了！”

“你说什么，老兄弟？”神甫丢下没读完的故事问道，“你别不是糊涂了吧？你满嘴里说些什么胡话啊？巨人离这儿有两千多莱瓜呢！”

这时候听见里面一阵响动，接着就是堂吉诃德的喊声：

“站住！你这个强盗、恶棍、坏蛋！这下我可逮住你了，看你的弯刀还有什么用处！”

然后是一阵用刀砍墙的声音。桑丘马上说：

“诸位不能光站在这儿听啊！快进去把他们撕掳开；帮我主人一把。不过看样子兴许不必了，巨人八成已经死了，正在上帝那儿交代他一辈子干的坏事哩。我看见满地淌的都是血，砍下的脑袋滚到一边去，足足有葡萄酒皮囊那么大个儿。”

“真要命！”店主这时候说了话，“准是这位堂吉诃德还是堂妖魔鬼怪戳破了葡萄酒皮囊！他床头上就放着灌得满满的几

袋。这儿这位老兄把流出来的红葡萄酒当成血水了。”

说着就走进屋里，大家也紧随而去，见堂吉诃德一身世上少有的古怪打扮：只是上身穿着一件尺寸不足的衬衫，前面勉强遮住大腿，后襟还短了六指；两腿又细又长，毛乎乎的一点也不干净；头上顶着店主的粉红小睡帽，油脂麻花的；左胳膊上裹着床上的毛毯，桑丘一见就心里腻味，只有他自己明白是怎么回事；右手握着出鞘的佩剑，正在四处乱砍，嘴里骂骂咧咧，真像跟什么巨人博斗似的。有意思的是他两眼紧闭，因为他其实是在睡梦里跟巨人作战。他梦里这一仗打得真够激烈，眼看就要收场了；他觉得自己确实到了猕屹猕蚣王国，正在跟敌手交战。他把皮囊当成巨人戳来戳去，弄得满屋子地上淌的都是红葡萄酒。店主一见大为光火，扑到堂吉诃德身上，攥起拳头就是一顿捶打。要不是卡尔德尼奥和神甫连忙拽开，这场巨人之战就由他来收场了。尽管这样，那位可怜的骑士还是没有醒过来。最后理发师只得从井里打来一桶凉水，满头满脸地泼上去，才算把堂吉诃德激醒了。不过他仍然迷迷瞪瞪，始终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多洛苔亚见他几乎赤身裸体，就没进去看她的救援者和死对头怎么打仗。桑丘在一边忙着满地寻找巨人的脑袋，可是怎么也找不到，就说：

“我就知道这所房子中了魔法。上一次，就在我现在站着的地方，有人巴掌木棍齐上，狠狠打了我一顿。我怎么也没弄明白是谁，始终没看清楚一个人。这会儿呢，又找不见那个脑袋了。我刚才明明亲眼看到它被砍下来了，那一股股血啊，就像从泉眼里喷出来的一样！”

“你说什么血呀泉眼的？你这个不敬上帝和圣徒的奸贼！”店主对他说，“贼坯，你难道没看见，哪里有什么血呀泉眼的？

是这些戳破了的皮囊，红葡萄酒把整个屋子都淹了。那个戳破皮囊的家伙真该淹死在地狱里！”

“我不管这个，”桑丘回答说，“我只知道这回我又要倒霉了。要是找不到那个脑袋，我的伯爵封地可就像盐掉进水里一样全化没了。”

醒着的桑丘比睡梦里的主人还糟糕。主人许下的愿就把他弄得如此神魂颠倒。店主见主子一个劲儿惹祸，侍从又这么胡搅蛮缠，真是气得没辙，发誓说这回可不能像上次那样，不收钱就放他们走。什么骑士特权不特权的，他再也不理那一套了，欠的账得一笔笔还清，还要算上破酒囊的补丁费。堂吉诃德的双手被神甫紧紧抓住，还以为搏斗已经结束，自己正站在猕蛇猕蚣娜公主面前，便跪倒在神甫面前说道：

“伟大、高贵、杰出的公主大人，您从此可以平安度日，不再担心那个下贱坯来捣乱了。我也从此解除了对您的许诺；承蒙至尊上帝的庇佑和赋予我生命和灵气之人的热忱襄助，我已经圆满履约。”

“瞧我怎么说来着？”桑丘一听就嚷嚷起来，“我根本没有喝醉嘛！你们看看我主人是不是宰了巨人又把他腌上了？好戏就要开场，我的伯爵封地十拿九稳！”

见主仆二人满嘴胡言，谁能不笑呢？所有的人都在开怀大笑，只有店主直骂见鬼。理发师、卡尔德尼奥和神甫忙活了半天，费了不少劲儿才把堂吉诃德抬到床上。看来他确实累得够呛，倒头就睡着了。他们见他睡了，就出来回到客店门廊里劝解桑丘·潘沙，叫他别为找不到巨人脑袋难过。不过更让他们费劲的是平息店主的怒火。他的不少酒囊突然遭难，所以一直在大发雷霆。老板娘也在那儿大喊大叫个没完：

“这是什么遭殃的时辰、倒霉的钟点呀！怎么偏偏这个游

侠骑士闯进了我家！但愿我这辈子再也见不着他！他让我破费得好苦啊！上回他和他的侍从，还有一匹瘦马一头驴子，在这儿又吃又睡、又是草料又是大麦，到末了一个子儿没给就跑了。说是什么四处闯荡的骑士，上帝叫他和所有满世界瞎逛的家伙去四处撞丧吧！说是不能问他要钱，因为游侠骑士的要钱章程上是这么写着的。前些日子为了找他，又来了这位先生，拿走了我的牛尾巴，还回来的时候，毛少了一半，光秃秃的，又亏去我两文钱，我男人也没法拿它派用场了。这还不够，到头来又戳破了我的酒囊，洒光了我的葡萄酒。我真恨不得洒出来的全是他的血！想得倒美！我凭我爹的老骨头和我妈的在天之灵起誓，要是不一个子儿不少地算清这笔账，我就改姓更名，不再是我爹妈的女儿了！”

老板娘气鼓鼓地数落个没完，那个贴心的丫头玛丽托尔内斯还在一边帮腔。只有她女儿一声不吭，时不时地笑一笑。最后神甫总算消了他们的气，答应尽量赔偿他们的损失，比方皮囊呀、葡萄酒呀，特别是那根缺皮少毛的宝贝牛尾巴。多洛苔亚也再三安慰桑丘·潘沙，说只要好歹能证实他主人确实砍了巨人的头，她自己一坐稳了王位，马上就把他们国内最好的伯爵封地划给他。桑丘这才放下心来。他告诉公主，他确确实实看见了那巨人的脑袋，他还能加上一个线索：那家伙的胡子长长的，一直搭到腰上。之所以找不到，是因为这所房子里发生的一切都是魔法在作怪。他上次在这儿投宿的时候，就亲自尝到了滋味。多洛苔亚说这些她都相信，他桑丘不用难过，一切都会称他的心，不过是举手之劳罢了。

大家都心平气和了，神甫就想把故事念完，反正剩下不多了。卡尔德尼奥、多洛苔亚和其他人都求他念下去，他呢，一来很愿为大伙儿效劳，二来自己读得也很有兴味，便立刻接着

读起那故事：

安塞勒莫对卡米拉的贤良贞洁十分满意，从此过起了舒心又宽心的日子。卡米拉成心不给罗塔里奥好脸子瞧，在安塞勒莫面前掩饰她的真实感情。为了装得更像样子，罗塔里奥干脆提出不愿再登门了，因为看来卡米拉实在见不得他。可是蒙在鼓里的安塞勒莫说什么也不答应。就这样，实际上是安塞勒莫本人千方百计，心甘情愿地编织着自身的耻辱。这期间，莱奥乃拉也非常如意，认为自己与人偷情的事反正得到认可，只管放心大胆地寻欢作乐。她看到女主人不仅在设法替她遮盖，而且还告诉她怎么做更稳妥。

一天夜里，安塞勒莫听到莱奥乃拉屋里有脚步声，就想进去看看是谁在那儿走动，可是他觉得门被顶住了，于是越发下决心要推开。他用了很大力气终于推开门，走进屋里正好看到一个男子在跳窗户出去，便连忙打算上去抓住他看看是谁，可是不行，因为莱奥乃拉紧紧抱住他说：

“老爷，别着急也别发火！这是我的私事：那人是我丈夫。”

安塞勒莫正在火头上，哪里听她的，抽出短剑就要刺莱奥乃拉，叫她快说实话，否则就杀了她。那女子吓坏了，一时没了主意，就说：

“老爷千万别杀我！我还会告诉你更要紧的事情哩，只怕你连想也想不到。”

“快说！”安塞勒莫喝道，“不然就要了你的命！”

“这会儿不行，”莱奥乃拉说，“我心慌意乱的。等明天早上吧，你听了我说的事，准会大吃一惊。不过请你放心，刚才跳窗出去的是本城的一个小伙子，他已经答应娶我了。”

听了这话，安塞勒莫多少平静了一些，觉得等到明天也可

以，只要跟卡米拉无关就行；他对贤惠的妻子实在太满意太放心了。于是便离开房间，把莱奥乃拉锁在里面，告诉她不说出实情不准离开。接着他去找卡米拉，一五一十讲了使女那儿发生了什么，还有她如何答应要交代更重大的事情。

卡米拉惊慌的心情自然不必细说。她怕得要死，知道莱奥乃拉理所当然会把她的不忠行为和盘托出，全都告诉安塞勒莫。她甚至没有勇气等着验证自己的猜测是否正确，当天夜里，见安塞勒莫已经入睡，匆忙拾掇好自己最珍贵的首饰和一些钱，趁着家里无人知晓的工夫出门去找罗塔里奥，告诉他出了事，求他把自己藏起来，或者两人一块逃到安塞勒莫找不到的地方去。罗塔里奥听了卡米拉的话顿时惊慌失措，不知说什么才好，更拿不出像样的主意。最后决定送卡米拉去一座修道院，他姐姐在那儿当院长。卡米拉同意了。情况紧急，罗塔里奥当即带她去了，把她安顿在修道院里。他本人也不辞而别，离城出走。

第二天清晨，安塞勒莫根本没注意卡米拉不在身边，一心只想知道莱奥乃拉会告诉他些什么。他一起床就去锁着的房间找她，开门进去以后却看不见莱奥乃拉，只见几条拴起来的床单系在窗框上，清楚表明人是顺那儿逃走的。他满心不痛快，想对卡米拉诉说，可是见她不在床上，屋子里也没人影，不免十分吃惊。他问了家里的佣人，谁也说不出个究竟。他到处寻找卡米拉，偶然发现所有的首饰匣子都开着，里面什么也没有，这才明白自己遇到了灾祸，而且祸根不在莱奥乃拉身上。他垂头丧气、满腹心事，连衣服也来不及穿好，就去找朋友罗塔里奥诉说自己的不幸。结果见他不在家，仆人们说头天晚上就出门了，随着带走了所有的钱财。安塞勒莫差一点疯了，可是这还没到头。他回到家里，男女仆人全无踪影，整所房子空

空荡荡。他真不知道该想什么、说什么、做什么，就这样他的神志慢慢昏迷起来。转眼工夫他发现自己形影相吊，没了妻子、没了朋友、没了仆人，觉得连头上的苍天也抛弃了他。尤其糟糕的是他完全身败名裂了，卡米拉的消失就是他自身的毁灭。他考虑了很长时间，最后只能决定去找那位乡下的朋友，当初正是在他那儿精心策划了如今的凄惨结局。他锁紧屋门，跨上马，拖着颓唐的年轻躯体启程了。走到半路，他只觉得万箭攒心，不得不跳下鞍子，把马拴在一棵树上，一头倒在树下伤心地声声哀泣，一直到天色渐渐黑下来。这时他见一个人骑马从城里走来。他向来人致意过后，便问他佛罗伦萨城里有什么新闻。那人回答道：

“好久以来城里没听说过这种大怪事了，大家都在纷纷议论，说是罗塔里奥，就是住在圣胡安附近的阔少安塞勒莫的好朋友，昨天夜里带走了安塞勒莫的女人卡米拉，那男的从此也再没露面。这些都是卡米拉的使女说出来的。她昨晚抓住床单从安塞勒莫家窗口溜出来的时候被总督发现了。不过我也说不清事情的详细经过，我只知道全城的人都感到十分意外，没想到竟出了这种乱子，那两人交往甚密、亲如兄弟，人们都叫他们‘那俩朋友’。”

“那么请问，”安塞勒莫说，“或许有人知道罗塔里奥和卡米拉去哪儿了？”

“一无所知，”那人答道，“总督正在想方设法找他们呢。”

“再见吧，先生。”安塞勒莫说。

“上帝保佑您。”那人说完就走了。

听了这不幸的消息，安塞勒莫精神恍惚，几乎丧命。他费力站立起来，终于走到朋友家。那朋友还不知道他的不幸遭遇，见他面容憔悴、气息奄奄，还以为是什么大病把他折磨成

这样。安塞勒莫要求赶紧扶他上床躺下，再为他预备下书写用具。他朋友按他的要求办了，让他独自躺在床上，最后他还叫把房门闭紧。只剩下孤零零一人的时候，他的全部凄惨经历便重重地压上心头，他很清楚自己已经命在旦夕。他决定留下遗言，说明突然身亡的原因，便动手写了起来，可是没等把心里要说的话全部写下，就陡然断了气，悲痛而死。这就是他死乞白赖想知道究竟所导致的结局。

那家主人见天色已晚，始终听不到安塞勒莫的声息，决定进屋去看看他是否病情加重。结果发现他下半身坐在床上，上半身趴在书桌上，前面摊着一张写着字的纸，手里还握着笔。那家主人走到跟前叫了几声，不见答应；又拽了拽他的手，觉得冰凉，这才知道人已经死了。他大吃一惊，十分难过，立即叫家里人来见证安塞勒莫的不幸亡故。他看了一下纸条，认出是安塞勒莫亲笔写的，上面说：

“断送我性命的是自己愚蠢而可恶的念头。如果卡米拉知道了我的死讯，请转告我原谅她。她没有义务创造奇迹，我也没有必要逼她这样做。我亲手酿成了自身的耻辱，又何苦……”

到此为止，安塞勒莫没有写下去。就是说，彼时彼刻，要说的话尚未结束，可是他的性命已经结束了。

第二天那位朋友向安塞勒莫的亲属通告了他的死讯。他们都已经知道了所发生的不幸，以及修道院里的卡米拉也如何险些伴随丈夫踏上这条人生难免的旅途。不过那倒不是因为丈夫死去的消息所致，而是因为她听说情人失踪了。传闻说，她成了寡妇以后，既不愿离开修道院，又不愿当修女。几天以后，她得到消息，说罗塔里奥在一次战斗中阵亡了。原来这位后悔

莫及的朋友跑到那不勒斯，参加了正在那儿进行的罗特莱[①]先生和大将领费尔南德斯·德·科尔多瓦[②]之间的战争。卡米拉听说之后，立即发愿当了修女。没过多久，也被哀伤和痛苦无情折磨死了。那个荒唐的开端注定了他们几个人只能有这样的下场。

“我觉得这故事写得倒不错，”神甫说，“不过我很难相信会真有这种事情。无非是作者编的，只是编得很糟。不可能想像会有这么愚蠢的丈夫，跟安塞勒莫一样进行代价如此昂贵的试验。类似的情况，在偷情的男女之间或许可以发生，可是在夫妻之间就有些不合情理。说到叙事方式，我觉得还过得去。”

① 罗特莱，法国元帅。

② 详见本书第 592 页注释①。

第三十六章

客店里发生的其他稀奇事

这时候，一直站在客店门口的老板说：

“好漂亮的一路人马朝这边走过来了。他们要能在这儿住店，咱们可就火爆了！”

“是些什么人？”卡尔德尼奥问。

“有四个骑马的男人，”店主回答，“配的是短镫鞍，拿着长矛和盾牌，戴着黑面罩。跟他们一起来的还有一个穿一身白的女人，骑在配鞍椅的马上，也戴着面罩。另外还有两个步行的脚夫。”

“离得很近吗？”神甫说。

“太近了，”店主说，“他们已经到了。”

多洛苔亚一听，连忙把脸遮上。卡尔德尼奥也赶紧钻进堂吉诃德的房间。就在他们慌乱的当儿，店主说的那伙人马已经走进客店。四个骑马的男子率先下了地，个个身材挺拔，举止优雅，一起走过去帮骑在鞍椅上的女子下马。其中一个伸开双臂把她抱了下来，放在卡尔德尼奥刚走进的房间门前的一张椅子上。这期间，那女子和四个男人都没有摘下面罩，而且始终没说一句话。只是那女人在椅子上就坐之后，深深叹了一口气，接着垂下双臂，一副病恹恹的样子。两个脚夫把马匹牵进了马圈。神甫见这情景，很想知道如此装束、不言不语的是些

什么人，就去找脚夫，向其中一个提出了问题。那人答道：

“天知道，老爷，我也说不上他们是什么人。只是看样子都挺有身份，特别是把小姐抱下马的那位，您都看见了。我这么说，是因为另外几位对他恭恭敬敬，不管什么事都听他的吩咐。”

“那位小姐是谁?”神甫又问。

“这我也说不上，”脚夫回答，“一路上我就没看见过她的脸，倒是老听见她唉声叹气，每次哼唧的时候，就像要断气了一样。我们就知道这些。这也没什么奇怪的，我和我这位伙计两天前才跟了他们。他们半道儿上碰见我们，就又劝又求，叫我们陪他们去安达卢西亚，答应给我们不少工钱。”

“你们也没听到他们之中哪个人的名字?”神甫问。

“还真没有。”脚夫回答，“怪得很，一路上他们一声不吭，就光听见他们里头那位可怜的小姐哼哼唧唧地叹气，真让人心里难受。我们揣摩着她八成是叫人家逼着去什么地方。看那身打扮，挺像个修女，再不就是要去当修女。对，准是这么回事。大概是她自己心里不愿意干这一行，所以老是那么伤心。”

“都有可能。”神甫说。

然后他离开那儿，回到多洛苔亚身边。多洛苔亚听到那蒙面女子老是叹气，不由得生了同情心，便走过去对她说：

“小姐，您哪儿不舒服？说不定是女人常有的毛病，女人自然也知道怎么对付。我本人很乐意为您效劳。”

可那位伤心的姑娘始终不言语。多洛苔亚再三表示可以帮忙，她就是一直默不作声。这时候那位蒙面绅士（就是脚夫说别人都顺从的那位）走过来，对多洛苔亚说：

“小姐，您不必费神了，用不着这么好心对待这个女子。不管别人怎么帮忙，她从来不知道领情。您最好也别想听她说

什么，从她那张嘴里出来的都是谎话。”

“我从来没说过谎。”一直闭口无言的女子这时突然说话了，“正因为我始终说真话，一点谎话的边也不沾，才落得如今的悲惨下场。我说的这些，我想你都亲身经历了。正是我的一片真诚才更加衬托出你的伪善和虚假。”

这几句话卡尔德尼奥听得一清二楚。他实际上离说话人很近，中间只隔着堂吉诃德房间的那扇门。他听完以后，立即大声喊起来：

“上帝啊！我听到了什么？这传进我耳朵的是谁的声音?”

听到喊声，那姑娘吓了一跳，连忙回过头去，可是没看到是谁在喊叫，于是便站起来朝屋里走去。那位绅士见她这样，立即上前一把抓住，不许她迈步。在惊慌忙乱之中，姑娘遮脸的纱巾掉了，露出的那张美丽的面孔真是天神一般无与伦比，尽管显得苍白惊恐。骨碌碌转动的眼珠四处张望搜寻，那种焦躁急切的神情很有几分疯癫的样子，谁也猜不透她为什么是这样。多洛苔亚和在场的人都很可怜她。绅士只顾从背后紧紧抓住姑娘，面罩脱落了，也没法扶一扶，最后整个掉了下来。正搂着那姑娘的多洛苔亚抬头一看，原来在背后紧紧抓住不放的人是自己的丈夫堂费尔南多。刚一认出，她就从心底发出一声长长的惨叫，当即仰面倒下，晕厥过去。要不是身边的理发师一把扶住她的胳膊，她就一头倒在地上了。神甫也赶过来摘去她的面罩，往脸上泼水。多洛苔亚的面孔一露出，正抓着另一个女人的堂费尔南多就认得了，顿时僵若死尸，可是并没有因此松开紧搂着的女子。那是露丝辛达，正拼命在他怀里挣扎。她听到声音，就认出了卡尔德尼奥。对方也认出了她。卡尔德尼奥听见多洛苔亚晕倒时的惨叫，还以为是他的露丝辛达，马上慌慌张张跑出房间。他第一眼看到的是搂着露丝辛达的堂费

尔南多。堂费尔南多也认出了卡尔德尼奥。露丝辛达、卡尔德尼奥和多洛苔亚三人都惊呆了，简直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大家都不说话，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多洛苔亚望着堂费尔南多，堂费尔南多望着卡尔德尼奥，卡尔德尼奥望着露丝辛达，露丝辛达望着卡尔德尼奥。末了，首先打破寂静的是露丝辛达。她这样对堂费尔南多说：

“放开我吧，堂费尔南多先生，即使你不顾别的体面，至少也该想想自己原来的身份。我本是墙上的常春藤，还让我回到墙上去吧。我只能攀附在那里，你怎么也不能把我扯下，纠缠也好，威胁也好，哄骗也好，利诱也好。你难道还看不出，沿着奇妙而隐蔽的通道，苍天终于把我真正的丈夫送到我的面前？难道惨痛的教训还不足以使你明白？只有死后他才能在我的记忆中消失。如今我清清楚楚表白了自己的心迹，你已经别无选择，只能把情欲化作怒火，把一厢情愿变为满腔怨恨，就此结束我的生命吧！我在亲爱的丈夫面前死去，也算死得其所；或许还能以此证明我对他的忠贞一直保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在这当儿，多洛苔亚苏醒过来了，正静静听着露丝辛达讲话，所以终于明白了她是谁。她见堂费尔南多仍然紧紧抓住露丝辛达不放，就使劲挣扎着站立起来，向前跪在他的脚下，美丽的双眼里涌出一串串伤心的泪水，开始说道：

“我的夫君，若非被你禁锢在怀里的这颗太阳的光芒耀花了你的眼睛，你定会看到跪在你脚下的正是不幸的多洛苔亚，等着你来裁决她的祸福。我就是那个卑微的农家女。你不知是出自仁慈的善心，还是一时兴致所至，总之曾想将我高高提携，据为己有。我本来一直蜷缩在贞洁的护栏之内，愉快度日，不料你千呼万唤、百般纠缠，用你貌似正当的爱恋之情打

开我的羞涩之门，使我交出守卫全部身心的钥匙，而你却丝毫不珍惜这一馈赠。这一切必然把我推向如今你所见到的境遇，也必然给你造成目前我所看到的局面。不过，尽管如此，你也不要自以为是地想像，怀疑我是踏着失节的步履来到这里的，不！我是踏着被你遗弃后的悲愤沉痛的步履走来的。你曾经坚持要我归你所有，而且你确实做到了；所以你也就成了我的人，即使现在反悔，也改变不了既成事实。

“我的夫君，想想吧，不必丢下我去追求别人的美貌和门第，我对你的一片忠贞可以抵偿一切。你不能做美人露丝辛达的丈夫，因为你是我的丈夫；她也不能做你的妻子，因为她是卡尔德尼奥的妻子。你如果仔细想想，更方便的倒是回心转意去爱那个崇仰你的人，而不是一心一意设法让一个讨厌你的人爱你。你看准我不谙世故，趁机纠缠；知道我坚贞自爱，接连央求；清楚我出身卑微，佯装不晓。你总该记得我最后是怎么委身于你的。总之，你拿不出任何理由和借口说自己上当受骗了。事情到了这种地步，你一个笃信基督的绅士，为什么起初那么急不可耐，而最后却一再拖延，迟迟不给我以幸福呢？虽然我确实已经是你的正式妻子了，可是你要是不愿以这种身份容纳我，那么至少收下我做你的女奴吧！我只要能听命于你，就觉得十分幸运和满足了。

“你不能撇下我不管，任凭人们三五成群地议论我的丑事。你不能让我父母的晚年这么凄惨，他们一直是规规矩矩的下属，一生为你的父母忠心效劳，不该受到这样的待遇。也许你认为与我的血统相混，有辱你的家世；其实，不妨想想，世上的贵族都是沿着这条路走过来的，很少例外，简直没有！从女方承袭下来的血统在高贵的族谱中根本是不予以考虑的。再说，一个人高贵与否的真谛在于他的品德。你如果言而无信，

不履行对我的承诺，岂不有损人品？那我在人品上就要大大高出你一筹。总之，我的夫君，我最后还要告诉你，你乐意也罢，不乐意也罢，我反正是你的妻子了。有你的诺言为证。你既然自诩高贵，嫌我低贱，那就更没有理由撒谎。可以作证的还有你的亲笔签名，以及你对我海誓山盟之时指为证人的苍天。如果这一切你都不理睬，你的良心自会不断发出呼唤的，它将时时打断你的欢娱，提醒你我说过的这番肺腑之言，让你在最为洋洋自得的时刻不得安生。”

不幸的多洛苔亚接着又说了许多别的话，泪流满面，感人至深，连堂费尔南多的同伴们和所有在场的人都在陪着她落泪。堂费尔南多默默地听着，始终一言不发。多洛苔亚讲完了，开始伤心地哀叹和啜泣。见她如此痛苦凄惶的样子，除非是铁石心肠，谁都会受到触动。露丝辛达一直注视着她，不仅同情她的辛酸经历，而且深深为她的美貌和聪慧所感动，很想走到她身边说几句安慰的话，可是被堂费尔南多的双臂紧紧搂住不放。那人完全惊呆了，不知所措，只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多洛苔亚，过了好一会儿才张开手臂，放走了露丝辛达。他说：

“你赢了，美丽的多洛苔亚，你赢了！你一口气说了那么多真话，没人胆敢否认。”

露丝辛达刚刚受了强烈刺激，所以堂费尔南多一松手，她就倒在地上。幸好卡尔德尼奥就在跟前——他为了不让堂费尔南多认出，始终站在他身后——这时候也管不得那些了，抛下一切顾虑，冲上去抓住露丝辛达搂在怀里，对她说：

“我忠实、坚贞、美丽的姑娘，如果慈悲的苍天有意安排给你片刻的安歇，就请放心投入这双拥抱你的臂膀吧！昔日它们也这样拥抱过你；当时我曾有幸把你称作我的妻子。”

露丝辛达听到这话已经认出卡尔德尼奥的声音，便把目光

转过去，果然亲眼看到他本人，顿时如痴似狂，也顾不得羞涩，当着众人一把搂住他的脖子，两张面颊紧紧贴在一起，说道：

“我的夫君，不管命运如何作梗，百般阻挠；不管我的生命受到多少威胁，只有仰仗你我才能存活，只有你才是眼前这个女奴的真正主人。”

此情此景出乎堂费尔南多和在场所有人的意料之外，大家都被这难以想像的突变惊呆了。多洛苔亚见堂费尔南多面无血色，似乎打算对卡尔德尼奥动武，因为看他一只手抓住了佩剑。她一猜出这个意图，连忙手疾眼快地抱住他的膝盖，紧紧抓住不让他动弹，一面亲吻，一面泪眼汪汪地说：

“我唯一的庇护人，在这突如其来的变故面前，你想干什么？你自己的妻子就在你的脚下，而你硬要强占的那个女子在她丈夫的怀里。仔细想想，你究竟该不该、能不能违拗天意安排？人家排除了种种障碍，始终如一，坚贞不渝，正在你眼前，用从自己眼中流出的爱情甘露滋润着她真正丈夫的面颊和胸膛，你却非要逼人家跟你一样改变初衷，你觉得这样合适吗？如果你还敬畏上帝，并且自珍自爱，就请听听我的哀告和乞求吧：不要由于事与愿违而大发雷霆，你应当尽量克制自己，心平气和地允许这对恋人遵照天意终成眷属、白头到老，这样方能显出你宽厚高贵胸怀的慷慨大度，世人将会说你明理克己、深知大义。”

多洛苔亚说这番话的时候，卡尔德尼奥一直抱着露丝辛达，不过两眼始终盯着堂费尔南多，准备只要见他稍有暴烈之举，就挺身自卫，舍出性命回击那些胆敢侵犯他的人。这时候，堂费尔南多的朋友们走上来；神甫、理发师，当然也少不了好样的桑丘·潘沙，也一直在场。大家把堂费尔南多团团围

住，求他至少可怜可怜哭成泪人的多洛苔亚，而且大伙儿都相信她说的是真话，既然如此，就别再让她这合情合理的心愿落空了。他应该认真考虑一下：他们几人意想不到地聚集在一起，看来绝非偶然巧合，而是上帝有意安排。神甫还特别指出，露丝辛达是至死也不会离开卡尔德尼奥的；即使两人在锋利的剑刃下面粉身碎骨，他们也会含笑赴死。神甫又说，凡遇无可奈何之事，最聪明的办法莫过于努力克制自己，表现出宽厚胸怀，心甘情愿地允许他们两人受用上天赋予的幸福。他真应该睁眼看看多洛苔亚是多么美丽，很少能有她这样的女孩子，超过她的就更是绝无仅有了；而且她不仅容貌超群，为人又谦恭，对他一往情深，尤其重要的是，他既然以笃信基督的君子自居，就必须履行诺言；而履行诺言也就是敬畏上帝，会得到一切有识之士的赞许。人所共知，美貌的女子即使出身卑微，但只要操守可嘉，完全有权昂首挺胸地与贵族匹配，而把她提高到自己同等地位的男士绝不会因此损伤自己身价的一丝一毫。只要不搀杂渎神的邪念，一个人顺从爱情的铁律，并非什么过错。

神甫说完之后，其他人也纷纷讲了各自的看法，振振有辞，入情入理。堂费尔南多毕竟是出身名门，心胸高贵，听了这许多无可辩驳的肺腑之言，终于被打动了。为了表示他已经认输，愿意听从大家的好心劝告，便俯身抱起多洛苔亚，对她说：

“我的姑娘，赶快站起来！叫我的心上人跪在我的脚下，实在太不应该。我直到现在才对你说这番话，怕也是上天的安排，好让我真正看清你对我执著的爱心，然后才能报之以相应的珍惜。我求你不要责备我的轻率和劣迹。开始我坚持娶你做我的妻子，后来又百般拒绝成为你的丈夫，都是出自同一个居

心和打算。不信就请回过头去看看露丝辛达心满意足的双眼，你就会原谅我的过错了。她找回并且得到了她的所爱，我也在你身上发现了我的所求。但愿她和卡尔德尼奥平安顺心，永享幸福，我也祈求上帝保佑我和我的多洛苔亚白头到老。”

说着，他又一次拥抱多洛苔亚，把自己的脸颊紧贴着她的脸颊，心里充满温柔体贴，若不是极力克制，表明他幡然悔悟的多情泪水就要从两眼喷涌而出了。不过露丝辛达、卡尔德尼奥和所有在场的人并没有强忍各自的泪水，而是任它尽情流洒，有的是为自身的幸福激动，有的是受他人幸福的感染，结果人人泪流满面，好像有什么大祸临头。就连桑丘·潘沙也哭个没完，不过他后来承认，他之所以哭，是因为他知道多洛苔亚原来不是他想像中的猕虼猕蚣娜王后，他还一直等着恩赐呢。大家的惊喜和悲伤就这样延续了很长时间。

卡尔德尼奥和露丝辛达上前去跪在堂费尔南多脚下，再三感谢他的恩惠，说得那么诚恳得体，弄得堂费尔南多不知如何回答。他只好扶他们起来，和蔼亲切地一一拥抱他们，然后他又转过去问多洛苔亚是怎么跑到离家乡这么远的地方来的。那姑娘便简明扼要地重述了一遍曾对卡尔德尼奥说过的话。堂费尔南多和他的朋友们都听得入了神，真希望故事能接着讲下去。多洛苔亚居然把自己的不幸遭遇讲得如此活灵活现！她一说完，堂费尔南多又讲起后来城里发生的事情：他在露丝辛达衣服胸口里发现了那张纸条，上面明确宣布自己是卡尔德尼奥的妻子，而绝不能是他的妻子。还说她本想杀了他，若不是父母阻拦，恐怕早就如愿了。堂费尔南多最后不得不懊丧羞愧地离家出走，不过下决心定要寻找时机报仇雪恨。第二天他又听说，露丝辛达也离开了父母家，谁也说不清她去哪儿了；几个月之后，他终于打听到是在一家修道院里，而且说了，如果不

能和卡尔德尼奥一起生活，她准备在那里待一辈子。他一听说，立即请那三位绅士陪同他找到地方。他没有去见露丝辛达，怕的是走漏了消息，修道院会加强防范措施。一天，他见院门打开了，便留下两人在门外守候，他和另一个潜入修道院去找露丝辛达，结果撞见她正在回廊里跟一个修女谈话。他们当即劫持了她。没等她明白过来，已经到了一个镇子，在那儿置办了带她上路必备的东西。一切都很顺利，因为修道院在郊外，离镇子有相当一段路程。他说，露丝辛达一发现自己又落入他的手中，当即昏死过去。醒过来之后，一言不发，只是不停地哀叹和啼哭。就这样，他们一路未闻话语，只听哭声，最后来到客店。对他而言，不啻来到天堂，因为世间的一切不幸都在这里收尾结束了。

第三十七章

这里接着讲猕虼猕蚣娜大公主的故事，兼述其他奇遇

听了这一切，桑丘心里十分痛苦，眼看着自己封侯的希望烟消云散了，他那位猕虼猕蚣娜公主居然变成了多洛苔亚，巨人竟是堂费尔南多，而他的主人美梦正酣，哪里管得这些变故。多洛苔亚本人还弄不清楚这到手的幸福究竟是不是梦境；卡尔德尼奥的想法一样，露丝辛达也差不多。堂费尔南多不断感谢上天恩泽，终于把他引出迷魂阵，否则名声和灵魂都难以保全。总之，一场复杂棘手的纠纷终于圆满解决，小客店里人人兴高采烈。善解人意的神甫一向办事周全，特别向女士们一一恭贺她们如愿以偿。不过最欣喜若狂的还要数老板娘，因为堂吉诃德给她带来的所有开销和损失，卡尔德尼奥和神甫都答应如数偿还。

刚才说了，唯一悲哀、伤心、懊丧的就是桑丘。他满面愁容走进房间，见主人已经醒了，便对他说：

“苦脸先生，您完全可以一直睡下去，用不着去杀死什么巨人，夺回公主的国土，事情全都成了。”

“这还用说，”堂吉诃德回答，“我跟巨人狠狠地斗了一场，这辈子也没打过这么凶的仗，我佩剑一挥，咔嚓一声他的脑袋就掉在地上，喷出的血小河一样满地淌，跟水似的。”

“您还不如说像红葡萄酒似的，”桑丘顶了他一句，“您要是还不知道，就听我说说：您砍死的巨人不过是戳破的酒囊，那些血是装满那个大鼓肚子的六阿罗瓦红葡萄酒；砍下来的脑袋嘛……算我是婊子养的，真他妈见鬼！”

“你在胡说些什么？你疯了？”堂吉诃德问，“你脑子还管用吗？”

“您还是快起来吧！”桑丘说，“看看您留下的大账单，咱们可得破费了；再看看王后陛下怎么变成了百姓女子，名叫多洛苔亚。还有好多别的事情，您要知道了准会吃惊的。”

“我不觉得这有什么奇怪的。”堂吉诃德驳了他一句，“你兴许还记得，上次咱们在这儿我跟你说过，这里发生的事情都是魔法作怪。如今不外乎又是这么回事。”

“我倒巴不得信您的话，”桑丘说，“但愿把我兜在毯子里乱扔也是这码事！可惜不是；那次真得不能再真了。就说这家店主吧，这会儿他就站在那边；我当时亲眼看见他抓住毯子的一头，挺麻利地使劲把我往天上扔，一边用力，一边大笑。我虽说是个老天不待见的傻瓜，可总还认得出谁是谁，反正我看不是什么魔法，我只觉得浑身生疼，真是倒了邪霉！”

“好吧，上帝总会有办法的。”堂吉诃德说，“这会儿先帮我穿上衣服，让我出去看看。我倒想见识一下你说的那些变来变去的怪事！”

桑丘把衣服递给他。在他穿衣服的工夫，神甫向堂费尔南多和其他人讲了堂吉诃德的疯癫举动，说他如何自作多情，想像自己不堪心上人的冷遇而只身躲进穷石山，以及他们几人如何使用计策把他哄了出来。又转述了从桑丘那儿听来的种种稀奇遭遇。大家听了惊诧不已，捧腹大笑。他们跟所有的人一样觉得，头脑如此错乱、行为如此怪诞的疯子确实少有。末了神

甫说，既然多洛苔亚小姐已经苦尽甘来，原先的计策行不通了，必须另想办法把堂吉诃德弄回家乡。卡尔德尼奥主张按原计划进行，由露丝辛达串演多洛苔亚的角色。

“不用了，”堂费尔南多说，“何必改变做法？我看还是叫多洛苔亚接着把戏演下去。只要这位老兄的家乡离这儿不远，我很乐意帮忙治好他的病。”

“也就是两天多的路程。”

“即使再远点，我也可以绕道走一趟。这是一桩善举嘛！”

这时候堂吉诃德露面了。只见他全身披挂，连瘪瘪的曼布里诺头盔也扣在脑袋顶上；一手端圆盾，一手握长矛（就是他那根长木棍）。一见他那副古怪模样，堂费尔南多和所有的人都惊呆了：半莱瓜长的脸又黄又瘦，浑身的披挂七拼八凑，满面庄重严肃的神情。大家都静悄悄地等着他开口说话。他两眼盯着美丽的多洛苔亚，一本正经、不紧不慢地对她说：

“美丽的小姐，我从侍从处得知，公主大人已经消失，您的正身解体了；说是您从昔日王后贵妇的身份一变而为平民女子。如若是您那位预卜生死的父王，因疑我无力提供必要的适当援助而有意为之，我敢说他实在过于一知半解，太不精通骑士的历史了。他如果同我一样潜心专注地研读过这类史实，就会随处看到，许多声威远不如我的骑士也成就过远为艰难的功业；杀死一个不自量力的区区巨人又算得了什么呢？其实几个小时以前，我已经跟他较量过了。然而……不去说它了，我不愿听人家说我撒谎。不过，天长日久终会披露，不定什么时候就尽人皆知了。”

“跟你较量的是两只酒囊，不是什么巨人。”店主这时候插嘴说。

堂费尔南多叫他住嘴，千万别打断堂吉诃德说的话。只听

他接着讲下去：

“总之，王位被篡的公主大人，如果您的父王是出于上述原因改变了您的正身，您完全可以不理睬他的失误。面对世间的任何艰难险阻，我的佩剑都能杀出一条生路。我既然曾用它把您敌手的头砍落在地上，就同样也能靠它在短短的几天内把王冠戴在您的头上。”

堂吉诃德再没说话，等着公主答复。那姑娘知道堂费尔南多打算继续哄骗堂吉诃德，直到把他送回家乡，便大大方方、一本正经地答道：

“勇敢的苦脸骑士，不管是谁告诉您我变换更改了正身，他说的都不是实话。因为我昨天是我，今天依旧是我。当然，竟想不到的好运确实带来一些变化，使我与往昔有所不同，可是我的身份和想法依然如初，过去和现在始终寄希望于您骁勇无敌的双臂。所以，可敬的先生，请您务必尊重生我养我的父王，坚信他的智慧和远见，正是他靠自己的学识找到了这条拯我于苦难的真正坦途。我相信，若非与您相逢，我将永世难有目前的机遇。我说的都是肺腑之言，几乎所有的在场诸君可以作证。最后我想建议明天咱们再上路，今天已经来不及了。至于我所指望的如意结局，就只有依靠上帝和您宽厚无畏的胸怀了。”

机敏的多洛苔亚一口气说了这番话。堂吉诃德一听，马上转向桑丘，怒气冲冲地对他说：

“听我说，我的小桑丘，你是全西班牙最大的小混蛋。你这个游手好闲的贼坯倒说说看，你不是刚讲过这位公主变成了一个名叫多洛苔亚的姑娘吗？还有什么我亲手砍下的巨人脑袋是养下你的婊子，以及别的一长串胡言乱语，弄得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糊涂过？我发誓……（说着便咬牙切齿地朝天上望

了一眼），我要好好收拾你一顿，叫天下游侠骑士的那些说谎的侍从，打今日开始多长点脑子！”

“我的老爷，请您息怒。”桑丘回答说，“说到猕虼猕蚣娜公主大人变了样，也许我弄错了；可是说到巨人的脑袋也好，戳破的酒囊也好，葡萄酒变血水也好，我可一点也没错。老天有眼，捅出窟窿的酒囊就在您的床头，红葡萄酒都把屋子灌成水塘了。您要是不信呀，到煎鸡蛋的时候就知道了①；我是说，等店主老爷要您赔钱的时候，您就知道了。至于说王后太太跟先前一样，我听了打心眼儿里高兴：这样一来，是人都有好处，当然也少不了我的一份。”

“桑丘呀！”堂吉诃德说，“这会儿我只能叫你一声‘大笨蛋’，原谅我吧，算了。”

“算了，”堂费尔南多说，“别再说这个了。既然公主小姐觉得今天晚了，明天才能上路，那就照办吧。一晚上咱们可以痛痛快快聊到天亮，然后都去陪堂吉诃德先生走一趟。他肩负着这么重大的责任，我们都想亲眼见见他一路建树亘古未有的丰功伟绩。”

“该是我有幸陪您走一趟。”堂吉诃德回答道，“十分感谢您对我的赞誉和高度评价，我将努力使自己受之无愧，不惜为此献出生命；如有可能，甚至献出更为宝贵的东西。”

堂吉诃德和堂费尔南多又说了好多客套话，一再表示愿为对方效劳。可是突然大家都安静下来，因为这时有人走进客店。从来人的装束看，显然是刚从摩尔人的土地上赶到的基督徒，身穿一件蓝呢外套，下摆很短，半截袖子，没有衣领；裤

① 西班牙民谚。相传有人在一家人的厨房偷了煎锅，出门正好撞见女主人。女主人问他背后藏着什么，他回答说：“到煎鸡蛋的时候就知道了。”

子也是蓝色布料，戴一顶同样颜色的小帽，脚上是一双枣红色的短筒靴子，斜挎在胸前的肩带上挂着一把摩尔弯刀。一名女子骑着驴紧随而至，一身摩尔妇人打扮，包头蒙面，戴一顶锦缎小帽，一件长袍从肩头到脚踝把她严严包裹。那男子身体健壮挺拔，四十来岁年纪，黑红脸膛，长髭美髯。总之，就仪表而言，如果有一身合适的服装，准会被看作是出身高贵的上等人。他一进来就要房间，听说客店住满了，显出为难的样子，走到摩尔人打扮的女子面前，把她抱下驴背。露丝辛达、多洛苔亚、老板娘和她女儿，还有玛丽托尔内斯，见了新奇稀罕的摩尔服饰，一起上前把摩尔女子团团围住。多洛苔亚总是那么可爱、和善又机灵，知道那女子和陪同她的男子都在为定不上房间着急，便对她说：

“亲爱的夫人，不必为这个担心。客店原本就不是什么方便舒适的地方。不过这也好办，只要您不介意，可以和我们俩一起住宿（她指了指露丝辛达）。恐怕你们二位一路走来还很难遇到这么好的接待呢。”

蒙面女子没有答话，只是从坐着的地方站起来，双手交叉在胸前，低头弯腰表示感谢。见她始终沉默不语，大家琢磨她肯定是摩尔女子，不会讲西班牙语。那个战俘一直在忙别的事，这时候才走过来。他见几个妇人把他带来的女子围住说东道西，而她只是一声不吭，便对她们说：

“我的小姐们，这姑娘多少懂点我的话，她就会讲她的家乡话。要是各位问了她什么，她准是没做回答，也回答不出。”

“没问她什么事情，”露丝辛达回答，“只是建议她跟我们做伴，今晚和我们歇在一处，准叫她感到舒适便当。凡是外国人有难处，我们都愿意帮忙，更何况是个女人。”

“我的好小姐，”战俘说，“请允许我为了她也为我自己吻

您的手，我十分感谢您。在这种时候，有您这样身份的人愿意帮忙，真是大恩大德。”

“先生，请问：”多洛苔亚说，“这位小姐是基督徒还是摩尔人？看她这身装束，又始终不言不语，我们真怕她是那种我们不愿见到的人。”

“从身上的装束看她是摩尔人，可心里头她是十足的基督徒，她正迫切希望皈依呢。”

“这么说，她还没有受洗？”露丝辛达问。

“一直没遇到机会，”战俘回答，“自从离开她的家乡故土阿尔及尔到现在，还没有发生迫在眉睫的变故逼她非得匆忙受洗不可，所以不如等到她学会我们慈母般的神圣教会规定的各种仪式之后再说。不过上帝保佑，她会很快受洗的，而且要体体面面，完全符合她的身份。要知道，我们俩的装束都不足以表明我们的身份。”

这番话引起在场所有人的兴趣，大家很想知道摩尔女子和战俘的来历。可是谁也没有立即提出问题，因为大家觉得当时更要紧的是让他们安顿下来休息，而不是打听他们的身世。多洛苔亚拉起女子的手，叫她坐在自己身边，然后请她摘下盖头。她看了看战俘，好像在问他这些人说的是什么，她该怎么做。男子用阿拉伯语说人家叫她摘下盖头，她可以照办。她于是拿去面罩，露出一副姣美的容貌。多洛苔亚觉得她比露丝辛达还漂亮；露丝辛达觉得她比多洛苔亚还漂亮。其他所有人一致认为，能和她们俩媲美的也只有这摩尔女子，甚至有人在某些方面更喜欢后者。美丽的容貌真是得天独厚，具有抚慰心灵、赢得好感的魅力。大家立即为之倾倒，人人争先恭维和照看摩尔美女。堂费尔南多问战俘她叫什么名字，答复是蕾拉·索莱达。她本人听到后，明白别人问了她那位基督徒什么话，

马上焦急而嗔怪地纠正：

“不，不索莱达；玛利亚，玛利亚。”

她是想让别人知道，她叫玛利亚，不叫索莱达。摩尔女子说这句话时的一片真情，使所有听到的人没少流眼泪，特别是生性柔弱善感的女人。露丝辛达亲热地搂着她说：

“对，对，是玛利亚，玛利亚。”

摩尔女子接着应道：

“对，对，玛利亚；索莱达‘马康赫’。”“马康赫”就是“不”的意思。

这时天色已晚，店主遵照堂费尔南多同伴们的吩咐，尽其所有殷勤周到地准备好了晚餐。时辰一到，大家便在一张下人常用的那种长条桌子周围就坐，因为客店里既没有圆桌也没有方桌。尽管堂吉诃德一再推辞，还是被让到桌首的主宾席上。他请猕虼猕蚣娜公主坐在身边，好随时守卫她。依次就坐的是露丝辛达和索莱达，她们对面坐着堂费尔南多和卡尔德尼奥，接着是战俘和其他男士。神甫和理发师分别坐在两位女士身旁。就这样，大家高高兴兴地共进晚餐。热情气氛很快达到高潮，因为堂吉诃德突然中断用餐。他出于上回跟牧羊人共进晚餐时的同样心境，开始大发议论：

“说真话，诸位先生们，仔细想想，只要干上游侠骑士这一行，就会见识亘古未有的重大事件。不然就请告诉我：不论当今世人中谁走进这座城堡，见我们大家这样聚集在一起，是否能够判断出我们各自的身份呢？有谁能够想到，坐在我身边的这位小姐就是我们大家熟知的伟大女王，而我则是那个有口皆碑的苦脸骑士呢？如今必须承认，我们这种职业和行当凌驾于人所创建的所有职业和行当之上。而且唯其充满着艰难险阻，更应受到加倍的尊崇。谁要是说文人优于武士，那就请他

从我面前走开。不管他们是谁，我都要说他们是在信口雌黄。说这种话的人深信不疑的论据是：脑力优于体力，而武士只不过是使用体力混口饭吃而已，有一身力气就足够了，似乎干我们武士这一行不需要坚韧不拔的毅力，而毅力是靠信念支撑的。似乎将帅不必开动脑筋，其实率军守卫被围困的城池是要脑体并用的。否则，不妨想想，光凭体力，如何揣度和识破敌人的意图、谋略、计策和困境？如何预先避免可能遭受的伤亡？这些都是头脑的责任，体力派不上用场。既然是这样，既然作战时需要才智和学问，那就不难看出究竟是谁更必须动用头脑，文人还是武士？再看看他们各自追求的目标和理想，这一点就更清楚了。目的越高尚，行为就越应受到尊崇。我这里暂不涉及神职文人，他们的理想是为上帝而战；这个至高无上的理想，世上尚无可与之匹敌者。我只讲讲世俗文人；他们的目标和理想是确立赏罚分明的正义，让人人各得其所，努力使法律得以贯彻执行。这种理想无疑十分高尚恢弘，值得大加赞誉，不过比起武士的追求还略逊一筹。武士们追求的是天下太平，这是人一生中能够企望的最大幸福。世间万众头一次听到的福音，是在我们盛大节日① 的夜晚，天使们从空中齐声唱出的：‘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② 还有人间和天上最杰出的导师教给他的追随者和门徒们走进别人家门时的问候语：‘愿这一家平安！’③ 他还不止一次地对他们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① 指耶稣诞生的日子。

② 见《圣经·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十四节。（《新旧约全书》，中国基督教协会印发，1989 年，南京）

③ 见《圣经·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五节。（同上）

愿平安与你们同在!'① 这才是他亲手赏赐的珠玉宝物；没有这件宝物，无论人间天上，都不可能有任何幸福。和平才是打仗的真正目的，而武士正是为这个才打仗的。说明了这条真理，即：打仗的目的是和平，武士的追求高于文人，我们再来对比一下：文人不必用力，而武士却必须用脑，孰优孰劣，岂不一目了然了?"

堂吉诃德就这样侃侃而谈，一气呵成，大家静静地听着，谁也不觉得他是个疯子。而且在场的大多是绅士，本来就须兼习武艺，所以人人听得津津有味。于是他又接着说下去：

"我现在要说说，读书人苦在什么地方。最主要的是穷。我不是说他们个个都穷，只不过是拿他们之中最穷的例子来说明问题就是了。既然说他们受穷，受苦就是不言而喻的了，因为穷人总是无福可享的。他们时时处处尝到穷困的滋味，不是挨饿，就是受冻，再不就是衣不蔽体，还有时候全都赶上。尽管如此，怎么也到不了什么都吃不上的地步。无非是比常人晚点，捡点阔佬的残羹剩饭。读书人最大的不幸也就是'觅施粥'了。他们时不时可以凑到别人家的火盆或炉灶旁边，即使热气很小，至少寒气不大。反正到了晚上，他们总能找到有遮拦的地方睡觉。他们的困顿潦倒，我就不一一细说了。比方缺衬衫，少鞋子，衣裤单薄，赶上好运有人请吃，就狼吞虎咽地撑个半死。

"他们就沿着我描绘的这条崎岖不平的道路，跌跌撞撞，刚站起来又摔倒下去，一直到获得学位。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之中很多人经历了百般磨难、千辛万苦，到了这一步，就开始

① 见《圣经·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七节，但原文没有"愿平安与你们同在"一语。（《新旧约全书》，中国基督教协会印发，1989年，南京）

驾着幸运的翅膀飞腾了。我是说，就可以看到他们高高在上地管辖治理天下了。于是饱食终日代替了饥肠辘辘，冬暖夏凉驱散了严寒酷暑，绫罗绸缎掩盖了衣不蔽体，鸭绒被褥更换掉破席旧毡。当然，就品德学识而言，这一切他们都受之无愧。不过他们所受的磨难与武夫士卒相比，那可就差远了。且听我接着讲下去。”

第三十八章

堂吉诃德关于文武两行的有趣议论

堂吉诃德接着讲下去：

“我们刚才谈到读书人如何穷困，以及他们的种种窘况。那么士兵是否稍稍富有一些呢？我们都知道他们是穷得不能再穷了。他们眼巴巴盼望的那点军饷，不是拖欠就是克扣；当然不妨自己动手瞅空儿捞点什么，那就难免有违良心，还往往把命也搭上。他们经常连件囫囵衣裳都没有，一个东拼西凑、满是窟窿补丁的破坎肩既当衬衫又当礼服。隆冬季节，也得待在毫无遮拦的野地里，只能靠嘴里呵气来御寒。可是我亲自试过，从空荡荡的肚子里呼出的气儿，也一反常态，变得冷冰冰的。不过等到了晚上，他就可以好好享受一番：有一张大床等着他舒舒服服躺上去。要是这样一张床还嫌窄，那只能怪他自己了！他在上面想占多大地方就有多大地方，可以随心所欲地翻来滚去，还不怕揉皱了床单。

“他抗过了这一切，终于到了结业领文凭的日子和时辰，也就是他作战受伤的日子，不是子弹穿颅而过，就是缺胳膊少腿；脑袋上包扎伤口的纱布权当是博士帽吧！即使老天慈悲，让他完好无恙地躲过这一切，他多半还是跟过去一样穷。他还是一次次冲锋陷阵，一次次死里逃生，或许最后能捞点什么好处。不过这可是百年不遇的奇迹。不晓得诸位是否留意过，一

仗打下来，究竟是阵亡的多呢，还是立功受奖的多？诸位肯定会说，死去的不计其数，而活着受奖的最多不超过三位数。可是文人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且不说各式各样的外快，光是薪水就够他们富富裕裕过活了。所以说，当兵的吃的苦头多，得的报酬少。当然完全可以这样解释：酬劳两千文人容易，而酬劳三万士兵太难。对前者，反正是要给他们差事的，所以只须安置好就算是给了酬劳。可是对后者的犒赏却要他们的主子掏腰包。这个大难题越发证明了我说得有道理。不过这是个很难钻出去的迷魂阵，咱们还是抛开不谈吧。回头看看武士究竟是不是比文人强。这问题到目前还没弄清，人们看法不同，各执一端。我刚才已经提到，文人们说，没有他们，武士们寸步难行，因为打仗也有它的章法，一定要遵守；而章法是由文人掌管的。武士们却说，没有他们，什么章法也没用处；要靠武士们来保护国家，捍卫疆土，镇守城池，巡视道路，清剿海盗。总之，没有他们，国家、疆土、王室、城池以及海上和陆地通道必将常年遭受战乱的骚乱和破坏，暴力将恣意肆虐八方。按常规，费力越多，身价越高，越应受到尊崇。想成为杰出的文人固然要付出代价，诸如下功夫、开夜车、忍饥挨饿、衣不蔽体、头晕眼花、呕吐腹泻，以及其他类似的事情，前面我已经讲过。可是想按部就班成为像样的士兵，所付出的代价就不能和读书人等量齐观了，而是大得无法比拟，因为随时都有丧命的危险。读书人无论在怎么样的穷困窘况中挣扎，难道能比得上士兵的境遇？他有时会被围困在碉堡里面；有时正在月形堡或者高台公事上站岗放哨，感觉敌人在他脚下埋地雷，而他却无论如何不能逃离，躲开迫在眉睫的危险。他唯一的职责就是向长官报告敌情，由上级决定是否提前引爆。他本人只能待在原处，提心吊胆等着轰然一声不用捆翅就飞上九霄云外，然后

不用请求又堕入无底深渊。如果这还不足于使人心惊胆战，那就看看另外有过之而无不及的险境；试想在无边的汪洋之上，两艘战船头对头互相攻击，舰首纠缠在一起难解难分，士兵只有冲角板上两尺宽的立足之地。面对一杆之遥的敌舰炮火，身陷讨命鬼的重重包围，稍有失误，就会落入尼普顿① 的无底怀抱。尽管如此，他还是以力夺战功的无畏精神，冒着密集的炮火，设法越过两船之间的缝隙跳上敌舰。最令人钦佩的是，眼看前面一个倒下，永生永世不再起来，后面一个马上顶上去；一旦他又掉进虎视眈眈的大海，他身后的人自会接连而上，根本不顾及个人的生死存亡，在战斗的紧要关头表现出罕见的勇气和胆量。

“古时有过值得祝福的美好岁月，人们不曾见识邪恶炮火的可怕威力。发明这种武器的人只配在地狱里领取魔鬼的奖赏，因为是他使得卑劣懦夫以举手之劳戕害勇敢骑士的生命。胸怀壮志的豪杰也许正在英气勃勃地厮杀，突然一颗凶残的子弹飞来，顷刻间断送和毁灭了一位本该与世长存的英灵。而开枪射击的家伙，一见到这该死的劳什子冒出火光，说不定就吓得落荒而逃了。这么一想，我不得不承认，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丑恶时代当上游侠骑士，真叫我满心懊悔。虽说我并不惧怕任何危险，可我担心火药和铅丸迟早不会饶过我；我靠无敌的臂膀和锋利的佩剑驰名天下的心愿怕是没有指望了。不过，但愿上天恩赐，叫我如愿以偿。而且因为我要比古时的游侠骑士冒更大的风险，必将更加受人赞赏。”

就这样，在别人用餐的当儿，堂吉诃德滔滔不绝地长篇大论，一口饭也没顾得吃。桑丘·潘沙一再提醒他吃点东西，以

① 尼普顿，罗马神话中的海神，即希腊神话中的波塞冬。

后有的是机会说个没完。其他人听他不停地絮叨，怜悯之情油然而生。没想到他谈起别的事情总是那么思路清晰、言之有理，可是一涉及晦气倒霉的骑士道，就昏聩得无以复加。神甫说，他赞誉武士的议论很有道理，他本人尽管是有学位的读书人，也完全同意他的看法。

晚餐用毕，杯盘撤去，老板娘、她女儿还有玛丽托尔内斯忙着拾掇堂吉诃德·德·拉曼却住过的阁楼，准备专门叫女客们在那儿过夜。堂费尔南多请战俘讲讲自己的经历，想来一定十分奇特而有趣；就凭他伴随索莱达而至，就已经看出个究竟了。战俘回答说他非常乐意照办，只是担心自己讲不好，不能尽如人意。不过，尽管如此，恭敬不如从命，他还是讲出来听听。神甫和其他人一面道谢，一面再三恳求。战俘见不好推辞，便说大家同声请求，他哪里担当得起。

“那就有劳诸位听我细讲。这可是一段真人真事，绝非挖空心思编造出来的奇谈。”

听了这话，人们赶紧安顿下来，静静地等他开讲。他见大家都不说话了，一心盼他讲故事，便用徐缓悦耳的声音说出自己的身世。

第三十九章

战俘讲述他的生平和遭遇

“我祖上住在莱昂的一个山村。我们家道殷实，只是命运欠佳。在那样的穷乡僻壤，我父亲也算得上远近闻名的富户，而且完全可以当上名副其实的财主，只可惜他挥霍有术，持家无方。他年轻时候当过兵，从此养成大手大脚花钱的习性。凡经过军旅生涯熏陶的人，小气的会大方起来，大方的会更加挥金如土。很少看到斤斤计较的士兵，那会被别人当成怪物的。我父亲何止是大方，简直是一掷千金。这对于一个结了婚、有儿子等着继承家业的人来说真是有百害而无一利。我父亲有三个儿子，都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照我父亲本人的说法，他深知自己积习难改，打算彻底铲除奢靡慷慨的病根；唯一的办法就是舍弃家产，这样一来，即使亚历山大大帝在世，也得精于算计了。一天，他把我们三人叫进屋里，对我们说了一番话，大致是这样的：

“‘孩子们，你们是我的亲生儿子，我自然喜爱你们；可我管不住自己，挥霍了你们的家产，这分明又是亏待了你们。为了从今往后让你们知道我这个当爹的真心爱你们，不愿像个后爹似的毁了你们，我想跟你们干一件大事；我已经考虑周全了，打定了主意。你们都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至少也该选定一个营生，日后年纪再大些，也好有个功名利禄。我想好了：

把财产分成四份，三份给你们，一人一份，不多不少，我自己留下一份过日子，颐养天年。不过每人拿到他该得的一份以后，都必须按我指出的路走下去。咱们西班牙有很多老话说得很对，因为都是来自长年生活经验的至理名言。我现在告诉你们一句是这么说的：进教堂，漂大海，要么国王家里去当差。说得更明白一些就是：谁要想发财做人上人，要么当教士，要么航海去经商，要么到国王家里出力效劳。常言道：宁要国王的残羹，不要爵爷的垂青。我说这话的意思是想叫你们三个人一个读书，一个经商；另一个呢，去为国王打仗，因为看来进王室供职很难办到。打仗自然是挣不了多少钱，却可以有名望受器重。不出八天，我就把你们每人该得的现款一分不少地交出来，等你们拿到手，就知道我办事公道了。现在你们不妨说说，愿不愿意按我提出的想法和主意办？’

“他让我先回答，因为我是老大。我便劝他不必分家，留给自己随意花销；我们年纪轻轻都能挣钱；末了告诉他我愿按他的心意去当兵打仗，为上帝和国王效劳。二弟也表示愿意遵从父命，带上分给他的家产去美洲。我看还是小弟弟最灵，说他想去教会，不过先得去萨拉曼卡结束学业。

“我们就这样一商量，各自选定了职业。父亲一一拥抱了我们，短短几天之内把他答应的事情办妥了，分给每人一份家产。为了保住祖上的家业，我们的一个叔叔买走了我们三人的份额，而且当场立即交割。我记得他给了我们每人三千金币的现款。当天我们哥儿仨告别了亲爱的老父亲。我觉得给父亲留下那么点家产去度过晚年，实在不合孝道，便在临走之前，劝他从我的三千金币里拿去两千。剩下的足够我置办当兵所需的一切了。我的两个弟弟也学我的样，每人给他留下一千。我父亲没有卖掉他份额中的不动产，也值三千金币，这会儿又多得

了四千。

“我说了，最后我们辞别了父亲和刚才提到的那个叔叔，大家依依不舍、含着泪水分手了。他们一再嘱咐，不管我们境遇好坏，一定设法经常捎信回来。我们都应允了。他们拥抱过我们，祝我们一路顺风。我们仨一个直奔萨拉曼卡，一个取道塞维利亚，我呢，到了阿利坎特。在那儿听说一只装满羊毛的热那亚商船正准备驶回热那亚。

“我跟父亲分别，离家出走已经整整二十二年了。这期间，我写过几封信，可一直没得到过他老人家和弟弟们的音信。我这就简单讲讲这段时间里我的种种遭遇。

“我从阿利坎特上船，一路顺风到了热那亚。从那儿我又去了米兰。在米兰我置办了一些武器和几件漂亮军服，便准备去皮埃蒙特投军。走到去亚历山德里亚·德·帕里亚的路上，我听说阿勒瓦大公爵正在向弗兰德斯进发，便当即改变主意，投奔了他，参加了他的征讨，亲眼目睹了埃格蒙和奥尔诺斯两位伯爵被处决。我还当上了瓜达拉哈拉著名将领迭哥·德·乌尔比那手下的少尉军官。我到弗兰德斯之后不久，传来消息说，神圣教皇庇护五世与威尼斯和西班牙顺利达成协议，决定组成联军攻打共同的敌人土耳其。当时土耳其已经依仗海军实力占领了威尼斯治下的著名岛屿塞浦路斯，造成极为可悲而惨重的损失。

“不久又有确切消息说，咱们圣明国王堂菲利普的庶出胞弟堂胡安·德·奥地利殿下将要就任联军司令，还盛传他正在大规模备战。我听到后士气为之一振，决心参加这次势在必行的征讨。当时我已经预感到，一有机会我就会十拿九稳地被提升为上尉，尽管如此，我还是去了意大利。我运气不错，赶上堂胡安·德·奥地利刚到热那亚，正准备开拔到那不勒斯与威尼斯

海军会合。不过后来是在墨西拿会合的。我是说，我终于参加了那场辉煌的战役，当上了步兵上尉。我之所以荣幸受到提升，与其说得益于我的功劳，不如说得益于我的好运。那一天对于基督教世界来说真是个大好日子，所有的国家都从以往的悖谬中清醒过来，看出原来土耳其并不是不可战胜的海上霸王。我是说，那一天土耳其终于威风扫地，再也不那么神气十足了。基督徒都交了好运，阵亡的比活着的胜利者更是福星高照，倒运的只有我一人。我本指望像罗马帝国时代那样得到一顶海战桂冠，可我却在那个光辉日子的夜晚被套上脚镣和手铐。事情是这样的：阿尔及尔王乌恰里那个大胆而又走运的海盗击败了马耳他旗舰。船上只有三名士兵活下来，而且都受了重伤。胡安·安德列阿的旗舰前去救援，我和我的中队就在那条船上。在这紧急关头，我履行了自己的职责，率先跳上敌舰。可它立即避开战败的舰只，结果我的部下没能跟我上去，我便只身陷入敌阵，最后因为寡不敌众而身负重伤、沦为俘虏。诸位或许听说过，乌恰里和他的舰队得以逃生，我呢，便成了他手中的战俘。众人都欢天喜地，唯有我垂头丧气；许多人重获自由，而我却成了囚徒。大家知道，那天有一万五千名为土耳其舰队划桨的基督徒获得了盼望已久的自由。

“我被带到君士坦丁堡。我的主人为了证实他的战绩，特别缴获了一面马耳他武装教士团的旗帜。土耳其大苏丹塞林穆念他作战有功，提升他为海军司令。

“过了一年，也就是七二年，我在那瓦里诺港的一艘三盏灯标旗舰上划桨，亲眼看到我们如何失去一次良机，没有及时把整个土耳其舰队围困在海港里。当时他们所有的水兵和渡海步兵都深信将在港口内遭到袭击，纷纷卷起衣物和‘怕撒马克’（就是他们的鞋子）准备在战斗打响之前上岸逃跑。他们

实在太害怕咱们的舰队了！可是老天偏偏另有安排。倒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将领有什么过错和失误，而是由于基督教世界罪孽深重，上帝才不得不经常指派刽子手来惩戒我们。结果乌恰里躲进离那瓦里诺不远的莫东岛①，命令全体人员登陆，在港口修筑工事，静待堂胡安大人撤军回国。大人的舰队在回程中，截获了一艘名叫‘俘虏号’的船只，船长就是著名海盗红胡子的儿子。截获海盗船的是那不勒斯‘母狼号’旗舰，舰艇指挥是军中雷霆、士兵之父、圣克鲁斯的侯爵、天助的常胜将军阿勒瓦罗·德·巴桑。我认为必须讲讲‘俘虏号’俘虏们的遭遇。红胡子的儿子十分残暴，百般虐待手下的囚徒。这些人正在划桨，一见‘母狼号’紧随其后，眼看就要追上了，这时候船长在指挥台上大声命令他们快划。他们却同时丢下船桨，一把抓住那人，一面狠命咬他，一面把他从一个座位传到另一个座位，一直从船尾扔到船头。没等过了桅杆，他的灵魂就进了地狱。我说了，他待人残暴，所以大家把他恨之入骨。

“咱们还是回到君士坦丁堡。第二年，也就是七三年，听说堂胡安殿下攻占了突尼斯，从土耳其人手里夺回这个王国，交给穆雷·阿麦特治理。世上最强悍残暴的摩尔人穆雷·阿米达从此断绝了重新登基的妄想。这次失败使得土耳其大苏丹大为沮丧，不过这个家族一向十分机灵，他见威尼斯人比他更加求和心切，立即与对方签订了和约。可是七四年刚过，他便调兵攻打贾利塔岛和堂胡安殿下在突尼斯附近建造了一半的要塞。这些事件接连发生的时候，我一直在船上划桨，毫无获释的希望，至少不会有人为我赎身，因为我决计不把自己的不幸遭遇写信告诉父亲。

① 莫东岛，即当代的麦西尼，希腊半岛南部的港口，不是海岛。

“贾利塔岛失守了，要塞失守了。攻打这两处的有土耳其雇佣兵七万五千，从全非洲调来的摩尔和阿拉伯士兵四十万。这么庞大的兵力，配备这么大量的武器弹药，再加上为数众多的敢死队，每人双手抓一把土就足够把贾利塔岛和要塞掩埋了。一直被认为固若金汤的贾利塔岛首先失守。这一点不怪守城的士兵，他们个个都在保卫战中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本来以为在那片沙滩上，挖下去两拃就出水，可是土耳其人挖下去两巴拉[①] 也没见水，所以很方便地筑成了战壕。他们又用无数的沙袋把壕壁垒得比要塞的城墙还高，等于站在高台堡垒上往下射击，守城者怎么能抵挡得了呢？一般人都主张我们的士兵不该死守在要塞里面，而应该部署在旷野等待敌人登陆。说这种话的人远在千里瞎议论，根本没有作战经验。要知道，在贾利塔和要塞里只有不足七千士兵。这么少的兵力，即使个个骁勇无畏，如何能够暴露在旷野之中抵挡庞大的敌军？一支孤立无援的守军怎么可能不失败呢？要知道，围城的敌军，不仅人数众多、攻势凶猛，而且又是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作战。我很同意不少人的看法：这次失败实际上是老天对西班牙的恩惠和眷顾，从此荡平了那个罪恶的渊薮和庇护所，那个吞噬了无数钱财的蠹虫、饕餮和无底洞；而如此巨大的耗费无非是为了让天下无敌的查理五世英名长存，似乎他那理应永垂不朽的业绩要靠那堆石头来支撑。要塞当然也失守了，不过那是土耳其人一寸一寸地攻占的。守卫在里面的将士们浴血奋战，打退了敌人二十二次强攻，杀死了两万五千敌兵。活下来的三百多名战士被俘时，个个体无完肤，清楚表明了他们的英勇顽强，以及如何出色地保卫了自己的阵地。巴伦西亚骑士、杰出军人堂

① 巴拉，长度单位，约合 0.8359 米。

胡安·萨诺盖拉率部守卫一个位于要塞中心的小小堡垒或者瞭望塔，敌人是经过一番谈判才把它占领的。

“贾利塔岛上的驻军司令堂佩德罗·普埃尔托卡雷罗尽职尽责地保卫了要塞，最后还是被俘了。他因为自己的失败而痛心疾首，结果死在被押送君士坦丁堡的路上。被俘的还有要塞的另一名将军嘎布里奥·塞尔维里昂，他是米兰骑士，不仅作战英勇，而且精通工程技术。在这两处要塞保卫战中阵亡了许多重要人物，其中就有圣胡安教团骑士帕甘·德·奥里亚。他为人豪爽慷慨，对他兄弟，著名的胡安·安德莱阿·德·奥里亚表现出的宽厚胸怀就是明证。最令人痛心的是他竟然死在几个阿拉伯人手里。要塞失守之后，他听信了这些人的诺言，准备乔装成摩尔人随他们去塔瓦尔卡。那是一个沿海小港，采珊瑚的热那亚人在那儿建立了住处。结果阿拉伯人砍下他的首级交给土耳其舰队司令。不过他们几个的下场也应了咱们西班牙的一句谚语：奸细办事好，奸细为人糟。据说司令大人下令绞死送晋见礼的几位，因为他们没有抓活的。

“在要塞中阵亡的基督徒中间有一个名叫堂佩德罗·德·阿吉拉尔，出生在安达卢西亚某地，是要塞驻军少尉，一位聪明过人的杰出战士，诗写得特别漂亮。我提到他，是因为命运安排他跟我在同一条船上服苦役，坐在同一个桨位上，为同一个主子当奴隶，在我们离开港口之前，这位绅士写了两首十四行诗，作为墓志铭献给贾利塔岛和另一个要塞。我真想给诸位背一背，因为我都牢牢记住了。我敢说，准会叫各位听了喜欢，而不是惹大家伤心。”

战俘一提到堂佩德罗·德·阿吉拉尔的名字，堂费尔南多看了他的伙伴们一眼，三人都露出了笑容。后来又说到十四行诗，他们其中一个便开了口：

“稍等一会儿，先别接着讲下去。请您告诉我，您提到的这位堂佩德罗·德·阿吉拉尔后来怎么样了?”

“据我所知，”战俘回答道，“他在君士坦丁堡待了两年，就乔装成阿尔巴尼亚人跟一个希腊间谍逃跑了。我不清楚他是不是获得了自由，我想是吧。一年之后，我又在君士坦丁堡遇到了那个希腊人，可没来得及问他们逃跑以后的事。”

“他确实得到了自由，”那位绅士说，“因为这位堂佩德罗就是我的兄弟，如今在我们家乡过得很好，很有钱，还结了婚，生了三个孩子。”

“感谢上帝，”战俘说，“赐给他这么大的恩惠。依我看，世上没有比重获失去的自由更让人感到幸福了。”

“还有，”那位绅士又说，“我兄弟写的十四行诗我也背得出来。”

“那就请您背给大家听听，”战俘恳求道，“您肯定比我强多了。”

“好吧。”绅士马上答应了，“贾利塔岛的那首是这么说的……”

第四十章

战俘接着讲他的身世

十四行诗

幸福的灵魂尽了报国的义务，
从此摆脱凡胎俗骨的束缚，
离开低微的人间升腾而去，
在辉煌天宇高处随意漫步。

你们义愤填膺怒火熊熊燃烧，
奋力拼搏把躯体的精力消耗。
自己和他人的鲜血流成一片，
浸透了沙滩，也染红了海涛。

你们生命将尽而不乏骁勇，
双臂疲惫垂危却依然高擎，
举起胜利的旌旗面对绝境。

你们悲壮地倒下永不生还，
捍卫着城垣，抵挡着枪弹。
从此名扬天下，誉满人间。

“我记得的那首就是这样的。”战俘说。

“关于要塞的那首，”绅士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这么说的：

十四行诗

这块贫瘠的土地满目疮痍，
遍布四野的只有残垣断壁。
三千勇士的英灵飘然而上，
在天神住处得到永生和安息。

他们的顽强拼搏终归徒劳，
尽管他们勇猛过人不屈不挠。
他们精竭力尽更兼寡不敌众，
个个迎着锋利的剑仆地而倒。

这块土地就是如此多灾多难，
把无数悲惨回忆充塞人们心间，
从茫茫远古一直延伸到今天。

这坚硬荒漠支撑过英灵万千，
如今又把一批亡魂送上青天，
他们个个正直无私勇敢强悍。”

两首十四行诗看来还不错，战俘听到他伙伴新近的消息也很高兴，便接着把故事讲下去。他说：

“贾利塔和要塞失陷以后，土耳其人下令拆除贾利塔的工

事，至于要塞，早就夷为平地了。他们为了更快更省事，干脆环城墙三面埋上地雷，可是看来不怎么结实的建筑却无论如何也炸不毁，比方老城墙。而小修士① 建造的新碉堡很容易就坍塌了。最后土耳其舰队凯旋，回到君士坦丁堡。几个月之后，我的主人乌恰里死了。生前人家都称他乌恰里法尔塔克斯，意思是‘叛教的瘌痢头’，倒也名副其实。土耳其人总是喜欢按一个人的长处和短处，互相起外号，因为他们总共只有四个姓，都属于大苏丹皇族血统。其他人就像我刚说的那样，就靠身体缺陷和性格特征命名来代替姓氏。这个瘌痢头给大苏丹当了十四年奴隶，一直为他划海船。三十四岁上，挨了另一个土耳其划桨手一巴掌，一气之下就叛了教。他放弃信仰主要是为了复仇。土耳其大苏丹的大部分红人都是通过不光彩的手段和途径，一点点往上爬的。而此人却靠自身的勇猛强悍终于当上了阿尔及尔王，后来又成了海军司令，等于他们国家的第三把手。他出生在意大利卡拉布里亚地区，其实心眼不错。他手下的囚徒最多的时候达到三千，个个都受到仁慈的待遇。他死后，这些人按遗嘱移交给隶属于他的叛教者和大苏丹，因为大苏丹有权在部下死后与其子嗣均分遗产。我就这样归到一个威尼斯叛教者名下。此人在一艘船上当见习水手的时候被乌恰里俘获，很快受到宠幸，成了主人最喜爱的侍童。他最后变得十分凶狠残暴，这在叛教者中间实属罕见。他名叫阿萨那嘎，后来发了财，还做了阿尔及尔王。我满心欢喜跟他离开君士坦丁堡，心想总算又朝西班牙靠近了一步。不过我并不准备把自己的不幸遭遇写信告诉什么人，只是想看看到了阿尔及尔会不

① 小修士，哈克麦·帕雷阿罗的绰号。此人曾是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和菲利普二世军事建筑工程师。

会比在君士坦丁堡运气稍好一些。当初我曾经千方百计设法逃跑，可是每回都由于没赶上机遇而失败。我想在阿尔及尔另作打算实现自己的心愿，因为我从未放弃重获自由的希望。尽管我一次次想方设法，又一次次事与愿违，可我并不因此罢休，而是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重新点燃微弱渺茫的希望之光。

“我就这样硬撑着活下来，一直被关在囚禁基督徒的监牢里，也就是土耳其人称作‘栏圈’的营房里。我们之中有国王的奴隶，也有私人奴隶，还有一种‘后备囚徒’，属于市政机构。这些人专门从事城市公用建筑方面的劳役和其他一些杂务。他们极难获释，因为他们是公共财产，没有具体主人，即使弄到赎金，也不知道找谁去交涉。

“我刚说了，这种‘栏圈’里也常有城里大户的私人囚徒，特别是那些等着赎身的。这地方比较安全，所以主人在赎金到手之前，就让他们在那儿闲待着。国王的囚徒要是等着赎身，也可以不跟其他倒霉蛋一起去干活；除非赎金迟迟不到，那他们可就得跟其他人一样去砍柴了；活很重，逼得他们不得不一再写信催促。我当时也正等着赎身。尽管我声明别指望我拿出多少赎金，可他们知道我是上尉军官，还是满不在乎地把我归在等待赎身的绅士们之中。

“他们给我套上镣铐，这与其说是为了防备，不如说是一种赎身的标志。我就这样在栏圈里，和那些有望获释的绅士和显要人物待在一起，一天天地度日。我们当然难免饥寒之苦，但是更令人难以忍受的还是时时处处目睹我们的主人如何虐待基督徒，其残暴凶狠实在罕见。每天都有人遭殃，不是被割去耳朵，就是被绞死，甚至被穿在尖木桩上。起因往往无足轻重，或者干脆毫无缘由，土耳其人会靠这个消磨时光，他们生性喜欢残害他人。只有一个名叫德萨维德拉的西班牙战俘未受

虐待，尽管多少年来，为了帮助难友重获自由他出了不少力气，博得众人怀念。我们其他人，别说做他那种事情，稍有不慎，就会被穿在尖木桩上。他自己也不止一次担心落个这样的下场。可是主人从来没打过他，也没叫人打过他，甚至没骂过他一句。要不是时间不够，我真想讲讲这个战俘做过的事，管保比我的身世更新奇、更有意思。

“紧靠我们牢房院子有一排窗户，那是一个有钱有势的摩尔人的家。摩尔人的住家通常只是打开一些洞洞，就算是窗户了，还要用厚实密集的窗棂挡住。一天，在牢房院子的平台上只有我和另外三个难友，其他人都去干活了。为了消磨时光，我们带着镣铐比赛跳高。我偶然一抬眼，看到从一个紧闭的小窗洞里伸出一根苇秆，头上绑着一个小布包。苇秆轻轻晃了几下，好像在招呼我们上前去抓它。这么一琢磨，我们之中有个人就走到苇秆下面，想看看苇秆是放下来呢，还是怎么的。可是他刚一靠近，苇秆就被提上去，还左右摇晃了几下，像是摆头说‘不’。那位基督徒一回身，苇秆又垂下来，像先前一样轻轻晃动。我的另一个难友走过去，遭遇和头一个相同。紧接着第三个又去了，结果跟头两个人一样。看到这情景，我想不妨去碰碰运气。果然我刚走到跟前，苇秆就掉了下来，落在我脚边的地上。我连忙上前摘下布包，解开疙瘩，见里面包着十个西亚尼，是摩尔人使用的一种低成色金币，每个合咱们的十雷阿尔。碰到这样的事情，就甭提我心里有多么高兴了。我又欢喜又惊奇，想不出战俘怎么会有这等福气，而且恰恰摊到我身上。苇秆是冲着我才放下来的，显然是特意赐给我的恩惠。我抓起那堆数目可观的金币，折断苇秆，又回到平台。我往窗洞那儿看了一眼，只见伸出一只白净的小手，匆忙打开窗棂又赶紧合上。这就叫我们看出，或者至少猜出，是住在那所房子

里的某个女人给我们送来了那笔钱。我们按照摩尔人的礼节，双臂交叉在胸前，低头弯腰表示了谢意。不一会儿从那扇窗户里又伸出一个苇子做的小十字架，不过很快就收回去了。这个信号似乎告诉我们那所房子里囚禁着一位女基督徒，就是她想帮我们的忙。可是那双雪白的手和胳膊上的镯子又否定了这个猜测。或许这个女基督徒已经叛教，成了她主人的正式妻子。这也是常有的事，摩尔男子很乐意这么做。比起本国妇人来，他们更看重基督徒女子。

“实际情况远远不是我们瞎猜的那样。不过从那以后，我们唯一的消遣就是仰望那扇窗户，就像追寻北斗一样；而从那儿伸出的苇秆确实给我们送来了福星。可是整整过了十五天，手也罢，别的踪迹也罢，我们什么也没见着。我们一直费尽心机想弄清楚住在房子里的是什么人，有没有叛教的女基督徒，最后总是得到一个答复：房主人是有钱有势的摩尔人阿吉莫拉托，曾经当过帕塔的要塞司令；这在他们当中就算是要职了。

“我们已经不指望再有西亚尼从天而降了。突然又意想不到地见那根苇秆垂下来，头上捆着打结的布包，比上一次的大了一些。跟上次一样，栏圈里除了我们几个没别人。我们按老规矩，其他三个人在我之前，走过去试探，谁也抓不到苇秆。最后还得是我：刚一走过去，秆子就落下来了。我打开包袱，里面有四十个西班牙金币和一张用阿拉伯语写的字条，末尾画了一个很大的十字。我吻过十字，抓起金币，回到平台，几人一起行了礼；那只手又伸出来了，我比比划划表示要读字条，窗子便立即关上了。眼前这一切弄得我们又欢喜又着急。我们很想知道字条上写的是什么，可是我们谁也不懂阿拉伯语，找人来念就更不好办。最后我决定把这事托付给一个叛教的穆尔西亚人。他跟我很有交情，而且有求于我，肯定会保守秘密。

原来叛教者如想回到基督教国家，最好随身携带有身份的战俘为他开具的证书（格式不限），说明他是好人，经常帮助基督徒，而且早就存心趁机逃走。有的人弄到这种证书是为了派正经用场，而有的人却是用它来耍花招的。这后一种人其实是去基督教国家抢劫，一旦失利被俘，他们就掏出证书，表明自己早有归顺的打算，所以才搭土耳其海盗船，准备一登陆就留在基督徒的国土上。他们就这样避开惩处，闯过第一关，得到教会的宽恕；然后一有时机，再返回北非重操旧业。当然不少诚心诚意把这种证书派上正经用场的人，是真的留在基督徒的土地上了。我说的这位朋友就属于这种叛教者。我和我的难友们都给他开具了证明，尽量为他说好话。摩尔人要是发现了这些纸片，准会把他活活烧死，我知道他阿拉伯文很好，不光会说，还会写。不过我不准备把底儿都亮给他，只说我无意中在牢房墙洞里拣到那张纸，请他替我念念。

“他打开字条，仔细看了好一阵，嘴里念念有词地读着每个句子。我问他看得懂吗，他说很好懂，不过如果想叫他一字一字地讲出来，最好给他准备笔和墨写在纸上。我们拿来了他要的东西，他便一点点翻译起来，最后说道：‘我用西班牙语一字不差地翻译出这张阿拉伯语字条的内容。事先说明一点：凡是碰到蕾拉·玛利亚字样，就是圣母玛利亚的意思。’

“我们一看那张纸，上面是这么说的：

“‘我小的时候，我父亲有个女奴，她用我们国家的语言教给我基督徒怎么祈祷，还告诉我许多蕾拉·玛利亚的事。这个笃信基督的女子已经死了。我深信她没有堕入地狱之火，而是跟真主在一起。她死后我见过她两次，每次都劝我去基督徒的国度，去找我喜爱的蕾拉·玛利亚。可我不知道怎么去。我在这个窗前看到过许多基督徒，我觉得只有你像个绅士。我是个

漂亮的年轻姑娘，可以带走好多钱。你想想办法，叫咱们离开这儿。到了那边，你要乐意的话，就当我的丈夫吧。不乐意呢，我也不在乎，反正蕾拉·玛利亚会把我嫁给合适的人。这字条是我自己写的，你可别随便找人念，尤其不能托付给摩尔人，他们的心眼都坏透了。我最担心的是你把这事告诉别人。我父亲知道了，一准把我扔进井里，再用一大堆石头埋上。苇秆头上拴着一根线，你就用它绑回信。你要是找不到会写阿拉伯文的人，就给我打手势吧。蕾拉·玛利亚会帮我弄懂你的意思的。让圣母和真主保佑你。我要一遍又一遍吻这个十字架。这也是那个女奴教我的。'

"诸位想想，读了字条上的话，我们怎能不又惊又喜。那个叛教者看到我们的神情，立刻明白，那张纸条并不是无意中拣到的，而是专门写给我们之中某人的。他说，如果他没猜错的话，希望我们能信得过他，把真情全讲出来，他准备豁出命帮我们得到自由。说着从胸前掏出一个金属十字架作为上帝的象征，满含泪水宣了誓，说他虽是个可恶的罪人，却仍然一心一意信仰上帝。如果我们对他透露什么秘密的话，他一定守口如瓶，竭力效忠。他似乎已经猜出，有那位写了这字条的女子帮忙，他，还有我们这些战俘准会重获自由。而他这个由于自身的无知和罪孽与母体分离脱落的朽坏肢干，又可以重新皈依圣教，实现多年的夙愿。叛教者泪流满面，真心悔悟，结果我们几个都动了心，一致同意对他说出实情，便一字不漏地把什么都告诉他了。我们指给他看伸出苇秆的小窗户，他站在那儿仔细端详了一番那所房子，答应一定要想方设法打听出住户是谁。我们又一商量，觉得最好给摩尔女子一个答复。我们反正有叛教者代笔，他不一会儿工夫就把我口述的话都写了下来。我马上就原原本本背给你们听。这段经历的所有重要事件，只

要我活着，就一桩也不会忘记。我记得，给摩尔女子的答复是这么说的：

“‘小姐，愿真正的真主保佑你。那位神圣的玛利亚正是上帝的生身之母，是她在你心里唤起了去基督徒国度的愿望，因为她太爱你了。祈祷吧，既然她这样吩咐你，也一定会告诉你该怎么办，她慈悲为怀，准会帮你的。我和我的基督徒伙伴们愿竭力为你效劳，至死不渝。你不论想出什么样的主意，务必写信告诉我，我也一定回信。万能的真主给我们找到一个信奉基督的囚徒，他会说你们的话、会写你们的字，你看了这封信就知道了。所以，你完全不必担心，有什么话尽管跟我们说。你不是说过，一到基督徒国度，愿意嫁我为妻吗？那好，我以虔诚的基督徒身份，就此和你说定了。你知道，跟摩尔人不一样，我们基督徒是说到做到的。小姐，愿真主和他的母亲玛利亚保佑你。’

“我把写好的信封起来，等了两天，栏圈又像前几次那样空荡荡的了，我便跟往常一样走到平台上盼着苇秆出现；果然不一会儿就伸出来了。我尽管看不到人，不过一见苇秆，我就举手扬了扬纸片，意思是让她拴上线。其实苇秆头上本来就有一根线，我随即绑好了纸条。没过多久，洁白的包裹就像报平安的福星似的又降临了。等它一落地，我就一把抓住，见里面是各式各样的金币银币，大概有五十多埃斯库多。这不啻五十倍加添了我们的喜悦，增强了我们重获自由的希望。当天夜里，我们那位叛教者朋友来告诉我们，他打听到，房子的主人就是我们听说过的那个名叫阿吉莫拉托的摩尔人，是个家财万贯的富户，独生女儿是唯一的财产继承人。阖城公认，这姑娘

是整个柏柏尔地区[①] 最漂亮的女子。许多总督都特意前去向她求婚，可她始终表示不愿嫁人。还听说她曾经使过一个笃信基督的女奴，现在已经死了。所有这些，都和她那封信上说的完全一致。

“我们随后跟叛教者商量，怎么才能帮摩尔女子逃出家门，带她去基督徒国度。末了决定还是先等索莱达回话。索莱达是她的名字，可是她更喜欢人家叫她玛利亚。大家都很明白，除了她，谁也解决不了我们的难题。这么商定以后，叛教者叫我们别担心。说他宁可搭出性命，也要帮我们重获自由。接着一连四天栏圈里一直有人，这期间苇秆自然无法露头。四天之后，栏圈终于安静下来，苇秆又出现了，垂下的包裹鼓鼓囊囊，预示它包孕丰富。苇秆和包裹朝我落下，我看到里面有一封信和清一色的金埃斯库多，整整一百个。正好叛教者在我们身边，我们把他带进牢房去看信。信上说：

“‘先生，我实在想不出怎么才能去西班牙。我问过蕾拉·玛利亚，她也没告诉我。眼下我能做的就是从这个窗口送下去许许多多金币，你和你的朋友们先赎身，派一个人回到基督徒的国土，在那儿买只船，然后再来接其他人。我在我父亲的花园里等你们，就在巴巴松城门外的海边上。我和我父亲以及家里的佣人整个夏天都在那儿。你们可以趁黑夜放心大胆地把我从那儿带到船上。你可是说好了要做我的丈夫，不然我就叫玛利亚好好教训你。你要是不放心让别人去买船，那你就赎身自己去。你是基督徒又是绅士，我知道你比别人更妥当，会早早回来。你要事先认准花园在什么地方。只要我见你在这底下转悠，准是栏圈里没别人，我马上给你送下钱去。先生，愿真主

① 柏柏尔，非洲北部的别称。

保佑你。’

“这些就是第二封信里面的话。我们大家听了，都争着首先赎身，说保证准时往返。我当然也是这么说的。可是叛教者一点不赞成，说无论如何不能先放走一个人，要走大家一起走。以往的教训太多了：获得自由的人很少履行当囚徒时许下的诺言。过去不少有身份的战俘就用了这种办法，先赎出一人，派他去巴伦西亚或者马略卡岛，还交给他一大笔钱置办船只，然后回头来接其他出资为他赎身的人。可结果呢，这人害怕失去刚刚获得的自由，即使承担着天大的义务，他也会忘得一干二净。为了证明他的话不假，还给我们举了一个简短的例子，是刚刚发生在几个基督教绅士身上的事，真是离奇古怪，即使在这块无奇不有的土地上，也是罕见的。末了他说，不如把那笔赎身的钱交给他，就近在阿尔及尔买只船，就说他要在得土安① 一带沿海地区做买卖。他一当上船主，就不难设法把我们大家救出栏圈送上船去。而且，如果摩尔女子真的像她说的那样，打算出钱替我们赎身，那一旦成了自由人，更可以光天化日之下大摇大摆地上船了。当然他也有难办的事：摩尔人不允许叛教者购买和拥有船只，除非是大型海盗船。他们知道这些买船的人，尤其是西班牙人，是打定主意要逃回基督徒的国土。不过他已经有了对付的计策：他可以找一个塔咖里诺摩尔人② 跟他合股买船、合伙经营买卖；有了这层掩护，他就做稳了船主，其他的事就都好办了。我和我的伙伴们觉得，还是按照摩尔女子的主意，派人去马略卡岛买船更为妥当，可是我们谁也不敢反驳他，怕他见我们不顺从而把事情泄露出

① 得土安，摩洛哥北部城市，现属西班牙。

② 塔咖里诺摩尔人，西班牙境内与基督徒混居的摩尔人。

去。索莱达跟我们打交道的事一旦泄露，我们几人固然不惜为她送命，可是只怕连她自己也难保。我们只好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上帝和那个叛教者。

“我们还当即给索莱达写了回信，告诉她我们决计按她的吩咐去做；她的主意好得很，简直就像跟蕾拉·玛利亚商量过似的；这件事是当机立断还是从长计议，就听她一句话了。我还再一次答应娶他为妻。第二天，恰好栏圈里又没有外人了，苇秆和包袱上下了好几回，她总共交给我们两千金埃斯库多。她在回信上说，下个星期五做胡玛[①]，她要去父亲的花园，去之前，再给我们一些钱；要是还不够，就及早通知她，要多少给多少。她父亲钱多得根本数不清，而且所有的钥匙都在她手里。我们给叛教者五百埃斯库多去买船，我留下八百准备为自己赎身。我把钱交给当时正在阿尔及尔的一个巴伦西亚商人，由他出面跟国王交涉我赎身的事，先把我保出来，答应巴伦西亚商船一到就立即付清赎金。这样做完全是为了防止国王猜忌，因为如果当面交割，他还以为赎金早已汇到阿尔及尔，被商人悄悄挪用生利了。总之，我的主人鬼心眼太多，我说什么也不敢轻易掏钱给他。

“美人索莱达说好星期五去别墅花园，到了星期四，她又给了我们一千埃斯库多，还告诉我们她什么时候出发。她特别叮嘱我，一旦赎了身，千万记住她父亲的花园在哪里，无论如何也要设法去找她。我在简短的回信里保证一定按她的话去做，希望她用上从女奴那儿学到的所有祈祷词，祈求蕾拉·玛利亚保佑我们。在这之后，我赶紧替其他三个同伴赎了身，帮他们顺顺当当地离开栏圈，免得他们见我有钱为自己赎身却不

① 胡玛，即伊斯兰教的礼拜。

管他们，一气之下鬼迷心窍，干出坑害索莱达的蠢事。就我对他们人品的了解，确信他们还不致如此。不过为了万无一失，我还是按照给自己赎身的办法，一一为他们赎了身：把钱全部交给那个商人，由他出面放心大胆地作保。只是我们商定的秘密计划一点也没向他透露，免得惹出麻烦。”

第四十一章

战俘继续讲他的遭遇

没出十五天，我们那个叛教者就买到一艘挺不错的船，可以载客三十多人。他为了得到认可，有意大肆张扬，驾着船去了一趟萨尔赫勒[①]。那地方在阿尔及尔去奥兰的路上大约三十莱瓜处，是大宗无花果干的集散地。他往返了两三次，每次都由那个塔咖里诺人陪伴。在北非这一带，把阿拉贡的摩尔人称作塔咖里诺，格拉纳达的摩尔人就是穆德哈雷斯。可是在非斯王国，穆德哈雷斯人被称作埃勒切斯，常被国王招去当兵打仗。咱们还是回去说叛教者驾船往返吧：他每次都把船停在一个小码头上，离索莱达的花园不过两箭之地。他故意带着划桨的摩尔少年们滞留在那里，不是做祈祷就是顺便演习一下他们计划中想做的事情，时不时还跑进花园里要点水果什么的。索莱达的父亲倒是每次都给，尽管根本不认识他。后来他对我讲，他很想跟索莱达说上话，点明是我委派他护送索莱达去基督教国家，也好叫姑娘不再悬心挂念，可是总也找不到机会。因为摩尔女子，不经丈夫或父亲允许，是不能跟别的摩尔男子或土耳其男子见面的。她们跟被俘的基督徒倒是常打交道，甚至可以毫不拘束地交谈。他幸亏没跟那姑娘说上话，否则我还

---

① 萨尔赫勒，今日的舍尔沙勒，在阿尔及尔以西。

要多一桩心事：索莱达一见连叛教者都知道她的事，还不得吓坏了。然而上帝却另有安排，我们的那位叛教者始终没等到机会兑现他那份好心。这段时间他只管放心大胆地往返于去萨尔赫勒的路上，而且可以随时随处任意停泊；那个跟他合伙的塔咖里诺人对他言听计从；我呢，也已经赎身；只要再找几个划桨的基督徒，就一切齐备了。他叫我考虑考虑，除了几个赎了身的，还准备带走哪些人，及早跟他们约好时间，他打算定在下星期五出发。听他这么一说，我设法找到十二个西班牙人，个个都是好样的划桨手，而且都可以自由进出城门。那个季节一下找到这么多划桨手，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因为正好有二十艘海盗船云集在港口，把所有能划桨的都招募走了。我是凑巧才找到了那十几位；他们主人的海船还在造船厂，尚未完工，所以那年夏天没有出海掠夺。我对他们没多说什么，只吩咐他们星期五下午一个一个悄悄离开，到阿吉莫拉托花园拐角处去集合，一直等到我露面。我是一个个分头通知的，还嘱咐他们，要是遇到别的基督徒，只说是我叫他们去那儿等候的。

“这么安排妥当以后，我还得做一件事，也是最要紧的：告诉索莱达计划进展到什么地步，叫她事先有个准备。不然，她心里想着基督徒的船只到不了呢，我们却突然闯进去带她走，岂不要把她吓坏了。我决定去花园走一趟，看看能不能跟她说上话。临出发的前一天，我去了，假装在那儿摘野菜。结果我碰到的第一个人却是她父亲。他就盘问起来，说的是摩尔人和囚徒交谈时使用的特殊语言，流行于整个柏柏尔地区，甚至包括君士坦丁堡；既不是阿拉伯语，也不是西班牙语，也不是别的什么语言，而是一个大杂烩，可我们都互相听得懂。就是说，他用这种语言问我在他花园里干什么，我的主人是谁。我告诉他我的主人是阿尔巴尼亚人马米，因为我很清楚此人跟

他交情不错；我想在花园里摘点野菜做拼盘。他又问我是不是等着赎身，我的主人要价多少。我们两人正一问一答呢，美丽的索莱达从别墅里面出来了。她已经好久没见我了。我前面说过，摩尔女子见了基督徒不怕羞也不躲避，所以她毫不在乎地朝她父亲和我站着的地方走来。她父亲见她走得很慢，还喊了一声叫她快点。

“可爱的索莱达一出现在我眼前，我简直不知道如何描述她那秀丽的容貌、优雅的丰姿和华贵的服饰。我只能说，她漂亮的脖子、耳朵和头上缀满了珍珠，比头发还多。她的脚踝按当地习俗裸露着，带着两个卡尔卡赫，在摩尔话里就是脚镯或者脚环的意思；是用纯金做的，镶满了钻石。她后来告诉我，她父亲估计这对首饰能值一万多乌拉① 金币。她手腕上的镯子也值这么多钱。她浑身上下都是上等珍珠。对于摩尔女子来说，最富丽堂皇的装饰品莫过于各式各样的大小珍珠，所以摩尔人收藏的珍珠比其他任何民族都多。尽人皆知，在整个阿尔及尔，索莱达的父亲在这方面的收藏，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好。他还有二十万埃斯库多的西班牙金币。而这一切都属于如今我的妻子所有。虽说多日来的忧心忡忡难免在她的容颜上留下些许痕迹，可是她一身盛装走来，仍然那么楚楚动人，不难想像一旦安享富贵又会是一种什么情景。大家知道，不少女人的美色，在不同的日子和场合，是会随着景况而增减的。很显然，内心的激情可以使她容光焕发，也可以使她面色憔悴，甚至往往使得红颜消殒。

“我是说，她走过来了，一身盛装，光艳照人，至少是我看到的第一个美人。这一切再加上我对她的感激心情，简直叫

---

① 多乌拉，西班牙古金币。

我觉得面前是一位从天而降的仙子，来到人世来抚慰我、拯救我。她一来到跟前，她父亲便用他们的语言说我是他朋友阿尔巴尼亚人马米的奴隶，在花园里摘野菜。她于是开口讲话。说的是我刚提到的那种混合语，问我是不是绅士，为什么还没有赎身。我告诉她我已经赎了身，主人的要价是一千五百索勒塔尼小金币，可见他多么看重我。她听了就说：

“‘说实话，你要是在我父亲手下，他就是再要两千金币，我也不叫他放了你。你们这些基督徒尽说谎话，故意装穷哄骗摩尔人。’

“‘说不定有这种事情，小姐。’我回答道。‘不过我可确实对主人说了真话，而且今生今世对天下任何人都这么做。’

“‘你什么时候走?’索莱达问我。

“‘我想是明天吧。’我说，‘这儿正好有只法国船明天起航，我准备搭乘。’

“‘等西班牙船到了再走不是更好吗?’索莱达问，‘干吗搭法国船？你们两家可不是朋友。’

“‘不行。’我回答说，‘就算是听说有西班牙船快到了，说心里话，我也不愿意等，因为反正我明天准能走成。我急着要回到故乡跟家人团聚。别的便当机会再好都不是现成的，我可等不及。’

“‘你显然是在家乡结过婚的，’索莱达说，‘所以急着去跟妻子团聚?’

“‘我没结过婚。’我说，‘不过我已经答应别人，一到家就结婚。’

“‘你答应娶的那位小姐漂亮吗?’索莱达问。

“‘太漂亮了!’我说，‘不是我夸奖她，讲真话，她挺像你。’

“她父亲一听，高兴地笑起来，说：

“‘我的真主，好一个基督徒！那位女子想必是真很漂亮，不然怎么会像我女儿。她可是我们国内最漂亮的姑娘。不信你好好看看她，就知道我说得不假。’

“我们的大部分对答都靠索莱达的父亲翻译，因为他会说咱们的话。姑娘本人虽然也能讲我提到的那种通用混合语，可是她更多是用表情，而不是用话语表达心意的。

“我们正东拉西扯地说着话，突然跑来一个摩尔人，大声喊叫说，四个土耳其人跳进花园围墙，到处乱摘半生不熟的果子。老头吓了一跳，索莱达也一样，因为通常摩尔人似乎生来就怕土耳其人，特别是当兵的，个个都那么粗暴。他们对自己治下的摩尔人为所欲为，简直比对奴隶还糟。这时候，索莱达的父亲对她说：

“‘孩子，快进屋去，把门关严。我去跟这些狗东西论论理。你这位基督徒，摘完野菜快走吧。但愿真主顺顺当当把你送回家乡。’

“我躬身致过意，他便匆忙去找土耳其人了，撇下我和索莱达。看样子她似乎要按父亲的吩咐进屋去，可是老人刚一隐没在花园树丛里，她就转过身来，眼泪汪汪地对我说：

“‘基督徒，阿麦克西？’

“‘阿麦克西’的意思是：‘你要走了？基督徒，你要走了吗？’

“我回答她说：

“‘是的，小姐，可我绝对不会撇下你的。下一个胡玛日你等着我，见着我们的时候千万别害怕，咱们一定会到基督徒的国土的。’

“我尽量把这番话说得明明白白，她果然句句听懂了，一

把搂住我的脖子，慢腾腾朝屋里走去。可是我们险些倒了运，幸亏老天另有打算。我是说，我们两人正那副样子走着，她一只胳膊搂着我的脖子，她父亲劝走了土耳其人转回来了。他把我们那番情景看得一清二楚，我们也知道他都看到了。索莱达到底是聪颖机灵，她不仅不把胳膊从我脖子上松开，反而靠得更紧，干脆把头倚在我的胸前，蜷起双膝，分明一副马上要晕倒的样子。我也故作为难，可又不得不扶着她。她父亲连忙跑到我们身边，见他女儿这样，就问她怎么了，可是得不到回答，便说：

“‘一定是那些狗东西闯进来把她吓晕过去了。’

“说着，把她从我怀里接过去搂在自己胸前。她呢，叹了一口气，两眼泪水未干，又对我说：

“‘阿麦克西，基督徒，阿麦克西。你走吧，基督徒，你走吧。’

“她父亲听了对她说：

“‘孩子，不用撵这位基督徒走，他并没有欺负你。土耳其人都走了。你不必怕什么，没什么值得烦心的了。我这不是告诉你，土耳其人都顺原路出去了。’

“‘老爷，’我对她父亲说，‘你说得很对，那些人把她吓坏了。既然她叫我走，我想不便再惹她烦心。你安安静静歇着吧。也许我还要来花园摘野菜，你看可以吗？我的主人说了，要论做拼盘，哪里的野菜也比不上这里的。’

“你尽管来，摘多少都行。’阿吉莫拉托回答说，‘我女儿这样说，并不是因为她讨厌你或者别的基督徒，她的本意是叫土耳其人走开，嘴里却说出叫你走开，也许她觉得你该去摘野菜了。’

“于是我很快辞别了父女二人。索莱达随她父亲走的时候

简直就像心碎肠断了。我假装接着摘野菜，自由自在绕花园走了整整一圈，仔细观看了所有的出入口和整所房屋的安全设施，谋划着怎么才能便便当当实施我们的打算。然后我回去把一切经过告诉叛教者和我的朋友们。命运把幸福化作娇美可爱的索莱达赏赐给我，我简直是眼巴巴地盼着如愿以偿的时刻。

“时光总算熬到头了，终于盼来了我们朝思暮想的日子。我们经过深思熟虑、长时间反复商议，定出一套计策和日程，大家都严格遵照执行，结果一切遂心。星期五，就是我跟索莱达在花园谈话的第二天傍晚，叛教者把船停泊在约定地点，几乎正对着美丽的索莱达的住处。划桨的几个基督徒也都准备好了，分别在四周隐蔽起来。人人都兴奋紧张地等待着我。船就在眼前，他们恨不得一跃而上。他们一点不知道叛教者的计策，还以为先得赤手空拳干掉船里的摩尔人，才能获得自由。这时候，我和我的伙伴们到了。那几个躲起来的一见我们，马上迎了上来。当时城门早已关闭，那一带郊野看不到一个人影。大家会合以后，不知是先去找索莱达呢，还是先去收拾船里划桨的摩尔人。我们正犹豫着，叛教者走过来问我们干吗站着不动，说是时候了，他手下的摩尔人一点没有防备，大部分都睡着了。我们告诉他我们不知道怎么干更合适。他说最要紧的是把船弄到手，这可以轻而易举地办到，毫无危险；然后再去找索莱达。大家都觉得他说得有道理，于是便动作起来，跟随他走到船边。他第一个跳上去，举起一把弯刀用摩尔话说：

“‘谁也不许动，否则要了他的命！’

“这时候，其他基督徒也差不多都上了船。摩尔人本来胆子就不大，又见头儿那样冲他们说话，顿时都吓呆了。他们似乎根本没人带武器，所以谁也没能抄家伙，只是一声不吭，听任摆布。基督徒很快就把他们捆绑起来，还一边威胁说，哪怕

发出一点声响，就全把他们乱刀捅死。然后，我们的一半人留下看守他们，另一半还由叛教者带路，直奔阿吉莫拉托的花园。我们运气不错，门一推就开了，好像根本没上锁。我们就这样悄然无声地走了进去，谁也没发觉。美丽绝伦的索莱达正在窗前等着我们，一听到人声就低声问我们是不是‘尼萨拉尼’，就是说问我们是不是基督徒。我回答她‘是的’，并且叫她快下来。她认出是我，一刻也没耽误，一声不响地马上走下来，打开屋门，浑身盛装、美艳无比地出现在我们大家面前。我这会儿真不知怎么赞颂她才好。我一见到她，就拉起她的一只手不断亲吻。叛教者和我的难友们也这样向她致意。其他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好学我们的样子，心想是她恩赐给我们自由，所以一一向她表示谢意。叛教者用摩尔话问她父亲在不在花园别墅，她说在，正睡觉呢。

“‘那可得喊醒他，’叛教者提议，‘我们必须带走他，还有漂亮别墅里所有值钱的东西。’

“‘不行。’她说，‘说什么也不许碰我父亲。这房子里没有别的东西了，我都准备带走，足够让你们大家发财致富、心满意足。你们等一等就知道了。’

“说完走进屋里，告诉我们马上就出来，叫我们别动也别出声。我问叛教者是怎么回事，他如此这般解释了一番。我便对他说绝对不许做索莱达不情愿的事。这时候，索莱达捧着一个小箱子出来了，里面装满了金埃斯库多，沉甸甸的她几乎拿不动。

“不凑巧，她父亲偏偏这工夫醒了，听到花园里有响动，就从窗口探出身来，一见满园的基督徒，开始用阿拉伯语拼命大声喊叫起来：

“‘基督徒，基督徒！强盗，强盗！’

“他这一通嚷嚷，弄得我们措手不及，惊恐万分。叛教者见我们处境危急，得趁惊动他人之前，赶紧避开一场乱子，便噌地一下蹿上阿吉莫拉托的住室，我们之中有几个也跟随而去。我不能丢下索莱达不管，因为她当即晕倒在我怀里。最后，跑上去的人把事办得很麻利，转眼工夫押着阿吉莫拉托下来。只见他双手被捆，嘴里塞着一块手帕，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们还威胁他说，只要一出声，就得把命搭上。他女儿见这情景，连忙捂上眼睛不愿再看。她父亲顿时惊呆了，哪里想得到女儿是心甘情愿地落进我们手中的。接下来，脚的用处就大了，我们三步两步地匆忙跳上船去。留在船上的人正提心吊胆地等着我们，生怕出了什么意外。

“天黑之后不过两个钟头，我们就全都上了船。有人给索莱达的父亲松了绑，又掏出嘴里的手帕。叛教者再一次告诉他不许说话，否则就要了他的命。他见女儿也在那里，只能一个劲儿伤心地叹气。可是他很快发现我紧紧搂着那姑娘。而她呢，不哭不喊，不挣扎，也不躲避，始终安安静静。他当然不敢开口，怕的是不停威胁他的叛教者真的动手。索莱达在船上安顿下来，见我们准备放桨起航，可是她父亲和几个五花大绑的摩尔人还在那里，就叫叛教者向我求情，放了摩尔人，饶了她父亲。她宁可跳海自尽，也不愿眼看着连累自己慈爱的父亲当囚徒。叛教者给我翻译了她的话，我说当然可以。他却说不行，因为在那儿把他们一放走，他们会立即惊动全城，招集起这一带的居民，然后派快艇追捕我们，封锁海陆通道，那时候我们可就逃命无门了。所以最好是等到了基督徒的国土再放他们走。

“大家都觉得这主意不错。索莱达听了解释以后，也认为很有道理，我们是不能马上按她的请求做。我们强悍的划桨手

个个暗自庆幸、欣然尽职，立即握起船桨。我们虔诚地向上帝祷告过后，便开始向距离最近的基督教国土马约卡岛驶去。可是偏偏刮起北风，海面也不太平静，我们没法继续朝马约卡方向航行，不得不沿着海岸漂往奥兰，不免都有些忧心忡忡，因为离阿尔及尔六十海里就是萨尔赫勒，很可能被人发现。我们还害怕遇见经常在这一带海域活动的来自得土安的载货船。不过我们所有的人都各自在心里盘算着，但愿遇到的载货船不在海盗手里，那我们不仅不会遭殃，反而能登上大船，更顺利地结束我们的航程。一路上，索莱达始终把头藏在我的掌心里，怕看她父亲。我听到她不停地向蕾拉·玛利亚求助。

“我们航行了三十多海里，天慢慢亮了。我们看到离岸边只有三箭之地。岸上一片荒凉，不会有人发现我们。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奋力划桨朝远海驶去。这时海面已经平静了一些。前进了大约两莱瓜，决定大家替换着划桨，好分批吃点东西。船上的给养倒是很充足。可是划桨手们说还不到歇气的时候，不妨叫不划桨的人喂他们吃东西，他们说什么也不能放下船桨。于是就这么办了。这时候刮起了强风，我们只好扯起船帆，放下船桨，直奔奥兰，因为不可能去别处了。我们的一切行动都很迅速，扬帆航行的速度是每小时八海里多。我们唯一担忧的就是遇到海盗船。我们给摩尔划桨手吃了东西。叛教者安慰他们说，他们不是囚徒，一有合适机会就放他们走。他也对索莱达的父亲说了同样的话。那人回答说：

“‘诸位基督徒，我知道你们正直慷慨，相信你们是会尽量善待我的。可别说什么放我走。我还没那么傻，连这都不懂。你们冒着很大危险抓住我，难道就是为了随后潇洒大度地放我走？而且你们很清楚我是谁，这笔交易会给你们带来什么好处。你们到底要什么？我不妨在这里把话说明白：只要你们放

了我和我这可怜的女儿，要什么我给什么。或者说放她一个人走也行，因为她是我心里最重要最珍贵的宝物。’

“说到这里，他干脆放声哭起来，而且哭得那么伤心，不由得我们大家都可怜他。于是索莱达不得不抬起头来看他，见他哭成那样，自己也动了感情，便从我脚边站起，跑过去抱住老父亲。两人面颊贴着面颊，齐声痛哭，害得我们不少在场的人也陪着他们流泪。可是她父亲见她一身盛装，珠光宝气，就用他们自己的语言问道：

“‘这是怎么回事，孩子？昨天傍晚，在咱们遇到眼前这场大难之前，我见你还是平日的家常打扮，怎么这会儿一下子换了一身最好的衣服？咱们光景好的时候，我确实留心给你做了好些这样的衣服。你遇到什么值得庆贺的欢喜事非得这么刻意修饰打扮一番？而且你哪来的工夫换装呢？你说呀，是怎么回事？这简直比眼前这场灾祸更叫我惊慌糊涂。’

“摩尔人对他女儿说的话，叛教者都一句句翻译给我们听。那姑娘始终只字未答。这时候他看到船舱一边有一只小箱子，正是他女儿平时存放首饰的那只。可是他清楚记得是留在阿尔及尔城里了，并没有带到别墅去。于是他就更糊涂了，便问那箱子是怎么落到我们手里的，里面装的是什么。没等索莱达回答，叛教者抢先说道：

“‘先生，你不必费心问你女儿索莱达这么多问题。我只要回答你一句，你就全都明白了。告诉你说吧，你女儿已经成了基督徒。我们依靠她才慢慢锉断了枷锁，摆脱了囚徒生活。她是自愿来这里的。我想她一定对眼前的一切都很满意，就像一个人离开黑暗见到光明，摆脱死亡重获新生，丢弃痛苦永享欢乐。’

“‘这人说的都是真的，孩子？’摩尔人问。

“‘是的。’索莱达回答。

“‘就是说，’老人接着问，‘你果真成了基督徒，而且把自己的父亲拱手交给了敌人?’

“听了这话，索莱达便说：

“‘我是成了基督徒，可并不是我害得你落到这步田地。我从来没有想到抛弃你或者伤害你，我只是要给自己找到幸福。’

“‘孩子，这就是你找到的幸福啊?”

“‘是的，’姑娘说，‘你问问蕾拉·玛利亚吧，她会比我说得更明白。’

“摩尔人没等听完，就一头栽到海里，快得出人意外。幸亏他那身碍手碍脚的长袍子托着他在水面浮了一阵，不然当下准会淹死无疑。索莱达大喊大叫，求我们救他出来。我们一齐扑过去，揪住长袍把他拽上来，见他已经淹得半死，失去了知觉。索莱达伤心极了，抱住他哭得好不凄惨，就像他真的死了一样。我们把他翻转过去，嘴朝下；结果他吐出好些水，两个小时以后总算苏醒过来。

“这段时间里，风向变了，我们只得朝岸边靠拢，可是必须用力倒着划桨，免得撞上去。不过我们运气不错，驶进依傍着一个小小岬角的港湾。摩尔人把那个岬角称作‘卡瓦·鲁米亚’，用咱们的话说，就是‘基督徒荡妇’。根据摩尔人的传说，那个导致西班牙亡国的祸根卡瓦① 就埋在那里。‘卡瓦’在他们的话里是‘荡妇’的意思；‘鲁米亚’是‘基督徒’。他们认为迫不得已把船停泊在那儿实在是不祥之兆，所以除非走投无路，他们决不这么办。可是当时我们一行人哪里管它是什么荡妇的葬身之处，在波涛汹涌的汪洋之中，它就是使我们免

① 卡瓦，胡里安的妻子或女儿。

于遭难的安全港湾。我们在岸边设下岗哨，船上的人也始终桨不离手，又从叛教者储备的食品中拿出一些吃饱了肚子，然后诚心诚意地祈求上帝和圣母施恩襄助，保佑我们善始善终。由于索莱达一再央求，说是手脚被捆的父亲和同胞就在眼皮底下，她实在不忍心继续看下去；于是我们决定送他们上岸，答应临出发的时候放走他们，反正那地方荒无人烟，对我们不会有什么威胁。看来我们的祈祷没有白费，老天都听到了。不一会儿，风向顺了，海面一片平静，召唤我们继续踏上幸运的旅途。既然如此，我们便给摩尔人松了绑，把他们一个接一个送上岸去。他们自然感到十分惊喜。轮到索莱达的父亲的时候，他已经很清醒了。他下船之前对我们说：

“‘你们这些基督徒知道吗，这个刁丫头为什么叫你们放我走？你们以为是她可怜我吗？根本不是！她这样做是嫌我在这儿碍事，她那丢人现眼的打算就要落空了。你们别以为她改换教门是因为她觉得你们的信仰比我们的强。她只知道在你们的国土上可以恣意放荡，在我们这儿却不行。’

“我和另一个基督徒紧紧抱住他，怕他蛮干。这时他转向索莱达说道：

“‘你这个不要脸的女子，不知好歹的丫头！你瞎了眼，昏了头！这些家伙是咱们天生的仇人，你听他们摆布能有什么好结果？我真不该生你养你，真不该娇生惯养地把你拉扯这么大！’

“看来他是要没完没了了，我就赶紧把他送到岸上。他接着在那儿大叫大骂，祈求穆罕默德借助真主，叫我们沉没、完蛋、灭亡。我们扬帆起航以后，虽然听不见他在说什么，却能看见他在干什么：他又是揪胡子，又是拽头发，扑在地上乱爬。他突然提高了声音，我们都听得清清楚楚：

“‘快回来，我心爱的女儿，快上岸来！我什么都能原谅你。把钱给那些人，反正也是他们的了。快回来安慰你这可怜的老爹吧！你要是真的撇下他，他就要把命丢在这片荒凉的沙滩上了！’

“这些话索莱达都听见了，也不知道回答什么好，只是说：

“‘父亲呀，你求真主吧。是蕾拉·玛利亚叫我变成基督徒的。她会抚慰你的凄苦的。真主清楚我只能这样做。这些基督徒并没有逼迫我。我没法不跟他们来而一直待在家里，因为我自己心里急切地要做成这件事。亲爱的父亲，尽管你觉得这样很糟，可我却认为是再好不过的了。’

“这番话她父亲根本没有听见，因为我们已经看不到他了。我尽量安慰着索莱达，大家慢慢把心思都放在航行上。风向很顺，看来第二天破晓我们肯定能到达西班牙海岸。然而，好运很难轻而易举地到手，总是要受到结伴而行或者跟踪而至的灾难的骚乱破坏。也不知道是我们自己命里注定了呢，还是摩尔人对女儿的诅咒应了验（恐怕任何一个父亲的诅咒都不该等闲视之），我是说，当时四周一片汪洋，入夜已经三个多小时了，船帆上下都绷得紧紧的，桨柄也在船舷上拴牢了，顺风驶船省了我们不少力气。借着皎洁的月光，我们看到近处驶来一艘方帆大船，篷帆涨满，舵翼微偏，从我们面前穿行而过。因为距离太近，我们连忙降下风帆，免得相撞。他们也用力转舵好让我们过去。他们那边有人探出船舷问我们是什么人，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一听他们讲的是法语，叛教者便说：

“‘谁也别搭腔！这些家伙准是法国海盗，个个都是不要命的。’

“他这么一提醒，我们谁也没说话。一小会儿之后，那只大船走到下风，突然朝我们射出两发链子弹。其中一发把我们

的桅杆拦腰击断，带着船帆一齐掉进海里。接着又是一发，正好打在我们的船体中央，把它一劈两半。尽管没有造成伤亡，可是我们眼看要沉到水里去了。我们大声呼救，求大船上的人们打捞我们，否则我们就要淹死了。他们这才落下帆，放下小艇，跳上去十一二个法国人，个个全副武装，端着火枪，点着火绳。他们靠近一看，见我们没几个人，船也快沉了，就把我们打捞起来，说我们不回答问候，实属无礼，该当如此。我们船上的叛教者拿起索莱达的珠宝箱就丢进海里，谁也没注意他在干什么。

“最后我们都上了法国船。他们像对待敌军俘虏一样，把我们详细盘问了一番，然后夺走了我们所有的东西，连索莱达腿上的脚镯也没放过。索莱达自然难过极了，可我倒不为这个可惜。我担心的是那些人抢完了贵重的珠宝之后，还会要她身上绝无仅有、心中无比珍视的财富。幸好那些人并不贪恋金钱以外的东西；他们对于财货是永无餍足之时的。我们穿的那身囚徒服装，只要他们认为能派上用场，就都给我们剥得精光。他们之中有人提议把我们用帆布裹起，丢进大海。他们本来打算冒充布列塔尼商人到西班牙一些港口去做买卖，如若把我们这些活人带过去，一旦泄露了他们的劫掠行为，岂不要受到严惩？可是船长（就是他洗劫了我亲爱的索莱达）说，捞到这么多东西，他已经心满意足了；他不想靠近什么西班牙港口，而是打算趁黑夜想方设法穿过直布罗陀海峡，直奔拉罗谢尔；他就是从那儿出来的。最后他们商定，一望见西班牙海岸，他们就给我们一只小艇和短短的航程必备的一切。第二天他们果真依言照办了。远处的西班牙国土一进入我们的视野，我们就把一切痛苦磨难忘得一干二净，似乎从来没在我们身上发生过一样。重获自由就是这样令人欣喜若狂！

“大约中午的时候，他们让我们上了小艇，给了我们两桶水和一些饼干。船长不知怎的生了怜悯心，在美丽的索莱达上船之前，送给她四十金埃斯库多，而且不允许他的手下人剥去她现在穿的这身衣裳。我们登上小艇，对他们的善举一再表示谢意，简直是一片感激，哪里还有一点抱怨。他们的大船便径直朝海峡驶去。这时候我们的唯一目标就是眼前的陆地，只顾一个劲儿地划桨，结果日落以前已经离得很近了，看来不等到深夜，准可以抵达。可是那个夜晚没有月亮，天很黑。我们也弄不清楚到了什么地方，觉得急着登陆怕不甚妥当。我们当中还是有不少人主张登陆，说是哪怕攀上远离人烟的巉岩也好，至少可以躲开肯定会在那一带转悠的得土安海盗。他们总是夜宿柏柏尔，晨至西班牙，然后抢掠一番再回家去睡觉。最后我们采纳了一种较为稳妥的办法，那就是：慢慢靠岸，趁着海面平静的时候随便找个地方登陆。事情就这么办了。午夜时分，我们到了一座高耸险峻的山峰脚下，幸好不是那么紧贴海岸，总算给我们留出一块便于登陆的平地。

“船一撞上沙滩，我们就跳上岸去亲吻脚下的土地，人人欣喜若狂，满含泪水，感谢我主上帝给了我们如此难得的恩惠。我们取出船里的给养，再把它拖上岸边，顺山坡爬了好长一段路。即使这时候，我们心里还在犯嘀咕，简直不敢相信脚下踩的真是基督徒的土地。我好像觉得左盼右盼了好长时间，天才总算是亮了。我们爬上山顶，想眺望一下周围有没有村庄或者牧人的草棚，可是我们举目四望了半天，什么也没发现，村庄、人影、大道、小径统统没有。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决定继续往前走，迟早总会碰上个把人问问路吧。最让我难过的是眼见索莱达在崎岖的山地跋涉，我只得不时地把她背起来。可是她见我吃力，自己更吃力，一点不觉得轻松，说什么也不愿

再叫我费那个劲了。她凭着一股韧劲，心甘情愿地由我牵着手，一路走去。这样走了大约不到四分之一莱瓜，我们听到一阵小铜铃的声音，清楚表明附近有放牧牲口的。大家留心张望了一番，看看有没有人露面。果然一棵软木树底下有个少年牧人，正悠然自得、漫不经心地用刀子削木棍。他一抬头，立刻很轻巧地跳了起来。后来我们才知道他第一眼先看到叛教者和索莱达，见他们一身摩尔装束，还以为全柏柏尔的居民都向他扑来了。他眨眼工夫噌的一下蹿进跟前的树林，扯着嗓子大喊大叫：

“‘摩尔人，摩尔人上岸了！摩尔人，摩尔人，快抄家伙！快抄家伙！’

“他这么一通嚷嚷，弄得我们慌了手脚，不知怎么才好。接着一想，牧人的喊声肯定会惊动这一带的居民，海岸巡逻马队很快就会赶来过问。于是我们叫叛教者脱掉他的土耳其服装，我们之中有人把身上的囚徒坎肩给他穿上，自己只留一件衬衫。我们眼看牧人沿着一条路逃跑了，便一面祷告上帝，一面紧随而去，一直等着海岸巡逻马队过来拦截我们。果然不出所料，走了不到两小时，我们钻出树丛，来到一片平地，见大约五十来个骑兵，半勒缰绳、一路小跑迎面而来。一打照面，我们立即停下来等着。他们到了跟前，发现并不是他们要找的摩尔人，而是一群疲惫潦倒的基督徒，个个显得迷惑不解。他们其中一个问道，是不是我们吓得牧人乱喊乱叫，招呼人们抄家伙？

“‘是的。’我说。我正打算给他讲我的遭遇，告诉他我们是什么人，从哪里来，跟我们一起来的一个基督徒认出了问话的骑兵，便抢在我头里开了口：

“‘先生们，可得感谢上帝把咱们带到了好地方！我没弄错

的话，咱们脚下就是维雷斯·马拉加的土地。当了这么多年的囚徒，可是我脑子里还记得清清楚楚，这位问话的先生就是我舅舅，佩德罗·德·布斯塔曼特。’

“基督徒战俘话音未落，骑兵立即跳下马，跑过来抱住小伙子，对他说：

“‘我的外甥啊，我心里天天惦记着你！可不是你吗！我还以为你死了，真是没少流眼泪。我姐姐还有所有活着的家人也一样。多亏上帝让他们活到今天，能高高兴兴地看到你。我们知道你在阿尔及尔。瞧你跟伙伴们的模样和一身衣服，你们准是好不容易才逃出来的。’

“‘可不是吗，’小伙子说，‘以后有的是时间仔细说道。’

“别的骑士一听说我们是基督徒战俘，都纷纷跳下马来，请我们骑上他们的马，一块去维雷斯·马拉加城里，不过一莱瓜半的路程。我们说船还在岸边，他们之中有几个便负责往城里运送。我们一个个跨马骑在鞍后，索莱达跟那个基督徒的舅舅骑一匹。有人先头赶回去通报消息，所以全城的人都出来迎接我们。这一带沿海居民见惯了获释的囚徒和被俘的摩尔人，对我们一行人并不感到惊奇。倒是索莱达的容貌叫他们惊叹不已。这姑娘在那个节骨眼上简直令人叫绝。她见自己终于到了基督徒的国家，不必再担惊受怕，心情十分激动，再加上旅途劳顿，脸庞上泛出一片红晕。但愿不是偏爱迷惑了我的眼睛，反正我敢说世上还没有比她更美的，至少我自己没有见过。

“我们先直接去教堂感谢上帝的恩赐。索莱达一走进去就说那儿有很多面孔很像蕾拉·玛利亚。我们告诉她那都是圣母像。叛教者尽量一一给她作了解释，说她尽管把每个圣像都当成以前听说过的蕾拉·玛利亚真身，都可以虔诚膜拜。她生来头脑灵巧机敏，所以很快就明白了有关圣像的种种解释。

“接着人们把我们带进城里，邀请我们分别住在不同人家。跟我们同来的基督徒领着叛教者、索莱达和我去了他父母家。那是一个财产颇丰的优裕之家，十分亲切地款待了我们，就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

“我们在维雷斯逗留了六天。这期间，叛教者打听到他都该办些什么手续，独自去了格拉纳达，准备通过宗教法庭重新皈依神圣教会。其他获释的基督徒也都各得其所。最后只剩下索莱达和我，身上除了通情达理的法国人送给索莱达的那点金埃斯库多，别无分文。她骑的马就是用那点钱买的。眼下我还不过是她的父亲和侍从，不是丈夫。我们想去看看我父亲是否还活着，再不就是哪个弟弟是否比我运道好一些。不过上天既然让我做了索莱达的伴侣，恐怕碰到再好的机遇，我也不会稀罕了。一路的困顿和随之而来的种种艰辛，索莱达都默默熬过来了。她是那么热切焦急地要成为基督徒，确实令我钦佩，促使我终生终世为她效劳。我能娶她，她能嫁我，固然令我十分欣喜，可同时也使我忧心忡忡，因为我不知道在自己的国土上是否可以为她找到一个安身的角落。这么长时间了，父亲和弟弟们生死如何，家道有什么变化，这些都不得而知。要是找不到他们，我可就再也没有亲人了。

“先生们，这就是我的经历。是否新奇有趣，诸位自有高见。就我本人而言，我倒想讲得更简短一些。因为怕惹各位厌烦。不少想要叙述的情景都到了嘴边，又叫我咽下去了。”

第四十二章

接着在客店里发生的事情和其他值得一提的情节

战俘讲到这里就不言语了。于是堂费尔南多对他说：

“上尉先生，您确实把自己的这段经历讲得跟事件本身一样新鲜有趣。从头到尾都是那么异乎寻常，闻所未闻，而且充满了曲折的情节，谁听了都会兴味十足，为之入迷。我们太喜欢听您讲了。要是明天您还讲同一个故事，哪怕从头开始我们也乐意。”

然后堂费尔南多和所有其他人都表示愿意竭尽全力为他效劳，话说得十分恳切真挚，一片好意使战俘深受感动。堂费尔南多还特别表示，如果战俘愿意随他回家，他将求自己的侯爵哥哥当索莱达受洗仪式的教父。他本人准备资助战俘不失身份地体面还乡。那人对这一切十分感激，但却都客客气气地谢绝了。这时候天色已晚，夜幕中，一辆马车来到客店，随行的还有几个骑马的人。他们也是来投宿的，老板娘告诉他们客店连一寸空地也没有了。

“就算是这样吧，”已经进了门的一个骑马人说，“法官大人到了，总得有个地方安顿。”

一听这官衔，女主人慌了手脚，连忙说：

“老爷，是这么回事，我们这儿没铺盖。要是法官老爷阁

下自己带着，我想他一准带着，那就劳驾请进，我和我男人把房间腾出来安顿大人。”

“那就多谢了。”随行的侍从说。

这时候，从马车上下来一个男子，一身服饰衣着立刻显示出他的职业和地位。只见他穿着长袍，打褶紧口袖，正像他的仆人说的，的确是位法官。他手里牵着一个姑娘，十六七岁光景，一身出远门的打扮，娇艳秀丽，丰姿不凡，使所有见到她的人都为之一震。如若不是已经在客店里认识了多洛苔亚、露丝辛达和索莱达，大家准会以为，很难遇到第二个像她那样的漂亮姑娘。堂吉诃德正好看到法官和姑娘进来，便说：

“您尽可以走进这座城堡松快松快。这里地方狭窄，又有诸种不便，不过世上再狭窄不便的地方也容得下文人和武士，特别是由美女陪伴和引导的文人与武士。陪伴和引导您这位文人的既然是一位这么漂亮的姑娘，不仅所有的城堡要大门洞开、盛情邀请，为了迎接她，连岩石也要让道，高山也要低头。我再说一遍，请您走进这个极乐世界，这里自有星辰璀璨，阳光耀眼，来点缀随您而至的明丽的天。这里武士英勇盖世，美人娇艳绝伦。”

法官听了堂吉诃德这番宏论自然十分诧异，便瞧着他仔细端详起来，结果他的模样比他的话语更令人惊讶。法官正在那里不知如何对答，眼前出现了露丝辛达、多洛苔亚和索莱达，又使他惊诧不已。原来老板娘告诉她们来了新客人，还特别提到那位姑娘多么漂亮，她们便一起出来迎接，想看个究竟。当然，堂费尔南多、卡尔德尼奥和神甫也按照常规客客气气欢迎新客人到来。法官大人尽管迈步走进，可是心里一点也不明白所见所闻是怎么回事。这时几个丽人一起上前迎接那位美丽的姑娘。法官最后看出客店里住的都是些有身份的人，唯独堂吉

诃德的模样、装束和神态叫他有些莫名其妙。大家客套寒暄了一番，便因地制宜，按原先的办法一一安置下来：女的去那间阁楼歇息，男人们都留在外间，就算是守护她们罢。法官见他女儿（就是那位姑娘）跟小姐们去了，十分放心，姑娘本人也很高兴。她们有了店主两口子那张窄窄的床，再加上法官带来的铺盖，一晚上过得比预料的好多了。

法官刚进门，战俘心里就一跳，觉得那人像他弟弟。他问随行的一个仆人，那人叫什么名字，是什么地方人。仆人回答说是胡安·佩雷斯·德·别德马硕士，听说是莱昂山区人。听了这话，再加上刚才的观察，战俘终于判定那人无疑是他弟弟，就是按父亲吩咐念书的那位。他欢喜异常，便把堂费尔南多、卡尔德尼奥和神甫叫到一边，实情相告，说法官就是他弟弟。据那个仆人说，已经被任命为墨西哥法院法官，要去美洲赴任；还说，那个姑娘是他女儿，母亲生下她就死了，给女儿留下大笔嫁妆，使主人成了巨富。

战俘向他们几位求教，是直接上前相认呢，还是首先试探一下，弄清他弟弟见他如此穷困潦倒，究竟会是羞与为伍呢，还是热忱接纳。

“还是让我来试探吧，”神甫说，“不过我觉得，上尉先生您准会得到善待的。您弟弟面目和善，举止庄重有礼，不像个狂妄无知之辈，肯定懂得如何对待人生的悲欢沉浮。”

“即便是这样，”上尉说，“我看我们兄弟相认还是委婉一点好，别太冒失了。”

“我不是说了嘛，”神甫答道，“我会想办法叫大家都满意。”

这时候，晚饭准备好了，大家入席就餐，只有战俘躲在一边。女眷们就在自己房间进晚餐。席间，神甫开口说道：

“法官大人，我在君士坦丁堡当过几年战俘，结交了一位难友，跟您一个姓。在西班牙步兵的战士和上尉里面，数他最勇敢了。论顽强骁勇他数得上，论倒霉他也数得上。”

“先生，这位上尉叫什么名字?”法官问。

“他的名字是，”神甫说，“鲁伊·佩雷斯·德·别德马，出生在莱昂山区某个村子。他给我讲了他父亲和他们兄弟几个的事。要不是听他这么个老实人亲口说，我准会以为是老婆婆们冬天守着火炉讲古呢。他告诉我，他父亲把财产分给三个儿子，还给了他们不少忠告，句句都比加图的那些格言强。依我看，他决定当兵去打仗还真做对了。他无人帮衬扶持，只靠自己的勇敢顽强和人品，在短短几年里当上了步兵上尉，而且眼看可以指望被提升为陆军中校。可是他实在命运不济，正等着走运的时候，偏偏倒了霉，连自由也失去了，而且恰恰发生在别人重获自由的欢乐时刻，就是勒潘托战役。我自己是在贾利塔被俘的。后来又经过一系列曲折遭遇，我们两人最后在君士坦丁堡成了难友。他不久从那儿去了阿尔及尔，接着就发生了他那段世上罕见的奇特经历。”

就这样，神甫一口气简单扼要地讲起他哥哥和索莱达的事情。法官一直仔细听着，就连他执法判案的时候也没这么专注过。不过神甫只讲到法国人如何洗劫了船上的基督徒，他的难友和那个漂亮的摩尔女子如何困顿艰难，也不知道他们流落到了何方，是抵达了西班牙呢，还是被法国人带到法国去了？战俘这时也躲在一边听着神甫的话，并且观察着他弟弟的一举一动。法官见神甫说完了，便两眼满含泪水，长叹了一声说：

“先生啊，您带来的消息实在跟我休戚相关！我本该稳健持重为宜，可是也不得不伤心得流出泪水。您提到的这位勇敢

的上尉就是我的大哥。比起我和我弟弟[①]，他身体更强壮，追求更崇高，所以选择了当兵打仗的道路，这是我父亲给我们指出的三条道路之一。我想，您觉得像讲古的难友身世里也是这么说的。我走上念书求学的路；各位已经看到，依靠上帝恩宠和我自己的努力，我终于获得了如今的地位。我弟弟在秘鲁发了财，不断给我父亲和我寄钱过来，数目早就超过了他带走的那笔款子。于是我父亲又可以大手大脚地过日子了；我自己也宽裕体面地完成了学业，得到了眼下的职务。

“我父亲还活着，朝思暮想地惦记着他的长子，不停地祈祷上帝别让死神过早阖上他的双眼，他还想活着跟儿子见面。我这位哥哥一向很懂事，所以我想不通，他遭难受罪也罢，一帆风顺也罢，怎么就是不给父亲捎个信儿来？要是父亲和我们弟兄俩知道他的景况，就不至于苦苦熬到苇秆奇迹般地出现才得以赎身。我现在担心的是，那些法国人究竟把他放了呢，还是为了灭口把他杀了？我本是满心欢喜地踏上这次旅途的，可现在却要悲伤忧愁地走完剩下的路程了。我的好哥哥呀，谁能知道你如今在哪里呢？我真想亲自去找你，帮你摆脱苦难，哪怕豁出性命，也在所不惜！谁又能给咱们的老父亲捎个信儿，说你还活着；哪怕是关在柏柏尔最漆黑的牢房里，他、我和弟弟有的是钱把你赎出。美丽宽厚的索莱达，谁能偿付你赏赐给我哥哥的恩惠呢？谁又能亲眼目睹你的灵魂再生，参加你那众人同庆的婚礼呢？”

法官听到他哥哥的消息很是伤心，一口气说了不少话。大家听着十分感动，深表同情。神甫见事情进展正如所料，也完全符合上尉的心愿，不打算让大家老是这么伤心下去，便从桌

① 按战俘的自述，去美洲经商的应为法官的二哥。

旁站起，进屋去找索莱达。不一会儿，牵着手领她出来，后面跟着露丝辛达、多洛苔亚和法官的女儿。上尉在一边等着，不知道神甫往下要干什么。只见神甫走过来用另一只手牵住他，拉着两人朝法官和其他绅士们走去，一面说道：

“法官大人，擦干泪水吧，您最大的夙愿已经实现了！站在您眼前的正是您亲爱的哥哥和亲爱的嫂子。您看这位，正是别德马上尉；这位呢，就是帮了他大忙的摩尔美人。我刚说了，那些法国人把他们洗劫得身无分文，正好可以让您向他们敞开慷慨的胸怀。”

上尉走过去一把抱住弟弟，可他弟弟却双手撑在他胸前，把他稍稍推开一点，仔细端详了一阵。一看果真是他，便紧紧把他搂住，高兴得热泪涌流。几乎所有在场的人都不得不陪着他流泪。兄弟俩千言万语说不尽悲欢离合，想像都很困难，更别说描述了。

他们简略地叙述了各自的经历，他们表明了兄弟间的骨肉深情；法官拥抱了索莱达，应允与她分享家产；法官又叫自己的女儿拥抱了她；一边是基督徒丽人，一边是摩尔美女，大家见了，不免又一次热泪盈眶。堂吉诃德一言不发，默默观察着这些怪事，认为这都是游侠骑士行当中常见的梦幻场景。此时此刻，大家一致的看法是，上尉和索莱达应该和他弟弟去塞维利亚，并且通知父亲他已经获释归国，还喜得美眷，如有可能，请他前去参加索莱达的洗礼仪式和两人的婚礼。法官得到消息说，月内将有一支舰队离开塞维利亚去新西班牙①，所以他无论如何不能改变行程，否则错过这次机会将造成极大不便。

① 新西班牙，即现在的墨西哥。

总之，人人都为战俘交了好运而满心欢喜。这时候，夜晚已经过去了三分之二，大家决定在天亮之前稍微休息一下。堂吉诃德自告奋勇守护城堡，免得什么巨人或者游侠恶棍贪恋云集在城堡中的美色，趁机发动偷袭。所有了解他的人都对他表示了谢意。然后他们向法官说明了堂吉诃德的古怪癖性，这使法官很感兴趣。只有桑丘·潘沙见人们迟迟不去睡觉，早就腻味了，这时候赶紧把自己安顿好了，比谁都舒服：原来他身下垫的是毛驴的全副鞍具。下文我们将看到，他要为这副鞍具付出很大的代价。

女眷们已经在自己的房间里安歇了，其他人也将将就就安顿下来。堂吉诃德按照许诺，走出客店去为城堡站岗放哨。

天将破晓的时候，女眷们听到了一阵婉转悦耳的歌声，不禁仔细欣赏起来。特别是多洛苔亚，她早就醒了。睡在她身边的是法官的女儿，堂娜克拉拉·德·别德马。谁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唱得这么好，而且是不带伴奏的清唱。她们觉得歌声一会儿来自后院，一会儿来自马圈，正在仔细揣摩是怎么回事呢，卡尔德尼奥走到门前说道：

“没睡着的人都听听，有个骡夫小伙子在唱歌，唱得真好听。”

“先生，我们听到了。”多洛苔亚说。

于是卡尔德尼奥走开了。多洛苔亚屏气凝神听了一阵，终于听懂了歌曲的内容。

第四十三章

这里讲到青年骡夫的有趣经历和客店里发生的其他妙事

我驾着爱情的小舟，
在无边的汪洋漂流。
我茫然地四处张望，
哪里有宁静的港口？

我追寻着一颗明星，
她悬在遥远的天穹。
谙熟夜空的帕里努洛①，
也被她的绚丽震惊。

我不知随她走向何处，
漫无目标，不辨航路。
我表面上若无其事，
却全身心由她摆布。

她冷冰冰令人生畏，

---

① 帕里努洛，罗马诗人维吉尔的作品《埃涅阿斯记》中的舰队舵手。

她羞答答有逾常规。
每当我仰望她的光彩，
总有乌云把她遮蔽。

哦，绚丽的星辰，
我投向你灿烂的胸襟！
而你却在我眼前隐没，
岂非宣告我死期来临？

多洛苔亚听到这里，觉得不该叫克拉拉错过这么美妙的歌声，就来回晃动着把她喊醒，对她说：

“对不起，小姑娘，我把你叫醒了。我是想让你品味品味一副好嗓子，恐怕你长这么大也没听到过。”

克拉拉睡眼惺忪地醒过来，可头一遍没听懂多洛苔亚的话，就问是怎么回事。她又说了一遍，克拉拉这才凝神听起来。刚听了两句，就不知道为什么浑身发抖，像是得了四日疟一类的重病，她紧紧搂住多洛苔亚说：

“小姐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干吗要叫醒我？我只盼着老天行好，蒙住我的眼睛、捂住我的耳朵，再也不见不睬这个倒霉的歌手！”

“你在说些什么呀，小姑娘？要知道人们都说这唱歌的是个青年骡夫。”

“哪里哟！”克拉拉回答说，“他不仅掌管着大片田庄，还牢牢掌管着我的心。只要他自己不撒手，今生今世也甭想把他轰走。”

姑娘的一席伤心话使多洛苔亚大吃一惊，想不到她小小年纪居然还懂得这个，就说：

“克拉拉小姐，你这话说得我摸不着头脑。能不能讲得更明白一些，告诉我心呀田庄呀的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听了这歌手的嗓音你那么心慌意乱？不过这会儿你先别说话，不能因为你害怕，耽误我的耳福。好像歌手又在唱新词新调了。”

“随你的便。”克拉拉说。

她果真一点也不想听，两手紧紧捂住耳朵，弄得多洛苔亚更是莫名其妙；不过她这时候已经在专心听歌了。那人接着唱道：

我满怀甜蜜的希望，
披荆斩棘，跨越屏障。
我心中铺下一条坦途，
然后坚定地迈开脚步。
幻灭紧随，伴我而行，
我并不因此胆战心惊。

闲散懒惰虚度了时光，
胜利的荣耀岂从天降？
面对命运不敢奋力抗争，
如何去赢得幸福和恬静？
沉湎安逸，随波逐流，
哪里还会有高尚的追求？

为爱情付出高昂代价，
理所当然，何须惊诧？
世间万物怎能论贵贱？
心之所爱便是金不换。

得来容易可顺手丢弃，
无人不懂这浅显道理。

真情受挫我并不气馁，
继续向前去踏破壁垒。
爱心带我走上的路途，
布满可怕的艰难险阻。
不过我依然满怀希望，
终要从人间登上天堂。

歌声到此结束，克拉拉便开始哭泣。多洛苔亚越发感到纳闷，急于想知道为什么一个唱得这么哀怨，一个哭得如此凄惨，于是又问克拉拉刚才的话是什么意思。小姑娘似乎不愿叫露丝辛达听见，就紧紧抱住多洛苔亚，嘴唇贴在她耳朵上，以防别人知晓。她说：

“小姐，这个唱歌的人，他父亲是阿拉贡地区的一位绅士，掌管着两处田庄。他们也住在京城，跟我父亲家对门。我父亲家的窗户，冬天有布帘遮着，夏天有木棂隔着。可是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个青年去上学的时候居然看到了我，也不知道是在教堂里呢，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反正他是爱上我了，老是站在他们家窗口，又是比划又是流泪，向我表明他的心意。我当然最后就信了他，而且也稀里糊涂地爱上了他。他给我打手势的时候，常常一只手攥起另一只手，意思是说想跟我结婚。我心里自然也很乐意，可是一个没娘的女孩儿找谁去谈心事呢？我就一直这么拖着，也不知怎么回报他，只能趁我父亲和他父亲都出门的时候，掀开布帘或者打开木棂，让他把我看个仔细。每逢这时候，他都高兴得要发狂。不久，我父亲该

起程了。他不知从哪里得到了消息，反正不是我告诉他的，因为我始终没能跟他说上话。于是他病倒了，依我看，是心病。我们出发的那天，我一直没见着他，所以在分手前连看他一眼的机会也没有。我们走了两天路，到了一个离这里有一天路程的村子。进客栈的时候，我见他站在门口，一身骡夫打扮，确实挺像。要不是我心里牢牢记得他的模样，简直会认不出来的。我认出了他，又惊又喜。他也看了我几眼，可是没让我父亲发现。一路上或者在客店里，他总是避开我父亲从我面前走过。我当然知道他是谁，也清楚他是为了我，才一路步行跟随我们，吃了不少苦头。我心疼极了，他走到哪儿，我两眼就盯到哪儿。我不知道他跟来干什么，也不明白他是怎么背着他父亲跑出来的。他父亲就他这么一个儿子，所以十分疼爱他。当然，他也确实值得疼爱。你回头见到他就知道了。我还得告诉你，他唱的那些歌都是他自己脑子里想出来的。我听说，他是个好学生，诗也写得不错。还有，每次我见到他或者听他唱歌，我都吓得浑身发抖，生怕我父亲认出他，识破我们的心思。我还从来没跟他说过一句话，可是我非常爱他，没有他，我就活不下去。

“小姐，这个歌手的事我只能告诉你这些。你那么喜欢他的歌喉，可见他不是你说的什么骡夫，而是我说的那个一片田庄和一颗心灵的主人。”

“堂娜克拉拉小姐，不用再说了。”多洛苔亚打断她的话，还一遍遍地亲吻她，“听我的，不用再说了。等天亮了再看。我相信上帝会妥善安排你们的事的，你们既然一片纯真地开了头，理应有个圆满的结局。”

“唉，我的小姐！”克拉拉说，“还能指望什么结局啊？他父亲又有钱又有地位，准会觉得我连当他儿子的丫鬟都不配，

更不用说嫁给他了！可是叫我背着父亲嫁给他，那说什么也不行！我现在只盼望这小伙子离开我回去。我们越走越远，只要看不见他，也许我心里慢慢就不这么难过了。不过我明白，我想出的这个办法不会有多大用处。我真不知道是见了什么鬼，怎么就糊里糊涂爱上了他。我还是个小姑娘，他还是个小小子。真的，我们还是同岁呢！我还没满十六岁。我父亲说，要到圣米盖勒节才是我的生日。”

多洛苔亚听了堂娜克拉拉那番孩子气的话禁不住笑了起来，对她说：

“小姐，我看晚上剩的时间不多了，咱们还是歇会儿吧。上帝会让天亮的，办法也是会有的，除非我这人连这点手段也没有。”

说完两人就慢慢入睡了，一片寂静笼罩着整个客店。只有店家闺女和她的丫头玛丽托尔内斯还醒着。两人知道堂吉诃德的古怪癖性，这会儿正全身披挂、骑着马在客店外面站岗，当下商定取笑他一番，再听听他那些疯话来消磨时光。原来，整个客店没有一扇朝外开的窗户，只有堆麦秸的小屋的墙洞通向院子，是用来扔干草的。两个半老闺女往洞口一凑，就看到堂吉诃德骑在马上，拄着长矛，不时发出痛苦深沉的叹息，一副肝肠欲摧的样子。接着就听他细语款款、柔情蜜意地说：

“哦，我的杜尔西内亚·德尔·托博索小姐，你是美人之尤，聪慧之巅，优雅之最，清白之极；总之，你是世上一切可贵、可嘉、可爱之物的化身！贵人你现在正在做什么？你是否也在思念被你俘获的骑士？他专心为你效劳，甘愿遭受千难万险。哦，你这三易其面的光轮① 啊，快给我带来她的消息吧！或

① 三易其面的光轮，指月亮圆、亏、钩的三种状态。

许你这时正在注视她那张令你羡慕的面容；而她，要么沿着豪华宫室的游廊漫步，要么正在凭栏沉思，既想保全自己崇高的贞操，又要抚慰我这颗为她受尽折磨而破碎的心；她正在斟酌如何消除我的痛苦，平息我的焦虑，奖赏我的辛劳，最终使我起死回生。而你，明日的太阳，或许正在匆忙备马，打算赶个大早，出门去瞻仰我的心上人。求你见到她的时候，替我问候一声。不过你要留神，见着她并且问候她的时候，不许抚摩她的脸颊。否则我会嫉恨你的，比你嫉恨那个健步如飞的无情女子还要厉害。当时你汗流浃背跟在她后面，不知是跑遍了色萨利平原呢，还是皮尼奥斯河谷①，我记不太清了，反正你又爱又恨使劲追赶。”

听堂吉诃德伤感备至地说到这里，店家女儿“嗨嗨”喊了几声，对他说：

“尊敬的先生，劳驾请您靠近一些。”

听到这些动静，堂吉诃德立即回过头去。这时恰好明月当空，他看到有人透过墙洞喊他，只是他觉得那分明是一扇窗户，而且有镀金的护栏；既然他把客店当成华贵的城堡，这一切就都是不可缺少的了。紧接着，就跟上次一样，从他那疯癫的头脑里冒出一个活灵活现的念头：那个漂亮姑娘是城堡女主人的女儿，如今落入情网不能自拔，又来纠缠他了。尽管这样，他也不愿显得无情无义，便立即勒缰掉转洛西南特，走到洞口跟前，对里面的两个女子说道：

“美丽的小姐，我深为您感到遗憾：您把一腔柔情寄托在不当之处，所以您尽管品貌超群，也无法得到应有的回报。求

① 色萨利平原、皮尼奥斯河谷，均在希腊半岛。此外讲的是希腊神话中太阳神阿波罗追逐女神达佛涅的故事。

您千万不要为此怪罪这个可怜的游侠骑士，他已受到爱神的严密管束，不能任意委身别人，因为自从他的双眼看到另一位小姐的一瞬间起，他就捧出整个心灵，沦为她的忠实奴仆。原谅我，好心的小姐，请回闺房安歇吧！莫再继续向我倾诉您的爱慕之心，逼我做出更加无情无义之举。承蒙垂青，如有他事相求，只要无涉儿女私情，请您尽管道来。我以我那个不在眼前的甜蜜冤家的名义起誓，即便您要的是墨杜萨① 满头变成活蛇的头发，或者是封进小罐的阳光，我都会立即取来给您。”

“这些东西我们小姐都不要，骑士先生。”这时候玛丽托尔内斯插嘴说。

“那么聪慧的嬷嬷，你家小姐究竟要的是什么？”堂吉诃德问。

“她只要您一只漂亮的手，”玛丽托尔内斯回答，“那就足够平息她的欲火了。她正是为这跑到洞口来，连体面也不顾了。叫她父亲大人听到动静，少说也会割下她的一只耳朵。”

“我倒真想见识见识！”堂吉诃德说，“不过我谅他不致如此。否则，只要他碰一下多情女儿的娇嫩皮肉，他立即就会成为世上最倒霉的父亲。”

玛丽托尔内斯料定堂吉诃德一准会乖乖把手伸进洞口，便在脑子里盘算好了要做的事。她从洞口跳到马圈，一把抓起桑丘·潘沙的毛驴缰绳，然后又赶快回到洞口。正赶上堂吉诃德直直站在洛西南特的鞍子上，一心想够着带护栏的窗户，那里面有一位他想像中的伤心姑娘。他伸过手去说道：

“小姐，请握住这只手吧，它是世间所有坏蛋的灾星。我说了，请握住这只手吧，至今还不曾有女人碰过它，包括占据

① 墨杜萨，希腊神话中的怪物，头发是一条条毒蛇。

了我整个身心的那位。我向您伸过手去，并非让您亲吻它，而是叫您看看密布的青筋、盘结的肌肉和粗壮的血管；您由此便可以想像出连接它的臂膀该有多么强壮。”

“让我们瞧瞧吧，”玛丽托尔内斯说，一面在缰绳上打个活扣，套进堂吉诃德的手腕，然后跳下洞口，把另一头紧紧跟小屋的门环拴在一起。

堂吉诃德的手腕被粗糙的绳子磨疼了，便说：

“您这哪里是在用手抚摩我，分明是在锉我的肉。您干吗虐待我的手啊？伤害您的是我的心，又不是它！再说，您把满腔的怒气撒在一只小小的手上，也未必合适呀！更何况，痴情恋人怎能如此狠心报复呢？”

然而堂吉诃德的这番宏论谁也没听到。玛丽托尔内斯把他绑好之后，主仆两人捧腹大笑，扬长而去。他就这样被紧紧捆住，无法解脱了。刚才说了，他直直站在洛西南特背上，整只胳膊伸进洞口，手腕上绑着绳子，另一头系着门环。这时候他提心吊胆，生怕洛西南特左右挪动一下，那他可就要吊着胳膊悬空了。他只好一动不动。幸亏洛西南特生性安详温顺，安全可以指望它一辈子也不挪动一分一毫。最后，堂吉诃德见自己被捆住了，两位女士也走了，于是又一次想到，准是魔法作怪。上回也是这样：在这同一个城堡里，那个变成骡夫的摩尔法师把他揍了个半死。他心里责骂自己不够谨慎精明，既然在这个城堡里遭过一次殃，干吗又要冒险来第二次？按游侠骑士的老经验，凡冒险之事，经尝试结果不妙，即证明应由别人问津，无须第二次尝试。这么琢磨了一阵，他又抽了一下胳膊，看看绳子是不是松开了。结果表明他被紧紧捆住，一切挣扎终属徒劳。当然，他在抽动胳膊的时候很小心，免得惊动了洛西南特。他很想弯下身来，坐在鞍子上，可是不行，他只能站

着，除非下狠心把手揪断。

于是，他开始向往可以消除魔法的阿马迪斯神剑；他开始诅咒自己的命运；他开始确信自己中了魔法，越发觉得世界缺了他，一定不可收拾；他又一次怀念起亲爱的杜尔西内亚·德尔·托博索；他再一次呼唤起忠实的侍从桑丘·潘沙，而那人却躺在驴子的鞍具上酣睡，连生养他的亲娘也记不起来了；他开始祈求魔法师里尔干德奥和阿尔吉非来救援；他开始盼望好友乌尔干达女法师来帮忙。最后天亮了，他仍旧惶惶然困在那里，急得像公牛似的直吼。他深信自己中了魔法，被永远定在那里，即使白日来临，也终无解救之策。他见洛西南特果真一动不动，越发证实了自己的猜度。他琢磨着，恐怕自己和那匹马就得这样一直待下去，不吃，不喝，不睡，等着灾星的影响消除，等着一位更有学问的魔法师前来解救。

可是他又弄错了。天刚亮，就有四个骑马的男子来到客店，穿着打扮都很讲究，马鞍带上挂着火枪。客店大门紧闭着，他们就在外面大敲大喊。还在坚守哨兵岗位的堂吉诃德看见了他们，便很不客气地高声说道：

“不管你们是骑士、侍从还是别的什么人，不许敲这座城堡的大门。明摆着，时候还早，里面的人都在睡觉，通常要等到阳光照遍大地，城堡才开门哩。请你们退回去，等着天大亮吧。到时候咱们再看该不该给你们开门。”

“什么鬼话！哪里来的什么城堡？”他们之中一个人说，“规矩还不少哩！你要是店主人，赶快吩咐把门打开。我们路过这里，只想给马喂点草料，然后接着赶路，我们有急事。”

“我说骑士们，莫非你们觉得我像店主吗？”堂吉诃德问道。

“我不知道你像什么，”那人回答说，“我只知道你满嘴胡

话，管客店叫城堡。”

“城堡就是城堡，”堂吉诃德反驳道，“而且是这一带地方最出色的，里面有人曾经手握权杖，头顶王冠。”

“八成你说反了，”那赶路的说，“别不是头撞权杖，手捧王冠吧？说不定碰巧里面住着个什么戏班子，倒是常带着你说的那种王冠、权杖什么的。这么个小客店，里面静悄悄的，我看不会有戴王冠拿权杖的大人物来投宿。”

“看来你不太懂得世间的事，”堂吉诃德说，“你一点也不知道游侠骑士们常碰到些什么。”

多嘴家伙的同伴们没耐心听他跟堂吉诃德缠不清，又径自气冲冲地敲起门来，终于把店主和里面的人都吵醒了。店主爬起来问是谁，正好这时候，那四个人骑的马当中有一匹凑近洛西南特，上下左右闻起来。这瘦马当时一动不动，两耳下垂，无精打采地驮着它那位抻直身子的主人。它虽然看来像一堆干柴，可终归是血肉之躯，哪能无动于衷，于是也伸出鼻子去回报前来爱抚它的同类。它其实并没有挪动多少，只是稍微偏离了堂吉诃德并拢的双脚，结果使他整个身子失去鞍座的支撑。多亏他一只胳膊吊着，否则就摔倒在地上了。这一来，可把他疼坏了，他觉得不是手腕折了，就是胳膊断了。他实际上离地面很近，脚尖可以蹭上泥土。不过这对他更糟：他见差一点脚掌就着地了，于是拼命抻长身子往下够，真是费了老劲。就像那种“吊滑轮”酷刑，眼看着地面够着又够不着，心想只要稍微抻直一下身子就落地了，结果是每用一次力，就增加一分疼痛，纯粹是自己折磨自己。

第四十四章

桑丘·潘沙如何被带去上任以及堂吉诃德在城堡里的奇特遭遇

据说读过这部传记原稿的人都知道，西德、阿麦特写的这一章，译者并没有逐字翻译，而是略去了摩尔人一些后悔莫及的话；无非是抱怨自己不该动手写堂吉诃德传这种单调枯燥的故事，来来回回只能讲主人公和桑丘，不敢越雷池一步，穿插别的更富教益、更有意思的情节。作者还说，他不得不束缚自己的才情和手笔，始终只写一个题目，只通过有限的几个人物的嘴巴说话。这实在是一件得不偿失的苦差事。他为了弥补这个缺陷，在本书第一部别出心裁地插进了几个故事，比方《死乞白赖想知道究竟的人》和《战俘上尉》。两者多少有些跟本传脱节，不过书里讲到的其他故事却都是堂吉诃德的亲身经历，自然是非得记载不可。他还说，他早就预料到，许多读者只关注堂吉诃德的事迹，根本不愿理会附加的故事，不是匆匆翻过去，就是嗤之以鼻，哪里还会领略其中文笔之优美和构思之奇巧。就是说，这些故事如果单独出版，不跟堂吉诃德的疯癫举动和桑丘的可笑言行纠缠在一起，或许更能引人注目。所以，他决定在本书第二部不再添加零七八碎的故事，只收集那些看来似乎离题，实际上却是本传母题所派生的枝节，而且尽量做到言简意赅，用几句话说明就打住。作者尽管有足够的才

情和技巧去囊括整个宇宙，可他却把自己严格地限定在传记主干的范围之内，因此他恳求切莫小看这一良苦用心。如果说行诸笔下的已足够得到赞美，那么他更希望人家颂扬那些不得不忍痛割爱的部分。然后他接着把故事讲下去。

午饭吃毕，堂吉诃德把当日给桑丘的忠告笔录下来，下午便交给了他，让他以后找人去读。可是桑丘没接住，纸条掉下来落在公爵手中。大人当即便和夫人一起读起来，两人再一次感叹不已，没想到堂吉诃德是既疯癫昏聩又聪颖过人。他们已经决定把玩笑接着开下去，当天下午便送桑丘去那个他满心以为是海岛的镇子，还指派大队人马陪同。原来陪同队伍中领头的是公爵的一个管家，脑子机灵，喜欢逗乐（脑子不机灵的人是不会逗乐的），就是前面说过，把三尾裙伯爵夫人扮演得惟妙惟肖的那位。这样一个人，再加上事先又经男女主人的精心调教，知道如何应付桑丘，结局果如所料，人人心欢。我还得说明，当时桑丘看到这位管家，觉得他的脸面很像三尾裙嬷嬷，便转向主人说道：

“老爷，我可是个正派的教徒，您得对我发誓，公爵的这位管家的长相跟伤心嬷嬷一模一样，不然就让魔鬼把我从这儿带走。”

堂吉诃德仔细盯着管家端详了一阵，最后觉得看清楚了，就对桑丘说：

“桑丘，魔鬼没必要把你带走，不管你是不是正派的信徒。我不知道你想说什么。伤心嬷嬷的脸确实就是管家的脸，可这并不等于说管家就是伤心嬷嬷。真要是那样的话，事情可就全搅乱了。这会儿也没时间追究清楚，那会叫咱们钻进迷魂阵的。老兄，听我的没错，咱们最好还是诚心诚意地祷告我主，求他帮咱们驱赶居心不良的巫汉和魔法师吧！”

“老爷，我可不是说着玩的。”桑丘回答，“我听见他说话了，那声音传进耳里简直就是三尾裙嬷嬷的腔调。不过算了，我不再啰嗦。可是从今往后我得留点神，也许早晚能抓住一星半点，证明我的想法是对还是错。”

“这就对了，桑丘。”堂吉诃德告诉他，“不论在这件事上你发现了什么，还是你的公事进展如何，都及时给我捎个信儿。”

由大队人马陪同，桑丘终于上路了。他一身文官装束，最外面是一件宽大的狮棕色驼毛外套，帽子也是同样料子的，骑着一头高鞍短镫的骡子。依照公爵的吩咐，他身后紧跟着灰驴，披绸挂缎，驴鞍锃亮。桑丘不时回头瞅瞅他的毛驴，有这个伙伴跟随，他十分心满意足，哪怕跟德国皇帝对调一下，他也未必答应哩！

他跟公爵夫妇告别，亲吻了他们的双手，然后又接受了主人的祝福。当时堂吉诃德热泪盈眶，桑丘也抽抽搭搭差点儿哭出来。

亲爱的读者，就让我们的桑丘平静安稳地上路吧。等着看他怎么当官，准备捧腹大笑。如今，且来关注一下他主人当晚的遭遇。听过之后，即使你不笑出声，也准会像猴子龇牙一样，张开双唇的。总之，堂吉诃德的经历不是出人意料，就是引人发笑。

书上说，桑丘刚走，堂吉诃德就觉得寂寞难耐，差一点想更改初衷，撤消他的官职。公爵夫人看出他很忧伤，就问他为什么无精打采，是不是因为身边缺了桑丘；不过她家有的是侍从、嬷嬷和使女，照样能把他侍奉得心满意足。

“您说对了，尊敬的夫人，”堂吉诃德回答，“的确是由于桑丘不在身边，不过这并不是我忧愁的主要原因。至于阁下的

种种殷勤款待，我十分感谢您的一片心意，但是我只能接受并挑选其中的一部分。除此之外，我在房间里的起居种种，还望夫人恩准允许我自己处理。”

“可是，堂吉诃德先生，”公爵夫人说，“这怎么行！还是让我手下四个像花儿一样漂亮的使女伺候您吧。”

“就我而言，”堂吉诃德回答，“她们并非跟花儿似的，而是像扎在我心上的刺。她们不该进我房间，就是她们插翅飞起来，也甭想。假如高贵的夫人打算继续抬举不才，那就请您由我自便吧，让我关起门来自己处理起居事宜。我要在自己的情欲和操守之间筑起一道壁垒，不能因为夫人慷慨好客放弃这一长期恪守的准则。一句话，我宁肯和衣而卧，也不允许别人给我脱衣裳。”

“好了，好了，堂吉诃德先生。”公爵夫人应允道，“就我而言，我一定做好安排，一只苍蝇也不许飞进您的房间，更不用说一个使女了。按我处世为人的规矩怎能毁坏堂吉诃德先生的清白人品呢！我已经多少揣摩到了，在您的诸多美德之中，最光彩夺目的莫过于您的操守了。您尽管随时、随意、随便自己穿衣脱衣吧，不会有人打搅您的。凡是闭门安睡的人所需的容器，您在屋里都能找到，无须开门外出去处置与生俱来的各种需要。祝愿伟大的杜尔西内亚·德尔·托博索千年万载与世长存，让她的芳名在普天之下广为流传，因为她有幸得到如此勇敢而坚贞的骑士眷顾。同时也祝愿慈悲的上帝在我们的总督桑丘·潘沙的心中注入勇气，促使他尽快完成笞刑，好让世人重新领略这位杰出小姐的花容月貌。”

堂吉诃德听了便说：

“高贵的夫人真是金口出玉言，像您这样的名媛贵妇说的话自然无只字恶语。杜尔西内亚必将在世间福星高照、名声大

振。因为她有幸得到您的赞誉，普天之下恐怕没有比这更令人信服的赞誉了。”

“就这样吧，堂吉诃德先生。”公爵夫人说，“该吃晚饭了，公爵想必正等着呢。请吧，咱们一起去吃晚饭。您得早点休息，昨天出游坎大亚一趟，看来路途遥远，您一定累得腰酸腿疼了。”

“我一点也不累，夫人。”堂吉诃德回答，“我敢向阁下担保，像喀拉围赖钮这样温顺安详、步伐平稳的牲口，我还是生来第一次骑哩。我不明白，麻狼怖蠕挪怎么忍心舍弃如此精良轻巧的坐骑，随随便便就把它烧了！”

“不妨这样设想，”公爵夫人告诉他，“他一定是悔恨交加，因为他不仅伤害了三尾裙夫人和随从，还有其他人；在他的巫汉和魔法师生涯中没准还犯过别的许多恶行，所以最后他决心毁掉自己行当的所有器具。其中最主要也是最使他问心有愧的就是带他四处奔忙的喀拉围赖钮，自然该首先焚毁。焚后的灰烬堆和那张记载此事的告示，将永远传扬伟大的堂吉诃德·德·拉曼却的威名。”

堂吉诃德又一次谢过公爵夫人。晚餐用毕，堂吉诃德只身回到屋里，不允许任何人随他进去服侍，生怕一不留心，被诱或者被迫丧失他对杜尔西内亚小姐应有的忠贞。此时此刻，他牢牢铭记的就是游侠骑士的精华和明镜阿马迪斯的美德。他随手关上房门，借着两支烛光脱下衣服。在他褪下袜子的时候——唉，真糟糕，实在有失他这种人的体面！——不是说他不经意冒出了什么声响，或者发生了什么类似有损他整齐清洁癖好的事情，只是他袜子上有二十来根丝线断了，露出窗格子似的窟窿。我们这位庄重的绅士真是难受极了，他多么希望手头上能有几把绿丝线呀！他情愿拿出一盎司白银！我之所以说绿

丝线，是因为他的袜子是绿色的。写到这里，贝嫩赫里不禁感叹起来，他写道：

“穷困呀穷困，我不明白那个伟大的科尔多瓦诗人① 怎么想起来说你是：

神圣的馈赠，却无人感恩！

我虽然是摩尔人，可是长期与基督徒的交往使我懂得一个道理：圣德之基在于慈善、谦卑、信仰、恭顺和清贫。纵然如此，我还是要说，只有几乎成神者才能安贫乐道，否则，只能安于那种清贫，借用一位杰出圣徒② 的话说，就是：拥有一切吧，但却仿佛一无所有③；这叫做心不为物累。可是还有第二种清贫，正是我现在要说的，为什么它偏偏碰在出身清白的绅士头上，而不去找别人？为什么逼得他们非得往鞋上涂煤炭？为什么他们衣服上的纽扣有的是丝线盘的，有的是鬃毛编的，有的是玻璃磨的？为什么他们的领子经常总是皱巴巴的，而不能笔挺地张开呢？”（由此可见，把衣领浆得笔挺张开的习俗古已有之。）

他又接着写道：

“可怜呀，出身清白而又好面子的人！他们躲在屋里喝清汤，根本吃不到一丁点儿塞牙的东西，却要装腔作势走到大街上用牙签剔牙！我还要说：可怜呀，那些提心吊胆怕丢人现眼

① 指西班牙诗人胡安·德·梅那（1411—1456）。

② 指圣保罗。

③ 这句话原文见《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三十节“……置买的，要像无有所得”。（《新旧约全书》中国基督教协会印发，1989年，南京）

的人们！总以为别人在一莱瓜之外就能看出他们鞋上有补丁，帽儿上有汗渍，衣衫褴褛，饥肠辘辘！”

这一切都在袜子开绽的堂吉诃德身上再现了。不过他见桑丘给他留下一双上路用的靴子，心里才稍稍平静了一些，打算第二天穿上。末了，他忧心忡忡地躺下去，一来是思念桑丘，二来对那双倒霉的袜子实在一筹莫展。哪怕手头有点别种颜色的丝线呢，他也可以将就缝几针。不过这将是拮据困顿的绅士在他漫长的生涯中又一个潦倒的标记！他吹灭了蜡烛，可是天很热，无法入睡。于是他从床上起来，把带铁护栏的窗户打开一点，窗下是一个漂亮的花园。开窗的时候，他好像觉得有人在花园里走动和说话。他便待在那儿静静听着。这时候下面的人提高了嗓门，他于是听到这样的对话：

“我说艾梅壬西亚，别死乞白赖叫我唱了！你该知道，自打这个外乡人走进城堡，我一眼盯上了他之后，我就再也不会唱歌了，只会哭。再说，女主人睡得不沉，很容易惊醒。你就是拿出全世界的财宝来，我也不愿她发现咱们在这儿。可是那个人说不定睡得很死，怎么也醒不过来，那我唱也是白唱，反正他是睡死了，不会醒过来听我的歌。我说的是那个转世的埃涅阿斯，就是他跑到咱们的地界来折磨我。”

“别管这些，阿勒提西多拉，我的好朋友。”另一个声音答道，“公爵夫人和这房子里所有的人肯定都睡着了，除了那个主宰你的心灵、唤醒你的爱情的人。就这会儿我好像觉得他正在打开房间的护栏窗户，他准是醒着。唱吧，我的小可怜，弹起你的竖琴，低声轻轻唱吧。即便公爵夫人听到了，咱们就说，都怪这天气太热了。”

“要紧的倒不是这个，艾梅壬西亚，”那个阿勒提西多拉说，“其实我是不愿意别人从我的歌儿里猜出我的心思来。有

些人不懂得爱情的力量有多大，还会以为我是个任性轻浮的姑娘哩。不过，管不着这些了：心里有疙瘩，丢脸怕个啥！”

说着，就听见飘起了轻柔的竖琴声。这一切堂吉诃德都听在耳里了，顿时痴呆呆地定在那儿。数不清的这类艳遇在他脑子里翻滚起来，什么窗前、栏外、花间，什么悠悠琴声、喁喁情话、晕厥倒下，全都是他在那些昏话连篇的骑士小说上读到过的。接着他便想到，可能是公爵夫人的某个侍女爱上了他，可是又害羞，无法倾诉衷情。他生怕自己动心，暗中念叨一定要自持自重。他满腔虔诚地祈求意中人杜尔西内亚·德尔·托博索竭力保佑，然后定下心打算听听歌儿里要唱些什么。为了让对方知道他在那儿，便假装打了个嚏喷。两个姑娘一听，自然欣喜异常，她们正巴不得堂吉诃德快出来。阿勒提西多拉调好了琴弦，开口唱出一首民谣：

你躺在床上倒清闲，
雪白的铺盖挺柔软。
伸直了两腿呼呼睡，
一觉醒来到第二天。

拉曼却骑士数不清，
哪个能比你更英勇。
阿拉伯金子纯又精，
你忠厚可靠更实诚。

可怜的姑娘对你说，
她出身清白命运恶。
你两眼睁开像日头，

大火烧焦了她心窝。

你四处闯荡八方游，
偏偏叫别人把罪受。
你不管不顾伤人心，
也不想法摸摸刀口。

威武雄壮的美少年，
上帝该叫你意绵绵。
你是利比亚的沙漠？
哈卡冰冷的石头山？

是喝长虫的奶长大？
还是要怪你的奶妈？
像乱岗子长满尖刺，
像雪山上挂着冰碴！

杜尔西内亚真走运！
壮姑娘力气使不尽。
她一定高兴又得意：
居然叫老虎动了心。

她的名字四处传扬，
顺着河水流到海洋，
东西南北谁人不知？
大川和小溪哗哗响。

真想跟她来个对调，
哪怕搭上一件小袄！
花哨衣服我有的是，
白底上面镶着金道。
要么倒进你的怀里，
要么在床头陪着你。
挠一挠你的头皮屑，
也是我的一片情意！

胡思乱想心气太高，
我哪配你待我恁好？
知道自己身份下贱，
还不能为你搓搓脚？

我送你贵重的头套，
镶银拖鞋也正合脚，
细麻披风包你称心，
外加绸缎裤子一条。

光洁滑润一串珍珠，
比鱼眼还大圆鼓鼓；
世间无二天上难寻，
人们管它们叫孤独。

你扔火种把我烧着，
还爬上高塔看热闹。
不愧拉曼却的尼禄，

火上加油你好狠毒!

小小年纪我是娇娘,
没有过到十五岁上;
满了十四又三个月,
上帝担保我没说谎。

周周正正不瘸不拐,
两只胳膊也都全在;
长长头发拖在地上,
百合花儿一样洁白。

嘴巴伸出像只老鹰,
塌塌鼻子不算毛病,
两排牙齿颗颗黄玉,
姣好容貌天也动情。

我的嗓音你听仔细,
最甜的歌喉也难比。
问我的个头有多高?
比中等身材略显低。

我的长处还多着呢!
被你的利箭全射杀。
我就在这家当侍女,
名叫阿勒提西多拉。

伤透了心的阿勒提西多拉唱完了民谣，轮到勾魂儿的堂吉诃德感叹不已了。只听他长长喘口气，自言自语说：

“我这个游侠真是不幸啊！随便哪个姑娘看我一眼，怎么就都会爱上？举世无双的杜尔西内亚·德尔·托博索真是没有福分！为什么不能让她独享我这坚贞不渝的爱情呢？你们这些王后，想要把她怎么样呢？你们这些女皇，干吗老不放过她呢？十四五岁的小姑娘们哪，你们何必老跟她为难呢？饶了她吧！饶了这可怜的人儿！叫她获胜、叫她独享、叫她得意吧！是爱神给的机缘，要由她来征服我的心、攫取我的魂儿。听着，你们这一大帮害相思的女子：只有对杜尔西内亚我才柔顺得像甜面团，对其他人我就是一块石头；我是她的蜜糖，是你们的苦胆。在我看来，只有杜尔西内亚最漂亮、最聪明、最圣洁、最优雅、最高贵；其他所有的个个丑陋、愚蠢、轻浮、下贱。造物主把我抛到这个世界上，就是叫我归属于她，而不是任何别人！阿勒提西多拉，你就哭吧唱吧！还有那位害得我在摩尔法师城堡里挨了一顿揍的小姐，干着急吧！油煎也罢火烤也罢，普天下的魔法师都来捣乱也罢，我也永远清清白白、规规矩矩，也永远是杜尔西内亚的人。”

说完砰的一声关上窗户，气鼓鼓、沉甸甸地一头倒在床上，仿佛遇到了多大的倒霉事。咱们暂且丢下他不管，因为了不起的桑丘·潘沙正准备上朝理政，忙不迭叫咱们去哩！

第四十五章

了不起的桑丘·潘沙进岛上任
以及他如何开始理政

哦！你轮番照看着东西两个半球，你是人间的明灯、天庭的眼睛，细颈水壶因你缓缓摇晃，有的地方称你廷布瑞奥，有的地方叫你福玻斯，你在一处射箭，在另一处看病，你孕育了诗歌，创造了音乐！你总是升起，一些人见你落下，另一些人看你在中天！我说的是你，哦，太阳！没有你的照临，人类就无法繁衍。我求你给我恩典，把我头脑里的阴霾驱散，使我思路清晰、面面俱到去叙述伟大的桑丘·潘沙的政绩。失去了你，我就无精打采、垂头丧气、头脑昏聩。

且说桑丘带着他的大队随从到了一个有千把人口的小镇，那是公爵最好的一块领地。人家告诉他，这海岛的名字叫扒拉塌日轧。大概是因为这镇子叫扒拉塌日奥，也可能是因为总督职位是随便扒拉给他的。镇子四周有城墙，桑丘一到城门口，就见镇公所的全体官员都出来迎接。这时候镇里一片钟声，老百姓个个都显得兴高采烈。大家热热闹闹把他引进大教堂向上帝谢恩，然后又举行了装模作样的仪式，把镇里的钥匙交到他手中，一致推举他当扒拉塌日轧岛子的终身总督。

新总督的服饰、胡子，还有他那矮胖的身体都让人们觉得稀奇。不知道个中奥妙的自不用说，连许许多多明白底细的人

也一样。最后他们把桑丘请出教堂，领他去议事大厅，请他在长官椅子上就座。公爵的管家对他说：

“总督先生，按照本岛的古老习俗，凡是初次来这个著名岛子掌权的人，必须回答人们给他提出的一个问题；通常总是很复杂很困难的。老百姓听了他的答复，就可以摸摸底，弄清他的才情如何，然后才能知道他的到来究竟是喜是忧。”

管家说这番话的时候，桑丘一直眼睁睁地盯着椅子对面墙上的一长串大字。他不识字，就问人家那墙上是些什么画儿，得到的回答是：

“先生，那些字记载的是大人您来岛就任的日期。铭文说：某年某月某日，堂桑丘·潘沙先生抵本岛就任。祝愿官运长久。”

“这是管谁叫堂桑丘·潘沙？”桑丘问。

“管大人您呀！”管家回答，“除了坐在那张椅子上的，并没有别的潘沙进岛。”

“那好，听着，老兄。”桑丘接着说，“我不是什么堂，我们祖祖辈辈也没用过这种称呼。我的名字干脆利索，就叫桑丘·潘沙。我父亲叫桑丘，我祖父叫桑丘，潘沙一家就这样一脉相传，用不着捎带什么堂呀堂娜的。我琢磨着，这岛子上的堂们准比石头还多。不过总算到头了，上帝明白我要说什么。就算我只当四天总督吧，那我也得把这些堂们都铲光，不然，密密麻麻一大片，真得比蚊子还讨厌呢！管家先生快说你的问题吧，我想法答好就是了，管他老百姓喜呀忧的。”

正说着，议事厅里进来两个男子，一个农夫打扮，另一个是裁缝，手里还拿着剪刀。裁缝说：

“总督先生，我和这个庄稼人来找大人，为的是这么回事：这位老哥昨天到我店里去——对了，请在场诸位原谅，托上帝

的福，我是上头核准的裁缝——他递到我手里一块料子问：‘先生，这块料子够给我做一个尖顶帽子吗？’我呢，估摸了一下料子的大小，说行。我猜，而且猜对了，他准是猜我想昧掉他一些料子。这人心眼儿太多，而且还看不起我们裁缝。他又叫我好好看看，能不能做两顶。我看透了他的心思，就说行。他呢，抓住他原先的坏主意不放，一顶一顶往上加，我也一句一句地说行，最后成了五顶帽子。这不，他刚才来取活儿了，我都交给了他。可他不愿意付工钱，反倒想讹我的钱，要么就把料子退还。”

“是这么回事吗，老哥？”桑丘问。

“是的，先生。”那人回答，“不过大人您叫他把我定做的五个帽子拿出来看看。”

“这好办。”裁缝麻利地答应。

说着就把揣在外套里的手伸出来，只见五顶帽子分别套在五个手指头上。他说：

“这位老哥叫我做的五顶帽子全在这儿。天地良心，上帝明鉴，那块料子没剩下一点，不信，就叫行会总监来查我的活儿。”

见那一大堆帽子和这场新奇的官司，所有在场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桑丘低头想了想说：

“我看判这件官司花不了多少时间，按正经人的见识当下就能说清。我这就宣判：裁缝丢工钱，庄稼汉损料子，帽子送给监狱里的犯人。完了。”

上回牧主钱袋的判决[1] 使大家啧啧称赞，可这次只听见一阵哄堂大笑。当然最后还是总督说了算。接着又有两个老汉

① 此处是作者的疏忽，把后面的情节提前了。

走过来，其中一个拄着一根竿子。那个没拄竿子的先开了口：

“大人，前几天我借给这位老哥十个纯金埃斯库多，真是一片诚心为他好。当时说定了，我一要他就得还。好些天过去了，我也没去讨债，怕的是他还不起反而更为难。我借他钱的时候，他手头就够紧巴的。后来我觉得他根本没有还债的意思，只好一次又一次地催他。可他，不光不还，还打算赖账，说什么我从来没借给他十个埃斯库多；即便是借过，他也早还了。我又找不到个证人，借钱的时候没有，还钱就更不用说了，因为根本就没这回事嘛！求大人您命他发个誓，要是他发誓说钱确实还了，那我今世来世就都不再追究。”

“拄拐杖的老叔，你有什么要说的吗？”桑丘问。

老汉接茬说：

“大人，我承认借过他的钱。请老爷垂下您的权杖。是他说只要发誓就行，那我就要发誓说，千真万确，钱都如数还清了。”

总督垂下权杖。拿拐棍的老汉嫌那竿子碍事，就在发誓的时候把它交给另一个老汉。然后，他把手放在权杖的十字上，说他确实借过十个埃斯库多，对方一再索要也不假，不过他早已亲手交还，可是对方当时漫不经心，过后就时不时地逼债。大总督听完，又问债主有什么要对被告说的。那人答道，债户说的想必是实情；他一向认为对方是个好人，又笃信耶稣；准是他自己忘了什么时候怎么还的钱；从今往后不打算再讨债了。于是债户接过他的拐杖，低头走出了议事厅。桑丘见那人说走就走了，又看原告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便把头垂到胸前，举起右手食指摁住眉间的鼻梁，若有所思地待了一小会儿，然后抬起头来，见拄拐杖的老汉走远了，便命人叫他回来。桑丘看那人被带回来了，就对他说：

“老叔，请把拐杖给我用一用。”

“很乐意从命。”老汉回答，“大人，您拿走吧。”

说着就递到他手里。桑丘接过来，转身交给另一个老汉，并对他说：

“上帝与你同在，钱已经还给你了。”

“还我了，大人?”老汉问，“这么根棍子能值十个金埃斯库多?”

“对了。”总督回答，“除非我是世上最大的傻瓜。瞧着吧，我这本事管整整一个国家也够用了!”

他吩咐当着大伙儿的面把那根竿子剖开。打开一看，从空心里取出十个金埃斯库多。人们都惊呆了，觉得他们的总督简直是所罗门转世。有人问桑丘怎么想到那里面藏着十个埃斯库多。他说，他看到那老汉发誓之前把竿子交给对手，然后就信誓旦旦地说他确确实实还了钱，发完誓又把棍子要回去；他突然灵机一动，心想欠的债说不定就在里面。由此可见，当官的也没准很蠢，可上帝时不时会帮他出主意。他听村里的神甫讲过一件差不多的事，还记得清清楚楚。他这人，脑子里一记住就忘不了的事太多，不然的话，整个岛子再也找不到比他记性更好的人。就这样，一个老汉讨回了债，另一个老汉丢尽了人，各自走开不提。所有的旁观者都佩服极了。那个负责记录桑丘言行举止的角色反而一时没了主意，不知道究竟是把他当傻瓜还是聪明人来描述。

一场官司刚完，议事厅里又闯进一个女人。她紧紧抓住一个阔牧主打扮的男子，扯着嗓子直喊：

“给我做主呀，总督大人，给我做主! 要是在世上找不到做主的人，我就跑到天上去找。总督，您可是我的青天大人! 这个混蛋在野地里逮住了我，随便就糟蹋了我的身子，好像那

不过是一块脏兮兮的破布。我真是倒了邪霉了！我小心把守了整整二十三年的宝物，他一眨眼儿就给我祸害了！摩尔人也好，基督徒也好，本地人也好，外乡人也好，我都没叫他们碰过。我的心一向比软木树还硬；我一直拼命护着自己的囫囵身子，就像掉进火堆的蝎虎子，钻进蒺藜的癞蛤蟆。可这小子一来，空着两手，就把我给揉搓了。”

“别忙，咱们且看看这位风流冤家是不是两手空空！”桑丘说。

他转向男子，问他对于女人的控告有什么话说没有。那人慌里慌张地答道：

“各位老爷，我不过是个穷养猪的。今天早上我卖完猪正打算出城——我卖了四口猪（恕我直呼其名），缴了税还赔出好多克扣，连本钱都没捞回——我回村的时候，路上碰见了这位大嫂。鬼使神差地我们俩就睡了一觉。我给了她不少钱，可她不知足，一把抓住我不放，一直把我拖到公堂上。她说我强奸了她，纯粹是胡说，我敢发誓，现在就发誓。事情就是这样，不带差一点的。”

于是总督问他身上带着银钱没有，他说大概有二十几个杜卡多，装在一只皮口袋里。总督叫他掏出来，当场交给告状的女人。那人战战兢兢地照办了。女人接过钱，不停地对大伙儿鞠躬，求上帝保佑总督大人健康长寿，他老人家真是太照顾遭罪的孤儿弱女了；然后两手紧紧攥住钱包，离开议事厅，事先还特别看了看里面装的究竟是不是银钱。那女人往外走的工夫，养猪人的两只眼和一颗心始终没离开他的钱袋，泪水不禁涌了出来。桑丘对他说：

“好兄弟，追上那个女人，夺过钱包，管她愿意不愿意；然后带她来见我。”

听这话的人既不聋也不傻，当下闪电似的一个箭步蹿出去，照吩咐去办了。其他人大气不喘，静待官司的结局。不一会儿男女双双返回，而且跟头一次一样，紧紧扭成一团。女人的裙子高高掀起，怀里揣着钱包；那男的使劲要夺，可就是不行。那女的紧抱钱包不放，还不停地大喊大叫：

“上帝给我做主！大伙儿给我做主！您瞧呀，总督大人，这强盗没羞没臊、胆大包天，就在镇里当街上抢夺您判给我的钱包！”

“他抢走了吗？”总督问。

“叫他抢走？”女人回答，“他就是要了我的命，也甭想抢走钱包！把我当成乖丫头了？就是一群猫扑到我脸上也白搭，更甭说这个恶心的倒霉蛋了！钳子、榔头、凿子、铁锤也甭想从我指头缝儿里撬出一点东西，狮子大爪也不行！除非他有本事开肠破肚掏出我的心来！”

“还真是她说的那样，”那男人承认，“我一点劲儿也没有了，我认输！老实讲，我真没那么大力气夺过钱包，给她算了！”

总督对女人说：

“好样的良家大姐，把钱包递过来看看！”

她交出钱包，总督转身还给那男子，然后对强壮而未被强奸的女人说：

“我的大姐呀，你有那么大勇气和劲头争那个钱包，当初也该这样护你的身子，花一半力气就够了，只怕赫丘利也制伏不了你。找上帝保佑去吧，你这个该死的娘们！别再踏上这个岛子，方圆六莱瓜以内不许见到你，除非你想挨上两百鞭子。我说了，快走，你这个撒谎骗人、不要脸的贼娘们！”

女人吓坏了，只好垂头丧气地走开。总督对那男人说：

“我说好兄弟，上帝保佑你，快带着钱回村去吧。你要是不想再丢钱，从今往后可别心血来潮找什么人去睡觉。”

那人结结巴巴道过谢，也走了。周围的人见新总督明辨是非、判决公正，又一次佩服得五体投地。身边的史官把这一切都记录在案，还写信告诉了公爵；那边正急于想知道消息哩。

咱们先让好样的桑丘待在这儿，因为他主人又在催了；阿勒提西多拉一席弹唱，搅得他心神不定。

第四十六章

阿勒提西多拉单相思情丝何时了，
铃铛猫儿害得堂吉诃德大受惊扰

咱们刚才撇下伟大的堂吉诃德的时候，他正百感交集，被害单相思的姑娘阿勒提西多拉一席弹唱搅得心烦意乱。他焦躁地躺在床上，觉得好像被成堆的跳蚤骚扰得无法入睡，怎么也定不下心来，还要时不时为那双残缺不全的袜子犯愁。可是时光如梭，什么屏障也挡不住，只顾骑在钟点上飞跑，很快就到了清晨。堂吉诃德从不偷懒，一见曙光，连忙离开柔软的被褥，匆匆穿好麂皮衣裳，蹬上出门用的靴子，总算遮住那双倒霉的袜子。然后又披上猩红大氅，头上还戴了一顶坠着金银绦带的绿绒小帽。他把武装带套在肩上，系好那把精良锋利的佩剑，拿起从不离身的一大串念珠，便神气十足、一摇三晃地走向前厅。公爵夫妇早已穿戴整齐，在那里等他。他穿过走廊的时候，见阿勒提西多拉和她的女友伫立在一旁等他。阿勒提西多拉见堂吉诃德过来了，马上假装晕倒。她的女友慌忙把她兜在裙子里，急匆匆想解开她胸前的纽扣。

堂吉诃德都看见了，就走到她们跟前说道：

“我知道毛病出在哪儿。”

“我可不知道。”那姑娘说，“阿勒提西多拉是这府上最健壮的姑娘，自打我认识她，就没听她哼哼过一声。叫世上所有

的游侠骑士都去见鬼吧！个个都那么无情无义！请您快走开，堂吉诃德先生！您要是老待在这儿，这可怜丫头就甭想醒过来。”

堂吉诃德听了答道：

“小姐，劳您驾今晚送一把吉他到我房间，我尽量想法安慰安慰这位伤心的姑娘。单相思不过刚刚开头，点破迷津是最好的对症良药。”

说完就急忙走开，生怕别人见他在那儿，心里生疑。他刚离去，晕倒的阿勒提西多拉就醒过来了，对她的伙伴儿说：

“你最好把吉他送过去。堂吉诃德说不定要给咱们唱点什么，从他嘴里出来的，准错不了。”

她们立即把这事禀报给公爵夫人，还说堂吉诃德要一把吉他。夫人满心欢喜，跟公爵和她的使女们一商量，决定再开一次逗人却不伤人的玩笑。于是皆大欢喜，只等夜晚降临。暮色和晨光一样匆匆到达。公爵夫妇跟堂吉诃德津津有味地交谈了整整一天。公爵夫人手下有一名小厮，曾在树林里扮演过中魔的杜尔西内亚。当日，她还真的派此人给特莱萨·潘沙送去她丈夫桑丘·潘沙的亲笔信，还有他留下的一包衣服，也同时给捎了过去。夫人再三叮嘱一定要把在特莱萨那儿的所见所闻详细回报。

一切安排就绪，已经是夜里十一点了。堂吉诃德果然发现屋里摆着一把六弦琴。他调好琴弦，打开窗户，觉得花园里有身影走动，于是他又拨弄了一遍琴弦，直到他认为音调合适了，吐了口唾沫，清了清嗓子，便开口唱了起来。声音虽然嘶哑，却还合调。唱的是他自己当天编的一支民谣：

爱情的力量真难说，

常叫人失魂又落魄。
它最喜欢钻的空子，
就是闲来无事可做。

何不专心缝纫刺绣，
忙忙碌碌自无烦忧。
只有这是灵丹妙药，
剔除你相思的毒瘤。

女儿家应深居闺房，
明媒正娶嫁个儿郎。
品德无瑕可做妆奁，
有口皆碑人人赞扬。

有骑士游侠走天下，
宫廷扈从脚不离家；
专找端庄女成婚配，
遇轻薄姑娘只戏耍。

嘈杂客舍里两相好，
逢场做次戏趁清早；
眼看日头落黄昏近，
各自奔东西音信渺。

爱情来得快走得急，
不过一昼夜便分离。
连那人的眉眼模样，

这会儿再也想不起。

颜料上面再加一层，
一塌糊涂怎能看清？
美人玉颜见过一次，
不再容得他人身影。

杜尔西内亚在心上，
深深刻下了一张像，
刀镌斧凿的也难比，
谁想要抹去是妄想。

两情相投的是恋人，
永不变心才最要紧。
你亲我爱能成奇迹，
双双飞升赛过天神。

堂吉诃德专心唱着，公爵、公爵夫人、阿勒提西多拉还有几乎全体府上人丁正在静静听着，突然，从护栏顶上的游廊里直直垂下一根绳子，上面拴着一百多个铃铛。紧接着又掉下一只大口袋，从里面倒出一群猫，个个尾巴上都系着小铃铛。一时间，铃铛响、猫儿叫，一片嘈杂。虽说是公爵夫妇出主意安排了这场胡闹，可是就连他们自己也吓了一跳，堂吉诃德自然更是惊骇得目瞪口呆。而且鬼使神差，偏偏有两三只猫穿过护栏跑进屋里东奔西跳，简直就像整队的魔鬼在那里乱窜。它们撞灭了房间里所有的蜡烛，又没头没脑地想找出口往外跑。绑着铃铛的绳子还在不停地上下乱晃。府上大部分人一点不明白

是怎么回事，只在一旁木呆呆地瞅着。堂吉诃德蹦起来，一把抽出佩剑冲着护栏一通乱砍，一边大喊大叫：

“滚出去！心毒手狠的魔法师！滚出去！兴妖作怪的混蛋！我是堂吉诃德·德·拉曼却，你们这套鬼把戏没有用处，休想对付得了我！”

说着就去追赶那群猫，又是一阵大砍大杀，大部分猫跳出护栏跑了。剩下一只，被堂吉诃德挥剑逼得走投无路，便噌的一下蹿上他的脸，尖爪抠住鼻子，张开利齿就咬。顿时，堂吉诃德疼得拼命呼叫。公爵和公爵夫人一听就知道出了什么事，急忙往屋里跑去，用万能钥匙打开房门，见那倒霉的骑士正在拼命挣扎，想把猫从脸上拽开。后面有人端着灯跟进去，也目睹了这场大小悬殊的搏斗。公爵上前去拉架，可是堂吉诃德冲他嚷嚷起来：

“谁也别管我！叫我自己跟他交手，这个魔鬼！这个巫汉！这个魔法师！我要亲自叫他明白堂吉诃德·德·拉曼却是何许人！”

可是那只猫不受他的唬，呜呜吼着抓得更紧。不过公爵最后还是把它揪开，扔到护栏外面。堂吉诃德的脸上皮开肉绽，鼻子当然也好不了，而且还气鼓鼓埋怨别人，没让他跟那个坏蛋魔法师激战到底。这时候有人按吩咐取来金丝桃油膏，阿勒提西多拉亲自用她那双白嫩的双手给各处伤口敷药，一边包扎，一边低声说道：

“你这个铁石心肠的骑士呀，活该遇到这些倒霉事！谁让你这么狠心，死不回头呢？上帝最好叫你的侍从桑丘忘了抽自己的屁股，你那么牵肠挂肚的杜尔西内亚永远也甭想甩掉身上的魔法！你永远也甭想进洞房去受用她！至少我活着的时候不行，我太爱你了！”

堂吉诃德默默听着，一句话也不说，只是长长地喘口气，倒在床上。他一再感谢公爵夫妇好意相帮，声明他才不怕那个扮成猫儿、铃儿的混蛋魔法师哩，不过两位大人解人之危的热忱他心领了。公爵夫妇嘱咐他好好静养，说完双双离去。玩笑的结局这么糟糕，他们深感抱愧。本来不过是寻寻开心，没想到这么过分，弄得堂吉诃德吃了大亏，足不出户地在床上躺了整整五天。这期间，他又赶上比前番更为妙不可言的遭遇，不过，立传人不打算接着讲下去，因为他还要去照看桑丘·潘沙，据说那官儿当得挺来劲，十分有情趣。

第四十七章

这里接着讲桑丘·潘沙在官位上的作为

书上说，人们把桑丘·潘沙引出议事厅，来到一座豪华的府邸。大厅里已经摆好一张宽大光洁的桌子。桑丘步入大厅的时候，鼓号齐鸣，四个侍童迎上去为他端水净手。桑丘神情庄重地任人服侍。乐声止住，桑丘便坐在桌前，那是唯一的席位，眼前的盘盏也只有一份。他身边立着一个人，后来才知道是位医生，手里举着一根鲸鱼骨，这时候有人掀开洁白细布遮盖的时令水果和各色肴馔。一个学生模样的角色祝祷完毕，便有侍童给桑丘戴上镶花边的围嘴，另一个专管服侍用餐的，把一盘水果送到面前，可是没等桑丘吃下一口，拿鲸鱼骨的人敲了一下盘子，就匆忙给撤了下去。餐桌侍者又端上一道菜。桑丘刚想尝尝，手还没伸过去，更甭说送进嘴里了，又是鲸鱼骨头一敲，跟那碟水果一样，让小厮手急眼快地撤走了。桑丘见此情景，不知如何是好，看着周围的人问，这究竟是吃饭还是变戏法。拿骨头棍的那人告诉他：

“总督大人，凡是总督治理的岛子上都有规矩和章程，只能这样用餐。大人，本人是医生，受俸为本岛总督供职。我自己的身体倒在其次，可一定要照看好您的健康。我须日夜钻研，摸清总督的体质，一旦大人染疾，方可对症治疗。我要做的头件事就是午餐和晚餐时刻守候在您身旁，合适的东西才让

您吃，我觉得不利肠胃的有害食品一律撤去。鲜果的水分太大，所以我吩咐端走；那道菜过于燥热，而且佐料多了一些，食后易引起干渴，我也叫他们撤去。不然，过量饮水会把作为生命之本的黏液消耗殆尽。”

“这么说，那道烤石鸡我看还侍弄得不错，对我不会有什么坏处。”

那大夫一听忙说：

“只要我在世，总督先生决不能吃那东西！”

“这又是为什么？”桑丘问。

医生回答说：

“我们医界的北斗和明灯希波克拉底有句名言：贪食为患，石鸡尤甚①。就是说什么吃多了都不好，石鸡就更糟糕。”

“照这么说，”桑丘还不甘心，“大夫先生不妨指点，桌上哪道菜最能补人又不伤身，就叫我吃几口，可别再用棍子敲了。总督的命很要紧，上帝还得叫我长久当下去呢！我都要饿死了！不管大夫先生怎么说，这老不让吃饭，哪里是增寿，分明是折我的寿嘛！”

“总督大人说得在理，”医生回答，“所以我的意思是您也别吃那儿那盘炖兔子，这道菜可是毛长难缠。那碗小牛肉要不是加汁烧烤，倒还可以尝两口。可这样不行！”

“再过去一点，那热气腾腾的大海碗里，我猜八成是熬杂烩。我好像看见这种熬杂烩里常有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全了，总能碰上几块又好吃又补人的物件吧！”

---

① 原文是拉丁语。希波克拉底（约前460—前377），古希腊医生，西方医学的奠基人。

“切忌！①”医生说，“千万不能存这种邪念！世上没有比熬杂烩更伤身子的了。熬杂烩还是留给那些教长呀、校长呀，还有娶媳妇的乡下佬去吃吧。不能给总督的餐桌上摆这种东西！他们只能吃精细清爽的食品。道理很简单：不论何时何地、对何人，单味药总比复方药保险。单味药不会弄错，可是复方药就难说了，搭配的分量很容易出岔子。总督先生要保养和强健体魄，我知道该怎么办，吃上一百张小小的薄脆饼，配上一小条鳄梨肉，又养胃又好消化。”

桑丘听了这话，挺起身子往椅背上一靠，直瞪瞪地盯着那个医生，恶声恶气地问他叫什么名字，在哪儿上的学。那人回答说：

“我嘛，总督先生，名叫佩德罗·热孝·德·阿鬼绕大夫，生在踢耳踏飞拉村。这村子在卡日奎勒去阿尔莫多瓦尔·德尔·康波的路上，靠右手一边。我是奥苏纳大学毕业的医生。”

桑丘顿时发起火儿来，嚷道：

“好吧，佩德罗·热孝·德·该死的阿鬼绕大夫先生，踢耳踏飞拉村生人，家住咱们从卡日奎勒去阿尔莫多瓦尔·德尔·康波的路上右手一边，在奥苏纳毕的业，快从我眼前滚开！不然的话，我指头顶的太阳发誓，非得抄起大棍子，左右开弓，先从你开始，叫这岛子上一个大夫也剩不下来，至少是那些我看是狗屁不通的。那些懂医道、有脑子、明事理的医生，我一个个给抬举得高高的，当神供起来。我再说一遍：佩德罗·热孝从这儿给我滚开！不然，我就抓起我坐的这张椅子劈开他的脑袋。尽管找我来算账好了！我这不是犯罪，我是在为上帝效劳，除去一个祸害国家的坏医生。快给我开饭！要不就把这官

① 原文是拉丁语。

职拿去！饭都不给吃的差事，连个蚕豆粒也不值。”

医生见总督发这么大火儿，有点慌张，打算踢踢踏踏溜出去。可这工夫，街上的驿站车号角响了。上菜的小厮探头往窗外一看，回过头来说：

“老爷，公爵捎信儿来了。准有什么要紧公文。”

信差大汗淋漓、慌里慌张地跑进来，从怀里掏出一封信，交到总督手中。桑丘又递给管家，叫他念念信封，原来写的是：“海岛总督堂桑丘·潘沙亲启，或由秘书代启。”桑丘听到这里，便问：

“这里谁是我的秘书？”

当时在场的人有一个答道：

“是我，大人我会读又会写，而且是比斯开人。”

“就凭末了这句话，”桑丘说，“你都有资格当大皇帝的秘书。拆开这封信，看看里头说些什么。”

刚出世的秘书立即照办，看过后说信里的事只能私下交涉。桑丘请其他人离开大厅，只允许管家和上菜的侍童留下，别人连同医生统统走了。然后秘书念了那封信：

> 堂桑丘·潘沙先生，我已得到消息，我本人和岛上居民的一群对头，将于某夜向你处发动大举进攻。请务必日夜警戒，加紧防范，以免措手不及。还有可靠的探子向我报告，已有四人乔装潜入镇内密谋刺杀你，因为他们嫉恨你的才智。千万小心，留意每个走近跟你说话的人，不要随便吃别人送的东西。一旦局面危急，我定设法相助。你才识不凡，望你好自为之。
>
> 你的朋友公爵
>
> 八月十六日清晨四时于敝庄

桑丘一下子惊呆了，在场的几人也一样。他转过去对管家说：

“眼下马上要做的是把热孝大夫关进大牢。要说谁想杀我，头一个就是他。他的办法毒得很，是一点点折磨，把我饿死。”

“还有，”上菜侍童说，“我看您最好别吃桌上的饭菜，那都是修女送来的。俗话说，十字架后面藏着魔鬼。”

“你说得也对。”桑丘回答，“那么眼下先给我一块面包和四磅葡萄，我想还不至于有毒吧。我总不能整天一点东西也不吃！再说，不定什么时候咱们就要打仗了，更得好好保养，是肚子托着勇气，可不是勇气托着肚子。我说秘书，你马上给公爵大人回信，就说一准照他的吩咐办，不带差一点的。再代我问候公爵夫人，求她别忘了派个靠得住的人把我的家信和那包衣服给我老婆特莱萨·潘沙捎去。说实在太麻烦她了，往后我会尽心尽力为她效劳的。顺便再加上几句问候我主人堂吉诃德·德·拉曼却，叫他知道我没白吃他的面包。你呢，挺会当秘书，又是个地道的比斯开人，觉得还该加上点什么，就看你的了。把桌上的东西撤掉，快给我弄点吃食。不管冲我和我的岛子来多少奸细、杀手和魔法师，我自有办法对付。”

这工夫进来一个小厮说：

“来了个庄稼人有事找大人商量，说是很要紧。”

“这些商量事的人也太怪了，”桑丘说，“他们怎么这么没有脑筋呀？难道看不出不该这钟点来商量事情吗？莫非我们这些当官的、判官司的不是有血有肉的人？不该像平常人那样稍微歇会儿？他们以为我们是石头做的，还是怎么着？我已经看出来了，这官儿我是当不长的。万一要是当长了，我得给这些来说事的人立下个规矩。算了，叫这位老兄进来吧。可是先看

仔细了，别不是什么奸细，再不就是来杀我的。”

“不像，老爷，”小厮回答，“看样子窝里窝囊的，像个软面团子。这我还是看得出来的。”

“没什么好怕的，”管家说，“这儿还有我们呢。”

“上菜的伙计，”桑丘问，“趁这会儿佩德罗·热孝大夫不在，能不能让我吃点有分量的实在东西？哪怕一块面包和一个葱头也行！”

“午饭欠您的晚饭一定补上，包叫您吃个酒足饭饱。”上菜小厮告诉他。

“谢天谢地！”桑丘说。

说着，庄稼人进来了，眉眼挺和善，一千莱瓜之外就看得出他心好人好。他开口第一句话是：

“这里谁是总督大人呀？”

“还能是谁？”秘书对他说，“椅子上坐的呗！”

“那我就在您眼前跪下了。”庄稼人说。

他一面屈膝盖，一面要亲吻总督的手。桑丘推让了，请他站起来，有话尽管说。于是那人直起腿来说：

“老爷，我是个种地的，家住米盖勒·图拉村，离雷阿尔城有两莱瓜路。”

“又来了个踢耳踏飞拉？”桑丘说，“兄弟，有话就说吧。我可以告诉你，我太知道这个米盖勒·图拉村了，离我们村子不远。”

“是这么回事，老爷。”那人接着讲下去，“上帝慈悲、神圣罗马天主教会恩准，我安安稳稳结了婚。我的两个儿子都在上学，小的读学士，大的读硕士。我没了老伴，她死了，其实是让蹩脚大夫给害死的：怀孕的时候硬给她泻药吃。要是当初上帝保佑，能把孩子生下来，又是个小子，我就送他去学博

士，省得他眼红两个哥哥，一个是学士，一个是硕士。”

“就是说，”桑丘打断他，“要是当初你老婆没死，也就是没让害死，你如今也就不会丢掉老伴。”

“那是自然喽，还用说，老爷！”农夫回答。

“太棒了！”桑丘又接茬，“兄弟，快讲吧！其实该睡午觉了，哪是说事的钟点呀！”

“我是想说，”那人接着讲，“我那个学士儿子看上了本村的一个姑娘，名叫克拉拉·跛儿肋疬娜。她父亲是大财主安德列斯·跛儿肋疬诺。可这跛儿肋疬内斯不是他们祖上留下世代相传的姓，只因为他们这族人都有跛儿肋疬病。为了稍微好听一点，就改成跛儿肋疬内斯。老实讲，那姑娘还真像一颗东方明珠。看右半边简直就是地里的一朵花儿；看左半边呢，差点，因为眼睛没了，都是天花给害的。她脸上的麻子又多又大，可是那些喜欢她的人都说，那哪里是麻子，个个都是坟坑，里面埋的全是情郎哥哥们的魂儿。她太爱干净了；人们都说，她怕弄脏了脸，干脆把鼻头也卷起来了，像是要远远躲开那张嘴。不管怎么说吧，她反正是漂亮极了！嘴很大，要不是缺了十一二颗门牙和大牙，准能把最迷人的小嘴儿都压倒镇住。怎么说那两片嘴唇呢？又薄又细，要是能像绕棉线那样绕嘴唇，她那两片准能绕成一大团。那颜色也跟平常人不一样，简直神了！蓝绿相间，还带点茄子紫。总督大人多包涵，我把这姑娘的眉眼数叨得太细了点，因为她迟早是我的媳妇，我挺喜欢她，觉得很不错。”

“随你怎么数叨都行，”桑丘告诉他，“听你这么形容也怪有意思。只是我还没吃饭，不然，你描的这幅小像儿倒是一道满够味的点心。”

“我正想好好伺候您呢！”庄稼汉说，“不过眼下不行，往

后有的是时间。老爷，我是说，真要是能把她的种种妙处和身材高矮数叨个全乎，那才叫来劲儿呢！可惜不行，都怪她腰弯背驼，嘴巴贴着膝盖。饶这么着，还是可以看出，不定哪天她站直了，脑袋准能撞上顶棚。她其实早该跟我那个学士儿子手拉手成亲了，可她那双手拳拳着，伸不开。就凭她那细长细长的指甲，也可以看出她人美心好。”

“行了，兄弟，”桑丘打住他，“瞧瞧你已经把她从头说到脚了。你到底要干什么？照直说吧，别再拖泥带水、拐弯抹角、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

“老爷，是这样，”那人回答，“我想劳您驾给我亲家写封说情的信，求他务必把这桩婚事应下来。论家产论人品，我们不相上下。实话对您说吧，总督大人，我儿子有恶鬼附身，每天总得三四次作祟折磨他，结果有一次掉进火堆里，把脸烧成了皱巴巴的羊皮纸，两眼老是泪汪汪、湿乎乎的。可他的禀性跟天使一样，除了好冲自己抡几棍子、打几拳头之外，就再也挑不出别的毛病。”

“还有别的要说吗，好兄弟？”桑丘问。

“还有，”庄稼人回答，“只是我不敢说。不过，算了，可别让它烂在我肚里！管它合适不合适，我就开口说了，老爷：求大人您给我三百杜卡多，六百也行，帮我那学士儿子办婚事。就是说，帮他成个家；早晚他们得自立门户，免得没完没了听老辈人絮叨。”

“想好了，还有别的事没有？”桑丘问他，“别羞羞答答不好意思说。”

“这回确实没有了。”那人回答。

他话还没说完，总督噌的一下蹦起来，抓住椅子说：

“我把你这个乡下佬，不知好歹的混蛋，快从我眼前滚开，

躲得远远的！不然我就抡起这椅子把你的脑瓜开了瓢！你这个婊子养的、下贱坯、画鬼描怪的！这是什么钟点？你跑来问我要六百个杜卡多！我上哪儿给你找去？你这个臭狗屎！就算有，我凭什么给你呀？你这个滑头，你这个笨蛋！米盖勒·图拉村也好，跛儿肋疬内斯一家子也好，干我个屁事！我说了，快滚开！再磨蹭，我敢对公爵大人发誓，我可是说到做到的！你准不是米盖勒·图拉村的，分明是地狱里的鬼跑出来耍弄我！你这个强盗倒说说看：我才当了一天半的总督，你以为我就捞了六百杜卡多了？”

上菜小厮打手势叫乡下人快离开大厅，于是他垂下头赶紧走了，看来还真怕总督大人把火儿撒在他身上。小子这场戏做得还真像样。

咱们就让桑丘去生他的气吧，但愿在场诸君平安！现在该回去看看堂吉诃德。咱们撇下他的时候，他正包扎着脸养猫爪伤呢，过了整整八天才好。这期间又有了事，西德·阿麦特答应如实而详细地讲来。事无巨细，这部传记里的所有情节他都是这么对待的。

第四十八章

公爵夫人的嬷嬷堂娜罗德里格斯为什么找堂吉诃德，还有其他值得大书特书、永世传诵的事情

堂吉诃德又伤心又丧气，整个脸都包扎着，显然伤得不轻；而且不是上帝一手造成，偏偏是猫儿爪子造成的，也算是游侠骑士司空见惯的倒霉事。他关在房里，整整六天没有露面。这期间一个夜晚，他迟迟不能入睡，翻来覆去琢磨自己的不幸和阿勒提西多拉的死死纠缠。突然他觉得有人捅进钥匙在开他的房门，他还以为是那个害单相思的姑娘打算偷袭他那道坚贞的堡垒，引诱他对不住自己的意中人杜尔西内亚·德尔·托博索。“不行，”他想着想着居然说出声来，而且声音大得能让人听见，“即便是世上的绝色美人也无力夺去我对意中人的崇仰，她早就深深铭刻在我心灵中，雕镌在我魂儿上。我心头的主宰啊！你变成葱头般圆滚滚的村姑也罢，你恢复成金色塔霍河畔的织锦仙子也罢，不论梅尔林、蒙特西诺斯把你囚禁在哪里，你永远是我的，我也永远是你的。”

这话刚说出，门就开了。他慌忙站立在床上，身上披着黄缎子床罩，头上戴着睡帽，脸和胡子都包扎得严严的；脸上是因为有爪伤，胡子呢，是为了防止它软塌塌地垂下来。这身装束弄得他像个稀奇古怪的幽灵。他两眼盯着门框，单等阿勒提

西多拉那个神魂颠倒的可怜姑娘进来，不料却看到了庄重可敬的嬷嬷。她头上包着长长的卷边白头巾，从头到脚严严地包裹在里面。她左手端着半截点燃的蜡烛，右手挡着光，免得晃眼；一副宽大的眼镜架在眼前。她一路蹑手蹑脚，静悄悄走过来。

堂吉诃德站在床上，如同登上瞭望塔观察一样，看着那人一身古怪打扮，默不作声地走进来。他想准是什么巫婆妖女之类乔装成那样来跟他捣鬼，便匆匆忙忙地不断画十字。身影越来越近，到了屋子中间总算抬起头来，看见堂吉诃德连连画十字的那股慌张劲儿。堂吉诃德见了她那副模样固然害怕，她看到堂吉诃德那副尊容也吓得够呛：瘦长、焦黄，绷带把面孔弄得奇形怪状，身上披着床罩；所以不由得大喊起来：

“我的耶稣！这是什么呀?”

心一慌，蜡烛也从手里掉下去，顿时一片漆黑，吓得她转身就往外跑，惊慌之中又踩着自己的裙子，扑通一下子摔了个大跤。于是堂吉诃德战战兢兢地说话了：

“你是阴魂也罢，别的什么也罢，且听我祝祷，告诉我你是谁，告诉我你想要我干什么。你若是冤魂，不妨直说，我一定竭尽全力帮你的忙。我是笃信基督的天主教徒，一向与人为善，正因为如此，我还受封当了游侠骑士。我们的职责就是普救天下，甚至包括炼狱里的孤魂。”

惊魂未定的嬷嬷听堂吉诃德念念有词，将心比心，知道堂吉诃德也是吓成这样的。然后她凄凄惨惨地低声说道：

“堂吉诃德先生（也不知您究竟是不是堂吉诃德），我不是妖物，也不是鬼怪，不是炼狱里的冤魂。您要是这样想就错了。我是堂娜罗德里格斯，公爵夫人的上等嬷嬷。阁下专门致力于扶危救难，所以特地前来求助。”

“堂娜罗德里格斯太太，请告诉我，”堂吉诃德回答，“您别不是来做中人的吧？那就请您听清楚了：除了举世无双的杜尔西内亚·德尔·托博索，谁也甭想打我的主意。总之，堂娜罗德里格斯太太，我的意思是，只要您把受人之托前来安排幽会的事远远抛在一边，那就请再去点支蜡烛来，您有什么吩咐和打算，咱们都好商量。我再说一遍，可别用哪个甜姐儿来招引我。”

“先生您说我受人之托？”嬷嬷对他说，“您太不知道我的为人了！一点也不知道！我还没活到那么大的岁数上，闲极无聊去干这种蠢事。感谢上帝，我的精神和身体都挺好，嘴里的门牙、槽牙也都齐全；只掉了很少的几颗，都是叫感冒病坑的，阿拉贡地界这种病太常见了。您稍等一会儿，我这就去点一支蜡烛来，然后接着给您这个世上受苦人的大救星讲我的伤心事。”

说完没等答话就离开了房间。堂吉诃德的心情已经平静下来，待在那儿若有所思地等她折回来。可是，突然他觉得眼前这怪事的可疑之处实在太多，自己也太莽撞、太欠考虑了，说不定会玷污自己对意中人的一片忠贞。他心想：“魔鬼总是诡计多端、无孔不入的。他见皇后、女王、公爵夫人、侯爵夫人、伯爵夫人都没能把我怎么样，就鼓捣出个嬷嬷来勾引我！我屡次听不少有识之士说过，魔鬼总喜欢以次充好。可是夜晚这么幽静安谧，我那沉睡的情欲说不定会在这个节骨眼儿上突然惊醒，我岂不要在多年从未出岔子的地方跌跤了？这种时候只有躲开是上策，决不能等着应战。嗨，我莫非是疯了？还在胡思乱想些什么？这样一个披白巾、穿长袍、戴眼镜的嬷嬷根本无法在人间最淫荡的心胸中唤起丝毫邪念。世上哪有肉体诱人的嬷嬷？天底下的嬷嬷个个都那么不知好歹、愁眉苦脸、装

腔作势！去你们的吧，你们这帮令人乏味的嬷嬷们！有位夫人做得实在太对了，她在客厅最里面放上两个嬷嬷塑像，也都戴着眼镜、靠着软垫，摆出做活的姿势。两个嬷嬷雕像还真让那客厅显得威严庄重；真嬷嬷们不也就是干这个的吗？”

想到这里，他跳下床去，打算关紧房门，不让罗德里格斯太太进屋。可是他刚要关门，罗德里格斯太太已经到了，手里举着一根点燃的白蜡烛。这次她离那么近看到堂吉诃德，依旧裹着床罩，缠着绷带，顶着睡帽或发套，不免又吓了一跳，往后退了两三步说：

“骑士先生，我们做女人的可以放心吗？您从床上爬起来，怕不是打的什么正经主意吧？”

“我还想这么问呢，太太！”堂吉诃德回答，“干脆说吧：我会不会受到袭击和强暴？”

“骑士先生，您这是问谁呢？向谁要求担保呢？”嬷嬷问他。

“问您，也向您要求担保。”堂吉诃德告诉他，“很清楚，我不是一块石头，您也不是一堆青铜；这会儿也不是中午十二点，而是深更半夜，也许还要晚点，我想；这个房间又屋门紧闭，安全保险；当年大胆的埃涅阿斯爽约受用美丽善良的狄多① 时所在的山洞，也不过如此。不过，算了，请太太把手伸过来！我看最安全保险的还是我自己守身如玉，还有您那条令人肃然起敬的头巾。”

说着便吻了一下自己的右手；那嬷嬷也郑重其事地这样做了，然后才伸过去让他牵着。这里，西德·阿麦特插话说，他

① 狄多，希腊传说人物，迦太基女王和建国者，曾与特洛伊王埃涅阿斯相爱。

凭穆罕默德起誓，不惜赔出两件长袍中的一件，也要看看这两人是如何手拉手从门口走到床边的。

最后，堂吉诃德又回到床上，堂娜罗德里格斯在一张椅子上就坐，稍稍躲开一点床边，既不摘下眼镜，也不放下蜡烛。堂吉诃德钻进被窝，盖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张脸。两人都安顿下来了，最先打破寂静的是堂吉诃德，他说：

“堂娜罗德里格斯太太，您悲伤的心里和苦涩的肚里有什么，现在可以全部抖搂出来了。我准备规规矩矩洗耳恭听，慈悲为怀竭诚相助。”

“果然不出我所料，”嬷嬷回答说，“面貌优雅可爱如阁下之人，势必会做如此宽厚慷慨的答复。说起话长，堂吉诃德先生，您别看我身在阿拉贡王国，坐在这张椅子上，一身打扮分明是个饱经风霜、备受鄙夷的嬷嬷；其实我家乡在奥维耶多的阿斯图里亚斯，我们也是跟当地世族沾亲带故的大户。可我命运不济，我父母不谙理家，稀里糊涂不知怎么弄的，早早就破落下来。于是他们把我带到京城马德里。他们害怕还会发生别的不测，不愿再为我操心，就把我安排到一位贵夫人家当丫鬟做针线。告诉您说吧，缝个活儿、绣个花儿什么的，还从来没人跑到我头里去过。我父母把我撇在别人家，自己回家乡去了，没过几年就都上了天堂（因为他们不光人好，还都是笃信基督的天主教徒）。我成了孤女，只身在大公馆里当女佣，只能靠一点可怜的工钱和主子们的眼色过日子。这期间，我一直安分守己，不知怎么弄的，府上有个侍从看上了我。他的年纪不小了，一脸大胡子，人挺正经，绅士派头十足，像个国王似的，不愧是从山上下来的。我们并不十分遮掩我们之间的来往，所以很快我的女主人就知道了。她为了避免闲言碎语，就求我们慈母般的神圣罗马天主教会恩准，让我们俩安安稳稳结

了婚。婚后我们有了一个女儿，从此，我享过的那点福也就到头了。倒不是说我在分娩的时候差点死了，其实我生得又顺利又是时候；可就是，打那儿以后不久，我丈夫受了一次惊吓死了。我要是有时间细细讲来，您听了准会感到稀奇。”

说到这里，她伤心得哭起来，而且说：

“请原谅，堂吉诃德先生，这实在由不得我。每次提起我那个死鬼，我就忍不住眼泪哗哗的。上帝保佑！瞧他带我女主人骑在鞍后的那架势！真神气！那头骡子又高又大，像黑玉似的乌亮乌亮！那时候不像现在，不兴乘车坐轿；贵夫人出游，都是坐在侍从鞍后的。那件事我是非给您讲讲不可，好叫您知道我那个好人是多么有教养、懂礼貌。有一天，他们踏上马德里的圣地亚哥大街（当时还很窄）；正好对面有个京城的官员跟在两个公差身后往外走。我那个当侍从的好丈夫一看，立刻勒缰掉转骡子，准备退回去让路。坐在鞍后的女主人低声对他说：

“‘窝囊废，你想干什么？没见我在这儿吗？’

“那位官员也很客气，勒住缰绳说：

“‘先生，您先请！我应该退回去为堂娜卡西勒达夫人让路(这是我女主人的名字)。’

“我丈夫手里拿着帽子还是一个劲儿谦让，说是请长官先走。女主人见这情景，火气腾地一下上来，从小匣子里掏出个粗别针，再不就是锥子什么的，狠狠地扎进他的腰里。我丈夫大喊一声，身子一歪，就带着女主人翻倒在地上。两个跟班赶紧上去扶她，官员和两个公差也跑过去帮忙。顿时整个瓜达拉哈拉大门都乱了套，对了，我是说，待在那儿那些游手好闲的人们乱了套。女主人自个儿迈步走了，我丈夫找到理发师家，告诉他肠肚子让人家戳穿了。我丈夫谦逊礼让的美名就这么传

开了，街上的顽童老是追在他后面跑，再加上他眼睛有点近视，我女主人公爵夫人就把他辞了。他当然很伤心，我觉得他准是为这个气死的。我成了无依无靠的寡妇，还得拉扯闺女。这丫头像大海的浪花似的，越大越漂亮。我的针线活儿是出了名的，我的女主人公爵夫人一嫁给我主人公爵大人，就把我带到阿拉贡这地界，不用说当然得捎上我女儿。到了这儿以后，日子一天天过去了，我的女儿慢慢长大了，而且世上的本事没有她不会的：唱起歌跟百灵鸟似的，宫廷舞跳得轻飘飘，民间舞跳得火辣辣，读书写字赶得上学校老师，算起账来比守财奴还清楚。至于她那份干净，就不用我说了；河里的流水也不见得比她干净。要是我没记错的话，她现在是十六岁五个月零三天左右。

“后来，我这闺女让别人看上了。那是个阔乡下佬的儿子，他们那村子也是我老爷的属地，离这儿不远。说实在的，我也弄不清楚，两人是怎么凑到一块的。那小子说好了要娶我女儿，后来又变了卦，不认账了。我老爷公爵知道这事，因为我一次又一次地找他去告状，求他发话叫那乡下小子跟我女儿结婚，可他装聋作哑，根本不理我的茬儿。原来，就因为那小滑头的父亲阔气，常借钱给他，还时不时为他那些陈年老债做做保人；他怎么敢得罪和招惹这样的人呢！我这会儿就是想求您帮我出出这口窝囊气。好言相劝也罢，动刀动枪也罢，反正人都说您来到世上就是为了扶正压邪，救助弱小。想想我那聪明伶俐的女儿吧，我刚说了她那么多好处，可她偏偏小小年纪就没了父亲。上帝明鉴，凭良心说，女主人手下那么多侍女，哪一个也够不上给她提鞋的资格。有一个叫阿勒提西多拉，都说她是个俊俏精明的人尖子，可是跟我女儿一比，那就差老鼻子了！先生，实话对您说吧，发亮的并不一定都是金子。阿勒提

西多拉这丫头片子，模样平平，可狂得不行；疯疯癫癫的，一点不文静；而且还有毛病：嘴里的气味太难闻，谁也不敢在她身边多待一会儿。就说我女主人公爵夫人吧……我还是不说的好，常言讲，隔墙有耳。”

“公爵夫人太太怎么啦？天哪！堂娜罗德里格斯太太，您倒是说呀！”堂吉诃德求她。

“瞧把您急的！”嬷嬷说，“看来我只好一五一十回答您的问话了。堂吉诃德先生，您看公爵夫人够漂亮的吧？细嫩的脸皮儿就像打磨得光溜溜的宝剑，两个脸蛋儿透过乳白泛出绯红，简直就是一边悬着太阳，一边挂着月亮；走起路来那轻快劲儿，不沾地皮儿似的；走到哪儿都是那么活蹦乱跳的！告诉您说吧：她不过是一靠上帝保佑，二靠大腿上开的两个口子！医生说她浑身满是污水浊液，得让它不断地往外流。”

“圣母玛利亚！”堂吉诃德喊道，“公爵夫人身上真有这种阴沟呀？就是听赤脚修士亲口说，我也不敢相信。不过，既然是堂娜罗德里格斯太太说的，想必是真的。可是，那种地方开的口子，流出来的不该是什么脓水，准得是琥珀浆。到这会儿我总算明白了：要想身体好，还非得开这种口子不可。”

堂吉诃德的话还没说完，就听哐啷一声房门打开了。堂娜罗德里格斯吓得手中的蜡烛都掉了。屋里顿时漆黑一片，照俗话说，就像钻进了狼嘴巴。可怜的嬷嬷当即就觉得有两只手紧紧卡住她脖子，怎么也喊不出来；另外一个人一声不吭，很利索地掀开她的裙子，抓住拖鞋似的一样东西，不停地抽打起来。真是惨极了！堂吉诃德当然很为她难过，可他也只能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他弄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静悄悄连声也不敢出，生怕噼里啪啦的鞭子落到自己头上。他果然不是无端惊恐：两个默不作声的打手狠狠收拾了一顿嬷嬷（她连哼哼一

声都不敢）之后，立刻又冲堂吉诃德去了。他们把他从被褥里拉出来，接连不断在他身上狠命地又拧又掐，他当然也拳来脚去地奋力挣扎。奇怪的是这期间没有发出一点声响。这样混战了大约半个钟头，幽灵似的身影终于走了。堂娜罗德里格斯理好裙子，自怨自艾地走出门外，一句话也没跟堂吉诃德说。我们这位呢，被拧得浑身生疼，又说不清道不白，憋了一肚子闷气。咱们暂且让他独自待在那儿去苦苦思索；那个如此折磨他的魔法师究竟是谁，到时候反正自有分晓。为本传结构匀称起见，咱们得去看看桑丘·潘沙为什么在呼唤咱们。

第四十九章

桑丘·潘沙如何巡视海岛

上次咱们离开总督大人的时候，他正在大发脾气，训斥那个描神画鬼的乡下老滑头。原来那人受管家支使，管家又受公爵支使，是一起来捉弄桑丘的。桑丘虽说是个又土又蠢、肥头大耳的乡下佬，却照样把所有人都给镇住了。他告诉身边那些人（公爵的秘密信件已经宣读完毕，所以佩德罗·热孝大夫也回到大厅了）：

“我现在总算明白了，原来法官总督什么的，非得是钢筋铁骨才行，不然真会叫那些求见的人缠得受不了！他们也不看看时辰和钟点，来了就让你听他说，给他想办法，为他一个人的事忙，不管什么鸡毛蒜皮。可是倒霉的长官有时候是实在没辙，有时候是还没到坐堂听证的钟点，当然不能听他的、为他办事喽！那你就等着吧！嘟嘟囔囔的怪话儿全来了，不光戳你本人的脊梁骨，连老祖宗的老底儿都给你翻出来。你们这些求见的傻瓜！你们这些求见的混蛋！着什么急嘛？看好时辰和节骨眼儿再来求见嘛！别尽赶上人家吃饭和睡觉的工夫！长官大人也是血肉之躯的大活人，平常人干的那些事，他一样也缺不了。哪都像我，给肚子找点吃食都不行！不信，就问这眼前的佩德罗·热孝·踢耳踏飞拉大夫先生，他想活活把我饿死，还说这样把人往死里折腾能延年益寿！上天有眼，叫他和他那一伙

儿去这样延年益寿吧！当然我指的是那些混蛋医生；像样的大夫应该得到奖牌、戴上桂冠。”

熟悉桑丘·潘沙的人听他言谈突然文雅起来，都不免大吃一惊，一时也说不清这是怎么回事。看来人一旦有了高官厚禄不是愈加昏聩，就是猛然开窍。

于是，佩德罗·热孝·阿鬼绕·德·踢耳踏飞拉大夫只好违背希波克拉底的教诲，答应当晚叫桑丘好好吃一顿。总督大人听了自然十分满意，眼巴巴等着夜幕降临、晚餐时刻来到。他觉得那天的日子简直在一处定住不动了，不过他焦急盼望的钟点还是终于来临。人家给他端上一份牛肉末拌葱头，还有几只搁了好几天的牛蹄也炖得烂烂的端上来。他埋头吃得有滋有味，仿佛在享用米兰的鹧鸪、罗马的野鸡、索伦托的嫩牛肉、莫龙的石鸡、拉瓦霍斯的烧鹅。吃到半截，他转过脸去对大夫说：

“听着，大夫先生，往后用不着费心思给我弄什么精肴细点，我的肠胃可受不了那玩意儿。我吃惯了羊肉、牛肉、肥猪肉、咸肉干、萝卜、葱头什么的。要是冷不丁塞进点宫廷的吃食，我不光不放心，说不定还会恶心呢。上菜师傅最好把那道熬杂烩给我端来，越杂越香；只要是能吃的，他都可以丢进去一搅和。那我就太谢谢他了，迟早有一天我要好好赏他。谁也甭想糊弄我，反正不是活就是死；最好大家相安无事，坐下吃饱完事；上帝叫天亮，天为大伙儿亮。我掌管这海岛期间，只要俸禄，不拿贿赂。人人都该睁大眼，看好手里拿的箭；我得提醒诸位，魔鬼无处不在。谁要是让我逮住了，可有好戏给他看！不然的话，等着瞧：自己变成一摊蜜，还怕苍蝇不叮你。”

“说实在的，总督先生，”上菜师傅搭腔了，“您刚才那一席话很有道理。我以全岛老百姓的名义向您担保，大伙儿一定小心谨慎、尽心尽意、好心好意为您效劳。您就任这几天，可

以看出您是个心慈手软的总督。就凭这一点，谁也不会想、更不会做对不起您的事。”

“那是自然的。”桑丘回答，“他们要是真那样想那样做，岂不成了一帮傻瓜。我要再说一遍：留心给我吃饱饭，给我的灰驴喂足料，这才是我这份官职上头等要紧的事。回头咱们要巡视岛子，我已经想好了，得把垃圾扫净，赶走所有游手好闲、惹是生非的混混儿们。伙计们，我得告诉你们：对一个国家来说，闲人懒汉就像蜂窝里的雄蜂，只会糟蹋别的蜜蜂辛辛苦苦酿出的蜂蜜。我打算好好照顾庄稼人，维护出身门第，奖赏慈善有德的人，特别是要尊重庄严的教会和教士。诸位觉得我的主意怎么样？我说的有没有道理？还是我白绞了脑汁？”

“总督大人，您说的太有道理啦！”管家回答，“真没想到！我知道您没怎么念过书，根本一个大字不识，可是说出话来都是至理名言。派我们来这儿的主子也好，在这儿陪您的我们这些人自己也好，都没指望您会有这么高的见识。这世上真是天天有新鲜名堂：瞎胡闹弄假成真，捉弄人的自己受了捉弄。”

当天夜里，热孝大夫先生终于让总督大人吃了顿晚饭，然后就准备出门巡视。随行人员有管家、秘书、上菜小厮，还有负责为总督政绩修史的书记官，外加差人和公证人，浩浩荡荡也算得上不大不小的一队人马了。桑丘走在中间，手里拿着权杖，十分显眼。他们刚刚察看过镇里几条街，就听见一阵刀剑叮当。他们闻声而至，发现是两个男子在打架。两人见当官的来了，连忙住手。其中一个说：

“这里还有没有天理王法！在人来人往的市镇里偷窃，在热热闹闹的大街上抢劫！这谁能受得了？”

“先定定神，我说老实人，”桑丘吩咐，“告诉我为什么打架！我是这儿的总督。”

这时另一方抢着说：

“总督先生，听我三言两语就给您说明白了。您瞧见这位先生吗？他刚刚从对面那个赌场出来，赢了一大笔钱，有一千雷阿尔呢！天晓得他是怎么弄的！我当时在场，我不止一次昧着良心替他遮掩那些手脚。末了，他抓起赢的钱就走了。我还傻等着他至少给我一埃斯库多的彩头呢！这里多年就兴这种规矩：得犒劳像我这样的要人们；有我们守在旁边，他们无论手气好坏，都能无理强占个三分，省去多少拳脚！他倒好！装起钱，就大摇大摆走了！我当然满肚子不高兴地跟出来，好言好语地求他给我哪怕八个雷阿尔。他知道我是个正派人，没营生也没赢头，父母没给也没教。可小子挺滑头，别看他偷东西比不过卡柯，玩手脚抵不上安德热狄亚！说最多给我四个雷阿尔。总督大人，您瞧瞧：多么不害臊！多么没良心呀！不过，我敢打赌，即便大人您不来，我也能叫他把赢的钱全吐出来！总得教他学会公平买卖嘛！”

“你有什么话要说吗？”桑丘回问对方。

那人回答说，对手的话都是真的，他确实连四个雷阿尔都不情愿给，他以前不知给过多少次了；还说，等彩头的人应该知点趣，不拘人家给多少，都该笑脸相迎，拿走拉倒；哪里还兴跟赢家矫情，计较人家是不是做了手脚，钱的来路明不明！明摆着他是个老实人，不是对手说的那种贼坯：他一个子儿都不想拿出来就是明证！可是常做手脚的赌徒，是非得给那些知道底细的闲人进贡不可。

“是这么回事，”管家说，“总督大人，您看该把这两人怎么办？”

“我看该这么办，”桑丘回答，“你这个赢家，好也罢坏也罢，我看都无关紧要；掏出一百雷阿尔交给这个拿刀捅你的

人。你还得拿出三十雷阿尔送给监狱里的可怜虫。你呢，没营生也没赢头，只好整夜在岛上瞎逛荡；快拿走这一百雷阿尔。给你明天一天的时间，收拾好了离开这岛子，在外流放十年。你要是违抗命令，偷着跑回来，那我不是亲自动手就是吩咐刽子手，把你吊上绞架，轰你到阴间去服刑。两人谁也别想犟嘴，小心我动手。”

于是一个掏钱，一个收钱；这个离岛，那个回家。最后总督大人说：

“要么是我管不了，要么我就把这些赌场关掉。我已经看出来了，实在是害人不浅。”

“至少这一家，”一个公证人说，“大人您甭想关掉。这家主人来头可大了。他每年当然靠纸牌弄到不少钱，可他贴出去的更是多得没法比。您就去管管那些小点的赌场吧，那些才真的害人呢，关起门来无法无天！凡是出了名的赌棍是不敢在贵人老爷们开的赌场里玩他们的手脚的。反正这赌博的恶习已经成了风气，要赌就干脆去上等赌场，别去找那些小贩们；那些小赌场里，只要逮住个倒霉蛋，就从后半夜赌起，一直到活活把他的皮扒光。”

“公证人，别着急！”桑丘回答，“我知道这里面的名堂多着呢！”

正说着，来了一个差役，手里紧紧抓住个小伙子。来人说：

“总督大人，这小东西迎面遇见我们，一看是官府的，扭头就跑，比兔子还快呢。就凭这个，他准不是个正经主儿。我紧跟着追上去；要不是他绊了一跤摔倒了，只怕我这辈子也甭想逮住他。”

“你跑什么呀，小兄弟？”桑丘问他。

小伙子回答说：

“我怕官府的人盘问个没完，到时候不知道说什么。”

“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干编织的。”

“你编织什么?”

“大人您恩准了的：编织铁枪头。”

“还跟我逗乐？你觉得挺有意思是吧？咱们等着瞧！你刚才是去哪儿?”

“去乘风凉。”

“这岛上在哪儿乘风凉?”

“刮风的地方呗!”

“好啊！你倒是有问必答，小伙子挺伶俐嘛！告诉你，我就是风，正吹着你的屁股把你往牢房里推呢！嗨，抓紧他，把他带走！今晚我叫他找个没风凉的地方睡觉去。”

“天主在上!”年轻人说，“您想叫我睡到监狱里只怕比叫我当国王还难!”

“你是说我不能让你睡在监狱里?”桑丘问，“抓你放你就看我什么时候高兴了！难道我连这个权力都没有?”

“您的权力再大，”小伙子说，“也不能叫我睡到监狱里去。”

“为什么不能?”桑丘火了，“把他带走，叫他亲眼看看自己打错了主意。也甭指望得了好处的看守充好人：他要是让你离开牢房一步，我就罚他两千杜卡多。”

“您说的这些真可笑!”小伙子回答，“反正如今世上还没人有本事让我睡在监狱里。”

“你这个鬼东西!”桑丘问，“你倒说说看，我这会儿就叫人给你戴上镣铐，莫非你还能请来天使给你打开，放你出去

吗?”

“总督大人，请您听我说，”那青年十分调皮地回答，“咱们讲讲道理，把话说明白了。就算您下令把我送进监狱，给我戴上手铐脚镣，把我关进一间牢房；还告诉看守，要是放走我，就重重罚他，他呢，也乖乖照您的吩咐办；就算是这样吧，可我不想睡觉，整宿醒着不闭眼；我自己不想睡觉，您的权力再大，能逼我睡吗?”

“确实不行，”秘书承认，“这小子还真赢了!”

“就是说，”桑丘问他，“你是自己不愿意睡觉，并不是成心跟我作对?”

“那还用说!”小伙子回答，“我想也不敢那么想啊!”

“上帝保佑你!”桑丘说，“回家去睡觉吧，叫上帝给你个好梦，我可不想打搅你。不过，我劝你别再跟官府的人逗着玩；指不定哪天你碰见一个，叫你用自己的脑瓜去开心!”

小伙子走了，总督接着巡视。不一会儿，又跑来两个差役，紧紧抓住一个人对总督说：

“总督大人，您别看他像个男人，其实不是，是个女人，还不难看，只是穿着一身男人衣裳罢了。”

马上有两三盏灯举到她眼前，照出一张女人脸，大约十六岁光景，或者稍微大一点。她的头发拢在一个金绿相间的丝线发网里，像聚起一千个珍珠似的光彩照人。大家上下打量着她，见她穿一双肉色丝袜，白绸袜带上缀着金线串起的小珠子，绿色锦缎的肥腿裤，同样料子的水手短上衣敞着怀，里面是一件上好白锦缎紧身坎肩，一双白色男鞋；腰上别着的不是佩剑，而是一把华贵的匕首，手上戴满了贵重的戒指。总之，大伙儿都觉得那姑娘不错，可是在场的人谁也不认识她。当地人都说实在弄不清楚她是谁。那些合谋戏弄桑丘的人们有些不

知所措，因为偶然撞上的这件麻烦并不是他们事先安排的。他们一时也没了主意，只好先走着瞧再说。桑丘没想到那姑娘那么漂亮，问她是谁，要到哪儿去，为什么那身打扮。那女孩只是低头盯着地面，羞愧难耐地回答说：

“大人，这事千万不能传扬出去，我不愿当这么多人的面说。不过，我先得声明：我不是什么小偷坏人，只是个倒霉的女孩儿，因为耐不住冷清就不顾礼法体面了。”

管家听了便对桑丘说：

“总督大人，请吩咐这些人散开，免得小姐有话不好意思说。”

总督一发话，大家都走开了，最后只剩下管家、上菜师傅和秘书。姑娘见没几个人了，这才接着往下讲：

“诸位先生，我是佩德罗·佩雷斯·马索尔卡的女儿。他是镇上的羊毛贩子，经常来我父亲家。”

“这话有些不对头，小姐。”管家说，“这个佩德罗·佩雷斯我可太熟了，我知道他没孩子，儿子女儿都没有。你先说他是你父亲，后来又接着说，他常上你父亲家里去。”

“我也觉得挺怪的！”桑丘说。

“听我说，诸位先生，”姑娘回答，“我太慌张了，简直不知道自己说些什么。其实我是迭哥·德·拉亚纳的女儿。他，各位都是认识的。”

“这就对了。”管家说，“我当然认识迭哥·德·拉亚纳，知道他是个有钱的大户，有一儿一女。自打他妻子去世，这镇上就再也没人见过他女儿是什么模样。他整天把那闺女关在家里，连太阳也见不着。不过，最后还是人人都传说她漂亮极了！”

“是这么回事，”姑娘回答，“那个女儿就是我。至于人们

传说我漂亮极了是真是假，如今各位已经见到我了，自己可以对证。”

说完就伤心地哭起来。秘书见这情景，凑到上菜师傅的耳朵上，轻轻对他说：

“这可怜的闺女准是碰上什么大难题了，不然，她一个富贵人家的小姐，深更半夜这身打扮，跑到外头来干什么?”

“准是这么回事，”上菜师傅回答，“瞧她哭得泪汪汪的，就知道咱们没猜错。”

桑丘一个劲儿地劝解，把他能想起来的好话都说遍了；叫她别担心，出了什么事尽管说；大家伙儿会诚心诚意，想尽一切办法帮她一把的。

“各位先生，是这么回事，”姑娘又说话了，“我母亲入土十年了，我父亲也把我在家里整整关了十年。连弥撒也是在自家一个富丽堂皇的小经室里做。这么长时间了，白天我只能看到太阳，夜里只能看到星星和月亮。我不知道大街、广场和教堂是什么样；也不知道男人什么样，因为我就见过父亲、弟弟和羊毛贩子佩德罗·佩雷斯，他老是在我家进进出出的，所以刚才灵机一动说他是我父亲，免得说出我亲爹的名字。我就这样给关在家里，不许出门，连教堂都不许去。近些日子，有个把月了吧，我越来越受不了啦！我想看看外头的世界，至少瞥一眼我的生身之地这个镇子嘛！富贵人家的小姐是得守一大堆规矩，可我觉得自己的想法不算出格呀！我常听说外头斗牛啦、玩竿子枪啦、演戏啦，我就问比我小一岁的弟弟，求他给我讲讲这都是怎么回事，还有好多我没见过的玩意儿。他就想方设法地给我说个明白。可我越是听，就越想亲自见见。总之，这次倒霉事我就不细说了。反正我逮住弟弟又是哀求又是央告……我后悔当初真不该这么做!”

接着又是一阵哭哭啼啼。管家告诉她：

“小姐，往下讲啊！快告诉我们你出了什么事。你说了半截，又哭个没完，真把我们急死了！”

“没多少好说的了，”姑娘回答，“就剩下泪水了！不安安分分待着，就得赔上这种本钱。”

姑娘的容貌让那上菜小厮动了心，于是他举起灯来想再看上一眼。他觉得流出来的哪里是什么泪水，分明是颗颗珍珠、点点晨露！不对，还更高贵：是东方明珠！他在心里念叨着：别看姑娘唉声叹气、眼泪汪汪，但愿她没遭什么大难。见那闺女的故事老也讲不完，总督大人可是急坏了，叫她快点讲，别让大家等着；时候不早了，还有好多地方没察看呢。

于是她抽抽搭搭地接着讲下去：

“我没倒什么大霉，也没遭什么大难，不过是求我弟弟给我穿上一件他的男人衣裳，夜里趁父亲睡觉的工夫，领我在镇里转一圈。他叫我缠得实在没办法，只好听我的。我就穿上他这件衣裳，他也穿上了我的一件，简直太合身了！他又一点胡子也没有，看着真像个漂亮姑娘。到现在我们离开家也就是一个钟头左右吧，就凭着我们的小孩子脾气执意胡闹，在镇子里兜了一圈。正打算回家呢，就见迎面来了一大帮人。弟弟对我说：

“‘姐姐，这些人准是巡夜的。你得两脚插上翅膀快跑，紧紧跟在我后面，别叫他们认出咱们，那可就说不清了！’

“说完，扭头就窜走了；哪里是跑呀，简直是在飞！我呢，刚跑了五六步，就吓得摔倒了。官府的差役上来就把我带到大人面前。都怪我自己任性胡闹，落了个当众出丑。”

“这么说，小姐，”桑丘问她，“你并没有出什么大事喽？也不像你开头说的那样，是耐不了冷清才从家里跑出来的喽？”

“我没出什么事，也不是因为耐不了冷清。就是想出来看看，左不过是镇里的几条街道罢了。”

姑娘说的话很快就得到证实，因为差役又带着她弟弟来了。他离开姐姐跑了没多远，就让一个差役给逮住了。他只穿了一条华丽的裙子，蓝缎子大披巾四周垂着金丝穗子；头上没戴纱巾，也没有其他装饰，只有他自己的头发；那卷曲的满头金发就像一圈圈金环似的。总督、管家和上菜师傅把他叫到一边，躲开他姐姐，然后问他为什么那身打扮。他也同样羞愧得难以自容，从头到尾说了一遍他姐姐讲过的话。上菜小厮别有心思，所以听了特别高兴。这时只见总督对姐弟二人说：

“你们二位公子、小姐确实太淘气！可这无法无天的瞎胡闹三言两语就说明白了，何必耽搁这半天，又是哭又是喊的！只要讲一句：‘我们俩是某某、某某，背着爹妈从家里跑出来玩，就是想看看外边，没别的打算’，事不就完了，用得着这么哼哼唧唧、抽抽搭搭没个头儿吗？”

“可不是嘛，”姑娘回答，“可是大人您也该知道，我实在太慌张了，吓得不晓得怎么办了。”

“总算没出什么事。”桑丘说，“好吧，我们把你们俩送回家去，但愿你们父亲还不知道你们跑出来了。从今往后别再这么小孩子气了，急着要见什么世面！正经姑娘缺条腿，在家乐意；女人和母鸡，乱跑准吃亏；哪里是去看热闹，是叫人家把你瞧！我就不多说了。”

小伙子十分感谢总督陪他们回家的一番好心，说着一行人便迈步走去，不一会儿就到了。男孩子朝窗户扔了个小石子，守候在那儿的女仆立即下来给他们开门。姐弟二人进去之后，其他人还在那儿感叹不已：多么漂亮可爱的孩子呀！居然以为深更半夜在镇子里兜一圈就算见了世面！终究年纪还小嘛！上

菜小厮早就心往神驰了，决定第二天到她父亲那里去求婚。他确信十拿九稳，要知道他是公爵的手下人。桑丘也暗自盘算着怎么叫那个弟弟跟他女儿桑奇卡成亲，准备一有机会就去议婚，心想总督的女儿择婿，还不是看上谁就是谁。

当晚的巡视就这样结束了，两天之后他的官职也到头了，他的那些如意算盘自然随之破灭告吹。请接着往下看，便知分晓。

第五十章

究竟是哪些狠心的魔法师先是毒打嬷嬷，接着又拧又掐堂吉诃德，以及小厮如何给桑丘·潘沙的老婆特莱萨·潘沙捎信

西德·阿麦特对这部真实传记的每个细节都一丝不苟。据他讲，堂娜罗德里格斯离开自己房间去堂吉诃德卧室的时候，跟她住在一起的另一个嬷嬷觉出了动静。嬷嬷们一概都是耳朵长、鼻子尖、什么全要打探，于是这位便悄悄地跟在后面，满腹心思的罗德里格斯毫无知觉。嬷嬷们没有不搬弄是非的，眼下这位当然不愿打破常规，一见前面的那个钻进堂吉诃德屋里，马上跑到公爵夫人那里去嚼舌根，说堂娜罗德里格斯如何待在堂吉诃德卧室不出来。公爵夫人又告诉了公爵，问是不是能叫她带着阿勒提西多拉去看看那嬷嬷找堂吉诃德干什么。公爵答应了，于是她们主仆二人小心翼翼、蹑手蹑脚走到房间门口，贴着门缝把里面的谈话听了个真着。公爵夫人一听，连她那两个优雅的小喷泉也给抖搂出来了，这还了得！阿勒提西多拉也气得够呛。两人顿时火冒三丈，决定给他们点颜色瞧瞧，撞开门就扑了进去，狠狠地抓挠了堂吉诃德，重重地毒打了嬷嬷；这在上文已经讲过。虚荣的女人一听到别人贬损自己的容貌，肯定暴跳如雷，决不饶人。公爵夫人把这事告诉公爵的时候，他真是笑坏了。

公爵夫人打算把玩笑接着开下去，拿堂吉诃德取乐。她打发一个小厮去给桑丘的女人特莱萨·潘沙送信，顺带捎去她自己写的一封，还有一串珊瑚念珠做礼品。这小厮就是装扮杜尔西内亚的，当时还宣布了为她驱魔的好办法。可是桑丘·潘沙一心扑在公务上，早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

书上说，那小厮又机灵又乖巧，正巴不得讨好男女主人呢，兴冲冲地上路去找桑丘家住的那个村子。他在村口的河边看见一大帮洗衣服的村姑，就问她们村里是不是住着个名叫特莱萨·潘沙的女人；她丈夫就是那个桑丘·潘沙，给名叫堂吉诃德·德·拉曼却的骑士当了侍从。听他问这话，一个正在洗衣服的丫头站起来说：

“这个特莱萨·潘沙是我母亲，您说的那个桑丘是我的父亲大人；那位骑士呢，就是我家的主人。”

“太好了，姑娘！”小厮说，“带我去见见你母亲，我给她捎来你这位父亲的一封信，还有一包礼物。”

“那敢情好啊，先生！”那丫头回答说，看样子也就是十四五岁左右。

她把洗了半截的衣服交给旁边的女伴，不包头巾也不穿鞋，披头散发，光着两腿就蹦到小厮的马前，对他说：

“您跟我来，我们家就在村口。父亲大人好久没音信，我母亲正在家发愁呢！”

“我这回可是给她带来了好消息，”那小厮说，“她得好好谢谢上帝。”

姑娘蹦蹦跳跳，一路跑着，很快就进了村，到了家。她站在门外大声喊着：

“特莱萨我的妈妈，快出来，快出来呀！快点！我老爹托一位先生捎来了信，还有别的东西！”

她母亲特莱萨·潘沙闻声跑出门外，手里还不停地纺着一缕粗麻。她身上那条深灰色的裙子显得太短，简直没法遮羞；上面的内衣和敞胸短袄也是深灰色的。她年纪不算太大，可看起来有四十出头了。她腰板很直，筋骨结实，肤色黝黑。见她女儿陪着一个骑马的小厮，就问：

“丫头，怎么回事？这位先生是谁？”

“鄙人愿为堂娜特莱萨·潘沙太太效劳。”那小厮答茬说。

话刚出口，他就翻身下马，毕恭毕敬地跪倒在特莱萨夫人面前说：

“堂娜特莱萨太太，扒拉塌日轧海岛正式总督堂桑丘·潘沙大人唯一的合法夫人，请允许我亲吻您的双手。”

“哎呀呀我的老爷！快起来，别这样！”特莱萨回答，“我又不是什么大官太太，只是个不起眼的乡下女人，父亲是个刨土坷垃的，丈夫是个瞎游侍从，哪里是什么总督哟！”

“夫人听我说，”小厮告诉她，“您丈夫是个当之无愧的大总督，您是他当之无愧的太太。您只要看看这封信和这件礼物就知道了。”

说着从口袋里掏出那串珊瑚念珠，两头还镶着金扣子。他把念珠套在她脖子上说：

“这封信是总督大人写来的；我带来了另一封，还有这些珊瑚珠子，是我的女主人公爵夫人打发我来送给您的。”

特莱萨顿时惊呆了，她女儿也一样。可那姑娘还是开了口：

“我敢拿命担保，准是咱们东家堂吉诃德一手操持的。他答应过好多次了，这回总算给了爸一个官职、一块领地。”

“正是这么回事，”小厮回答，“全靠堂吉诃德先生的面子，桑丘先生如今才当上扒拉塌日轧海岛总督。看完这封信你就全

明白了。”

“就请您这位小公子念给我听吧，”特莱萨求他，“我只会纺麻，大字不识一个。”

“我也不识字。”桑奇卡插嘴说，“不过，请等一会儿，我这就找个人来念，不是神甫本人，就是参孙·卡拉斯科学士。他们很想打听我爸的消息，一叫准来。”

“不必去找人了。我不会纺麻，可我识字，听我念啦！”

于是便从头到尾读了一遍。信里的话前面已经提到过，这里就不赘述了。接着他又掏出公爵夫人那封信，原来里面是这么说的：

我的朋友特莱萨：你丈夫桑丘，人心那么好，脑袋那么灵，叫我不能不求我丈夫公爵大人挑一个海岛交给他去管；我们封地上有的是！听说他跟个老鹰似的，抓得挺紧呢。我这就放心了，我丈夫公爵大人也一样。我这次举荐他当总督算是做对了，真得好好谢谢老天！特莱萨太太想必知道，要在这世上找个像样的总督实在太难。但愿上帝助我，叫桑丘当个好总督！

亲爱的朋友，顺便捎去一串镶金纽扣的珊瑚念珠。我当然巴不得那是一串东方明珠，不过，扔来骨头一根，也是救命之恩。早晚有一天咱们俩要见面认识、经常来往；上帝自会安排，代我问候你女儿桑奇卡，先替我给她打个招呼，就说不定哪天我准会给她找个上好的女婿。

听说你们村的橡树子儿结得挺大，请给我捎上二十来个。我一定稀罕得不行，因为是你亲手侍弄的。

盼你给我写一封长长的回信，希望你安康如意。你要什么只管开口，你的话就是金科玉律。上帝保佑你！

你的知心朋友
公爵夫人
于敝庄

“我的妈！”特莱萨听完了信就喊起来，“这位太太多好！多和气！一点不拿架子！跟这样的太太们在一起死了我也情愿！村里那些大户人家的少奶奶们可好：以为自己是少奶奶，就连风也碰不得她们了！瞧她们去教堂的时候那副神气：个个跟王后似的，好像看一眼我们这些乡下女人就丢了她们的身份！瞧这儿这位太太多了不起：自己是个公爵夫人，可管我叫朋友，就像我跟她一样身份！在我眼里，她简直就跟拉曼却最高的钟楼一样！说到橡树子儿嘛，先生，我要给夫人捎去五升，个个又肥又大，保准招得大伙儿去看稀罕。桑奇卡，赶快动手好好犒劳这位先生，把马安顿妥了，从马房里取出鸡蛋，再切一大块肥腌肉，咱们得把他伺候得像个王子似的。他给咱们带来了喜信儿，脸蛋又长得那么俊，该当的嘛！我趁这工夫把咱们的称心事告诉左邻右舍，还有神甫老爷、尼古拉斯剃头师傅；他们俩打一开头就是你爸爸的好朋友。”

“妈妈，我这就去。”桑奇卡回答，“可你得把那串珠子给我一半。我不信公爵夫人会那么傻，整串都送给你一个人。”

“这一串都给你，孩子。”特莱萨告诉她，“不过，先让我在脖子上戴几天。说实在的，心里真是太高兴了。”

“二位还会更高兴的，”小厮说，“我那包里还有一件细呢衣裳，总督就是打猎的时候穿了一天。这衣服是给桑奇卡小姐

的。”

“他真该活一千岁!”桑奇卡说，“给我捎来衣服的先生也一样；他要是乐意，两千岁也行!”

这时候特莱萨已经拿着信出了门，脖子上是那串念珠。她还一路敲打那封信，仿佛那是面手鼓。她迎面遇上神甫和参孙·卡拉斯科，就手舞足蹈地说起来：

“我敢打赌，家里从此再没穷人了！我们也管上一方百姓了！叫那些阔人家的少奶奶们再碰碰我，有好瞧的等着她们呢!”

“怎么回事，特莱萨·潘沙？这是发的哪门子疯啊？这些纸片是什么?”

“我没发疯。这些纸片是公爵夫人们和总督大人们写来的信，我脖子上戴的是上等珊瑚珠；往后念出的‘万福玛利亚’和‘吾父天主’都是金不换的了！我现在是总督太太了!”

“只怕上帝也听不懂你的话！特莱萨，我们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你们自己瞧瞧吧!”特莱萨说着就把信递了过去。

神甫大声读起来，为的是让参孙·卡拉斯科也听到。听了信上的那些话，两人你望着我我望着你，都惊呆了。学士问信是谁带来的，特莱萨就请他们一起家去见见捎信人，说是个帅极了的小伙儿，还捎来了礼物，可值钱了！神甫从她脖子上摘下珠子，翻来覆去端详了半天，最后断定是上等货色，就更是吃惊了。他说：

“我凭这身教士袍起誓，又是信又是礼物，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想什么好！我亲眼看见、亲手摸到一串上等珊瑚珠，这公爵夫人又在信上讨要二十来个橡树子儿!”

“先把橡树子儿如数备齐，”卡拉斯科说，“这会儿咱们去

看看那位捎信人，他也许能帮咱们解开这个难题。”

就这样，特莱萨带着他们回家了。只见那小厮正在给他的马筛大麦，桑奇卡也忙着切肥腌肉，准备裹上鸡蛋煎过之后给小厮吃。两人见那位客人模样秀气、装束考究，心里甚是欢喜，便客客气气跟他打过招呼，对方也回了礼。参孙求他谈谈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的近况，说是他们虽然读了桑丘和公爵夫人的信，可还是有点稀里糊涂，怎么也不明白那桑丘的官职是怎么回事，再说地中海里的几乎所有岛屿都是属于国王陛下的呀！小厮听了便告诉他们：

“桑丘·潘沙先生当了总督，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至于他管辖的是不是海岛，这种事我不想搀和，反正那地方有一千多口人呢！说到橡树子儿嘛，我可以告诉二位，我的女主人公爵夫人为人和气，不摆架子，甭说问乡下女人讨要橡树子儿，她还打发人去借过邻居的梳子哩！二位想必知道，阿拉贡的夫人们，不管出身多么高贵，待人都很和气随便，不像卡斯蒂利亚太太们那么神气十足，穷讲究！”

几个人正说着话，桑奇卡兜着一包鸡蛋，蹿到跟前问小厮：

“请问先生，父亲大人如今当了总督，是不是也穿锁眼裤呀？”

“这我可没留心，”小厮回答，“不过我想是吧。”

“哎呀我的天哪！”桑奇卡喊道，“真不知道我爸爸穿上紧身裤是什么模样！我自打小时候就盼着爸爸穿上锁眼裤，你说怪不怪？”

“来日方长，你能见到的东西还多着呢。”小厮告诉她，“上帝保佑！再当上两个月的总督，他准会戴上挡灰的面罩呢！”

神甫和学士一眼就看出那小厮显然是在打趣，可是那串上等珊瑚珠子和桑丘捎来的华贵猎装（特莱萨已经给他们看过了）又是那么不容置疑。不过他们还是觉得桑奇卡的想法很可笑，而且更荒唐的是特莱萨说的一席话：

“神甫先生，劳驾帮我留心打听着点，要是有人去马德里呀、托莱多呀，就托他给我买件带裙撑的礼服，做工得讲究，样子得时兴，得挑最好的。实话实说吧，男人当了官，我要想方设法给他争面子。不管多麻烦，我也得坐上马车去京城逛一趟；官太太们都这样。如今我丈夫是总督了，手头置备一辆马车不在话下！”

“说的是呢，妈妈！”桑奇卡赶紧接茬，“上帝保佑，今天能行别等到明天！那些人一见我跟母亲大人坐上了马车，一准会说：‘瞧这丫头那副神气！她爹不过是个满嘴蒜臭的乡下佬，她怎么就大摇大摆地坐上马车啦？简直像个女教皇！’叫他们的两脚去踩泥吧！我可要待在马车上两腿抬得高高的。叫世上那些嚼舌根的整年整月不得自在！只要我身上热乎乎，别人说啥不在乎！妈妈，我说得对吗？”

“太对了，丫头！”特莱萨回答，“这些福气算什么？还有更好的呢！我那好桑丘早就给我许下了。瞧着吧，闺女：不让我当上伯爵夫人他是不会罢休的！交这点好运不过是刚开头罢了。你那个老爹还是成串俗话的老祖宗呢；我总是听他说：有人给你小牛，牵起缰绳就走；有人叫你当总督，赶紧答应；有人给你爵位，抓住别放；有人嘴里‘花儿花儿’地叫你，可手里拿着厚礼，先塞进口袋再说。千万不能迷迷瞪瞪，耳听着好运和福气叫门，连理也不理！”

“我知道人家见我美滋滋的张狂劲儿会说什么，”桑奇卡

讲，“还不是：狗脖子上套麻绳……① 那一套。我才不在乎呢！”

神甫听了半天，终于开口了：

“我算是服了！看来潘沙这家子人，都是一生下来就装了满肚子的谚语，什么时候一开口，都能顺着嘴里往外出溜！”

“没错！”小厮说，“总督大人桑丘先生也是一张嘴就出来，常常用的不是地方，可怪有意思的。公爵夫妇十分夸奖他。”

“怎么，这位先生一口咬定这些都是真的？”学士这时候发问了，“桑丘真的当了总督，世上也真有那么个公爵夫人捎来了礼物、写来了信？可我们两人，礼物也摸了，信也看了，就是没法相信！我们猜想，这准都是我们那位老乡堂吉诃德琢磨出来的，他的那些事都是魔法在作怪。不瞒您说，我真想好好摸您一下，看看您这个送信人究竟是个魂灵儿呢，还是有血有肉的大活人。”

“二位先生，叫我怎么说呢？”小厮回答，“我的确是个活生生的送信人，桑丘·潘沙先生也是个货真价实的总督；封这个官儿，我主人公爵夫妇还做得到，而且确实做到了。我还听说，这位桑丘·潘沙先生办事的魄力大着呢！至于这当中有没有魔法，二位自己去定夺，我说的反正都是实话，而且可以凭我父母的名义起誓；他们还健在，是这世上我最心疼和看重的人了。”

“您说的也在理。”学士承认，“不过，圣奥古斯丁亦惑也②！”

“谁爱疑惑就疑惑吧。”小厮回答，“可事情毕竟还是我说

---

① 完整的谚语是：“狗脖子上套麻绳，老相识也叫不应。”

② 原文为拉丁语。

的那样，谎话瞒不住实情，就像水漫不过油。再说，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①。哪位不妨跟我走一趟，耳闻为虚，眼见为实嘛。”

“这回轮到我去了，”桑奇卡说，“您只要把我捎在瘦马鞍子后面就行了。能见着父亲大人，怎么都好说。”

“总督大人的千金怎么能这么简便地上路呢？得配备马车轿子和一大堆随行。”

“上帝明鉴！”桑奇卡喊道，“我才不在乎骑驴还是坐车！你们当我那么娇贵吗？”

“丫头，别胡说！”特莱萨训斥她，“你懂得什么呀？这位先生说得对：光景不一样，章程得跟上。他是桑丘，我就是桑恰；他是总督，我就是夫人。我说的是个理儿吧？”

“特莱萨太太把她心里想的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小厮回答，“快给我吃点东西，赶紧打发我走，我想晚半晌就到家。”

这时神甫对他说：

“先生还是跟我家去吃顿便饭吧。特莱萨太太当然很愿意犒劳您这位贵宾，只怕她有些力不从心。”

小厮推辞了一番，最后一想这样更好，就答应了。神甫满心欢喜地领他走了，盘算着如何仔细打听堂吉诃德的种种业绩。学士自告奋勇要帮着写回信，可是特莱萨嫌他好耍弄人，不想让他搀和自己的事情。她找到一个会写字的教堂侍童，拿出一个甜面包和两个鸡蛋。那孩子就帮她写了两封信，一封给丈夫，另一封给公爵夫人。两封信都是她想好了口授的，在这部伟大传记里，不能算是文笔低劣的。读下去便知分晓。

① 原文为拉丁语。

第五十一章

桑丘·潘沙再树政绩，兼叙其他趣味逸事

总督巡游的那天晚上，上菜小厮彻夜未眠，辗转思念着那位女扮男装的姑娘，不能忘怀她的绰约丰姿、音容笑貌。天快亮的时候，管家抽空儿给男女主人写信禀报桑丘·潘沙的言行，说他讲话办事常常出人意表，机智和愚鲁结伴而行，憨傻之中透出几分灵气儿。

天色大亮时，总督大人起床了。佩德罗·热孝大夫早有吩咐，所以早餐只让他吃了一点干果，喝了四口凉水。桑丘是多么想吃一块面包和一串葡萄啊！可他实在无计可施，只好逆来顺受，真是苦了肚子伤了心！佩德罗·热孝一口咬定，吃的东西少而精有助于启发才智，这对身居高位要职的人来说特别重要，因为他们更多消耗的是脑力，而不是体力。他这一番花言巧语，害得桑丘只好挨饿。有时候，他恨得直骂自己的官职，甚至还捎带上那个封他做官的人。尽管他肚里只有一点干果，饿得够呛，可还得照常升堂理事。那天一开头，就来了个外乡人，当着管家和其他下属的面，张嘴就说：

“大人，一条大河把一块领地分成两半……您得听仔细了，这件事很要紧，也很难办。我接着说：河上架了一座桥，桥头竖着一个绞架，还有个公堂模样的小房子，里面总是坐着四个法官。他们得按河、桥、领地的主人立下的法规办事。那法规

是这么说的：凡是过桥的人必须首先说明他去哪儿、干什么；说真话的，就放他过去；说假话的，马上吊到眼前的绞架上，格杀勿论。人们都知道有这么一条厉害的法规，可是照样有不少人过了桥。显然他们都是说了真话的，所以法官才放他们安安稳稳地过去。有一次，问到一个过桥人头上，他发誓赌咒说，他过桥没别的事，就是打算死在眼前那个绞架上头。法官们想了想那人的话，心说：‘要是我们放这人大摇大摆地过去，那等于是他说了假话；按照法规，就该处死他。可是要绞死他呢，正合了他想死在绞架上的说法，也就是说，他讲了真话；按法规，又该放他走。’法官们直到现在还在犹豫不决，不知道怎么发落那个人，求总督大人给拿个主意。他们听说大人您才情出众、见识超人，特地打发我来求教，还望大人帮他们料理这桩错综疑难的公案。”

桑丘听完回答说：

“那些法官其实不必费这个事打发你来。我这人很笨，脑袋一点不灵。不过，你还是把这案子再讲一遍，让我听个明白，没准儿我还能说到点子上哩。”

那传话人把他先头的话又来来回回说了几遍。于是桑丘告诉他：

“我看这桩麻烦事叫我三言两语就说明白了。不就是：那人发誓说他想死在绞架上；要把他绞死呢，他就说了真话，按法规得放了他，叫他过桥；可不绞死他呢，他又说了谎话，照样按法规得把他吊上绞架。对不对?”

“正是总督大人说的这意思，”来人回答，“您把这案子从头到尾说了个一清二楚，无可挑剔。”

“现在要按我说，”桑丘讲，“让那人说真话的一半过桥，把他说假话的一半绞死，就算一字不差地按过桥章程办了。”

“总督大人的意思是，”传话人问，“要把那人分成两半喽？一半是说谎话的，另一半是说真话的。可这么一分，他是必死无疑了，又怎么能按说真话去判决他呢？可法规说得明明白白，非得照章办事不可。”

“这位好兄弟你走过来一点，”桑丘对他说，“我还没笨成那样呢！你说的这事很清楚：绞死他也好，让他活着过桥也好，都有道理。他说了真话该得救，可他又说了谎话，该处死。不就是这么回事吗？我看，你回去告诉那些打发你来的先生们：既然杀他和饶他的道理对半分了，那还是给他一条生路让他走吧；行善总比作孽得人心。我可以在这句话底下签上名，可惜我不会写字！不过，这也不是我自个儿的主意；我突然想起了我主人堂吉诃德的劝告。我来这岛上当总督的头天晚上，他嘱咐了我一大堆话，有一句就是这么说的：要是判案一时拿不定主意，最好还是往宽厚慈悲一边倒。上帝有心叫我这会儿想起这句话，真是太可体合身了。”

“没错。”管家接茬说，“依我看，就连给斯巴达人立法的李库尔果也比不上伟大潘沙的见识高。好了，今天上午可以退堂了。我吩咐他们叫总督大人美美饱餐一顿。”

“这就对了！可不许带猫腻的！”桑丘警告他，“只要有饭吃，就不怕难办的案子满天飞，我半空中就把它们抓住料理了。”

管家果然没有食言，因为他觉得把这么精明的总督活活饿死，实在于心有愧，更何况当晚他还有受命捉弄桑丘的最后一着。

且说当晚一顿美餐完全打破了踢耳踏飞拉大夫的禁忌和训导。一时饭毕，杯盘撤去，便有邮差拿着堂吉诃德给总督的信闯了进来。桑丘命令秘书给他读一遍；要是没什么值得保守的

机密，也不妨大声朗读。秘书先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对他说：

“完全可以大声朗读。堂吉诃德先生写给您的信真应该用金字书写镌刻。信里是这么说的：

堂吉诃德·德·拉曼却致扒拉塌日
轧海岛总督桑丘·潘沙

桑丘，我的老朋友，我正在担心迟早会听到你昏聩胡闹的消息，不料却传来你精明强干的喜讯，为此我特别感谢了苍天；唯有他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①，变傻瓜为聪明人。我听说你判案理事确实有个人样，可你这个人身上总有那么点牲口味道，因为你太看不起自己了。我要你明白一个道理：身居要职得摆出点威严，所以常常应该而且不得不有违自己谦卑的本性。人一旦担起重任，外表也必须做些相应的修饰，不能一味迁就自己的简朴习性。穿着一定要考究一些：棍子一拾掇，模样还不错。我不是说你非得弄得一身珠光宝气，也不是叫你文官穿军服，我只是劝你穿戴要合乎身份，而且一定得干净整齐。

要想得到治下老百姓的拥戴，最要紧的是做到两件事：一是待人彬彬有礼，这我以前已经说过了；二是保障人人衣食充裕，穷人最担心的事情莫过于饥寒匮乏了。

不必颁布太多的法令，只推出那些最好的，而且一旦成文，必须人人遵照执行。无人遵照执行的法令，还不如没有。因为这分明是告诉大家，为官的虽

① 见《圣经·诗篇》。

有才智和权威立法，却无魄力使之生效。气势汹汹却不付诸实行的法令，如同那根当了青蛙国王的檩条；起初它们吓得要死，时间一长，就不在乎了，还干脆都爬上去了。你要当好人的亲爸，坏人的后爹。不能事事严厉，也不能处处迁就；应该避免极端，讲究适中，这就叫聪颖明智。常到监狱、肉铺和广场去转转，总督在这些地方露露面大有好处：等着早日宣判的囚犯可以安下心来，屠夫不敢在分量上随便捣鬼，荡来荡去的女人也得有所收敛。尽管，谢天谢地，我知道有些毛病你没有，可我还是得劝你：千万不能敛财、贪吃、好色。一旦老百姓和那些跟你打交道的人看透了你的毛病，他们就会一点点地投你所好，一直到把你推进堕落的深渊。你离开这儿去上任之前，我给你写下的那些忠告和劝诫，你一定要看了又看，温习了又温习。要是果真能照着办，你就会懂得这是一笔好本钱，可以帮你渡过任上的种种窘境和挫折。给两位主人写信感谢他们的恩典。忘恩负义是狂妄之辈的行径，是世间最大的罪孽。谁要是懂得感激恩人，自然也就懂得感激始终施惠于己的上帝。

公爵夫人已经派手下人把你那件衣服和一包礼物给你女人特莱萨·潘沙捎去了；眼下大伙儿正等回音呢。我得过点小毛病，是让猫给抓的，害得鼻子吃了苦头。不过，也没什么了不起：有坑害我的魔法师，就有护着我的魔法师。

你不是疑心那个跟你去的管家跟三尾裙嫉嫉的事有牵连吗？到底怎么回事，也告诉我一声。咱们离得不远，你那儿怎么样，随时给我捎个信儿来。还有，

我想早点结束眼下这种闲散的日子，因为我生来就不是干这个的。有人求我帮忙，看来我得惹恼东道主了。我心里当然很过意不去，可也顾不得这些了。说到底，我最要紧的是尽自己的职责，不能光一味讨他们的好。古人常说：吾爱柏拉图，而吾尤爱真理。我之所以引用这句拉丁语，是因为我猜想，你自从当了总督，多少也学会了点吧？上帝与你同在，并保佑你不变成可怜虫。

你的朋友

堂吉诃德·德·拉曼却

桑丘十分用心地听完了那封信；其他人听过后都赞叹不已，说真是至理名言。桑丘从桌旁站起来，招呼秘书跟他回到自己房间，顺手关上屋门。他说刻不容缓，立即给主人堂吉诃德回信，然后口授命秘书录下，不得有一字增减。秘书照办了，下面就是回信：

桑丘·潘沙致堂吉诃德·德·拉曼却

我的公务实在太忙，简直连挠头和剪指甲的工夫都没有；结果指甲长得只好靠上帝去想办法了。我亲爱的主人，我这么一说，您就不会怪我了，说我上任以后不管好歹，不该连个音信也没有。自从当上这个官，我就一直挨饿，比咱们俩在树林子和野地里乱跑的时候惨多了。

前几天，公爵大人写信告诉我，有几个奸细钻进岛子想杀我。眼下我只找到了一个，是个大夫，领了

俸禄专门来这儿杀那些新上任的总督。他名字叫佩德罗·热孝，生在踢耳踏飞拉。老爷您听听这名字多吓人！我要不死在他手里才怪了呢！就这么个大夫他自己说，他不治正害的病，只防还没得的病。他的药方除了节食还是节食，一直把人折腾成皮包骨头。他哪里知道饿昏头比发高烧更难受！一句话，不是他把我饿死，就是我自个儿气死。想想看，当了这个官儿，我本指望着吃热炖的，喝冰镇的，躺在细布床单、鸭绒褥子上享福，没想到弄得像个山僧似的，跑到这儿苦修来了。我可是打心眼儿里不情愿！所以，到头来，我是非得去见鬼不可！

到眼下，我没有领俸禄，也没有收贿赂。我还摸不清路数哩。我来这儿才听说，以往的总督们，上任以前就捞到大把的票子了，有送的，也有借的。还说别处的总督也兴这一套，不光是这儿。

昨儿晚上我巡视的时候，遇到一个女扮男装的漂亮姑娘，还有一个男扮女装的，是她弟弟。我的上菜小厮看上了那闺女，心里拿定主意要娶她当媳妇；这是他自己说的。我呢，相中了那小伙子做女婿。我们俩都想今天就去找那俩孩子的父亲商量婚事。那人名叫迭哥·德·拉亚纳，是本地的乡绅，又是老牌正宗基督徒。

我是按您老说的，常常去市场转转。昨天碰上一个卖新鲜橡树子儿的女人，赶巧瞅见她把一筐新摘的和另一筐烂空了的陈橡树子儿搀和在一起。最后都叫我拿去送给孤儿院的孩子了；他们一准分得清好坏。我罚那女人十五天之内不许上市场。大伙儿都说我这

事办得很有气魄。告诉您吧，老爷，都说这地方名声最坏的就数那些摆摊的女人了，个个都那么没羞没臊、心狠手辣、无法无天。这话我信，因为这种女人我在别处见得多了。

听您说，我的女东家公爵夫人给我老婆特莱萨·潘沙写了信，还捎去了礼物，我真是高兴极了。到时候我会报答的。请替我吻她的手，就说我说的：她给我的那些好处可不是扔进了漏口袋，看我怎么行事就会知道的。依我看，您还是不要生事惹恼这两位男女东家。明摆着，您跟他们闹翻了，自然得牵连到我。这怕是不怎么合适吧？您一再嘱咐我要知情报恩，可自己不这么做！想想吧，他们给了您多少好处，把您请到他们城堡里伺候得多么周到！

挨猫抓是怎么回事，我不太明白。我猜八成又是那些老跟您作对的混蛋魔法师弄出的鬼名堂。等咱们见面的时候再细说吧。我想给您捎点东西去，可不知道什么好。这岛上做一种挑燎泡的针管，倒是挺别致的。反正只要我这总督还接着做下去，早晚能找到一样合适的念心儿给您捎去。

要是有我女人特莱萨·潘沙写来的信，劳驾您付了邮资给我寄来。我太想知道家里我女人和孩子们怎么样了。就写到这儿。上帝保佑您不再受狠心的魔法师作践，也保佑我官场平安顺利；不过很难说，就凭佩德罗·热孝大夫这么折腾我，能活着离任就不错了。

您的仆人

桑丘·潘沙总督

秘书把信封好，交给邮差带走了。几个戏弄桑丘的家伙聚在一起，商量怎么把桑丘从总督位子上轰走。桑丘还真打算治理好他心目中的海岛，那天下午一直忙着制定法令。他禁止在辖区内倒卖粮食。他允许各地的酒类进岛，但必须标明产地，好根据牌子、质地以及人们的喜好程度定出价钱；凡兑水或冒名者，格杀勿论。他降低了鞋袜类的售价，特别是鞋价，因为他觉得实在高得不像话。他给仆人们的工钱划定了界限，因为他们在见利忘义的路上走得太远了。对于那些白天黑夜到处弹唱淫词艳曲者，他明令以重刑惩处。盲艺人中说唱圣迹者，必须证明确有其事，否则一律禁止，避免以假乱真，混淆视听。他还雇佣了一个专门管理乞丐的公差，当然不是叫他去欺负那些人，而是负责验明他们的正身，因为在浑身疮疥、缺胳膊断腿之类残疾掩盖下的，往往都是些手脚灵便的贼坯和壮壮实实的酒鬼。总之，他定下了不少好规矩，直到如今那地方还人人遵守，说那是：大总督桑丘·潘沙法典。

第五十二章

这里讲到另一位伤心嬷嬷，也叫忧戚嬷嬷，又名堂娜罗德里格斯

据西德·阿麦特说，堂吉诃德见猫爪伤已经愈合，深感继续在城堡待下去，有违他奉行的骑士道准则，决定请求公爵夫妇允许他动身前往萨拉戈萨。庆典日期临近，他有心赢得一副奖给比武优胜者的盔甲。一天，他和公爵夫妇在餐桌上，正打算提出自己的想法，征得同意，不巧从厅门外面走进两个人来（后来才知道是两个女人），从头到脚严严裹着丧服。其中一个走到堂吉诃德面前，整个身子往下一趴，长长地匍匐在他的脚下，双唇紧紧贴住他的脚面，连串的哀叹声，凄厉而悠长。耳闻目睹这情景，大家顿时不知所措。公爵夫妇起初还以为仆人们又在出什么新花样戏弄堂吉诃德，可是见那女人起劲儿地悲叹、哀鸣、啜泣，心里便疑惑起来，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堂吉诃德见她可怜，上前扶将起来，请她摘去面纱，露出泪涟涟的容颜。她依从了，结果真是出人意料，原来露出来的竟是府上的嬷嬷堂娜罗德里格斯的那张脸。另一个身裹丧服的是她女儿，就是被乡下阔佬儿子骗了的那位。凡是熟悉那嬷嬷脾性的人无不感到惊讶，公爵夫妇自然更不用说。大家知道她傻呵呵的，没什么心眼儿，可也不至于疯癫到这种地步。

且说堂娜罗德里格斯对男女主人说：

“求二位贵人恩准，我想跟这位骑士讲几句话，只有他能帮我一把。有个无法无天、黑了心肠的混蛋给我出了个大难题。”

公爵说可以，她有什么话，尽管跟堂吉诃德先生讲就是了。于是她又转过脸去对堂吉诃德开了口：

“威武的骑士，前些日子我给您详细讲过了，那个可恶的乡下佬是怎么欺负、坑害了我的宝贝疙瘩女儿，就是眼前这个可怜的姑娘。您当时就答应要为她出力，伸张正义。可我忽然听说，您打算离开城堡去找上天给您的好运。我求您在自己一路顺风之前，先跟那个村野蛮人决斗一场，逼他跟我女儿结婚。他当初为了和我女儿睡觉，原本是答应好要娶她的。我可指望不上主人公爵大人为我主持公道，那简直是找榆树讨香梨。我已经私下把其中的原由告诉您了。就这些，愿天主保佑您健康，也顺带把我们照看。”

听完这番话，堂吉诃德一本正经地答道：

“好嬷嬷，请珍惜泪水吧，或者干脆擦干它，也不必长吁短叹。我负责来为您女儿想办法。她其实不该轻信多情郎君们的海誓山盟，那大多数都是说起来轻巧，做起来犯难。那我就在此请求公爵大人恩准，我要马上去找这个没有心肝的小子，见了面就跟他挑战决斗，他胆敢推三阻四，拒绝履约，我就杀了他。干我这一行，首要准则就是宽待谦卑的人，严惩狂妄之徒；也就是说，扶助弱小，铲除强暴。”

“我看这样吧，”公爵回答，“咱们的好嬷嬷告发的那个蛮人，您就不必费心亲自去找了；您也不必求我准许您向他挑战。咱们就算您已经挑过战了，由我去通知他，叫他应战，前来城堡决斗。我给二位提供安全场地，严格按这类场合的规矩和惯例行事，对双方绝对一视同仁。凡是在自己领地上为别人

提供决斗场地的王公贵族都有义务这样做。”

“既然大人已经恩准，而且做了担保，”堂吉诃德决定，“那我不妨宣布，这次暂且放弃绅士身份，降格和那个低贱的罪人平起平坐，权当我与他同等，好叫他有资格跟我作战。尽管他本人不在场，我还是要正式向他提出决斗挑战，理由就是他欺负了这个可怜的女子，害得她不再是姑娘了；他必须履约娶她为妻，否则我就叫他在决斗中丧命。”

说着，他摘下一只手套，往大厅中央一丢。公爵上前拣了起来，并说，他已经讲过，他代表自己的属民应战，决斗日期就定在六天以后；地点就是城堡前的广场；武器则是骑士们常用的长矛、盾牌和铁网盔甲，以及其他各种附件；而且要经现场裁判检查认可，不得使用任何暗器、符咒和魔法。

“不过还有一件头等重要的事情：首先我们的好嬷嬷和她那不检点的女儿得声明她们委托堂吉诃德先生一手为她们主持公道。没有这一条，什么也甭想做，挑战也就不算数了。”

“我可以声明。”嬷嬷回答。

“我也可以。”她女儿赶紧接茬，说话时羞愧交加，泪痕满面。

一切手续齐备，公爵也想好了这件事该怎么办，裹着丧服的母女二人便离开了。公爵夫人还传下话去，从那儿往后，不能再把她们当作府上的仆人，而要看成登门求助的云游女子。因此，为她们安排了特别的住处，给予女宾待遇。别的女仆难免有些大惊小怪，不知道堂娜罗德里格斯和她那个背时的女儿打算恣意胡闹到什么田地。

正在这节骨眼儿上，又有了供饭后茶余消遣的新话题。原来给桑丘·潘沙总督的女人特莱萨·潘沙捎去信件和礼品的小厮返回了。公爵夫妇见他进来真是欢喜极了，他们正急于知道这

趟差事办得怎么样哩。小厮对他们问话的答复是：当着这么多人，三言两语也说不清，请求二位大人允许他以后私下禀报；不过，眼下不缺解闷的：他带回来两封信，说着便掏出来交到公爵夫人手里。一个信封上写着：呈不知何处的公爵夫人；另一个信封上写着：烦交我丈夫桑丘·潘沙，扒拉塌日轧海岛现任总督，愿上帝保佑他比我长寿。公爵夫人看信心切，急得火烧眉毛似的，赶紧拆开默读了一遍，知道大声念出来也不碍事，就念给公爵和其他在场的人听了。信里说：

特莱萨·潘沙给公爵夫人的信

我的好夫人，收到贵人写给我的信，真把我高兴坏了。说实话，我早就盼着这一天呢！那串珊瑚珠子真是太棒了，我丈夫的猎装也不赖。听说夫人阁下封我那口子桑丘当了总督，村里的乡亲可高兴了，可就是没人信，特别是神甫、理发师傅尼古拉斯，还有参孙·卡拉斯科学士。别人说什么我才不操心呢，只要事情是真的就行了。不过，讲心里话，要不是送来了珊瑚珠和衣服，我也不信哩！村里人都说我丈夫是个笨蛋，管一群羊还差不离，他们不知道管别的他怎么能行。看在他还要抚养儿女的份上，但愿上帝成全他，给他引个道儿。亲爱的夫人，我呢，反正是拿定了主意，只要您说声行，我就把这大好的运气锁在家里，大摇大摆坐上马车去京城逛一趟。我知道有人气不忿，偏叫他们红红眼！所以还求夫人吩咐我丈夫给我捎点钱回来，得不小的一笔呢！京城里的开销可大啦：面包一雷阿尔一个，肉三十文一磅，简直吓人！要是他觉得我不该去，及早给我打个招呼。反正我脚

板痒痒得直盼着早点上路呢。我的街坊邻居都说，要是我和女儿风风光光地去京城走一趟，其实到头来，是我叫他出名，不是他叫我出名。明摆着，不少人要问：这车上的太太们是谁呀？我的听差就说：是扒拉塌日轧海岛总督桑丘·潘沙的夫人和女儿呀！这么一来，桑丘出了名，我也有了身份。到了罗马，要啥有啥。

我心里真是难过得没治了！我们村今年橡树子儿没有收成。不过我还是想法给贵人您捎去半升，都是我去山上挑了又挑，拣回来的；我找不到更大的了。我真巴不得它们个个都像鸵鸟蛋那么大！

劳驾风光贵人别忘了给我写信，我一定仔细回信，说说我是不是还硬朗，还有村里的大事小事。我求上帝保佑您这位夫人，也别忘了照看我。我女儿桑恰还有我儿子吻您的手。

要是不光能给您写信，还能见到您就好了！

您的仆人

特莱萨·潘沙

大家听完特莱萨·潘沙的信，觉得有意思极了，公爵夫妇尤其高兴。公爵夫人问堂吉诃德能不能把寄给总督大人的那封信也拆开看看，她猜想一定也是妙不可言。堂吉诃德回答说，只要能使二位尽兴，拆开也无妨。拆开一看，里面是这么说的：

特莱萨·潘沙给她丈夫桑丘·潘沙的信

我心里老惦记着的桑丘，你的信我收到了。我这个笃信基督的天主教徒敢向你发誓担保，我真是高兴得差那么丁点儿就要疯了。老伙计，你猜怎么着？我耳朵里听着你当了总督，全身舒坦得我简直想当下倒下去死了。你想必知道，人们常说，冷不丁儿地碰上大喜大悲的事都会要人的命。你女儿桑奇卡更是高兴得没治，尿都淌出来了，她还不知道哩！眼前是你捎来的那件衣裳，脖子上挂着公爵夫人送来的珊瑚珠，手里捧着两封信，送信人就在身边，眼里看的、手上摸的都是真的，可我总觉得、总琢磨着自己是在做梦！本来嘛，谁能想到一个放羊的会当上海岛总督呢？老伴，你还记得我妈妈是怎么说来着？“要想见识广，就得活得长。”我的意思是，我想多活些年，好多长些见识呀！我要一直活到见你当上征粮官和收税官。虽说当这种官儿，弄不好就得去见鬼，可不管怎么说，钱来钱往的，手里老攥着银子！公爵夫人会把我想去京城的打算告诉你的。你好好琢磨一下这事，给我说说你的想法，我打算给你露露脸，坐马车去。

神甫、理发师傅、学士还有教堂司事怎么也不相信你当上总督了，说这都是胡扯，要么就是魔法捣的鬼；你东家堂吉诃德尽兴这些名堂。参孙还说要去找你，打消你做官的念头，治好堂吉诃德脑袋里的毛病。我只是在自己肚子里笑笑，瞅着我那串珠子，筹划着怎么把你的衣服改成给女儿穿的。

我给公爵夫人捎去一点橡树子儿，要按我的心愿，真巴不得个个都是金子的。要是你那岛子上时兴珍珠项链，就给我捎回几串来。

再告诉你几件村里的新闻：贝儒埃卡那娘们把女儿嫁给一个蹩脚画匠。那人是来村里找活儿干的。村长叫他把国王陛下的徽章画在村公所的门上，他张口就要了两个杜卡多。人家提前给他开了工钱，他忙活了整整八天，末了什么也没画出来，还说他才画不来这些不值钱的玩意儿呢。不过工钱倒是退了。饶这么着，人家还是仗着大工匠的名分娶了那丫头。只是这会儿他早就丢下画笔，拿起锄头，天天神气十足地下地干活。佩德罗·德·罗波的儿子得了一个教会的差事，已经剃光了一圈脑袋顶，打算当教士了。明戈·西勒瓦托的孙女明吉亚一听说这事，就告了他一状，说他们俩已经定了婚。还有人风言风语地传，说那姑娘怀上那小子的崽儿了，可男的梗着脖子说没这回事。

今年橄榄收成不好，全村连一滴醋都找不出来。有一连当兵的从村里过，顺路带走了三个姑娘；我就不说是谁了。说不定她们还会回来，到时候也许有人才不管她们名声好坏，照样娶她们当媳妇。

桑奇卡会织花边了，每天净赚八文钱。她都扔进扑满里，也总能多攒点嫁妆钱。眼下她是总督大人的小姐了，你自然是要给她筹划的，何必叫她自个儿费劲。广场上的泉眼干了，钟楼顶让雷给劈了；瞧，坏事全凑一块了！

我等你回信，告诉我该不该去京城。好了，上帝

保佑你比我长寿；最好咱俩一样长寿：我可不想把你一个人丢在这世上，自己先走。

你的妻子

特莱萨·潘沙

两封信亦庄亦谐，时而引起赞叹，时而引起哗然。好像是有意凑趣，这时候邮差送来了桑丘写给堂吉诃德的信，于是马上当众拆开宣读，大家听了，一时更加弄不清楚这位总督是傻是精。公爵夫人趁这工夫带着小厮走开，去探问他在桑丘家乡的见闻。小厮一一详尽禀报，点滴不漏，然后取出橡树子儿，外加一块特莱萨奉送的上好乳酪，据说比特容琼出产的还强。公爵夫人满心欢喜地全都接在手里。让我们暂且撇下她，去看看海岛总督中的精英和楷模、伟大的桑丘·潘沙是如何结束他的任期的。

第五十三章

桑丘辛苦为官一场的收尾和结局

“想叫世间万物固守原位纯粹是妄想。其实一切都在兜圈子，就是周而复始。春天过去是初夏，接着初夏是盛夏，盛夏后面跟着秋天，秋天后面跟着冬天，冬天过去春天又来了。时光就这么车轱辘似的没完没了地转悠。唯独人生奔向它的尽头，跑得比时光还快，而且一去不复返；只有进入无始无终的天国才能得到永生。”这段话是回回哲人西德·阿麦特说的。许多人未能沐浴信仰之光，仅靠天赋的智慧也同样领悟到人生无常、倏忽即逝，唯有来世悠悠无穷期。不过此处作者是有感而发，因为他见桑丘的官运如同过眼烟云，很快就收场、结束、消散了。

他就任后第七天夜里，人已经上了床。他饭不饱、酒不足，尽忙着审案子、拿主意、立规矩、订法令。他尽管又饿又恼，可还是眼皮耷拉、慢慢入睡了。突然，听到一阵钟声响起、人群嘈杂，似乎整个岛子都要沉没了。他噌地从床上坐起，竖着耳朵听了一会儿，打算弄明白这大吵大闹的究竟是怎么回事。结果什么也没弄清楚，反而在原有的钟声、人声之上，又加进了无数鼓号齐鸣。他比先前更加惊恐万状，不知所措。他从床上跳下，见地面太潮，连忙趿拉起拖鞋，也来不及披上晨衣或者别的什么外套，径直朝屋门外跑去。他看到走廊

里来了二十几个人，手里都举着明晃晃的火把和出鞘的长剑，还一路大喊大叫："快抄家伙，快点，总督大人！快抄家伙，数不清的敌军来咱们岛上了！快拿出本事和勇气救救大伙儿，不然我们就完蛋了！"

一帮人就这样又嚎又吼、吵吵嚷嚷，一窝蜂拥了过来。桑丘耳闻目睹这一切，只是痴呆呆地站在那儿，像块木头。那伙人到了跟前，其中有个对他说：

"大人您倒是快去拿兵器呀！不然您自己要完蛋，这岛子也得完蛋。"

"我拿什么兵器？"桑丘问，"我会使什么兵器？会救什么人呀？这种事情还是交给我主人堂吉诃德去办吧，他三下两下就能办妥，天下太平。要说我，可真是作孽！我一点也不知道怎么对付这种火烧眉毛的事。"

"哎呀呀总督大人！"另一个说，"您还磨蹭什么呀？快挑好您的兵器！这不，我们都给您带来了，进攻的、防守的全有。快领我们去广场上，当我们的将帅吧！理所当然，您是总督嘛！"

"那就劳驾给我披挂上吧！"桑丘回答。

他的话音刚落，那些人便把早就准备好的两块大圆盾搬了过来，也不等他穿上别的衣服，一前一后地给他扣在衬衫外面，胳膊就从事先挖好的空缺处伸出。然后他们再用绳子把两块盾牌捆紧，桑丘像是被挤在两堵墙壁或者两层夹板之间，纺锤似的挺着，根本不能弯膝迈步。他们往他手里塞了一支长矛，他便紧紧握住，才总算站稳了。他们把他折腾成这样，还叫他走上前去鼓舞士气，领兵打仗；说什么他是明星、北斗、灯塔，准能带领他们逢凶化吉、诸事如意。

"真该死！可我怎么走路呀？"桑丘嚷嚷道，"这两块夹肉

的板子碍我的事，我连磕膝盖都弯不过来！我看你们还是把我扛起来，放进一个门洞；横躺着也行，竖立着也行。我就用这根长枪和自己的身子在那儿守着。”

“还是您自个儿走吧，总督大人。”有人告诉他，“我看您是吓得走不动了，怪不着那板子。快呀，抬腿呀！时候不早了，敌人越来越多，喊声越来越大，局面越来越险了！”

那些人一个劲儿地又是催命又是挖苦，可怜的总督只好迈一步试试看，结果哐啷一声重重地摔倒在地上，他还以为自己跌成碎块了。他趴在那儿，像只被上下两块硬壳盖盖严扣紧的大乌龟，也像半扇夹在木板之间的大肥猪，还像一只倒扣在沙滩上的小木船。可那些恶作剧的家伙并没有因为他摔倒而有所怜悯，反而变本加厉，熄灭了火把，越发狂呼乱叫，喊杀声不迭，而且在可怜的桑丘身上踩来踩去，长剑不断在盾牌上乱砍。倒霉的总督要不是及早缩起脑袋，蜷作一团，只怕准会大吃苦头。他瑟缩在那狭窄的缝隙里，浑身冷汗热汗流个没完，心里一个劲儿祈求上帝快点救他脱险。人们在他身上跌跌撞撞，有一个干脆站在上面不下来，像是在瞭望塔指挥军队一样，大声喊着：

“咱们的人快过来，这边敌人攻得最猛！把好那个入口，那边的门快关紧！堵住那些楼梯！快把瓦火弹运过来，再往滚油锅里添上沥青和松脂！快用床垫堵住街口！”

凡是御敌守城中所需的大小装备器械，那人一口气都给数全了。任人践踏的桑丘听得一清二楚，真是百般无奈，只好暗自祈祷：

“我主保佑，快叫这岛子失守吧！管他死活呢，只要别再遭这份罪就行了！”

大概是老天听到了他的祈求，冷不丁地突然有人大喊：

“胜利了，胜利了！敌人吃了败仗撤走了！嗨，我说总督大人，快起来吧！跟我们去庆贺打了胜仗！你英勇无敌，率众从敌人手里夺来这么多战利品，快给大家分发了吧！”

“请扶我起来！”散了架子的桑丘有气无力地说。

几个人上来搀扶；他一站稳就说：

“就算我打败了敌人，先把他钉在我脑门子上再说。我可不想分发什么敌人手里的战利品，我只想求求哪位朋友行行好——也不知道我还有没有朋友——快给我一口酒喝！我都快干死了！再帮我擦擦汗，我浑身湿淋淋的！”

汗擦净了，酒拿来了，圆盾解开了。他又惊又吓又累，往床上一坐，就晕倒过去。恶作剧的人们见闹得太过分，心里多少有些抱愧。可是桑丘的晕厥引起的这阵不安很快就平息了，因为不一会儿他又苏醒过来。他问几点了，人家告诉他天快亮了。他没再说话，一声不吭地开始穿衣服，始终默默无语。所有的人都看着他，不明白他急忙穿衣裳想干什么。他最后穿好了衣服，因为浑身疼得没法快走，只能慢慢磨蹭着往马房去了。周围那群人一直跟在后面，见他走到灰驴身边，一把抱住，安详地亲吻了它的额头，眼含泪水对它说：

“靠近点，我的伙伴，我的朋友，你一直陪着我吃苦受难。跟你在一起，我只想着给你缝补鞍垫，填饱你的肚皮，别的什么也不操心，日子就这么一点点、一天天、一年年过去了，倒也挺自在。可后来我不怎么管你了，一心攀高枝，想成大事、露大脸，结果是心里塞满了上百的晦气、上千的烦恼和上万的窝囊。”

他一边自个儿嘟囔，一边给驴子捆好鞍子；旁人一言不发。把灰驴拾掇好了，他愁容满面地骑了上去，然后冲着管家、秘书、上菜小厮、佩德罗·热孝大夫和所有在场的人说道：

“各位先生，闪开道儿，还是让我像以前那样自由自在的好，还是让我去过以往的日子吧！眼下这分明是找死，可我还想接着活下去！我生来不是当总督的料，碰上敌人来攻打海岛城池什么的，我也没本事守卫。我拿手的活儿是刨地犁地，给葡萄藤剪枝压条，不是颁布法令，守卫疆界国土。圣彼得待在罗马最自在，就是说，各人干各人命里注定的行当最自在。我手里最好是攥一把镰刀，别拿什么总督的权杖。我只要冰镇菜汁管饱，不要混蛋医生折腾得我受这份罪，简直快饿死了！我宁愿自由自在，夏天靠在橡树荫底下，冬天穿一件老羊皮袄，也不愿披一件贵重的自掉皮① 大衣，躺在铺细布单子的床上，背上这累人的官衔！愿上帝保佑诸位，请转告我的东家公爵大人，就说我光身子生下，光身子待着，不赔也不赚。我是说，我上任没带来一个子儿，下台也没带走一个子儿。别的海岛总督下台的时候，可跟我大不一样！闪开点，让我过去！我得快点去上些药膏：一晚上那么多敌人在我身上踩来踩去，我的肋条骨全都折了！”

“总督大人，这又是何必呢！”热孝大夫对他说，“我给您喝一种专治跌打损伤的汤汁，包您药到病除、强壮如初。至于饭食嘛，我发誓一定改进：凡是您喜欢的，敞开吃就是了。”

“太晚喽！”桑丘回答，“我不会改主意了，除非我变成土耳其人！这么糟践人，一次就够了！我向上帝发誓，别说这个官职我不要了，就是敲锣打鼓再送来一个，叫我不插翅膀飞上天去，我也不干喽！我们潘沙家的人，个个都这么倔头倔脑，说不就是不，错了也不回头，管他别人怎么说呢！我这只蚂蚁也算插翅在半空里飞了一阵，差点没叫燕子和别的小鸟给吃

① 自掉皮，桑丘想说：“紫貂皮”。

了！如今我就把这对翅膀丢在马房里，咱们还是脚踏实地在路上走吧！虽说我脚上蹬的不是镂花软皮靴，可自家做的麻绳鞋总还有几双。羊配羊，才像样；谁也甭想把腿伸到被窝外面。时候不早了，快让我过去！”

这时候管家说了话：

“总督大人，我们当然得让您走。说实在的，您这一走，我们心里很不是滋味。我们正指望您这样的人呢：脑袋灵，心又好。不过，按规矩，总督离职以前必须把公务交代清楚。您把在任这十天的事说完，就尽管放心走吧。上帝保佑您！”

“谁也甭想叫我做这件事，”桑丘回答，“除非是我东家公爵亲自指派的人。再说，我就要去见他了，可以当面现身说法。何况我两手空空离开这儿，你们都看见了。用不着别的证据，我就可以告诉他，我为官一场，比天使还强。”

“上帝明鉴，桑丘大人言之有理。”热孝大夫说，“依我看，咱们还是放他走吧，说不定公爵正急着想见他呢。”

大家都同意放他走，表示愿意送他一程，而且为旅途安逸便当着想，还要给他备齐所需之物。桑丘说他只想要一点喂灰驴的大麦和自己吃的半块干酪、半块面包；反正路程不远，不必置备太多太好的干粮。大伙儿都上来跟他拥抱告别，他也泪涟涟地拥抱了每个人，便径自走了。留下的人们颇为赞叹他的一番言语，十分钦佩他果断而明智的决心。

第五十四章

仅叙切题之事，别无枝蔓

前面讲到堂吉诃德为什么向公爵夫妇的属民发出挑战；他们决计一切按计划进行。可是那小子不愿认堂娜罗德里格斯这个丈母娘，于是溜之乎也，跑到佛兰德斯去了。公爵夫妇只好安排他们手下的一名马弁做替身。那人是加斯贡人，名叫托西罗斯，经事先调教，知道该如此这般。两天之后，公爵告诉堂吉诃德，再过四天，他的对手就到了，准是一身骑士装备出现在比武场上，而且会一再申明，那姑娘红口白舌、满嘴胡说，他根本就没有说过要娶她为妻。堂吉诃德听了这消息，欣喜异常，暗中勉励自己，一定趁机大显身手。他十分庆幸终于能有机会让两位贵人见识一下自己强壮的双臂是如何力大无边。他兴奋得心急如火，觉得四天期限简直比四百年还长，恨不得转眼就过去。

多少事我们都能撇下不顾，那么这四天也由他去熬吧。趁这工夫咱们去陪陪桑丘。他正悲喜交集，骑着灰驴一路走来，准备还是回来与主人为伴，这比当世上什么海岛的总督都强。他从来也没认真想过，他治理的那块土地究竟是海岛、城池、市镇，还是村庄。反正是他离开管辖过的那个岛子没走多远，就看见大路上迎面走来六个拄着长拐杖的朝圣者，是那种沿途卖唱乞讨的外国人。这些人走到他跟前，一翅儿排开，张口就

唱。唱词都是他们国家的话，所以桑丘听不懂。不过，他还是清清楚楚听明白一句话：行行好，才知道他们是卖唱乞讨的。据西德·阿麦特讲，桑丘可从来都是个善心人，就从褡裢里取出他随身带的那半块面包和半块干酪。递过去的时候，还做手势告诉他们再没东西好给了。那些人欢欢喜喜地接到手里，连声说道：

“盖勒特，盖勒特！”

“我听不懂。”桑丘回答，“几位兄弟问我要什么？”

于是他们之中有个人从怀里掏出一只布袋给桑丘看，他这才知道他们原来是要钱。他抬起一只手，大拇指顶着脖子，其他指头朝上伸开，向他们表明他一个子儿也没有，然后戳了一下灰驴，就从他们中间冲了过去。其中一个人已经仔细端详了他半天，这时候扑上前去，一把搂住他的腰，高声用地道的西班牙语说：

“我的上帝呀！我这眼前是谁呀？莫非我搂在怀里的真是我的老朋友、好街坊桑丘·潘沙吗？对了没错！我这会儿没做梦，也没喝醉。”

桑丘大吃一惊，没想到那个朝圣的外国人紧紧抱住他，还连连喊他的名字。他一声不吭，只是把那人仔细打量了一番，就是认不出来是谁。朝圣者见他那副痴呆呆的样子就说：

“怎么，桑丘·潘沙老兄，你连自己的老街坊，村上开小铺的摩尔人瑞科特也认不出来了？”

桑丘又仔细地看了他几眼，慢慢觉得是有点面熟，最后突然一下子想起来了。他也来不及跳下驴背，就紧紧搂住那人的脖子说：

“你这个瑞科特，鬼才能认出你来呢！瞧你穿的这身不三不四的衣服。你怎么变成法国佬了？你胆子不小啊，居然敢跑

回西班牙！要是人家认出你，把你抓住，可就倒大霉了！”

“桑丘，只要你不告发我，”朝圣者回答，“我敢担保，就凭这身衣服，谁也甭想认出我来。嗨，咱们干吗在这儿挡道儿呀！咱们上不远的那个树林里去。我这些伙计们正打算吃点东西，歇一会儿哩。你也跟大伙儿一块点补点补；他们都挺和气。我也好有工夫跟你说道说道我的事；你想必知道，国王那道圣旨① 对我们倒霉的摩尔人真是毫不留情，所以我只好乖乖地离开咱们村。”

桑丘当然愿意了。瑞科特跟其他朝圣者说了几句，一行人就离开大路，走了好一阵，才到了那片树林。他们丢下拐杖，脱去披风和外套，只穿紧身内衣。除了瑞科特是个上年纪的人，其他都是年轻英俊的小伙子。他们人人都带着褡裢，看来路上吃的干粮十分充足，还有不少开胃的东西，两莱瓜之外就引得人馋涎欲滴。他们往地上一倒，绿茵就成了桌布，摆放好面包、咸盐、刀子、核桃、干酪片、腌肉骨头。最后这一样，虽说是嚼不动，却不妨啃啃、嘬嘬。他们还拿出一种黑糊糊的酱，说是鱼子做的，最好的下酒菜。橄榄也不少，不过都是没腌渍过的干果，倒也清香爽口。宴席上最出风头的还是那六皮囊酒；他们每人都从自己的褡裢里取出来一只。老瑞科特这会儿不是摩尔人了，又成了日耳曼人，也叫条顿人。他拿出那只装满酒的皮囊，个头儿比那五只都大。他们开始有滋有味地慢慢吃起来，每样东西都切成小块，穿在刀尖上，细细咀嚼品味；然后又几乎同时抬起胳膊，把酒囊举得高高的，嘴巴对着囊口，眼睛看着天上，像是在瞄准什么，还左右摇晃着脑袋，

① 国王圣旨，指从1609年到1611年陆续颁布的驱逐西班牙各地摩尔人的法令。

表示他们个个喝得是多么痛快舒心。他们就这样待了好一阵，只顾把酒囊肚子里的东西往各自肚子里灌。

桑丘看着他们，心里也觉得过瘾①，而且他还想起了一句熟知的老话：入乡随俗，所以马上要过瑞科特的酒囊，仿照他人望天瞄准，也跟他们一样喝了个痛快。酒囊来来回回被举起来四次；可到了第五次就不行了：一个个都干瘪得像麻秆似的，大家也顿时兴味索然。时不时有人伸出右手抓住桑丘的手说：

“西班牙人、条顿人，好哥们都是。”

桑丘便回答说：

“上帝发誓，好哥们。”

说着就放声大笑，没完没了，早把当官的那段经历忘得一干二净。只要有吃有喝，人才不会发愁呢。最后酒喝完了，大家也困了，纷纷倒在餐桌台布上睡着了。只有瑞科特和桑丘醒着，因为他们吃得多，喝得少。瑞科特引桑丘离开那几个进入甜蜜梦乡的朝圣者，两人靠着一棵山毛榉坐下。瑞科特丢下绕嘴的摩尔话，用纯正的西班牙语滔滔不绝地说起来：

“桑丘·潘沙，我的好朋友老街坊，你是知道的，国王陛下颁布命令驱逐摩尔人，我们一下子都慌了手脚。至少我是吓坏了，生怕不赶紧在规定的期限离开西班牙，我自己和我的儿女们准会受到严厉处罚。谁都明白，人家说好了日子，要来占你家房子，你当然得及早想法另找住处。所以，我觉得最妥当的办法是不带家眷，一个人先离开家乡；等找到合适的地方，再把他们接走。万不能像好多人那样匆忙行事。我和所有上年纪

① 心里也觉得过瘾，这里套用了一句古民谣，其中讲的是：罗马暴君尼禄纵火烧了罗马城，还去登高观望。原诗直译应为：他一点也不心疼。

的人都看得很清楚，那些法令可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不过是虚张声势；那是地地道道的法令，一定得照办，而且还规定了期限。我这样想是有道理的，因为我很清楚，我们的人胡思乱想都打些什么可恶的主意。我简直觉得国王陛下是受了神谕才采取了这英明果断的一着。倒不是说我们人人都有过错，其实我们当中也有人是诚心诚意笃信基督的。可是这种人太少了，对付不了那些不信基督的家伙。家里不能养着仇人，就像怀里不能揣条毒蛇一样。一句话，我们是该被轰走，罪有应得嘛！有的人认为这对我们够客气宽大的了，可我们觉得再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了。不论我们走到哪儿，一想起西班牙就要流泪。这毕竟是生我们养我们的家乡啊！我们真是晦气透了，到哪儿都不得安生。我们本来指望柏柏尔和非洲别的地方能收留、照顾、待见我们，结果恰恰是在这些地方最受人欺负和虐待。人不倒霉，总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我们几乎人人都一心想着回西班牙，像我这样会说西班牙语的，大多数都回来了；人相当多呢，个个都撇下老婆孩子不管了。瞧瞧大伙儿是多么爱西班牙吧！我现在才总算弄明白一句老话：乡情甜，沁人心。我刚才说过我是怎么离开家乡的，先是去了法国。那儿倒是待我们不错，可是我想见见世面，又跑到意大利，最后到了德国。我觉得在那儿活得还挺自在，当地人不那么小鸡肚肠，自己过自己的日子。别人有什么信仰，他们大都不过问。我在奥古斯塔[①]置了一所房子，就跟这几个朝圣者凑到一块。他们很多人年年都来西班牙朝拜圣地，就跟去美洲一样，准能捞到一笔钱，挣多少他们心里都有数。他们走遍全国各地。他们常说，随便进一个村子，都能落个酒足饭饱，还至少攒下一个雷阿尔，等逛

① 奥古斯塔，在德国南部，今称奥格斯堡。

到头，带走一百多埃斯库多的节余不在话下。他们把钱兑成金子，不是藏进拐杖的空心里，就是缝进披风的补丁里，反正他们有的是办法带出国外，任凭你路口关卡怎么盘查，他们都能拿回家去。桑丘，我这回就想把我埋好的财宝取走。那地方在村外，去刨的时候不会碰上麻烦。我知道老婆和女儿在阿尔及尔，我要不写信给她们，要不从巴伦西亚出海去找她们，想法把她们接到法国随便哪个港口，然后再带她们去德国。到了那儿，就看上帝怎么安排我们了。告诉你吧，桑丘，我很明白我女儿瑞科塔和我老婆佛朗西斯卡·瑞科塔都是笃信基督的天主教徒。我当然比她们差点，可我也多少是个基督徒，不再是摩尔人了。我总是求上帝打开我的心窍，告诉我怎么才能为他效力。我一直在纳闷，不明白我老婆和女儿干吗跑到柏柏尔去；她们俩是基督徒，满可以去法国嘛！”

桑丘听到这儿，就告诉他：

“瑞科特，你该知道，这事也由不了她们，是你舅子胡安条撇约带走她们的。他可是个精明的摩尔人，当然要去对他最合适的地方喽。我还得告诉你一件事：我看你就别费心思去找埋下的财宝了；我们早就听说你舅子和你女人随身带的金银珠宝叫人家搜出来没收了。”

“没准有这么回事。”瑞科特回答，“可是，桑丘，我敢说没人碰我埋下的那些。因为我就怕出事，根本没告诉她们埋在哪儿了。所以，桑丘，要是你愿意跟我一块去，帮我挖出来，不要告诉别人，我送给你二百埃斯库多，也可以贴补你一些家常开销。我知道你也很不容易。”

“我倒挺情愿帮你，”桑丘说，“可不是为了贪财。我不是那种人，不然今天早上也不会把手里的官职扔掉了。我要是当下去，不出六个月，我们家就能用金子砌墙，使银盘子吃饭

了。一来我不贪财，二来给国王的对头帮忙岂不成了奸臣；所以，别说你不过是答应给我二百埃斯库多，就是你在这儿当场递给我四百，我也不去。”

“桑丘，你扔掉了什么官职?”瑞科特问。

“一个海岛上的总督。”桑丘回答，“老实讲，那样的海岛可不是走两三步就能碰上的。”

“这岛子在什么地方?”瑞科特又问。

“你问在哪儿?”桑丘回答，“离这儿也就是两莱瓜，有个叫扒拉塌日轧的海岛。”

“你算了，桑丘，”瑞科特告诉他，“海岛都在海里面，陆地上哪来的海岛!”

“怎么没有?”桑丘不服，“告诉你吧，瑞科特老兄，我今天早上刚离开那儿，昨天还在那儿左右开弓尽意儿管事呢。可我还是甩手不干了，我觉得当总督实在太悬乎。”

“当这官儿你捞到了什么好处?”瑞科特问。

“就捞到一样好处，”桑丘回答，“那就是，我总算明白自己管一群羊还凑合。要想靠这种官职发财，那就得豁出去不歇不睡，连饭也不能吃。好像海岛上的总督都吃得很少；要是再有个大夫照看你的身体，那就更甭提了。”

“我不懂你说的是什么，桑丘，”瑞科特告诉他，“我觉得你简直是满嘴胡话! 谁会把海岛交给你管呢? 莫非世上找不到比你能干的人当总督? 算了，桑丘，你醒醒吧! 我刚说了，想想到底是不是愿意跟我去，帮我挖出藏好的财宝。老实告诉你，还不少呢，确实是一笔财宝。我刚说了，一定送给你一些，叫你好好过日子。”

“我也说了，瑞科特，”桑丘回答，“我不想去。不过，你放心，我决不告发你。但愿你走运，咱们各走各的路吧。我很

明白：正经得来，早晚丢光；非分之财，命也搭上。”

“我不想强求你，桑丘，”瑞科特说，“可我再问你一句：我老婆、女儿和舅子走的时候，你在村里吗?”

“我在，”桑丘回答，“我可以告诉你，那天你女儿真是漂亮极了，全村人都出来看她，说她是世上最漂亮的闺女。她一边哭着，一边拥抱自己的熟人、女友，还有所有去送她的乡亲，一再祷告上帝和圣母保佑大伙儿。她说得好伤心哪！连我这个不怎么轻易流泪的人也忍不住哭了。说实在的，不少人真想半道上把她劫走藏起来，可是谁也没动，谁敢违抗国王的命令呀！当时显得最难过的就是那位阔少爷，你是认识的：堂佩德罗·格列高里奥。都说他很喜欢你女儿。自从那闺女走了以后，村里就再也没见过他。大家还以为他跟在后面准备劫走她哩，可到如今音信全无。”

“我心里早就揣摩上了，”瑞科特说，“猜想这位先生准是看上我女儿了。我可很清楚我的瑞科塔的为人，就是知道他喜欢她，我也不担心。桑丘，你想必是听说过，摩尔女子跟正宗基督徒相爱成亲的实在是太稀罕了。再说，依我看，我女儿看重的是笃信基督，不是谈情说爱，她才不会搭理那位阔少爷的甜言蜜语呢。”

“上帝自有安排。”桑丘说，“不然，两人都挺麻烦的。瑞科特老兄，我得走了。我打算今天晚上赶到我主人堂吉诃德那儿。”

“上帝保佑你，桑丘，我的好兄弟。我那些伙计们也有动静了，我们也得接着赶路。”

两人紧紧拥抱，然后桑丘骑上他的灰驴，瑞科特拄起他的拐杖，就分道扬镳了。

第五十五章

桑丘路上的遭遇，其他事情一看就知道

桑丘跟瑞科特相遇耽搁了行程，结果当天没能赶到公爵的城堡。还剩下半莱瓜路程的时候，天色便漆黑一团了。幸亏是夏天，所以他也不怎么在意，只是不得不离开大路，打算找个地方等着天亮。可是他运气不佳，该着倒霉，为了踅摸去处过夜，走到一片古旧的房屋中间，不料连人带驴掉进一个黑咕隆咚的深洞里。他摔下去的时候，没忘了祈求上帝保佑，心想这下怕是要落到地狱里去了。可是还算好，灰驴在三人多深的地方着地了，他这会儿才发现自己还骑在驴背上，没受一点伤。他屏住气浑身摸了一摸，看看是不是完好如初，还是哪块破了个窟窿眼儿。他知道自己不缺不损，平安无事，就一遍遍地感谢我主上帝的大慈大悲。他本来以为准是粉身碎骨了。他又伸出双手沿着洞壁摸索了一圈，看看是不是能想法自己出去，省得大声呼救了。可是到处都是光溜溜的，一点抓头也没有。这一下桑丘蒙了头，偏偏这时候又听见灰驴有气无力、可怜兮兮的哼叫。这不足为怪，它不是在无病呻吟；说实话，它确实够惨的。

“哎哟!”桑丘·潘沙不由得叹息起来，“活在这倒霉的世界上，步步都能碰上想不到的事情！昨天还坐在海岛总督的交椅上，随便支使手下人和一大群听差，哪里会知道今天就埋进深

坑里，没有人帮忙，没有仆人和下属跑来拉一把！就算我的毛驴没有摔碎砸扁，我也没有愁得断了气儿，我们俩早晚也得在这儿饿死。我可指望不上我老爷堂吉诃德·德·拉曼却那份福气。他一直钻进那个中魔的蒙特西诺斯的洞里，人家把他伺候得比在家里还强，简直是上桌就吃，上床就睡。他在那儿还看见好多漂亮舒心的东西；可我在这儿，怕只能看见癞蛤蟆和长虫。我怎么这么倒霉啊！都怪我自己胡思乱想、疯疯癫癫，才落了这个下场！还不知什么时候老天开眼，人家才能在这儿找到我，刨出我那副光溜溜、白花花、干瘪瘪的骨头，旁边还有我宝贝灰驴的骨头。人家一看，就能认出我们；反正不少人都听说过，桑丘·潘沙从来不离开他的灰驴，他的灰驴也从来不离开桑丘·潘沙。我要再说一遍：我们真倒霉呀！我们真不走运！干吗不让我们死在家里、死在亲人当中？就算谁也救不了我们的命，可总算有人为我们伤心吧？咽气的时候总有人给我们阖眼吧？我的好伙计、好朋友，你尽心服侍我一场，我就这么报答你呀！原谅我吧，你也想想办法求命运女神把咱俩从这倒霉地方救出去！我发誓给你头上戴一顶桂冠，把你打扮成得奖的诗人，还要给你双份草料。”

桑丘·潘沙就这么一个劲儿地哼哼唧唧，他的毛驴只是听着，也不答话；足以见得可怜的家伙当时是多么伤心和为难。就这样，整个夜晚都在凄惨的哀鸣和悲叹中度过。白天终于来临，桑丘透过灿烂的光华总算看清，无人救助，他们无论如何也逃不出这口枯井，于是他又一次哀叹嚎叫，盼望有人听到他的声音。可是四周空无一人，他纯粹是在对着荒野呼喊，看来只能认定自己是死人一个了。灰驴朝天躺在那里；桑丘·潘沙摆弄了半天才帮它四蹄着地，可它几乎没法站稳。幸好那只褡裢也随他落下；他从里面掏出一块面包喂驴，看它有滋有味地

吃下。桑丘还对它说着话，仿佛那牲口通人性似的：

“面包塞进肚，再苦也不憷。”

这时候他看见深坑的壁上有个窟窿，只要弯腰缩脖就能容下一个人。桑丘·潘沙跑了过去，身躯伛偻钻了进去，发现里面很宽，而且向前延伸。他看得很清楚，因为从顶棚似的上部射进一缕阳光，照亮了整个通道。他见那通道一直伸展，越来越宽，末了连着一个更空阔的去处。他看仔细之后，又回到毛驴身边，拣起一块石头，动手抠哧窟窿周围的泥土。不一会儿，洞口就足够很方便地让毛驴通过了。这正是他的打算。他牵起缰绳，就从洞口往前走去，心想不定在哪儿会找到出路。走了一阵，不是漆黑一团，就是昏暗一片，所以始终提心吊胆。

“全能的上帝保佑我吧！”他心里念叨着，“在我这是遭险，在我主人堂吉诃德准是冒险喽。只有他才会把这地狱一样的深坑当成遍地鲜花的园子，当成嘎里亚那宫殿①，指望从这黑洞洞的夹道走到一片开花的草地。可我这个倒霉蛋，没人给出主意，又吓破了胆儿，总觉得一迈步，脚下就会张开一个更深的窟窿，一口把我吞进去。晦气可别老缠着我呀！”

他就这样一路思前想后，觉得好像是走了半莱瓜多一点，总算看到了些许微光，显然外面天已大亮，阳光不知道从哪儿照进了洞里。他原先认定通往冥府的道路，看来是另有出口的。

说到这里，西德·阿麦特·贝嫩赫里撇下他，又回过头去讲堂吉诃德。决斗的日期临近，他正兴冲冲、急不可耐地等着教训污人清白的贼子，为遭到欺骗凌辱的堂娜罗德里格斯的女儿

① 嘎里亚那宫殿，指托莱多附近，塔霍河边罗马时代留下的古迹废墟。

打抱不平。眼看第二天就要交手了，他头天早上打算出门去操练演习一番。他猛一夹脚，策动洛西南特飞奔起来，转眼就跑到一个深洞边上。他连忙紧紧勒住缰绳，差点没滚进去。他稳住坐骑，总算避免了坠落。他又凑近了一些，在马背上朝深处张望了一眼，这时候便听见里面有人大声呼叫。再仔细听了听，终于辨认清楚那人在喊叫些什么：

“上面有人吗？有没有基督徒听见我在喊叫？有没有好心的骑士可怜可怜一个活埋在这儿的孽障，一个丢了官的倒霉总督？”

堂吉诃德觉得这分明是桑丘·潘沙的声音，顿时惊讶得目瞪口呆。于是他扯着嗓子喊道：

“谁在下面？是谁在呼救？”

“还能有谁？还能有谁呼救？”那声音回答，“不就是遭罪的桑丘·潘沙吗？自讨苦吃、活该倒霉，当了扒拉塌日轧海岛总督，前不久还是大名鼎鼎的骑士堂吉诃德·德·拉曼却的侍从呀！”

堂吉诃德听了这话，越发惊骇，更加莫名其妙，脑子里倏地闪过一个念头：桑丘·潘沙准是死了，变成冤魂在底下游荡。想到这里，他便说：

“我是个笃信基督的天主教徒，请听我诚心诚意地祝告你，务必告诉我你是谁。如若是冤魂不散，那就说明你想要我帮什么忙。我的职责就是庇护和救援阳世的困厄者，当然也包括救援和帮助那些身陷冥界不能自拔的受难者。”

“这么说，”底下又回答，“跟我讲话的一定是我的主人堂吉诃德·德·拉曼却，光凭声音就知道准不是别人。”

“我正是堂吉诃德。”堂吉诃德告诉他，“干我这一行的专门帮衬和救助受苦受难的人们，不管是死是活。快说出你是

谁，真把我弄糊涂了！你要果真是我的侍从桑丘·潘沙，死了还没让魔鬼带走，那准是上帝慈悲，送你去炼狱了。咱们慈母般的神圣天主罗马教会可以安排各式各样的祈祷仪式超度你的阴魂。我一定舍出全部家产求教会办妥此事。所以请你赶快开口说明自己是谁。”

“我可以指天赌咒！”那声音说，“我还可以凭您敬重的圣婴起誓，堂吉诃德·德·拉曼却先生，我就是您的侍从桑丘·潘沙，我自打生下来还没死过一回，我只是扔下了官职。这中间的原由和道理，我得找时间慢慢跟您细说。我昨晚儿掉进了这个深坑，跟我的灰驴倒在一起。它总不会撒谎吧？有它在这儿就是明证。”

这还不算，那毛驴像是听懂了桑丘的话，当即就大声吼叫起来，把个黑洞震得直颤。

“这个证据管用！”堂吉诃德说，“这一声吼就像我的亲儿子叫一样。我的好桑丘，你的声音我也听出来了。你稍等一会儿，我这就去公爵的城堡，离这儿不远。我带人来救你；你准是作了什么孽，才掉进这深坑的！”

“老爷您快去！”桑丘催他，“看在独一无二的上帝面上早点回来！我活埋在这儿真是受不了，都快吓死了！”

堂吉诃德撇下他，去城堡把桑丘·潘沙的遭遇告诉了公爵夫妇。两人当然是吓了一跳，不过马上就明白过来，知道那人是掉进了古已有之的地下通道里；可是他们不懂得，为什么他丢下官职，也不事先告知一下行期。末了他们吩咐一大帮人，带着粗细麻绳，费了不少力气，总算把灰驴和桑丘·潘沙从那个黑洞洞里拽到光天化日之下。一个学生见这情景说：

“但愿所有可恶的总督都像这个可怜虫一样，离任以后从深坑里爬出来，饿得半死，面无血色，而且我想，准也是身无

分文。”

桑丘听了马上接茬：

“我说咒人的老弟，八天以前，人家派我去一个岛上当总督。这些日子里，我没吃过一顿饱饭，大夫们尽意儿地折磨我，仇人们打断了我的骨头；我没来得及受贿赂，也没领俸禄。照我这样，我看还不该落个这种下场吧？不过呢，人有打算，天降机缘；各人该怎样，上帝有本账，光景不一样，章程得跟上；谁也甭夸口不喝这方水；本想跑去找腌肉，哪知挂钩也没有。好了，上帝明白我的意思；我还有话呢，可我不说了。”

“别生气，桑丘，也别听了闲话就往心里去，那还有个头？你自己问心无愧就行了，管他别人说什么呢！想捆住说坏话的舌头，简直比给野地安上个门还难。要是总督离任的时候发了财，人家会说他是个贪官；一个子儿没有呢，又说他是废物点心，窝囊。”

“我敢担保，”桑丘回答，“这回人家准说我是笨蛋，不说我是贪官。”

他们就这样一路说着话，身前身后一帮大人孩子跟着，回到了城堡。公爵和公爵夫人正站在回廊里迎候堂吉诃德和桑丘。可桑丘不想立即上去见公爵，他得先去马房安顿好灰驴，说它昨晚儿在一处客店里苦熬了一宿。事完了，他才上去拜见两位东家，跪在他们面前说：

“二位大人，在下不才，承蒙大人抬举，去您治下的扒拉塌日轧海岛当了总督。我是光身子去，光身子来，不赔也不赚。我为官的好坏，当时身边都有证人，由他们去评说。我撕掳了难题，判清了官司，一直饿得半死不活；这都要怪那个佩德罗·热孝大夫。他出生在踢耳踏飞拉，是海岛总督府医生。我们半

夜受到敌军进攻，弄得措手不及。岛上的人说，多亏我劲儿足胆儿大，领着他们赶跑了敌人，打了胜仗。但愿他们说的是实话，上帝保佑他们长命百岁。一句话，这些日子，我掂量了一下肩上的担子，还有管公事的各种烦难，我觉得自己实在担当不起，我的骨架子扛不起这么大的分量，腰里也没别着像样的宝刀。所以，趁这份官职还没把我甩下来，不如我先把它甩一边去。昨天一早，我就离开了海岛；它还是老样子，街道呀、房子呀、屋顶呀，我去的时候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我不欠别人一个子儿，也没费心去捞什么油水。我本来打算定上几条好规矩，可到末了一条也没定。我怕没人照办，那定不定，有什么两样？我还得说，我出岛的时候，就有灰驴一个伴儿。我掉进一个深坑里，在里面往前走了好一阵，一直到今天早晨太阳出来了，才总算找到出口，可想出来并不那么便当。要不是老天把我主人堂吉诃德送到我跟前，只怕我得待到世界末日去了。这不，公爵和公爵夫人，二位大人手下的总督桑丘·潘沙又回来了。他当了十天总督，总算明白了一件事情：不必死乞白赖地去当什么总督，甭说管一个小岛，就是管全世界也没劲。事情就是这样，现在叫我亲亲二位的脚面，学着孩子们玩的时候说的话：你跳过来，我跳过去；我跳出了官职，再回过头去伺候我主人堂吉诃德。跟着他，虽说是担惊受怕的，可肚子总还吃得饱。只要能吃饱，我才不管他是胡萝卜还是石鸡。”

桑丘的一席长谈到此为止。堂吉诃德始终担心他又会蠢话连篇，结果见他还没怎么胡说呢，就完了，真是打心眼儿里感谢上帝。公爵拥抱了桑丘，说没想到这么快丢了官，他心里很是惋惜，不过他会想办法在他封地里为桑丘另找一个不费事又有实惠的差事。公爵夫人也拥抱了他，吩咐下人好好照看，因为看得出来，他狼狈不堪，情形很不美妙。

第五十六章

为了帮助堂娜罗德里格斯嬷嬷的女儿，堂吉诃德·德·拉曼却和马弁托西罗斯展开一场空前未有的恶战

公爵夫妇并不认为他们封桑丘·潘沙当总督，戏弄他一番，有什么不妥之处。正好当天他们的管家也到了，向他们一五一十禀报了几天来桑丘都说了哪些话，做了哪些事，还特别渲染了偷袭海岛的一幕，讲桑丘如何害怕，如何离开；两人听了甚是开心。传记里说，紧接着这事的，便是定好的决斗日期来临了。公爵一次又一次地叮嘱马弁托西罗斯该怎么对付堂吉诃德，既要打赢他，又不能伤他害他。他还下令摘下长矛的铁尖，告诉堂吉诃德，他恪守的基督教义，不允许在决斗中危及和伤害人们的性命，他为此在自己的领地上提供比武场已经够通融的了，须知这其实有违教廷会议关于禁止决斗的法令，所以万万不能拼命蛮干。堂吉诃德回答说，大人尽管做主安排，他准备一切听命。

令人揪心的一天终于到了。按照公爵的吩咐，事先在城堡广场上搭起一座宽大的平台，是为比武裁判和告状的嬷嬷母女二人准备的。四周大小村镇的居民闻讯纷纷赶来，都想见识一下这场新奇的决斗。在他们地界，此类事情无论在世的和过世的人们都没见过，也没听说过。首先进入场地竞技圈的是大典

总管，他走了一遭，检查了整个场地，看看有没有磕磕绊绊的暗设陷阱和机关。然后是嬷嬷母女入场，登上她们的座位。她们戴着围巾，从眼睛一直遮到胸口，一副凄凄惶惶的样子。这时候，堂吉诃德在比武圈里露面了。不一会儿无数号角齐鸣，身材高大的马弁托西罗斯，从广场的一角走来。他骑的那匹健壮的骏马几乎要把地面踩塌。只见他盔檐遮面，昂首挺胸，浑身坚硬的盔甲闪闪发光。那马显然是佛里斯兰① 种，身躯宽厚，毛色黑白相间，前后四只蹄子上都垂着一些阿罗瓦多的粗毛。这位勇士事先已经得到主人公爵的指令，知道该怎样跟威武的堂吉诃德·德·拉曼却周旋，无论如何不能杀伤他，一交上手就设法逃离，避免丧命的危险；要是两人面对面相撞，那可就在劫难逃了。他绕场走了一圈，靠近嬷嬷母女的时候，着意看了一眼那个执意要嫁给他的姑娘。堂吉诃德早已经入场，大典总管招呼他跟托西罗斯站在一起，然后询问嬷嬷母女，她们是否委托堂吉诃德·德·拉曼却为她们主持正义。她们说是的，他此时此刻一切所作所为都是合法有效的，她们决不反悔。公爵夫妇已经在广场边缘的回廊里等候多时；回廊里挤满了熙熙攘攘的人群，大家都等着观赏这场罕见的恶战。交战双方商定的条件是：如果堂吉诃德胜了，对手必须跟堂娜罗德里格斯的女儿结婚；输了呢，对方就无须履行诺言，什么责任也没有了。

大典总管划分好场地，设法不叫任何一方直对阳光，然后命两人占好各自的位置。一时战鼓擂起，号角声在场上回响，脚下的地面都为之震颤。观战的人群个个都悬着一颗心，有的担忧，有的焦急，谁也不知道一仗下来，是凶是吉。堂吉诃德虔诚地祈求我主上帝和意中人杜尔西内亚·德尔·托博索保佑，

① 佛里斯兰，荷兰北部沿海的一个省份。

只待冲杀的最后信号发出。可我们的马弁却全然另有打算。我现在就来说说他在想什么。原来他看了几眼那个跟他打官司的姑娘，觉得有生以来，也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女子。大街小巷中常被人们提到的爱神，本是个瞎胡撞的小家伙，见碰巧能俘获一颗马弁的心，战利品清单上又可以增添一项，这机会他可不愿意丢掉。这不，谁也没看见是怎么回事，他就蔫不悄儿地蹭到那可怜巴巴的马弁身边，朝左胸射进一支两巴拉长的利箭，一下子就把那颗心穿透了。做这种事他稳拿稳打，因为爱神是来无影去无踪的。什么地方他都可以随便出入，谁也不能拿他是问。

我要说的是，冲刺的信号已经发出，而我们的马弁却在神驰心往地想着他的美人，决定把自己的整个身心都交付给她，所以毫不理会号角响起。堂吉诃德则不然，只见他闻声而动，立即催促洛西南特尽量快跑，直向对手冲去。忠实的侍从桑丘见他动身了，便大声喊道：

“但愿上帝给你引路，游侠骑士的尖子和精华！上帝一定叫你得胜，你原本是占着理儿的嘛！”

托西罗斯见堂吉诃德朝他扑来，可就是原地不动，而且还大声召唤大典总管。那人立即上前打算问个究竟。于是托西罗斯对他说：

“先生，不是就为我娶不娶那位小姐才打这一仗的吗？”

“是这么回事。”那人回答。

“那么好吧。”马弁说，“我实在是问心有愧，要是再干这么一架，我就更不得安宁了。这样吧，我自己认输，答应马上跟那位小姐结婚。”

托西罗斯一席话，说得大典总管不知所措。他很清楚这场把戏的个中奥秘，一时间无言以对。堂吉诃德见敌手并没有前来迎战，只好半途止步。公爵不明白为什么决斗不接着进行，

于是大典总管上前转述了托西罗斯的决定。公爵先是一怔，接着便勃然大怒。趁这工夫，托西罗斯走到堂娜罗德里格斯面前，大声对她说：

“夫人，我愿意跟您女儿结婚。本来平平安安、不冒风险就能办到的事，干吗弄得吵吵闹闹、大打出手呢?”

威武的堂吉诃德听到这话便说：

“既然是这样，那我的责任已尽，无事可干了。愿二人早结良缘；还是那句老话：上帝赐福，圣彼得祝福。”

公爵走下城堡，来到场上，站在托西罗斯面前问他：

“这么说，你这位骑士真的认输了？你真的是良心发现，决定跟这个姑娘结婚了?”

“是的，大人。”托西罗斯回答。

“他做得很对。”桑丘·潘沙插进来说，“喂猫逮耗子，省了多少事。”

这时候托西罗斯正忙着卸下头盔，还求别人快点帮他一把，说简直憋得喘不过气儿来，这么长时间夹在狭小的铁壳子里面，实在受不了。大家连忙帮他卸甲，于是他那副马弁尊容赫然显露出来。堂娜罗德里格斯和她女儿见这情景，顿时大喊大叫起来：

“我们上当了！你们骗人！你们以假充真，拿公爵大人的马弁托西罗斯调换我的丈夫！天理王法不容啊！这何止是恶毒，简直是卑鄙!”

“二位女士不必难过，”堂吉诃德劝她们，“这既不恶毒，也不卑鄙，何况也不是公爵的过错。这都怪那些迫害我的魔法师：他们生怕我获得优胜者的殊荣，就把贵婿的面孔变成您说的公爵马弁的嘴脸。听我的劝没错，别去理会我那些仇人的鬼名堂，放心嫁给他吧，他准是您一心想嫁的那个丈夫。”

公爵一听这话，怒气顿消，差一点没笑破肚皮。他说：

“堂吉诃德先生的种种遭遇真是与众不同，连我都快觉得我手下的这个马弁不是他本人了。不过，咱们也不妨来点计谋策略。要是大家赞成，婚期先推迟十五天，把这个面貌不清的角色禁闭一些日子，说不定这期间他能恢复原形。那些魔法师再恨堂吉诃德先生，也不至于能熬这么长时间。再说，他们从这些骗人的把戏中也得不到多少好处。”

“大人呀，”桑丘说，“这些坏蛋一直都在干这个把东西变来变去的营生，还总是摊到我主人头上！前些时候，他打败了一个骑士，名字叫镜子骑士，可硬是叫变成了我们村里的老乡、我们的好朋友参孙·卡拉斯科学士。还有我的女主人，杜尔西内亚·德尔·托博索也让他们给变成一个土里土气的乡下女人。依我看呀，这马弁一辈子到死也就是这样了。”

堂娜罗德里格斯的女儿接茬说：

“不管这人是谁，他既然愿意娶我，那我太谢谢他了。我宁肯当马弁的结发妻，也不给绅士当解闷的相好；何况那个拿我解闷的家伙还不是绅士哩！”

总而言之吧，折腾来折腾去，就是让那个马弁闭门静养几天，看他到底能不能变回去。大家伙儿都庆贺堂吉诃德的胜利，不过大多数人总觉得败兴，很不痛快，原来他们恨不得两个对手打个血肉横飞才来劲呢。这就像一群顽童去看绞死犯人，结果不是原告撤诉就是法官开恩，反正是什么也没看着，心里自然没趣。

最后人群走散，公爵和堂吉诃德回到城堡，托西罗斯给关了禁闭。堂娜罗德里格斯和她女儿心满意足，因为不管怎么说吧，官司打了半天，总算要办喜事了。托西罗斯指望的也就是这个。

第五十七章

堂吉诃德如何跟公爵告别以及公爵夫人的使女机灵调皮的阿勒提西多拉怎么跟他打趣

堂吉诃德早就觉得该结束在城堡里过的那种闲散的日子了。他始终惦念着世人是多么需要他，不能老是这样深居简出、无所事事，任凭敬重游侠骑士的东道主尽力款待、安享清福。他深知，继续这样无所作为地隐居下去，将来是没法向上天交代的。有一天，他便对公爵夫妇提出要走。主人们也只好答应，可是显出十分舍不得与他离别的样子。公爵夫人把桑丘·潘沙的女人写的信交给他。桑丘拿在手里流着泪说：

“我当总督的消息让我妻子特莱萨·潘沙心里盘算了多少好事呀！可谁会想到，我还是得跟着主人堂吉诃德·德·拉曼却，费劲巴拉地四处闯荡呀？不过说到底，我的特莱萨还是挺够意思的，知道给公爵夫人捎一些橡树子儿来，我心里也就好受多了。万一她没这么做，显得那么不知好歹，岂不是叫我太丢人了？最叫我放心的还是：这份礼可不能算是贿赂，因为她托人捎来的时候，我已经上任了。不管是谁，得了别人的好处，都该回报，哪怕是点不值钱的东西呢，这才是正理。这么说吧，我光身子上任，光身子离任，可以说问心无愧；这也就够了。我光身子生下来，还光身子待着，不赔也不赚。”

临走那一天，桑丘心里就老这么琢磨着。堂吉诃德夜里跟

公爵夫妇告过别，第二天一大早，全身披挂走到城堡前的广场上。城堡里的大小人丁都汇集在游廊上看他，公爵夫妇当然也出来送行。桑丘骑着灰驴，随身带着褡裢、箱子和干粮，十分称心如意；特别是那个扮演三尾裙嬷嬷的公爵管家，还交给他一个小口袋，里面装着二百个金埃斯库多，以备路上不时之需。这事堂吉诃德当然不知晓。

刚才说了，人们都在盯着看他，突然在公爵夫人的嬷嬷和使女群里，响起了淘气又机灵的阿勒提西多拉的声音，听起来如泣如诉。她唱道：

狠心骑士听我说，
勒紧缰绳候片刻；
牲口也在受折磨，
肚子快叫你踢破。

虚情假意你别跑，
没有毒蛇把你咬。
我比绵羊还温顺，
不过是个小羊羔。

狄安娜踏尽山岭，
维纳斯走遍树丛，
哪有姑娘能比我？
你这妖怪偏无情。

埃涅阿斯负心，维热诺凶残，

巴拉巴作乱，你和他们为伴①。

张开冰冷的魔掌，
划破弱女的胸膛；
你掏空她的肚腹，
夺走她柔情一腔。

你抢去头巾三块，
还有一双黑袜带。
可怜光滑的大腿，
比大理石还洁白。

带走两千声叹息，
比火焰炽热有力，
若有两千特洛伊，
必将成一片赤地。

埃涅阿斯负心，维热诺凶残，
巴拉巴作乱，你和他们为伴。

你的侍从是无赖，
桑丘心肠像石块。
他才不管那魔法，

① 埃涅阿斯，维吉尔史诗《埃涅阿斯记》里的主人公；恋人因遭他遗弃而自杀。维热诺是《疯狂的罗兰》中的人物，曾将情妇抛弃在荒岛上。巴拉巴是《圣经》人物，因作乱被判死刑，于耶稣受审时获释。

杜尔西内亚活该!

只因你作恶多端,
可怜她苦难无边。
好人替坏人受过,
就是这里的习惯。

别以为好运跟随,
转眼就叫你倒霉:
快活日子一股烟,
坚贞爱情去见鬼。

埃涅阿斯负心,维热诺凶残,
巴拉巴作乱,你和他们为伴。

塞维利亚马切纳,
格拉纳达到洛哈;①
走遍伦敦和英国,
负心人儿挨臭骂。

就是玩牌也别扭,
王牌从来不到手,
好牌张张躲着你,
干瞪两眼输到头。

① 以上均为西班牙地名。

要是哪天剜鸡眼，
鲜血哗哗流一摊；
赶上拔牙更遭殃，
牙根偏往肉里钻。

埃涅阿斯负心，维热诺凶残，
巴拉巴作乱，你和他们为伴。

就在伤心的阿勒提西多拉如此这般哭诉的当儿，堂吉诃德始终愣愣地看着她。最后他并没有搭理，只是转过脸去问桑丘：

“桑丘，看在你先祖们在天之灵的面上，我求你给我说实话。告诉我：这个痴情姑娘说的那三条头巾和三双袜带，莫非是你拿了？”

桑丘回答他说：

“三条头巾我倒是拿了；可那三双袜带，根本是没影儿的事。”

公爵夫人没想到阿勒提西多拉这么会逗乐。她知道那丫头好闹着玩，又调皮又胆儿大，可是不承想她居然敢弄出这些花样儿来。公爵夫人又事先一点不知道这场把戏，所以惊讶得不行。公爵有意凑热闹，就说：

“骑士先生，我觉得这就不太好了！您已经在鄙人城堡里受到极好的接待，怎么竟然还拿走使女的东西，至少是三条头巾，说不定还捎带上三双袜带。这种为人可太不地道啊！有辱您的清名。快把袜带还给她吧，不然我声明要和您决一死战。我可不怕那些魔法师掉包，把我的脸换一副模样，就像他们上次对付我的马弁托西罗斯那套办法；您不是刚跟他决斗过吗？”

“上天有眼，”堂吉诃德回答，“我可不能拔出剑来朝大人您身上刺去；您给我的恩惠太多了！头巾我一定归还，桑丘已经说是他拿的。袜带我可就没办法了，因为我手上没有，他也没拿。说不定您那位使女翻翻她那些叽里旮旯，我敢担保，她准能找到。公爵大人，我这人从来没做过贼，而且只要上帝不撒手抛弃我，这辈子我也不想干这一行。这姑娘讲了半天，无非是说她害相思了。这事可跟我无关，我没亏欠她什么，也没什么对不住大人您的。还望阁下别冤枉我，并且允许我接着赶路。”

“愿上帝祝福您，堂吉诃德先生，”公爵夫人说，“我们希望不断听到您建功立业的好消息。快走吧，上帝保佑您！姑娘们都看着您哩，您耽搁的时间越长，她们胸中的情焰就越旺。我一定狠狠教训我那个丫头，叫她从今往后目不斜视、口不胡言。”

“威武的堂吉诃德，听我再说一句话！”阿勒提西多拉求他，“请原谅，偷袜带的事，是我错怪您了。天地良心，我系在自己腿上了。都怪我粗心，骑着驴找驴。”

“瞧我怎么说来着？”桑丘赶紧接茬，“我才不能偷了东西不认账呢！我要是想干这种事，当总督那会儿便当得很！”

堂吉诃德低下头，向公爵夫妇和所有在场的人致意告别，然后勒缰掉转洛西南特；桑丘骑灰驴紧紧跟上。两人离开城堡，取道前往萨拉戈萨。

第七十章

紧接第六十九章，交代清楚
本段插曲必不可少的情节

当天夜里，桑丘睡在一张带轱辘的木板床上，而且跟堂吉诃德在一个房间里。老实讲，他心里十分不情愿，因为他料想主人肯定要问这问那，折腾得他不得安睡。经过刚才那场磨难，他记忆犹新，又烦又累，舌头早都僵了，哪里还有心思开口说话！他宁肯独自一个睡进茅草屋，也不愿跟别人共享那间富丽堂皇的卧室。果然他的猜想成真，担忧应验：主人刚一上床，便对他说：

“桑丘，你觉得今晚的事怎么样？一个铁心冷面的人居然有这么大的本事和威力！你都亲眼看见了，断送阿勒提西多拉性命的不是刀枪剑戟，不是任何兵器，不是凶猛的毒药，就是因为我自始至终板着面孔不理睬她。”

“她爱怎么死、什么时候死，由她去吧！”桑丘回答，“还是让我安安稳稳待在家里！我从来没勾引过她，也没给她脸子瞧过。我上次说过了，阿勒提西多拉这个没有脑子的任性丫头要起死回生，干吗非得折磨我桑丘·潘沙？我怎么想也想不明白！不过，这会儿我总算看得一清二楚：世上确实有魔法师鼓捣魔法。上帝千万叫我躲他们远点！我自己可是一点办法也没有。说来说去，我还是求老爷您叫我睡觉吧，别再问这问那

了；不然的话，我就从窗户里一头栽下去！”

“你睡吧，桑丘老兄。”堂吉诃德说，“可我不知道，你让人家又扎又拧又拍了半天，还能睡得着吗？”

“最叫我丢人现眼的，”桑丘回答，“就是脸蛋让人家拍来摸去，还偏偏是一帮嫽嫽！叫她们都见鬼去吧！我再求求老爷您，让我睡觉吧！您知道，醒着受多大的罪，一睡着就全没了。”

“但愿是这样，”堂吉诃德说，“上帝和你同在！”

趁两人睡觉的工夫，这部伟大传记的作者西德·阿麦特决定说明写清公爵夫妇为什么要鼓捣出前面提到的那场把戏。他说，参孙·卡拉斯科学士扮成镜子骑士被堂吉诃德击败打赢以后，原先的计划全部落空，成了泡影。可是他想再试一次身手，说不定结果会比前番顺利。正好那个侍童给桑丘的老婆特莱萨·潘沙捎去了书信和礼品，他趁机打听到堂吉诃德的去处，重新搞到盔甲和坐骑，盾牌上绘出一轮皎洁的月亮，驮在骡背上由一个庄稼人看管。他没去找先前的侍从托美·塞西亚勒，免得让桑丘和堂吉诃德认出来。他到了公爵城堡，又打听出堂吉诃德的行程和去向，知道是前往萨拉戈萨参加比武去了。公爵还讲了他们怎么搞名堂叫桑丘抽屁股为杜尔西内亚驱魔。当然事先说明了桑丘如何捉弄主人，哄他说杜尔西内亚中了魔，变成乡下女人；他妻子公爵夫人又如何把桑丘骗得真以为是自己弄错了，杜尔西内亚确实中了魔。学士听了觉得又好笑又惊奇，弄不清桑丘究竟是精还是傻，也没想到堂吉诃德竟然疯癫至此。公爵叮嘱学士，与堂吉诃德相遇之后，不论胜败，务必回府说明结果。学士答应了，然后立即上路，可在萨拉戈萨扑了个空，他又接着追赶；末了发生了什么，前面已经讲了。学士返回城堡，向公爵一一禀报，说堂吉诃德是个规规矩矩的游侠骑士，这会儿准是按照决斗条件取道回乡，准备蛰居一年。

学士说，但愿在这段时间里能治好他的疯病；而这正是他本人一再乔装出门的初衷，因为眼看堂吉诃德这样有头脑的绅士发疯，实在令人痛心。然后他辞别公爵返回家乡，静待堂吉诃德紧随而至。公爵觉得耍弄桑丘和堂吉诃德真是其乐无穷，于是又精心编排了上面那场把戏。他估摸堂吉诃德回程的必经之路，安排一大批手下人骑马或徒步把住城堡远近的大小关口，吩咐只要他一露面，强拉硬拽也罢，连哄带骗也罢，务必把他带回城堡。那伙人果然碰到堂吉诃德，连忙禀报了公爵。府上也早有准备，一听说客人到了，立即按吩咐点燃了大院里的火把和油灯，把阿勒提西多拉放在台子上；诸种排场，不必赘述，总之策划周密，假戏真做，惟妙惟肖。

西德·阿麦特这时候说，他觉得被捉弄的固然愚蠢，可是捉弄别人的也未必好到哪里去。公爵夫妇那么起劲儿地捉弄两个傻瓜，自己也就和傻瓜相差无几了。

那主仆二人，一个倒头酣睡，另一个思绪万千，彻夜未眠。很快天亮了；堂吉诃德无论成败悲喜，从来不贪恋舒适的卧榻，这时便准备起床。偏偏这工夫，他一心以为真的起死回生的阿勒提西多拉走进房间。那姑娘按主人吩咐，装死躺在台子上时那顶花冠依然戴在头上，穿一件洒金花的白色蝉羽纱长袍，长发披在肩头，手里拄着一根十分精美的乌木拐杖。堂吉诃德见她进来，惊慌失措地缩回被窝，拉紧铺盖捂得严严实实，顿时间笨嘴拙舌，连句客套话也说不出来。阿勒提西多拉在床头边的一张椅子上坐下，先是长长叹了一口气，然后柔声细语说：

“尊贵的妇人和正派的女子不到万不得已，绝不会不顾脸面和礼法，当众道出内心深处的隐秘。堂吉诃德·德·拉曼却先生，我就是她们之中的一个：坠入情网，百般无奈，不能自

拔。不过，我尽管备受折磨，却依然自尊自爱。我强忍强耐，默默承受着这一切，结果把命也送了。都怪你对我冷酷无情，我已经死去整整两天了，

好一个岩石般的冷面郎君！
面对我的声声哀叹毫不动心。

“我曾经死了过去，反正见到我的人都是这么想的。多亏爱神怜悯我，靠这位好心的侍从受折磨把我救活，不然的话，我就一直待在阴曹地府了。”

“依我说呀，”桑丘这时插了话，“爱神还不如让我的毛驴干这事呢，那我就太谢谢他了。小姐呀，但愿上天给您安排一个比我们老爷心软的情人！不过，请您告诉我：您在阴间都看到了些什么？地狱里有什么东西？我想凡是急死愁死的人准是去那儿。”

“实话对你说吧，”阿勒提西多拉回答，“我大概是还没死利落，所以没能进地狱。要是真的进去了，只怕想出来就不行喽。可我确实到了门口，见里面有十一二个魔鬼在玩球。他们个个都穿着紧身衣裤，大翻领上镶着弗兰门德斯花边，袖口也一样。还卷上去露出四指多宽的腕子，显得手特别长，攥着火铲子当球拍。最叫我奇怪的是他们打的并不是球，而是书，好像里面空空的，只塞了些碎羊毛渣子。这可真是少有的怪事！可后面还有更新奇的哩：通常总是赢了就高兴，输了才生气；他们倒好，玩来玩去，个个嘟嘟囔囔，火气十足，骂声不绝。”

“这没什么奇怪的，”桑丘告诉她，“魔鬼就是这样，玩也罢，不玩也罢，赢也罢，输也罢，反正没个痛快的时候。”

“八成是这么回事。”阿勒提西多拉说，“不过还有叫我觉

得更古怪的事哩；至少当初我觉得很古怪。你们猜怎么着？那些书一拍子下去就散了，再也不中用了。他们就这样拍坏了一本又一本的新书旧书，真有意思！末了拿来一本整整齐齐的新书，装潢十分考究，可是一拍子下去就给打了个肠子肚子流满地，弄得书页四散。一个鬼对另一个鬼说：‘瞧瞧那是一本什么书。’另一个回答说：‘《堂吉诃德·德·拉曼却传第二部》，可不是原来的作者西德·阿麦特写的。这回是个阿拉贡人，自称出生在托德西利亚斯。’‘快把它给我拿走，’第一个魔鬼说，‘丢进地狱的最底层，别叫我的两眼再见着它！’‘至于这么糟吗？’另一个魔鬼问。‘糟透了！’第一个回答，‘哪怕让我动手成心写一部更糟的，也很难办到。’他们接着玩下去，把别的书拍来拍去。我呢，听他们念叨我如此思恋和爱慕的堂吉诃德，就想法把这个梦境牢牢记在心里。”

“那毫无疑问是个梦境，”堂吉诃德说，“世上哪里还会有另一个我？尽管如今有那么部传记在人们手里传来传去，可在谁的手里也待不住，人人最后都是给它一脚。我才不在乎人家把我说成个怪物，一会儿钻进暗无天日的地府，一会儿又来到光天化日的人间，反正我也不是书上说的那个人。要是传记本身是部好书，忠实地记载事实，准能世代流传；可要是很糟呢，那么从来到世上到进入坟墓也就没多长的路了。”

阿勒提西多拉刚想开口嗔怪，可是堂吉诃德接着说：

“小姐，我屡次对您说过，您倾心于我，使我很为难，我只能打心眼儿里感激您，却不能遂您的心。我生就是杜尔西内亚·德尔·托博索的人。世上果真有命数的话，那我注定该献身于她。想让别的什么美人占据她在我心目中的位置，纯粹是痴心妄想。我觉得这话足够打消您的念头了，您还是回心转意、严守闺范吧。办不到的事是强求不得的！”

阿勒提西多拉一听，马上娇嗔满面、怒气冲冲地说：

“吾主在上！你这条干瘪咸鱼、石头灵魂、枣核心肠！跟只认死理的乡下佬一样又臭又硬。我真恨不得扑上去把你的眼睛挖出来！你这个专门挨棍子吃败仗的好汉，莫非真以为我是为你才急得死过去了？今天晚上你看到的整套名堂全是假的。我是那样的女子吗？会为一匹骆驼送命？我连指甲盖里的黑泥儿也舍不得丢掉哩！”

“这话我信，”桑丘说，“说什么害相思的人会死，真是天大的笑话！说说罢了，鬼才信他们会当真呢！”

他们正说着，头天晚上唱那两段小曲的诗人和歌手走进来，对堂吉诃德深深鞠一躬，说道：

“骑士先生，我愿仿效众人为阁下尽力效劳，还望赏光垂青！久仰阁下的伟业和英名，不胜崇敬之至。”

堂吉诃德回答说：

“请问尊姓大名，以便鄙人以礼回敬。”

年轻人回说他就是昨夜弹琴唱诗的那位。

“讲心里话，”堂吉诃德说，“您的嗓音妙极了，可就是唱的那首诗文不对题：加尔西拉索的那两段诗和这位小姐的死有什么相干呢？”

“阁下不必惊怪，”那歌手回答，“时下一些黄口诗人都兴随心写去、顺手抄来，管他切题不切题呢！什么样的胡言乱语都可以冠之以手笔不凡。”

堂吉诃德还没来得及回答，便被进来看望他的公爵和公爵夫人打断了。主宾几人促膝畅谈，十分融洽。这期间，桑丘更是妙语连珠、笑话迭出。公爵夫妇听得目瞪口呆，没想到憨傻和机灵他都沾边儿。堂吉诃德恳求东道主允许他当日起程上路；一个败北的骑士只配躲进猪圈，哪里还能在王公府邸里滞

留。两位主公痛痛快快答应了。公爵夫人问他究竟是否喜欢阿勒提西多拉，他回答说：

“尊贵的夫人，恕我直言，这姑娘的毛病出在闲散无聊，唯一的办法是叫她时常有点正经事干。她刚才告诉我，地狱里也时兴花边想必她准会这种活计，那就让她不停地织吧。勾针一个劲儿在手里晃，情人的音容笑貌就不会在脑子里晃了。这是我的看法和忠告，肯定错不了。”

“我也这么说，”桑丘搭茬了，“我还从来没见过织花边的女人害相思送命的呢！姑娘们要是忙着干完手里的活儿，就没工夫琢磨谈情说爱的事了。这事我最明白了：我锄地的时候，根本顾不得想我那口子，我是说，想我的特莱萨·潘沙。对她呀，我可是比自己的眼睫毛还爱得狠哪！”

“桑丘的话很在理。”公爵夫人回答，“从今往后我一定叫阿勒提西多拉干点针线活儿，她可是一把好手呀！”

“夫人，我看不必了，”阿勒提西多拉声明，“用不着想什么办法。一琢磨这个又混又蠢的家伙对我那么狠心，我就不费吹灰之力把他从心上抹去了。夫人，求您让我赶紧走开吧，别叫我再看他那副哭丧脸，瞧他那又丑又恶心的德行！”

“这么一说，”公爵也发话了，“倒叫我想起一句俗话：嘴里骂个不停，心里气儿早平。”

阿勒提西多拉掏出手帕装作擦眼泪，然后朝男女主人鞠了一躬，就离开了房间。

“我怎么说来着？”桑丘讲，“我怎么说来着，可怜的姑娘？早知道你要遭殃！你撞上的这个人，灵魂比麻绳还干瘪，心肠比橡树还硬。你要是找到我头上，那话可就得另说了！”

他们说完了话，堂吉诃德穿好衣服，跟公爵夫妇用过餐，当天午后就上路了。

第七十一章

堂吉诃德和他的侍从桑丘回乡路上所遇

屡遭不幸、最后彻底失败的堂吉诃德虽说一路郁闷不乐，可也有宽慰之处。吃了败仗诚然十分沮丧，不过想到桑丘居然有本事叫阿勒提西多拉起死回生，又顿时生出几分欣喜；只是那害相思的姑娘究竟是不是真的死过，他心里还有点犯嘀咕。桑丘可是一点也不痛快，他恼火的是，阿勒提西多拉说好要送他一些衬衫，可并没有照办。他左思右想，最后忍不住对主人说：

“老爷，我真是世上最倒霉的大夫。有些郎中，没把人治活反而害死，照样伸手要钱。其实他们干的那点事不就是在方子上开出几副药，而且也不是他们配的，还得去找药房，然后灌下去，得！可我呢，为了给别人治病，赔出自己的血不算，还得叫人家又拍又掐又扎又抽，临末了镟子儿不给！这回我发誓，要是再给我送上个把病人，我可不忙着看他，得先伸手大捞油水。教长唱得好，为的是肚子饱。我就不信老天给了我这么大本事是叫我分文不取，到处行善。”

“桑丘老兄，你说得很对。”堂吉诃德告诉他，“阿勒提西多拉确实很不应该，答应送人衬衫又不给。虽说你那本事是不劳而获，并非苦学出来的，可皮肉受罪比苦学更难为人。就我而言，你如果向我要为杜尔西内亚驱魔的鞭子钱，你尽管放

心，保准错不了。只是我担心卖钱的鞭子还能不能治病，恐怕取了报酬会毁了药效。不过咱们不妨试试，也没什么大了不起的。这样吧，桑丘，你开个价，赶紧抡起鞭子抽；然后你自己动手取钱就是了，反正我的钱都在你身上。”

桑丘没想到竟然这么痛快，不光眼睛睁大了，连耳朵都伸出一拃多长，心里欣然决定抽打自己，便对主人说：

“那么好吧，老爷，我这就来遂您的心愿，自己也能捞到好处。不是我贪财，可我总得惦记着老婆孩子吧？我还要请问，我每抽一鞭子，您打算掏多少钱？”

“桑丘呀！”堂吉诃德回答，“你驱魔救人功德无量，我打心眼儿里想好好酬谢你，即使拿出威尼斯的财宝、波多西的银矿也不足以报答你呀！我的钱都在你那儿，你自己估摸一下能有多少，给每一鞭子定个价就是了。”

“这笔钱嘛，”桑丘说，“总共是三千三百，还带点零头。我已经抽过五鞭子了，其余的原封未动。这五鞭子就算在零头份上，那咱们还有三千三百。一鞭子先定它二十五文吧；哪怕全世界都来逼我，开价也不能再低了。总数是三千三百个二十五文；三千呢，折合成半雷阿尔是一千五百；折合成整雷阿尔是七百五十；三百呢，折合一百五十半雷阿尔，等于七十五雷阿尔；跟刚才的七百五十加起来，总共是八百二十五雷阿尔。这笔钱我就从您给我的钱袋里扣了。这么一来，就算我挨足了鞭子，可到底能心满意足，发财回家了。要想钓鳟鱼……①底下就不用说了。”

“哦，好桑丘，亲桑丘！”堂吉诃德喊道，“杜尔西内亚和我在有生之年怎么也报答不了你对我们的恩情！她肯定是要恢

① 完整的谚语是：要想钓鳟鱼，豁出裤子去。

复原貌的，到时候她转忧为喜，我也虽败犹胜，幸福异常！我说桑丘，你打算什么时候开始笞刑呀？要是能提前的话，我再多给你一百雷阿尔。”

“什么时候？”桑丘回答，“准过不了今晚儿。您想法叫咱们在野外过一宿，只要头顶天国敞开，我就让自己的皮肉绽开。”

堂吉诃德左等右盼，心急火燎，如同幽会前的情人似的急不可耐，觉得太阳神的车子似乎坏了轱辘，白天比以往都长。不过黑夜终于还是来临了。他们钻进路旁不远处的一片幽静的树林，解开洛西南特和灰驴的辔头和驮鞍，两人坐在绿茸茸的草地上，掏着桑丘的干粮袋吃了一顿晚饭。桑丘用灰驴的缰绳和辔头拧了一根又结实又柔软的鞭子，然后他躲开主人走出去二十来步，跑到几棵山毛榉底下。堂吉诃德见他雄赳赳气昂昂地走过去，便说：

“听着老兄，你可别真的把自己抽个稀巴烂。抽完一鞭子，稍候一会儿，再抽下一鞭子；千万别急于求成，弄得半道儿上连气儿也没了。我是说，你别抽得太狠了，不然，还没凑够数儿，倒把个命给送了。我在远处捏着念珠给你点鞭子数，免得你不是亏欠就是过头。愿上天助你，不负你这片好心。”

“欠债还得清，不怕抵押重。”桑丘回答，“我想法把自己抽疼不抽死；这副仙丹要的八成就是这个。”

他扒光上半身的衣服，挥动鞭绳抽起来，堂吉诃德紧跟着就数。桑丘抽打了七八下，觉得玩笑太过分，好处不值当，便停下来对主人说他算错账了：这样抽法，一鞭子何止二十五文，至少半雷阿尔。

“桑丘老兄，接着抽啊，别泄气！”堂吉诃德告诉他，“我把价钱翻一番。”

“那好。”桑丘说，“就看上帝的了，鞭子像雨点一样抽下来吧!”

可这回那坏小子根本没往自己身上抽，而是抡在树上，还时不时嚎叫几声，仿佛每鞭子下去都能叫灵魂出窍。堂吉诃德的心突然软了，生怕他莽撞行事一命呜呼，自己的心愿也就难以实现了，于是便说：

“求求你，老兄，这事到此暂告一个段落。我看这剂药实在太凶，还是一点一点来吧。萨莫拉不是一钟头攻克的。要是我没数错的话，你已经抽了一千多鞭子了。暂时就到这儿吧!话说得难听一点：毛驴是能驮动，可也别再太重。”

“老爷，不行，不行，”桑丘回答，“我可不愿意听人家说我：工钱到手，甩胳膊就走。老爷，您再躲得远点，让我至少再抽上几千鞭子。两三个回合咱们就拿下这局了；说不定还能快点!”

“既然你有这么大劲头，”堂吉诃德说，“那就但愿老天保佑你，你抽吧；我这就躲开。”

桑丘这回更是勇气倍增，十分卖力，狠狠地抽来抽去，居然扒光了周围的树皮。他朝一棵山毛榉猛抽一鞭子，还故意提高嗓门说：

“死了参孙一人，大家也同归于尽。”

只听鞭梢飕飕、惨叫阵阵，堂吉诃德急忙闻声而至，抓住缰绳拧成的鞭子对桑丘说：

“桑丘老兄呀，万一弄得不好，我倒是遂了心，你可就送了命，那谁来养活你的妻子儿女呀？杜尔西内亚可以等等，还会有更好的时机。我反正如愿有期，完全能够耐着性子熬几天，等你什么时候缓过劲儿来，咱们再一蹴而就，皆大欢喜。”

“既然老爷您这么吩咐，”桑丘回答，“那就太谢谢您的好

意了。劳驾，请把您的外套给我披在肩上，我出了一身汗，可别着凉了。头一次受笞刑的人都得防着这一着。”

堂吉诃德照他的意思办了，自己光着身子，给桑丘披上衣服。那人一觉睡到太阳老高才醒。两人接着赶路，走了三莱瓜，碰见一个村子，便进去投宿。他们在一家旅店门口下马。这回堂吉诃德算是认准了，没再看成是什么城堡，以及捎带的壕沟、高塔、栅栏、吊桥之类。自从他吃了败仗，遇事头脑清楚多了；下面就会看到。人家把他们安排在楼下的房间，里面按乡间习俗，墙上挂着几块旧印花布当壁毯。其中有一幅手笔拙劣的图画，描绘海伦如何被劫，那个胆大妄为的来客如何把她从墨涅拉俄斯家里带走①；另一幅画的是狄多和埃涅阿斯的故事，只见一艘三桅舰或三桅艇之类的船正向汪洋大海驶去，那位女王爬上高塔，挥动半截床单，像是在招呼那个溜之乎也的不速之客②。可以看出，画中的海伦虽然被劫，可并不惊慌，反而做鬼脸偷笑；而美人狄多眼里流出的泪珠足足有核桃那么大小。堂吉诃德扫了一眼便说：

“这两位女士真是倒霉透了，没能生在当今时代；我也够不幸的，没能赶上当初的年月。要是叫我碰上那两位先生，特洛伊就不至于被焚烧净尽，迦太基也不致毁于一旦。很简单，只要我干掉帕里斯，自然就避免了一长串祸患。”

“我敢打赌，”桑丘说，“用不了多久，家家酒铺、旅店、客房、理发馆都会把咱们的战功画成故事挂起来了。不过我觉得还是换个高手好，别像画这些玩意儿的那个画家。”

“说得对，桑丘。”堂吉诃德回答，“这个画家就像那个乌

① 这里讲的是希腊传说中特洛伊战争的起因。

② 这里讲的是《埃涅阿斯记》中狄多遭埃涅阿斯遗弃的情节。

韦达的奥尔巴内哈，人家问他画的是什么，他说：‘画出什么，就是什么。’比方他画一只公鸡，就在底下写上：这是一只公鸡，不然别人还以为是狐狸呢。桑丘呀，依我看，那个新近编出另一个堂吉诃德传记的画家也好、作家也好（反正都是一回事），就是这种画出什么、写出什么算什么的角色。前些年京城有个名叫猫累饿的诗人，也是一路货。他总是不假思索地回答别人的问题；比方有人问他：‘天怒人怨’是什么意思，他顺口就说：舔肚人猿。算了，咱们别说这个了。桑丘，告诉我，你今晚儿还想吃一通鞭子吗？是在屋里呢还是在外头？”

“怎么说呢？老爷，”桑丘回答，“按我的抽法，屋里外头都一样。不过，我还是更喜欢去树林里。挺怪的，有那些树做伴，我就不觉得那么疼了。”

“那今晚儿怕不行了，桑丘老兄。”堂吉诃德说，“干脆你就养养气力吧，等回到村里再说。我看最迟后天也能到家了。”

桑丘回答主人说随他的便，不过就他本人而言，倒是更情愿趁热打铁、乘风使船，完事拉倒；拖拖拉拉往往误大事；嘴里只管求上帝，手中大锤不能离；好话两筐，不如好事一桩；天上的老鹰虽好，哪比到手的家雀。

“至高的上帝呀，你少说两句谚语吧，桑丘！”堂吉诃德喊道，“看来你又故态复萌① 了。话要说得直截了当，别那么拐弯抹角；我劝过你多少次了！照我说的做，你准能一本万利。”

“我也不知道自己这是什么毛病！”桑丘回答，“不用顺口溜就说不清道理，好像所有的道理只能靠顺口溜道出。好吧，我往后尽量改就是了。”

两人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

① 原文是拉丁语。

第七十二章

堂吉诃德和桑丘进村之前

当日，堂吉诃德和桑丘在一家乡村旅店里等待天黑；一个打算在旷野结束最后一轮笞刑，另一个则要看看自己梦萦魂牵的这一切究竟如何收场。这时候，另有客人骑马来到旅店，后面跟着三四个仆从。其中一个对模样像主人的那位说：

“堂阿勒瓦若·塔尔非先生，今天就在这儿歇晌吧；看来这家客店还算干净清爽。”

堂吉诃德听了，便对桑丘说：

“桑丘，你知道吗，我随手翻了翻那第二部传记，好像无意间碰到过这位堂阿勒瓦若·塔尔非的名字。”

“有这种巧事，”桑丘回答，“等他下了马，咱们就去问问。”

那位绅士下马之后，老板娘也把他安排在楼下，房间正对堂吉诃德的卧室，里面也挂着那种印了故事画的布毯。新来的绅士换了一身夏天的衣服，走到客店宽敞凉爽的门廊里，见堂吉诃德在那儿踱步，便问他：

“请问绅士先生，您这是打算去哪儿呀？”

堂吉诃德回答说：

“去一个离这儿不远的村子，那是我的家乡。您这是去哪儿呀？”

“我嘛，先生，”那人说，“准备回老家格拉纳达。”

“是个好地方！”堂吉诃德夸道，“不过，我还要请问尊姓大名，我很想知道，可又一时说不清为什么。”

“我名叫堂阿勒瓦若·塔尔非。”客人回答。

于是堂吉诃德告诉他：

“那我想您准是了！新近刚刚有一本书出版问世，题为《堂吉诃德·德·拉曼却传记第二部》，作者是当代人，里面就有一位堂阿勒瓦若·塔尔非。”

“正是我本人。”绅士回答，“这位堂吉诃德是传记的主人公，跟我交情很深。还是我撺掇他离乡出游的，劝他去萨拉戈萨比武，我也去了。实话对您讲吧，我可是帮了他的大忙。他这人实在太莽撞，多亏了我，刽子手才没在他身上试刀。”

“堂阿勒瓦若先生，您不妨说说，我的模样是不是有点像您说的那个堂吉诃德？”

“不像，”客人回答，“一点也不像。”

“这位堂吉诃德，”我们的骑士又问，“是不是随身带着一个名叫桑丘·潘沙的侍从？”

“没错。”堂阿勒瓦若回答，“到处都听说他很会逗乐，可我就是没听见他说过一句有意思的话。”

“这我信，”桑丘这时候插嘴了，“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本事逗乐。老爷您提到的那个桑丘准是个又混又没劲的大贼坯，我才是真的桑丘·潘沙哩，我的笑话比雨点还多。不信，您不妨试试，比方说，花一年时间跟着我，您瞧瞧吧，我张口就能逗人，也不知哪儿来的那么多俏皮话。好些时候，我自己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听的人就哈哈大笑起来。真正的堂吉诃德·德·拉曼却就是眼前这位我的主人，他名扬天下，胆大心细，一往情深；他铲暴锄强，照看孤儿弱女，保护寡妇遗孀，坑害黄花

姑娘，只认准一个心上人，那就是举世无双的杜尔西内亚·德尔·托博索。别的堂吉诃德和别的桑丘·潘沙全都是胡编乱造的冒牌货。”

“天哪，我算是服了！”堂阿勒瓦若说，“你这位老兄开口不过三四句话就那么妙语连珠，可我听另一个桑丘不知说过多少次话了，一点意思也没有。他的嘴馋可不巧，蠢头蠢脑的不懂得逗乐。我猜准是紧盯着堂吉诃德正品不放的魔法师们弄出一个堂吉诃德次品来哄骗我。不过，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敢担保，我离开的时候，眼见他进了托莱多天神疯人院去治病，怎么这会儿又冒出一个堂吉诃德？而且跟我认识的那个大不一样！”

“我嘛，”堂吉诃德回答，“不敢说自己是不是正品，不过确实算不上次品。告诉您，堂阿勒瓦若·塔尔非先生，我可以拿出明证，那就是我今生今世从未去过萨拉戈萨；而且一听说那个子虚乌有的堂吉诃德去这座名城参加比武，我就决定不去了，好当着世人的面戳穿他的谎言。我径直前往巴塞罗那：那可是个谦谦君子的集散地，外乡人的安乐窝，穷苦人的避难所，骁勇者如归故土，遭凌辱的前去伸冤，亲朋挚友相约团聚，就地势风光而言，也是独一无二。尽管我在那儿遭受挫折，甚是沮丧，可是一睹名城风采，心里也就释然了。总而言之，堂阿勒瓦若·塔尔非先生，我就是有口皆碑的堂吉诃德·德·拉曼却本人，不是那个冒名顶替、掠人之美的混蛋。今有一事相求：望阁下履行骑士天职，向此处行政长官声明，您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与我相遇，我并不是载入传记第二部的那个堂吉诃德，我的侍从桑丘·潘沙也不是您熟知的那个。”

“这自然不在话下。”堂阿勒瓦若回答，“不过事情实在蹊跷，怎么会同时出现两个堂吉诃德和两个桑丘，姓名一模一

样，可行为举止大相径庭！为明白无误起见，我再说一遍：以前我见到的都不算数，我的种种经历也均属虚幻。”

“我敢担保，”桑丘说，“您准跟我的女主人杜尔西内亚一样中了魔，说不定也得跟她一样，乞求老天让我抽打自己三千多鞭子为您驱魔。我准能照办，分文不取。”

“这抽鞭子是怎么回事？我不懂。”堂阿勒瓦若问。

桑丘告诉他，这事说来话长，不过要是能同路相伴，他会细细讲清的。这时正好该吃饭了，堂吉诃德便和堂阿勒瓦若同桌用餐。恰好村长带着公证人走进旅店。堂吉诃德当即提出要求，说是为自身合法权益考虑，在场的这位绅士堂阿勒瓦若·塔尔非须在长官面前申明，他以前并不认识此刻同时在场的堂吉诃德·德·拉曼却；而此人并非载入《堂吉诃德·德·拉曼却第二部》那本传记里的主人公；作者为托德西利亚斯人氏，名叫阿维亚内达。村长自然是公事公办，一丝不苟地按法律手续签署了文书。堂吉诃德和桑丘这才算心满意足，看来这纸文书对他们至关紧要，仿佛两个堂吉诃德和两个桑丘的言谈举止还不足以分辨真假似的。堂阿勒瓦若和堂吉诃德不免互相彬彬有礼、反复致谢。此时此刻，这位拉曼却好汉显得十分通达明智。堂阿勒瓦若·塔尔非终于恍然大悟，看清了自己以往的悖谬。他甚至真的怀疑自己是否中了魔，不然怎么会碰见两个截然相反的堂吉诃德呢？

当天下午，几人相伴离村上路，走了大约半莱瓜，大道分岔：一条通往堂吉诃德的家乡，另一条是堂阿勒瓦若要踏上的旅途。在他们相伴同行的短短时间里，堂吉诃德讲述了自己如何不幸受挫，杜尔西内亚如何中魔，又如何才能得救。堂阿勒瓦若又一次听得目瞪口呆。他拥抱过堂吉诃德和桑丘，踏上自己的行程，堂吉诃德便与他分道扬镳。晚上，他决定在树林里

过夜，好让桑丘凑足鞭数。他自然跟前次一样，靠山毛榉的厚皮代为受过，便宜了自己的皮肉。他可是懂得自珍自爱，哪怕身上落了苍蝇，也不会被鞭子吓走的。

蒙在鼓里的堂吉诃德一鞭子不少地记着数，他觉得，加上前次的鞭数，总共是三千零二十九。那天太阳好像也专门起了个大早来看这场磨难，主仆二人见天色大亮，便又接着赶路，边走边议论着堂阿勒瓦若上当受骗的事，十分庆幸及时按手续签署了那份正式文书。

他们又走了一天一夜，一路并无大事可记，只是桑丘抽空结束了笞刑。堂吉诃德满心欢喜，单等天亮之后能在途中与摆脱魔法的心上人杜尔西内亚邂逅。一路走去，每次碰到女人，他都要上前辨认一番，看看是不是杜尔西内亚·德尔·托博索。他对梅尔林的诺言深信无疑，认为那绝不是信口雌黄。正在他思前想后，满怀希望的时候，主仆二人爬上一道山梁，只见家乡就在脚下。桑丘一眼看到，便双膝跪下说道：

“我心上的乡土啊，快睁开眼睛看看，你的孩子桑丘·潘沙回来了！他没有发什么财，可是挨足了鞭子。伸开你的胳膊，抱紧你的另一个孩子堂吉诃德吧！他输在别人手里，可赢在自己身上。他总是对我说，这才是人生在世的最大胜仗。不过我还是带回一些钱来；我狠狠挨了一顿鞭子，总算当上像样的骑士。”

“别尽说蠢话了！”堂吉诃德嗔他，“咱们且大摇大摆进村去，到家以后，好好琢磨商量出个道道，怎么去过牧羊人的日子。”

说着，两人顺坡而下，回到村里。

第七十三章

堂吉诃德在村口遇到的征兆及其他为这部伟大传记增色添彩的逸事

西德·阿麦特说，堂吉诃德走到村口，看见两个男孩吵架，一个对另一个说：

“佩瑞奇约，你就死了心吧，这辈子你也甭想再见着了。”

堂吉诃德听了，对桑丘说：

“老兄，你琢磨琢磨那男孩说的话：这辈子你也甭想再见着了。”

“那男孩是这么说来着，”桑丘回答，“怎么了？”

“你不明白？”堂吉诃德问他，“这话是冲我说的，意思是我这辈子再也见不着杜尔西内亚了。”

桑丘刚想开口作答，却半道儿打住，因为他看见野地里蹿出一只兔子，接着是一群猎狗和猎人追了上来。兔子吓坏了，一头钻到灰驴底下躲起来。桑丘顺手一把揪住，举着递过去，可堂吉诃德只是连连嘟囔：

“不祥之兆，不祥之兆！[1] 兔子跑，猎狗追，杜尔西内亚再也不会露面。”

“您这人真怪，”桑丘说，“就算这只野兔是杜尔西内亚·德

---

① 原文是拉丁语。

尔·托博索，那些追上来的猎狗是把她变成乡下女人的坏蛋魔法师们；那好，她跑到这儿，叫我抓住，递到您手里，您正把她搂在怀里哄呢。这有什么不吉利呀？怎么张口就说不祥之兆？”

两个拌嘴的男孩跑过来看野兔。桑丘问其中一个，两人干吗吵架，那个嚷嚷“这辈子也甭想再见着”的男孩回答说，他拿走了另一个的蛐蛐笼子，这辈子也不打算还回去了。桑丘从褡裢里掏出四文钱，交给男孩，要回笼子递到堂吉诃德手里，对他说：

“老爷，这回行了吗？免灾消难了！别说我傻，我看这下子，再有什么兆头，也跟头年的云彩一样，跟咱们的事不相干了。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好像是听村里神甫说过，笃信基督的明白人不该在乎这些胡说八道。前些日子老爷您还亲口开导我，告诉我基督徒不该盯着什么兆头不兆头的，这样做实在太傻。别再为这事操心了，咱们还是往前走，快进村去吧。”

说着，猎人们也到跟前来讨回他们的兔子。堂吉诃德还给他们，两人接着走路。到了村口的一小片草地，碰上正在祈祷的神甫和卡拉斯科学士。

这里需要交代一下，在公爵城堡里，阿勒提西多拉起死回生的那天夜晚，桑丘·潘沙穿过一件画满火苗的粗麻布长袍，这时正披在驴背上，盖住捆好的一堆兵器，看上去倒像是印着徽章的号衣。那顶高帽子也戴在驴头上；世上还从没见过乔装打扮得如此古怪的毛驴哩！神甫和学士立刻认出了他们俩，急忙张开臂膀上前迎接。堂吉诃德跳下马，紧紧拥抱那两人。孩子们总像山猫一样耳灵眼尖，一看毛驴戴着高帽子，都跑来瞧稀奇，还一传十、十传百地嚷嚷：

“小伙子们，快来呀，瞧瞧桑丘·潘沙的毛驴打扮得比过节

还漂亮；堂吉诃德的牲口可比先前瘦多了。”

就这么着，一大帮孩子前呼后拥，神甫和学士左右相随，主仆二人走进村里，来到堂吉诃德家门口。管家太太和外甥女早就听说他们到了，正在屋外等候。桑丘的女人特莱萨·潘沙自然也得到消息了，只见她披头散发，几乎光着身子，一手牵着女儿桑奇卡，朝丈夫迎面走去。她本来以为当了总督该体面一些，没想到他那么邋里邋遢，就说：

“我的老头子，你怎么这样回家了？好像是一路两腿不停，脚都磨破了！你哪里像个总督，分明是个肋膘兵！”

“别说了，特莱萨，”桑丘嗔她，“有挂钩的地方不是回回都有肥肉。咱们先家去，我要给你讲好多稀奇事。最要紧的是我带回钱来了，都是我靠本事挣来的，也没坑谁骗谁。”

“我的好男人，把钱给我吧。”特莱萨说，“管你是在这儿挣的还是在别处挣的，管你是怎么挣来的！人生在世这也算不得什么新鲜事。”

桑奇卡搂住父亲问他还带回什么了，她正像五月天盼雨水一样等着呢。女儿一手拽着他的腰带，一手牵着驴；女人拉住他的胳膊，几人回家去了。堂吉诃德留在自己家，有外甥女和管家太太照看，还有神甫和学士陪伴。

堂吉诃德不等喘口气儿的工夫，当即单独跟学士和神甫躲到一处，三言两语讲明了他如何吃了败仗，被迫履约回乡蛰居一年，说他打算一丝不苟、分毫不差地照办；游侠骑士嘛，就该严守游侠骑士的章程。说他已经想好了，趁这一年去当牧羊人，在幽静的原野徜徉，投身淳朴的田园生活，尽情地倾诉自己的满怀情思。他求那两人，要是没有别的事情，或者紧急公务缠身，是不是也前去跟他做伴。他会去买一大群牛羊，几个人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当上牧人；他还说，他把头号要紧的事都

办好了，就是给每个人都起了雅号，甭提有多么合适了。神甫请他说出来，堂吉诃德回答说，他本人叫牧人吉诃提兹，学士叫牧人卡拉斯孔，神甫叫牧人神甫昂布若，桑丘·潘沙叫牧人潘西诺。谁也没想到堂吉诃德又冒出个新鲜的疯主意，可是为了防止他再次离村去当游侠骑士，好趁这一年工夫治治他的疯病，两人只能暂且附和他这个新鲜打算，还假意儿称他的疯主意很得体，答应陪他去放羊。

“我还有个想法，”参孙·卡拉斯科说，“大家知道，我也算蜚声文坛的诗人了，信手拈来就是几首田园诗、宫廷诗，或者别的灵感所至的名堂，供咱们几人漫山遍野吟咏消遣。我的两位老兄，还有一件更要紧的事情：咱们每人准备在诗中赞颂的牧羊女也该起个芳名，不论多么坚硬的树皮都要刻上一个，反复吟诵；通常多情的牧羊人都是这么做的。”

“这正合我的心意。”堂吉诃德回答，“不过我无须为假托的牧羊女起名，举世无双的杜尔西内亚·德尔·托博索是现成的。她堪称这一带河谷湖畔的光彩，无垠草原上的鲜花，美人佳丽群中的台柱，绰约风姿的极致；总之，无论多么夸张的溢美之辞对她都无不相适。”

“是这么回事。”神甫说，“不过咱们还是四处去踅摸好调理的牧羊女，即使不能十分般配，也得好歹说得过去。”

参孙·卡拉斯科接着又说：

“要是名字不够用的，咱们就把印在书上那些借过来，反正满世界都是，什么费丽达斯呀、阿玛瑞丽斯呀、狄安娜呀、弗雷瑞达斯呀、伽拉苔亚呀、贝丽萨尔达斯呀。这些书在市场上都有出售，咱们不妨买回来据为己有。要是我的情人——不过最好还是说我的牧羊女——名叫安娜，那我赞颂她的时候，就称她安娜尔达；弗让西斯卡呢，就改称为弗让契尼亚；露西

亚呢，就是露兴达。总之，一律照这个办法。要是桑丘·潘沙也入伙，可以在诗中把他女人特莱萨·潘沙叫做特莱萨依娜。”

堂吉诃德觉得这个名字起得很好笑。神甫又一次称赞他的打算正当而高尚，又一次表示，只要肩负的教区事务一处理完，所有空闲时间都用来陪伴老友。然后两人起身告辞，一再叮咛嘱咐他保重身体，多吃滋补食物。不料外甥女和管家太太偷听了三人的谈话，见客人走了，便闯进来找堂吉诃德。外甥女对他说：

“舅舅大人，这是怎么回事？我们满心以为，这回您可要老老实实待在家里，安安稳稳过日子了，怎么您又要往死胡同里钻，去做什么：

小羊倌来呀？

小羊倌去？

“老实讲吧：麦秆硬邦邦，做哨儿吹不响。”

管家太太也接茬儿说：

“再说，老爷您待在野地里，虎吼狼嚎的，夏天怎么歇晌，冬天怎么过夜？不行呀，干这个行当的活儿，得是那些经得起风吹雨打的壮汉；他们自打裹上尿布就注定要干这种苦差事。就算万不得已吧，当游侠骑士也比当羊倌强。我说老爷，您还是听我劝吧；我可不是吃饱了撑得瞎说，我饥一顿饱一顿的，而且是五十开外的人了。求求您待在家里，照料产业，按时忏悔，接济穷人。要是出了什么事，我拿灵魂担保。”

“妇人之见，别说了！”堂吉诃德回答，“我清楚自己该干什么。快扶我上床，我觉得不太舒服。你们尽管放心，我当游侠骑士也罢、游荡牧人也罢，总不会忘了赡养你们。你们看我

将来怎么行事就知道了。”

两个听话的妇人（显然只能是管家婆和外甥女）立即把他扶到床上，还端来了吃的，想方设法地尽心服侍他。

第七十四章

堂吉诃德一病不起，立下遗嘱，溘然长逝

世上本无永存常驻之事，一切都是由兴到衰，逐步败落，直至消亡，凡人的生命尤其如此。堂吉诃德的一生也未能得天独厚，无力阻挡时光的流逝，不知不觉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和终点。说是遭受惨败之后的忧伤也好，天意事先安排的也好，反正他高烧不退，一直在床上躺了六天。这期间，他的朋友神甫、学士和理发师常来看望，他忠实的侍从桑丘·潘沙更是寸步不离床头。他们都以为他是由于吃了败仗，又没能如愿看到杜尔西内亚摆脱魔法纠缠，心中烦恼郁结，所以才一病不起；于是想方设法为他宽心。学士劝他振作起来。学士准备去过田园牧歌式的生活，说他本人已经写好了一首牧歌，准能叫萨那扎罗① 的所有作品统统黯然失色；他还自己花钱买了两只名贵的牧羊犬来看管畜群，一只名叫巴尔西诺，另一只叫布特容。他是从金塔纳尔一个牧主手里买到的。无奈他们丝毫也没能减轻堂吉诃德的沉重心情。

朋友们请来的医生号过脉，觉得事情不妙，说是既然吉凶难卜，还不如及早安排灵魂安歇；肉体只怕是保不住了。堂吉诃德本人听了这话倒很镇静，可是管家太太、外甥女和侍从就

① 萨那扎罗，16 世纪的意大利诗人，热中于模仿维吉尔。

不然了，他们一齐伤心地哭了起来，仿佛眼前的人已经死了。按医生的看法，郁闷和失望是致命的根源。

堂吉诃德请求他们都出去，他想独自安静地睡一会儿。大伙儿走后，他像常说的那样，一口气儿睡了六个多钟头。管家太太和外甥女见他睡得那么死，还以为他再也醒不过来了。可他最后还是醒了，只听他大声说道：

“感谢全能的上帝，给我如许恩典。他的大慈大悲无边无垠，人世的罪孽如何能够削减和阻隔！”

外甥女仔细一揣摩舅舅这番言语，觉得他心里似乎比往常明白多了，至少得疯病以来，这还是第一次。于是便问他：

“舅舅大人，您是想说什么？咱们是不是又有什么新鲜事了？这大慈大悲和人世的罪孽是什么意思？”

“外甥女呀，”堂吉诃德回答，“我是说，尽管我罪孽深重，也没能阻挡住大慈大悲的上帝这会儿施恩于我。我的头脑清明豁朗了，完全摆脱了愚妄昏聩的阴影。以前都怪我没日没夜地苦读那些可恶的骑士小说，弄得自己悖晦昏聩。如今我看清了这类书籍的荒诞无稽，只可惜我醒悟得晚了一些，来不及读另一些启迪心灵的书籍，聊以补救。孩子呀，我知道自己的死期临近了，可是临死之前，我要让人们明白，我的一生还不致如此糟糕，只能作为疯子留名于世。诚然，我确实疯癫过，可我不愿这名声常驻于死后。好孩子，快去叫我的好朋友神甫、参孙·卡拉斯科学士和理发师尼古拉斯师傅，我想忏悔，还要立下遗嘱。”

正说着，那三人便进来了，不用外甥女出门跑路。堂吉诃德一见他们就说：

“快为我庆贺吧，我的朋友诸君！我不再是堂吉诃德·德·拉曼却，依然是阿隆索·吉哈诺，而且由于为人忠厚，外号人

称‘好人’。我如今恨死了阿马迪斯·德·高拉以及他那些绵延不绝的子孙；打心眼儿里讨厌亵渎神明的骑士小说；我看清了自己的愚妄，懂得了阅读这类书籍的危害，如今对它们厌恶透顶。多亏上帝慈悲，叫我从自身的经验中汲取了教训。”

三人听他这么一说，还以为他又犯了别的疯病。参孙赶紧告诉他：

“您这是怎么了，堂吉诃德先生？我们刚得到消息，说是杜尔西内亚小姐已经摆脱魔法了。再说，咱们眼看就要去当牧人，像王公贵族那样吟唱度日了，您怎么反倒想去隐居山寺？求求您，别瞎说，想好了，别乱琢磨！”

“我确实乱琢磨过。”堂吉诃德回答，“而且真正把自己坑害苦了，如今临终之时，愿上天佑助，能化害为利。先生们，我眼看就要死了，还开什么玩笑。快请来神甫听我忏悔，再找个公证人帮我立下遗嘱。人们在弥留之际是不会跟自己的灵魂逗乐的。所以，求求各位，趁神甫听我忏悔的当儿，快去找公证人。”

听了堂吉诃德的一席话，大伙儿惊奇地面面相觑，尽管有些将信将疑，最后还是决计依从他。其实这么突然间变疯癫为清醒，已是人之将死的明显征兆了。他接着又说了很多虔诚得体的话，有条有理、头头是道，于是大家不再疑惑，深信他确实明白过来了。神甫叫其他人离开，留下他独自一个听病人忏悔。学士去找公证人，不一会儿就带来了，后面还跟着桑丘·潘沙。桑丘已经听学士说他主人不行了，这会儿又见管家太太和外甥女哭成了泪人，顿时大嘴一咧，眼泪哗哗流了出来。正好病人忏悔完了，神甫走出来说：

“好人阿隆索·吉哈诺是真的明白过来了，也真的要死了。咱们还是赶紧进去让他立遗嘱吧。”

听他这么一说，本来就眼泪汪汪的管家太太、外甥女和忠实侍从桑丘·潘沙更是为之一震，顿时泪如泉涌，深埋在心底的呜咽一声声夺腔而出。说真的，如同以前曾经讲过的那样，堂吉诃德无论是当年不见经传的好人阿隆索·吉哈诺也好，还是成了以后的堂吉诃德·德·拉曼却也好，一向是性情温和，待人友善，因此家里人和所有的熟人都十分喜欢他。

公证人跟大家一起走进屋里，首先写下遗嘱的抬头。堂吉诃德按照基督教的例行仪式，先把自己的灵魂交付给上帝，然后口授遗嘱正文：

“其一，我患疯病期间，曾雇佣桑丘·潘沙做我的侍从，并托他掌管一笔款项。他和我之间曾有债务往来，账目未清，特立嘱申明：此款无须偿还，外人也不得追查；扣除我的欠款之后，如有节余，一并归他；为数甚少，但愿对他有所裨益。我疯癫之时曾提携他出任海岛总督，如今头脑清明，更欲鼎力助他荣任一国之主。他生性质朴，为人忠厚，确实当之无愧。”

这时他转向桑丘，对他说：

“老兄，实在对不住，都怪我把你害得也跟我一样当了多时的疯子。我不仅自己误以为世上古往今来有什么游侠骑士，而且还把你也引入了歧途。”

“哎哟！”桑丘哭哭啼啼地回答，“我的老爷，您可千万不能死呀！听我的劝，长命百岁地活下去吧！一个人好好的，别人也没伸手杀他害他，为一点点别扭就随随便便死掉，这才是疯到顶了。听我说，别这么懒洋洋的，快从床上起来，咱们打扮成羊倌上野地里去吧！咱们不就是这么商量好的吗？说不定能在哪堆野草后头碰上堂娜杜尔西内亚小姐，一眼看去，就知道她逃脱了魔法。要是您就为吃了败仗伤心得要死，都怪在我头上还不行吗？就说我没有给洛西南特系好肚带，结果把您摔

在地上了。再说，您在那些骑士书上准也见过，这些骑士打翻那些骑士也是常有的事。今天输了，明天不定就赢了哩。”

“可不是嘛。”参孙也说，“桑丘·潘沙真行！这些话说得太在理了。”

“诸位先生且慢。”堂吉诃德回答，“去年的窝还在，可今年鸟不来。我是疯癫过一阵，可现在我明白了。我刚说了，我当过一阵堂吉诃德·德·拉曼却，可这会儿我还是好人阿隆索·吉哈诺。但愿我诚心悔悟能打动各位的心，还像以往那么敬重我。请公证人先生接着往下写吧：

“又：从我现存的家产中首先扣除此处指明必须偿还的债款，余额全部归于此刻在场的外甥女安东尼亚·吉哈娜一人名下。管家太太服侍我多年，亏欠的工钱首先必须如数付清，外加二十杜卡多，为其添置新衣。我决计委任在场的神甫先生和参孙·卡拉斯科学士先生监督遗嘱执行。

“又：如若外甥女有意嫁人，必须事前查明对方不知骑士小说为何物；若明知其涉猎此类读物，外甥女仍执意出嫁并成亲，她将失去我留下的全部遗产，由诸多遗嘱执行监督者做主捐赠各类慈善机构。又：据说此间流传一部题为《堂吉诃德·德·拉曼却丰功伟绩第二部》的传记，我在此恳求上述遗嘱执行监督人，若有幸与作者相遇，务必代我向其致以万分诚恳的歉意。他之所以把如此荒诞不经的昏话塞满全书，虽非我有意所致，毕竟还应归罪于我。我实为成书的根由，当此辞世之际，我内心深感不安。”

遗嘱写完，堂吉诃德便晕了过去，直挺挺躺在床上。屋里顿时一阵慌乱，人们一齐凑上去照料。从立遗嘱之后，一连三天，他屡屡昏厥。这期间，全家上下乱糟糟一片，不过外甥女照常吃饭，管家太太依然喝酒，桑丘·潘沙也像以往一样嘻嘻

哈哈。继承遗产就有这种效用：能抵消甚至抹去继承者对死者的悼念。堂吉诃德做了临终圣事，又长篇大论、振振有辞地怒斥了骑士小说，便与世长辞了。当时在场的公证人说，他读过不少骑士小说，可从来没有一个骑士像堂吉诃德那样，安详虔诚地死在自己的卧榻上。他就这样在亲友的悲泣和泪水中灵魂飞升了，我是说：死了。

见此情景，神甫当即请求公证人现场作证，说明好人阿隆索·吉哈诺，人所共知的堂吉诃德·德·拉曼却善了一生，安然死去。说他之所以需要这份证书，是为了防止在西德·阿麦特·贝嫩赫里之外，另有作者欺世盗名，重新拉出死者，把他的业绩永无休止地讲下去。奇思异想的拉曼却绅士就是这样了却了一生。西德·阿麦特最终也没明说他的生地故里，好让拉曼却的大小村镇争相认其为自身苗裔，据为己有，就像希腊七城争夺荷马一样。桑丘以及堂吉诃德的外甥女和管家太太如何哀哭，还有坟前新镌的墓志铭，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不过参孙·卡拉斯科撰写的铭文必须提及：

强悍绅士，长卧于斯
威武绝伦，世人皆知
不畏强暴，明证在此
死神无敌，亦未逞志
虽死犹生，留名万世
顽敌麇集，他自岿然
举世惊骇，为之丧胆
壮哉勇士，从此长眠
世多谣诼，清名不染

曾罹癫狂，顿悟升天

于是洞察世情的西德·阿麦特对他那支笔说：

“你从此悬在铁丝上紧贴挂板安歇吧！我的鹅毛笔呀，不知你究竟是锋利快捷还是秃钝无用，总之你将与世长存，但愿愚妄恶毒的立传人不再摘下你任意玷污。不过，一旦他们靠近，你不妨提出警告，彬彬有礼地对他们说：

恶棍小子且慢动手，
不许别人将笔取走。
英明君主早已下令，
此项伟业由我完成。

“堂吉诃德为我一人而生，我为他一人而活；他行事，我记述，我们两人融为一体。叫托德西利亚斯地界的那个冒牌作家气急败坏去吧！他凭一支胡乱切削的粗劣鸵鸟毛管，居然斗胆写下而且还想继续撰写我们这位英勇骑士的业绩。这哪里是他能够肩负的重担！他那呆滞的才思哪里能够胜任！你但凡能见到他，请务必竭力相劝，最好还是让堂吉诃德颠簸一世、腐朽霉烂的尸骨在墓中安息吧，别妄图违抗冥界的万能法则，把他拖出来带回旧卡斯蒂利亚，因为他直挺挺躺在墓穴里已是千真万确的事情，不能重新出游，第三次去闯荡了。为了嘲讽诸多游侠骑士的云游闯荡，他的两次远行已经足够了，而且受到境内域外闻知此事的众人喜爱和赞扬。你若能好言规劝心怀叵测之人，便算是尽了基督徒的天职；我呢，也从而就此心满意足，因为作家对自己的作品能如此如愿以偿，全然感到欣慰的，我还是头一个。我的宗旨只有一个：引起世人厌恶虚妄荒

诞的骑士小说。这类读物已经遭到我这部堂吉诃德信史的磕绊，必将全军覆没无疑。后会有期！”

全书完

附　录

塞万提斯生平及创作年表

陈众议编

1547 年

10 月 9 日，出生在马德里附近的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镇的一个没落贵族家庭。父亲是外科医生。

1550 年至 1568 年

童年时代随父母颠沛流离。少年时代在塞维利亚的一所教会学校读书至中学毕业。

1569 年

作为阿克夸维瓦红衣主教的随从前往意大利（时为西班牙殖民地），游历罗马、米兰、威尼斯、那不勒斯，涉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文学作品。发表处女作《悼伊莎贝尔·德·瓦卢瓦王后》等十四行诗及哀歌多首。

1570 年

应征入伍。

1571 年

参加勒班多战役并在抗击土耳其水军的战斗中负伤致残，失去左臂。

1572 年

伤愈后重返战场，先后参加加纳瓦里诺战役并随军占领突

尼斯。

1573 年

随军驻防那不勒斯。

1575 年

回国途中遭土耳其海盗袭击，被掳至阿尔及尔。由于随身携带总督信函，海盗乘机索要高额赎金。家人无力支付，导致他做了五年俘虏。

1580 年

被营救回国。

1581 年至 1583 年

没有任何记载。

1584 年

创作悲剧《被围困的努曼西亚》和牧歌体小说《伽拉苔亚》。

1585 年

父亲病故。多次上书求职，未果。

1587 年至 1592 年

被委派担任“无敌舰队”军需。创作歌颂“无敌舰队”的十四行诗。在负责采购物资过程中遭乡绅诬陷。与安娜·弗朗卡·德·罗哈斯结合并生下一女。不久两人感情破裂。后与卡塔利娜·德·帕拉修斯完婚。

1593 年

因被控非法征收谷物而锒铛入狱。获释后改任税吏。

1595 年

因储存税款的银行倒闭而失去工作。

1597 年

再次被控入狱。原因之一是无力偿还所欠税款，之二可能

是担任税吏期间曾经向教会征税。

1660 年

出狱后因生活无着落而上书国王，请求去美洲服务，未果。

1601 年

缺乏记载，可能已开始写作短篇小说。

1602 年

着手写作《堂吉诃德》。

1603 年

迁至瓦利阿多里德，栖身下等公寓，楼下是酒吧，楼上是妓院。《堂吉诃德》第一卷脱稿。

1605 年

《堂吉诃德》第一部出版，受到普通市民的欢迎，一年之内再版六次。同年 6 月因门前有人遇刺而涉嫌下狱。

1611 年

因女儿伊萨贝尔婚嫁纠纷而受牵连。妻子病故，继续创作《堂吉诃德》。

1613 年

短篇小说集《训诫小说集》和长诗《帕尔纳索斯之旅》出版。有人化名阿隆索·费尔南德斯·阿维利亚纳，抢先发表《堂吉诃德》续篇。

1615 年

《堂吉诃德》第二部出版。发表《阿尔及尔的交易》等八出喜剧和八出幕间短剧。创作长篇小说《贝雪莱斯和西吉斯蒙达历险记》。

1616 年

4 月 23 日，由于才华得不到时人的承认，在贫病交加中默默死去。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塞万提斯精选集
作者=（西班牙）塞万提斯（Miguelde Cervantes Saavedra）著　陈众议编
页数=879
SS号=10827540
DX号=000002449522
出版日期=2000年11月第1版
出版社=山东文艺出版社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目录页
编选者序　现代小说之父&陈众议
诗歌
　　赞桑塔·克鲁斯侯爵&董燕生译
　　嫉妒&董燕生译
　　冷酷&董燕生译
　　埃利西奥&董燕生译
　　献给无敌舰队的两首赞歌&董燕生译
　　帕尔纳索斯之旅（节选）&董燕生译
戏剧
　　阿尔及尔的囚徒&夏长兵　赵英译
短篇小说
　　嫉妒的厄斯特雷马都拉人&陈凯先　屠孟超译
　　尊贵的洗碗女工&陈凯先　屠孟超译
　　两个少女&陈凯先　屠孟超译
　　科尔纳莉娅小姐&陈凯先　屠孟超译
　　骗婚记&陈凯先　屠孟超译
长篇小说
　　堂吉诃德（节选）&董燕生译
附录　塞万提斯生平及创作年表&陈众议编
附录页